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經部第一〇五冊目次

四書講義困勉錄三十七卷續六卷（二）（清）陸隴其撰 清康熙三十八年嘉會堂刻本	〇〇一
松陽講義十二卷（清）陸隴其撰 清康熙刻本	一三八
四書解義七卷（清）李光地撰 清康熙六十一年居業堂刻本	三〇二
論語稽求篇七卷（清）毛奇齡撰 清雍正刻西河合集本	四〇三
四書賸言四卷補二卷（清）毛奇齡撰 清雍正刻西河合集本	四六五

四書講義困勉録三十七卷續六卷（二）

（清）陸隴其撰

清康熙三十八年嘉會堂刻本

四書講義續困勉録卷目

卷之一
大學
卷之二
中庸
卷之三上論
學而
爲政
八佾
里仁
公冶長
雍也
述而
泰伯
子罕
鄉黨
卷之四下論
先進
顔淵
子路
憲問
衛靈公
季氏
陽貨
微子
子張
堯曰
卷之五上孟
梁惠王
公孫丑
滕文公
卷之六下孟
離婁
萬章
告子
盡心

大學講義困勉錄卷一

當湖陸隴其稼書纂輯　　受業　席永恂[illegible]
叔祖陸公錫壽卷編次　　王前席[illegible]參閱
男宸徵直方　　外孫李文洽立誠
禮徵用中　　文瀚南皐　仝較訂
姪寬徵觀上

大學

陳幾亭曰大學述尚書之意散者彙之六十四大象發其意玄者切之

大學之道章　蔣丹生曰通章總要得聖人爲初學入門指點路徑底光景方是精神語氣所在○滄柱曰章句以至善爲事理當然之極似乎至善徒涉乎外據或問

及玉溪盧氏解則講至善處須兼內外二義○又曰朱子謂明德新民皆止於至善之地是要其極致而言湛甘泉謂至善爲明新之下手處即所謂隨處體認天理又謂止至善爲一章大頭腦下文俱承此說去據此似與朱子不同○按李敬子問至善乃萬理明盡各造其極然後爲至朱子答曰至善是自然底道理如此說不得見文集六十二卷則知朱子講至善亦不是要其極至而言滄柱謨甲寅四月○又文集五十卷答周舜弼云一事自有一事之至善如仁敬孝慈之類○語類曰知止至能得是知至意誠中間事○朱子答李敬子曰知有淺深得有大小難以一槩論也○滄柱曰靜屬心安屬身大全或問及蒙引存疑皆如此解確不可移俗

見道下文心身逐用中懷我身等字替代可笑○程明道曰得而後動與慮後動異得在己如自使手舉物無不從慮則未在己如手中持物以取物知其不利大全學者○滄柱曰章句將此節只作結上文大全盧氏又將先後二字起下文先後意作者因補出先中有後後中有先但依註還作結上爲不正○用晦曰知字在本節重全章不重此只說知得先後便可近道猶中庸知遠云云可與入德同也知止知至兩知字經意所重與此知字不混○摘訓曰近時以六箇先字應知所先以七箇后字應知所后此起於盧玉溪黃洵饒之謬那先后二字及六先字是活字俱著力說這七箇而后字乃死字通是虛說與知止條之而后同與知所先後後字

不同先先後乃一時事以此爲先則必以彼爲後六箇先字內已藏有後字在了又何必遠取下節不相類之而后字而強以應先後之後哉然則知所先後搭下兩節其意當云何上節述古人知所先後之功下節則推古人知所先後之意○用晦曰若說借物理以反求己知即成假合即是義外要之本無二理明彼即曉此更無內外精粗之別○理學宗傳朱子答江德功云謂老佛之學乃致知而離乎物者此尤非是夫格物可以致知猶食所以爲飽也今不格物而自謂有知則其知者妄也不食而自以爲飽則其飽者病也○象山之頓悟介甫之偏信皆是不能格物○按語類論格物致知不同一云格物是零細說致知是全體說又云一事一物

上理會得到亦是知至一云致知格物只是一箇又云
或謂物格而知便至如此則與下文而后之例不同曰
看他文勢只合與下文一般說皆宜以後說爲正又知
至說見上論一貫章〇辛未傾中集評物格而后知至
節曰黃氏洵饒分上節爲知先此節爲知後於義絕不
可通知所先卽是知所後上文已盡之矣此只是覆說
一過以見其說之不可易耳玉溪盧氏所謂順推功效
者其悠謬與黃同〇語類曰知止就事上說知至就心
上說知止知事之所當止知至則心之知識無不盡〇
仇云若論良知本體徹內徹外徹始徹終不特該及誠
正修并齊治平無非一知之所貫若論大學工夫則誠
意自有爲善去惡之功正心自有存養省察之功修身

自有謹言愼行之功知非一知可盡故章句可得二字
最有體貼時文偏重知至者未合朱子亦不合經傳〇
川晦曰本字對家國天下說不可對物知心意說時文
每並提以出本字最無理壬前席自天子一節文云由
物格而至齊治平大學之教必汲汲於格致誠正以修
其身豈無謂乎〇先將修身合格致誠正提清以下便
不費詞說最得法而處處是條目神情不混入綱領去
尤全神生動〇壬辰史秦門有知止之修有得止之修
康誥曰克明德章　語類曰立則見其參於前二句便是
頓提模樣〇滄柱曰自明作爲仁由己無可他諉說雖
本大全但臨川虛齋兩氏說却不如是
湯之盤銘曰章　盤銘與切磋琢磨之義有別切磋琢磨

是益致其精之意盤銘是不間斷之意〇百方家問答
問數註說苟日新三句謂前一新字是汙者復潔後一
新字是潔者不復汙只一意說叢曰苟日新不是尚有
欠缺但不日日又日則新者亦可復汙故又要新其實
不曾於日新上加得毫釐然否張侗初曰依此說則三
句並無分別只消說苟日新一句足矣何用再贊下二
句蓋義理無窮學無止息在前日以前日之新爲新在
今日又以前日之新爲故在明日又以今日之新爲故
日日新此苟日新又別又日新比日日又別乃是一日
新一日也愚按侗初此說不是只依數註說叢爲是辛
酉三月〇第三節不要泥新命只要想文之不斷亦臨
無射亦保此便是自新之至愼保小民惠鮮鰥寡此便

是新民之至卜世卜年之基已定於此傳意自重命之
所以新原不重新命 壬申十一月
邦畿千里章　附滄柱曰敬止二字敬屬心止屬事文王
之心無在不敬故見於事者各得其止爲君而止仁是
敬以爲君而止於仁也又云緝熙敬在心止在事〇又
曰緝熙敬在心止在事此句以敬爲主自其敬存於心
而無一念之間斷者則謂之緝自其敬存於心而無一
私之遮蔽者則謂之熙合緝熙以言敬總是說無不敬
耳惟其心無不敬故見於事爲者自然知明處當而各
得所止矣觀章句釋以無不敬詩傳解爲不已其敬便
知上三字當合看大全小註謂緝熙是工夫敬止是效
驗者固未的確卽存疑以敬止爲緝熙之實亦未分曉

○按仇此說與愚意不同愚前有辨許天蓋樓僞許中
○蔣丹生曰艾千子云與國人交勿重爲人君意作朋友之交爲是然不必泥賢者多當時友邦冡君凡西伯部中八百諸侯皆國人也○用晦曰此節章句全無根敬止義近文因仍萬曆巳酉北元之謬○滄柱曰經文大學之道統三綱八目時文或以大學語道學經文修身爲本兼格致誠正在內時文或以修身語自修皆系強文辭○陶熊伯甘曰學修中即有恂慄威儀皆如月光微分弦圜不分體用○幾亭曰大學云盛德至善孟子云盛德之至盛德則有未至者盛對衰薄言至者中之謂也忠信敦厚清高絕塵皆可稱盛德然小有不合於中便非至善未可謂盛德之至不但不及者非至

即稍過者亦非至也如伯夷柳下惠皆是○滄柱程墨文徵評曰或曰以敬字爲主從來註解有之乎答曰拈提敬字爲主者皆借先賢註疏以伸己說耳按大全小註或問切磋琢磨是學者事而盛德至善乃指聖人言之何也朱子曰後面說得來大非聖人不能此是連上文文王於緝熙敬止說然聖人也不是揷手掉臂做到那處也須學始得今按此說只是言欲知文王之各得所止當由學修以至之非謂文王是敬止武公亦是敬止也又按存疑云嚴密武毅只是一箇敬誠中必形於外自然有威可畏有儀可象而嚴敬著之於外此亦只就恂慄威儀上說箇敬字亦未嘗以敬字貫學修也若云敬之一字是聖學之成始而成終者遂欲以一敬字

扣合兩節然則推之大學一經十傳中庸三十三章論語二十篇孟子七卷與夫五經廿一史何不可以一敬貫之乎須知此章是爲止至善而發此節是爲明明德之至善而發若謂傳者此章之意專重在敬止上予不敢阿徇時見也○仇又云武公自做得武公事未嘗拘拘效法文王今人因傳者連引兩詩遂謂武公效法文王牽合兩人却非事實

聽訟吾猶人也章　天蓋樓截視端宸自記曰此是釋本末不重知字知本是夫子知本章句中可以知本末句知字是我在言外以明釋本末之義○用晦曰此章只重本字不重知字此知字與經中知所先後知字相應與致知知字無涉人多誤看混語因有雜入格物者并

有謂格物之物即物有本末之物者一派胡說其原亦起於新建毀朱子補格致傳而即欲以衍文結語當之也凡經傳中字同義別皆宜一一辨析令如淄澠之不可混於此不過不特時文字見字胡纏如後世學者之以習靜爲主靜以良知爲致知皆不辨字義而妄援立說正夫子所謂不知而作也儒者不可以不戒○仇曰以物有本末爲格物註解說本虛齋
閩書編取程子之意以補之耳　瞿元立曰古之人其言物也猶言道也禮緇衣言有物而行有格哀公問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屠剿曰禮以行事事有其物晏子曰禮之善物也○按有物有則雖稱物猶之稱道然不言道而言物者道虛而

物實也

所謂誠其意者章　用晦曰此章專釋誠意人但知分出致知不離分出正心依各傳詮云所謂正心在誠其意者而此章不然蓋有義也○又曰大學誠字與中庸誠字不同中庸誠字可以單舉乃實理實心實德之美名也兼大學誠正修等義大學誠字貼定意字不可單舉但作實字解蓋意之善不善是致知條下事此但說實用其力耳實便自慊不實便自欺欺慊之分獨中自知故功在愼獨今人都將誠字作善字解與中庸義相似因欲於獨中分別出善不善來與誤人致知傳矣又因註有人所不知而已獨知兩知字遂亂指致知其謬始於韓求仲不知此兩知字指其地言即中庸所謂人

之所不見也○渝注曰專重致知說起陽明而韓求仲文因之○用晦又曰誠意只是實用其力所以用力不實者爲自欺大欺之決在愼獨非愼獨即誠意也時作看獨字蒙混意假誠其獨者則謬甚矣○又曰愼獨句獨字中只辨實不實不辨善惡蓋善惡乃致知事註中知爲善去惡句是承致知說來○渝注謂一念初萌只有善惡兩端未至欺慊並起於戚自欺處方見自慊如何於獨中夾入欺慊此說與用晦異○又評丙辰房書曰獨知之意自始念以至愈中皆貫其中但論下手尚在初發念頭時故註指爲萌蘗若欺慊對舉猶落後一層也○畢竟依用晦就欺慊論爲是○蔣丹生曰按朱子語類說自欺有四樣一是專事掩覆於外一是苟且

自慢一是有所爲而爲一是始勤終怠看來苟且自慢也知爲善去惡卻帶了些沒要緊的意思此是自欺之根雖一時奮發久之依舊看他沒要緊這便是始勤終怠既然如此做件好事決然有爲而起不然他看得沒要緊便不做了自此以往眞意漸衰假意漸盛掩著之弊勢必至矣四者相因只起於苟且自慢故註中苟且二字極重始勤終怠伏於苟且之中徇外爲人是小人掩著始事禁止時是要禁此三者○愚按語類云自欺未說到與人說時方謂之自欺只是自家知得善好要爲善然心中卻覺得微有些沒緊要底意思便是自欺便是虛僞不實矣看此條則知註原重苟且二字蔣氏此段最明○語類又云欺人亦是自欺此又是自欺之

甚者便敢盡大地只有自家一人也只是自欺○用晦評癸丑房書首節文云獨只是意初發時人所不見處蓋意之誠直貫至事爲處見都是如好好色惡惡臭到必得決去方足而方其起念隱微之際一有不實便不能到必得決去田地故必愼其獨看註中下一地字則獨字指人所不見之時境言即與下節閒居相照非謂心有獨體知有獨覺復說到致知甲裏去也○按依呂說獨字則意是心之初發獨又是意之初發如此方與蒙引合丁巳九月○顧治壬辰朗文學曰有處靜時之獨亦有處動時之獨○用晦又評曰誠意先致知不是要知來監察意之善惡只是日常間道理明白得盡到發念時自然該好者好該惡者惡發來不錯非人多

說觧致知是發意時返照之用於是將誠意傳中慎獨
打混以獨爲本體有謂即是致知者有謂眞知即誠意
者甚有謂意乃心之所存即是獨體者其謬亂皆從此
出只是本文不曾明白耳○附熊伯甘曰椽字開良知
教門獨字開主靜教門慎字開主敬教門○此節蓋惟
恐人之恃其知故云若以知言則小人何嘗不知揜不
善而著善此亦入聖之階也第小人理欲交持不能好
善如好色惡惡如惡臭耳 癸丑九月○熊伯甘曰見君
子而後揜然亦是剝極之復但小人不知乘此急翻筋
斗耳揜之心仍是惡惡臭之心著之心仍是好好色之
心○又曰著其善勿太看壞如五霸假之亦有仁聲義
聞之實希只是本原欠眞故曰慎獨而後可以行王道

○人知此章當從致知後說故將文便云庸人之爲惡
每由於一念之誤然可謂之誤不可謂之欺好回之嫉
善必積於念念之迷然可謂之迷而不可謂之欺此又
不然庸人好人雖未嘗致知豈獨無良知乎非自欺而
何但又另是一種自欺耳 癸丑十月 自欺即呂前叔所
云瞞心昧己○滄柱曰覩上文人之視己則獨居中明
有指視之者善不可著而惡不可揜明是十目十手交
爲指視傳者引曾子平日之言乃緊照上文以證獨之
可畏時文必說意中自有指視不必他人指視反覺寬
而不緊○又曰此節主意當上文來須承自欺不承自
慊既自慊矣又何畏於指視乎時文並承者亦通○乎
沐陽名時講曾子節不獨自欺之小人有此一境也凡

獨皆然也題原有兩說一主自己之指視一主在人之
指視以上文觀之主在人者是正說蓋此與中庸自不
同也 壬申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章　語類曰那事不是心做出來
如脩身如絜矩都是心做出來但正心却是萌芽上理
會若脩身與絜矩等事却是各就地頭上理會○又曰
意既誠矣後面忿懥親愛等是安頓不着便是苟志於
仁矣無惡也○蒙引解聖經正心曰正心正是尊德性
工夫所謂存心也○第五章或問言或考之事爲之著
或察之念慮之微分事爲念慮爲二項亦即經中分心
身之合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章　魏莊渠曰有所說得重之
其所說得輕大偏已去防有小偏也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章　滄柱十三科大題文徵評
曰興仁興讓尚在下文此處進言上以孝感下以忠應
云云不既預侵下文乎說者不得其旨欲姑避下文謂
此只論理不論效猶云我之孝即國人之所以事君耳
欲不涉君子不涉國人懸空說箇理俱無着落矣況君
子教國人是教以孝弟慈而時解却是教以事君之忠
事長之順使衆之惠矣遺却人人自有之孝弟慈而專
欲其尊君順長惠衆可乎且有君可事有長可事有衆
可使乃在官居位者事於國之民何與豈教國者專在
臣而不及民乎種種說不去予考大全蒙存孝弟慈及
事君事長使衆皆主君子言此推成教於國之本也言

忠孝。即君子能孝以事親於家。即其所以行之於國
而爲事君之忠者也。弟順一即君子能弟以事兄於家。
即其所以行之於國、而爲事長之順者也。慈惠一即君
子能慈以字幼即其、所以行之於國而爲使衆之惠者
也。孝弟慈君子之本身立教而標準於國人者也。乃其
行之國者又能事君事長使衆各盡其道。此所以能感
動衆心使人皆知孝弟慈而興起仁讓也。故下文遂推
言教成於國之效如此。分別方見題之真解。上下句來。
又於說約、敘明詳理。爲可據耳〇又云即可指君子身
上看尤有着落。蓋君子行於家而爲孝弟慈推於國而
爲忠順愛。正是教國之本操之於上處〇又云近日依
說約將孝弟慈三項屬教家指君子說將事君事長使

衆屬成教於國指國人說亦自爾捷依蒙引存疑孝弟
慈是君子齊家事乃化民之本而以孝事君以弟事長
以慈使衆是君子施之於治國乃臨民之道由此國人
莫不孝弟慈是成教於國蓋教是教以孝弟慈非教以
事君之忠事長之順使衆之慈也此說尤爲剖晰今說約
適行世所共習似難頓改耳〇按此言於性於子非文
發內變明尤詳亦不難曉也〇於性于升文微許不此
題之解說約誤人不從以孝弟慈屬君子以事君事長
使衆屬國人應上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說據此是君子
齊家於上國人成教於下明明淺效驗矣而即又謂指
理而不及效皆不自相矛盾其不通者一也且本言立
教之本而先言成教之效須使與仁與讓節立言無序

其不通者二也。君子教國人是教之以孝弟慈。故下章
云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
倍。正見由家而國由國而天下。皆教民以孝弟慈也。今
謂君子孝於親所以教國人事君之忠。君子弟於兄所
以教國人事長之順。君子慈於幼所以教國人使衆之
忠。是不以孝弟慈成教。而以忠順慈成教矣。其不通者
三也。況所謂教國者。通一國之人民。今饒氏分作三
等看、謂君之上有親、長之下有僚屬之上有君有長
臣之使下又有衆國是教者皆在國之位而不及國
之民矣。其不通者四也。朱子章句云孝弟慈所以修身
而教於家也。此何因屬君子說。下云國之所以事君事
長使衆之道不外乎此。不曰國人之所以事君事長使

衆者。而曰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亦明指君子
治國之道而言矣。下又云此所以家齊於上而教成於下
也。不曰此所謂家齊於上云云。而曰此所以家齊於上
云云。分明是就君子身上說以見教所由成者皆原於
此。若依說約則與章句不合。其不通者五也。或曰大全
載朱子一說云孝者所以事君三句。此道理皆是我家
做成了。天下人看着自能如此。不是我推之於國。此蓋
假與說約相同。朱子之說或有一時問答而非朱子
定說者。觀朱子又云上面說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下面
便說所以教者如此。若使是教之目。故此說確與
章句相符。觀者固當從此而去彼也。或曰孝所以事君
則是說依之上。必有天子。移所以使衆則是說依之下

必有自如若弟所以事長一句其說似乎難通曰弟以事兄此以家言也至於在國則大賢而爲師事與夫大國之君方伯之長皆所謂事長也其說固不難通矣或曰然則治國之事與諸侯言而無與於天子亦安見齊家治國平天下一以貫之乎曰傳中所言大槩泛論其理而不必泥於其詞此章言治國而引堯舜爲證下章言平天下而引秦誓爲證正見其理有相通而不必拘其跡爲天子說爲諸侯況大學之教自天子以至公侯卿大夫不從事於此則凡爲君爲相而有治平之責者皆當講求其義安可泥一以論哉或曰以孝弟慈及事君事長使衆皆屬君子自其處衆何所據曰自大全吳氏及蒙引存疑諸說皆然而說約起於近時之所解

故不足信也吳氏季子云孝於父者無愧則施之事君必能効貢翼而盡忠順於兄者無歉則施之事長必能守靖共而崇禮讓慈於子者無缺則施之使衆必能充泛愛而廣博施事君事長使衆其節目甚繁施爲甚悉然本源所在則已具於一家之內而不待他求也蒙引云孝者所以事君三句正說出國家一理蓋言君子之所以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者正以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長慈者所以使衆也孝者所以事君只做一人之孝弟慈此人也事君事長使衆亦此人也孝弟慈以家中之事言事君事長使衆以國中之事言又云孝本家之所以事親者然而國之所以事君者即在此矣弟本家之所以事兄者然而國之所以事長者即在此

矣慈本家之所以字幼者然而國之所以使衆者即在此矣此之謂家國一理文王篇所以字可玩味又云此不是推孝弟慈以事君事長使衆只是我能孝弟慈則事君事長使衆道理已在此不待外求也是謂一理故或問不曰事君之忠而曰事君之孝不曰事長之順而曰事長之弟又云成教於國不是教國人事君事長使衆也凡吾所以事君事長使衆處自有以教國人也此節非是言齊家以治國處乃是究言治國之所以本於齊家也蓋家國無二理齊治無二機也存疑云孝者所以事君三句是解所以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處言君子所以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者何也蓋家國一道在家之孝即國之所以事君之忠也在家之弟即國之

所以事長之順也在家之慈即國之所以使衆之惠也孝者所以事君君子能孝以教家在國必能忠以事君而教國人孝矣弟者所以事長君子能弟以教家在國必能順以事長而教國人弟矣慈者所以使衆君子能慈以教家在國必能惠以使衆而教國人慈矣此所以不出家而教成於國也又云或疑不曰孝者所以事親而曰孝者所以事君何也曰若說所以事親只是家中事不見得家國一理意必曰孝者所以事君云云然後見得在家事親之孝即在國事君之忠家國一理之意乃顯耳曰此見家國一理是也其教國人是教之孝弟慈乎抑教之以事君事長使衆也曰教以孝弟慈耳既教以孝弟慈則事君事長使衆如何教之曰君子教國

必然從命令政教使人孝弟慈然引身之本个个在躬行孝弟慈以教於家上故曰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然非有國者[illegible]行事事君事長使衆爲民之標準於上則在家之教亦無由推及於民故治國君子孝弟慈以致於家國之民既有所感發矣及其於國也忠以事君順以事長惠以使衆又足爲民之師表故民望其事君事長使衆皆勃然興起於孝弟慈爲忠孝。道不在上以忠師民而民不興於孝也。况在家先已有孝以師之乎弟[illegible]一道不在上以順師民而民不興於弟也况在家先已有弟以師之乎慈惠一道未有上以惠師民而民不興於慈也况在家先已有慈以師之乎孝弟慈以教於家者乃平時之事以是

致之所由立事君事長使衆以教於國者乃臨時治民之事以是致之所由行也已上三說可謂最明矣說大約[illegible]同此是以[illegible]說之說矣○論社又曰孝者三句或謂不可說涉[illegible]應之效從這以仁讓節爲效不可謂後故也不知[illegible]與起之速以喚出後字因不必以效在下而拘拘避實蹈虛也○[illegible]曰看[illegible]孝弟慈君子所以修身而教於家者也所以[illegible]者也四字[illegible]最明故者字不是指人不是[illegible]就家字中指出[illegible]道理如[illegible]之所謂[illegible]即國之所以事君者也[illegible]將孝弟慈屬君子下二句屬國人說來與把[illegible]效驗矣於是又有謂上下句俱就君子身上說[illegible]也。

君子[illegible]孝弟慈[illegible]亦教此孝弟慈師全天下家家孝弟慈也只完得家庭道理若事君事長使衆乃是國家事件亦在[illegible]人其有的不專指君子也行文由當[illegible]君子[illegible]人先講家之有孝弟慈。即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所以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何等明白直捷○說[illegible]是[illegible]緊呼後說解○朱子文集卷五十[illegible]各[illegible]長[illegible]此[illegible]朋友[illegible]不合[illegible]未有[illegible]一[illegible]

[illegible]所[illegible]人[illegible]所謂[illegible]人心[illegible]人心同然[illegible]而於人[illegible]政者。

[illegible]國[illegible]而天下[illegible]國[illegible]人[illegible]風化易入遠而[illegible]各政事多端此[illegible]之道[illegible]天下言之也故[illegible]文[illegible]家國[illegible]心[illegible]一道則不可。○[illegible]君子[illegible]天下之[illegible]不[illegible]有字是言。[illegible]此道[illegible]君子[illegible]有此[illegible]也[illegible]推高君子、[illegible]曰民好民惡俱從[illegible]心中[illegible]方有[illegible]○胡[illegible]之好惡[illegible]不可同於民不知好[illegible]民已不[illegible]而欲上下之從同也[illegible]民[illegible]民忘乃忘則君門[illegible]所好所惡斯移[illegible]民如子好惡

與同否嗚極其否也只利害皮文宮唐太宗而止此三
代之治不也亦此心先不[illegible]古有一个臣是
假設之言不必尚就實也[illegible]
一个臣○又曰[illegible]其如有容[illegible]
弘者賢哉[illegible]
之人則無[illegible]之德休休之心者也○按有容[illegible]
君[illegible]有援助錮蔽之於彦聖則可謂之如武後之於廷
諸之論之[illegible]心無
閒蔽於[illegible]之害
小[illegible]人之[illegible]亦名
器以陰[illegible]其不容人之心是豈必殺發務斥而尚人
以[illegible]自引設有大過乎人之才亦自稱於[illegible]後[illegible]

盡[illegible]大[illegible]以[illegible]其不可[illegible]之[illegible]必[illegible]人猜嫉
而[illegible]以[illegible]○又云[illegible]以若子而[illegible]用小人
[illegible]人[illegible]之[illegible]而[illegible]為其所乘者有以
小人[illegible]用君子者[illegible]之以為名或委之以救敗
而乃為其所[illegible]○大今亦已由張氏曰[illegible]安民昭公
[illegible]大小人不辨而勝小人[illegible]武協心同
力[illegible]用[illegible]賢人[illegible]太[illegible]之[illegible]之
[illegible]中[illegible]思[illegible]於[illegible]移[illegible]
[illegible]己[illegible]人○[illegible]安民此論則[illegible]小人而不
能勝小人[illegible]於退而不能遠者哉○用[illegible]
選[illegible]以下[illegible]好惡之公私此[illegible]又從
公私[illegible]之分[illegible]所以行此好惡之公者

也[illegible]人凡[illegible]國家有凡[illegible]之[illegible]也○此
按用[illegible]又[illegible]人[illegible]之[illegible]明德[illegible]也不
是絜矩之道[illegible]只是[illegible]民[illegible]不[illegible]
民[illegible]是[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而有事
之[illegible]亦[illegible]不[illegible]之[illegible]亦是○唐之貨也
[illegible]以聚斂進○用[illegible]曰
[illegible]好[illegible]而[illegible]多好[illegible]事一[illegible]
[illegible]大如[illegible]○[illegible]用人凡[illegible]第
[illegible]按引[illegible]不[illegible]聚斂之臣[illegible]○按[illegible]
於[illegible]文[illegible]引[illegible]不[illegible]之說○用[illegible]
[illegible]取[illegible]之家不[illegible]民[illegible]利[illegible]此謂[illegible]
[illegible]還[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或問朱子引公儀

[illegible]以[illegible]段引[illegible]文[illegible]子以證[illegible]則亦並
[illegible]下段[illegible]人[illegible]以為不易之說
其[illegible]也○[illegible]亦一[illegible]之[illegible]太史公所不屑傳
用[illegible]之[illegible]此之[illegible]
[illegible]不[illegible]君子所[illegible]也[illegible]
[illegible]人學[illegible]定[illegible]
[illegible]不[illegible]分外分[illegible]
[illegible]不[illegible]如知本知先
後之[illegible]知[illegible]有本末之[illegible]格物
物字不[illegible]而同之[illegible]欲以[illegible]有本
本節[illegible]格[illegible]大傳文於[illegible]不通[illegible]其[illegible]
[illegible]人[illegible]朱而[illegible]宗傳[illegible]所刊

子得朱者[illegible]由[illegible]行[illegible]以為說經之[illegible]
繩墨安行不淆亂也
附 溪潘先生曰因其所發對上文有昏[illegible]言以心之通
塞言不以念之寂感言與未發已發小異然按或問小
註介然之覺一日之間其發也無時無數即以已發二
字看亦不妨若以通塞言謂忽然迸出恐復蹈金溪新
學之弊耳
附 用晦[illegible]選[illegible]曰今見羅謂知止非懸空知至善之所
在而止之也叔父[illegible]曰[illegible]入[illegible]門儒學與禪識兩
宗[illegible]之心[illegible]何[illegible]照[illegible]并容何
以能[illegible]心之[illegible]而能[illegible]者一也又
[illegible]中一切皆如無有
如此大作[illegible]於禪[illegible]亦
不若[illegible]不[illegible]有時在有
時不在[illegible]如此何[illegible]於禪[illegible]則不但其所
謂[illegible]所云[illegible]明新
[illegible]此一段
[illegible]不[illegible]左
[illegible]明新[illegible]求緒
[illegible]之[illegible]耳

中庸講義困勉錄卷二
當湖陸隴其稼書纂輯
叔祖贈公[illegible]編次
男宸徵甫方
禮徵用中
姪寬徵親上
受業 席永恂[illegible] 恭閱
上[illegible]席漢廷
外孫 [illegible]文洽[illegible] 仝較訂
李文濬南[illegible]

中庸
語類曰中庸始言一理云云如何既理得一理了萬事
都在其面天下萬事萬物要[illegible]過方得這便
如[illegible]山之論便是如此○又曰[illegible]以名篇者本是取
時中之中然所以能時中者[illegible]之中[illegible]以
先開說未發之中○張氏[illegible]大全[illegible]序云
漢之[illegible]宋之[illegible]一也而
學者[illegible]之○若[illegible]提誠字則五篇之假可以道
[illegible]可以人[illegible]
天命之[illegible]氣化之命故人亦有氣
質之[illegible]○[illegible]大原出於天[illegible]若統論
[illegible]之[illegible]只是[illegible]去背
是道[illegible]人有道若[illegible]之[illegible]不是道乎
○又曰[illegible]以人[illegible]之[illegible]之道明
人[illegible]之[illegible]無道可乎○[illegible]衛也此[illegible]
是[illegible]就有道人[illegible]都[illegible]行道人上
[illegible]非也[illegible]只是[illegible]不[illegible]之性便自有呼名道

理皆是綱紀命於物道是綱理中分別條理節目之所有其間多分殊條理自然道也○何大夫命乎性是義理之不雜於氣質者言人性之是理以化其氣質之偏若非為氣質之累何須又說出個道來作文不拈氣質未免簡笑○謂指出中庸戒懼則可以為道也可緣中庸之所穿數何從道本無著物之自循其性多有與人初無一高目說者類名說有利則人將來又只認自己於色等做性却不認仁之於父子等做自性上辨釋立命須要得實如前輩說伊尹耕有莘之野尚樂堯舜之道是饑食渴飲夏葛冬裘若如此則吾身已自有堯舜之道也○何用更說吾身親見之並如前輩說文武之道未墜於地以為文武之道常昭然在日用之間此皆是

說得不實所以未墜於地者只言周衰之時文武之典章人尚傳誦得存未至亡滅後○人个猶自曉讀或可道曰教言命只將熙本皆合性命道教顯言之然所不必到聖賢自創道所謂是猶自以來相傳之意是也從儒但當指本只道不必文害辭辭害志安見前聖自有自命性自性道教自是教分明界限得此是彼乎又安見下思只前聖未有獨合性命道教而言之乎子思作中庸大段原本孔子發孔子傳易言性命言道理乎了思而後融貫無缺漏乎如謂又是則是子思加仲尼數等○若新安陳氏謂如穿一道一條一語但聞無事時如何戒謹恐懼若只管如此又恐執持太過若不如此又恐都忘了自也有持度於此只不要忘了他

便是戒懼○又曰只是學然提起在這裏○又曰戒懼謹獨兩事皆少不得惟一底上大不將睹時固當持守然不可不察在獨時固當致察然不可不持守○語類曰謹獨是通說不止是念慮初萌○又有一條云數人謹獨慎其私意起處防之與上條不同○又云戒謹恐懼如騎馬自家常常提掇及至遇險便更加此提掇○幾者動之微與莫顯乎微此二微字但乘幾起人心初動時未嘗不微也與莫見之微字不同○顯淨發廣由西谿日慎獨條下所謂人所不知而己獨知之時說者謂獨性體也與物無對故曰獨○幾亭曰心本至靈之物然一有思慮即心中之氣出而與外氣交人雖不能見聞而鬼神則知之矣可見心中有物即滲漏而非惟寂然

不動鬼神莫測是落○此節有以慎獨發意底言者其說始於艾千子與朱子不以聖愚而有加損之說不同今人皆知其謬矣然謂不以聖愚有加損者此是旁意若正意則欲言中和所包之廣以起下節之意耳今時文論天下之大本達道皆云本於君子獨密之本乎天下同此性則天下同此本也道皆君子自私之道乎天下同此和則天下同此達道是以旁意作正意矣豈不又謬乎○陸稼書曰饒氏說來多錄大學朝民之說謂上文是言人心之道不可離此節是說道之在人心本不可離乃說個人所以不可離之原又翻知未發之中其實大本已發之和雖為達道性情之德如此使靜而不能戒懼則大本有時而不立動而不能慎獨則

達道有時而不行此所以不可須臾離也此是推原不可離道之故只謂道本不離人也○爲數曰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便是形和[illegible]但則天地之和應以德道幾句本來有[illegible]只爲說得粗切了他使說做其事仰有此應道便致得人不信○盧字曰大愛萬物充塞乎人位天地由於合萬物育萬物由於安育始○用功曰[illegible]字從戒懼慎獨推介於中和之極[illegible]有本領處有分中和亦必有分[illegible]但[illegible]到其後無不可耳俗解似戒懼[illegible]○又曰戒懼慎獨做到積累純熟[illegible]經四種致致有位育效驗時文若云君子戒懼慎獨天地位萬物育即狠疎矣○又曰位育是實事時文房[illegible]性中之天地性中之萬物此

求深而得者也○中庸首章語頗萬人然所記云孟子所謂存心養性收其放心操則存此等處乃致中也至於充擴其仁義之心等處乃致和也恐非朱子定論○問中[illegible]靜時[illegible]能致所謂日間省得清明夜間亦清明日間擾亂夜間亦昏雜若知其說須上在陶二氏之徒稍有工夫者即能於[illegible]依極其[illegible]了然不與他[illegible]道是極頭[illegible]人亦只此心之不知此只是氣[illegible]事所以[illegible]好在靜處現在[illegible]到[illegible]是使擾亂用他不[illegible]分[illegible]一面[illegible]可知他清明[illegible]本末當[illegible]勿[illegible]子之[illegible]亦定非當使[illegible]明之可據也

君子中庸章　此說引仲尼之言見君子小人之分合在敬肆之間可見必有戒懼慎獨之功而後能不離道推○胡此巷[illegible]以用字來換[illegible]從中[illegible]出來對立不得底○爲數曰君子而時中君子只是說個好人時中只是說做得箇恰好底事　大全[illegible]處中內自兼得無時不中意其無時不中安得隨時處中○用功[illegible]邊中曰戒慎恐懼正爲時中以[illegible]忌憚月[illegible]日林次崖[illegible]之[illegible]中只在事理上看即首章[illegible]行之理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者[illegible]恐懼乃能體得此理於己無時不中即[illegible]不使離於須臾者也故得了宋子[illegible]而不及慎獨無有忌

在慎獨只在事發之後[illegible]加戒慎恐懼振動[illegible]中者無過而不中亦是純體說不指[illegible]了時戒慎恐懼而替中晤慎獨不可只[illegible]恐懼慎獨無忌憚[illegible]也○小心處制記云無[illegible]不可是孔子小心處

中[illegible]發[illegible]　獨制曰此中庸此君子中當不同少[illegible]不偏不倚一半○熊伯甘曰[illegible]能實備有東道立教之人

道之不行也章　大全新安陳氏曰知愚賢不肖皆飲食中人而或過或不及則不知味也孔子[illegible]要人從飲食內見味[illegible]與孟子不著不察同　感[illegible]○知[illegible]不必[illegible]之欲

猶飢渴之害者哉。

道其不行矣夫章

舜其大知也與章　壬子徐爾振文曰知不貴乎擅一己之哲而貴乎合天下之明知既貴乎合天下之明而尤貴乎舜一心之哲○揣可卜好問好察隱惡揚善則樂取乎人而兼諸者之道況兩端而用其中則能取於己而兼恐者之不及○按用兩分過不及亦兩端兩同但愚意上下兩截但各有經過不及在[illegible]或問以問察隱揚為兼知之道以執兩用中為兼知之不及今按問察一何亦取無不及是執兩二何亦兼無過其首方是○用兩端以舜之知然且不自用而取諸人所以為大知此大字以通全兼過一邊說○又曰舜能不自

用而取諸人所以為大知亦必至之解然其所以能如此者皆由自有其知之本也而又擇之審如此其所以人用其全無已知而持人以為知也看[illegible]中在我之精蘊二句[illegible]明。

人皆曰予知章

回之為人也章

天下國家可均也章

子路問強章　前頭問北兩者[illegible]之中必如此乃能守中庸而守之[illegible]人人知之人無依乎守[illegible]無依中[illegible]此體質賢人則能擇[illegible]用如此自勝方能做[illegible]不失○幾乎[illegible]以[illegible]為強[illegible]此乎[illegible]曰

而強自是[illegible]之[illegible]然之術君子居之依然長者之風[illegible]之悲歌慷慨之小戎無衣亦是[illegible]人故[illegible]得強者只是[illegible]不[illegible]只人守己[illegible]而人[illegible]不[illegible]道[illegible]兩[illegible]君子有[illegible]之體而人自[illegible]不流[illegible]於性則不[illegible]物情[illegible]亦流[illegible]也有道不[illegible]相[illegible]不[illegible]

[illegible]　君子依乎中庸[illegible]解元[illegible]曰[illegible]道之君子[illegible]人之所當為而已○用[illegible]依乎中庸何[illegible]文或承遵道

[illegible]不[illegible]錯也中庸[illegible]不及[illegible]其對[illegible]中[illegible]自見○依與道不同[illegible]自此以[illegible]明知仁勇為入道之門[illegible]安[illegible]告而[illegible]之道[illegible]為下學而發也故大[illegible]由及[illegible]之[illegible]錯雜引之以為[illegible]之[illegible]依[illegible]自然之[illegible]也[illegible]者何[illegible]上[illegible]可[illegible]分[illegible]下[illegible]何[illegible]各[illegible]依乎中庸[illegible]兩何[illegible]分[illegible]

[illegible]

子之道非費自爲費隱自爲隱也費不離隱隱不離費
癸丑六月○順治漢氏符徵竟文日或疑費者其始費
者其終而道之費隱則無始終或疑費者其末隱者其
本而道之費隱無本末○葉前席文日[illegible]非此見爲
費彼見爲隱也亦非費爲其終隱爲其始也○抑費卽
隱卽非兩截最爲融洽 千申 ○雖似間形而上下與費
而隱如何曰形而上下者就物上說費而隱者就道上
說○又曰費而隱和亦有費有隱不當以中爲隱以和
爲費○幾亭曰子思言天下莫能載莫能破引而不發
若云推人心能載之破之耳○用聯譔通評曰鰈只是
處處要見從沒有底此則處處見得簡實有底使是天
懸地隔○陳大士言其上下察也文云道非空虛道非

一開楊子[illegible]曰其字實作道字說透極○用聯日[illegible]爲
魚飛是舜有錄者頭頭都是隱于與假本而是原始要
終全身盡[illegible]何嘗有兩不同然皆就道體上說中明
不可離處而全露道之功已在言表道字察字都非用
力字道端[illegible]及其至也察卽與上察字同謂昭著呈露
也故或問引胡氏察見天理游氏天地明察楊氏就能
察之之非凡將本節說君子上天者誤也○輪用日道
當夫婦則隱微之功不可無察乎天地則擴充之功不
可無道當可以須臾離[illegible]潘杜[illegible]同是[illegible]夫婦[illegible]何
解上文[illegible]夫婦居室或問亦云男女居室[illegible]得知能極
淺乃小[illegible]節近處何則云君臣父子之倫日用間無所
不[illegible]夫婦以見其尤切近又云人倫之至近而道

行乎其間非知發自獨就能[illegible]此[illegible]又有得夫婦
極重者[illegible]即是[illegible]文作君子
體道統始於夫婦皆人[illegible]按[illegible]由間知造端之重
則丁夫從[illegible]而做出以之事父兄處朋友皆易爲力矣
朱子答[illegible]云本只是說至近處做此推說亦好見文集第
五十八卷

道不遠人章 道不遠人者意以道之費者無所不在盡
人皆有道中而各有其當[illegible]之道[illegible]不遠於人也饒
氏謂[illegible]道[illegible]其實恐人以[illegible]求道後此章說
而不遠人依此則不上章來[illegible]作 [illegible]不見
得[illegible]管作一曲說 庚申二月○此句[illegible]氏史
氏但將之道似二而實[illegible]所謂以衆人望人原不是

味得日[illegible]之道孝弟而已若衆人所能知能行但不
責之以大者聖人所不能盡耳[illegible]有明 千申 一
方○[illegible]學[illegible]之博文約禮乃以爲[illegible]存疑謂
自其存於心而言則曰忠自其[illegible]於外而言則曰恕固
是如此然須有得與忠恕有別[illegible]只是[illegible]恕則所
以求諸事[illegible]行之法○[illegible]於人而不
以智役天下之愚不以賢加人[illegible]不肖[illegible]○潘杜日
本節上是[illegible]道全於君子[illegible]下是[illegible]君子之盡道
須[illegible]子以[illegible]求[illegible]其道[illegible]其功

君子素其位而行章 [illegible]饒氏日[illegible]有[illegible]此位
不[illegible]須[illegible]不以其道得不處不去道○又
日[illegible]有所以行乎四者之道處富貴貧賤[illegible]

民處貧賤則務身見用忠信篤敬行乎蠻貊造次顛沛不
違仁。○用晦曰不是[illegible]用[illegible]身[illegible]及[illegible]人
裸國也。○申[illegible]呂氏[illegible]自得[illegible]
與務致誠[illegible]上[illegible]未便是[illegible]自[illegible]遺[illegible]下中○撫訓
曰正己而不求於人即上文而申言之也在上[illegible]
在上之道待下以恕而不凌忽以求於下在下[illegible]
在下之道事上以敬而不希援以求於上[illegible]
句怨之有蓋有所求而不得然後生怨[illegible]
既不怨上在上位者既不怨下則心之[illegible]
條暴[illegible]推下不怨上上不怨下而已[illegible]以上則亦
不怨天以下則亦不尤人矣此二句又[illegible]怨之外○
大全蔣或曰井獨世人願行我不得[illegible]

不得此知是中平坦故又謂之易○王[illegible]居易一
句文[illegible]定之命[illegible]居其一定之位以俟之一定之命
又貴居其位[illegible]之位以俟之○有命字最[illegible]
假如行遠必自邇章　存疑云君子之道[illegible]之道也[illegible]
[illegible]君子之道與前[illegible]君子之道當作一例看[illegible]
謂假[illegible]
鬼神之為德章　此章假[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其形謂之天地感通據其[illegible]謂之鬼神○用晦曰鬼神
只氣耳所以為鬼神即理也[illegible]不知其二[illegible]不
知其一。○羅整菴知理一分殊之說而於理與氣[illegible]物處
尚有疑碍則猶未達此間也○[illegible]又[illegible]曰鬼神者天地
陰陽之靈[illegible]者人身陰陽之[illegible]○[illegible]曰死則謂之
魂魄生則謂之精氣天地公共底謂之鬼神○又問魂
守[illegible]有所知否曰耳目聰明為魄安得謂無知然則
人之死也魂升魄降是兩處有知覺也曰孔子分明言
鬼與神教之至也當祭之時求諸陽又求諸陰正為此
○使[illegible]貫一[illegible]非但謂使人[illegible]以承祭祀也
蕆○[illegible]乙未[illegible]全章[illegible]云天下之人
不知[illegible]身之鬼神而以見於壇壝郊廟者為幽明之

所格不能驗氣機之鬼神[illegible]對越者為陰
陽之所通[illegible]其目體於鬼神[illegible]之見聞也然吾即是
以觀[illegible]天[illegible]周子主靜而太
極之說歸宿於[illegible]太極圖之[illegible]不可無通書之誠
對其大孝也與章　滄柱曰舜之德為聖人[illegible]者廣不
止孝之[illegible]文只[illegible]即是全其為德假有
得[illegible]孝成不是孝[illegible]
孝者百行之[illegible]故[illegible]之本
本故論孝[illegible]
德[illegible]不是[illegible]未是為孝也故
下又合德[illegible]何足為
孝故自次節以下皆[illegible]

不配天□為人[illegible]以下發[illegible]孝字只此
云舜[illegible]知[illegible]之[illegible]已[illegible]舜之[illegible]
天下由於大[illegible]由於德也進一層[illegible]
介[illegible]大[illegible]之[illegible]文而[illegible]舜之[illegible]
[illegible]不[illegible]有可[illegible]以為不可知之事而[illegible]
[illegible]而孝[illegible]父[illegible]今[illegible]者也[illegible]
[illegible]大[illegible]民心[illegible]有不[illegible]之[illegible]於大定[illegible]
[illegible]在今[illegible]大[illegible]
[illegible]天下[illegible]於人[illegible]也
[illegible]人皆交[illegible]能以
其[illegible]與天[illegible]人[illegible]其[illegible]人
[illegible]也[illegible]天人[illegible]不已不[illegible]天在

理不在氣[illegible]文[illegible]人[illegible]何是[illegible]
[illegible]何是孝之[illegible]此[illegible]德[illegible]人以下皆
是推極其[illegible]文[illegible]大[illegible]保如此
豈不可為人孝乎[illegible]亦是倒看
不知德為[illegible]何[illegible]文[illegible]其
至[illegible]如[illegible]人何[illegible]下[illegible]何分出矣
[illegible]不[illegible]之
也[illegible]以孝成[illegible]大字
便是大孝[illegible]分[illegible]知[illegible]何
是[illegible]行之[illegible]下[illegible]何是[illegible]人何[illegible]十列提出
不得也　人[illegible]使[illegible]一心何必到下五句
乃[illegible]可[illegible]此[illegible]分

別[illegible]用[illegible]行之[illegible]以[illegible]其
孝[illegible]做的[illegible]以孝做到聖人以孝做到天子以孝
做到[illegible]此[illegible]
文[illegible]以聖人之德孝其[illegible]理
[illegible]不合矣如必[illegible]是孝非
[illegible]也[illegible]則[illegible]孝子[illegible]按
用[illegible]文[illegible]人[illegible]是[illegible]孝[illegible]成的[illegible]書
[illegible]只是[illegible]孝[illegible]人之[illegible]其
[illegible]人[illegible]是何[illegible]一[illegible]此恐[illegible]來學
人[illegible]不是以孝做[illegible]保
[illegible]大孝乃[illegible]之[illegible]
人五句皆[illegible]大[illegible]以[illegible]保

[illegible]孝[illegible]致[illegible]可以[illegible]為聖人為[illegible]孝做成[illegible]不可蓋
[illegible]之人[illegible]明物察倫由仁義行豈是從孝[illegible]到
聖人[illegible]由[illegible]大孝[illegible]說最是
[illegible]人[illegible]保[illegible]孝所致與德為聖人句不同則未免
之[illegible]
[illegible]文[illegible]用晦[illegible]此[illegible]文武周公能[illegible]
[illegible]之事此言
[illegible]人[illegible]文[illegible]
[illegible]俗講說[illegible]
[illegible]人今[illegible]民[illegible]無憂
不[illegible]文[illegible]有一[illegible]
是[illegible]不[illegible]同[illegible]來[illegible]此王

季之明商之衰未[illegible]以[illegible]之後此武王之時
商之壞已極只[illegible]以[illegible]之事文[illegible]之時乃不
可有爲之時故以[illegible]處之[illegible]中[illegible]
周[illegible]○不要[illegible]
保有[illegible]下文[illegible]
[illegible]下文[illegible]
[illegible]伯[illegible]武王[illegible]人[illegible]
武王[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文[illegible]
仍[illegible]人[illegible]不[illegible]人不[illegible]
邑山張氏[illegible]周[illegible]文[illegible]
洪武五年[illegible]宋[illegible]定[illegible]名[illegible]

[illegible]文[illegible]年[illegible]
[illegible]未備○[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服[illegible]
[illegible]氏[illegible]天[illegible]
[illegible]周[illegible]
[illegible]不[illegible]
[illegible]氏[illegible]
[illegible]文[illegible]人[illegible]
[illegible]
武[illegible]
[illegible]大[illegible]文[illegible]
[illegible]周[illegible]大[illegible]

之小大由之[illegible]加此兼有二端在內一
則繼志述事[illegible]先王之未有一
則制[illegible]使天下之人[illegible]天下[illegible]
分[illegible]禮是以天下由之小大由之而天下之人[illegible]爲
者也[illegible]不若[illegible]文[illegible]何作
成○[illegible]以下文制[illegible]周
家之禮[illegible]不[illegible]先[illegible]公之所未有[illegible]商忠
質之[illegible]爲[illegible]○周[illegible]以費
之[illegible]制[illegible]
[illegible]大[illegible]人[illegible]發上章
[illegible]天下[illegible]下文兩節之意矣○
文[illegible]周[illegible]○繼述

曰[illegible]大[illegible]當[illegible]變通
[illegible]變通
[illegible]使武周終身[illegible]服[illegible]必爲
[illegible]之[illegible]文[illegible]武周繼[illegible]耳
時人[illegible]不[illegible]周先王[illegible]以武周[illegible]
不[illegible]下文來自當
[illegible]武周[illegible]人
[illegible]人[illegible]不[illegible]心而
爲之則[illegible]周文[illegible]天下[illegible]
守[illegible]大典以
其[illegible]人[illegible]
[illegible]中[illegible]文又

以其所制祭祀之禮通乎上下者言之所以言[illegible]木章下
文爲春秋節是般所以言通於上矣言兩節是愛所
親則禮通於下矣恐[illegible]大全不可作[illegible]章下文
說也爲本節[illegible]何是[illegible]之不是串解謂章也不可
無字○熊伯甘曰當[illegible]者是賢者事中有彼以辨賢非
也賢當材能有用人者是賢能非謂賢不肖也[illegible]
曰是說序事推出辨賢不是辨[illegible]賢而序事[illegible]
曰按禮天子之制[illegible]於天子[illegible]之於射
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
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
是則與祭之士皆[illegible]事者賢而不及者爲以此耳
許氏不察以賢爲[illegible]失之疏○東介[illegible]乙丑房書

曰行禮[illegible]旅酬之[illegible]下自爲上[illegible]非下代上行酬
也[illegible]文[illegible]是幼然不必是弟子
[illegible]文多用[illegible]字殊可[illegible]○林次崖謂依
儀禮旅酬只是兄弟之子舉觶於其長長兄弟則舉其
觶以酬賓無賓弟子舉觶於其長之文賓弟子舉觶於
其長乃是下文無算爵之事不知朱子如何引來解按
此說似細而實泥特牲饋食之文[illegible]分中庸
之文略則言旅酬便可統下賓弟子之
舉觶於其長逮賤之義乃[illegible]朱子此句本之鄭氏鄭
氏又即引特牲饋食之禮[illegible]下賓弟子[illegible]
旅酬句[illegible]弟子[illegible]可[illegible]考[illegible]集[illegible]
○徐[illegible]曰舊說以上[illegible]四時之祭此節爲三年之祫

考之大[illegible]但[illegible]當時祭專[illegible]而
不及[illegible]而不及[illegible]且大
全小[illegible]時祭
獨取數[illegible]舉
以[illegible]祭言
殊說[illegible]則宗
廟[illegible]文曰此是之
根[illegible]所[illegible]文
也禮制明備[illegible]文
者至武成[illegible]成後
乃爲[illegible]武成
時[illegible]日有

[illegible]之所[illegible]西岐
[illegible]大
[illegible]所
[illegible]之始
[illegible]○
[illegible]之說
[illegible]以
[illegible]方澤
[illegible]之[illegible]集議
論[illegible]
[illegible]用
[illegible]之[illegible]解者
[illegible]節

此帶春秋言約之義非但節已也而此又另起也上文就祭祀中見其事尊以先王爲心故曰孝之至此則又從上文推論禮義之精深洞人所及者反以起下節問政爲天下國家之道故此節兩事在所予以下不止在上問何禮制詳備也况宗廟既先上文已盡安得以複述爲複問乎

問昔者典制禮爲昭文武書其穆穆之昭者如此其問或問引昔者設之庭謂問全乎舊亦當在其中以受文武在宮穆之穴以功之不全乃者宗何緣武王本穆文王以昭昭穆之列在之廟曰宮之名至宗廟之字亦同故有世不毀者有世宗者故可謂之廟廟亦可謂之宗廟此文乃引大宗小宗之說大嘗

所謂大宗者繼別子者也小宗者繼高曾祖禰者也皆皆就大夫士而言者大夫則繼別非繼宗於大宗小宗之說亦僅借此發義則兩稱此爲宗之所由名則不可名詩文所云周爲大宗尊爲小宗者因鄭傳所叱也周禮有守祧之官鄭氏因守祧因宗亦曰祧是廟爲祧可以文武之廟遷于毀爲亦曰世室本子廟祧本之以

昭穆爲宗百世不遷皆指文武之廟言然此節宗廟稱在此則昭則以文武之廟爲宗者允非此節之也昭穆一字昭取其昭明穆取其深遠不徒南北之位南北面名則南向曰昭北向曰穆亦無不可而朱子以祭祀爲群昭群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焉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則之義大而晦扃子鄭不始不是但所云序

者不過別其班次耳子姓繼世行宗祀行同之事則各以事序其無事者列在所階之下則子孫以昭穆而相次秩然此以爲後爲班非如祖考以左右爲列北先東文多不紊若當就此題上字義文曰太祖南向下有列北牖而南向者昭之位在北方之以爲南有列南牖而北向者其子孫之次合祭時列在南居北然不知祭在室中太祖之下只列九獻之禮主賓居各門而依爲賓者一兩宗昆弟不與尸與九獻之後加爵者長賓長兄弟而巳子姓不與爲若子姓只以下人之賓同行在堂下阼階之東皆北面面西爲上而十凡祭祀及賜爵呼昭穆而進之則又在兩階之間亦列謝酢故凡在室行禮時子姓之昭穆者不入室何得如左氏所云因之以爲

南向之以居北方之東穆又曰子姓昭穆但當以西向太祖祭者之左右爲昭穆各則子姓無可太祖者矣此亦不知子姓本不入室也夫室中之地有限偏列群廟之尸已恐不能容豈合一姓之子孫昭穆皆在廟穆皆在此所謂詳神人接辭此成何禮乎先王之制大千之祭各有義例當如後世家人祭合族于姓一時共爲拜起者耶何相沿而不覺也問補注文又曰昭穆之文非特以治祖考也而實所以治子孫以其南向也故謂之昭使昭與昭齒而不混於穆以其北面也故謂之穆使穆與穆齒而不混於昭此又合祖考子孫混而無別皆未明此義之義者並今以春秋節爲時祭宗廟節爲祫祭時又引祭於時昭穆成在必合祭於太

廟有并各祭於各廟矣然[illegible]合祭之名天子祫
禘祫皆祫來則[illegible]祭於祫[illegible]而為說[illegible]廟之[illegible]
[illegible]同皆位矣非必有時祭大祭之說[illegible]與上
節分也[illegible]有時祫有大祫[illegible]明之[illegible]
合[illegible]祭追[illegible]祖之所自出以[illegible]而[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合食[illegible]秋[illegible]太廟公[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宋[illegible]

王者禘追太祖之所自出亦以祖配而不[illegible]廟之[illegible]
祭判然未有確據但以春秋所[illegible]大傳
者之知其說之未當矣故[illegible]外有祫名[illegible]之說也禘
有禘禮祫有祫禮名唐宋諸儒之[illegible]作一論[illegible]
之偶搘此題附識其人[illegible]於此[illegible]
哀公問政章 [illegible]人道敏政[illegible]只當作[illegible]字
解與下文人道[illegible]及果能此
道乃[illegible]實字[illegible]人字道字政
字[illegible]大字誠
字[illegible]
得[illegible]只完
[illegible]也[illegible]由重生
道[illegible]命[illegible]道以求仁[illegible]必

求仁以修道而仁與道[illegible]定道
生禮所生也文[illegible]此節只是發明[illegible]何言
義[illegible]發明得[illegible]
不假[illegible]分生出
一箇[illegible]上格本
只常去分別人之[illegible]而[illegible]皆從而行之若
說分別[illegible]之天[illegible]之反之便[illegible]所生
也便見[illegible]之心[illegible]是
親生[illegible]下文天字
說不去人[illegible]等殺乃
天理[illegible]不過[illegible]等殺
也[illegible]文勢[illegible]也故

日禮所生[illegible]本則天地[illegible]之字只
要[illegible]只是不知天故[illegible]之謂性釋
氏[illegible]由之行[illegible]之故是知皆
是不[illegible]則[illegible]本心不本天道日無忌
憚者[illegible]不外是○攜
謂[illegible]守[illegible]事物
之[illegible]於官則
有道[illegible]天日[illegible]又日能說[illegible]則
由說[illegible]會友而
道[illegible]知[illegible]此節
皆[illegible]分[illegible]理之[illegible]道皆可
知可[illegible]之性[illegible]不[illegible]有生安學利困勉

之別就分上提出知仁勇凡終將上文達德乃中之也
就等上添出知仁勇此照前人到之知而論之仁了近
之勇來乃旁意兜行文自須提明須質之性但不必將
知仁勇貼入說中去於上節知仁勇正意反覺混不
清」○大全輔氏曰九經可目天下國家者君以到而皆
無過不稱天下也○庚氏合經有行九句中均謂規模
只一字貼人在修身以徵等字言其政者人存以上二
句貼人存下六句貼政舉但政字皆言而目上文說
知修身即知治天下國家是大德可以行之行此之說
天下國家有九經是王者治人之實政九經不外文武。
乃云凡為天下國家者有之不是文武定有九經而反
一書卻開稽周官之制。乃大子擇文武之政以其修己

治人常行不易者謂為九經[illegible]文節公經者下從之意
皆以及經曲以為管者在俱非者看○可以[illegible]日
乃共經字乃經常之經非經傳之經此[illegible]之意經
言語皆孔子之言非別有經文而孔子述之也○可目
[illegible]道亦可目道言德亦可目德之言[illegible]曰不
[illegible]事上說使勝在古小臣食[illegible]又曰人下
在諸民則畏字於[illegible]此是恭以後
心本一代臣者必無是[illegible]人則國力從
字歸字總是及長字[illegible]此外小國外因及各
國有米地邑之君人為[illegible]時勢能抗天子之
政令不行於天下[illegible]不畏之故侯[illegible]○又曰
懷諸侯雖是天子之道然方伯諸王能撫則天下之畏

服亦然其理不止人才「目刑」○庶官日日官屬任使者。
不以史事以大臣之[illegible]諸侵而論蒸下能盡衆材之
所長不拘文法之所以也、「團頒材」長遇呼日思仁
兩勝者是人所不忠今日天命[illegible]大脈後不得忠信
是人情相接而緣亦是人科中合如此不是私意顧
創宗保也若但從交而養康起見則是下不過為因關
了系以來仕上不過以美官多祿誘天下只流露今日
士人大心中物耳[illegible]一代君臣之意○又曰若謂必
如此而後勸大或壞了士民若謂為要他勸而後如此。
又大或壞了君上要之所以勸一等旁人說道理如此。
耳若真士民斯中皆有不得此三字」○第十一節一也。
要歸完誠字立論騎文以立少後節講一字者相去何

啻千里[illegible]此是[illegible]此要見九經非權謀名法之
[illegible]日[illegible]大全附小註[illegible]氏曰豫在事
[illegible]變無窮了須為緒先事何以要
[illegible]亦[illegible]先又未必合于豫即是下文
[illegible]間[illegible]行於此加有行之功
[illegible]皆然是前定者所定
[illegible]心上[illegible]行說
[illegible]在心上豫不在事
[illegible]日凡事豫永
[illegible]之[illegible]內自[illegible]
[illegible]本文不露誠字
只說解之人[illegible]不[illegible]而後動[illegible]

失之浮泛。言字即就凡事言。如達道之行。九經之行便是。以其行之成就而言。故曰。言將文捉胡氏。前定則可行之說。遂謂言是操存於中者。言則言者何物。行者又何事耶。此又失之影響。○又曰。凡事宗明時句之屬。屬字所包者廣。然只說道德。九經已。言行備已。治人盡倫盡物矣。○熊伯甘曰。信從上下。可以定。定即可蹟獻。非借安說歸也。○先安節是言。終事無偏不敢。得之道多此。倫只言始事。有勞道。欲勵之思多、富字曰。以學人為天道。是就其失其本來者言。故亦如一。亦字以別之。便見上句天道是兼理凡。就其其得。說為人道。此是正指誠之者。故下。言此則所謂人之道。○又曰。誠者天之道。二句總申明誠身之故耳。大全以天道為懸空

說。不着人身者。然非定論。誠者天道。此無論為小變為學。利為困勉。而學之。同得者。皆可以入道。誠之矣。誠之者人道。此無論為安勉。為仁為通。勇而心之充盡者。皆可以人道言之矣。蔡虛齋曰。問說明。東王此家何其最緊。下一為言。聖果指當時矣。聖一。則所為何等。有則上必更有對矣。○大全謂。只曰。在固之字。皆指言。即上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選擇善固執。是指其不思而得者。思之又思。誠於不思而得。擇其不勉而中者。勉之又勉。以至於不勉而中。非之謂擇善固執。非指之志。非指乎此也。自得之功。自得乎此也。若不擇得之字則日。觸到底總只是外面工夫。

自誠明章 稱訓曰二則字。雖甚有緩急。然總是快辭。

性天下至誠章 語類問盡其性。如性中有這仁。便真箇盡得仁底道理。曰。如此說盡說。不着。且如十件事。能盡得五件。而五件不能盡。亦是不能盡。只一事上能盡其初。而不能盡其終。亦是不能盡。○熊伯甘曰。盡人之性如作其耕稼。即人皆堯舜也。日用飲食。即人皆安人也。大學亦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盡物之性。如服牛乘馬。各有制之道。數罟不入洿池。雞豚之畜。無失其時。○金履祥曰。或謂參天地。不止配天地。亦是此文制形語。明當覺參與配亦無甚分別。○又曰。至誠無息章。朱子以贊裁成為與天地同用。以配天地為與天地同體。亦只就及物處見其功業可配天地。不是判然有兩體

用之分。故此處以體用分貼參贊者。亦為近似之解。○用晦門謂講者不知理一。要須著。理一盡性便了。不知分殊其體亦一也。○又曰。誠者人言。盡性無不盡。中庸何用多此爾句法。何取文辭之耶。只其性中包得人物。是理一。其性中混不得人物。是分殊。兩者缺一邊講說不是。○又戒曰。如公言。遂屑實遠。不疑於斷決。類人道。非天道之言。信乎。曰。人道人道。在知行有安勉之分。只天下至誠。與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處。便自不同耳。若事物論界限。實界學人亦。抹過去。不得。非安勉之所亦必自明誠。德以觀。六時。雖其體界限。次分明。未嘗一抹過去也。○又曰。盡其性。人性物性。各有實事。必知明處當曰細。精粗無毫髮之不列。此之謂盡。非異論之

[illegible]有[illegible]人物以下云由是[illegible]與
[illegible]其[illegible]有[illegible]文子明其發也
[illegible]身[illegible]成若地由是旋
理[illegible]由是氣成精神自有之[illegible]之有副
之道。

其次致曲章 精明道曰自明而誠雖多由致曲然亦有自大體中便誠者雖亦是自明而誠謂之致曲則不可大當參看○木鍾集曰曲能有誠不要大[illegible]統體誠處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章 大全饒曰雖非明道以爲禍福未萌當信易以亡然見禍而爲不善則禍反爲妖見妖而進以德則妖反爲福

誠者自成也章 摘訓曰蒙引存疑俱以自成之自作自然看然則章句云乃爲有以自成及末節非自成己而自字亦俱爲自然耶蓋自只是自己耶自然意固在自字外而自道之自實因此而生末節兩己字即此自字盡成物物字又與此自字相對者也此章三個自字俱同。○論經講首節上自字以自然言下自字以自己言亦謬○講錄又曰自道句正見當誠非兩平語體道之功不外於存誠而已○又曰此二句爲下二節張本次節誠之則誠能自成而道其道於我末節成物則誠不止於自成而又道其道於人○川聯曰首節道字兩誠之與用只大道人道道字與此道字迥別時文亂混者可○徐衍曰自成以本體言自道以工夫言○熊值甘

曰誠者物之終始此節[illegible]字[illegible]亦是下節物字指人與萬物[illegible]看[illegible]日天下之物有始有終然後謂之成若人之[illegible]成始成終[illegible]謂之物時有成己之始又時而成物之始時有成己之終即時而成物之終○用聯曰仁知迺爲性德合外內然不待有己當人豈便能時措皆宜故當循既得於己句言即節首誠者二字也○又曰此道字見率性之道道字亦異而道自道道字也性字與外內相照道字與德字相照不與性字相應只當理字相似看本文何以自明人將性道平對下句應作道之合外內矣○又曰知[illegible]雖是性然性不專仁知○又曰或以此章言人道遂將[illegible]歸知固執貼仁說則知是[illegible]成己成物之道理言不向工

夫指論到合外內句下放時措句上照前補出既得於己底指其[illegible]明得其[illegible]不可分得成己自有擇成物亦自[illegible]知仁而此知仁也○按用前文云此節與上節皆只說自成而自道在其中故上節可備道之在我者無不行此節[illegible]而道亦行於彼矣作此[illegible]節文。明自[illegible]本安[illegible]知是自[illegible]是見於於[illegible]外而自道則可於道中[illegible]自成自道則混此說[illegible]之[illegible]人[illegible]知[illegible]以[illegible]謂之己物而爲仁知本[illegible]之處是自道而合其[illegible]成不獨自成而道亦不獨自道矣[illegible]只作內 [illegible]合內外之道猶人即兼內外之則只消[illegible] [illegible]於行

也向背之道也○又云仁知即是性不可云天命之初見性不見仁知○又云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有此身即有仁知。謂之未有物先有仁知則可言之未有此先有仁知則不可若無此身體則仁知在何處著落不可不辨○又云大全饒氏曰誠之謂爲仁[illegible]之用仍用誠之實理可據自當誠之自成則可由其道則自當以成字講○若爲此講不備大學者皆知必先於此而後到之自道句不全於此則須當其[illegible]之後相連之而不可以爲道小當知必在於此而後謂之自成何不至乎此則雖不與是屬無容獨知而不可以爲成也○從引謂此意義系與而道意以謂存於仁乎體體器道在乎存成自節以重在道矣節與重在誠○語類曰自成自道

須然以天命率性分配之疵
陸滄柱程墨文後評此題上三句題理易明下二句各有兩見乎特爲之合內外之道依章句之意是言仁知既爲性之德則仁固在內知亦非外故云皆性之所固有而初無內外之殊然字正釋本題合字之義引云人己雖有內外然仁以成己知以成物仁知則皆相之德而初無內外也此說與大全陳氏相同皆以仁知爲合內外說切未了本註令大全陳氏別外見成物內是成己合是兼總之名歸併之意爲合內外成己外而成物之道從所謂合成己成物而同一道此皆以己物爲內外而性之德乃是所謂合內外之道據與朱子不同今近說又謂成己之仁體立自在內而實成物之

本合乎外成物之中雖若在外而實成己之所未前雖可內此於仁智以物而相交乃是爲合內外森列雖不明且知既乃其之名矣而又曰猶若有[illegible]謂又大全饒氏[illegible]以合內外之[illegible]不知首節自道[illegible]之[illegible]行錯行中句道[illegible]本在成己成物[illegible]此道字所[illegible]何必字別同之耶又或以性之德[illegible]內外之道爲率性之道上句性字既同而其此[illegible]亦終未合○蓋率性云者循其性而已之於日用事物此言合內外之道○是言仁知皆存吾心內無[illegible]外[illegible]皆其性

物而[illegible]知例合作性[illegible]而[illegible]內[illegible]道亦[illegible]性而言皆不甚穩。故[illegible]繁不[illegible]四句來上四句謂仁知皆[illegible]內外之合是仁[illegible]說下兩項言之合[illegible]於[illegible]成己成物[illegible]於物[illegible]之成[illegible]上文非自成己而已也[illegible]不徒成己之中下兼言措之己[illegible]有以成己便有以成物所謂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illegible]可以[illegible]於己爲成己以見於事者皆得其宜焉成物[illegible]行於己而見於事者舉爲知之成物[illegible]不全且於言中皆字亦[illegible]於己

時乎成己則成己將乎成物則成物以時措之宜何互
者之德。謂[illegible]各得其宜。則
纔有以成己便有以成物。[illegible]不[illegible]此成物在成己之
後。又云仁知是德。成己成物[illegible]時措之宜爲見
於事者。此性德者[illegible]成物之理也。又謂得於己
指性之德。實兼仁知。[illegible]有其事。字又不
盛按蒙引兼成己成物所時措[illegible]方不落空。
。成疑成己之仁成物之知。是從誠之之後言其成德。
至性之德。合內外之道。[illegible]本來性體下
句接由時措之宜[illegible]成己成物。那懸
謂注中既得於己[illegible]之全其仁知。張
氏亦云。惟自成自道者。爲能全其性之合內外。發說亦

云吾心[illegible]則仁知兼得。仁知既得。斯見於事者以時
措之而皆得其宜矣。凡事皆得其宜。則是處己處物。無
所不宜。而已也。物我皆於是乎成矣。可見仁知一道。得
則俱得物我。[illegible]成不獨成。豈有得於仁而或失於知
者乎。豈有能成己而不能成物者乎。故曰非自成己而
已也。所以成物也。[illegible]出誠字。[illegible]時措且
入[illegible]何先乎還成己成物。然後側到成己所以成物。
只[illegible]何最爲[illegible]以時措爲專指措物
者只[illegible]之思矣。○[illegible]於物者可言措。行於己者
知[illegible]措不知出心[illegible]凡身之威儀。言動周旋
中體何莫非措之[illegible]己之所措者不得其宜。
又何以使措於物者[illegible]其宜耶。此亦不難辨者也。

故至誠無息章 [illegible]故字[illegible]不專管前句而到不見
而章處方住。[illegible]故君子式[illegible]發句
[illegible]故明此眾[illegible]辭也。○恐按中庸此故字似亦是如
此。又曲禮若夫坐如尸。若夫二字亦然也。○陸[illegible]本文
徵字[illegible]何以不言配者。蒙上文配天配地
來[illegible]天地之無疆。[illegible]自然矣。時文[illegible]自能
[illegible]可不言配。俱非[illegible]○用晦曰。不見而章三句
是[illegible]成之[illegible]無絲毫不似天地耳。非於
[illegible]有命中[illegible]曰。過下云爲物不貳。如
何[illegible]不[illegible]而久由是博也厚也。云
今夫天一節是[illegible]一節。乃不貳之後。所
以生物[illegible]光[illegible]二節。文云至誠之博厚

高明悠久。由[illegible]大氣天地之博厚高明悠久。
由[illegible]於用[illegible]皆藏諸用。以一而
者[illegible]物爲[illegible]見天地之
[illegible]天地之[illegible]曰上文說了聖人天地之功
用[illegible]此又各[illegible]上。又曰於穆是至誠不已是
無息。道不[illegible]之[illegible]無息。故又說[illegible]
已以[illegible]之[illegible]不已文[illegible]德之純
不能不已乎[illegible]不已[illegible]
無息之[illegible]不[illegible]天人合一也。
大哉聖人之道章 [illegible]已本文[illegible]詳節云。天地之
間[illegible]充塞宇宙者。皆氣
爲之也。氣之自然流行[illegible]理也。先儒先理

後氣反亦爲氣質之說以此形而造化後覺分爲二事
唯觀此卷先生有拜徵欣洞達○思俟耳食性之說○
大全於尊德性節獨載史氏解以史氏俗儒之說而於
饒雙峯陳定宇之說則削而不見去取恐未必當○衛
湜曰此章盡形容了尊德性之道極於不了也問學之
功居多蓋調停之說性于謂六經皆我注脚後其發人
專欲先立乎其大不欲人講學而其門徒亦不免貧氣
自賢以尊德性許之未免阿其所好今了以窮學窮理
爲務而先以涵養本原收拾放心爲先於尊德性本當
缺略也○按存疑謂章句似重在致知而尊德性爲致
知而設尊德性反輕而道問學反重朱子平生受用處
在此受病處亦在此不知存疑何故有此一段議論不

經目覺參卷二中庸 三

如輔謂遠矣○附程墨敏齋任兪蕃云曰尊德性者制
外養中而道問學則未其制外養中之詳尊德性者由
中應外而道問學則求其由中應外之節即大學所謂
求至其極者實非兩種也尊德性若中庸之誠信上說
之九容道問學如大學之格致論語之博約古人八歲
入小學其所學者大抵多尊德性之事○朱子答程端
蒙門學賢之學徹頭徹尾只是一敬字致知者以敬而
致之也力行者以敬而行之也見學問諸錄○黃治
子辰今朔語致廣大句云非一也而極通爲其實而君
子以實者致之實而後可以推致也而盡精微而固而
君子以虛者致之虛而後可以致復也理一也只致極
變之際知皆於不能盡而君子則極之至於中以爲受

未之敢勿患於不能者而有可得之不必也○君子
日私意是心中發出來私欲是身外事引進之欲○陳在
南曰有謂厚大精微是行之可中尊德性之事[illegible]是知厚
禮是禮以下致廣大中可謂之問學說而後蒙[illegible]謂之而
無以去之復一之而爲明者再又而爲尊德禮人爲又
下列反行之者是而可居情其大而無以文之始固未
爲有深據乎而於縱能厚又有不可不可言矣○用暗曰其
衣厚無以其爲而後厚者又不可以不是謂此與上同
句每句中各有兩意自此爲以後行側自是不學者謂厚
者體之意也故致與即所以崇禮○直說○則此句猶
止有一意而上四句異矣推其謂之根皆原於老莊之說
以體爲思行之論說又于了而序之爲一字不通非[illegible]

經目覺參卷二中庸 三

論也○陶氏曰不敦則厚者日趨於薄然不崇禮又昏
勝文則野矣○金仲日章句以已知已能解故厚二字
史氏遂以上二句爲得於賦予之本然者此二句是得
於學力之已然者不知同是德性如何又別出學力來
所謂已知已能即良知良能總是德性之固有者細玩
章句之意只是將德性之已知對問學之未知將德性
之已能對問學之未能而以陽文皆以故爲良
知學爲良能又不是[illegible]○[illegible]謂則道理上
見得道是者後上見得在此者新十兩傳而言尊德
性道問學明目而求不露不信是與是無以保其身
也

然而好自用章 然和日上生今反古如而行之法歸矣。

王莽之逆天篡安石之用周禮皆是○又曰[illegible]者即
較訂參詳亦是不必專指漢末之天子如[illegible]如
明刑訓方[illegible]日[illegible]下[illegible]如則公[illegible]是以[illegible]
官[illegible]天子亦是[illegible]小人[illegible]力[illegible]自
天子出也
王天下有[illegible]作中是制作出自[illegible]
來○[illegible]
之有[illegible]子[illegible]中之[illegible]文
直[illegible]民[illegible]天下[illegible]
在[illegible]民[illegible]
無[illegible]不[illegible]之[illegible]者也
上出之以[illegible]以信必然之[illegible]

經[illegible]卷[illegible] 中庸 [illegible]

能惡能好[illegible]我[illegible]可[illegible]可別[illegible]大今不[illegible]
以[illegible]有學不[illegible]存
[illegible]人[illegible]從
[illegible]近有[illegible]
[illegible]全[illegible]尼[illegible]一句又曰不
[illegible]不[illegible]之君[illegible]所以[illegible]
[illegible]民[illegible]學[illegible]
其[illegible]自始[illegible]天子而
考生今反古之[illegible]中尼[illegible]人也○又曰天下[illegible]
而[illegible]不[illegible]知[illegible]夫不
[illegible]力復有[illegible]以[illegible]亂更
[illegible]大[illegible]

庵縣學記曰落大地固皆理也然微復有偏所以上律
下襲哉成[illegible]必[illegible]孔子是也[illegible]大地所不足傳
當王[illegible]所以[illegible]是[illegible]作
者亦必[illegible]孔子是孔子[illegible]所不及[illegible]天將以
人子[illegible]一何是言天地之大小
德[illegible]大[illegible]小德[illegible]何而言
[illegible]不是孔子[illegible]一二節
爲內外[illegible]本也[illegible]不[illegible]以[illegible]不必
[illegible]大[illegible]之際是[illegible]引爲
[illegible]何只[illegible]是[illegible]說得
未甚分明[illegible]入處之所以爲大只說一大
字則包久字於其中大而不久亦不足爲大矣○附

經[illegible]卷[illegible]

化[illegible]忠[illegible]一物[illegible]形[illegible]子又云
忠[illegible]只是小德[illegible]大德敦化意思[illegible]
附人[illegible]聰明睿知[illegible]欣
[illegible]以文理爲大綱密察爲[illegible]其妙[illegible]
[illegible]○次節或[illegible]內也[illegible]
前[illegible]作重點出[illegible]以內[illegible]上文是以原
[illegible]內外此節亦當內外[illegible]上
外[illegible]於內[illegible]又[illegible]之[illegible]之
一段○[illegible]其淵
不[illegible]見處
子誠一[illegible]以[illegible]也以德
而[illegible]外人[illegible]所以爲德故

自家衷[illegible]其大[illegible]大如[illegible]莫不
待[illegible]
德不足以[illegible]近人
聖亦[illegible]
○論[illegible]
分解[illegible]而
世為天下[illegible]於[illegible]如判
件[illegible]分成[illegible]別○
全[illegible]一句文[illegible]中和之後
而志[illegible]者[illegible]之於[illegible]色[illegible]之關而性
命通焉聊亦從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節 陳兆圖大本作

云道出於性明得自能[illegible]於誠[illegible]可以御
[illegible]把[illegible]
[illegible]
和[illegible]其
天之天[illegible]地
於[illegible]天[illegible]加大
是極[illegible]其
頂是直指[illegible]其為
心中之人[illegible]作抑
[illegible]不
及[illegible]別
淺深[illegible]之功用[illegible]之心

[illegible]經
給[illegible]
功[illegible]有心[illegible]
[illegible]小德
能知大[illegible]一
樣人[illegible]德要[illegible]合[illegible]
[illegible]化而經綸大經
[illegible]
不[illegible]學[illegible]初學只對[illegible]達言之
[illegible]定而綱[illegible]
[illegible]綱○徐為
[illegible]不可處

[illegible]安得
分[illegible]而
[illegible]下手
[illegible]大下[illegible]乃所
[illegible]為化者是
[illegible]何文自[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如[illegible]何
[illegible]人所[illegible]得深微[illegible]
不[illegible]門庭不
[illegible]下文乃言[illegible]
[illegible]心[illegible]以為人德

之其供行乃已之心而不能抑此。者何又耶必人德
之路矣○用晦日風字就一身行。猶風度風流數未
之風也時文稍恐作風俗風化之風則與題远何啻霄
矣○大全辨草命其人目諸友在。知字詞行為己之
心而不知所從人則有放僻邪亂之漫○按大全細最
喜混合此處得分析得明○按朱子文集九十一卷與
萬正淳論仰也二句假與草何補異當參看○倉村日
天下平三字自有實義唐村泉先生謂致中和而天地
位萬物育是政教不及後方能如此即朱子所謂道
之教亦指禮樂刑政於位育節又補一句云修道之教
亦在其中可見位育節有政教則知天下平中亦有政
教矣即所云所引而推而天下治須知推之前有許

多政教 之恭已無為必因得人可見斷無一
人消停自處而九州萬國坐享太平者恭已以安百姓。
亦有政教在。予見時文或得影響做詳辨之○用晦日
篤恭句此與脩已以敬而安人安百姓相似仰在上文
更推一層有井際倒一切也
用晦日自來解說章旨之不通處如此章恬闇然二字
為甚衣錦尚絅是爲已立心闇然是暗尚絅日章是暗
衣錦暗暗君子起耕召子做工夫處。工夫皆在下六
不用何村師地此不通之說以誤後人今日衡文選手
無不守爲情但見章中無過不怙不指者反以爲次旨
矣如不闇然之功之效自闇然以來所者概暗闇字直
到包括全部人聖賢之品德上徹下即此章該括入德

一內省做信不愧屋漏等字何者不可包括全部耶嗚呼
正學不明異說井出借紙佛以自伐遂宗旨以識則知
江門之士折衡述之後接卻朱之棼以見網之相
者類書義與害自深大下之不同於首引節之詳相
○諸類刊中庸來博學之人為之說。要老了所謂玄
之又玄。莊子所謂宾窈冥冥。暗然不知老莊是否日
皆將老莊莊得恁地佛家此等有相似。不是佛倘處

論語講義續困勉錄卷一

當湖陸隴其稼書甫輯　　受業　席永恂汝賢　參閱
叔祖陸公鏐[illegible]甫續次　　　　王前鼎漢延
男宸徵宙方　　外孫　曹燦[illegible]我
世徵用中　　　　全文渭兩來　仝較訂
姪寅徵

論語

鄭康成曰、答述爲語。以此書所載、皆仲尼應答弟子及時人之辭、故曰語。而在論下者、必經論撰、然後載之、以示非妄謬也。○語類曰、今人多說章句之學爲陋、某見人多因章句看不成句、却壞了道理。○又曰、論語不說心、只說實事。孟子說心、後來遂有求心之病。○又曰、孟子言存心養性、便說得虛。今孔子教人、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等語、則說實行處做工夫。如此則存心養性自在。○又一貫章曰、孟子說個存心養性若孔子、則亦不說此等話、但云學而時習之、入則孝[illegible]無求飽云云。顏淵問仁則曰非禮勿視云云。仲弓問仁則曰出門云云。○又孟子語類曰、大凡說道理只要論說使人無捉摸處、若要說得親切、又却[illegible]便有病。

學而第一

學而時習之章　作文要知此章頭。偶見講學而時習何者曰、學字要掃去俗學。又謂與學處無不知夫子此句是爲己。若去看、說此處要論而到時習上去。若又如[illegible]與俗學異、學辨則非日作矣。○楊龜山曰、習又不可不察。若而不察、則與不習同。[illegible]日新月異殊塗同歸[illegible]是[illegible]知[illegible]其[illegible]若濟[illegible]與說字相反甚好[illegible]、人[illegible]氏曰、宋[illegible]兩[illegible]學[illegible]不學[illegible]日[illegible]如好學[illegible]人[illegible]以[illegible]道[illegible]佐德業[illegible]以[illegible]富貴[illegible]不知[illegible]曰。宋[illegible]而不慍[illegible]有[illegible]知[illegible]上亦有[illegible]知於下者、故[illegible]之人若[illegible]或有未[illegible]人心或有未服、則反身修德、而不以慍怨加之、如舜之[illegible]文德以來之、[illegible]自強德是也。又從純仁[illegible]進[illegible]此節[illegible]小人慍[illegible]自[illegible]德[illegible]時、乃人[illegible]用[illegible]下[illegible]分[illegible]學[illegible]說如此。余不[illegible]○[illegible]章使說到此[illegible]爲春秋[illegible]中庸曰禮[illegible]子曰、父子本是人[illegible]孝弟一句、排其說只[illegible]所有[illegible]子是[illegible]孝弟[illegible]只[illegible]仁[illegible]安得[illegible]朱子曰以愛名仁、固不可、然愛之理則可謂仁[illegible]也。人地萬物與[illegible]一體、固所以無不愛、然愛之之理、則不爲是而有也。○[illegible]之仁[illegible]之仁。[illegible]者亦都相關。

說者偏[illegible]氏專言便有東西說中言底則偏言底便
任東西即是相關又要有得界限分明○又曰仁者愛
之理愛者仁之事知義便是宜之理禮便是別之理智
便是知之理○又曰問爲仁之本曰仁是偏言底便是
仁之事作愛之理朱子曰親親仁民愛物是做是愛之
事。

巧言令色章　[illegible]爲仁。

吾日三省吾身章　[illegible]曾子守約。把中大下學問。
歸本修身這個身字要看得大此身乃爲人道之心爲
爲物立命之身非只是[illegible]箇子此而
已○大全雙峰饒氏曰三省[illegible]○楊氏
[illegible]

[illegible]其在人君乎○楊向將　省感東字
及人學[illegible]然後讀書記朱子曰發己自
盡[illegible]由於己者必自盡而不留其有苟簡不盡之
意[illegible]其物之實而無所背戾
如[illegible]於物[illegible]所者曰姑記於此
[illegible]人身令人省看視看省身
不及[illegible]最大故不必太省[illegible]者留意於身
常故不可不省

道千乘之國章　[illegible]說得好須看[illegible]了所以
必知此三者有是五者而後上之志接於下下之情方
始得鑒於上上下相關方可以爲治若無此五者則君
抗然於上而民不知所向有此五者方始得上下交接。

○大全雙峰饒氏曰周禮以大司寇爲冬官亦取其
農隙可以役民也○[illegible]曰楊氏所謂不及爲政之
說本之伊川伊川之意以爲此五者所行係[illegible]政在
淺人不太高求故欲人向此五者上[illegible]也是[illegible]
[illegible]來反以此爲[illegible]論心字
[illegible]天下者於　心而有餘[illegible]之所務究
○[illegible]爲政[illegible]民釋
之[illegible]之心未及[illegible]政之條目先當敬信
節[illegible]使民[illegible]而未及發觀
[illegible]知[illegible]政人[illegible]不可[illegible]而立本
之心自[illegible]於其中

弟子入則孝章　[illegible]曰文行忠信是從外做向內則以
[illegible]文是從內做向外聖人言此只各各要人逐處自識
得詞中庸本[illegible]說至無聲無臭是從外做向內。
[illegible]大命之性盡[illegible]萬物有是從內做向外曰不特
[illegible]天下[illegible]知[illegible]說到[illegible]是從內說向外
[illegible]大下之大經[illegible]其仁聽明睿知
[illegible]大德是[illegible]內[illegible]聖人發明內外本末小大巨細
[illegible]用力也。

賢賢易色章　大全新安[illegible]胡氏曰此章[illegible]是學之間於
人其重乃所以揚學中抑學也或謂賢賢之外[illegible]所講
究不思非[illegible]究則[illegible]不明[illegible]理不明則力行不果又
何能[illegible]也使人[illegible]之[illegible]故未嘗[illegible]學不
[illegible]說道理

不宜太大了太大了便不是 [illegible]此章四[illegible]說道理

不宜太深了太深了恐鈍以[illegible]下二何章本也○按方

氏是在圈外 [illegible]伊川[illegible]如是而已如何曰

[illegible]和學[illegible]作不須學底意思

[illegible]以了這[illegible]之說因此說都

好○按[illegible]伊川[illegible]不[illegible]不敢定○

[illegible]設之[illegible]

[illegible]

學[illegible]如此便是不學之[illegible]

則作假設之辭而以[illegible]與或人[illegible]

讀[illegible]字須活看[illegible]若他人不[illegible]之命[illegible]

學便有何必讀書之弊矣苟非生質之[illegible]必其務學之

[illegible]之說與[illegible]不[illegible]用[illegible]是

也[illegible]則取[illegible]倫之[illegible]一則

[illegible]文學可知矣

[illegible]人[illegible]曰朋友二字[illegible]所截[illegible]

[illegible]中界限自[illegible]心不[illegible]

[illegible]不[illegible]外[illegible]須不

[illegible]不可改若奈何曰試

[illegible]如[illegible]人[illegible]之[illegible]從[illegible]

[illegible]而已矣曰此有[illegible]自[illegible]不復[illegible]

以心[illegible]則改也[illegible]救[illegible]他事之[illegible]成

挽彼事之謬戾以事[illegible]也改於心必有[illegible]

於事

[illegible]於[illegible]章 [illegible]曰[illegible]要有溫是如何氣象自

是[illegible]氣象[illegible]是如何[illegible]之於我則見得聖

人有不求人而人自[illegible]之氣[illegible]今人都無非是求經

不[illegible]求也[illegible]以求人爲常而不知其爲

[illegible]此教人[illegible]人不知而不慍如

[illegible]如不[illegible]人之不[illegible]知[illegible]亦[illegible]此意

如[illegible]皆是[illegible]樂[illegible]易

[illegible]爲慈良朱子

謂其分[illegible]又[illegible]易[illegible]慈[illegible]良之實中易

[illegible]之實[illegible]如此○[illegible]方

[illegible]曰[illegible]不溫

[illegible]用[illegible]曰[illegible]仁山謂

[illegible]與[illegible]外謝氏三

[illegible]朱子意旨也所

不[illegible]得其[illegible]厚

[illegible]人[illegible]氣象多所未備看

[illegible]朱子[illegible]錯一針

[illegible]之[illegible]補其外意

不[illegible]是[illegible]其內亦字與[illegible]亦字是指

外之[illegible]亦不[illegible]

又在觀[illegible]

[illegible]之用[illegible]天[illegible]天字○語類問和

[illegible]中之[illegible]使是[illegible]樂中亦有[illegible]

天子八佾諸侯六大夫四士二又是禮中之[illegible]
門和為貴說固是絕近。却如何使上文[illegible]如
得見得遍道理合用恁地使有不行不是恁地[illegible]門
端說知也之類。若不知以禮[illegible]今用[illegible]
知[illegible]不[illegible]其[illegible]和人[illegible]先王之[illegible]
猶門[illegible]也遍明其約和人下[illegible]有[illegible]
先王之制之也。不可[illegible]又曰知和而一於和故不
可行其弊在一於和[illegible]不[illegible]知和[illegible]知[illegible]其
[illegible]又[illegible]不可令人知[illegible]
信近於義章 [illegible]人之言有久[illegible]恐[illegible]是約
信[illegible]是[illegible]文[illegible]是[illegible]人[illegible]知此[illegible]也[illegible]
[illegible]使[illegible]又[illegible]

[illegible]人[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

君子食無求飽章 大全[illegible]氏曰安飽非[illegible]
[illegible]不[illegible]可多不可[illegible]
人之[illegible]皆可為[illegible]食[illegible]
[illegible]不[illegible]之[illegible]

不患人之不己知章 [illegible]知人必不於[illegible]
必不於[illegible]不能[illegible]又[illegible]人[illegible]
[illegible]不已[illegible]
[illegible]
安[illegible]
後[illegible]
愛之[illegible]修不如[illegible]安不張
[illegible]不知[illegible]其[illegible]天下何如哉。

[illegible]錄卷三

為政第一

為政以德章　北極。與北辰。有別。北極五星。其第五星謂之天樞。[illegible]星亦動。但其旋轉最近中間些子。不[illegible]動。處則北辰。[illegible]無星。紀以天樞一星。謂之極者。亦就其[illegible]不遠者[illegible]之。無[illegible]人無[illegible]處。[illegible]謂之[illegible]已。故看北方之辰。也不得[illegible]星共北[illegible]極星。何[illegible]其北[illegible]耶。故[illegible]約[illegible]上之[illegible]尚有異處。乎洪範五紀之[illegible]及辰。非集房之辰。則[illegible]日月而得名者也。凡日月所[illegible]之[illegible]。謂之宿。日月所交會之處。謂之辰。角亢始於辰。則十二支之辰也。若辰見。鄭火之辰。則當考之春秋。[illegible]於大辰。[illegible]而[illegible]則[illegible]辰而鄭火。[illegible]是而鄭火也。且大辰者大火也。大火者心星也。[illegible]星亦謂之辰。伐星亦謂之辰。皆非北辰之辰也。

詩三百章　龜山集。或云。思而后積。積而后滿。滿而后發。詩三百篇。大抵思之發也。○語類曰。若是常人。只道一個思無邪。便了。便罷了。那詩三百。聖人須是從詩三百[illegible]一篇理會了。然後理會思無邪。此所謂下學而上達也。今人上務上達。自要免得下學。如說道[illegible]。道是便有人道。都不去做那[illegible]對道[illegible]之[illegible]曲折去處。都[illegible]理會了。不須是去[illegible]了。自然貫通到這裏方是一貫。古人由之而不知。今人不[illegible]而但求知。不習而但求[illegible]。

道之以政章

吾十有五而志于學章　[illegible]自[illegible]一生年[illegible]節節[illegible]作春秋後[illegible]七十[illegible]以往[illegible]從[illegible]七十不[illegible]此[illegible]道[illegible]明不[illegible]老[illegible]行[illegible]此不惑之人[illegible]以往[illegible]易之[illegible]用[illegible]大命之[illegible]不[illegible]富貴貧賤[illegible]之間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此[illegible]天命之大[illegible]六十以往自[illegible]耳[illegible]之大節[illegible]九月[illegible]以[illegible]此[illegible]心不踰矩之大節○中庸[illegible]其大知[illegible]聖人依[illegible]是道理。如[illegible]也須使四[illegible]使○語類[illegible]門人不[illegible]學[illegible]一是[illegible]有知。不[illegible]學者。[illegible]知得文[illegible]說道[illegible]得本[illegible]未[illegible]不[illegible]後[illegible]此只是[illegible]有之○[illegible]不特近年始有之○看[illegible]物格知[illegible]已是[illegible]已是上達四十[illegible]用功大[illegible]只是下[illegible]○[illegible]之于水人皆知[illegible]水[illegible]人則知[illegible]處○用[illegible]是先有[illegible]家伙者知天命[illegible]家伙[illegible]耳若先不[illegible]家伙[illegible]也○大[illegible]分明耳目皆順[illegible]可[illegible]之[illegible]以[illegible]惡之[illegible]以外

則凡[illegible]

孟懿子問孝章　時文於無違二字。因下有生之以禮三句遂　味含糊。者謂不背於理。理字亦不敢落。不知若首理字不容[illegible]。夫子當日與孟孫[illegible]而[illegible]孟孫皆有不問之理。然竟理字有不分露。但理字的[illegible]而論從禮之今人可[illegible]於理。故下文說一禮字。使有森然不敢犯之意。皆於理字何疑於下文乎。（大全[illegible]）

孟武伯問孝章

子游問孝章　大全[illegible]張氏曰。敬字不宜泛看。乃人子愛親之心。另[illegible]處可從愛出」

子夏問孝章

吾與回言終日章　大全朱子謂私與中庸言獨之獨同。

續自勉錄卷三論語上　一

此說恐未妥。○[illegible]其私。何最多[illegible]謂是燕居獨處。并非與人兩問之時。頗明。蓋不在夫子面前。卽是燕居獨處。卽是私。不是也。說閉門靜坐。不與他人酬酢之時也。有說[illegible]居獨處是節時。發不得聖人許多道理。此大全[illegible]乎大全朱子云私不再在無人獨處之處。謂卻人相對坐。心思所趨向。亦是私。此一條又是將私字與中庸獨字同看。此是單私字內有此二意。非謂私字專指此也。若以私字專指此。則當終日之時。從當省矣。何必既退矣後省乎。是私字之為燕居當然也。尚有論云。聖人於顏子。必待省而後知與其中其省之也深。故其稱之也。如此因省字之於顏。何故如此所旋然歸於弟子。微察其安敬與否。是亦何害。但不若世俗

之說何以此省字為勝之當辨也（大全[illegible]）○此題作始試終信者。固非近文。又有於夫子日中辨曰不違是愛[illegible]此　心知是不是。切無一致。亦[illegible]。○[illegible]用勤曰題之[illegible]只有[illegible]足發四字如是不愚。乃形容此四字耳。今文[illegible]四字。但專取如愚不思慮。[illegible]豈不可笑。○深於[illegible]亦期於能發耳。回不違而發二三子避日。[illegible]是亦一回也。皆學[illegible]可也」

視其所以章　此章是[illegible]中有由不[illegible]說不在中看由[illegible]。[illegible]了[illegible]是看[illegible]○能[illegible]亦[illegible]○[illegible]何以[illegible]能用世能救世令在知人於此。若無得于處[illegible]絕[illegible]大之才。俾可受人指麾耳。○又曰知人之事最細。明其

續自勉錄卷三論語上　二

大忠[illegible]其分量。尤難忘。皆盡正。而正有純駁。純之中復有[illegible]。[illegible]不肯有用。而用有深淺。[illegible]之中復有若數。○[illegible]之[illegible]以[illegible]故合之於心。[illegible]人[illegible]又何[illegible]今之人[illegible]於[illegible]之外何跡[illegible]能[illegible]由[illegible]以食安」

溫故而知新章　[illegible]日[illegible]心[illegible]而不能必其身[illegible]人[illegible]欲其[illegible]從而[illegible]改為難矣。○工夫只在温故。温故則自知新。亦有温故而不知新者。必温故之[illegible]。故大全謂此是。[illegible]子夏云日知其所無月無忘其所能。則是温故[illegible]之學與此又不同。大抵新與故而[illegible]。温故而知新者學之要也。此節是[illegible]人[illegible]中庸温故知新與

子夏之言同乎曰同但中庸故字說已知言則異耳

甲寅三月十六日 ○知新有二一是從故得新一是以新合故 甲寅三月十六日 ○温故之功聰明者常厭其平易拘守者常不能尋繹所以爲之者稀少 甲寅六月初一日 ○語類曰味其言意乃爲温故而不知新者說○愚按□大只在温故温思更有知新 甲寅九月十四日 ○温則能不拘成說不迷膠見 [illegible]

君子不器章 語類曰君子之人亦具衆人之體用但其體不如聖人之大而其用不如聖人之妙耳○按此則君子是顏閔一流人故兩曰苑尹惠自一才一藝觀之亦不可謂之器矣自孔子可任可止觀之則彼止有一邊亦器也、君子不器一語不知是因天下之自矜其

器者發而不知爲天下之求備於人者發 庚申五月 [illegible]

先行其言而後從之章 所謂其言是實體道之言然亦欲先行之見動察之言乎。

君子周而不比章 語類曰忠信所以周也。○熊伯甘曰小人非盡奸邪只是見識不大局量偏淺的人心 [illegible] 而不能忘功勳則翊和之說起。[illegible] 則標榜之局成究竟 [illegible] 下人才日就消沮則偏黨 [illegible] 之人外於其心害於其政此故君子之與人同雖寀合亦周小人察其同已則流之變亦比」

學而不思則罔章

攻乎異端章 語類曰佛氏最有精微動得人本朝各處好人無不道他、李文靖王文正劉上蔡楊龜山游

先生諸人」

由誨女知之乎章 [illegible] 曰子路謂其行之好勇而果決子思其有不明而行之勇也 [illegible] 以不知爲知。故其而犯之義○ [illegible] 由此便是真知。至由此而下又有可知之理 [illegible] 神意矣雖存疑謂爲見 [illegible] 解終不若老學用自欺一解更爲嫉切○其用勝日講章謂子路以不知爲知實非不知非曉得不知而飾爲知之此却與 [illegible] 好勇之賢乍有所見。未到太過處一層謂其便是自欺故朱子引在名一語但以孔子爲迂却亦知處也不知了正得最明子路當不知孔子之不迂其 [illegible] 名不能正太爲致且諭理 [illegible] 章之 [illegible] 飾 [illegible] 者不肯之自欺強以爲

知學者之自欺自欺亦有粗細之分然總爲自欺則於 [illegible] 進○陳明卿人全 [illegible] 知真淺淺說」

子張學干祿章 [illegible]

[illegible]

愚按有朱子此言可悟用字淺深之法」

何爲則民服章 徐氏集說曰民之服不服凡祇舉錯合人心不合人心定說未使說列舉其利被其害上○幾

子曰舉直錯諸枉章　錯衆枉者衆以爲措用他官也今休甫以貪擬
姑賢爲枉仕安在以臨學做氣爲枉」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章　語類曰孝是以身率之慈
是以恩結之與大學慈字專主父子者不同」
子奚不爲政章
人而無信章　無信亦有一種有奸狡而無信者有鄙淺
有質信者」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章　語類曰所因之禮是天做的爲
理不可易所損益之禮是人做的故隨時更變　一統
之統但月一統日統者不止謂大總大之一本也建子之
月爲天統以天之陽氣始生建丑爲地統以物有地中
合資萌芽建寅爲人統以物出於地人功當須修習」

論語講義困勉錄卷二　論語上

非其鬼而祭之章　語類曰古人宍居當於室中開一竅
以通明謂之中霤今人以中堂名祭中霤亦土地之神
之外」

論語講義困勉錄卷三

八佾第三

孔子謂季氏章

三家者以雍徹章　語類問范氏以成王賜伯禽以天子禮
樂祀周公於太廟非使伯禽亦得以用之也不
知伯禽用之與成王不當賜伯禽不當受曰然范先
生說得大抵言語寬」

人而不仁如禮何章　語類曰此仁是指全體而言不是
指惻隱又曰程子云仁者天下之正理　或問程子只是
大概如義亦可謂天下之正理禮亦可謂天下之正理
須說仁是本心之全德如何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
者此說卻是緊要○又曰心既不仁便是都不耐了如

論語講義困勉錄卷三　論語上

人身都麻木都不醒了自是與禮樂不相干事所以孟
子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只是一个求放
心更無別工夫或問初求放心時須是執持在此不可
令他放了也不用擒捉他只是要常在這裏」

林放問禮之本章

夷狄之有君章

季氏旅於泰山章

君子無所爭章　須於是非可否中見君子之無爭方不
是和光同塵之學於得失榮辱間見君子之無爭方不
是鄉原取與之術後一層是緊也揖讓而升下正急前一
層是首句補急須看申而七十　○金仲曰漢唐宋明季
世寡人之禍皆起於爭然禮義廉恥賴諸君子力持不

隊後世是非與義利不分，利勢趨炎，無所不為。求其一語之訓，利害曲直而不可得。有同知忘貪利欲而托名無争者，負鄙夫之見矣。」

巧笑倩兮章　滄柱曰：巧笑二句，詩中之賦。素絢一句，詩中之比。故子以如素地而加采色，原就絢事取義。夫子絢上後素，此解詩詞類文，六夫子不必就詩詩詩。○刀蒙吉曰：首節以一言蔽之，引起逸詩也，則七一句非前風明矣。○熊伯甘曰：素以為絢，言質素好了，便可當敬文飾。子夏意只打素與絢，故問之。○晚村曰：禮學為後者設此。何足與魏詩說之言，依他說只成禮外禮為非禮後矣。子夏因夫子一个後字，悟到有本有文，自然之理，未嘗以禮為忠信之薄也。○又云是悟道理如此。不是悟禮。○晚村評此章妙矣，然得無又為六經皆我註腳者添一助乎？（戊十月十八日）○刀蒙吉曰此章解得不好便是障。｜　派乎問」

夏禮吾能言之章　熊伯甘曰：子欲徵禮二代，正欲考周家監古之精意。○滄柱曰：斗今反古固不可，為而講述往代典文亦儒者分內事，若謂生周之世不當議夏商，然則生於宋者亦不得議及漢唐事，而通志通考等書亦將目為違制耶」

禘自既灌而往者章　周慇若曰：成王賜而伯禽受，皆魯禮也，非周禮也。魯禘亦何嘗用四代之祀而只無虞氏之祀，特用四代之首而首無虞氏之禘，特用白牡而等於[illegible]不只特制而降乎后稷，乎惠公得請於[illegible]魯遂僭然用焉，前矣且前乎此者，不過曰禘周公耳，浸假而禘群公，禘僖公，禘武宮，禘襄宮矣。子曰：禘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是言也，為惠公以後言之，非為惠公以前言之也」

或問禘之說章　語類：問人之死也，不知魂魄便散否？曰：固是散。又問：子孫祭祀，却有感格者，如何？曰：畢竟子孫是祖先之氣，他氣雖散，他根卻在這裏，盡其誠敬，則亦能呼召得他聚。

祭如在章　范氏有其誠一段，想理內相並。按陳氏一條解得極好。」

與其媚於奧章

周監於二代章　周錦觀云：此言周之禮制，損益夏商而成，故郁郁然有文采可觀。蒙引：此說若單作贊歎周文，便是只以郁郁作郁郁乎文。○秦始監周弱而發封建之[illegible]，當不代而變遷者，此皆不善監者○監字有進退制裁之力，無論不過亦之失，周監節不是但贊周之盛，是推原其所以盛處，著眼在監字上（丁巳九月滄柱曰：郁郁文盛，是贊其禮制盡善，此文字乃是活字，時文與忠質對，只謂周家尚文以致治，却非泥言。又曰：郁郁何須說質，非形容不宜將字面來說。○古周晦曰：此與中庸為下不倍意不同，不[illegible]說從周者只說遵時王之制，此節重在周時禮制之盛耳。○刀蒙云小人之從周也，遂其流而子之從周也，溯其源。○又周之盛不關氣數，此最是。大全辨曰

按先王制作禮與氣數相終始其間變化推移却自有不爲氣數所拘處其氣數世運使人備不可謂其氣數極盛多之前後聖人同歸之可爲多術例而聖人制作有[illegible]之變應有損人之政務何使隨氣數不極盛雖有聖人損益亦必[illegible]知之何以爲後世損益所謂氣數者籍口猶輔氏見不及此說可謂此是此等非也

子入太廟章 鄹知亦問所謂假言其實以爲吉而曰孰謂之事則有可有聖人亦有不知者

射不主皮章 主皮章若逆知後世之尚武則射宜若逆知後世之尚刑禮樂征伐章若逆知後世之陵替遂[illegible]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章 子貢惜費之意亦不是無關係處此羊也但之有司必孤之自然其間皆史之家來官[illegible]不緊要乎民關子貢去之亦自有識見 [illegible]

事君盡禮章

定公問君使臣章 [illegible]曰孔子對定公問在可隱擬於陽貨之日當此公孔子君不君臣不臣之後當君以禮公爲容倍以中了爲忠〇按以禮以忠只是文[illegible]道〇皆用曰禮忠 宰人多累去相之句不獨後[illegible]儀制之[illegible]分之忠其忠只是假深而[illegible]而貴忠亦只知家[illegible]也[illegible]相適處方是[illegible]忠之實方是禮忠之盡〇又曰人知父子是天性不知君臣亦是

天性不足假令三代以後君臣都忘却天字君以爲性我之所欲爲臣以爲生殺用賞爲君所制不得不然於是尊君卑臣相去懸絕故其治也以威力相攝及其不能攝也則篡弑隨之而成个私心自利世界與天字隔絕故朱子於各欲自盡上又加理之當然四字若不添此四字便嘉然各欲自盡只成本心之學自以爲盡而實多未盡自知良知家之道只坐不知天也〇[illegible]目此以以三家僭竊之事從其初而其義孔子告哀公也明白晁說大臣

關雎樂而不淫章 詩難詩鑿說鄭漁仲單主音節證亦偏

哀公問社於宰我章 按或曰后或言人字我特言爲[illegible]以爲解此如春秋書人書爵之例以此推尊夏正殷湯武也況此書爲問社而發初非與哀公尚論帝王安得發處起見而謂有所節縮乎標正大子學者之問曰夏后氏殯於東階殷人殯於兩楹周人殯於西階此與宰予稱后稱人何異然習者未聞以國號源流立論而有後必謂指避故稱后湯武征伐故稱人但其穿鑿附會之甚曰問其言亦有不可通者如曰夏后所以別於帝然湯武亦王也宜與禹同

管仲之器小哉章 楊龜山曰令人只爲見管仲有一匡之業故其成不知孔孟有爲規模自別見得孔孟作用處則管仲自小曰孔孟如何曰必也以大保以上治內不[illegible]以下治外〇器小二字大有[illegible]管仲一生

心術了與氏終身為言仲不為今當不此○則如管仲之才使孔子得志行乎天下還用之否曰管仲而才自不應廢但他綱法度不出自他得自用也曰有不使他自為者不肯退避聽如何曰如此則聖人處之不問其才」

子謂魯太師樂曰章 雙峯饒氏曰此章以樂教學者知樂說情不得又翻不得○夫子之聘說之者教不[illegible]鐘之律未見其後來播之類其清濁高下九寸之分其議只在緩急輕重之間高下清濁之際則到其子而已。」

儀封人請見章 饒伯甘曰若一見之頃便識夫子老於[illegible]此[illegible]有數存人者主宰之天不言氣數之天。

子謂韶章 語類曰[illegible]武不同正如孟子言伯夷伊尹之於孔子不同命處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是則同也。舜武同異正如此○此條大全有。

居上不寬章

論語講義困勉錄卷二

里仁第四

里仁為美章

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章 語類問安仁者非顏之未動既發皆無私否曰安仁者利仁固是審於[illegible]發竟是[illegible]於未發者[illegible]若未發時自有不得工夫來[illegible]之[illegible]於[illegible]人一也○[illegible]此條[illegible]如此中[illegible]有以又[illegible]致中工夫[illegible]安仁[illegible]了動容周旋[illegible]利仁如行法以俟命而今做工夫且須利仁○[illegible]安仁者非顏閔以上不知此味到顏閔地位知得此味猶未到安處也○[illegible]曰原不重德之淺深上[illegible]與不可久處約樂者相反應耳蓋不可久處約則是

[illegible]仁者[illegible]人不安其仁而無適不然利於仁而不易所守乃先點字而後發本有我意或把安仁利仁[illegible]安仁利仁以其德之[illegible]仁知者之所以為仁知處。[illegible]此條語類中如此類者甚多。

惟仁者能好人章 [illegible]只[illegible]仁者對說小仁而[illegible]

苟志於仁矣章

富與貴章 語類曰不處不去此一節且說个粗底方是个君子皮殼裏面更多有事在然先會從這事方始能不去其仁既把得定然後存養之功自此漸漸加密如

孟子義利之閒。須從閒字上看。何孟子之言明決。孔
子之言詳緩。學者須就這上著力。今學者都不濟事者
累累有此利害。便一齊放倒了。某常向朋友說。須是就
這上立得腳。住方是離得泥水。若不如此。則是在泥裏
行。才要出又陷在泥裏去。論說什道理也沒安頓處。如
大學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毋自欺有多少事。他卻
只就小人閒居爲不善。見君子而后厭然處說。先要人
了這个。蓋不切則泛無所緣。不殊則雜無所措。○論語
日自家雖去之去大體處。頗去之大上[illegible]此章只是
去緣。又曰。如孔子言此。便是自言居處說到那去次
顛沛。如孟子說義重於生處。那又說甚處有打得過時。
如閒居時。那有照管不到處。○用斯日。今日自家學者。
先問其出處如何。取與卻何便已不論。此更何消論也。
若過有餘了大節。則臨出處取與之義。又不足言矣。

我未見好仁者章　語類曰。好仁者須曾未易言。惡不仁。
惡是齊方始當得。○又曰。好仁惡不仁。皆利仁者之事。
○又曰。須了明道是好仁底了。伊川是惡不仁底。東節過
伊川是好仁惡不仁。○又曰。伯夷是惡不仁。柳下惠
是好仁。○語類問此只是利仁事。然上蔡云。利仁未有
此名見未有得。如何人謂之成德。曰若無見好仁惡不
仁人。已足人誤好了。只是未嘗做得。○用斯曰。必
實實無以尚。不使加力用行好惡之力。蓋即大學傳云
其是由未必得。只此是也。所謂成德。亦是指用力之言。
不是稍他自然如此。與下節用力分別也。○一日腹從

前之急。一日作終身之氣。○[illegible]之於[illegible]之際。
皆是力不足。○汪[illegible]指凡[illegible]日中三節有
作一項人。此輔氏之說。誠之也。聖人語氣自是渾然。然
意有節是寀爲用力於仁者說一樣了。下兩節只是反
復以致其勸惜也。註云成德何必專指自然者言之。反
其成功則一也。但尚不使加於其用力而力足者乎。
○又曰。聖人何嘗輕易道个字。如此節成德與歸
物皆備是反身而誠者。以自然而行者。只是□一个地
位。與人作標榜。什彼然而令者。猶不可謂之好仁惡
不仁。況身而誠者耶。殊紛從傳聞失之矣。況又誤而傳
之乎。

人之過也章　語類曰。說過知仁之仁。只是就仁之上說。
故程先生升先生許其將博愛忍字說。便見只是慈
愛的仁。今只管逼向裏說求。不知此仁字較淺。○又
曰。此也只是論仁。論人。則當云君子過於公於廉
於厚。小人過於私於貪於薄。此是因人而發。○又曰非
是專要在過上看。不過爲語人亦可以知仁體。論與人
同過。言說相人公。只○他不過各有所偏。既求
得一人過。觀過知仁。亦須觀過之得。論如其人之有
仁。程子此說。未自明白。○輔氏謂當看仁小
人謂仁涉刊。何當輸作了　工夫多在之○乙
那是先附說過。只說到其未分之先。輔氏人於生
中而後可辨其過。於　曰說在其黨既分之後。辨其過
於　曰則可定其人於仁中。

朝聞道章　吾錫曰此聞是知得創信得及不只是聽人之說聞見動容周旋中禮行法俟命否曰這是兩項動容中禮是聖人事聞道不足以言之行法俟命是見得了立定做聞伊川云得之於心是爲有得不待勉強學者須當勉強是如何曰這又與上別這不待勉強又不是不勉而中只是見得通透做得順便如所云集循理○饒氏曰便謂者百年以外亦須死便作中書今二十四者亦須去如何不預先打點使臨時勞慌邪

士志於道章

君子之於天下也章　君子之於天下無適無莫偏執之心不可有而察理之心不可無蓋因天下之自然而未嘗任天下之所[illegible]故此節將文謂君子以無心應天下及以天下還

天下但屬虛話○上節專就只一個當處多則數字理起觀理起與何處成可救者而全從細着落與反覆形○是按乎此數句最好人知道莫之爲偏執不知適莫之爲偏移故且義是守經不是行權○宋劉肇云天下有人之論有妄當論故衆於無莫之論有是有吏法於於以身之論論各以上無歸隱怨故此一論適莫內皆有○論往日義之與比是有工夫在時文謂不必凡義而義無不合那是聖人從心所欲不踰矩境界許身君子地位○按此題亦有非見其實而後視之說然與時文意思不同○用明曰無可無不可見以上之必流於佛老之猖狂中引明氏說日見此道但適莫下自當有　此扶揆祥而通說好當提高不用過文爲

妙有所不解無他猶是中而起之分也

君子懷德章　用明曰懷與喻不同喻是知條下事懷是意條下事喻是分曉精深懷是起心發念在此

放於利而行章

能以禮讓爲國乎章　清貴齊曰讓字自當從禮字轉出時文有看入讓字者恐無着落

不患無位章

參乎吾道一以貫之章　大全一貫章朱子曰一是一心貫是萬事看甚事來聖人只是這一心應去只此一心之理盡貫衆理○東陽許氏曰一理貫萬事固是說事物雖衆只是一个道理此言吾道一以貫之是就聖人應事處說須要體認得聖人之心全是理行出全是道知此

方是吾道一以貫之者只說萬理一原那只論忠恕與此章意不相似○蒙類曰以貫之只是萬事一理伊川謂一以貫之亦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未十分明○讀諸類朱子一貫章朱子亦只一以貫固是以心之照萬物而不遺則心字亦不妨然細思是心與理一之心○用明曰時文於一貫忠恕多說一心字了之非中庸一理之應曲當當是解貫不是一心字可了也若一心字可了則一貫忠恕都屬虛名原無分別矣此正儒釋本大不心分別處○所謂一者未嘗非心然非釋氏本心之心未嘗非理然非甘泉隨處體認天理之理是不一是從貫處稍斂來是極實底不是空虛底一底工夫離不得貫忠底工夫離不得如孩子[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以易簡法門

是必有他眞實工夫得了不得乎○又曰其實有何大目
多一多見之擇識求此一也必從心處之萬物在此一
也自心學以來看之一尙有也派別得之處自從心以
流看之一已在融通浹洽之境○語類曰曾子於貫處
已是曾大子以隱處點之○又曰曾子是理會得川流
處方見得後化處耳○又曰曾子都將說與了我自其
見本實若他人則亂殺有未曾又見得、得此因之亦
細微節目○朱子又集注大註之說是其言曾子之學
全在乎誠身其於聖人之日用處若有服習之蓋已深得
惟未知聞此以見大道之全體雖不免疑其有二也然
用力之久亦將自得矣故夫子以一貫之理告之蓋當
其可也曾子於是服膺其言而出以之所從事者處

見道之全體變化爲殊而所以貫之者未嘗不一也
此其自得之深宜不可以各語矣然門人有問而以忠
恕告之者蓋夫子之道不離乎日用之間自其盡己
而言則謂之忠自其及物而言則謂之恕本末上下皆
所以爲一貫惟下學而上達者則知其未嘗有二也夫
子所以告曾子曾子所以告門人豈有異旨哉○蔡引
日用之間事物之來而力行之未嘗不以心也而日應理
於事而與之斷判而物而心與之一理渾然而
泛應曲當是賢亦不容不着實而日收理於心曰與道
爲一時也心與理隨也○此說其日本唯之所曾子從
萬殊處逐一求之既唯之後曾子從一本處理會然則從
夫人本曾子曰所謂一本一物不離乎萬殊曾子精察

力行漸至私去理純亦能忍取本體矣故夫子片言提
醒遂應機立喻若不用積累工夫亦無頓悟之理然在
學者用功先在一本處用力乎抑從萬殊處用力乎曰
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不可離而爲二也以聖人言之敦
化而川流淵泉而時出一貫固不待言矣在學者身上
必無遺事守心之法當其物未交存養此心之靈常有
覺者是以爲萬事之根而本一以於無也及其應事接
列使各之應酬不亂者道如其自然之體而本心常存於
迹也苟離事求心而日存心卽墮於便明可以物來而
照則是離卻日用動靜而欲操練此心其弊必至專內
遺外而失之空寂矣故知夫子此言正欲曾子於應事
處識取本體特有深契於其端而甘泉湛氏所謂

隨處體認天理者亦卽所以求至於一貫也○按此條
亦有拈出曾子既省之後恐亦只是就萬殊處理會耳極
事事處取本體恐不免朱子疑心說所譏○語類曰曾
子一貫是從事上做得到及聞夫子之言乃知只是
一心只實心所爲○又曰忠是一心上恕則貫乎事物
之間○又曰忠是體恕是用只是一个物事如日是體
光照處便是用○又曰先生以子向自己是忠及至物上
了向外是恕○又曰中庸說忠恕違道不遠是下學上
達之義○又曰中心爲忠如心爲恕此語見周禮疏○
又曰程子以忠爲天道恕爲人道人人之別但以體用
之殊耳○又曰程子言忠者天道恕者人道不是中庸
所謂天道人道人本便是天道違道便是人道違不不

□是恕○又曰忠是未感而存諸中者所以謂之天
道恕是已感而見諸事物者所以謂之人道○又曰大抵
曰一貫便了言忠恕○恕者人從下說來了一理一分
殊○又問忠恕一理却似於中有一般曰和是已中節
了恕是方施出○又曰此恕自心而言之爲人而不
忠是忠主事而言也有心言者言一心之流於事者
者主於事而已○又問枝葉便是恕否曰枝葉不是恕
生氣流注貫枝葉底是恕信是枝葉又生氣底便是恕
界半路來往底○又曰恕字難曰如古人云不廢困窮
不虐無告自非大無道之君孰肯廢虐之者然心力用
不到那上便是自家廢虐之須是聖人方會無處不到
○又曰曾子已前是一物格一物知至到忠恕時是無一

物不格○無一知不至○胡伯量曰是個一那在其中見
吾儒之學必合內外各不偏[illegible]一切歸
仁者忠恕與仁恕只隔一隔 仁者是下手與到手
之分不隔一隔者乃所了後不外入手之路○晚付曰
正理正是 个理○到各人身上便有許多道理都仍只
是一个道理○所以一貫亦正是不同也譬之傷寒其只
此寒但受寒之人有虛有實有陰有陽所以證候不同
而方法亦別到得寒邪散盡元氣復還原只是一箇傷
寒道理若說定一法以治傷寒未有不敗矣○此條是
論一貫忠恕之不同○晚付又曰朱子云忠是一恕是
貫此是分開說其實恕也只是一故又云忠在心恕
在事物之間只是一个一分看便各有一个一恕是忠

[illegible]以貫之也不所以○亦自分明若說以忠貼一貫
恕貼貫又生枝節矣忠是一處 恕是推處一更覺明
白○晚付之病在此條○一分合[illegible]中和貫中
一大小一貫各自一件合而言之中和是體用即大即一
有曰道理貫即本即貫○兩中庸和行大爲一章都似

[illegible]
君子喻於義章
見賢思齊焉章 勿菴若曰克己而後能知人否則私
心也把眼賢否倒錯亦奚以見爲哉
事父母幾諫章
父母在章 胡伯量曰范文正公在日忠宣公不肯違仕
知[illegible]又曰[illegible]中正是此意

父母之年章
古者言之不出章 胡伯量曰若不當而後恥則出已
[illegible]
以約失之者鮮章 胡伯量曰[illegible]之治要之治齊便是
[illegible]不敢用明
[illegible]如此便多事○晚付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晚付論約[illegible]
君子欲訥於言章
德不孤章 胡[illegible]不孤而行不孤凡事不必有
[illegible]

此節總貫曰若德不是孤的人也則只須有君子亦衛有小人凡爲君子之志不必爲君子之力不孤都是有行是德是孤的人了急須[illegible]定心之竅如何見得不孤天下便無肯的人、[illegible]是怎樣做人此心一心向動所爲淸夜自思未甘之[illegible]賢不足開居獨所不含見君子而[illegible]不自欺了此處就見得不孤○湯蒙吉曰必有鄰如家之有鄰守望相助如國之有鄰各隣相依也漆雕謂當世不可遇[illegible]揚所謂後世必有子雲豈非德不是而亦爲之說乎

事君數章

公冶長第五

子謂公冶長章　熊伯甘曰天下使捷有聲之人敢是快世而嗷嗷偏急之人[illegible]此章[illegible]夫子擇壻之說把來做个爲人處世[illegible]爲孔門匠衡論人下位後節可爲假副發及、[illegible]人下位○倉[illegible]曰、往時讀論謂此章是衡兩賢品行非[illegible]而取者負所見也夫婦人倫之首聖人[illegible]取人[illegible]姻之決○湯蒙吉曰婚姻之道可知[illegible]之道亦從可知矣

子謂子賤章

賜也何如章、此題不必抑子貢。謂琢磨不如樸實。學器字原是聖門所最重。

雍也仁而不佞章　徐註[illegible]於事中之給

子使漆雕開仕章　熊伯甘曰子有經術宜辟當官功過相信泥古不可師心不可○徐位[illegible]曰[illegible]純盆虛聲今而偏執己見一則無可自信一則果於自信○王前溪曰何文以爲大局[illegible]只今議定方謂信字以經緯濟務[illegible]未能[illegible]有[illegible]然。王中四

道不行章　乘桴浮於海章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章　陳非國文謂三子之才亦從仁出但日月至焉未能純乎仁耳○[illegible]村曰仁只純乎天理[illegible]毫私心之謂三子未必無一二節近仁處然謂之無一毫私心則不能朱子論漢文帝唐太宗功業不

雖當三代亦是此意乃知此章不是抑人才正要今人識得个仁字時文每以仁才兩講或反重才一邊皆謬也

女與回也孰愈章　晚村云聖門以聞知為限舍此更無教外別傳時多云師以聞詮悟以知命皆非不明者耶只要用字貫活之際不覺隱然有个兩來大意在裏頭說○按此亦不必然學問尚有行一邊

宰予晝寢章

吾未見剛者章　欲危於人心惟剛足以閑之道微於道心惟剛足以扶之此夫子思剛意也○晚村曰夫子笑然一概必有指歸而若然難測所以來或人之對或人只就申棖之氣息有似乎剛其所謂慾有條誠者故

夫子譏之若說淺皆慾或人豈得昧至此故程子下悻情自好此即謂慾亦此意也慾之非剛是就根而論未可以盡剛之理孟夫子未見之意○成愚曰理不足以御氣則氣有時而屈慾之非剛易知也氣不足以滅理則理亦有時而屈慾之不剛難知也○顧治戊戌李培初曰即無慾不得謂之剛乎○愚謂不能克己則氣餒而不剛克己而不能復禮則氣仍餒而不剛○他云剛者無慾而不為外物所撓如剛刀不雜鉛則切物而鋒自不損有慾者不能剛則易為外物所屈折如鉛刀無剛性則觸物而鋒便挫屈矣故人會頭氏謂剛是不屈於物非不屈於慾猶剛刀不屈於物非不屈於鉛也愚曰最明理足以勝私氣足以配道義者吾心

天德之剛也即孟子所謂至剛而本大且者有此剛則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矣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章

夫子之文章章　晚村曰子貢亦就兩箇字使不止是兩種門户又只淺看不過是初學常行規日課相似有何可疑耶○張伯行曰道字比命字較不同較又先一層見天之所以為天也命字却有天人相與之際

子路有聞章

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章

子謂子產章　按孔月林云恭是不以富貴驕人不以賢知先人恐不專于容說愚謂于容說亦包得上二意

晏平仲善與人交章　張楊園曰今人對朋友時有一番謙

和謙虛之氣其人必有學問若其器識淺薄雖終日自云不肯自有忘形之交此最不難在合焉能為有無哉

臧文仲居蔡章

令尹子文章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章

甯武子邦有道則知章　李未堪延曰上榮鎮莊有從王之志而無其才欲大事作有先驅之功而無其德周穆有貿有役幣之勢而無其忠○張伯行曰知忠字如從世態人情上論或以藏機用術為武子之愚不知武子明明張膽使自然當其精忠負一念至明主而靖國難何嘗乎遜日假混世態且以此為不可及却把成敗論人了

子在陳曰章　熊伯甘曰：狂簡二字俱好字面。索引滿
由之毖章曰：知仁知義，做得成就，片段處斷門是然成
章，名且大高明之氣概，不於義精仁熟，自於今[illegible]而適
乎大中至正之歸，此精微之奧，所謂學也。淺說又將狂
簡人字俱兼知行說，合觀之，并此章亦明矣。狂字單
以[illegible]得容於中，狂簡對言，則狂是志大，簡是容於事
狂簡一輩，就在聖門則必[illegible]狷者之風，有[illegible]之
氣，服先王之禮，不[illegible]委曲[illegible]之文，日常亦不當有
其[illegible]仁義，崇尚虛無之風，其於君臣父子人綱人法，必
不敢越，只是志趣高明而細節多疏漏耳，裁之之法，無
他，只是仍教之博文約禮而已。[illegible]
簡[illegible]文[illegible]

伯夷叔齊章

孰謂微生高直章　摘訓曰：只乞醯便不直了，不必說或
人病人兩下俱瞞，方是不直。夫子不是試從小是處
明直道當與鄰家兩看。門後高自以爲之所有與
之術者悅人之心，亦是曲意承氣象而不得不直。[illegible]
巧言令色章　摘訓曰：恥者恥其事而不爲也。上是立好
上是假的，總是肯心不直。小計險而傾危，[illegible]
動好險之具，俱推說太深，又不止立心不直了。
顏淵季路侍章　庚戌錢世熙曰：[illegible]人[illegible]志其善
無勞人將沒其勞者，以無[illegible]不
伐則美將益高，不施則勞斯[illegible]人而[illegible]伐[illegible]收[illegible]
之用也。所謂曰老者安之，何之[illegible]於[illegible]人且

氣象由耳。天地氣象亦不離篤難作大，日中自流大
語不得。焦弱侯以二子有所待，夫子無所假，爲賢聖
之別，過矣。不然者，二子所言，只是克己之事；夫子則引
不但當克己，而當實爲有功天地之人，有功生民之事。
[illegible]
如其分所應得，將我之往而予以[illegible]所當然，[illegible]
人不但要有功天地，有裨斯民，只是要[illegible]恰好[illegible]
無元祐之迹，爲紛更，只是難得恰好所謂[illegible]少[illegible]不
過是恰好，所謂天地氣象亦不過是恰好[illegible]
已矣乎章　譚梁生曰：顏子不貳過，子路人告之以有過
則喜，聖門賢弟其人大了，此數篇顏路兩事，季路結纓
以後[illegible]。幾亭曰：此事無不有，而今後一端，知[illegible]大

軍中夜驚，且當下據不動，此是見名必取的實措。更
牛作瘍當人坐以而定此等不爲事也，然而此何以
設交[illegible]聞[illegible]必有[illegible]人心知之矣。道明日亦
不聞別有[illegible]使[illegible]然[illegible]又[illegible]得[illegible]精於兵哉。彼
日雖不[illegible]必於[illegible]漏之[illegible]當[illegible]使後此不復致
夜驚，乃爲能。即今以見前後者也。
十室之邑章　曾[illegible]講好學[illegible]忠信之德說。[illegible]
本[illegible]有[illegible]守其忠信之[illegible]克其忠信之[illegible]
忠信人不學，使要做出許多[illegible]不[illegible]人面上
上

論語講義續困勉錄卷[illegible]

雍也第六

雍也可使南面章　[illegible]仲弓可使南面[illegible]務在實政

事也○問子桑　南面可以[illegible]有不容不簡者亦

有不容過簡者[illegible]有餘然其[illegible]足以致人下

之歸文質[illegible]人取之[illegible]用義利章○

深取之也大抵[illegible]人以[illegible]賢人以[illegible]人[illegible]用允氏

日[illegible]人[illegible]文久[illegible]之[illegible]人了[illegible]深取

○愚按深[illegible]用[illegible]行[illegible]所行自簡程子之

說最為[illegible]人而[illegible]簡完而[illegible]始無

瞭矣○[illegible]太簡[illegible]有[illegible]安得不[illegible]民服事者

必不能[illegible]○[illegible]日[illegible]政之[illegible]天下[illegible]文就質

今[illegible]不簡使[illegible]而[illegible]析木之

[illegible]簡其[illegible]而[illegible]好為簡便以容

[illegible]老[illegible]人於[illegible]簡者不得不受其過

○[illegible]有[illegible]簡[illegible]有[illegible]簡[illegible]人自不同○雍之言

然[illegible]可與太簡之[illegible]而然之存疑亦無乃太簡

之[illegible]可[illegible]簡之[illegible]山[illegible]其[illegible]是矣乃說約及

仇滄柱[illegible]有疑之說殊[illegible]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章　方怒之時當如水之[illegible]中

行而[illegible]　[illegible]

即不遷之意[illegible]　○[illegible]

是以怒於[illegible]而[illegible]於[illegible]形[illegible]

之[illegible]以[illegible]於[illegible]不移於[illegible]怒[illegible]

射[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不[illegible]而[illegible]為學者

地[illegible]也

子華使於齊章

犁牛之子章

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章　[illegible]三月不違已到無

欲之地[illegible]亦能[illegible]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章　[illegible]人[illegible]

[illegible]又[illegible]不[illegible]人[illegible]細

[illegible]○[illegible]仲[illegible]以[illegible]不[illegible]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章　[illegible]閔子在季桓子時

當為費宰[illegible]家[illegible]是[illegible]費[illegible]事此季康子時復使為

費宰是大子[illegible]後事

伯牛有疾章

賢哉回也章　[illegible]道[illegible]之[illegible]未[illegible]達上任性

天[illegible]而不能[illegible]其大

[illegible]而不[illegible]○愚按[illegible]是

守[illegible]不可[illegible]外又有安命[illegible]○

[illegible]不[illegible]而道有道之所存樂之

[illegible]

非不說子之道章

女為君子儒章　[illegible]不

[illegible]使[illegible]人[illegible]之[illegible]人於

小人之儒[illegible]子游[illegible]子[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又不及

子游子夏却又質子張是說大話而無實○又曰子游
也有些智氣象如與子夏言本之則無可是大子也見
得這人是曠濶底又[illegible]以不敢[illegible]又如
說事君數斯辱與朋友[illegible]而亦見得不要如此君
切

子游爲武城宰章　饒氏曰第五篇是說得人爲守令爲
三公黃霸爲相不及治郡以其[illegible]才能而長在
治事不在知人故也孝宣以治行取郡守則爲相下如
爲郡孝明以得人取第五倫則爲相過於治郡子游得
滅明則武城之治光於千古○大全邑宰氏曰大學
衍義云子游以一邑宰其取人猶若是等而上之宰相
爲天子擇百僚人主爲天下擇宰相必以是觀爲可也

故丁[illegible]之論命相叙下[illegible]官宰不知名之人而可焉
况[illegible]取[illegible]必[illegible]然後[illegible]方
[illegible]人之[illegible]而[illegible]之風[illegible]○[illegible]氏曰[illegible]
[illegible]獨絕理知江陵[illegible]
不[illegible]爲[illegible]太守[illegible]內[illegible]
[illegible]不阿不獨[illegible]不[illegible]
[illegible]爲大理[illegible]
[illegible]不失爲滅明而文定[illegible]
亦[illegible]子游之意
之反不伐章　語類曰不伐便是孟[illegible]不行○摘訓曰
策其馬正見是[illegible]不進而策之使進意
不有祝鮀之佞章

莫能出不由戶章　道不可不由今道更無可由此是正
意道不難由此是旁意尚爲[illegible]上方意說倪
遇蒙求說却又以正意作旁意[illegible]○
吳寳舟曰由道而出則於寂安者於兄弟以御於家邦
極之無所不達

質勝文則野章　謂文質皆可損益者慶源輔氏之說也
謂文可損益質無損益但當損史之有餘補野之不足
者新安陳氏之說也案引存疑但從輔氏○丙辰作以
[illegible]曰質勝者安於簡略其始小節闕略之不修其後乃
坊本廢馳之日眩文勝者務自修飾其初以外役應明
而滋其天性其弊乃內多虛詐而匿其由來○刁蒙吉
曰野則莽如子路行行之類是也史則[illegible]如子張堂堂

之類是也○錢[illegible]史只是無累習俗君子只是
[illegible]○[illegible]文質乃就學者身
上說[illegible]以爲之成德之君
子今[illegible]文爲上去則便陷
之[illegible]之人

人之[illegible]章　語類曰[illegible]人卽使自有怵惕之
心[illegible]是不有那不當爲之
理若是內交要譽便是不直○又曰若見孺子入井不
惻隱見可羞惡而不羞惡便是枉了這道理這便是罔
之又曰其粗至於以鹿爲馬也是不直只細推至於一
念之不實惡惡不如惡惡臭好好不如好好色也是不
直○朋[illegible]曰[illegible]實也[illegible]中庸之誠[illegible]也之[illegible]

自非繫於氣化質而爲則紛擾動靜無非自也○仇云天命之性賦此而也率性之道顯此而也大道之一誠直貫終始也人心之四端而當發見也持守之擴充之則造聖賢見天地不失其而乃不失其生」

知之者章　吾斯明道曰爲信好學未知自得之樂○滄柱曰斯之字照注當貼道說將文或貼學或貼理混雜不清須認定道字」

中人以上章　語類曰正如告顏淵以克己復禮告仲弓以持敬行恕告司馬牛以言之訒蓋爲剛健者自是一樣恭默和順者自是一樣有病痛者自是一樣皆因其所及而語之也○語類問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是使之下學而未可語以上達否曰如此則下學上達分

而爲二事矣見上注亦如何說得與他須是他自達此章只是說智識不明會得此義理者語之無益耳

樊遲問知章　蒙引曰本文上段無知者下段有仁者亦互言以見意耳故語中雖標出知者仁者說作者於上段云不必言知者於下段云可當語仁者不合語氣○又曰民義皆人道也或將民字看作黎民百姓者非也○陳介石曰敬遠非是窮理格物知鬼神之情狀始得不可瀆褻既知彼又知此非偏知彼不知此也○又曰遠者視爲不可瀆不可償正所以遠之□□知曰經德不回非以干祿是純乎先難後獲先得仁底人行法俟命是先難後獲見求仁底人○滄柱曰事之所難如主敬行恕克己復禮與夫盡心知性存心養

性進德修業者皆是非以此之所難而之所包者也○程子專指克己特就其最要者言耳何必又帶指克己者因不如槩言之爲備○用剛曰此言未是以語知仁是指樊遲子做知仁工夫處而知仁之理體則未嘗不偏語中因遲之失而告之耳謂此也說可謂章氣象分寸將文下此太過著淺矣○愚按此章當與由知女乎一章○仇滄柱曰此章者其說有二或云爲知仁之名不如求知仁之實是從章內兩句看取義究竟不本章無辨名實之意其誤一也或以民義之當知對鬼神之不當知乃是錯會注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一句耳夫敬之者知其當爲也遠之者知其不必爲也而以鬼神爲不當知則可言所謂不可知者指幽昧之類言非以

鬼神爲不可知也其誤二也先難二字朱子集註明與上樊遲謝氏之說不同朱子指爲事之所難用功而任先字謝氏指心之不易爲難帶緊反在難字用功在先字則與後字相應矣　意、言、行處是計其效與利之意將先難字則與獲字相應都是前此難而後求獲反與樊遲問語欠之心矣故先難字就心上說者其誤三也○朱子語類人做鬼神而遠之人且理會合當理會底事且理會未得底且把向一邊待日用常行處理會得透則鬼神之理將自見得乃所以爲知也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意亦如此見卷三○按此則滄柱所論第二誤不是○又按語類二十二卷云如今人信事浮屠以求福利便是不能遠則仇說仍是

知者樂水章　語類曰、看這水則閑流處如何、到急處時如何、到曲折處如何、地有不同而水隨之以為進退、必至於達而後已。此可見知者之事。處仁者樂山、亦以此推之。○語類又曰、知動靜之說、與陰陽動靜之說、須看得是[illegible]陰陽動陰靜、各有得理、又須了。○大抵看理只到這處便休、又須得走過那邊看、便不是了。若必欲以配陰陽、則仁配春主發生、故配陽動、知配冬、主伏藏、故配陰靜。然陰陽動靜、又各互為其根、不可一定求之也。此亦在學者默而識之。○又云、看得道理多後、四旁莫不貫通、苟先及四旁、終不成說、郤理會不得。○佩云、知者似蘇文忠公、仁者似司馬溫公。

齊一變章　語類曰、齊魯之變、各有緩急、如齊功利之習、若不速革、而便欲行王化、齊之不振、若不與之整頓、而徒理會其功利之習、便是失其緩急之序。如貢禹諫元帝令節儉、元帝雖有此理、而[illegible]說此、使不先其所急者也。○又曰、齊只是[illegible]其[illegible]之法、其規模只在齊國已結[illegible]變。○又曰、[illegible]公[illegible]、但天下[illegible]其勢必至變、太公之法、不變便做不得。這事若聖人變時、自有道理、人[illegible]賢變時、只是興其滯補其弊而已、如祖宗[illegible]變為[illegible]長利之兵、皆是變得不好了。今日變時、先變熙豐之政、以復祖宗忠厚之意、次變而復於[illegible]代也。○又曰、先儒多不信史記所載太公伯禽報政事、[illegible]亦恐容有此意、但傳者過耳。太公自與周公別、封管仲又不能守、初政个變易了、一向自功利了。

觚不觚章、

子貢[illegible]之曰章　侯方域一節文、天下之患、多成於庸人重其身、又多成於賢人全不重其身。佗說云、如竇武何進之流、皆是。○大全、許東陽張氏曰、得孔子此論、仁者[illegible]身[illegible]事、此孔子[illegible]處[illegible]與己欲立而立人二句[illegible]○[illegible]曰、宰我為隔[illegible]大夫、欲盡[illegible]謂[illegible]不[illegible]之地、有忠君[illegible]役之任、任如井有人之[illegible]曰[illegible]之[illegible]於孔子、孔子[illegible]其[illegible]何[illegible]其[illegible]。

君子博學於文章　朱子集卷五十八答宋[illegible]叔曰、約之以禮、[illegible]字便作理字看、不得、[illegible]是持守有節文處、克己復禮之禮、亦然。○語類曰、論語中博約二字是踐履而字對說。蓋[illegible]中博約字皆是見面言。○愚按此章約禮、當[illegible]道說。顏淵喟然章約禮、當[illegible]乾道說。

[illegible]章

中庸之為德章　[illegible]道德[illegible]絕德。

子貢[illegible]博施[illegible]章　子貢此言、與宰我從井救人一例、皆[illegible]。[illegible]兩人說初[illegible]仁、止於愛、則為物械、若仁者所為、則博也。然說此以論仁、則仁必窮、故聖賢之論仁、隨其分量之所給、而人人得以自[illegible]己欲立二句與我[illegible]學者須是[illegible]行[illegible]

俱不是一層工夫。故有立又有達。有立道又有綏動。有
道又有齊有綱紀有有治功成。斯文將在道分致道者
謨○時文云。譬之而能遂所欲固於仁無所加節譬之
而不能遂所欲。亦於仁無所損○揣同日仁止於立人
達人。絜矩必以恕求之。是立人達人之仁。亦非可以易
能者。而况於博施濟衆乎。

述而第七

述而不作章　用晦曰。道釋者流。得一經一法。使質信仰
佛子成秀才。最[illegible]賢書。亦只爲[illegible]亂毀文字。騙科名。諸
宅不信聖賢。叫做聖賢之言。切已不謬也。不信如何得
好。不好如何能述。今有個中無人物。具病正坐信不信聖
人耳。信字又要從天理出來。近日亦有說程說朱者。又
多是依傍為尚。爲標榜結納。號名。諒可原。不曾信得○
中孚曰。[illegible]者。劉念臺論信而好古云。夫所謂述也者。
皆默體陰明與不智於不用。予抑亦其其二二之見。浮
慕之情。用以稽古而有獲也○夫子於夏殷之禮得知
其人。緊者想是老彭之力為多。猶今之有文獻通考等
書也○[illegible]只用○留耕曰。功歸於作。是註中看孔子語。
入[illegible]不得[illegible]一中以精神入虛說出信好深情
出[illegible]之[illegible]

默而識之章　[illegible]也不言而此物常在也。今
人[illegible]今不[illegible]不在○又問默而識之。只如顏
子[illegible]而弗失。猶是執提在這个那是
關[illegible]見[illegible]如已有而弗失矣○熊伯什曰。
默字[illegible]不[illegible]將勿有深了。然識是不言而存諸心
諸中此存字只如[illegible]而存養也。學不厭誨不倦。是則
而省察也。動靜無非這念頭一此不間隙。此是人對道
工夫親切處○[illegible]曰。此等處須自[illegible]截[illegible]恐是或
有人說夫子如此。故夫子因有此言。如吾無隱章亦然

德之不修章　語類曰聞義不能徙是事不合宜不合則
　是有過愆了如此說方不合宜
子之燕居章　用何曰容得渦斷申申是說其容舒夭夭相
若以論實地又止得人皆只下申申上夭夭人分上體
認
甚矣吾衰也章　不夢周公與鳳鳥河圖兩段處是明
寤寐、語類曰。夜之夢猶寤之思也。夢得其正何害其
子言今人無夢者是思慮既絕說亦家亦說、夢
夢寐者、有夢而不了日寤實者心之動靜皆有其理
思者又動中之動靜也有夢無夢者又靜中之動靜也
志於道章
自行束脩以上章
不憤不啓章　能者其曰反字有反復來意因此勸彼。
　貴者問一知二般解。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章　語類曰。聖人之心。如春夏秋冬。
　不是寒熱
用之則行章　夫子許回則行則藏學問處大精微并所
得既盡。與人可例論為心光行藏貧富貴其不可謂
行藏語流俗。亦集有其不可謂藏○文集卷五十九吉
蓋先行道其與術之與是則同則行與否不與之與是
謂求了答曰則字恐難作兩般說○惟我與爾有是
就傳文約禮工夫說見得工夫必不可少處意思[illegible]
中[illegible]只是流了養氣章語類曰[illegible]云加齊卿相得
行道[illegible]以為[illegible]動心於此不知[illegible]動心有[illegible]

於外者皆由這裏做出來。文曰孔子與顏淵用之則行
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是有這个道
理不是只有用舍有藏也。語類問觀此是聖人了
與顏子一般了。曰知得了。須又[illegible]自與人了是則同
若凡處大綱不同則不是顏聖人矣。又曰命不足道
此只是己只[illegible]此。　脚本文并有此意○用則曰子路
病處行藏皆有其能行而不能藏也○舍此希曰並謂
隨其不及其殺夫子所以贊回而下來之問可使治賦
夫子所以有由然回實不若此而由所存是意也聖人
之論二賢別有以觀其微也○貴與朱曰孔明天下奇
才。而其自言者不過曰小心謹慎而已。其後獨中之才
稱之而約思慮精密以圖事付之而後約守以為仁蓋
精密者謀也語嫌皆懼也孔明謂勝其[illegible]惡終未勝其
慢故動采相反也人多謀尚是以已國見無謀耶
富而可求也章
子之所慎章
子在齊聞韶章　周身作之講不聞二字從服習後看出。
最妙。語類曰史記子在齊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
味。　力當作一點看是學習韶樂。月只其三月之久不
知肉味也
夫子為衛君乎章　語類曰凡讓出於不得已便有怨。○
又問子貢有怨乎之問何道曰夫子謂夷齊是賢人恐
賢者亦有過之者於是問以決之看這事是義理合如
此否如其不必讓而讓之則未必無怨悔之心矣夫子

告以求仁得仁。[illegible]是合志地○子貢[illegible]問作何但欲作
答說者非[illegible]但[illegible]說為是○[illegible]可[illegible]遂作
伯夷倒但見得伯夷潔身是然
飯疏食飲水章
加我數年章　[illegible]但[illegible]加字五十字從本文從也[illegible]
[illegible]何不必添損大有知命等語易道[illegible]亦不[illegible]
人過來說○易者所以明修身治民之道[illegible]明
圖象與卜筮[illegible]所以明此道[illegible]
子所雅言章　[illegible]以理性情[illegible]何不可說[illegible]
也說是雅所以雅言處須斟未何用之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章　論文殺次序文[illegible]不[illegible]
[illegible]過人者[illegible]人也忘於道而已結云是心也純亦不

已之心也[illegible]葉公[illegible]之[illegible]子路[illegible]之知也不拔不
[illegible]
[illegible]聖人[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學也[illegible]
[illegible]數尚未窮其[illegible]
[illegible]又未[illegible]
我[illegible]而知之者[illegible]
[illegible]同何最[illegible]
而後分別出我之為我不是[illegible]
天知之[illegible]之者有所不[illegible]
○[illegible]知之所[illegible]

而[illegible]氏生知者[illegible]理學知者[illegible]名物等亦是後人
[illegible]論之[illegible]中未當分出何者為生知何者為
學知○又[illegible]氏[illegible]求只是[illegible]名物陽明[illegible]
氏又[illegible]名物[illegible]之[illegible]學知只是學知此義
理有未[illegible]名物亦何者非義理使舍此而曰致此心
之良知[illegible]何所[illegible]門[illegible]而用[illegible]此章求知之
[illegible]○[illegible]大个[illegible]氏亦以生知之義[illegible]學知
之[illegible]亦是後人[illegible]之[illegible]人[illegible]不以生
知[illegible]則不必有[illegible]人有
[illegible]地步[illegible]有不[illegible]个[illegible]是處○又曰[illegible]
只見得所立卓爾[illegible]見得力不足聖人以學者不
能自[illegible]力[illegible]

子不語章
[illegible]人[illegible]有[illegible]
[illegible]不[illegible]不好
[illegible]不[illegible]亦[illegible]錄[illegible]
[illegible]子章　[illegible]曰[illegible]之[illegible]伯之[illegible]其
[illegible]見後學人之仁[illegible]使之[illegible]
[illegible]無行不與[illegible]不
[illegible]不[illegible]中人[illegible]下[illegible]
[illegible]又[illegible]人[illegible]教其從[illegible]人[illegible]及
門之[illegible]之[illegible]有所[illegible]而不[illegible]不[illegible]道
由[illegible]之[illegible]大[illegible]用[illegible]原[illegible]微
[illegible]

子以四教章　朋胸日四者是孔門學規聖人造就之妙有不盡此者然亦不離此也○四者當以近字為主○語類曰文行忠信是博文約禮之意忠信只是約禮之實○熊伯日曰忠居心無偽也信處事無實也○知文而不知行者為學之病也知行而不知文者為行之病[illegible]也知文行而不知忠信者[illegible]之病[illegible]及也知忠信而不知文行者[illegible]之基知也知忠而不知信者誠而未徹者也知信而不知忠者假誠而非誠者也○倪云新安陳氏曰行忠信所以誠實於力行忠信只管力行者因朱子小註及雙峰饒註之說不如蒙引以忠信通管文行更為周盡○又曰大全小註雖有次序之說然先知後行由忠見信二者各有次第可言若說先文行而後忠信則方其為文行時全無忠信以主之將所謂文行者亦徒為之文飾而已平日當有此文[illegible]之發乎[illegible]氏曰[illegible]而後行[illegible]者不得[illegible]自以後[illegible]問文行為先忠信為次之意如何曰[illegible]也自有行[illegible]辨說底人便說忠信與說文教如何卯合也須日教讀書講[illegible]然[illegible]不身心教[illegible]方可與說也

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章　人子見人[illegible]為習俗所[illegible]以思善人善人只是不曾為習俗染壞者有恒也不當不染但其一段誠樸的心尚未曾壞了也○熊伯日曰[illegible]假作[illegible]總安有非以前來不變為無恒也

子釣而不綱章　饒氏曰[illegible]為默過人人亦能為以求勝聖能[illegible]殺而食之[illegible]故血性勢自然不得盡性聖人者能制為獸之害人不能禁人不害為獸分不可禁因設網以限之非祭饗不殺非賓客不殺非養老不殺非有[illegible]不殺所以限之也[illegible]非殺之殺也知可從[illegible]世[illegible]食而[illegible]不洵之類[illegible]則[illegible]之大過限而廣殺則禮教不明而政不行故也聖人在上其長養萬物其有[illegible]使人人[illegible]得命[illegible]比[illegible]也

蓋有不知而作之者章　[illegible]是聞而[illegible]行見是見[illegible]今所為述又[illegible]多聞以[illegible]故[illegible]代聖人因革損益賴不古[illegible]以相參是知而猶未敢作也

互鄉難與言章

仁遠乎哉章　成[illegible]日不是[illegible]而[illegible]遠乎○摘訓[illegible]欲[illegible]仁[illegible]反[illegible]便見不欲仁[illegible]不仁欲不仁斯不仁[illegible]不可畏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章　饒氏曰[illegible]昭公知禮失實之過[illegible]故與其[illegible]而明之也[illegible]而[illegible]不知[illegible]心[illegible]為其假說心而稱知禮[illegible]以[illegible]其本心[illegible]以為[illegible]情[illegible]也○[illegible]純[illegible]行[illegible]陰陽[illegible]氣[illegible]以異[illegible]而作[illegible]之[illegible]以同姓為同[illegible]同姓[illegible]德為[illegible]氣[illegible]中[illegible]以後[illegible]為[illegible]只[illegible]遠[illegible]行[illegible]以[illegible]服[illegible]

子與人歌而善章　反之[illegible]和之[illegible]

則即取爲與此則取而復與前一段字中又有從容意。
有絫密意。壬申十月
文與台猶人也章　用爲曰文原即是爲所以躬行之理。只爲學文人便將來作[illegible]說了借了所以說其玩物喪志也爲如此若[illegible]以得教都是文作第一件第[illegible]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來了若不學文則所失不止於固陋而已。又何嘗不重文也。[illegible]遂至以學文爲禁[illegible]不[illegible]之物理有一二拘泥之[illegible]有得不融貫將文行打作兩橛[illegible]多少病痛」。
若聖與仁章
子疾病子路請禱章　語類曰夫子疑子路禱之非正。故以有諸問之及子路[illegible]聖人知非淫祀乃以我[illegible]所事[illegible]之又曰聖人[illegible]禱也待子路說了然後從容和緩答他今人才到請[illegible]便祈了聖人皆不如此必徙反之而後和之亦然[illegible]若[illegible]平生已須爲禱使近有[illegible]見聖人[illegible]求[illegible]剋剋欲禱但我[illegible]子[illegible]能代[illegible]」
奢則不孫章　[illegible]此章是論禮外之奢儉。故前有禮字。此無禮字。含禮論。終又奢儉之濫觴也」
君子坦蕩蕩章　摘訓曰坦平也。即[illegible]中常字意。當與長字同看[illegible]坦蕩蕩猶[illegible]光燁燁反重在坦字[illegible]蕩蕩是胸息又平重了。但與[illegible]以[illegible]爲戚[illegible]其心無適而不寬廣也。戚戚曰人[illegible]

無往而不寬廣也[illegible]前[illegible]坦蕩一句文曰人知憂勸者。聖賢之所以爲志而不知[illegible]聖賢之所以爲心於[illegible]後比今[illegible]眾人知命之君子亦非[illegible]之小人凡偏見[illegible]皆所不免。
子溫而厲章　語類曰此[illegible]人之德容自然如此。然學者也當如此[illegible]偏[illegible]自[illegible]之命雙已如此而[illegible]亦然[illegible]十五年學恭而安不成他只學個恭自[illegible]不[illegible]不是學個恭又學個安。
按[illegible]二條不同一是合[illegible]一是分說。

論語講義續困勉錄卷三

泰伯第八

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章　用[illegible]上[illegible]德便[illegible]
只[illegible]聖人論泰伯[illegible]太王不[illegible]商此
[illegible]服[illegible]後[illegible]心不可以論聖人也。朱子
之言曰泰伯之心即夷齊之心天地之常經也太王之
心即武王之心古今之通義也[illegible]不[illegible]此
義非特今之庸儒不知[illegible]仁由仁由
又齊之下[illegible]求其[illegible]而不[illegible]用[illegible]。
人及見也及[illegible]錄與[illegible]今[illegible]由[illegible]人
以[illegible]不足以[illegible]之學之失[illegible]今
日哉○[illegible]謂朱子或問[illegible]與仁由相同集[illegible]

本人[illegible]是或[illegible]不暇改定耳○按
[illegible]不在何時所以起金
[illegible]之[illegible]庚丁
[illegible]之[illegible]天下。觀
[illegible]泰伯也○[illegible]此節不重
[illegible]得[illegible]可[illegible]思。又
[illegible]名以文王比武王[illegible]以泰伯比文王。
[illegible]泰伯[illegible]是重[illegible]何[illegible]朱子[illegible]
[illegible]者[illegible]之事。人欲就其名必有[illegible]人
交不[illegible]不[illegible]之[illegible]其[illegible]好[illegible]
者之[illegible]。

恭而無禮則勞章　[illegible]朱子之[illegible]先[illegible]於[illegible]不
遺故[illegible]此其大[illegible]分[illegible]不[illegible]力此[illegible]好。
但不[illegible]氏分[illegible]是○用[illegible]不[illegible]是不
[illegible]不[illegible]和於[illegible]
[illegible]自[illegible]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章　朱子文集卷五十五答[illegible]
可[illegible]誠實[illegible]
別[illegible]大[illegible]
能有此[illegible]而不費力[illegible]
既改本作工夫[illegible]
與正心之[illegible]相似如[illegible]觀則有[illegible]敬
[illegible]之色祭祀則有[illegible]之[illegible]則有威武之色[illegible]是
其本[illegible]如此外見此[illegible]可有此[illegible]近信[illegible]又曰

[illegible]不[illegible]所養可知。○有[illegible]
[illegible]於[illegible]之間[illegible]不善者畢竟
是本[illegible]最重耳其他也
不是[illegible]有[illegible]物事豆[illegible]
[illegible]不[illegible]

以[illegible]不能[illegible]摘[illegible]以此四句上二句是以虛心
[illegible]不[illegible]下二句是以[illegible]心處已而不[illegible]
問[illegible]不見有[illegible]有[illegible]以有無[illegible]能不能虛實
[illegible]大舜好問好察舍
己從人[illegible]又不[illegible]又曰此章是曾子爲顏淵
作[illegible]下[illegible]路[illegible]人下[illegible]
[illegible]上[illegible]則不及了路[illegible]是[illegible]反之

辭了思作中庸以子路入[illegible]則是倒求
可以託六尺之孤章　語類曰託孤[illegible]何聖人做出是聖
人事。聖賢人做出是賢人事。[illegible]中人以上是中人以上
事。[illegible]這[illegible]下面[illegible]。[illegible]大節。
亦有[illegible]。[illegible]何[illegible]功學
問之外無[illegible]。當於[illegible]
士不可以不弘毅章　[illegible]不但是放令公
平寬大容受得人須是容受得[illegible]
便自以爲是他說更人不得便見隘於一問如何得弘。
又曰弘而不毅如近世[illegible]由之學。毅而不弘如胡氏
門人。知得道理無物不有便弘。知得道理無時不然
便毅。既弘毅便戰戰兢兢。便不得不自省。壬申九月

興於詩章　興詩章似迎卻後世看長知蒙而思爲之邪。
[illegible]以長知之說謂之必[illegible]心自有興起處何藉於詩
[illegible]而不知聖人教人[illegible]成全[illegible]禮樂。庚申）已
[illegible]之[illegible]道[illegible]則聽明。
門[illegible]反覆[illegible]曰古人近身都在禮
之中。[illegible]不由得自家今[illegible]其只得[illegible]做些規矩自任
地收拾[illegible]法而不[illegible]此[illegible]其行法[illegible]
說也。文集六十二卷答[illegible]之偏[illegible]之求
東萊謂採[illegible]而氣何[illegible]而不亂[illegible]內守而
不浮恐是此意朱子曰東萊此說[illegible]然不當作兩句
看。
民可使由之章　曰可使由[illegible]禮可化。不必專持政

刑也曰不可使知。既不能知則由者亦不能保其長由
是必有之德禮無[illegible]之憫然[illegible]化[illegible]而民俗不壞
此[illegible]所以熙熙[illegible]也。[illegible]
有一條云頭[illegible]張子[illegible]
卻未說者是何物[illegible]爲仁事見之[illegible]其
其[illegible]先生曰[illegible]中[illegible]取[illegible]當[illegible]見
[illegible]取何義如[illegible]
此[illegible]取何[illegible]
朱子以此解不可使知之[illegible]知其
所以然又不同子部是欲人[illegible]其心[illegible]所以然[illegible]指理
[illegible]壬申七月
好勇疾貧章

如有周公之才之美章　熊伯甘曰[illegible]近於驕。予安石
近於吝。
三年學章　[illegible]本文云古者入學[illegible]其時朱雖童子而
所[illegible]之。[illegible]今日之[illegible]以教之[illegible]
日之[illegible]飲食以[illegible]之[illegible]當如此耳然[illegible]其始者
不當不以[illegible]志爲先也。不至於穀須[illegible]方見
不易得之是[illegible]此句[illegible]則不易得乃理之當然。
然見賢矣。癸[illegible]十一月
篤信好學章　[illegible]不入[illegible]已在官者便無
可去之義若是小官[illegible]亦可去[illegible]則不容去也。
[illegible]
[illegible]大[illegible]君子

介石君子之相有道無道也消長若係依德即遊難稍安恬即旅進此正關於治亂安能明於進退耶」

不在其位章

師摯之始章　仇云從來解此者謂樂工奏關雎時昔我將畢而猶見其盛則前此之美盡可知如此說却是以為該始作乎此猶來之解非至此方盛之意蘇士爾氏引據儀禮謂樂凡四節則第三節之終第四節之始合樂並作至歌關雎而始备証據最確前此諸儒皆所不及近日所刻增刪小試約妄意丘取完定依據今文一段設使書理既明而後始能免於顧氏之罪人乎」

狂而不直章　語類問狂而不直之狂恐不可以進取之狂當之欲目之以懼否可否曰此狂字與聖下然亦有進取意思取乎大[illegible]俏却無收拾也

知不及章

[illegible]之二章　滄柱曰不與胡氏作行所無事說另是一解

充當其位而不動心之說

大哉堯之為君也章　滄柱曰依淺說下句之意因並上句皆其則天所以無名依存疑上句之意藏在下句從無能名處見則天之實玩集註自當以淺說為主○又曰堯之則天註中指出德字此以君德言凡施於政教而見於治化者皆是下節成功文章特指其一二以言之餘因難以[illegible]是民無能名處取文或以下節為業下節為德不知下節乃德中之可見者皆可判分德業為兩節或言行[illegible]心事服在心者逐入睟明有治[illegible]字及未言用先言體句語俱有德字未載○及此章註中德字語類中並未言○滄柱曰朱子云惟堯則之只是贊堯之辭不必用克與能之而他人不與○或云夫子尚論古人皆是憑空無據之言大抵俱從史書中看出只題云此在成功文章兩段有則大無名則仍實空論○滄柱曰求所謂何曰文章與成功是二項乎是一事乎曰成功說得實文章說得虛如授時定曆書州分野禮樂刑政皆文章所煥設者人端亦可從成功上想見」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章　第三節慶源輔氏曰詳味夫子之言使後人有敬事愛惜人才之意○此條說精愚前看大全未暇細求丁申七月補識○艾千子曰時文所講才難皆小有才耳何足以知居安遊要○說爰建文王才之難要在於此○人人[illegible]之以行周名周書率之以力服人只知聖人順命不知聖人乃有不肯順命之時[illegible]○陳介眉謂才則進退安而從則獨代消矣」

禹吾無間然矣章　曉峯先生曰克勤於邦克儉於家兩句足了菲飲食三句之意○語類曰五峰云禹以鯀殛而不忍享天下之奉若恁地說則較狹了聖人自是薄於奉己而重於宗廟朝廷之事○徐健菴曰無間不是求備止是關鍵若說以作中材猶以責學賢却似攻聖人之失不是本上人之言矣○此云無關緊事原在中○何說得中間過則上下不必兩三句從今近文多略中

猶尚可看，凡亦須斟酌。四書中對於帝王只是東山
為萬世表率，並不是要看歷代帝王來分個等第。

子罕第九

子罕言利章　沒有利命仁時候，只已可含蓄便罷了，只是
必人所忌，則六爪氏以為利與命，與命只是有所通
之命。

達巷黨人曰章　品類此章說。○潘氏梓辛酉胡氏作
云大哉何緊接博學二字，而無所成名作一轉，尤見深
措處。正其稱讚處，故黨人斷其不致當為處之，以貧其
○存疑曰：聖人把博學都放下，只思何所成名一處而
欲執一藝成名，是承之以謙也。○此條恐當未收用永
此說當此條。○文集卷五十五李時可問說都音集詩
當流例矣，則以為夫子與此黨，至於末後截
氏之說曰吾將執御矣，此以為夫子之設辭。某竊以
人於其下文意為風。朱子答曰：黨人之稱孔子如此，
不知孔子當以何說其事告人，而惜其無所成名之大
當故為自居之一節，以顯其所稱之大耶？二者氣象之
人亦必有他說之云，已本於大鵠作曰若人譽我，謂
實然，亦所若人，我亦是然，而我亦
其所此意然，被人解者自不同，但
復嫌其似聞人說已，承之以謙也。

麻冕章　茂亭曰：趨時之意，其斷從乎？衆則從，衆者變
之因也，時可則變之以從時，從之以貞，時情從之以
勢，皆所謂趨也。若與之俱，苟俱則是窮而不變同流
俗而合污耳也，此從流俗為用之謂，而趨變合之同之

之意哉聖人以變為趨後人概以不變為趣其失其戾
也
子絕四章　此章卻就上章看便見個人[illegible]從眾不從
眾皆是意必固我聖人無論從眾不從眾但有意必固
我[illegible]二十一日○論子[illegible]字包得凡字意○
絕字內有江漢濯秋陽暴氣象　語類曰必在事先固
在事後如發一件事不是了[illegible]我做得是
又曰人之為事亦有其初本不必出於私而發來不能
化去者若曰絕私意則四者皆無[illegible]了絕一便得何
用更言絕四○我字變態極多或欲其有利於我或恐
其有害於我或欲表己所長或恐形己之短總是從我
起見　壬申七月二十三日　○語類曰此四字似元亨利
貞但元字利貞是好事此是不好事○丁副席文云天
下之事必因[illegible]之私[illegible]心之萌若能絕其機於未然何也
謂其先無以投之也聖人之心無欲無欲則虛惟心之
虛者能絕其端於自然何也謂其先有以持之也聖人
之心有主有主則實[illegible]意料確其當　壬申八月十四日
[illegible]程子曰意必固我既[illegible]之後必有事焉見性理四十
三卷
子畏於匡章　刁蒙吉曰禮樂制度其列在經中道顯於
五經也○道有興廢而無喪不喪有喪不喪者文也然
文亦是天所甚惜　壬申九月[illegible]
太宰問於子貢曰章　用晦曰第二節朱子謂聖人不自
謂太宰不足以知我只說太宰也知我待人忠地溫厚

由此觀之首句正是謂子貢而居人字之多能纔則併
多能不欲居而委之少賤乃又為學者指出不必多
之故以絕流弊題中曲折其多時說自可免謂知我多
能之故[illegible]又有然本句將多能歸
[illegible]則[illegible]曲折[illegible]亦皆失矣○摘訓曰註非以
聖而無不通也言與一條聖無不通相應則吾少也賤
是為子貢將聖而解且為太宰聖者與而解也存疑以
太宰知我乎作一層以謂子貢之聖以少賤鄙事作一
層以謂太宰之聖與直指了似當云[illegible]也說得過了不
知我太宰說的是其知我乎蓋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
原自由於天縱可見是太宰知我然君子多乎哉不多
也太宰亦安得以我之多能而遽謂之聖乎前三句是
反子貢之[illegible]何人是反太宰意○按摘訓此段勝用
晦[illegible]而只是一蘇子為知聖者有
[illegible]而聖人[illegible]　壬申十月　○刁蒙吉曰君
子[illegible]人者也[illegible]則[illegible]不能為從事於君子
矣　又[illegible]所[illegible]其然○子
[illegible]多[illegible]若此[illegible]多能只是鄙事
[illegible]亦不[illegible]此章無指點子貢[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此意則有之然只是[illegible]
記
吾有知乎哉章　呂用晦曰以吾[illegible]大[illegible]之下
何乃轉到鄙人[illegible]此[illegible]徐[illegible]不
自有其知而又[illegible]引人於知也　[illegible]字[illegible]亦誤

附見第八篇

鳳鳥不至章　刀[illegible]家[illegible]河出圖只見[illegible]之瑞。與書并今無干涉故註不之及

子見齊衰者章

顏淵喟然歎曰章　彌高彌堅之境[illegible]斯未能信之。也[illegible]亦見此意。但[illegible]見其易。瞻[illegible]其難。所以不同。[illegible]十一月○語類問博約之說。程子或以爲知要。或以爲約束。如何。曰約我以禮與約之以禮一般。而程子却作兩樣說。未曉不得孟子曰將以反說約也。[illegible]是知要。○約禮只是歸到躬行。不是從博意見貫湊合。這便是漸漸到一貫之道。壬申七月○語類問聖人教人先博文而後約禮。橫渠先以禮教人。何也。曰學禮中也

有博文如講明制度文爲。這都是文。那行處方是約禮也[illegible]語類[illegible]這例[illegible]事事有個[illegible]而亦如一以貫之[illegible]○顏淵[illegible]高堅前後之實恐亦不外乎日用行[illegible]之[illegible]門[illegible]前只是[illegible]高堅前後底今有得確[illegible]然[illegible]不是高堅前後之外別有所謂卓爾者也見文集[illegible]高堅前後與立卓原無兩事只[illegible]人[illegible]微窺[illegible]分[illegible]有又[illegible]得[illegible]節是顏子走錯路[illegible]不知顏子從來不曾做著工夫。有註云此顏淵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而歎之。則首節是贊辭。非悔嘆也。○又云此章是顏子[illegible]教人道始末。與夫子志學章同例。顏子[illegible]用功得力處。但[illegible]此中勘驗。第二節是其

緊[illegible]根源[illegible]一句中[illegible]只是實[illegible]故程子謂孟子[illegible]後未[illegible]有顏子做[illegible][illegible]不明[illegible]人之道。尚未[illegible]文約禮工夫[illegible]見得如有所立卓爾又[illegible]合下可不使做博文[illegible]工夫[illegible]合下[illegible]人道大抵此未[illegible]下學中來及其用力之久[illegible]莫不外此。故只於此處著力耳。○又曰不是夫子[illegible]。便雖見得高堅前後。亦無下手處。如今學者元不曾識那个高堅前後底是甚物事[illegible]底○[illegible]按語類[illegible]未肯便向下學中來[illegible]山金氏亦有顏

子[illegible]便欲[illegible]之[illegible]與用[illegible]所云顏子從來不曾做[illegible]人[illegible]不[illegible]人[illegible]了始初亦未免有差。但不至如俗儒所云陽明象山一流也。[illegible]庚午五月二十○楊子曰昔者仲尼[illegible]心於文王矣。達之顏淵亦潛心於仲尼矣。未達一間耳。

子疾病章

有美玉於斯章

子欲居九夷章

吾自衛反魯章　史通[illegible]曰此[illegible]不[illegible]人見聖人反魯。以爲道不得行。[illegible]人[illegible]日反[illegible]與吾黨小子日相講明。刪[illegible]定樂[illegible]亦[illegible]不負吾[illegible]於[illegible]之一事。必行可而後[illegible]此章語

[illegible]後正則詩正詩正則樂正此只可作聲音正說
自兩乎說千戌
出則事公卿章
子在川上曰章　此章道字須俱兼之看蒙引〇呂用
晦曰夫子之言在不舍不在逝者此兼體用[illegible]
若[illegible]流者如斯不舍人憶後[illegible]者亦如斯不舍一
後者如斯不舍兩故化者亦如則不舍[illegible]
語類曰人之不能盡道者有二一是不知一是役於欲
人須是下窮理工夫使無一理之不明下克己工夫使
無一私之或作然此兩段工夫皆歸在慎獨上故明道云
其要只在慎獨〇蔡虛齋曰今人因本文無道字遂謂作
文用道字者未免添足不知心境物理無不兼說獨將
道字撇去亦稱子見耳先輩據註以釋經是作文要訣

經各無為異說所患可也〇蒲未先於此章亦欲兼存
不與其[illegible]之說覺少決斷矣
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章　熊伯甘曰此言仁者安仁不易
[illegible]也[illegible]而行之則有之矣
譬如為山章
語之而不惰者章　楊龜山曰語之而不惰者於吾言無
所不說也與聞斯行之異矣
子謂顏淵曰章　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只是不息非得其止之
止
苗而不秀者章　居用四曰不秀不實有人以為必與此
[illegible]一總歸其自使自不得不愈加奮勵

後生可畏章
法語之言章
三軍可奪帥也章　蔡[illegible]李牧亦是奪
衣敝縕袍章　羅梁生曰此章記於數十年之後追憶數
十年之前夫子教子路語頗未合無以明夫子之善誘
子路之深造何用不臧語在入門時夫子將進之升堂
何足以臧語在升堂時夫子將進之入室相去年遠矣
終身守可見
歲寒章　順治壬辰張芳曰歲木有不凋卻於怕者少耳
天下豈有窮士之時哉〇疾風勁草又不如急流勇退
知者不惑章
可與共學章　立須與子莫之執中有別立內亦自有權

先儒字作淺深子貢所無之權權之反者也未可與權
之權權之深者也[illegible]語類曰權是已定之權
權是未定之[illegible]〇又曰文中子云權義舉而皇極立義
可以[illegible]而權不可將來對權〇又曰伊川說權卻
是經說得不活如某說卻是與伊川說卻是須為他分
別經是經權是權如漢儒反經之說卻經權說然在漢
儒伊川說也得底卻如得伊也是常理說不得底卻
說了〇又曰伊川言權卻是[illegible]不必如此說了
分明說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權
與經豈容無辨但是伊川見漢儒只管言反經是權恐
後世無忌憚者皆得借權以自飾因有此論耳然經畢
竟[illegible]是常〇又曰漢儒說反經合道此語亦

人[illegible]事也有那反經底時節只是不可說事事中要。
反經。○又曰執中無權是權字[illegible]可以說事事皆用。
權變而拔之以手之[illegible]是權字都又事亦有深淺也。○
又曰伊川說經權字將經做個大底物事經都包得那
個據此說本好只是據聖人說可與立未可與權須還
他是兩個字經自是經權自是權若如伊川說便用權
了那權字始得只是雖是權依舊不離那經權只是經
之變。○又曰程子所說漢儒之誤固是如此然[illegible]之反
合道一句細思之亦通緣權字與經字對說纔說權便
是變那那个須謂之反可也然雖是反那經却不悖於
道雖與經不同而其道一也。○又集卷五十三答劉季
章論此亦最明。○朱子文集卷五十八答宋深之論子

莫說中無權曰權者權衡之權言可以稱物之輕重
而游移前却以適於[illegible]所以[illegible]之輕重而[illegible]
謂之[illegible]如世所謂[illegible]云者也。
[illegible]之事章 伊川曰[illegible]之事乃[illegible]本不偏反。
人乃偏反。○庚戌錢[illegible]曰[illegible]之[illegible]也用其說以
撥人天下必無偏移其說以治理天下必須學者故闡
之以告天下之思者。○已未[illegible]思[illegible]文思人思
理[illegible]做。○[illegible]人心放之甚易然反之亦甚易反之
固易但恐不能得他久存耳。

[illegible]說[illegible]困知錄卷之[illegible]
[illegible]
孔子於鄉黨章　一稱鄉黨無所不從先進於禮樂　壬申
十月
朝與下大夫言章
君召使擯章
入公門章　大全朱子謂古人見君[illegible]質不純[illegible]而指
之字又曰始[illegible]笏想恐古人之笏有指[illegible]亦有[illegible]
[illegible]
執圭章
君子不以紺緅飾章　饒[illegible]曰曾見[illegible]老將云稱於
[illegible]偏有子偏[illegible]妙在衣[illegible]上加[illegible]因想

知有[illegible]是[illegible]之[illegible]同[illegible]之[illegible]仍是般
[illegible]行大事[illegible]命不可數與珠
[illegible]之意
[illegible]
[illegible]內[illegible]多所設肉品之多也。
[illegible]
[illegible]
入於他所章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見於此乎。

升車章　摘訓曰、立是立於車後。蓋人之升車也、既不執綏、只見其執綏而來升也、既不立以執之、是立以俟執綏。者人之所同、而正立以執綏、則夫子之所獨然。執綏使欲升車矣、其立不過暫時耳、是亦過矣不嫌於立也、必觀其立及其容為恭、前而立者說恭引乎。

色斯舉矣章

論語講義續困勉錄卷四

先進第十一

先進於禮樂章　語類曰、聖人事事都如此、非獨禮樂、如孟子後面說鄉原狂狷、亦是此意。鄉原不好、寧可是狂狷。如今人惡地文理密察、倒不必好、寧可是白直麤疎底人。○用晦曰、夫子從先進、從其文質得中、且若主反質、便是老莊家言、非聖人意也。張江陵程文參相回不及鄭黃之精細。

從我於陳蔡者章　摘訓曰、德行兼內外而言、言文是文章。學是學問。朱子則文學者學於詩書禮樂之文、而能言其意者也。學於詩書禮樂之文見學字意、能言其意見文字意。○余止庵曰、古今人才、唐虞之際、於周為盛、周

敎百年則遂有孔氏之門。

回也非助我者也章　況乎遂不助有一、其一聞吾言而有所非難也、則疑義生、疑義生而辨難從茲起矣、其一聞吾言而有所作見也、則驚喜生、驚喜生而歎服又從茲起矣。

孝哉閔子騫章

南容三復白圭章　若只不言亦何難。言是信者所必不可少的、而又是最易玷底、觀程子言幾可見此所以難。

中下用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章　熊伯甘曰、對康子亦然、言外之意、惜由求不學無術。

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章

噫天喪予章

子哭之慟章

門人欲厚葬之章

季路問事鬼神章　熊伯甘曰小以放勳何似文王何陟為知去恐沛灑宗了生死話頭○滄柱已未房書評曰熟讀祭義使可參透人鬼關看破西銘即能打破生死路扶鸞降仙鍊形伏氣皆魔道耳大易言原始反終精氣遊魂直視為晝夜通復初無奇駭○子路平日有何必讀書議論在胸中又有箇不知為知病痛夫子怕他性急便杜撰穿鑿起來故要他從事人知生處循序漸進蓋不但行不可性急即知亦不可性急此便是教他做窮理工夫　壬申四月十九

閔子侍側章

魯人為長府章　玩其雖無益賦之說○言必有中是贊其中理詞氣和緩是餘意長府之為魯人必以一勞永逸費少利多為說非僅僅傷民傷財之說可以破其說何必改作必確見其時勢之不必作故蘊其言之中　己丙月十四○閔子固非假借激烈之談亦必非含糊影響之論時文說得毫無著落者非

由之瑟章　陳臥子全章結云大氏性之偏久矣而詩首之道微矣南音剛決而師乙稱之秦聲雄大而季札美之世無仲由而天下多柔靡之音且曰此中和也是人子之所放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章　道貴得中是此章骨子過不及二字才有著落節首節中字不說破方有下文已是從其餘鈴見試時說非欲將才尚甚廣諸節亦不說破又夢中話夢矣師愈一轉了貢未嘗不知中字一但謂過中與不及中者較似過中者差勝故愈字與賢字不同○滄柱解與用將同

季氏富於周公章　評深八門聚斂附益即是用田賦事○語類曰人最怕資質弱若過於剛如子路雖不得其死百世之下其勇氣凜凜尚足以起頑立懦若冉有之徒都自扶不起如云可使足民他豈不知愛民而反為季氏聚斂

柴也愚章　語類曰不徑不竇聖人微服過宋不如此○陳介眉君子不重章云善學者使氣質為學用不善學者使學為氣質用而已熊次侯先進章曰先王以禮樂變風俗而後世以風俗變禮樂介眉語本此

回也其庶乎章　今人有書合而不喜分如此云近道又能安貧分為兩層人便疑為支離不知聖賢說話有合底亦有分底明從新尺可分為兩件近道安貧何不可分為兩層乎　壬申月十七○賜一進至於回回一進至於化此章不是專為賜發　壬申七月

子張問善人之道章　語類曰如此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又如太史公贊文帝為善人

論篤是與章

子路問聞斯行諸章

子畏於匡章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章　熊伯甘曰以道事君勿講到諫
臣樣說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章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章　語類曰問夫子令四子
言志故三子皆言用夫子卒不取而取無用之曾點何
也曰三子之志趣皆止於所能而曾點氣象又大志趣
又別極其所用當不止此也○又曰譬之於水曾點之
所用力者水之源也三子之所用力者水之流也○陳
介眉曰天下無忘世之聖賢抑特三子志其小而若與
點異點志其大而不覺與夫子同耳如[illegible]而相應
以忘世問甲而答乙夫子胡爲喟然○宰木有一文結
以三子爲經世點爲樂天顏子陋巷中講求四代禮樂

兼有樂天經世其妙○莊列之徒看得兵農禮樂等於
春風沂水曾點却將春風沂水等於兵農禮樂而是民
胞物與氣象若春數語具一部西銘在內此三子有大
小之別不止是有待無待之分　辛酉六月○幾亭曰若
爲無告窮民主張錢穀分派飲食不厭煩不重意足極
高明處富鄭公朱文公其人也與求田問舍之爲部項
意正相反此只從人我有關無關處看[illegible]不屑是
大不仁下有般洪湖萬之流耳料無有[illegible]　擷訓曰
願爲小相所以學禮樂也這正是說願學是　鼓瑟希
疑是方欲鼓瑟起頭若使三子言志時點已在鼓瑟何
以三子之撰一一入聽聖容微哂明見無遺耳日定用
不妨手指間有幾分集而悟此○史蓮勺曰看他春風

沂水之趣天地萬物已收羅在胸中觀唐虞三代皆屬
分內○語類曰曾子之學與曾點全然相反曾點這般
說話曾子初間那理會不得但是學來學去一旦貫通那
自得意思也○又曰點合下一段所謂大本所謂忠所謂
一者是也○又曰點合下見得高大不肯屑屑做那小
底工夫與後世佛老近似但佛老做得忒無狀耳○又
曰且如邵康節只緣他見得如此便不加細密工夫○
又論克己復禮曰佛老只爲無這禮克來克去空了只
如曾點見處便見這意思○夫子之歎而與衆引欲無
動靜從容說簡明欲目就言志說業引爲長○三子者
之言何如有下觀三子道器中爲之思張個胡謂點自
信不遑故從三子討箇下此可見其胸中走作處此說

與朱註不同不可從愚初欲兼取二說亦不是　壬子卯
角定○語類講爲國以禮之禮曰禮是那天地自然之
理理會得時千條萬緒只是一箇道理夫子所以說吾
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忠恕而已矣是也理會不得則一
事各自一事一物各自一物不干自己事又曰只是這
箇道理有說得闊底有說得細密底復禮之禮說得
較細密博文約禮卻是禮樂之禮學禮說得細密○按此
一條則爲國以禮之禮與復禮之禮不同故曰子路若
達爲國以禮道理便是這氣象若復禮之禮則非曾點
亦未達得○擷訓曰爲國以禮何能以禮讓爲國也與
不讓是一正一反之而有寔把禮做理看非是○季本
曰昔令春秋古禮盡廢人惟不見諸侯之朝天子而與

祭也則所見者惟諸侯之宗廟而無復有相天子之宗
廟者矣入惟不見諸侯之從天子而合祭也則所見惟
諸侯之會同而無復有相天子之會同者矣」

顏淵第十二

顏淵問仁章　蒙引第六卷云孔門弟子所問都只是問做工夫若是仁之體段意思也各各自理會得了但問其求仁之方故夫子隨其人而告之。又曰此章止說得一邊是約禮底事博文是道問學之事約禮是尊德性之事。語類問克己之私有三氣稟耳目口鼻之欲及人我是也不知那個是夫子所指者曰三者皆在裏然非禮勿視聽言動則耳目口鼻之欲較多。又曰以坐立言之己便是箕踞禮便是坐如尸己便是跛倚禮便是立如齊。按右此一條則知呂與叔克己銘專指人我者非。呂用晦曰求了克己便能復禮又云克己而不復禮則流於空寂恐謂己禮二者如陰陽消長此進則彼退克復原非兩層但學者爲功自有分限在人欲勝者其身尚在陰界則以克爲主克一分即復一分在天理勝者其身已在陽界則以復爲主復之盡即克之盡也後人輕看復禮即不能知性知天流入於本心之學故惜朱子之言爲萬世無弊也。又曰朱子謂克己是稍底工夫節文欠缺便是粗者未能然克己只去私意未能細密人纔見知則復禮乃是精處恐按此說最精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執得精底方是盡方是工夫到十分精處。用晦又曰克己又要復禮與克己便能復禮暗然自明一且爲天工自有克己而禮未能復者必復禮而後爲克己之至猶之治亂克己只是戰

亂之功雖純賊畢竟然殘疾未起禮樂未興未可謂已
治已安也必至太平熙洽然後兵革不試耳○程則道
得莊子言其嗜慾深者其天機淺此言却最是又曰鐵
劍利而倡優拙此亦則彼輕○語類子張問行章曰克
己一句近下人亦用得不曾自家未見得分曉便不克
己只得克將去○用脩曰凡作顏子文字心齋坐忘等
語斷不可混入莊周以孔顏寓言揶揄無忌如優人扮
聖賢為戲耳斷不可為典據也○語類為邦章亦云莊
周說顏子坐忘是他亂說○陳大士曰公論之在天下
未嘗以一日而亡天理之在人心未嘗以一日而忘○
稱謂曰朱子中庸小註云人之為道如為仁由己之為
不可以為道如克己復禮為仁之為是兩為字不同矣

一是謂之意一是作為意註中所以令其本心之德只
可解爲不可解後○語類曰顏子會問若今人到這裏
須問如何謂之克己如何謂之復禮顏子但言請問其
目○蒙引曰嘗怪顏子於禮欲之分際所有既皆如此
分明乃反不如其條目為何須有而諸其條目逐如何
蓋夫子所以告顏子者只是要他克己復禮知了便聽
得何者為己而在所當克何者為禮而在所當復但不
知夫子是要他克去何件○甲寅四月十九於家引全
本錄出想向亦有此疑今觀蒙引乃知顏子只問切己
條目非泛問也最分明下文大了告以視聽言動者是
逐件上要檢點無目之可言也○熊庶陽說林曰問目
及四勿俱作切要意語俱好○按語類云此一章聖人

只要他克己復禮請問其目則是顏子更欲聖人詳言
之耳依此則顏子之問亦知要切己之謂○語類曰程
子制於外所以養其中這一句好看○又曰由乎中而
應乎外這是勢之自然制於外所以養其中這是自家
做工夫處○按程子云制於外所以養其中體與中各
一派中外但下文視聽言動俱在外面說故云制於外大
全旨只及蒙引謂制之於外是克己也以安其內是復
禮也此說不是○若以心與事對言則禮與己各有內
外若以發與未發對言則禮與己皆發在外故程子謂
制乎外以養其中終瞰視言動都有勢將說耳安得如
蒙引之說○思前又意對仁看則己與禮皆在外亦不
是　甲寅四月○稱謂曰防其自外入謹其自內出此朱

子之言雖與程子制外養中之說相反亦自說其中細
分之又各自有內外只假未可盡非之也○按存疑驗
朱子之說補調最是○語梁生曰顏冉請事九字只是
留了　唯字○按易以忠信進德修詞立誠與敬以直
內義以方外分屬乾坤朱子謂是乾健坤順工夫節此
顏冉二章之意
仲弓問仁章　用脩曰顏子本原不動仲弓[illegible]
只須決去使無事仲弓病痛却未除仍是帶邪深
病後必當涵養然後知是仲弓後來方進
司馬牛問仁章　語類曰言訒乃是司馬牛身上一
病人得此病方好將息充養此方雖後藥亦是隨他
病處說○又曰仁者之人言自然訒者學仁者則當自

謹言語以操持此心○午說其言也訒他胸中看得言
難而訒易者云經世明道皆賴有言如但欲訒也何難
之有
司馬牛問君子章　用晦曰此憂懼二字專指禍患雖有
可憂懼之事而自省平生無愧則自無憂懼之心須切
對何憂之亂說才有着落若但言存心處則憂患恐懼
皆君子操心所有當得打破此二字哉○又曰道個內
省便對着外患說內省者內省其平日所爲也不疚在
平日內省在臨時○語類曰不憂不懼由內省不疚學
者又須觀所以內省不疚如何得來
人皆有兄弟章　陳大士謂敬而無失二句云夫人於骨
肉之間有天命有人事人事至而天命亦至焉

子張問明章　熊伯甘曰浸潤膚受之人大是辣手意在
不行不休到明人處必另生計較或尋出題目直捷發
揮或故作長厚引罪自服而惑眼人却早已識透曰此
仍是浸潤之謂耳仍是膚受之類耳
子貢問政章　幾亭曰所謂必不得已是彼前人弄壞輪
到我手已無救法○子貢兩不得已之問與桃應一問
正同○讀此章者又要思夜未雨之叉不至於不得已
棘子成曰章　用晦曰夏知家者喪不哭門人疑之曰吾
惡人於父母而止亦用偽也嗚呼此其爲質也只虎豹
之鞟耶抑犬羊之鞟也哭踊有節以爲僞飲酒嘬肉以
爲真食稻衣錦安卿其知非被髮野祭之風乎稽阮以
老莊論晉金陵只狂瞞肖宋至良知而三矣庶幾一揆

非剛故也
年饑用不足章　已未邱鴻磐曰先十年經野未嘗聽
命於年之豐侵也迨至春秋而有如之足與不足不操
之君而操之年
子張問崇德辨惑章　幾亭曰遇事不浮游逐人不背負
出話不自欺方謂之忠信人忠信原是知覺之不淺露
者與聰明聖智雖有淺深都是一路試想他處處認
真無分毫苟且何等知覺在今人便乖行騙只弄胸中
不知有不安處故巧與昏憒只是一個念頭靈覺與
忠信只是一個念頭夫子說到人品極至處不說大善
大惡只說上知下愚忠信之極不背昧一點本心乃上
知也機巧之極不肯順一點本心乃下愚也○又曰精

義斯能徙○看來忠信徙義與忠恕相似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章　黃氏日抄曰景公助范中行氏
則以臣而制君僭偏閭威則以子而制父
片言可以折獄者章　註忠信明決四字說約謂上節勿
露亦未嘗引用本光謂雖道夫子稱許子路今無所指
而必得曲者補聯用出忠信明決亦無妨○陳臥子破
云息天下之爭者其服於人也久矣○又曰當其所不
諾雖以天下之大萬金之貴而不可蒙其一言之惠及
其所已諾雖使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而不可緩其須臾
之期
聽訟吾猶人也章
居之無倦章　徐栱曰之字指政居之者存心於政也終

講存心者非

君子成人之美章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章

季康子患盜章

如殺無道章　上字依註作尚字者草也而上之風已未有一文如此做

何如斯可謂之達矣章　大全蔡曰按蔡說二句是更進一步說須知質直好義工夫俱在實地此處無觸突人底病痛但不敢自是學問愈到愈見不足遇事接人一味自視欿然非質直好義便有觸突人底意思到觀察下人纔不觸突人也況集註將所行合宜與好義兩小註又云便有觸突人底意思則行不合義者多矣何其自相矛盾也愚謂質直或未免觸突人既好義未有復觸突人者也○論桂云若作義以為質之質便不合朱子此○呂叔簡曰無謂人唯唯遂以為是我也無謂人默默遂以為服我也無謂人煦煦遂以為愛我也無謂人卑卑遂以為恭我也○近于好名之人一節便是聞字註腳此種人關係世道升降然春秋美齊桓亦有不得已而取之者如醫家急則治其標亦所不為已甚而教天下以治世之法也○金正希謂行違二字得精神有限既飾其外復匈其內此兩失之事矣說出他一種學術最妙○又講末二句云若墨神操鑑或懷巢好必察之心用人為虛甚之術而以助人選之因攤不免也然如此者亦希矣講做不開焉可得哉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章　語類曰先事後得如何可以崇德蓋合做而做底事便純是天理纔有一毫計較之心便是人欲若只循箇天理做將去德便自崇纔有人欲便這裏做得一兩分却那裏缺了一兩分這德便消削了如何得崇○按此有二意一是無所為而為即是崇一是無所為而為功專而自崇○黃陶菴曰天下之一蹴而悟一躍而入雖有求德者聚非德也○語類曰樊遲為人雖無所考以學稼圃及夫子答問觀之必是個鄙俗粗暴底人鄙俗則有近利之意粗暴則有因忿忘身之患○遲所問三件便是克己復禮之事

樊遲問仁章　熊伯甘曰能使枉者直遲蓋疑拮之則渠之矣何以又能使之直也○古今天下因舉錯而紛紛多事者往往而是小人豈肯遂俯首屈服耶觀於宋之元祐及明天啟之初則能使枉直正未易言樊遲此問亦切問也　辛酉三月

子貢問友章

君子以文會友章　博文而恃其獨斷之才未必不為學術之誤如王介甫之流求仁而守其獨處之見未必不為異學所乘如游楊終雜佛老仇滄柱云此解○按存疑謂此二句當會其意不可泥其辭則依司對講為是滄柱亦從存疑知行對講○熊伯甘曰後世標亦嘅於講壇則友道隳而爭易起角雕更於彥會則文事淺而文愈衰

論語講義續困勉錄卷四

子路第十三

子路問政章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章　陳幾亭曰桓公失管仲而齊亡苟堅失王猛而秦亡知用賢而不知備才知盡己而不知引人安定乎其國○沈作喆曰按蒙引首節三句只宜平列陳氏以先有司為主赦小過何即承有司說有疑言之混因家臣之長止於[illegible]或未嘗親自治民故赦過不盡民說在舉賢才句中自有行可得人更無可疑何於自己日中多行節但亦非為說

衛君待子而為政章　衛伯甘曰輒立可也衛出則執政者之過也是亦如後世繼嗣者之謬也是時執政者宜

正嚴之以公如孫當承國統決顯禰號公廟宜稱祖廟祝稱曰嗣孝孫某者則為太公太公之歸也宮室服御衣食皆如公政與祭則歸為公日兩於太公其承祭則攻也若蘇想夫子為政正名必出於此非受其政而別成過在也○倘曰日仍疑是制作明禮樂尚存事得其序物得其和之外事不成則無序而不和便無禮樂之本下[illegible]不興○[illegible]闡乱是禮樂之實還是禮樂之文曰實與文原相離不得皆如影便有形要離那形不得

樊遲問學稼章　遲之問稼亦猶公孫丑不素餐兮王子墊士何事之意也上好禮一節正所重尚志之意也甲寅六月○按語類謂樊遲學稼當時必有一種說話如許行並耕之說之類○按一類字則非直以遲為行也○至本文結云學者慎毋曰儒者以治生為急而大儒之效出矣

而後行章

其身正章

魯衛之政章

子謂衛公子荊善居室章　王前席文云謹身節用皆本其欲自之性情以斯之有盈取滿皆本其省克之學問以守之○就居室想到性情學問意思方闊大　壬申

子適衛章　此章要見得王道之必易行功利之不足就聖人曰氣有斬斬截截光景用爲因問如何富之曰行井田問如何教之曰興學校此心是實心此政是實政

合此雖聖人亦無他具也秀才[illegible]楚動云古法不可施於今只是心粗眼孔低小耳○語類曰古者教人有禮樂動容周旋皆要合他節奏使性急底要快也不得性寬底要慢也不得所以養得人情性如今教人既無禮樂只得把兩冊文字教他嗟○富教之權必操自上富之權不自上操則貧者必為豪強以兼利強者必情[illegible]以教之權不可不操教之權不操自上則君子與君子必以學術相勝小人與小人必以意氣相傾教愈多而俗愈敗矣須看聖人用兩之字　癸丑六月

苟有用我者章　此章因當時天下人皆以為極重難返三代之治不可復見故夫子云云曾見天下無不可為

之時乃所以破江河日下之說非但爲當年累世莫辨莫究解嘲也若使概無人用我何患哉 甲寅六月○期月而天地位三年而萬物育 乙丑六月朔日○熊伯甘曰聖賢言語但凡事功遲速俱心中打算停當確有氣候可循孟子云大國五年小國七年是也

善人爲邦百年章 穆散起曰致亂非一朝夕之故則致治亦非一朝夕之故此理之必然也○善人以寬濟爲治則天下或疑其弛而不張反不如武健之勝任善人偶强禦是治則天下又疑其行之不發反不如名法之徑行右八科文徵與穆說又恐其流似宋仁宗之世○古語二句原是贊善人難善人無期月三年之力量然此二語不是貶他 壬申八月

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章 幾亭曰久而成者民漸民風速而興者民志民氣也

苟正其身矣章

冉子退朝章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章

葉公問政章 語類曰近者說而遠者來則大小强弱非所論矣○滄柱曰不明言所以致其悅來之故亦已解者之說作文當依日新如云吾不必言政之何以說近也但言近者說便非語意

子夏爲莒父宰章

葉公語孔子曰章

居處恭章 語類問樊遲問仁聖人以是告之不知樊遲能盡此否曰此段須反求諸己方有工夫若去運身上討則與我不相干矣必當思之曰居處恭乎執事敬乎與人忠乎不必求諸樊遲能盡此否也又須思居處恭時如何不恭時如何執事敬時如何不敬時如何與人忠時如何不忠時如何方知須用恭敬與忠也○又曰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

何如斯可謂之士矣章 用晦曰此章隨問隨答各不相蒙大人曾能預知其必問而先備之也行己有恥一句中要有包括通章之理村學究當講說全章要尋出一章旨要以此句貫下三節皆庸人自擾耳○滄柱曰有恥上不當爲一邊說然當爲而不能爲亦屬可恥意本蒙引○愚謂只有不當爲一邊爲是不必支離○蒙引

亦無此說 癸亥閏六月 ○或謂行己有恥是一箇上品若將有不爲講作狷者一流便不見聖賢身分愚謂此說未嘗因之亦屬支離下面自有才足有爲一層在何必將此句檢高○陳介眉曰常人之恥恥在事後君子之恥恥在事前常人之恥恥自外至君子之恥恥自內生○語類曰有恥則不辱其身使四方能盡其職則不辱君命○又曰子貢平日欲爲皎皎之行這一章却是大段平實了故每問皆下看見都不是易事至問今之從政却是間錯了聖人便爲截斷了○又曰其退步意思則如行己一節臨事而懼

不得中行而與之章 此節且舒緩看云孔子所謂中行即洪範所謂平康正直狂狷即洪範所謂高明沉潛

○語類以狂者知之過狷者行之過○又曰今之人才
說這人不識時之類便須有些好處才說這人閒熟識
體之類便無可觀矣○吳辯起一節文以天地生人之
格不能不遷於中行君子與人之意與之交扶於不窮
南人有言曰章　語類曰不占而已矣如只是不讀書之
意
君子和而不同章　語類曰君子小人只在公私之間和
是公底同是私底和如周而不比亦然同一事而有
公私○五峰所云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方氏蒙書曰庄
氏云君子尚義義有是非是不可移而非非不可移而
是是非殊途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利有得失得則恐其
失失則恐不得得失互殊安得而和此探本之論也君

子哉韓范之立朝朱陸之講學其彰彰者歟孫威蘇張
韓李則小人之尤者也」
鄉人皆好之章　章本房書曰小人即附君子而必不肯
強其中而爲姦君子即疑君子而必不至嫉於中而爲
忿黃叔琳　○呂用晦曰今世之士皆善圓而惡方做一
件事必要處處周旋行一人不道好使媚其術之未工
其間更有稜角峭厲者則又主一家非之不顧一國非
之不顧之論於是在邦必怨在家必怨此又所謂乖戾
不可爲之方也須知從來只有此兩種人即有此兩種
議論纔翻夫子所以爲中正無偏之旨耳○愚按用晦
此論最好乎於其祖間用這人不好句用兩制又不好
用當外人又不好此則又執夫子鄉人善不善之說而

不知所以用之　通也無弊之道必也其大居
窮理了
君子易事而難說也章　陳菊亭曰器之中又分器焉治
用治河治兵治事各得其能是一器之全也或長於守
險或長於當鋒或長於闘稼莽樹藝栽稍是治兵中之偏
器也或善相度或善命工是水利中之偏器也或知種
性或辨土宜或明勸課是耕屯中之偏器也使人者合
數人以就一器無就數器以責一人○慮校由曰造化
無全功人類無全才雨露以生之霜雪以肅之日月以
照之雷霆以鼓舞之彼固各有功焉耳使木生於霜雪
求固於雨露求鼓舞於日月求照臨於雷霆得乎難謂
之廢物可也

君子泰而不驕章　語類曰如漢高祖有箇粗底泰而不
驕他雖粗亂得却無許多私意唐太宗好作聰明與人
辨便有驕底意思
剛毅木訥近仁章　史及趙曰道心之發皆由於人心之
混拙遲鈍
切切偲偲章
善人教民七年章　熊伯甘曰夫子搖搖屬望而莫或用
之至春秋之後且爲戰國
以不教民戰章

論語講義輯困勉錄卷四

憲問第十四

憲問恥章

克伐怨欲不行焉章　用晦曰將文勢云仁是自然不行
是勉強而以不行此說謬也不行只是不當克盡則勉
強亦仁也爭在留根與不留根耳安勉天人之分也
○私雖去而未必全乎理猶未可為仁況不行則有私
亦未嘗去也〔乙卯六月〕○論在六經氏謂拔去病根有
兩說一是須漸消磨是勇猛奮[illegible]近文未見暢
發此二念者○按[illegible]限[illegible]對個私意稱發隨
即鋤治雖去枝葉本根更在感物又發如何曰只得如
此所以曾子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按用克己
工夫尚須從發見制而不行如憲所云耶〔癸亥七月〕
○辛未[illegible]曰寢[illegible]熾[illegible]之少既必將奮發而不可
勝除其之太甚必將一決而不可復止私反在內為主
仁反為賓

士而懷居章

邦有道危言危行章　幾亭曰守道之言行任而不但以
為危而孔子更號之曰危蓋[illegible]行彼[illegible]之小人
與無識之俗人必是而非之[illegible]之
安得不謂之危[illegible]偏見宜居
升以而從有進無退[illegible]

有德者必有言章　功氏包曰羿氏一段不用曰文教行
此學有子法地文而用人說[illegible]論最深學
者心術而謂何聖人之言也」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章　用晦曰羿奡不得其死禹稷有
天下若講得粗些便如功過格感應篇相似孝順
父母也算幾功蝶蚌放生也記一善道所意思熟落則
與全便是惡惡根絕也○按此即所類王過之意○
按[illegible]問君子之心亦為其所當為而不計其效
之有後大子不答固有深意朱子謂此意思好此係
王過記甲寅以後所聞[illegible]比孔子之說似非
定論[illegible]此如此[illegible]功[illegible]利之念君
子不可有故不答[illegible]則可以[illegible]故出而
贊之○陳[illegible]夫子不答一何作天聖不言與亡之欲
責報於天也夫羿奡自好禹稷自聖何必計興亡之報
哉亦有之不論而亡必畏死而不敢逞則奸雄之隱患
猶存必戴王而不辭勞則神聖之居心不淨○畢竟是
計爭。〔丁巳十月〕

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章

愛之能勿勞乎章　用晦曰以[illegible]之則必勞忠則必
誨[illegible]以人心[illegible]之則容有不勞不誨然其心未始不自
以為忠且愛也[illegible]之人不忠無忠愛之心特患不得其
術耳[illegible]以不勞為愛不誨為忠不知[illegible]少事夫子
所以[illegible]此從使人去其私心之蔽耳[illegible]之公
因忠之愛之之心以講求所以勞之誨之之術纔是有
關世教[illegible]論若云愛則[illegible]忠則自誨則是合下如此
更何煩聖人之諄諄乎」

爲命章　熊伯甘曰按國制凡與廢用舍大政外之擬批內之科道建議奉旨下部議覆則司官案呈堂官只與酌刪潤不另作行語故覆疏只云臣等看得而大九卿題疏必列案呈職名無堂官單題者凡爲大臣須識得此意○右四書釋講東里子產潤色之

或問子產章　語類問或侯事迹雖有駁雜大處然事雖未純卻是了者之心管仲迹邪心都不好

貧而無怨難章　備訓曰難易乃常人之難易非君子之難易也○愚按備訓之言固是然常人亦不是流俗人亦是用了夫的人用工夫方見其難　子酉五月○要看是何等樣怨若用俗貧富相形之怨此非學者所難去如觀老而寂不不給順逆無饒怨此真賢者所難奉供

壬戌四月

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章　春秋之世不患無才而患無守用人者往往急於求才而不知重守夫子謂有守者不必無才有守而無才者惟一公綽耳豈可以一公綽之故而遂謂有守之士皆不可用哉　己未○時文不主措發用人說于春秋天下用人之法說亦好

子路問成人章　論衡曰在四子是生成之質若學者就兼此知廉勇藝自有工夫自全爲不得質○熊伯甘曰人雖有高明之資不深於學往往氣質蔽之此世所以無全人也知廉勇藝皆未可面情行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章

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章

晉文公譎而不正章

桓公殺公子糾章　朱子文集卷五十答潘恭叔云或問程子以爲聖之言論桓公之爲兄雖未知其必然然以聖人取之之意則妄議謂桓公非殺兄管仲非事讐可也○又文集卷六十答汪易直論此事最詳

管仲非仁者與章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章　用晦曰是美文子之事不是稱文子之論若忽頭據與僎同升事牽合文字論法作一篇駁議覆議豈聖人立言意乎○祝顧權文云文子此身有同列以爲非者有二指以爲失者亦有仰家臣以爲諱者而幸也吾夫子聞之也○壬辰歲雲蒸曰記者不歸之文子所升而第記其與同升又曰朝拔一人

寧推一人謂是博爽士之感激已耳此意已足傷豪俊之心受爵公朝拜恩私室謂是重一日之知已已耳此意已足顯明堂之羞獨是此也舊老彼也新進相與聯尊卑而列師濟之班○按黃作專以大臣不樹恩不市察休休有容氣量立說比是作忘分薦賢者更深入一層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章　按大全薛謂能雙峰云治宗廟得人則神人胥悅說得能治宗廟與武周宗廟之禘祫嘗之義無分別殊欠斟酌夫神罔怨恫不徒區區籩豆牲牷間必將有明德惟馨者使能治宗廟而遂能令神人胥悅則是祝亦可以只文曰齊相欺矣有是理哉愚謂鮀之佞不使之備別事而但使治宗廟便是公之

能用才處。戊午六月初(?)

其言之不怍章

陳成子弒簡公章　語類曰：夫子初告時，眞箇是欲討成子。後人自流(?)泝源，知聖人之言可以與三子。聖人心術不如此枉曲，非是聖人正以成子以告三子，無君之心。○程子以左氏所說為非孔子之言。朱子語類曰：聖人舉事也，不見只理會義理，都不問利害，事也須是可行方得。但如不專在此也。

子路問事君章

君子上達章　此大全語類。此是要人慎始之意。故曰如人相訟，初間本是沒要緊事，不過胡亂去下ム紙狀，少間公吏追呼，出入騷擾，末梢所費或數十倍於所爭。○小人到下達地位，亦自有一段了脚滑，使先生所謂喻於利也。○亦有君子而未能即上達者，則助也存進也。

古之學者為己章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章　此章只重欲寡其過句。伯玉之所事在此，孔子之所契在此，使者之所以說亦在此。曰使乎使乎者，嘆特使寡有味乎寡過之言。○蔡伯甘曰：堯舜禹之(?)……以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成湯之檢身若不及，文王望道而未之見。古之聖賢未有不以此存心。○刁氏包曰：此吁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所謂古人為善惟日不足，六十化者，氣質變化而日新也。

君子思不出其位章　蔡學曰：思不出位，又細於思無邪。邊理處謂之邪，依理處而未合乎時中，卽謂之出位乎。生無出位之思，總是心得其正。○姚珍示曰：此思字以臨事言，事有當然而用意之，卽位也。○愚按：有以窮理處事對言者，恐未是也。○月海曰：位字實指身之所處與所遇之事，而言不出位，是止而不遷之謂。或云思之當然處卽位，若思外有位，卽分兩層，卽為出位，其語似好聽，而不知其入於卽心卽境從心生滅之說也。又有按程子心要在腔子裏，只腔子釋位字，不知程子是說存養心體，非說思也。○愚按：從心所欲不踰矩，如有所立卓爾，是思不出位註脚。己未九月○王前席文云：思欲精，不欲雜；欲純，不欲雜；有專一之思，有順應之思。誠無不留之蘊，徙比云君子之心常有所憂，常有所樂。二語更足見君子之心(?)。○咏思不出位一句，不必更尋孔顏之樂。甲申□月□九

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章

君子道者三章　語類曰：聖人無憂，本無限量，不曾滿此也。若有此意思，都把聖人做絕無此也，不得聖人常有此般心在。如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分明是有功有勞，都不伐(?)。

子貢方人章　刁氏包云：自治者……身負心也。

不患人之不己知章

不逆詐章　史遊曰：此……不信，執是於浸潤……而不行，先覺即是賢。○語類問楊氏誠則明矣之說。曰：此說大了，與本文不相

干如待誠而後明只爲覺也後矣蓋此章人於日用間便要如此聰明底人便自覺得如日動言行便見得是非詐我熟睹昔霍光反昭帝使知得光不反○刁氏包曰觀此章則爲君如漢宣帝以爲後爲明爲臣如趙廣漢以鉤距爲術皆學門所不道也○用聯曰以語勢言之則以不逆不億却又先覺也以道理論之惟其不逆不億所以先覺也○愚謂亦惟其先覺所以不逆不億也。

微生畝謂孔子曰章

驥不稱其力章　刁氏曰漢昭帝云馬或踶齧而致千里泛駕之馬亦在御之而已稱力不稱德此漢治之所以雜伯也。

以德報怨章　曉村云聖人應事接物如匠之斲室四方上下俱關備接縫乃可或人之論只是一處好看不知他處不合者多則甚　原來的當也儒者之道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諸只有平等親疏親俱泯便是倒行逆施有以全其讎與父母矣他只要林例平等殺不知等殺之爲天也無等殺即無天矣故曰釋氏本心聖門本天○佗伯曰嘗訪阻尼傾倒此可爲學乎曰此等逆境自此世必不能免乃磨煉心性之資又豈可言怨韓信之於淮陰少年四不疑之於同舍郎皆以德報未可以矯情非之也○蒼柱曰報怨與復讎不同讎關君父之重怨屬身之私又東那說最確○語類問在官遇故舊有公事如何曰亦惟只輕重只有此心其事小亦可周旋若事大只且依公問蘇章夜與故人飲明日按之此莫大不是曰此是甚人只是以故人爲貨如往時秦檜當國一日招胡明仲飲極歡歸則章疏下又送路費其用殷勤乎節

莫我知也夫章　摘訓門下學而上達存疑及小註諸說似與大註不合皆泥於程子以人事天理分上下而說也凡說學便到理上致知力行便是下學此豈專爲人事只是說卑近工夫耳觀君子上達及註中漸進字則上達是由卑而高由近而遠以漸而進到知行之極處也若學一件事便知一件理就爲下學上達則學與達只在一時上與下只在一處便與君子之上達不類且註中漸字進字都無用矣蓋達字乃不成章不達之達

都誤作進達看了○按蒙引云程子說成緊了程子只恐人認上達在下學外故云最明若存疑講蒙引或緩則誤認程子意也愚前欲取大全一節上達全體上達之說兼用蒙存之說亦兼此說朱子已駁去　甲寅十一月十八○用卿曰朱子謂不是下學外別有箇上達又不是下學中便有上達須是下學方能上達眞說得此理四平八穩後人講學其弊總不出此不是離下學尋上達便是硬把箇上達倒放入下學中豈學學乎○此章即所謂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癸亥七月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章　要似愬不要似譖

賢者辟世章　語類曰賢者辟世集註以伊尹太公之徒當之恐非沮溺之徒可比也曰也可以當只是沮溺之

後備耳伊呂平正

作者七人矣章

子路宿於石門章　幾亭曰知其不可而爲之不謂爲之之志未嘗休也猶子路所云不仕無義君子之仕也欲仕所以行義也席不暇煖即所謂爲孔所謂仕也其實何嘗爲何嘗仕耶

子擊磬於衛章

書云高宗諒陰章

上好禮章　用晦曰禮履也履以辨上下定民志相勉以天也若謂王者但使民而設禮以制之則禮爲人謀而非天秩此老莊荀卜析禮之見耳○愚按老泉禮論正坐不知此故但從權術立說○禮可以作民之忌去民之驕在不可以政事觀之處亦行之

脩己以敬章　中庸首章之理備於此章○用晦曰他處或危言是愈精愈密根本處不分層次此是愈精愈深外面透一步正根本處深一步此中層次無窮不是說一脩己便了○蒙引曰不敬則內面百般計慮做出來皆是私心欲利甲必害乙利乙必害丙如何得安○諸擾攘之間如何程氏說聰明睿智皆由此出日如此間乃見公全然不用工夫聰明睿智如何不由敬出且以一國之君看之此心纔不由敬則心既無主應事接物之間其何以思慮而得其當又曰平日須提撕精神與介類齊戒制方可看得義理分明○又曰聰明睿智皆由是出此是什麼做用○脩己以敬文義備已□比以研窮踐履存於講以敬一比云行爲乎天下之識而不敢自恃其識有超乎天下之力而不敢自恃其力最安

原壤夷俟章

闕黨童子將命章　熊伯甘曰與居位與並行若他人則自看說破童子立地承當初無難事但總是遜敬義不入心久而忘之矣夫子初不提起只叫他且將命去觀觸感悟使自得之猶引默移自屬聖王手段

衛靈公第十五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章　謝梁生曰在陳絕糧有兩事此是厄於無上下之交非陳蔡大夫兵圍之事兩事相去三年

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章　謝梁生曰學識是夫子文章一貫是夫子性天○謝類曰近見承流有一兩相識只曾去考制度却都不曾理會簡服不一日臨利害那向都未有用處却都不將事去作[illegible]教人亦云論語皆言不如實事便要大多史如當子靜又只說箇虛靜云全無許多事○用晦曰夫子生知尚自謂好古敏求其教人也則以博文約禮又曰下學而上達

日金溪只空理會一貫以為先立其大者江門師弟遠宗其道至姚江而其說更熾初則以一貫陵學識繼則道詞以先尊一貫而後學識則是先上達而後下學先約禮而後博文顛倒錯亂恐無此聖學也○又曰有一一貫為初學入德事而朱子所云真積力久一旦豁然貫通乃是聖賢者大小人之事一坐一立執不由學故不有[illegible]必有用者以此使論一貫是一偏見而又是一貫偏[illegible]也[illegible]以為理本體[illegible]是道不至於有[illegible]非[illegible]人[illegible]不[illegible]真積力久忽然貫通可聖賢窮理之學格知至下學上達工夫到處不期而然乃反日以為聖學頓悟之學不復論博上人之[illegible]總之近來論學與其分為師門諸條借儒家[illegible]做何話頭為文章翻案之法原不曾識得儒家言語在此之所謂一貫者只是本天彼之所謂一貫者只是本心本天則有一定之工夫一定之火候本心只一了萬了更何工夫火候之有耶故同說箇一貫字其實如冰炭之不同不可不明辨也○又曰一貫多識不是兩件對著又不是捨卻一貫去多識方求見得一貫時只有多識及後見得後只有一以貫之耳卻不是多識外又增一件也此是聖夫子以之告門子貢者以之接引上蔡者問湯尹之徒非不善學而不得及此者何卻非曰說識事亦非靜坐得來○又曰以學識為識門之礎以一貫為究竟之極皆狐禪矣○愚按所謂一只是誠敬到純熟處○仇滄柱曰不妨書吋陳井閒作曰朱陸異同

聚訟千載以夫子此章告賜之明只非多識是一貫則如六經言復之說不可遽非○按此語不是盡非關作[illegible]多則分分則[illegible]必其胸中先有一貫為之主此只是欲以一貫為入門者從實[illegible]結尾[illegible]人所以為之理[illegible]夫子[illegible]則有[illegible]得[illegible]亦見得[illegible]之[illegible]爭[illegible]曰[illegible]正為[illegible]實是　正賞多時又有多[illegible]

[illegible]而[illegible]有[illegible]以識[illegible]不[illegible]

由[illegible]

[illegible]

子張問行章　輔氏曰博學何先乃知之驗篤行是行者已者[illegible]忠信[illegible]何由力行之驗篤敬是理者已者　用晦曰兩只字指忠信篤敬或將其字含作心字便似孤禪

發話頭相似。全無理致。謬矣。
直哉史魚章　譚梁生曰。道在此類，揄揚不在品隲高下。
可與言而不與之言章　譚梁生曰。此與中人以上章互相發明。
志士仁人章
子貢問爲仁章　呂蒙吉曰。自道之不明也，或有事其大夫之賢者，尚以爲趨炎附熱；或有友其士之仁者，尚以爲阿私樹黨。學者無所持守，鮮不畏而去之。此叔世所以無師友也。○語類曰：王介甫云事褒中之大夫友諸俗之士，浮樂視翕然，不戒於先王之道，難矣哉。此言甚好，只是把做文章做，不曾反己求之。闕其身上極不整齊，平日亦脫冠露頂。

日勉錄卷四　論語下

顏淵問爲邦章　幾亭曰：發揮人時，要提醒天下人以率作興事的節候，使之知把人收斂閉藏的時候做簡歲首了。於天地不差，事上却差。○又曰：夜之子也，晏息靜守其微陽，宜與分而用之，其力不滿。大全旃云：輅質樸，見宜文辭後。昔之國發輅，取商輅，見取諸周。此章專泥四代說者非是。如雲峰說使假般從有輅可從，周從有冕可從。○論作曰：冕是祭祀之冠，時文混作臨涖臣民者非。○大全旃又曰：孟子雖言政事，而韶樂可以徐興；孔子雖言韶樂，而政事可以類推。○蓋伯曰：上放遠佞，四勿中點綴。○語類曰：近有學者欲主張司馬遷，謂宋作漢高祖賛，說居左袵，謂以千門是他憎高祖之不能行夏之時，乘殷之輅。謂他見識直到要與孔子答顏淵之類。同某謂漢高若行夏時乘殷輅也只做得漢高，却如何及得顏子。顏子平日是多少工夫，今却道漢高只欠這一節，是都不論其本矣。○語類問爲邦章曰：堯舜禹却只是就事上理會，及到舉大事却提起那本領處說。
人無遠慮章
已矣乎吾未見好德章
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章　幾亭曰：春秋責備前賢，所以爱後賢於無窮也。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章　語類曰：謂之薄者，如言不以己之所能必人之如己，隨才責任耳，非舉而棄之。自有六釋以來，不曾說不責人是恕。○按薄責於人有二，如不

日勉錄卷四　論語下

益人之歉，不竭人之忠，此就交際處言也；規人而不苛細，期易而不強難，此就教化處言也。已上
不曰如之何章
羣居終日章　魏浮陽東林商語內，將此章與飽食終日同看極好。
君子義以爲質章
君子病無能焉章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章
君子求諸己章
君子矜而不爭章　丹崖曰：名教自任之儒，稍存一二未化之意，行乎所謂若輩不能無過也。○又曰：矜羣爭黨一念之各，只爭此介處之異，亦在此處。以事迹言之則

矜莽畧過便是爭黨若以心術言之則方其矜莽源是一團天理纔過爭黨一分便是私心也而字一折此關須壁立千仞始得然君子而不仁者有矣故如李杜高顧諸人正當與之勘辨此處耳若後之辨上分明秀才結社合下便是爭黨○又曰黃道事迹畧過也是心術微差○爭而托於矜君子必無之矣矜而入於爭亦必無之黨而托於羣君子必無之矣羣而入於黨亦必無之丁巳四月

君子不以言舉人章

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章　張侗初曰子貢是多學多識的人此章反求要在一言上尋箇一生受用得力處○用鄉曰一言一字也非言行之言子貢求一字指

要從此身體力行只是個學不得行身世人我萬一天下不以日散於其說於一字亦將身世人我先入乎自己中生最親有一切又曰時文動云求之一心而已不知心字如何切貼恕字凡仁義忠信敬誠忠恕諸字何非心者以此行文寬泛不切猶其小者也不知此說正脫釋氏本心之旨後他說仁說敬說忠說恕我只以心字了之其悔大慈他非心非佛我只是即心即佛此病中於讀書人學問心術直為害不小○舍往日時文云以欲為準不若以不欲為準看得欲不欲有兩層不知不欲勿施處便是施所欲也○又曰行是身體力行之行時文行作通達無閒之說却錯了此間行之行矣終身稱之作時文以身一心學纍纍糾纏何嘗

題只又只恕一何是當下直指之詞作沉吟思索者非○勿施於人勿字不可看容易了須有壁立千仞不顧愛憎不顧利害的力量方能勿其根源先要從己所不欲來戊午六月

吾之於人也章　此章即所謂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毀譽不必盡是私意有嫉惡太嚴而流為矯激者有崇獎情殷而渉為吁可者

吾猶及史之闕文也章　陳臥子曰國史之重也惟其傾而邪說之是非不得搖之士大夫之尊也惟其有德於人而匹夫之權勢不得侵之今國史既不足信則放言橫議之流各思著書立說以自見堯舜為虐桀紂為仁而天下之禍在於文章矣士大夫既不好施則衰奇詭

使之士皆能輕明廉安以自立小者知曠大者借飾而天下之禍皆在布衣矣嗚呼此春秋將變之勢也○史不闕文借馬則命於禮之漸也○顧人凌曰文武之世重老成而敦忠厚所以培植者且歷數百年來先試已遠而浸潤未息當此時也有人焉惡而救之辯者之丁道可幾也

巧言亂德章

衆惡之章　幾亭曰好者以愛憎為是非好明參看是非常移於愛憎

人能弘道章　幾亭曰人外無道心外無理總自人生以後觀之耳有天地未有男女此時道理如何即未有天地此時道理如何既謂人外有道心外有理可也但自

人一生而人心便太極是弘道窮理盡人之能若執定人外無道假道因人始有則到人銷物盡以後天地又孰為開闢人物又孰為生息耶○用晦曰但云人能弘道則人猶或希冀道之亦有功於人惟復加非道弘人一句令人當下便有警醒覺悟正是聖人重加一鞭策也

過而不改章

吾嘗終日不食章

君子謀道不謀食章　語類曰君子之所急當先義語義則命在其中如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此只說義若不恤義惟命是恃則命可以有得雖萬鍾有不辨禮義而受之矣

知及之章　語類曰格物致知知及之正心誠意知仁能守之到動之不以禮處只是小小未盡善○又問知及之仁能守之只是講學是明德工夫莊以蒞之以後說爲政是新民工夫○伯曰仁守何不能莊是是老倒不曾發到那收處將何又動不以禮是道之以德而齊禮處不能精密

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章　幾亭謂大受小知不專以君子小人分即同為忠智之士而小大亦有互須者子房爲大則陳平為小孔明為大則法正為小○黃陶菴曰周公之多材多藝子產之博物聞識以爭後世諸葛武侯之徒小大何常不兼備耶若夫全才雖得則辨俊之不强豈不如器大而若鴻之楊塗同賢矣丁謂也

民之於仁也章　焦氏曰民以廣眾言則仁亦必以相生育群聚之眾全憑仁愛以相生非仁則强凌弱眾暴寡相殘相賊則人類之滅久矣蓋仁則彼此相愛而必無禍患之來

當仁不讓於師章

君子貞而不諒章

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章

有教無類章

道不同章　焦氏曰如伯夷太公包含于胥亦是

辭達而已矣章

師冕見章

論語講義續困勉錄卷四

季氏第十六

季氏將伐顓臾章　呂梁生曰季氏是季康子時孔子將
迎反歸與聞國政冉有子路為季氏宰以伐顓臾問孔
子是康子始田賦故事孔子感激動人心於是顓臾得
止伐不見春秋經傳」

天下有道章

祿之去公室五世矣章

益者三友章　呂梁生曰夫子所論友乃是切偲輔仁之
友非世俗交游之友但有善良便佞只與直諒多聞反
看是便辟善柔若然當止損○呂有語論字曰始之
觀感觸之漸由久而與俱化矣論損字曰起於此既成
於漸染久而與俱化矣○摘訓曰益者增其所本能損
者壞其所本有三友損益之資於外者三樂損益之發
於中者也」

益者三樂章　呂留良曰禮樂節禮樂曰此說得淺只是去理
會所樂即會得歸自是有益○王前廉三句破六非益
者之樂皆當之得其正者也○只說情得其正既不好
下益矣却又有提得起此有六情之正者一一皆治心
之事焉一一皆復性之功焉便最好　甲申四月

侍於君子有三愆章

君子有三戒章　呂宋孫曰血氣未定有以正之血氣
方剛有以和之血氣既衰有以救之此君子所以檢束
身心變化氣質而憎惡俱由此出也」三戒只是

道心常為之主而人心聽命焉所以理制欲以志帥氣
也」甲申四月

君子有三畏章　存疑曰聖人之言謂方冊之所載者」

生而知之者章

君子有九思章　百會成問君子有九思只是意誠了自
會如此曰君如公說猶及不事了當人教人不是理會
一件只從自會好須是這一般工夫內外夾持起來○
摘訓曰思明以下皆好字面都是思要如此思難」思
要之疑留難而不肯放也若作思其患難說則與上
下忠字及思明等字不類矣」

見善如不及章　晉梁生曰此章與違民章語意小異大
同只隱字曰志如何求不是空抱此志須日逐做此志
之功」

齊景公有馬千駟章

陳亢問於伯魚曰章

邦君之妻章

論語講義續困勉錄卷四

陽貨第十七

陽貨欲見孔子章　孫生曰、此在定公初立、季平子強僭、陽虎專政、孔子自齊反魯、退脩詩書禮樂、教授弟子、不仕乎時也。

性相近也章

唯上智與下愚不移章

子之武城章　以禮樂爲牛刀、亦流世俗所見。言彼但知兵刑錢穀爲救時急務、看視禮樂如牛刀之不適於用、割牛且不欲用之也。針蓍、壬戌六月

公山弗擾以費畔章　黃氏日抄引趙鵬飛說曰、敎公山臣於季氏、叛季氏臣於公、發公朝於天子、以尊先之天下、皆然、是東周之從前興也。

續困勉錄　四十

子張問仁於孔子章　仇滄柱評翁叔元問仁章文曰、註心存理得本係串說、行不得如恭則心不放、寬則心不忽、信則心不偽、敏則心不怠、惠則心不刻、此皆理之所在、故心存則理得。篇中云操持此心之出入而以五者爲立體之實踐此理之有常而以五者爲利用之小、似將心理分開體用、不是以心理合上大用。聯謂能行五者是存心之功、於天下則心存矣。方足理得、時文將五者作理、以仁作心、或以能行爲心、五者爲理、或以五者之心仁爲理、或以能行貼心存於天下、貼理得、蓋是醉夢中個意熟按時文因但升用前所貼、亦恐未是用之。又云、是存心之目、離行由於一仁而不可割之即仁。又、可指之爲心、乃心與仁交接處、故心理二字都下不得。○按此段是然、亦似專以理貼仁、以心貼五者之謂、五者是存心之功、而求理之行於天下是存心之至密、而求理之事至精。

佛肸召子欲往章

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章　語類曰、直使勇而無剛者、當是恃勇者發見於外者也。○黃氏曰、御事以剛不以勇、勇以制物者也、剛以制我者也。

小子何莫學夫詩章　性理致知內程子曰、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所以明理也。○又今人每所以爲與觀群怨之外、則此詩多識舊名、此是格物內一件、天下鳥獸草木、雖然詩之必無是理、而詩之所引、則皆耳目之所及、不可不知者。

續困勉錄卷四論語下　四十

子謂伯魚曰章

禮云禮云章

色厲而內荏章

鄉原德之賊也章　語類曰、如五代馮道、此真鄉原也。

道聽而塗說章　道聽塗說、不但不能體之於身、如何可以勝氣習克物欲、而行其所聽。且亦只之未嘗說分明。蓋聽來之言、或似是而非、或此是一邊、或只其當然而未及其所以然、或言其綱而未及其目、不深求之、而驟行之、皆是有子路之病、而況徒道口說乎。丁卯六月初十。○聽人論人之言、不察而遂播爲毀與譽、論理之言、不察有害不爲學者。　愿初十又記

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章

古者民有三疾章

惡紫之奪朱也章

予欲無言章　朋瑚曰此節最易近禪程子所謂彌近理而愈失真者正是只爲得天理流行活潑潑地不知已撥入那裏去也要知聖人指點只要編處識得此心聖人只不止見於在是此實理只在音氣抑揚輕重之間何如君夫〇又曰時行物生學者正要就此體認全理不是聖人即舉天而言也若徒作當下指點語便撥入才只香裏去矣〇倉曰時行物生正見大道無往而不在人當默處加察中庸鳶飛魚躍亦到活潑潑地即是此意

孺悲欲見孔子章

宰我問三年之喪章　晉梁生曰宰我知足知聖爲說辭短喪之問得罪名教非小是豈無爲而言將厝衙行三年喪者不行三年喪宰我爲臨淵大夫蓋代發子爲政而因衙門俗不能猝變故有此問

飽食終日章

君子尚勇乎章　晉梁生曰此與六言六蔽章並子路初見夫子時語此章又先之家語文甚明由惡章是子路升堂究竟語也

君子亦有惡乎章　晉梁生曰人子所惡者敗常亂俗之人子貢所惡者欺世盜名之人

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章　門人曰女子小人非獨其性質難化也彼實有學問倒頭使人主張他乎不得漢唐之末足以觀矣讀爲中已志更有甚者

年四十而見惡焉章

論語講義續困勉錄卷四

微子第十八

微子去之章　語類問殷有三仁曰而今也難看或是孔子當時見他事實○文集卷五十一黃叔重云諫行而紂改過者三子之本心也諫不行而或死或囚者三子所遇之不同耳朱子答云此說得之史記亦說箕子諫而被囚也○晚村曰今人只挑逗殷有字面則是殷有三忠殷有三義耳

柳下惠為士師章

齊景公待孔子曰章

齊人歸女樂章　薛梁生曰季桓子初困於陽虎待孔子之意甚殷及三都不克而尚孔子之意寖衰故女樂之歸乃得而間之○語類記樂事論語所載與史記異若如論語所載則太匆遽緣是父母之國君大夫尚得不面告之告之不得已行亦不晚今乃去得如此其急此事未可曉為當闕○又曰據史記卻是孔子恐其害己故其去如此之速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章

長沮桀溺耦而耕章　幾亭曰於人世多所違避此世俗之有我於人世一無芥蒂此高士之有我也堯舜猶病周孔日夜栖皇無我之大聖固獨存此芥蒂於人間○刁蒙吉曰誰以易之言那一箇是與你變易的如水已流下不可挽之使上也就天下說

子路從而後章　熊伯甘曰平日問津滄海則其原不以隱為非者故一聞丈人之言亦道他有理默然拱立○至則行矣當與既而曰同看○陳叔子長幼之節四句文同世有求之聖人必以為潔而獨不許其廢世有怨之聖人不以為忿而獨不許其廢

逸民伯夷叔齊章

大師摯適齊章

周公謂魯公曰章　故舊多情情繫常之意最易闕略未必皆識之者之過然君子自當持其平

周有八士章　稱周有人才不止此則及於一家者尤見其盛也

子張第十九

士見危致命章

執德不弘章　[illegible]不弘篤[illegible]弘從相似

子夏之門人章　[illegible]不可之人涉於匪類若與不能拒不在此數故於容與拒兩者各有所用本不相妨

雖小道章　此當與君子不器參看

日知其所亡章

博學而篤志章　[illegible]不相妨者曰博學是都要理會過[illegible]心[illegible]力處物學是說大規模近思[illegible]人如明明德於天下是大規模其中各致成其所[illegible]如聯學亦貴一日便都學

得了[illegible]一個程子曰近思以類而推何[illegible]好只是就那號得處挨將去如這[illegible]行事理會[illegible]近於[illegible]去○論[illegible]得若還提本[illegible]求仁而設[illegible]是[illegible]又曰未[illegible]力行為仁[illegible]仁當欠一[illegible]功夫[illegible]

百工居肆以成其事章　[illegible]以致其道只是一故事[illegible]

不學之過

小人之過也必文章　[illegible]曰說亦何以[illegible]人則有始[illegible]

可為堯禹者始從[illegible]宗徵[illegible]方迹忽悟何是為吾畏縱使果能聽說之晰將遂泯滅無聞乎褚遂良所謂史官不記天下必有記之者

君子有三變章　用[illegible]人[illegible]有變試然必如此作[illegible]分析看來[illegible]一個[illegible]人[illegible]分別性命○朱子分別理氣正[illegible]析[illegible]故合[illegible]成耳○又曰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illegible]安不成正為此也然[illegible]部小學今人都不論此一坐一立[illegible]不是[illegible]心[illegible]於中怠惰之容見於外又安[illegible]不曾做得筋骸肌膚[illegible]故朱子又有以敬補小學之[illegible]則此心在腔子裏[illegible]

點必有[illegible]執事[illegible]便是恭而安境界也

君子信而後勞其民章　[illegible]信非在旁[illegible]合在旁作合者以一人之[illegible]可以一人之[illegible]見疑此轉非所以[illegible]君子不[illegible]信非空言所能感動也空言感動者有時因言而得信亦有時因言而得疑此惜由而以終於暴戾君子不出也○勞民者勿輕用大功不[illegible]

大德不踰閑章　[illegible]大德不和[illegible]

子夏之門人小子章　[illegible]凡作文字以內註為主而外註參之以大註為主而小註[illegible]外[illegible]小註有不必泥者只宜體[illegible]正註如此[illegible]非以末為先而傳焉[illegible]以本為後[illegible]本末理皆一貫而

未嘗有先傳後倦之別外註則云先傳以近小而後教
以遠大意與內註相合但看先後二字微覺人實內註
則活看先後二字意便有不同尖大註解乃先傳二句
但承道字說而小註則指君子之心說本文只言君
子之道未嘗言君子之心小註似不必從○[illegible]
文評知其未嘗細看語類然大全中[illegible]亦備說
得明白不知何故不細看○語類曰[illegible]一
覽集註第一條明道說是○又曰此[illegible]不
由將謂無本末無大小雖如此看又[illegible]不是知
此後來在同安作簿時因睡不著忽然[illegible]乃知却是
有本末大小[illegible]不得明道說君子教人有序四五句也
無緣看得出○[illegible]兩條最難看[illegible]向來費無限

忘這理會此段云[illegible] 川門人都說差了[illegible]是不成
把他底[illegible] 大抵就他底解說解來解去只見與子
夏之說相反[illegible]說有本有末如何諸公
都說成末即是本後在同安出往外邑定驗公事路上
只管思量方思量得透所謂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
通只[illegible]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illegible]
洒掃精義入神是一樣道理洒掃應對必有所以然精
義入神亦必有所以然其曰貫通只[illegible]者之理
只一般非謂洒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illegible]
有形而上之理即洒掃應對亦有形而上之理○此章
朱子以正心誠意為學之本性理第四十五卷[illegible]
氏謂周子太極一圖道之大原也此與朱子說似異而

寶同○[illegible]又按夫子教人約之以禮亦是此箇道理○
附本[illegible]一貫有兩箇曾子之一貫即中庸所云合
外內之道是就吾心性上說[illegible]門所謂[illegible]一源顯
微無間[illegible]下學上達洒掃應對精義入神之
謂是就物理上[illegible]
在而[illegible]學[illegible]今可韓非曰[illegible]人家國之[illegible]
以從容味[illegible]之習以示度量有[illegible]功名[illegible]家昌仕
之[illegible]必非學士大夫之所[illegible]而往往於[illegible]者投之
事統帶之[illegible]乎○[illegible]
患之[illegible]無他所[illegible]不[illegible]使國家謂學之一途○必
非行[illegible]之所能而往往於不任者而厚其招軌
路之[illegible]之所謂信○

喪致乎哀[illegible]
吾友張也[illegible]
[illegible]難能從[illegible]是稱夫未仁乃纔是不滿之
意[illegible]則[illegible]雖能處亦未得為盡善
矣○
堂堂乎張也[illegible]
吾[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
能[illegible]不得[illegible]政皆於私欲有不
[illegible]
[illegible]多人如長孫[illegible]如唐太宗為高宗擇
便不能用又李文[illegible]之馬到李武
[illegible]便不如此[illegible]大全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章　一矜勿喜猶是第二三層事當
在道上著力雖[illegible]非士師所能操然士師亦有
當盡之道○一[illegible]　使有絕惡於未萌起敬於微渺
之意滿宮入統　[illegible]皆作裏面
紂之不善章
君子之過也章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章　此云皆論心法淵源則聖學
只是道統據　章本[illegible]　[illegible]就上聞上說道只就制作
上言聯文四題中有　[illegible]作道統相承非公孫
問意亦非子貢答[illegible]　必如中庸[illegible]憲章文武而兼以
翻進堯舜方[illegible]　統新安陳氏謂列聖道統傳在
文武亦非本文語[illegible]　[illegible]駁之良是○又曰此章是論
學問非[illegible]道統蓋[illegible]朝爲學之問因夫子多聞多見
而發故子貢[illegible]文武之道亦就[illegible]功業上言若說道
統謂淵源當在心[illegible]指不不當[illegible]識小處用語
矣○又云公孫朝　問正猶當人[illegible]能之意○又
[illegible]學只指淺處　[illegible]子貢亦[illegible]者言之○又
云[illegible]負[illegible]常則[illegible]由天[illegible]孫[illegible]學
在人西　[illegible]萬曆
[illegible]公孫[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　尼原是能[illegible]開大
塊做[illegible]如何拈住[illegible]不[illegible]
引早[illegible]處[illegible]看　[illegible]不是只條人說[illegible]就
又看[illegible]樣[illegible]若[illegible]包到二帝三

王之經天緯地處則亦何用做古人說話時文誤入截
止敬勝等語俱不得當所問答本意又如如切如磋者
入何地包饑而作俯仰由敬[illegible]爲士貫說一併流毒人
心此等不當以先輩視之[illegible]能伯[illegible]下學如問禮
問官入太廟每事問皆是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章　萬仞中[illegible]之墻[illegible]切論
云不知聖道之近易失之艱難不知聖道之高深失之
忽易又云道如伯夷非不高矣然峻[illegible]然以清而表見
於天下則伯夷之墻[illegible]易窺也伊尹下惠之皇皇然任
與[illegible]然和亦如此[illegible]人了則聖[illegible]時任時和人不得以
一節窺
叔孫武叔毀仲尼章
陳子禽謂子貢曰章　論[illegible]人[illegible]不可及猶天之不可
升是[illegible]聖德[illegible]及下節[illegible]以明其不可及觀
如之何其可及何[illegible]又以[illegible]節爲德不
可及得邦家節爲業不可及此不得[illegible]也[illegible]道綏
[illegible]人[illegible]有實心實事[illegible]人無意於立而自立
又[illegible]有以立之而民即立俱此得[illegible]虛不實此不得
解[illegible]也

論語講義困勉錄卷四

堯曰第二十

堯曰咨爾舜章　[illegible]是政之[illegible]法度是政之
大綱[illegible]又以人立政者也[illegible]
成之[illegible]孟子不道[illegible]
而只[illegible]
道[illegible]用[illegible]之[illegible]
當[illegible]不費而[illegible]
論[illegible]者[illegible]四之[illegible]

何如斯可以從政矣章　[illegible]欲仁得仁[illegible]不[illegible]
於[illegible]則曰君子泰而不驕[illegible]相近之[illegible]
泰而不驕[illegible]於驕[illegible]出於敬則難易至
於[illegible]而自然不驕矣此泰之所以爲美也存疑[illegible]下
[illegible]

不知命[illegible]求名不[illegible]亦不知命[illegible]見[illegible]
必[illegible]見利必趨同也○[illegible]曰孔子論知人之[illegible]有四
[illegible]爲作與人對面設也二曰觀[illegible]也[illegible]曰
觀所由察所安探心也四曰知天反求[illegible]也

論語講義困勉錄卷四終

孟子講義困勉錄卷五

當湖陸隴其稼書纂輯

叔姪席永恂漢翼　參訂
丁爾丞漢廷

男宸徵可久　外孫曹宗柱命我　全較訂
姪[illegible]用中　張大有長風

告子上

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illegible]曰[illegible]是四端於我
[illegible]心在外者又
[illegible]人[illegible]也
又[illegible]大之道[illegible]與[illegible]人之
[illegible]內外人須有體察
[illegible]佛
[illegible]只在仁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心之德[illegible]之流
[illegible]體而用未
[illegible]中事之[illegible]
[illegible]於外[illegible]心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在外之[illegible]
有何[illegible]便是[illegible]用[illegible]
又[illegible]物爲義非[illegible]後人[illegible]未免有義外之
見[illegible]仁義亦[illegible]所知
而[illegible]件[illegible]別件[illegible]而已矣

者決其詞也○當時所依用先行仁義者有　則以利在民與民爭貨爭貨則橫征一則以利在鄰與鄰爭地爭地則搆難

王方於齊王章

寡人之於國也章　移粟易生皆所謂仁心仁聞也○惜其曰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廢也○然亦有不他之農有山農澤農。脩文有山林[illegible]畜牧者則假[illegible]通商闔丁為農者不知合周制之意而[illegible]道之[illegible]何要見行王者猶未敢以為盡心也[illegible]能行井田里樹畜是謂王行王道。則今料給有來易易其實全郊其有周分之[illegible]曲[illegible]未決不能[illegible]如[illegible]知何緣[illegible]保其[illegible]調更行[illegible]

[illegible]章

寡人願安承教章　孝弟忠信如何變條目脩便見向[illegible]有[illegible]之意不脩[illegible]月十[illegible]杜[illegible]用民以戰不必[illegible]例[illegible]不揭[illegible]以[illegible]此[illegible]之所[illegible]勁出前今決不如此。所云制梃特[illegible]民心可[illegible]

孟子見梁襄王章

仲尼曰[illegible]文之事章　用孫曰小。[illegible]先生云聖人不忍生民塗炭故取伯者之功。聖門則脩己治人之道故羞稱之。其論亦[illegible]以為若稱伯者[illegible]不忍生民塗炭也。

春秋[illegible]文亦是彼[illegible]開[illegible]當[illegible]術。非不是[illegible]先不道[illegible]文之事[illegible]為設之分也○[illegible]道取之人[illegible]其由也術小[illegible]以[illegible]之[illegible]取之[illegible]通[illegible]遠進[illegible]專指家[illegible]如此[illegible]不如[illegible]通[illegible]若為疏。

梁惠王下

莊暴見孟子曰章　蒙存曰。同民樂之後。還須使[illegible]唯之[illegible]
然使歸和淡。然後可以發[illegible]相感神人。爲治者本末交
養。猶爲學者內外交脩也。不然。孔子於鄭聲。不必放矣。

文王之囿章

交鄰國有道乎章　困勉錄曰。何[illegible]爲[illegible]之計。
而陰爲隨侯脩政之謀。陽爲管知[illegible]之狀。而陰爲
[illegible]少康以[illegible]之圖。陽爲鄭伯[illegible]之[illegible]文。而陰爲
[illegible]人[illegible]舟之[illegible]事。○[illegible]樂天[illegible]天下從來
[illegible]此題者[illegible]有[illegible]將大[illegible]只[illegible]不[illegible]天[illegible]
[illegible]一[illegible]也。將保天下[illegible]天下[illegible]樂天[illegible]
於保天下。而不知[illegible]用心[illegible]保天下。此二
[illegible]也。題意是對交鄰國[illegible]
[illegible]民[illegible]德。講此二[illegible]也。又註中保天下[illegible]仁
[illegible]上[illegible]實有其事。作[illegible]此
[illegible]也。[illegible]仁者不忍[illegible]小國[illegible]得
[illegible]使見保天下時。文[illegible]言容保[illegible]又[illegible]科
交鄰[illegible]天字[illegible]理言。註中明以[illegible]天而
作者必說到彼蒼上去。却於上文仁字[illegible]應矣。○
又曰。保天下自有實事。時文[illegible]字[illegible]
事不必有以[illegible]心[illegible]知
兵爭不興。四方[illegible]而有實義[illegible]○又[illegible]天畏
天爾。天字指理。畏天之[illegible]知指上天[illegible]

[illegible]上[illegible]孟子於[illegible]章　[illegible]曰。樂民之樂。[illegible]何[illegible]樂
[illegible]民之樂[illegible]其樂指[illegible]民[illegible]有[illegible]攻。
有[illegible]其樂是[illegible]之[illegible]文[illegible]民同樂[illegible]矣。○
[illegible]天下[illegible]民民樂[illegible]何以[illegible]
[illegible]人皆知之。但天下[illegible]字。人多[illegible]九州
上[illegible]觀大而題[illegible]樂[illegible]天下樂
不以一己也。天下二字。只對一己[illegible]人[illegible]以[illegible]
或疑如此解。則帶承樂民之樂[illegible]民[illegible]不
合[illegible]民樂其樂。非樂民之樂不是[illegible]之[illegible]以
大[illegible]是[illegible]何[illegible]民[illegible]外又[illegible]天下也。○
[illegible]大[illegible]之[illegible]於其[illegible]也。
[illegible]章　[illegible]明堂之說。[illegible]紛紛不
[illegible]以爲天子之[illegible]文以爲文王之[illegible]近
[illegible]之制。皆前堂[illegible]明。故曰明[illegible]天子
[illegible]朝在路寢之明堂。每日退朝[illegible]之所。不
[illegible]太廟之[illegible]
[illegible]所[illegible]侯朝位[illegible]
[illegible]則於洛邑文王廟之[illegible]之也。[illegible]
不[illegible]明諸侯之尊卑。解其義。[illegible]方民又從而
[illegible]之其[illegible]乃大令[illegible]之何[illegible]
[illegible]有[illegible]於其[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章
爲[illegible]章

齊人伐燕勝之章

齊人伐燕取之章

鄒與魯鬨章　蒙引曰[illegible]修力行。[illegible]不先行仁政。
不在驟而在積。即答問[illegible]其[illegible]往來
道歸。而無憾于用得公[illegible]

滕小國也章

齊人將築薛章　[illegible]
之。但滕也東[illegible]自[illegible]
人民少爲吊役之所不[illegible]必不可遷[illegible]
歷日善之在今日爲業者之在後世爲[illegible]。

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章

魯平公將出章

孟子講義困勉錄卷五

公孫丑上

夫子當路於齊章　蒙引曰孟子分[illegible]以心。司馬遷分
王伯以事業[illegible]不[illegible]以[illegible]以仲周爲小。
代可爲人也。使仲不假仁功猶是一匡天下之功。道
即是無恐不服之道。

夫子加齊之卿相章　晚村曰。四十以前有工夫。四十以
往亦有工夫。四十以前規模未定。四十以往磨
鍛煉愈精。按晚村此論最是。又云失聲破斧見道
處兩動也。皆由之現世子方之驕人亦動也。有人謂被
[illegible]往與醉而從容者內爲所動。非此論恐未是
不動心但不指此。蒙引曰見害動是渾淪說。

流而施命是動相智已遠　論孟子先後同時多此習
氣。孟子獨謂告子不得於言是得失之言非謂能人言
也。曰某向來亦如此說然與[illegible]不同此是告子
關他人之言不得其義理又如[illegible]人之言[illegible]不得其
言之長皆以爲無害事但心不動足矣。[illegible]全
言[illegible]胡氏之說不同。朱子文集答[illegible]云
伊川解孟子云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此[illegible]之
乃謂不得於言謂在己失之於言也[illegible]公孫丑
問答論知言大概謂知人之言不但[illegible]之說可從否。
朱子答云孟子正謂在己者失之於[illegible]其然言爲心聲。
則在己在人皆如此也。新安陳氏謂告子不得於言。
即不求其理於心是不知言也不得於心即不求其助

於氣是不養氣也今坊刻大全有附錄黃氏洵饒一條云告子勿求於心與孟子持其志相反告子勿求於氣與孟子無暴其氣相反此條殊勝前有持志知言是一件之說亦因此而誤 甲寅十一月廿一看語類記 ○按語類曰告子既不務知言亦不務養氣但只硬把定中間箇心要他不動孟子則是能知言又能養氣自然心不動蓋知言本也養氣助也二者恰如行軍知言則其先鋒知虛識實者心恰如主帥氣則卒徒也孟子則前有引導後有推助自然無恐懼紛擾而有以自勝告子則前後無引助只恁孤立硬做去所以與孟子不動心異也○又曰志只是心之所向而今欲做一件事這便是志持其志便是養心不是持志外別有箇養心○

按上二條則朱子之意却不是將持志知言看作一串○朱子或問云持志所以直其內也無暴氣所以防於外也○後論集義亦以持志為發○論語好仁章語類云亦有始立之志不足以勝久縱之氣者自也是志不足問養得志完全時只在持守否曰持守體察講學考索凡聖人所說底皆著去做問須有一箇本須得貫通處只是敬○氣之動志有顯與抗者有陰為役者有志隨氣而委靡者有志隨氣而躁率者 辛酉○論村曰有看志壹何在好一邊氣壹何在不好一邊者此彭山季氏之說也有看二句皆兼好不好兩邊者此虛齋蔡氏之說也此朱子論源清流清及流濁源濁之說則知兩句皆當就不好處說○愚謂只依蔡氏為是○志氣

但雜為惡○前篇志壹兩句文曰其為既持之志與則其壹也惟知禮義之可安其為未持之志與則其壹也亦惟知嗜欲之可樂其為得養之氣與則其壹也有猶暴棄之之病其為失養之氣與則其壹也亦有悖慢邪僻之病○朱子源頭下流之說而筆足以發之言下了悟○語類曰氣只是一箇氣但從義理中出者為浩然之氣從血肉身中出來者為血氣之氣耳○又曰養氣一章大綱是說箇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自家從此命說來只是箇不怕但二子不怕得粗孟子不怕得細○語類問他書不說養氣只孟子言之何故曰這源流便在那心廣體胖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來○又曰浩然之氣與清明之氣自不同○陳桂林曰至大至剛浩然

之體乃剛拔之體須以集義將文本言用而先言體看作體用之體豈知體段中兼體用在內乎一病也下句由養是工夫塞天地是剛大之品非指效驗□道時文本言效而先言體將塞天地看作效驗下文也說乎一病也後節純道義正見其剛大蓋剛大之本領在理在將此處指本來看說後節指養成看說時又是時謂大不知氣中有理者與下文不相關一病也○程氏遺書以今蕭伯所錄最精故述之為首然蕭伯既聞道所言以至大至剛為句以直養一字屬下句及楊遵道錄伊川之言則曰先見無此說斷然以至大至剛以直為句二說相抵牾朱子語類曰明道說得似乎有理伊川為人執他道先見無此言也○摘謂曰剛人是說出那

原來底體段寔天地是從出那後來底體段亦只是一箇
浩然之氣○只真西山說於大便言剛厚尙明參贊化
育之意○集天地有何功不立何事不進渾節惟我之
眞與首德行道相應○甲底能飛潛講塞天地亦養其
大而大者當運於天地之中養其剛而剛者常伸乎天
地之內○滄洲曰剛大之氣充塞天地必有道義以行
之○節特申明上文耳○語類曰今說生不配是以那
起來入日若說襯貼却是兩物氣與道義只是一滾發
出來思之一滾發出來說得道理好襯貼字說配字極
親切○雙峯胡氏云合郎延平一滾出來之意勉齋卽
延平襯貼起來之意最明蒙引以為說有兩延平所謂
襯貼實兼合而有助意此謂蒙引未曾細玩語類

○語類又曰配義與道如人能從○道義無形有一
條以在物為理處物為義分不在理上之有一條以統
體[illegible]中分有蒙引中之大今則一條兼收今以蒙引則
前一條為正○人疑集大地者道義耳豈卽是義能不
依氣而立乎只卽之雖行之雖艱阻不行初卽有終
皆是之無氣之意○道義集大地能不能勢使伯不能不
餒氣○能飛潛講無是餒也亦無乎大者而亡剛之功
或不勝其欲之無乎剛者而忠孝之心或不勝其利害
○滄洲云上節言氣之體段○此節是其發生與下節
分配一體一用有存養動靜之別也○孟子謂氣配道
義集大地告子未必不以為然但告子則以為是可以
守其心而自得之猶陽明之講良知作用也故孟子又

歸本於集義見此配道義塞天地之氣非容容守其心
者[illegible]說也[illegible]有花[illegible]言[illegible]也久了[illegible]
[illegible]不求[illegible]而[illegible]陳[illegible]物表之畏
[illegible]之中必告天為養氣入
[illegible]勉齋曰集義所生亦猶火始然泉始
[illegible]氣自充之耳○讀書記程子曰敬以直內以自然
之氣發[illegible]濟溫之[illegible]要令[illegible]之疑其
[illegible]及
集義然後能[illegible]用力於此則心廣體胖氣象自別但
[illegible]子之意卽言道義而[illegible]耳○朱子集在下二卷[illegible]
[illegible]特舉氣之不可暫取而義內非外亦
[illegible]見[illegible]朱子[illegible]得之○語類

[illegible]一串合[illegible]將來作[illegible]氣○義襲不
是假[illegible]只是[illegible]要行義[illegible]不[illegible]積累於平日[illegible]欲襲
[illegible]於一[illegible]○滄[illegible]曰[illegible]與
告子[illegible]助長是[illegible]卽是[illegible]
[illegible]勿求[illegible]不[illegible]養[illegible]必
不[illegible]氣[illegible]行有不慊[illegible]
[illegible]了必有事焉勿[illegible]
大勿正與勿助長是論氣之不習[illegible]不得
者[illegible]集義便通用此力亦不知如何不著力得○又
曰勿忘勿助長[illegible]不得不恁地
說如今學者先要[illegible]忘勿助長來安排在肚裏了
做工夫都不得○[illegible]引云養氣工夫只在義上著力不

在氣上著力氣上著力便是助長陳用和引入大全內於中間增一句云便見弊處此一句增得最好如此方見暴氣即是助長○徐衫曰上何[illegible]不言心而心在其中下何言心不[illegible]而[illegible]在心中○又曰有事是養氣之丹頭勿正勿忘勿助長乃養氣之火候此陽明說也與其正分兩截之說不得○愚謂集義是用必有事勿正勿忘勿助長但是火候○性理存養內朱子論程子之意云必有事而心勿正勿忘勿助長其又以居敬為集義之本按朱子或問中以持志為居敬則此又是言持志矣 壬申九月四日○黃陶菴曰志之所存者義也道也○又講勿正云天地可塞也勿問其何時而塞也道義可配也勿問其何日而配也○丁辰張禾枝曰

守之者徒恃為一往之私暴之者又受其紛紜之界○附語類曰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有求這道理然是剛硬方得腳住方能有所成只觀孔子晚年方得個曾子曾子得子思子思得孟子此諸聖賢都是如此剛果決烈方能傳得這個道理若慈善柔弱的終不濟事今人多將顏子做個柔善的人看殊不知顏子乃是大勇只是他剛果得細密不發露如個有大氣力的人都不使出只是無人抵得他孟子則攘臂扼腕盡發於外論其氣象則孟子粗似顏子曾子較小如孔子○孔子則渾然無跡顏子微有跡孟子其跡盡見然學者則須自粗以入細須先剛硬有所卓立然後漸漸加工如顏子聖人也○饒[illegible]曰凡從皮背是一邊[illegible]如跛

是脚一長一短彼是由一邊斜○又曰彼非昏然無見乃偏見之人也○南軒曰釋氏毀人倫去四大人謂其不可行則曰雖不毀棄人倫亦可以行吾說此其所以於窮也○汪貞山曰[illegible]所以[illegible]陽氣之志不得濟得[illegible]頭[illegible]木[illegible]是根之不盡用之不竭害政害事固是然[illegible]孟子[illegible]一字蔽[illegible]離窮之障則是先潛不潤之聞行狀其出無窮累人[illegible]道矣○按其此段即所謂志壹動氣也可見知[illegible]充急○南淑曰楊墨自有楊墨底詖淫邪遁佛老自有佛老底詖淫邪遁申韓自有申韓底詖淫邪遁如近世功利者又自有一種詖淫邪遁不特是如此有[illegible]緣苟日底人議論不正亦能使是非反覆張家[illegible]說李家[illegible]風俗壞了自把[illegible]公一變遂

謂[illegible]是小節從來[illegible]門人和其[illegible]全不是今士大夫其能[illegible]明當不可畏○汪貞山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此何謂見知言之不易○用晦曰不厭智之事不倦仁之事自[illegible]以不厭不倦為仁智也以其不厭即其智以其不倦即其仁也子貢[illegible]當如此看○南淑曰其體而[illegible]微只是小然又[illegible]不在小子上只是義[illegible]不與不今[illegible]子[illegible]而行事[illegible]與聖人爭此子所以[illegible]體而[illegible]○[illegible]貞山曰伯夷伊尹孔子同是居[illegible]由[illegible]有異者故[illegible]曰[illegible]除理[illegible]除耳伯夷之[illegible]故[illegible]未免以嚴明[illegible]其[illegible]厚充類至[illegible]究必不能保合太和矣伊尹之任故教未免以[illegible]其[illegible]段充[illegible]至[illegible]究必不能各正性命矣惟孔子之時故教必是中和天地位萬物育○

篤恭而化。○愚按克己猶易復禮最難古人之病亦是知克己而不能復禮者[illegible]六月[illegible]其由[illegible]禮而孔子一段是另不動心進步不足數不[illegible]來[illegible]不知心刊之不[illegible]養氣如進逆以[illegible]之不知浩然之氣[illegible]有光輝之謂大由是而造至自然方是大而化之之聖賢義榮過在[illegible]之孔子是也孔子是知之至而行之盡與集大成當[illegible]好參看[illegible]舍[illegible]賢知聖。一節間一節與克舜見孔子賢於[illegible]孔子。異於古說則生民以來未有之盛則前古後今[illegible]師。相[illegible]能及[illegible]有[illegible]謂夫子賢於四代之禮樂作春秋以備[illegible]法[illegible]之所成就固可見矣是與[illegible]引[illegible]皆是從本文外[illegible]步[illegible]若本文是[illegible]何[illegible]照下自[illegible]如[illegible]孔子說[illegible]用欲中四節其字[illegible]明處指自[illegible]與孔子分[illegible]如何反說包有孔子在內此種俗解或亂後興不小○論語曰相民[illegible]說尚未比到聖人上[illegible]民[illegible]民爲類是[illegible]起聖人之於民亦類也何[illegible]先[illegible]何作比例[illegible]家引作謎[illegible]是以民起物[illegible]人之於民相類是人物則亦有[illegible]者矣是於習何[illegible]在中人字來而下文聖人之句反失之贅了

以力假仁名篇並　[illegible]引以生似作民生而古者爲作[illegible]字通用

仁則榮章　[illegible]而[illegible]賦結物之流也。所謂使[illegible]時萬[illegible]緝之謂也[illegible]

子此言正指當日厚辟招賢者而言耳

附仇滄柱曰從來看鴟鴞一詩屬周公東征時事不知鴟鴞乃居東所作非謂東征也居東乃避位歸魯在前二年東征乃在[illegible]在後三年自孔氏書傳於金縢篇文所謂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斯得者誤解作東征以殺管叔而詩傳亦仍其訛自蔡傳以居東爲避居東都以罪人斯得爲知流言之爲管蔡而周公心跡始白羊鹿門謂居東是反而居外如漢之罷相歸國[illegible]皷謂罪人斯得至此得其主名非謂伏辜就戮也據此則知時傳謂既誅管叔始作鴟鴞者誤無疑矣至此詩所云既取我子者蓋[illegible]監爲武庚煽惑而人其械中耳若云因流言[illegible]同氣何異六月四日乘而禁門者乎及成王感風雷[illegible]郊迎公然後命之東征以討[illegible]叔武庚則是後來奉命而征非流言初起時急誅管蔡以滅口止謗也。朱子有金縢說見文集卷六十五亦[illegible]孔氏之說與詩傳同而蔡九峰書乃闢孔氏[illegible]心之所不安不敢從[illegible]其師說也。

尊賢使能章　[illegible]席首節文曰尊非徒式廬事敬[illegible]也。使[illegible]備員充位已也○有尊使最精切[illegible]倉柱曰設夫里所以重農稍夫里不至病未此法不[illegible]遂令農[illegible]未免困矣○注引周禮以[illegible]人爲[illegible]之布[illegible]周禮亦不足信蓋宅不種桑麻而使出[illegible]里[illegible]十五家之布民無常業而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以游手失業之貧民而重征并集於[illegible]身不徒罰之適以斃之矣。

解周禮者又謂先王崇尚[illegible]故重[illegible]之是何視先王之
法制急苛耶。而近後如周[illegible]。[illegible]所[illegible]後世傳說
者必不足信若[illegible]
取廛又取夫里之布。[illegible]又[illegible]人之原不
必[illegible]引周禮作證也。[illegible]亦當據[illegible]
夫布里布並言。閭師謂凡無職事者出夫布。載師謂宅
不毛者有里布。夫布即後世丁身之稅。里布即後世門
攤之稅。布乃泉布之布。即[illegible]。如此說則夫布里布。不
過口率門攤等稅。所取猶其所應亦易。且以寓懲戒惰
民之意。容或有之。朱子引及周布而以夫稅對言。亦一
時偶未之檢耳。○[illegible]之廛字指[illegible]稅言。此節一廛字
指[illegible]居[illegible]是市[illegible]而無[illegible]商賈[illegible]宮

後一區所謂前朝後市者是也。民廛以處百工及遠方
來歸之民。此在國都內者。[illegible]。廛者蓋國中居宅。亦如
井田之法畫為九區。[illegible]宮。中前為朝。後為市。各有各
[illegible]民雖處其間。然[illegible]不同。而取廛之法亦不同。
[illegible]市地之廛亦承上文而言之[illegible]
[illegible]不文[illegible]上文耕者[illegible]
[illegible]有不當作[illegible]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　語類曰。人皆有[illegible]天地
生人物。須是和氣方生。人自和氣中生。所以有不忍人
之心。○此人皆有不忍便是惻隱之心。[illegible]所本無。
○[illegible]人皆有[illegible]須得孟子指點。當時[illegible]當時諸
侯[illegible]求[illegible]人下而不得而不知此。[illegible]不忍

人之心乃王天下之本也。是人皆有者也。余何舍近而
求遠乎。○熊伯甘曰。雖以先王之道[illegible]學人君亦以學學
者。故上堯舜也。○語類[illegible]。一事專言
則包四者。又[illegible]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恰似有一個小
底仁。有一個大底仁。是有兩樣仁。不知仁只是一個。且
看春夏秋冬。春時盡是溫厚之氣。仁便是這般氣象。夏
秋冬雖不同。皆是陽春生育之氣行乎其中。○又曰。如
陰陽之間。儘有次第。大寒後不成便熱[illegible]做個春
溫。漸次到熱田地。大熱後不成便寒。須是且做個秋涼。
漸次到寒田地。所以仁義禮智自成四派。各有界限。○
又曰。惻隱羞惡多是因逆其理而見。惟有所可傷。這裏
惻隱之端便動。若是

事[illegible]。又是自然[illegible]見之。○能[illegible]四端如地
底本芽[illegible]。○語類又曰。孟子此一章。說得來
連源本末內外體用精粗。都包在裏面。無些欠闕處。如
孔子許多門弟都不曾恁地說得分曉。[illegible]子思亦
後來講求講得精。所以孟子說得[illegible]孟子[illegible]四端[illegible]孔
只說得箇人體分曉而已。○又曰。孟子[illegible]
了所不發人只道孟子有闢楊墨之功[illegible]人
心上發明大功如此。闢楊墨是捍邊境之功[illegible]
是安社稷之功。○語類有一條[illegible]人非如何不
推得其[illegible]只推得惻隱之心出來[illegible]各有路。
如[illegible]事如何令人不為惡須過。人衣冠而
揖我。我便亦[illegible]如何不恭敬。事有是非。必辨別其是

非試看是甚麼天感得他何處。[illegible]又有一條天。
惻隱便是初動時節。恐是非恭敬亦須是這箇先動一
動了方會恁地。只於動處便見。譬如四時若不是有春
生之氣。夏來長箇甚麼。秋時又把甚收。冬時又把甚藏。
此二條須與四端全章合一處。

不[illegible]於兩人哉章　末節乃爲仁由己之意。重在
己字。內含人德上道。如射之內志正而外體直。[illegible]

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章　天下最樂之事[illegible]爲
之而未必終身爲之。或終身爲之而未必不[illegible]多之
獨舜之取善不然。〇摘訓曰。不可以見大及有大相應
前以公善爲大。是大於禹。此以兼善爲大。又是自家
善之大處。乃因前面之大。另推出一轉大也。不是又襯

由禹了。

伯夷非其君不事章　摘訓曰。坐塗炭。[illegible]
則爲所熱。〇又曰。柳下節通是說德和之極。[illegible]隘一
句只是迫不怨不憫意耳。不自失亦[illegible]
[illegible]和上對頭。如何介處了。又提出照[illegible]
[illegible]不屑不潔與不事不友相照。不屑[illegible]與
不[illegible]相照。幽爲幽與鄉人相照。[illegible]不受相照。
亦是一節深一節。〇進不隱賢。必以其道。[illegible]
後　並矣節非和光同塵一輩矣。〇[illegible]曰。夷隘惠不
恭。不必言效之而不至者。其弊乃如此。其一子所爲也
有此弊矣。〇按[illegible]則何以又云。夷非隘。學夷使至隘。
惠非不恭。學惠便至不恭。其說非矣。又有謂在夷不妨

隘。在惠不妨不恭。非爲不成爲夷。且不恭[illegible]
說皆非。依於桂門而作是甚多。[illegible]
明說簡隘不恭。何必由爲之辭耶。〇夷惠[illegible]
於夷則簡矣。自世之[illegible]恐其偏以攻世。此章防其偏。
以[illegible]道。〇[illegible]君子非能中立於夷惠之
間也。君子非必[illegible]如[illegible]不由便可
想見時中家法。

孟子講義續困勉錄卷五

公孫丑下

天時不如地利章　淺亭曰、域民在險。在險在得郯導。
郭城在於險固。險在於絶[illegible]。[illegible]在[illegible]紀[illegible]導一也。不爲彼用。
則爲我用也。戰守之事雖多。以要[illegible]勢和致稱爲其大
端。

孟子將朝王章　摘訓曰、[illegible]有疑爲
是當宿於其家則孟[illegible]之[illegible]得[illegible]於
景子因於其臣而庶幾得達於其君耳。何使仲子能以
此直達於問疾之人。則孟子可以不爲景丑氏之宿矣。
今日發循之心。其即前日出弔之心乎。又曰輔世長
民[illegible]

朝日於齊[illegible]

孟子之平陸章

孟子謂蚳鼃曰章

孟子爲卿於齊章

[illegible]自齊葬於魯章

[illegible]同以其私問曰章　摘訓曰、有仕於此。謂自出於此
[illegible]亦[illegible]與有人於此不同。[illegible]後[illegible]之人[illegible]定
但不是伐燕之人。假使齊能[illegible]武則[illegible]是天吏。使
是伐燕之人矣。孟子以伐[illegible]人[illegible]甚[illegible]
不是這樣伐[illegible]人。何有來了。則此
外泰進[illegible]亦[illegible]可[illegible]將[illegible]於九京而後問子
之之罪也。

燕人畔章

孟子致爲臣而歸章　能[illegible]曰、客有問[illegible]二人優劣。
[illegible]笑曰。都是[illegible]其[illegible]也。[illegible]北[illegible]。令熱
[illegible]收留此餘也。在後[illegible]之人乞[illegible]不[illegible]殘[illegible]利
[illegible]則去又過[illegible]也。

孟子去齊宿於晝章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章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章

孟子去齊居休章　沙[illegible]蘇氏[illegible]教[illegible]師命、朱子文集
五十[illegible]卷答吳伯豐[illegible]其[illegible]

孟子講義困勉錄卷五

滕文公上

滕文公為世子章　蒙引曰。易言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從善說性自陰陽以至人身。孟子道性善見人身即此陰陽○朱子文集答李叔文云。性善只是且要人識得一本來固有須無少欠做到聖人方是恰好纔不到此即是自棄故孟子下文便引成覸顏淵公明儀之言要得人人立得此志勇猛向前如服瞑眩之藥以除深錮之病直是不可悠悠耳○論性孟子道性善節起講云戰國之時人心習於功利非開口明道之說不足去其計功謀利之私故孟子於梁惠王只仁義而富強不容以雜進於齊宣王陳王道而霸術不得以相參即當日所以告滕世子者亦此意也○王前局文中比起八以見天下無性外之學也以見天下無性外之治也○言性爲學術治功之本領方見孟子不是泛濫譏議切。

滕定公薨章　撮訓曰。孔子之言有三層意。先之指欲將二句說曰官有司莫敢不哀以其能先之也然先之如何便莫敢不哀蓋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然上有好者如何便下必有甚焉君子之德八句

滕文公問為國章　禪聚生曰滕乃舉力行公田經界也力行公田以特行陳相之一說之孟子既後十餘年滕至公丘始已於仝孔子當　仙面曾不為齊晉孟子猶七雖面滕不為齊楚此見聖賢之治人國○論材曰恭儉只指身言。禮下一句以處物言。故朱註示恭儉就到此二句各加則字。字使見當作兩句看明文將禮制一項作恭儉之實者更不合。又曰禮下包下文取有日可見只有制包下文貢助野關等其篤文行後下意者若無餘地別取便意者又非本章之後恭儉節蒙引有二說一是自治而後及人一是有仁心而後有仁政前說為長既因之目此節是賢君不疑民事不尊重禮下何必先說恭儉者不過示治君之取民有制的源頭以起下文如後說恭行賢德故有善政不知何謂此亦是一家引翻說恭賢德若反字面二說兩仍可用宸用文亦一家引翻說亦用此字面乃遺亭曰陽虎二言曾篇不截仁者亦不識穿○蒙引曰五十七十百畝之不同者非是名氏一畝治為通蓋夫又一畝治海通周人又一畝治海通於地道未改代有給是也○蒙引曰古子是貢助徹亦有可疑者晉商山遍合成之亦難曰五十而改為七十七十而改為百畝相有傳之不人理如此則非一代之制乃三代之通共贈此正言引劉氏呂氏之說正是欲人說成此先王猶是真面貌皆作者想其當耕者欲別有說的以實○觀世祿則成跡猶存觀公田則遺文可識而未錢一錫作如是○當時諸上條行諸侯未必盡行其時滕想惟行之耳○壬申五月閩省會文○用節日勿見人云先王改制以名斯天下之耳目而實則相因是文武周公以狙公賦芧愚人將壞世心術戒壞大是害事○陳

介甫講公田節云助止對貢說不應得徹說以徹卻是
助也今人每以滿徹爲疑多緣泥約畫章何徹因無公
田一句所誤愚謂說約未嘗說徹所以未明耳○已未
于兩序者養也三句文云天下之風俗出於學風俗無
久而不敝聖人日皆於學乎之天下之氣化始於鄉氣
化無久而不偏聖人日皆於鄉之學後之同一教而庠
序校遞變猶之同一養而貢助徹遞變○夏日校四句
不必在異同上支離只要見三代莫不有鄉學亦莫不
有國學○涂杜日天子諸侯各有國學則國庶亦共兩
意三代無不重學之天子亦無不重學之諸侯○用據
日此義本無重國學意然字剩無意皆若云重學而共
測下皆字說不去矣○已未傳節日彼解亦知學亦後

世增加之說且而當有則當衍之學東膠西序亦將偶
分之名所而當有則統謂之學○顧治上庠節俱庠日、
鄉學教天下之愚者國學聚天下之賢智鄉學由農而
入士國學由士而入官○滴謂日死徒無出鄉句散
在井說則自如觀瞭尚在此外若把觀瞭屬上文便看
三句說不去或謂死徒無出鄉以郊田[illegible]前郊田
同井則相友相助相扶持而觀瞭矣[illegible]不
類」○諸梁生日學校未設人倫未明而方趣可先明之
小民未親而井地可先[illegible]謂日方里二句是井
田形體之大綱中公外私以定其[illegible]先公後私以別其
分是井田形體之細目」○用瞻識謂[illegible]是局外人爲
局中人語

有爲神農之言者[illegible]
孫受是思了[illegible]
爲大人而勞心者[illegible]爲小人而勞力者皆[illegible]因分
以盡其事[illegible]於不相兼之中而實
有相濟之[illegible]勞心者[illegible]食於人」○錢雨林云論
況合衆水以厚其力謂是衆水[illegible]不但足以分其力此
[illegible]者如諸季劉之[illegible]○[illegible]日治天
下者之不必兼耕論其[illegible]其勢也使爲百畝耕
亦必不耕而況乎勢不能也[illegible]之氣亦足錮
其天性非聖人不能發之[illegible]欲之多遂至汨其天
良非聖人不能防之○[illegible]日教以醇朴爲體
教以明倫爲用[illegible]民秀民中材分勞

者勞之[illegible]只好○[illegible]民何總縮上治
[illegible]於上而[illegible]不卻而嚴稱乎句
[illegible]耕稼[illegible]綱謂日爲天下得人
[illegible]而此例之爲以
[illegible]人亦[illegible]
[illegible]此例[illegible]人[illegible]仁可
[illegible]所以得人爲難此節[illegible]仁上說出
[illegible]人之類來方於難上見出[illegible]先
[illegible]二句仁上說愛則道了[illegible]於木二句難
[illegible]又說仁則背了[illegible]愚[illegible]見若只出
二句則姑從存疑而[illegible]日暴與濃不同如何
處得到偏偏上夫人只[illegible]不得[illegible]自處只因多陰伏

之氣耳惟秋陽始暴得盡其秋陽之烈其白更潔矣濯
〇陳介石曰秋陽句只但說其大而中間未照出醇而
中翁未實〇觀說可隨得其次東亦別無孔漢秋陽
舉者惡之章 摘訓曰書字從一本來言者所謂一本者
何以見之蓋上世[illegible]餘循其日[illegible]日過之是往復
復衡不是漫然備過

孟子講義續困勉錄卷九

滕文公下

陳代曰不見諸侯章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章

[illegible]曰[illegible]句只其所守之大〇吾類曰若廣居以下是所有[illegible]其所[illegible]之人

周霄問曰章 摘訓曰周霄曰[illegible]日際

[illegible]之孟方能如此

彭更問曰章 能食功日中[illegible]起於[illegible]致賓客世上以得士爲榮原其[illegible]古之道孟子不當是時志在行道不忍獨善用[illegible]勢不得不傳食孟子得辭受之正[illegible]也貴取內之[illegible]其說亦可謂起予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章

孟子謂戴不勝曰章

不見諸侯何義章 說約曰孟子之時時君重士爲士者不得不自重故必待時君致敬盡禮而後見自是當時做得[illegible]規模如此定了如史記中列國之君擁彗先迎之[illegible]上而孟子有意於矯之以自高也

戴盈之曰什一章

外人皆稱夫子好辯章 摘訓曰一治一亂[illegible]兩字處道則重在不能常治上正見其不得已處不是其亂而能[illegible]治乃撥亂爲治[illegible]天下之[illegible]矣〇又曰一治一亂是[illegible]語與[illegible]章之大指不同乃下數節之張本不可把治時亂也此一治也來應這一治一亂爲下文通是明不得已也之意非明這一治

一亂也此一治一亂重在亂上彼之一治一亂却重在治上而亂只做倚根因耳○愚按楊誦此節只是言之謂此一治一亂通乘氣化人事彼之一亂與此同往之一治乃言聖人變更人事挽回氣化與此一治絕不相同而以存疑所云孔孟一治俱關氣化前後通貫一律者者爲非又以蒙引所云其治也常由人事挽回乎氣化爲欠了更張人事之失意此一段當再詳之○又問曰險阻何從掘地來鳥獸何從驅蛇龍來又從水不由地中行說來何也地未掘而水爲險阻蛇龍不驅而鳥獸害人今也掘地而水由地中行則險阻既遠矣驅蛇龍而水由地中行則鳥獸之害人者消矣○又曰壞宮室棄田承上文暴君來兩暴君害民之事細分之則見有

與沒之句爲一項此節只有暴君之害而未有邪說暴行也壞宮室四句又爲一項此節只有汙池園囿之害而未有飭戮也然暴君代作由是流風相扇世道日衰而說淫邪遁之說遂使治亂之行又許於上矣有園囿則沛多而禽獸至有汙池則澤多而禽獸萃矣人害物害以漸而深也蒙引以邪說暴行通上下言作爲又專指園囿汙池說俱不是○存疑講人字不只是奔檜謂六經可說不可行皆邪說之尤也○猶謂曰邪說暴行有作與上文又作不同又作從暴君代作說來此有作從周公一治說來孔子懼懼弒君弒父之亂與竊已之時也○史遷謂著書多因憤懣彼自道其胸臆耳何如孟子此章一懼字乎周公孟言之多亦是由懼而生

昌黎謂愁苦之言易好亦亦是史遷口吻○顧謂曰孔子作春秋使是一治了又說春秋天子之事至其意爲不知未孔子不得已之意也言孔子當作春秋然其作春秋也實孔子之得已哉春秋爲天子之事而天下後世又未必皆知我之人了乃身任天子之事而不避其罪則知我罪我之故而不辭其咎其亦大有不得已於此矣或謂知我則君子有所得而爲善罪我則小人有所畏而不爲惡此爲一治此說非是謂我知何是有所畏見知我罪我皆從兩字意其重罪我一邊○又曰不得已之意三則皆然獨至孔子始發之者蓋恐嵩慮劉與其一可以形見他此如不暇耕只說禹與放動一樣○愚謂曰楊氏六句是指其道之非公明儀以

下只害之人○又曰儀只以肉馬為獸以肉馬致民之飢餓爲率獸食人孟子申以楊墨之無父無君爲獸以無父無君壞人之心爲率獸食人○又曰則率獸食人是應公明儀之語人將相食又是因公明儀之言而推一步說也言楊墨道行則人皆無父無君以陷於禽獸且是率獸食人而大亂將起世必至人將相食

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章

能伯甘貧守孟亦楊子之流 呂叔簡曰隱逸之士只優於貪榮趨勢人畢竟在行道濟世者之下君子重之所以為貪榮利者之流也若高自標榜塵視朝紳而自謂清流傲然獨得則聖世之罪人也夫不仕無義宇宙內事皆儒者事奈之何潔身娛己棄天下理亂於不聞而又非笑堯舜稷契之儔

哉使天下而皆我也我且不得有其身況有此衆乎○
王心齋曰有心以重功名富貴者其流至於弑父與君
有心以輕功名富貴者其流至於無父無君

孟子講義續困勉錄卷六

離婁上

離婁之明章　章旨房書先王之法上體天道下察民情。須其大綱挈其條目不留一可憾之處不遺一可議之端。總只謂不是竭了後方去繼此恐不是□□○摘訓曰上是君下與君子是臣朝是朝廷之上工是各衙門之中。無法守是法度紊亂無所遵守若說紀綱而不守法則與犯義相礙君子若兼指在位則犯刑又與無道揆相礙矣○語類曰責難之恭是尊君之詞先立箇大志以先王之道為可必信可必行陳善閉邪是子細著工夫只照管務引其君於當道陳善閉邪便是做那責難底工夫不特事君為然為學之道亦如此大立志向而細密著工夫

規矩方員之至也章　聖人人倫之至語意與中庸道不遠人不同不要將聖人說得高遠亦不要將聖人說得平庸只要說得聖人中正不易以勉人法聖人意重在盡字始能盡倫不重作令倫卻以今□□○用兩亦云聖不過人倫是條道○用兩□□字當緊貼下文仁字○按須以無私當理言此

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章

愛人不親反其仁章　語類曰如今人愛人不親更不反求諸己教你不親也休

人有恆言章

為政不難章　摘訓曰德是德望教是教化此節首句所

謂攻也○春秋之世巨室之權太重儀國之世巨室之權太輕孟子此言蓋亦鑒於策士之際而思與二以巨室歟 丁巳七月晁五

人下有道章 呂叔簡曰明義理易識時勢難

不仁者可與言哉章 用晦曰爽聚勿施須說得醇細不

桀紂之失天下也章

入處須自明

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章 大全陳氏曰哉二字自是兼暴棄說變峰專屬自棄特泥首節仁義二字耳小註朱子只安宅正路人皆有之而自暴自棄以至於此未嘗分暴棄作兩頭說

青年而向求諸遠章 道在邇見不可惜意六合之廣而

怨門內之行事在易見不可驗思聖神之譽而略子弟之職 乙申七月

居下位而不獲於上章 用晦曰中庸天人後而分說開去故中庸至誠專就大道邊多此處不分天人即接至誠二字見明思誠以極其誠由人以合天如中庸致曲節之至誠也

伯夷辟紂章

求也爲季氏宰章 幾亭曰田野治則有壓所謂治者指井內之田與井外之餘地皆以積土任其草萊故溝洫久而能不廢自季世始盡地力至商鞅遂廢阡陌蓋平其溝上恐以爲田貪目前之近利而不知七無阻積之所必衝夜而入於溝洫水道漸塞則澇溢何極而上之

長利久矣

存乎人者章

恭者不侮人章 焦竹村曰此[illegible]何之解天人之臨凡富貴[illegible]之道[illegible]好[illegible]日行此好攻事而可[illegible]者[illegible]不管有愛人知己之與此不侮不奪要有實[illegible]如侮數[illegible]後貨[illegible]體恤[illegible]發即[illegible]子學[illegible]人[illegible]大尹經濟不爲聲音笑貌之[illegible]外[illegible]文邦[illegible]武[illegible]一個然文帝以此垂訓孝武[illegible]大開[illegible]

男女授受不親章

君子之不教子章

事親孰爲大章

人不足與適也章 幾亭曰格心之道又有因乎人者有因乎[illegible]人[illegible]格也[illegible]必[illegible]也[illegible]格也[illegible]判[illegible]也[illegible]於已發形[illegible]之論是也[illegible]人皆有格非[illegible]見幾之樣[illegible]

有不虞之譽章 [illegible]有因乎我之[illegible]因乎[illegible]世之好[illegible]者又有因乎形迹之近似者皆不可爲據[illegible]

人之易其言也章

人之患章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章
孟子謂樂正子曰章
不孝有三章
仁之實章　語類曰仁之實數句某然皆人思慮來實與
伯恭言實字有對名而言者謂名實之實有對理而言
者謂事實之實有對華而言者謂華實之實今這實字
不是名實事實之實正是華實之實○仇云實字當對
用之廣說不可單對用言蓋事親從兄本亦用也但是
用中之實耳○又云此章之意是迪人孝弟而發言仁
義之實只在事親從兄正見孝弟之務而時文多作齊
明仁義說殊未得旨○又云仁義之實只在孝弟下文
智禮樂亦即在孝弟中做出初非有加於仁義之外時

文言天下之道不自仁義而更假看得智禮樂在仁義
之外矣豈以仁義二字平對智禮樂而言耶不知仁義
是經智禮樂是緯正不必謂仁義未全而必待智禮樂
也○又云節文二字通義程氏分屬無過不及淺說因
之又中庸禮所生也亦用節文二字陳北溪亦分屬無
過不及此皆先儒相因不察耳朱子謂節是等級文是
采章得好如升降揖遜之類饒氏說亦相同蔡引又謂
節文是整齊而有華采世染云節是有品節可循如
昏定晨省一定之格式是也文即所以行此者有篇
自然底文章不至直徑粗鹵是也　皆本不相離愚於
合解以節字兼無過不及以文即在無過不及上做得
委曲周詳而燦然可觀尤覺理足○語類有問明然章

日節謂等差文謂文采等差不同必有文以行之○摘
謂曰樂之實樂字不是聲音之樂此處只以孝弟與他
事為華實唯不得已到音樂上言樂則孝弟為樂之華
樂斯二者方為樂之實不可只解作孝弟樂斯二
者為樂之實○又曰樂之實只到樂斯二者住以下又
是從樂斯二者上說了不可把下文通做樂之實看○
語類問如今也且看這地位見得自其活了只看惡思須知
道本是到此處須知道樂則生處是當得無意思春
月草木許多芽蘖一齊迸出來更止遏不得○又曰樂
則生如水之流撥盡許多壅塞之物只是順道滔滔流將
去○語類曰要緊卻在知斯二者弗去是也二何上須
是知得　若是自家合有底不可恰時失了到得禮之

實節文斯二者既知了又須著檢點教詳密子細節節
應拍方始會不間斷方始樂方始生孟子又云知皆擴
而充之矣　云云　事文只與知斯二者節之物一者一段
語勢有不同一則說得緊急一則說得舒緩節次次
序詳密

天下大悅而將歸己章　摘謂曰天下化天下定此與天
下悅相形正其始也親未能順則悅者有所不肯其終
也天下亦皆化而且定則悅而歸己益假是言矣

孟子講義續困勉錄卷六

離婁下

舜生於諸馮章

子產聽鄭國之政章　語類問子產之事。以左傳考之非不知爲政者。孟子之言姑以其乘輿濟人一事而議之耳。而夫子亦止以惠人目之。又謂其猶衆人之母。知食而不知教。豈非子產所爲終以恩勝歟。曰。都是有箇只是行恩人底規模。

君之視臣如手足章

無罪而殺士章

君仁莫不仁章

非禮之禮章　能循目下向好一邊入下砭經硬信果亦是禮義只未到。

中也養不中章　能循甘打渠不是從頭就棄他只爲責之太嚴而舍之太剛。欠養之工夫。

人有不爲也章　此不爲即行己有恥。存疑講論如是。

言人之不善章

仲尼不爲已甚章

大人者言不必信章　已未發先有箇自有一必信之意。則堅執其說而不變。而一議偶乖。從自以爲將人心之大害自挾一必果之意則自遂其見而一事偶誤。遂以致民風世教之隱憂。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章　用臨川不失二字甚。藏有擴充知能實際。若謂認不與兒時畏知家坑壍矣。

○愚按此節只氣與仁之實章一樣。○讀書記曰。愚按呂氏以赤子之心爲未發。程子爲發而未遠乎道。朱子曰赤子之心不可言謂已發。亦有未發處。

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章

君子深造之以道章　摘朋曰。深造以道是自得的工夫。欲其自得是深造以道的主意。得字從深造來。自字從以道來。非深造則不能得。非以道則又不能自得。不能得則無可居無可資無可取矣。然不能自得則又居之未必安。資之未必深。取之未必逢原也。此又是推原所以欲其自得之故。深造以道。論在謂時。文但作旣深造矣。而又以道截作兩層。不是愚謂作兩層說不妨。但不可云始而深造後復以道耳。○又曰。自得之以下。皆其意猶云自得之則居安資深而逢原矣。如中庸說則悠遠博厚高明一般。○翁祥曰。居安以存於中言。資之在接物之先就中陳說取之在應用之際就臨事說。○又曰。自得是效居安資深逢原是自得中許言其妙不可更云自得之效。將文多不體。一邊中數箇之字俱滿中言。有理皆其於一心。理得於己而藏之甚固。終身不失者爲居安。理得於心而應用不窮者爲資深。理得於心而觸處洞然者爲左右逢原。○用功自若於自得外求。是說是饒漢但是把自得二字。亦非要知自得之中其火候固自不同。及到左右逢原地位又只是箇得自得二字之極耳○語類問資之深。那源頭本只是一路來到

得左右逢原四方八面都來。
博學而詳說之章　饒氏曰。孔子憂學之不講。不知講法
如何。孟子發揮出來。自博詳說約反說[illegible]
以吾服人者章
言無實不祥章
仲尼亟稱於水曰章　輯講曰。原泉作一頭。下文作三項。
說混混不舍晝夜是不已。盈科而後進是漸進。放乎四
海是以至於極[illegible]。[illegible]也不要十分看壞了世間
有一種資質好底之人。[illegible]也不容的。[illegible]不足論
了。有一種[illegible]得[illegible]無心而得。或[illegible]飾而得。胸中却
無個實學問。這叫做過情。此亦因世衰無人。天下見一
近似者。便合然稱之耳。壬申四月十三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章　用輔曰。幾希二字。俞氏謂形
容少字義。非指一事一物。故不可作名目。然如將作動
云存心則更謬矣。本註謂全其性。尹氏說[illegible]謂存天理。
後章註謂天理常存。未嘗有存心之[illegible]。[illegible]揚[illegible]。
亦說存守。不指所存者也。還他幾希[illegible]字之字。
中。這此了。雖虛字而實用。似亦無妨。[illegible]
指幾希之理而言。非心也。即總註[illegible]
以此去存之耳。非謂存此靈動[illegible]之心[illegible]曰。諸
聖有幾希。朱子貫以與禽獸關四字。以此四字。便是般
樂怠傲。此八字。徹上徹下。舜得之於眾人。帝王說於[illegible]
處。○語類曰。明庶物。察人倫。[illegible]說曰
不然。明於庶物[illegible]是[illegible]　[illegible]天地之

門頭而言。然之事皆是物。人有多少不[illegible]安於事。舜
石不惜是於人倫最緊要。○又問孟子何以只說舜明
物察倫。由仁義行。曰。只是渾然。舜却是就事物上經
歷。一一理會過。○又問由仁義行。非行仁義。若學者須
是行仁義方得。曰。這便如一月不違意。便是平日身常
在仁義內。卻[illegible]地行。出學者身在外了。且須去求仁義
就上行。然又須以由仁義行為準的方得。○又問只是
由仁義行。好行仁義。便有善利之分。曰。此是正所學。○
大[illegible]精察與文[illegible]不識不知。是一是二。
禹惡旨酒章　輯講曰。敖求哲人而無旁。不蔽賢如仲虺。
則出自發仲之後可也。賢如伊尹。則出自莘野之微可
也。

十者之迹熄而詩亡章　此章只當依註。滄柱所引發齋
王氏之說不可從。○韓元少曰。平之不能為宮也。不特
亡宮之詩。并亡幽之詩。何也。幽之詩則[illegible]猶與王
者[illegible]道而下之詩也。自[illegible]遇[illegible]所[illegible]之何
及。[illegible]之[illegible]為[illegible]父或君子以[illegible]憫而作之。○
用[illegible]曰。詩亡。只是詩[illegible]之微。上[illegible]不復行於天下。然春
秋之義不得不取。詩與春秋本[illegible]迹道也[illegible]
見[illegible]近世儒[illegible]解[illegible]後春秋詩[illegible]
亦好奇之過。○楊大[illegible]講[illegible]
一世之人心也。詩亡而天下之[illegible]人心[illegible]為善者
既不蒙賞而又不得進於當世之人。則何以為鼓舞之
術。為惡者既不受誅而又不身受夫清議之辱。則何以

爲警戒之方。○按此最明但其[illegible]下不上雅[illegible]說非
註意耳○愚謂罰之義也天子之賞罰不足[illegible]而士大
夫之清議猶足據於是乎有變雅[illegible]又衰也士大夫之
議論不足憑而草野之公論猶可求於是乎有變風[illegible]其
又衰也則橫議起而草野之議論亦不足據矣[illegible]
[illegible]楊大畜[illegible]說此○稿謂曰義字當承文
項說其事則齊桓晉文[illegible]於褒貶其事者孔子也和[illegible]文
不得而與也其文則史[illegible]於筆削其文者則孔子也史
官不得而與也

君子之澤章

可以取章　語類曰可以取可以無取此設[illegible]與孔子曰
再斯可矣相似凡事物初看尚未定再[illegible]則已審[illegible]
用夫斷始得若更加之思[illegible]則私意起而非義理之本
然

逢蒙學射於羿章

西子蒙不潔章

天下之言性也章　語類曰此一章專[illegible]智言只是
性上泛說起不是專說性○[illegible]杜曰依程[illegible]此章專爲
智而發蓋小智之人務爲穿鑿而不順[illegible]自然因以性
之自然者明之通章大[illegible]皆是說性之自然[illegible]智[illegible]當
順其自然○用[illegible]曰或[illegible]此章[illegible]
不知從來言性者就不[illegible]用智穿鑿[illegible]
使是故[illegible]只見人非便只利乃所以爲大智也然則程
子專爲智發之[illegible]此[illegible]子及荀楊韓蘇諸言性者而

說耳奈何看成兩件乎○愚按此章用晦說與仇滄柱
說不同○仇滄柱[illegible]雲峰胡氏以[illegible]爲說[illegible]
王[illegible]蒙[illegible]說約[illegible]如[illegible]性中有智[illegible]何[illegible]
此皆於[illegible]不[illegible]說過到此節[illegible]天下之理本
皆自然人之處事但順其自然而已依此何等條理且
能喚起行所無事句劉氏說約不及[illegible]氏原本而近日
紛紛增減彼[illegible]間[illegible]仍混入其中[illegible]可題
○[illegible]曰如[illegible]之[illegible]亦是本勢至此利在必通[illegible]
乎所不得不[illegible]如人[illegible]化氣質之偏處仍只可云利不
可云[illegible]○尚[illegible]曰[illegible]而[illegible]歲久易[illegible]亦不
專十歲[illegible]歲[illegible]不是[illegible]家亦有常法此何須
察正恐歲[illegible]之外更有[illegible]蚩[illegible]姚士[illegible]

言性章[illegible]集註[illegible]所引程子之言此章爲智而發[illegible]
又名[illegible]提出智字[illegible]得[illegible]同見可法。然孟子之言自有
文[illegible]從言性通人智字亦[illegible]不是初非有所乖謬也
何遲　見不提智字者便以爲脫却智字是知其一而
不知其[illegible]　所謂是蟲不可與語冰也[illegible]因勢而
成[illegible]奈何欲[illegible]之[illegible]出於一轍乎

公行子有子之喪章

君子所以異於人者章　稿謂曰以其存心[illegible]心中常有
所存主也與未嘗存其心不同[illegible]亦是存之於外以
待人者不可[illegible]以仁[illegible]心[illegible]本原上[illegible]○語類亦
[illegible]道[illegible]存心與存其心[illegible]其性底存心不同只是處心。
○張子[illegible]此亦[illegible]人也是以[illegible]聖人如天地[illegible]

容但哀矜而已○摘訓曰是彼君子二句且虛說下文方詳言之乃若所憂則有之節。唯舜人也以下正是所憂則有之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節。但非仁無為以下正是可患則亡矣○語類曰舜人也六句此便是知恥知恥則進學安得不勇

禹稷當平世章

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章　摘訓曰三簡不顧父母之養要分別指四肢則不能顧博奕飲酒則不暇顧私妻子則不肯顧

曾子居武城章

王使人瞯夫子章　摘訓曰果有以異於人乎不與瞯夫子相見乃儲子自以其意問也至答何以異於人哉又不止于答儲子語默上說矣○按蒙引以果有何私異於人子講與摘訓不同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章　當時雖有若此之徒皆為上客如齊人一般與富貴往來者不必效今人終日妄想

孟子講義續困勉錄卷六

萬章上

舜往於田章　摘訓曰供為子職緊跟著竭力耕田說言子職多端稱此乃子職中之一事耳我之供為子職也何嘗他有所往哉不過竭力於耕田一事以供為子職而已耕田之外子職之未供者何可勝計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其為得罪於耕田之外者甚多無從而稍度此所以號泣於旻天於父母也存疑於供為子職上加一亦惟二字未是○按竭力二句蒙引作想字看與父母二句一反一正存疑摘訓俱作不忍看與下二句俱正說孝子之心摘訓尤按

詩云娶妻如之何章

象日以殺舜為事章　語類曰舜之於象是平日見其不肖故處之得道周公於管蔡又別為管蔡初無不好底心後來被武庚煽惑至此使先有此心周公必不使之也○能伯[illegible]有[illegible]國必有天子之[illegible]亦所[illegible]曲全[illegible]而之意也[illegible]有[illegible]只[illegible]太[illegible]耳

語[illegible]　[illegible]曰以意逆志此是教人[illegible]書之法自家虛心在[illegible]有他書道理如何來自家[illegible]接將來而今人讀書都是去捉他不是逆志[illegible]又曰此句最好譬如等人來相似今日等不來明日又等須自等得來方自然相合不似而今人便將意去捉志也○孝子四句了前屬[illegible]今人[illegible]之開恒人每不及聖人之[illegible]人亦不外恒人之情一語便足破盡咸丘

之說○癸卯觀賀鄰日館其親矣而或功急所親不逮
親存則雖尊之於國且尊之於明堂何如娛父母以
天食之奉而時介[illegible]其考也○孝子之心節[illegible]
論[illegible]錯[illegible]餘自樂遜戚丘蒙言
之則知便爲仁爲天子使爲孝自孔孟言之則知正所
以成仁爲天子正所以成其孝也癸丑五月○乘言孝
思蓋云武[illegible]極尊親之至而猶恐其思之不忘則舜雖
極尊親之至其心[illegible]亦不及[illegible]梁瞍不
與郊增兩聖人有餘痛焉[illegible]以復加聖人之心哉
以爲是足以答吾說而又安有臣父之理耶○辛己五月
○能倚甘[illegible]制命者父而斡旋在子非父不得子而詞
巧語蘇案猶夫子之求伊尹之要也

續困勉錄卷六 孟子下 廿四

堯以天下與舜章 孟子此章言天處假從書天指[illegible]致
我用休來」
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章 觀益之避如夏德之不衰蓋
益之避由禹之薦有啟欲成父之志也使禹有私天下
之心則益何必避益之避禹之薦兩聖人皆爲人事而
已天意非所[illegible]也[illegible]文[illegible]
宋之微不必如[illegible]德當[illegible]
爲[illegible]想當日[illegible]之流有此[illegible]於非
生[illegible]於[illegible]
存趙氏程氏之說[illegible]也思生
便有得他[illegible]亦不可[illegible]也日
此如[illegible]如此[illegible]或有之[illegible]不可必問若如

此則二年四年亦可推矣且惟爲中國有代不可紀自
共和以後方可紀則湯時自無由可推此類且當闕之
不必深考」
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章 語類朱子問如何是伊尹
樂堯舜之道曰[illegible]以飢食渴飲鑿井耕田自有可樂曰
畎山谷相[illegible]定書是如此說要之不然須是有所謂堯
舜之道如書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
中此便是堯舜相傳之道如克明峻德以親九族至協
和萬邦如欽明文思溫恭允塞之類伊尹在莘郊時須
曾一一學來不是每日只耕鑿飲食過了○又曰堯山
云日用飲食出作入息便是樂堯舜之道這箇似說得
淨盡如不思他下面說豈若於吾身親見之這箇便

續困勉錄卷六 孟子下 廿五

是與堯舜都不是泛說底道如論文武之道未墜於地
此亦只指文武之道而或者便說日用間皆是文武
之道殊不知聖賢之言自實從來如莊子便說在坑滿
坑在谷滿谷及佛家出來又不當說底都說了○語類
曰先覺後覺之覺是自悟之覺似大學說格物致知豁
然貫通處今人知得此事講解得道箇道理皆知之之
事○又曰程子云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蓋知是知
此一事覺是忽然自理會得○有伊尹之任者當看其
前之不輕進與後之速退處○[illegible]非其[illegible]進況亂
乎亂亦進舍於丘就桀見之欲爲[illegible]又曰樂
道者格君心而迷人不[illegible]者[illegible]久居○辛
未喀爾喀令[illegible]聖之[illegible]只[illegible]天下者也

末云不爲割烹不足辨也

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章　摘訓曰。進以禮二句。是因上文有命二字而申言之。進退與得不得。禮義與命。當各開說。亦不專指衛卿言了。由孔子曰有命提之。可見孔子之爲人。於凡進退之際。必以禮義爲斷。至其在我者而已。至於位之得與不得。則曰有命。蓋進退因我之於已。而得失則付之於命。禮義在我。其在天者。而不敢必於在天者也。蒙引有延把下[illegible]

自鬻於秦養牲者章　[illegible]爲之事

呂晚村評曰。自戰國開功利之途。後世許多學術門徑。總出不得此一字。因欲爲者。不論[illegible]通取而顧守。欲爲[illegible]者不顧喪身失節。[illegible]而直寧而子一生所嚴所關只在此。故弟子皆以不見[illegible]爲疑割烹癰疽食牛數章問答之意。有在非泛作一答史論辨疑也。

孟子講義續困勉錄卷六

萬章下

伯夷目不視惡色章　張侗初曰。伊尹治亦進。亂亦進。不受世界治亂。[illegible]要做世界治亂。○[illegible]曰。自古未有以聖稱三子者。稱之自孟子始。三代以后。聖人惟明道文公爲第一。可惜無孟子其人出而定之耳。○語類謂三子所以爲聖者。却是天理中流出。無駁雜。雖是過當。直是無纖毫查滓。此即陽明精金之喻。但陽明不合以孔子爲九千鎰耳○又曰。如不念舊惡。不以三公易其介。固是清和處。然十分只救得一分。救不得那九分清和之偏處耳○朋將曰。聖人所爲。使於天理人心有纖毫未當處。便不可謂之聖。又何有於清[illegible]聖。字。有當謂其於聖人中較分明嚴肅。則清處爲多。非謂其以清爲聖也○摘訓曰。第五節把四聖總斷。且宜平說。到下節方重在孔子上○順治辛丑朱燮孔子之謂一句。文云。名觀於樂。有小成焉。有大成焉○劍潁樂經元義云。常上合止以合下。常下合止以柷。皆古樂法也○朱節後但以柷敔用之常上。成矣。此未知何據。當云[illegible]爲勝敗。展申琛泉者講上二句云。孔子之聖。智皆其全而又得其所以全矣。智譬則射。射者之巧也。聖譬則射者之力也。講下二句云。智譬則巧。聖譬則力。以此。

聞字即節條也章　[illegible]見周禮。既是蓋周禮是箇今書約聖人了。作。必不會差。孟子之時。典籍已散。已想見沒理會何以言之。大公所封。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

凌孔子無根穆陵今近徐州無棣今棣州也迂中間多少周步自有里。○又曰疑周畿一書亦是趙草未得行若左氏內紀當時當識臨何甚詳而不曾及於府史胥徒則疑其方草定而未經施行也。○川陽曰自柳州封建之論郡以私意窺測聖人遂使後世之言封建爲必不可復。余何以爲[illegible]兵從前彼戰多日建制而使戰烈聖人豈不知之然必不可已者其利害有大小也。後世不知聖人深意以一姓之私廢生民之公究其子孫受禍尤酷則何益矣。此今內史至秦之郡兵爲郡縣。宋之杯酒夫籓鎮。未嘗不痛恨切齒也。而腐儒猶以古爲不可行。以彼爲必用亦未之思耳。○已未非延祿以成康之世其人非有大功。未聞以畿內之地賚其勤

勞者。非有大故未聞以苑囿之與奪其賜地者自平王以岐豐與秦襄王以溫原陽樊而周遂以弱自秀周之圖見取。稽父之田平等。而周遂以亂。○既安也天子之卿、師、文王內外一體。說見先王公天下之心謂內之卿大夫士身居天子左右不擾出操統馭之權其勞視而不均等之以侯伯子男均之也。使知天子遇見賢與爵。殺。明但有同貴所以絕內臣歆望之私外之侯伯子男。職任天子藩宣不獲入參宰執之列。其勢疑於不親等之於卿大夫士親之也。使知天子遇孔賢與服賤可日。爲一體。所以杜外臣覬覦之漸。先王封建之初心如是止矣。若夫以內制外以重馭輕此亦洪偶之善勢使然耳。先王何容心哉。此說甚是順治已丑劉國欽又以

內外相制爲說亦是利害上起見[illegible]

嫌者。師今之俗嫌。蓋君所得爲私用者[illegible]

朝覲祭饗交聘往來又別有所儲[illegible]

○又問府史胥徒不知曾其[illegible]

不可曉。想只是民爲之[illegible]

問又以別殊詞乎矣[illegible]

人。今五人方才透出。非以下[illegible]也。

大意謂稍者之所致[illegible]

然其自啟之釁則[illegible]

也。

耳[illegible]

謁說鄧大國。又由國君[illegible]天子[illegible]

至矣乃以貴爲等差非於不賤貴中分優劣也[illegible]宜當不可云王公之何與何如只當[illegible]惟大國之君爲然也對天子亦有之。

敢問之際何心也[illegible]已未[illegible]大鴻[illegible]一途爲以與天下相通而不至[illegible]想[illegible]不如此便是欲充仲子之操矣[illegible]

一用孔子身自用獵角逐中[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任[illegible]予而[illegible]迎不行發論則前數節

不幾犹語乎士備口一官或見公卿嫁嫁仰慷慨高論或出其才智博取富貴皆有不可。講類日前世固有草茅發布之士誠言者然皆有所因皆有次第未有無故忽然犯分而言者縱言之亦不見聽徒取辱耳如史記商鞅范雎之事彼雖小人然言皆有序不可忽視而鞅仍先孝公以帝道次以王道而後及伯道范雎欲奪穰侯之位長跪使深而後之恩先言外事以探其君彼小人之言尚有次序如此君子之言豈可妄發也某嘗謂賁固有才文章亦爾俱只是言語急迫失進言之序[illegible]有其事都一齊說了曾經第之徒不從而文帝[illegible]之不逆也且如一篇破題教自家須有先後緩急之序不成一齊抓下雖然並不有他行做事底人便別

如韓信鄧禹諸葛孔明輩無不有一定之規模漸漸做將去所以所爲皆卒然有成這樣人方是有定力會做事如而胸失終是闇著事不背有此子在心中盡要進出來所以言語無序而不能有所爲也易曰艮其輔言有序[illegible]只要人之[illegible]可見矣

士之不[illegible]諸侯章

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章　熊伯甘曰景公豈不知招虞人當以皮冠蓋知其賢而欲以大夫招之耳然既知其賢即當擢在大夫之位乃未能即舉而仍令班在虞人○按宋引謂周道指謂之士逆而[illegible]謂取之縱詩本意不如此然斷章取義自不妨○講謂觀詩所云周道如底二何可以見義之爲路也觀詩所云君子所

履[illegible]何可以見君子之[illegible]由是路也[illegible]之爲門君子之能由入是門亦可[illegible]由是路[illegible]不爲非義[illegible]而出入是門[illegible]必不爲非禮之[illegible]而不[illegible]其道[illegible]不[illegible]欲其入[illegible]又曰方伯有官[illegible]則非若市井之臣非若草莽之臣矣以其官召之則非以其多聞而召之非以其賢而召之矣

一鄉之善士章　翁耕曰此章見友善貴要其極而總以取友爲主首節是取友之盡於今下節是取友之盡於古合古今而皆有所友則取善始無遺爲要之根本又全在自己故上言能爲善士而后可以友善上下言能尚論古人而后可尚友古人○晚村曰天下善士是頂

一號人知鄉有道而取友者人稍未足只當此○又曰[illegible]不是教人[illegible]作史論[illegible]

[illegible]

此[illegible]之後小序也

齊宣王問卿章

孟子講義續困勉錄卷六

告子上

性猶杞柳也章　朱子文集卷五十九趙致道曰告子杞柳之論則性惡之意也義外之論則儱侗之意也○熊伯甘曰告子以性在人猶杞柳之質也義在人猶人為桮棬之器也○夫人上首章文云告子以為吾純性於仁義則性之情理性之權衡而人乃不特乎天吾絕仁義於性則發之權輿發之權衡而人乃為稱於質

性猶湍水也章　熊伯甘曰孟子必曾有從湍之者吾成之者性來伊川所謂備者不人是也釋只本心然心之一字固有偏言之者亦有渾言之者如仁人心也是渾言之也釋氏只從有身之後說起所以謂上天下地

惟我獨尊全不認所稟者何異水說一切謂心可作主矣知命字言性字而所云性者依於心之覺而也

生之謂性章　語類曰孟子闢告子生之謂性處亦傷急要他倒只就他言語上接將去已意卻不曾說非特當時告子未必服後世亦未能使聊何得孟子意也

食色性也章　熊伯甘曰告子說仁因此心而為內義為彼物故曰外分明說失外而後有仁失仁而後有義○小心齋劄記云孟子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愚又曰告子未嘗知仁以其內之也夫仁義皆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如之何其二之也○語類問仁內義外曰告子此說固不是然近年有欲破其說者又更不是謂義專在內只發於我之先見者便是如夏日飲水冬日飲湯之類是已若在外面商量如此便不是義乃是義襲其說如此然不知飲水飲湯固是內也如先酌鄉人與敬弟之類若不問人怎生得知其先乃與佛氏不得擬議不得思量直下便是之說相似此大害理○告子之意謂彼以長之為義而長之之心其權亦不在我則仍是外○語類曰白馬之白也二句看來孟子此語答之亦未盡明白馬白人不異亦豈可也畢竟彼白而我白之我以為白則亦出於吾心之分別矣○摘訓曰然則犬之性然則嗜炙然則飲食三節無則字皆同蓋然謂如此也即指長楚人之長四句說言汝以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而謂之外如此則嗜秦人之炙無以異於嗜吾炙亦有外與

何以謂義內也章

性無善無不善也章　語類曰告子言性三說雖同為說氣質之性然兩或之說猶知分別善惡惟告子無善無不善之說最無狀他就此無善無不善之名渾然無所分別雖為惡為罪總不妨也與今世之不擇善惡而顛倒是非稱為本性者何以異哉○蔡氏集疏論無善無不善章曰兩或之說猶知分別善惡惟告子無善無不善之說最為無狀○熊伯甘曰陽明所謂無善無惡心之體者特指血肉之心是猶未受降衷之質於子○集疏又曰就性初發動處指出以示人方見得性之本善如無極而太極無方所無形象如何說得亦須是就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處說起孟子論性正是如此○按此段合太

極有最妙大全却截去○熊伯曰情之發得處是才。在上節可以爲處看出才是好字而故爲不善者謂之不才○語類曰孟子言才正如言性不曾說得殺故引出荀楊來到程張說出氣字然後說殺了○又曰氣質之性古人雖不曾說著考之經典却有此意如書云實聰明與夫天乃錫王勇智之說皆此意也孔子謂性相近孟子辨告子生之謂性亦是說氣質之性近世被濂溪拈掇出來而橫渠二程始有氣質之性之說此伊川論才所以云有善不善者蓋主此而言也○又曰伊川性卽理也自孔孟後無人見得到此亦是從古無人敢如此道○又曰孟子說性善是論性不論氣也但只說得善雖說得好終是欠了下面一截自荀楊而下便止論氣不論性了○又曰三子雖論性却不論得性都只論得氣。荀子只見得不好人底性。便說做惡。楊子只見得半善半惡人底性。便說做善惡混。韓子見得天下有許多般人故立爲三品○文集卷五十一答萬叔重問曰性與氣雖不相離元不相雜孟子論性獨指其不雜者之只論情才亦如此要必如程張二先生說乃爲備耳朱子答云甚善○摘訓曰我固有之也而不是什[illegible]處正要起下文弗思耳矣一句自仁義禮智以下通是解非才之罪存疑謂仁也至我固有之通是解乃所謂善弗思耳矣至節末是解非才之罪證分○按蒙說亦與摘訓同○外鑠之說卽如杞柳之比湍水之遂

富歲子弟多賴章　摘訓曰所謂人心之所同然者理也義也果何以見之蓋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蒙引曰此說理義之在事者

牛山之木嘗美矣章　語類曰日夜之所息底是良心平旦之氣自是氣是兩件物事夜氣如雨露之潤良心如萌蘖之生人之良心雖是有梏亡而彼未嘗不生梏如被他梏械在那裏更不容他轉動了如將自家物失去了○南軒曰氣日裏也生只是夜間稍靜不耗散耳○語類曰氣清則心清其日夜之所息是指善心滋長處言之人之善心雖已放失然其日夜之閒亦必有所滋長又得夜氣澄靜以存養之故平旦氣清時其好惡亦自其同然之理○語類問凡物日夜固有生長若良心旣放而無操存之功則安得自能生長曰放之未遠者亦能生長○語類曰此亦只就氣上說故孟子末後收歸心上去○熊伯甘曰幾希言其微也言其少與存之之幾希一般以氣還心不是心生於氣○語類曰關夜氣曰氣如何曰孟子此段首尾止爲良心設爾人多將夜氣便做良心說了非也夜氣不足以存蓋言夜氣至淸足以存得此良心爾○又曰不是靠氣爲主蓋要此氣去養那仁義之心○又曰氣與理本相依旦晝之所爲不害其理則夜氣之所養益厚夜之所息又有助於理則日晝之所爲益無不當矣○又曰有得其養四句見得雖梏亡之餘有以養之則仁義之心卽存下文說存養之要孔子之言見此良心其存亡只在瞬息之閒若能知得常操之而勿放則良心常存夜之所息益

有所發彼之所養愈深則日晝之所爲無非良心之發見矣○又曰夜氣之說便大意只在操則存舍則亡兩句上心一放時便是斧斤之戕牛羊之牧一收斂在此便是日夜之息雨露之潤他要人於日晝時不爲事物所汨○又問操則存曰心不是死物須把做活物看不爾則是釋氏入定坐禪操存者只是於應事接物之時事事中理便是存若處事不是當便是心不在若只管兀然守在這裏驀忽有事至於吾前操底便散了卻是舍則亡也問於未應接之時如何曰未應接之時只是戒謹恐懼而已又問戒謹恐懼便是把持曰也須是持但不是硬捉在這裏只要提教他醒便是操不是塊然自守○又曰孟子求放心語已是寬若居處恭執事敬二語更無餘欠○又曰學者吾操之之道敬以直內而已○這是一無適底道理是一箇大底其他道理總包在裏面既存得這大底其他小底只是逐一爲他點過又云纔是識得箇大底則得然中間小底又須著逐點過 [illegible]記朱子曰求放操存皆兼動靜而言非逐物[illegible]之謂[illegible]曰孟子所言心字與孔子不同孔子是說心之待物[illegible]孟子前後數章心字皆指仁義之良非虛說心字也然仁義之所以放失皆因心之爲物最活風吹草動便已走作故不可頃刻不操○或問操心[illegible]山曰書云以禮制心所謂操也○按玩語類則孔子只是泛說心○語類曰此大約泛言人心如此非指已放者而言亦不必要於此論心之本體也○何

如[illegible]云山木說全無發孔以存[illegible]節下[illegible]之氣只言其[illegible]滿[illegible]何[illegible]惡不遠有氣[illegible]交氣不足以存[illegible]之所息[illegible]之所爲又不是存其好惡之相近者非斧斤之[illegible]夜氣猶[illegible]人[illegible]良心現發[illegible]則使人[illegible]此[illegible]頭緒朱子語過不知何緣復見之將文[illegible]村先生亦附會之錯所未喻○看來此處朱子原有[illegible]說有謂只當在日晝理會此不重在氣[illegible]有[illegible]如[illegible]水終日攪動便渾了此氣亦重[illegible]其實[illegible]亦不[illegible]得夜氣清方能存得良心日晝操存方能夜氣清日晝不能操存則夜氣昏而先亡夜氣亡則良心亦無以存矣朱子之說原自[illegible]張[illegible]峰胡氏之通格菴趙氏之纂疏則似專[illegible]後一說[illegible]新安陳氏之集說[illegible]似[illegible]取前[illegible]說兩邊所採朱子[illegible]說多不相同[illegible]然[illegible]說得[illegible]西山[illegible]夜氣說亦不妨有此[illegible]說非孟子夜氣之本意也玩此則朱子前後所說[illegible]中自見○西山集[illegible]亦載夜氣[illegible]非孟子本意

經[illegible]乎[illegible]之不[illegible]也章 [illegible]曰鴻鵠大鳥[illegible]爲小鳥大小[illegible]將至乃見[illegible]心

魚我所欲也章 [illegible]說萬鍾[illegible]此[illegible]在[illegible]萬鍾[illegible]受大節所存[illegible]以[illegible]之首矣○[illegible]日我[illegible]者[illegible]從退人高[illegible]萬鍾退入佛老門於[illegible]老求萬鍾退人[illegible]於[illegible]萬鍾退人[illegible]於方[illegible]求萬鍾

九稱失心之甚者也
仁人心也章　讀書記第七卷朱子曰仁是無形迹事孟
子恐人理會不得便說道只人心便是却不是把仁來
形容人心乃是把人心來指示仁所謂放其心而不知
求蓋存得此心便是仁若此心放了又理會甚仁今人
之心靜時昏動時擾亂便是放了○大全辨曰孟子爲人
爲仁言心心乃存而實仁故合仁於心使心存而仁存
須實乃謂恐人懸空討仁故即人心而言說○熊伯甘
曰心與仁是一件血肉非人心仁之與性者是心義即
人路則心之萬變不踰者是此路一心也故下文但說
箇心求放心即存心也○真西山云仁如蓮實乎所謂
幺荷者○錢啟新曰仁人心即本體義人路即工夫故
合其路而不由便是放其心而不知求○語類曰收放
心只是收物欲之心如理義之心即良心切不須收須
就這上看教熟見得天理人欲分明○又曰只存此心
便是不放不是將已縱出的依舊收將轉來明道說聖
賢千言萬語只是大槩說○語類鄉黨篇總論曰聖賢
一句是　箇道理都是要人收拾已放之心所謂學問
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非是學問只在求放心非把
求放心爲學問工夫乃是學問皆所以求放心如詩三
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而已　質疑○孟子曰求其放
心而已矣有此只云仍求其放心心正則自定近看儘
有道理須是看此心果何如須是心中明盡萬理方可
不然只欲空守此心如何用得可學問傳看放心一段
第一次看謂不過求放心而已第二次看謂放心既求
儘當窮理今閱此說乃知前日第一說已是備作兩段
須是窮理而後求得放心不是求放心而後窮理自然
○又曰明道要人將已放之心反復入身來伊川云人
心本善流而爲惡乃放出何日就此兩處看得
不相背乃可謂明道語本取自說或者錯看謂是收拾
放心遂如釋氏守空寂故不知其意謂收放心只存得
善端漸能充廣非如釋氏兀守空寂有體無用須理會
伊川語云如○又曰文字極難理會孟子要略內說放
心處不是說後人因此說得學問之道皆所以求放心
不是學問只有求放心一事程先生說得如此自家自
看不出如灑掃應對進退持敬講習思明辨皆所以
求放心也然○朱子答黃義剛云前輩敬字多輕說過
了惟程子看得重人只是要求放心何者爲心只是箇
敬人纔敬時這心便在身上了○答黃升卿云心是作
不在此便是放夫人終日之間如是者多矣博學審問
愼思明辨力行皆求之之道也須是敬卷十一○按存
疑云大註嘗能如是以下俱不是摘明言求錯認求放
心而反歸重在學問上蓋因程子而誤也此皆主黃勉
齋之說而以註爲非者也然不如蒙引說得是蒙引謂
求放心是下學之事義理昭著則說向上達亦謂求放
心而後可學問也如此則勉齋之說與註本旨不同借
大全放心不收何者爲學問思辨一條此屬朱子未定
之說甲寅二月○學者選辨亦與存疑摘訓同○讀書

記載朱子一條云孟子所謂存心收放心乃致中也至於充廣其仁義之心則致和也此與勉齋之說不同又有一條云如人治生須先理會箇屋子安著身已亦然○按胡氏通趙氏纂疏蔡氏集疏及集成內所載黃氏並無此雙峯所引勉齋之說當再查○用晦曰心字從首節生來卽仁字也故第二節註云求放心則不違乎仁而義在其中勉齋亦云三心字皆指仁而言將文字空說求放心便是陸學收攝精神本領更進亦止行上須知從是仁一層耳蓋孟子此一篇中自公都子章至末皆指仁義之良心而言未有泛指血氣活動之心而言者象山提唱先立其大亦是錯認孟子正與假借良知二字之術同皆指鹿爲馬也○有學問則心存不學

問則心放放不放無定時亦無定處惟觀學問之疏密而已。壬申四月十六 ○性理四十五卷有朱子一條云孔門只是教人求仁。求其道是以求放心爲發以發爲求仁。有求放心亦同。參覺軒胡雲峰。當詳之。壬申八月

○朱子文集卷五十九答李元翰以孟子仁人心也義人路也兩句看來便見仁義之別當仁是此心之德纔存此心卽無不仁如說克己復禮亦只是要得私欲去後此心常存個未說到行處通釋說合於心者行之云云則便侵過義人路底界分矣○卷六十一答林德久所論春不可以包夏秋冬亦未然若如所論則是元字是總說上面須更添一字與亨利貞別爲四德矣豈理也哉。

今有無名之指章

拱把之桐梓章

人之於身也章

鈞是人也章 木鍾集曰心爲將帥耳目口鼻四肢皆卒徒也將帥明則士卒[illegible]將帥用。○用晦曰此字從心思耳目大體以付人從大從小卽聽人自擇○已該上天之所與我之後以耳目從心思也聽之以心思從耳目也聽之大與之大不能爲我立之也○蘭皆說朱子曰先立乎其大者此章只有力用在他下一節立字其然醒起自心便是立所謂敬以直內也○又章指解此章全不提起立字而曰以思爲主心不立而後思尚未見其可也所謂思者非泛然無統也泛而無

統則思之亂也不得謂心之官矣事事物物皆有所以然其所以然者天之理也思其所以然而循天理之所無事則常自與事物接而心體無乎不在斯則爲大人矣[illegible]故朱子云云○記二條一以欲從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illegible]以息則私未[illegible]一先立乎大是欲以道心爲主而人心受命[illegible]從使以心爲私乎[illegible]謂先立乎大人云立者自外豎起此心所謂敬以直內也○用晦曰孟子爲狂說以禮義爲外故其立言每直指本體示人[illegible]多而不及工夫如放心章之求字身體[illegible]之致此章之立字皆空說在[illegible]字中[illegible]行上大非前後[illegible]空洞森羅之爲立也象山以先立其大爲宗旨[illegible]安坐瞑目

用力換个半月一日下快忽億此心中无象山見之曰
此理已[illegible]也然則象山之所謂[illegible]其所[illegible]孟子之
所謂[illegible]也孟子之言欲得其能思之[illegible]
[illegible]大[illegible]
有[illegible]者[illegible]　渝桂曰大旨未爲要人[illegible]發不是爲
商賈一流人起見時文每於人齊句以[illegible]人者辯
人殊非
欲貴者人之同心也章
仁之勝不仁也章　熊伯甘曰慶世心切大爵長貴以仿
之坏木吳稗以懼之
五穀者種之美者也章　康熙壬子山西墨云不獨間之
而不純者非熟即初純而偶間者亦非熟不獨岔雜而

偶合者非熟即常合而忽離者亦非熟又云一事偶爲
而忽有所間焉無論後事之難繼也即以此爲爲事之
衰　意偶爲而他有所雜焉無論後念之不合也即以
此爲爲念之濟○又云望熟之心是即不[illegible]之所自起
羿之教人射章

孟子講義困勉錄卷六

告子下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章　熊伯甘曰任人重食色之性亦
是告子學問[illegible]以[illegible]爲偽也○又曰說到欲食而不忍
紾欲色而不[illegible]摟則[illegible]羞惡之心勃然發現而食色非
性矣
曹交問曰章　[illegible]可以假館乃假設之辭倘或可以
假館則留若不可以假館則不留矣
小弁章　用藕曰高子謂小弁過於怨孟子謂小弁正當
怨時文又謂所可恨者小弁之詩怨而太子未嘗怨怨
則可以不遂怨則可以復圖怨字中有挽回妙用古人
意思必如此發明得盡○又于怨不僅行吟坐歎了却

也驪山之前驪山之後有幾個感格肯與挽回功用都
在怨字中出處舜只以怨而致允若孟子所以引之作
結也○摘訓曰道怨又是怨親不可看做怨己之不得
乎親
宋牼將之楚章
孟子居鄒章
先名實者爲人也章　熊伯甘曰仁在全[illegible]不在從功○
幾亭曰曾所以滋側之故正爲公儀休雪柳子思爲臣
耳休蓋一清廉剛決之士見義未明者也其於下易近
民因時置宜之意大抵疎遠設令相子思而道休於坐
無弼備之地矣其不日說于宋用王安石而亂繼相司
馬不相伯淳[illegible]亦不恤故用不肖而亂無惑也用賢而

不設大賢小賢皆置失宜故也○又引公儀休不容何
如人觀其相稱而國滋弱又不得子思何代滋度獻爲
亦安見矣至若小所稱出其妻事尤爲不經與孔子稱
公甫文伯之母何其反耶。全書卷十二

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章

魯欲使慎子爲將軍章　用晦曰周公節只說周制深計。
成强幹弱枝之勢杜凌弱暴寡之變使止寫得漢唐以
來權略私心與長沙衆建少力非王道也要曉爲足字
之意由說到周公太公意中亦只合如義才是備者見
本之言。

今之事君者曰章

吾欲二十而取一章　摘訓曰諸侯解留疑發作三項看。

無者侯及爲侯舉食也然從存發殺皆用之於諸侯者
但不可云撰諸侯之[illegible]鈔終

丹之治水也愈於禹章　摘訓曰水逆行。且大槩言之不
是承割國爲釋說水其水也卻指禹時洪水說不然桑
水洪水何別又使用重言之。

君子不亮惡乎執章　錢紹文曰因不亮而發執者其害
猶淺。因不亮而執者其害更深此甚如崗狹之偏於
才而執介甫之偏於學而執也又曰不亮而安於執
者其禍猶小不亮而死於不必執者其禍更大此則如
元祐之調停紹聖之操稜以及西道之[illegible]皆是也古
今天下所以多事者皆由此說○[illegible]
同然論語言諒守是就小信言此處[illegible]知明
守固所以亮即能執也

魯欲使樂正子爲政章　戎子引大智與[illegible]無過集衆思
大[illegible]無過好自用○又云荷好善實急於善○周
公[illegible]侯集思○[illegible]此章皆主相度說是重在
好[illegible]了此章文[illegible]多聞之才可以之於善
可以之於人善者也[illegible]如臧[illegible]智如蘇秦[illegible]何天
下以[illegible]之人[illegible]使果
有[illegible]皆化爲
小人之器哉如此說[illegible]亦是[illegible]見

古之[illegible]何如則仕章

[illegible]之中[illegible]純業自持。
亦是勞其心志[illegible]亦是天降。
大任○用[illegible]不能當大任
人。須才全德備。稍有欠[illegible]定[illegible]

教亦多術矣章　摘訓曰不屑之教誨之字作於字用。若
便有不屑之教說猶犯未句意了

盡心上

盡其心者章　語類卷六十日聖人教人大概只是說孝弟忠信日用常行底話人能就上面做將去則心之放者自收性之昏者自著如心性等字到子思孟子方說得詳○論性曰據朱子之說是盡心方能知性則用功在盡心上依朱子之說是盡心由於知性則用功在知性上然心雖有覺若不能知性則心亦無所撿故當以朱子之說爲正○語類曰盡其心者由知其性也先知得性之理然後明得此心知性猶格物盡心猶知至○按語類又有一條云某前以孟子盡心爲如大學知至今思之恐當作意誠說此一條恐未是○語類又曰盡

心云者知之至也盡性云者行之極也○又一條云盡心只是意誠知性知是窮理既知得此理則所謂盡心者自是不容已既能盡心知性則胸中已是潔白淨潔却只要時時省察恐有汙壞故終之以存養之事又一條云盡心就見處說二說不同後一條是○存來語錄中不說定一說處最見朱子弘處諸儒便不能如此至大綱處則皆不可移又見朱子毅處○王和父○顧書記載蔡定史官陳武作楊文靖公傳論曰龜山發明孟子盡心知性之說曰此心明白洞達廣大靜一惟能體會至於了然斯可以言盡盡其心自然知性先生沒後諸儒有以先知性則能盡心與逆心之說故從之者俱無自得之處李道傳辯之曰史官所云能知性則能

盡心爲說之不可易者朱先生集註說也舊說謂盡心則知性猶背從之而先生毀爲舊先生說經斷得其賢大公之心可以爲講之不精何也○門[illegible]癸巳雜然小目性之物各有心是知也故盡字人知字皆是名要從格物也此條得本體此却是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說程子所謂吾儒本天釋氏本心正指此心性即理也天即理也不曰心即理也故先然無物謂心體猶可謂即性則可日虛靈不昧則不可以理爲非者亦皆說成良知之說關係邪正不小○論於道照云心本無體即性以爲體試思一念未起之際心於何憑使徒以寂空守之而心不可問矣心有其用因性以爲用試思紛事雜陳之時心於何給使徒以情識處之而心愈

不可問矣○用此人許謂發盡其心節目橫渠先生心統性情一句道盡朱子所謂虛靈不昧即指心體具衆理即心之統性情也純精也心是活物惟其虛靈故能具性中之衆理其應萬物之德故其虛靈可謂人體釋氏則故人學目理存一數人事目此不同處把捉只以虛靈不昧者爲本體以爲所云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八字即此是佛性故覺後謂其有見於心無見於其實連心都不是他只見得虛處不曾見得實處佛大覺不相合下面都無用故必知性知天則見得徹處方是能盡其心若楊簡之曰下然省此心爲吾民之下便忽覺灑禪門空仁之說惟悅者有悟皆此見得釋氏之妙圓空寂而非聖賢之所謂心亦止到得他覺字悟字而

非聖賢之所為知與盡也故此節知天只在知性窮理
若倒說存盡心後便天在心外失其所謂心矣○朱子
文集卷五十六答[illegible]論盡心知性知天曰[illegible]只
是一時事但以表裏虛實反覆相明非有功夫漸次也
三者初無分別故又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亦言
其大[illegible]物耳○[illegible]有一條云先存心而後[illegible]有一
條云存心養性[illegible]在心所以養性也○[illegible]
朱子一條云心[illegible]者欲以存之而得其養而無
所害矣○語類曰[illegible]說存其心雖是緊切却似添事
蓋聖人只為學者立下規矩守得規矩定便心也自定
如言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人能如是存守則心有不
存者乎今又說存其心則與此為四矣如此處要人理

會○[illegible]戌七月往上峰見錢啓新[illegible]曰心於何盡只
是盡此理故引與[illegible]心知其性[illegible]存只是存此理
故曰存其心[illegible]其[illegible]理[illegible]從
[illegible]以根心[illegible]性[illegible]合
以[illegible]心[illegible]是
說[illegible]性[illegible]色
天性為兩物便是異端邪說○按啟新此[illegible]得
分明○用晦又[illegible]已且存其心[illegible]謂知天
如知州則一州皆已事[illegible]是與天為
一者聖人之事也事天則如子事父臣事君與天為二
者賢人之事也由其言思之便知他不曾知天猶看得
與天為二在盡心性即是天命故知得心性便是知天

從事於心性便是事天○性理[illegible]四卷末有朱子一
[illegible]致[illegible]存心後[illegible]擴充[illegible]文[illegible]各
[illegible]壬申七月○[illegible]以致中
[illegible]心養性行長不專主靜也此
[illegible]朱子[illegible]求放操存皆兼
[illegible]以致正
只[illegible]朱子有[illegible]是大抵張氏太分兩一
錯於程朱分析是彼必欲合而一之真不知何強作如
後美大理[illegible]不是各成階級[illegible]可
笑○[illegible]引云太虛以理言[illegible]他處亦有以形氣言
者如浮雲之過太虛是以太虛當太空○語類曰由太
虛有天之名這全說理由氣化有道之名這就著事物

上如率性之謂道性只是理率性方見得是道這就著
事物上○語類曰由太虛有天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
名天命之謂性皆此兩句由氣化有道之名率性之謂
道皆此一句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此又是天命謂性
道[illegible]皆此[illegible]句

莫非命也章

求則得之章　用晦曰聖人不言命孟子此章與論語當
[illegible]可求[illegible]是為最下一等人[illegible]○說[illegible]有求
[illegible]　何又言求不但無益或因得而反生害此說得
最好

萬物皆備於我矣章　[illegible]已朱子曰[illegible]不是萬物之
[illegible]只是[illegible]之理○[illegible]論[illegible]一句最為

切實此性存二字更在一層蓋存字猶可假借而此句不可假借也。己未七月○用晦曰物字訓事物而此章又指事物之理言非人物之物也將文耶本作我先行物既有我即有物物各一我我亦一物此語似非尋耳○黃注引蒙引云理雖散在萬物而實皆具於吾心只此二語已盡首節之旨故作文者不將理字貼畫物身語粗浮不將心字貼備我易落影響○朱子文集卷五十一答奴重以反身二節分配論語子謂二節朱子謂此說非是而未明言其旨

行之而不著焉章　語類曰方行之際則明其當然之理是行之而著既行之後則識其所以然是習矣而察初間是照管向前去後來是回頭後面看所行之道理如

何如人喫飯方喫時知得飯當喫既喫後則知飯之飽如此○又曰行不著習不察如今人又不如此不曾去習便要說察不曾去行便要說著○幾字云不著不察其行習也終身由者庶幾察也不然恐蒙雖深不知所爲行以此觀此說恐與語類不同

人不可以無恥章　用晦曰由有可恥而至於無恥由無恥之恥而至不以無恥爲恥

恥之於人大矣章　大全蒙引載張氏曰無所用恥所謂不知人間有廉恥事者病痛全在自以爲得計上彼方恥人之不巧又安知己之爲拙哉一從萬由門人各有勝心勝心未盡而但天理之偏則機巧變詐不作者惟其用心施之於事必以一己之是非爲主其間不能無好利處又固執之不移此機巧變詐之所由生也○愚按機變生於勝心亦生於利心所埋者能心機變安命者亦能忘機變○陳幾亭曰不動氣不爲機以而可樂

古之賢王章

孟子謂宋句踐章

待文王而後興者章　語類曰豪傑質美生下來便見這道理何用費力今人至於沈迷而不反而聖人爲之屢言之方始肯來已是下愚了況又不知求之則終於爲禽獸而已○待文王而後興不必在既興之後復分優劣只是此輩人不得文王必不能興所以謂之凡民是惜其不能興非譏其鄙陋不足貴也益了此語無傷豪傑之道與人復作什麼之說則人皆明非此輩後之正

與人復作而便然自任之意所謂凡民不是平常人即衆國而衰雖如保傅撫之而亦不烜赫一世只是不肯以文王之道自任便是凡民亦謂豪傑不是有別樣才智只在入孝出弟守先待後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不待不後便是豪傑矣至九月○此節先要想所興有何事方有實際如孝弟忠信仁義禮智真正孟子所謂學人之興者知其人所以然而其彼不能興者亦不是平常之人如楊墨之徒皆有絕世聰明特以不能興起於正道故謂之凡民待字是旁人看出謂此等人必待文王作而後興此正非謂其人自有待之之念也若其人自有待之之念則雖未能興趣亦不會肯純於正道矣豪傑之士孤立無倚然自

負閑邪崇正守先待後即所謂雖無文王猶興甲寅七
月○孟子不但以豪傑自待以能自立言則一豪傑也
以能垂教言則亦一文王也問孟子之言而不能興猶
遇文王而不能興也是凡民之不待文王丁卯八月○
看來此凡民不是截然不知邪正之辨者其[illegible]只在
一待字不能當下由以維持風俗挽回氣運爲己任遂
不免與世浮沉孟子故以凡民目之若楊墨申韓蘇張
之徒便不知有邪正之辨不放箇文王在胸中了與此
又不同甲申十一月

附之以韓魏之家章

以佚道使民章

霸者之民章　錢淳曰莫反於僞莫深於誠○用晦曰王

者是二千人說得太高遂成無懷葛天世界非對伯
者之言矣漢詔有黃老正是雜伯豈復有皞皞景象乎
○與類曰存是存主處不是七字是存道事過事便來
應○又曰存是自家主意○又曰如舞干羽於兩階七
旬有苗格亦是此理○仇云過化存神是聖人至誠所
感彼因宜說得自然但不可謂之無心如云君子無心
何以謂之所存○又云過化存神不在不怨不庸之外
天地同流又不在過化存神之外○又云過化存神非
不怨不庸不知以前事亦非不怨不庸不知以後事只
在不怨不庸不知上看出以上節與民風比[illegible]地上
德字知上文殺之利之而使民遷善明是君子之德所
及[illegible]節從[illegible]處有問存民在其中如何判然分開○

又云過化存神時文俱是籠統說過不見有確達說指
出那[illegible]故三字自是明確○又曰註謂行道之盛與天
地之化同運[illegible]引以存神屬德過化屬末有疑不
古此[illegible]過化存神以屬兩事則神化皆是王者之業
而業由於德[illegible]與而言之○又云分功德業者
非因朱庸子四書[illegible]以傳說○又云大理同流不
是超乎[illegible]只要說得神化運行無迹不到方合
題意○要知[illegible]須說[illegible]中來
神化亦只是行其目格氣象洽程墨文[illegible]木子
或問及[illegible]皆提誠字爲主蓋至誠積中自然見
於神化者充滿宇宙與中庸之至誠無息而博厚高明
悠久者同　理[illegible]謂過化即覆物載物成物意所謂存

神即不見不動無爲意所謂同流即配天配地無疆意
在本章只須照上文發命其爲刑爲政爲教處是所過
而民風之不變者便是化其欲刑欲政欲教處是所存
而治功之速效者便是神須知過與存不是兩項化與
神亦不是兩[illegible]可以所過者化以其所存者
神也合於天地同流何不宜[illegible]作[illegible]時
行物生[illegible]天地之神化運行[illegible]大地神
化所及莫非聖人之神化所[illegible]行此
可見王道之大彌綸六合[illegible]不多覩
今日欲正風氣能以[illegible]然不可及
矣○聖人之化凡天覆地載之內皆所[illegible]只指
身之所經過處爲化豈聖人一身能[illegible]天下乎或

問兼身之所臨政之所及風聲氣化之所被更爲周備
時文只過化何謂身之所至卽身之所未至皆[illegible]
豈至對比則云心之所及與心之所未及何[illegible]不通
舉天下萬事萬民[illegible]不由聖心所[illegible]心所
不及乎時文[illegible]出豈不思量而坊刻濫刪余所不
解」
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章
人之所不學而能者章 魏[illegible]曰[illegible]人謂[illegible]老
莊明自然天下[illegible]有自然於仁義者而欲[illegible]以爲
自然乎○用晦曰只爲當時不明仁義之實反以爲外
鑠無復於孝弟用功者故孟子爲指其固有之良使之
保守擴充以全其本然其重在點醒故不及用功非謂
惡學慮之害良而欲廢之也補出學慮方足破[illegible]以
來邪說之妄」
舜之居深山之中章 倉柱曰未感之先無異者其迹方
感之際有異者[illegible]心異不異當分心與迹看究竟未感
時[illegible]世之樂有[illegible]而見未發之理聖心總是動靜無
間○又云聖心無時不虛靜非待山居人定然後有明
通[illegible]若感而深[illegible]來便失題旨」
無爲其所不爲章 講林評十三科文徵云此兩何字仰程
子所謂志士厲行守之於爲哲人知幾誠之於思也卽
此便是擴充仁義至於不可勝用處[illegible]而已矣
集註只說義者以本文從不爲說到不欲[illegible]實有專
言之義有偏言之義偏言之義對仁而言兼言之義兼

仁在其中須知集註雖單言義便已該得仁」
人之[illegible]章
有事君人者章 熊伯甘曰事君人者若公孫弘[illegible]學阿
世[illegible]亦
有[illegible]自有大臣首
[illegible]形容出[illegible]正道○洛柱曰論
[illegible]可[illegible]而不[illegible]此之安社稷臣則
兼常變[illegible]識能料事才能任事而忠懇之誠堅定之守
後能始終無全而不易方可謂之以安爲悅也」
君子有三樂章 譚梁生曰王天下謂名世非謂王者
廣土衆民章 摘訓曰定四海之民定字只是屬其統馭
而不至於紛亂無主耳尚未說到治教上註中其道大
行一句當說在此二句之外謂道可大行澤可廣被也
○[illegible]問何謂根曰養得到見得明便自然生根此是
人功夫做來○又曰雖是自家合下都有這箇物若有
些子私欲夾雜在其中便把好底和根都剗去了○又
曰君子氣禀清明無物欲之累故合下生時這箇根便
著土今人只要去其氣質物欲之隔故四者之根著土
而已」
伯夷辟紂章
易其田疇章
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章 熊伯甘曰有[illegible]除階級意見
末節又[illegible]處階躐級意見○[illegible]時之有
比興比者但比之以他物而不說其事 [illegible]

發[illegible]意而後[illegible]破其事也如孔子登東山[illegible]雖[illegible]言此
與也觀水有術至必照焉此比也流水[illegible]不達此又是
與也○[illegible]曰成章乃致知力行之[illegible]外見
只是先解字面如此當依存疑為[illegible]以為形
著明則不說效驗而下學逐節工夫俱各有現成章方
是下學便以為有本達正是造到大而有本處又只單
說向大此說尤為誤人下前席[illegible]小節文知行在循四
此精深緻妙看成章與論語有別此章義得此洞然
○看來學孔子者由本得大由成章而得本如此看方
好壬申四月廿三

雞鳴而起章 摘訓曰自雞鳴時便起而孳孳盡一日而
[illegible]之非只謂雞鳴時孳孳也○滄林曰雞鳴而起卽夜
氣平旦之氣也欲與摘訓不同○[illegible]曰利不為有所
便之意非欲害人卽尋常行好事[illegible]察之未必不為利
心故善惡易知善利難知語類曰若只是利善[illegible]易理
會人[illegible]所為處[illegible]是利只管便差排道是[illegible]○又曰間
[illegible]名相值在這裏一條路[illegible]遠去○[illegible]所
[illegible]之間

楊子取為我章 楊廷麟曰事[illegible]偏重必[illegible]其敵事必不
已從而調停相因而起因其必[illegible]之勢也○語類[illegible]
朱乃老子弟子老子[illegible]天下之[illegible]
安閒之地問孔子何為[illegible]於他[illegible]
知[illegible]只是[illegible]不是道故一切[illegible]亦有此
小[illegible]中何故有康[illegible]

滄林曰執一害道兼指三家說謂子莫[illegible]遠甚於楊墨
亦[illegible]谷解[illegible]

飢者甘食章

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illegible]

有為者章

堯舜性之也章

伊尹曰予不狎於不順章

尚[illegible]不素餐兮章 孝弟忠信便與權謀功利放言高論
相反出此則入彼要見得君子之教與國運相關

[illegible]墊問曰章 摘訓曰兩非字及惡在是也字不是[illegible]
子[illegible]與就為士的心裏說言我他日得位且莫說多
所求只殺一無罪便非仁矣且莫說大有所貪求只
非其有而取便非義矣皆[illegible]不為也然則吾他日之居
將安在乎仁是也吾他日之路將安在乎義是也○愈
得之[illegible]行未行之[illegible]卽不遇之大人也○大抵
世不知[illegible]先不知大人之事先要[illegible]大人之事
[illegible]明[illegible]便見得士之志十分要緊 丁卯七月

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章

桃應問曰章 語類曰孟子只是[illegible]賢之心聖賢之
心合下是如此權制有未暇論[illegible]不得已處亦須
變而通之今人於事合下[illegible]此處心其初[illegible]制
[illegible]則不可○滄林[illegible]此章之[illegible]
今按[illegible]則知[illegible]有[illegible]孟子所答
在[illegible]得其中也

孟子自范之齊章　摘訓曰夫非盡人之子與此何與毛子宮至一章[illegible]連註中特以齊居云云[illegible]在其居使之然處此與解經孢折獄一例○此章不止是[illegible]美[illegible]居便有要人變化氣質之意壬申七月看性理廿十三卷[illegible]論[illegible]

食而弗愛章

形色天性也章　語類曰盡性踐形只是一事

齊宣王欲短喪章

君子之所以教者五章　存疑云答問亦是門人與朱子答問未及師承之說不同愚初欲兼說今看來朱子之說爲長甲寅二月○摘訓曰善治其身不是以善道治其身乃善其身治其身也淑有進修意所以長善也艾

有慾剔意所以救失也

道則高矣美矣章　此章先要想[illegible]所謂高美者何所指孟子之道以正道明道爲本稍有任爲則以爲恥以仁義中正爲[illegible]稍有偏於則以爲異論帝王則必以堯舜爲法論師儒則必以孔子爲宗言學則必知[illegible]言治則必[illegible]在井田此皆其所以引人者猶木[illegible]也由其大而[illegible]由深造而至自得此其所謂[illegible]也而不知孟子之道中道也壬申七月

天下有道以道殉身章

滕更之在門也章

於不可已而已者章

君子之於物也章　摘訓曰存疑作一反[illegible]正看然亦仁

內不[illegible]民字承親內又不[illegible]出[illegible]字意俱混淪下二句正是申明上意[illegible]謂仁之而弗親[illegible]故疏乎民也蓋以民視親而以[illegible]分[illegible]君子於親則[illegible]之民則不過仁之而已使於民[illegible]亦[illegible]之則是以待親者待民矣將何以待君親[illegible]此所以仁之而弗親也愛之而弗仁者非[illegible]忍於物也蓋以物視民而貴賤分焉君子於民則仁之物則不過愛之而已使於物而亦仁之則是以待民者待物矣將何以待君民乎此所以愛之而弗仁也○論性[illegible]先[illegible]只[illegible]在各當其施不重在[illegible]恩有序○大全[illegible]重[illegible]恩有序與[illegible]說不同

知者無不知也章　語類問治天下莫過於親賢知而[illegible]時因事爲之故不[illegible]如舜之[illegible]其內是舜之先務禹之治水是禹之先務曰大[illegible]是如此下文云此之謂不知務[illegible]書[illegible]其[illegible]只知自[illegible]都困了也不[illegible]又須知自有[illegible]之[illegible]又[illegible]孟子答[illegible]之[illegible]這裏[illegible]緊[illegible]但與理會[illegible]樂[illegible]便是不知務

盡心下

不仁哉梁惠王也章

春秋無義戰章　摘訓曰彼善於此不就戰者說亦是春秋只第彼此之優劣也○又曰上下字指天子諸侯而言。

盡信書章　摘訓曰首節孟子主意在下文不可謂是教人以讀書之法○魏莊曰尚書自孔子删後則承是書和史乎史載取合[illegible]城三百果謂[illegible]之志[illegible]起矣光武寧不禁城乎此史言之極謬而說不足信也

有人曰我善爲陳章

梓匠輪輿章

舜之飯糗茹草也章

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章

古之爲關也章

身不行道章

周于利者章

好名之人章　愚按以誠爲主其將猶好名以名爲主者將何所不至乎偶動於名其學已不可問專務好名其學尚可問乎且好名之人猶賢乎不顧名義者於一世自是[illegible]耳其說也[illegible]月○摘訓曰見[illegible]是因其得失而有苟得之色也

不信仁賢章　[illegible]則其國空虛[illegible]

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章

民爲貴章　[illegible]社稷之說良是蔡氏曰按謂變置[illegible]之所加分若是以移之類亦不是

聖人百世之師也章　大全辨曰孟子不敢擬以孔子望天下後世故云聞風而不及孔子耳。

仁也者人也章　語類曰此是說此仁是人底道理就人身上體認出來又就人身上說合而言之便是道也○又曰只說仁不說人則此道理安頓何處只說人不說仁則人者特一塊血肉耳必合將來說乃是道也○讀書記朱子曰此仁字不是別物即是人底道理將仁與人合便是道程子謂此猶率性之道也如中庸仁者人也是對義者宜也說又不同人字是以人身言之人自有生意是仁之仁道也中庸說仁字又密上一格

之仁便說仁者人也是切己言之孟子是統而言之

孔子之去魯章

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章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章

賢者以其昭昭章

山徑之蹊間章

禹之聲章

齊饑章　張武承曰此一章見君子有救民之志而語默可否必視其時也○蒙引說[illegible]曰[illegible]之所爲不可復[illegible]之所乃不可復也發之所爲不可任于王者也孔子之所爲不可倚於己者也○蔡虛齋曰發之不可復非關於上之聽與否也發之粟聚於棠仁政不行歷

飢而廢滿棠棠必竭是不發亦飢發亦飢也棠上必
復欲民而賈之是賊飢者棠飢民者亦棠也〇想孜不
但如此不行有政而徒棠之藝必有上下相棠有虛名
而無實惠〇又一法立而一弊生或反有不便於民者
發棠章
口之於味也章　語類曰孟子亦言氣質之性如口之於
味之類是也〇史蓮今曰前節性也後節命也皆孟子
以氣質說不去如以此一句作時人說則當然莫定野
先生亦云此不是孟子自家說作性自家說作命乃是
當時之說如告子以食色為性便是以前古者為性也
〇淥枝曰上性字是人心上性字是道心上命字指窮
貴貧賤而兼有理下命字指清濁厚薄而兼所值〇又

曰孟子一書無非遏人欲而存天理此章尤其昭著者
口之於味五者即所謂人心也人心惟危故君子不謂
性仁之於父子五者即所謂道心也道心惟微故君子
不謂命〇語類曰命也此命字有兩說一以所稟言之
一以所值言之然時之說是以所稟言之〇淥枝曰是
化氣質者各遭遇不謂命實功〇此一章是不學不慮
以存養本體之時學
浩生不害問曰章　善人信人便見不是人品〇
語類曰善人只是資質好底人孔子所謂不踐迹亦不
入於室者是也只是人亦不知得如何是善
只是自是箇好人而已有諸己之謂信是都知得了實
是如此做此是就心上說心裏都理會得了實之謂

是就行上說事事都行得盡〇淥枝曰可欲四句是志
仁無惡有己謂信是真實無偽皆有學問工夫在內〇
又文評云按可欲謂善文義甚明有諸己謂信本有二
說朱子謂真實有此善於己而無一毫虛偽意者即存
疑所謂立身制行之善皆實有諸己而無虛偽也朱子
所謂信者實有諸己而不失之謂即蒙引所謂善實有
有諸己而非若存若亡也其云無偽者就存心真實上
說是從本文信字看出表裏如一之義其云不失者就
操持踐實上說是從本文有字看出始終不移之義據
人所引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分明是大學誠意工夫毋
自欺而必自慊處故當主誠實無偽之說〇又按蒙引
謂有諸己之謂信今要學力必知至必意誠乃實有諸

己朱子亦只必其用力之久真實有此善於己觀此則
知下文誠云力行其善者此處已有矣下文只貴在乎
於充滿積實耳輔氏以力行專屬充實何者非即朱子
謂有諸己是就心上說心裏都理會得充實是就行上
說事事都要行得盡者亦非實論〇充實內兼一本萬
殊　真信乃賢不肖之分途
逃墨必歸於楊章　孟子許楊墨者　孟子
方思天下之不能距楊墨　能言距楊墨
者聖人之徒也今何　大抵有一番正論即
有一　附會
有布縷之征章
諸侯之寶三章

盆成括仕於齊章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章

人皆有所不忍章。　摘訓曰。所不忍不爲是一端之仁義。達之於所忍所爲則曲能有誠。爲全體之仁義矣。孟子意謂人但知仁義爲難全而不知求之爲甚易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耳。○又曰。仁義不可勝用。要徹到上文仁也義也上。仁不可勝用也故曰仁也。義不可勝用也。故曰義也。○語類曰。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詁中解得不分曉。記得舊時解得好。却因後來改來改去。不分曉了。看來實字對名字說。不欲人以爾汝之稱加諸我是惡爾汝之名也。然反之於身而去其無可爾汝之行是能充其無受爾汝之實也。○摘訓曰。充無穿窬之心乃一大頭腦須推到別事上去。方是充塞於充無受爾汝之實。不過是充無穿窬中之一事。就只存無受爾汝之實上充。且存疑。不受於此而受於彼。又是何別處充了。便非孟子以一事舉例之意。且與充無穿窬之心犯重矣。况此處已是貪昧隱忍。中心愧怍而不甘受其爾汝。復將此心推去到別處。又復如此只管這等推去無一處而不中心愧怍。只是一箇充大耳。此謂之義可乎。○又曰。蓋既有愧怍而不肯受其爾汝之實。心乃其爲欲受其物。遂貪昧隱忍將爾汝甘受之。則一邊是愧怍之實心。又一邊是貪昧隱忍。便是有所斷缺而不充了。若有將此一點實心推之。既不肯甘受其爾汝之稱。遂去其貪昧隱忍之心。亦不肯輕受其物。至此則把這無受爾汝之實心推廣出去。内如是。外亦如是。無復虧欠處。來到無所往而不爲義。方可說得辭受取與上十數引存疑說俱潤了。○按充無受爾汝。朱子嘗引以行已盡善不致取輕於人說。存疑就辭受上推說。摘訓又就內外合一說。總與註又另是一說。○此說之士故爲深沉以待其人之自發而制之。此餂之出於深謀者也。士未必盡如此。而或日用之間。不能以正直自處。姑爲隱忍以聽其自決。雖未嘗有制人之心。而此心已不可自問。浮游之士。謬爲持重以俟其人之自露而懸之。此餂之出於輕浮者也。士又未必盡如此。而或日用之間不能以至誠相與。姑爲緘默以聽其自擇。雖未嘗有懸人之心。而此心已覺其難安。無論餂之之時是非無定。而其大之心。因此而惑也。即幸而不惑而我餂之之心何以對友朋而無愧。無論餂之之後可否既有而其人之事因此而敗也。即幸而不敗而我餂之之心。何以質聖賢而無負。爲其爲計雖甚微而不可謂非詐其害於義雖甚輕而不可謂其不病於義。是皆非穿窬之類乎。○推不言者之心。有不可言者矣。夫士固有不言時也。而以不言餂之。此何心哉。士何爲而出於是。孟子曾充義之類而及此。曰人惟不當言之時則不[illegible][illegible]當可以言之時而亦不言。是果何爲也哉。其以輕任爲戒耶。夫使其果以慎發爲戒。何致於不可言之時亦成於可言之時。吾猶許其已甚也。心不但如是也。亦以嫉嫌爲貴耶。夫使其果以慎嫌爲貴。而不可言之時將受之以言

之時亦慎之吾猶謂其已過也而其心又不但如是也吾知是心即以言餂之 而以言[illegible]猶[illegible]其易此則更尤其逾而雖變而心不變也是心即以言餂之心而以言餂者猶有動致之逾此則[illegible]之矜衒愈巧而心愈僞也○餂之之人胸中最[illegible]明然又不要看做是老奸巨猾須知是日用之間人最易犯之病

言近而指遠者章 乙卯蘇錫鳳云自[illegible]義不明於天下於是異學有爭鳴之勢而[illegible]縱橫有相勝之端而功利日生矣以致[illegible]分爭[illegible]道○盧柱云當時爲縱橫刑名[illegible]本經學力行仁義者救之其[illegible]固有爲而發也

堯舜性者也章 張武承曰此章見聖人安勉[illegible]而皆絶乎有意之私也○熊伯甘口哭而自然盡哀[illegible]生者之道當然也

說大人則藐之章 此章不對戰國游士說[illegible]長道而[illegible]本足者[illegible]無此氣概務必至與論[illegible]學阿世如鄉原[illegible]○曉村曰實見得夫子溫良恭儉讓之意方識此泰山巖巖氣象[illegible]若徒作虛驕客氣則戰國縱橫之士如[illegible]王斗之徒亦能爲之彼其心中正有大人之赫赫在如醉人之必強謂不醉耳又何嘗藐也

養心莫善於寡欲章 [illegible]日用[illegible]四肢[illegible]是[illegible]人理[illegible]欲便[illegible]如[illegible]人心不同[illegible]子之說[illegible]寡之又寡以至於無而朱子又[illegible]只漸減少使有得此心[illegible]周子之說[illegible]之說又較密○金華[illegible]孟子言寡[illegible] [illegible]欲從成[illegible]不過[illegible] [illegible]以孟子指欲之不可[illegible]故只言寡周子[illegible]之不[illegible]有者故必言無[illegible]色貨利我心不可有之欲[illegible]耳目口鼻人心[illegible]之欲起見乎其爲欲[illegible]無二也吾能寡之又[illegible]欲無制[illegible]色貨利不足動心[illegible]耳目口鼻百[illegible]分[illegible]不可以欲[illegible]故知孟子[illegible]欲正欲漸次克除歸於無欲而後已猶寡過者[illegible]次遷改至於無過而後已如云欲不可無但可寡然則亦可言過不可無但可寡乎例看自明

曾晳嗜羊棗章

孔子在陳何思章 [illegible]曰鄉原即無位之伯者伯者[illegible]位之鄉原在下則爲學術在上則爲事功其實一也自[illegible]是假仁之心衆皆悅之雖虛之象○[illegible]曰惡莠[illegible]此只[illegible]似而非者有不是[illegible]是[illegible]之所以惡似而非者爲[illegible]其亂[illegible]而不至於亂[illegible]○熊伯[illegible]非[illegible]爲鄉原[illegible]反[illegible]也[illegible]之[illegible]以[illegible]而有撥亂之機也

由[illegible]於[illegible]百有餘歲正是要起

那見知意謂[illegible]五百有餘歲其時之[illegible]如此若
[illegible]乎其道之傳矣而[illegible]傳稀[illegible]
[illegible]然而俱有二何當與[illegible]孟書夜[illegible]
故不任之意非泛然作大話也[illegible]
看者不知此耳。

[illegible]卷六終

松陽講義十二卷

（清）陸隴其撰

清康熙刻本

松陽講義十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陸隴其撰。是書乃其官靈壽知縣時與諸生講論而作。故所說止一百十八章。以四書不能遍及、蓋隨時舉示、非節節而爲之解也。隴其之學、期於潛修自得、不甚以爭辨爲事。惟於姚江一派則異同如分白黑、不肯假借一詞。時黃宗羲之學盛於南、孫奇逢之學盛於北、李容之學盛於西、隴其皆不以爲然。故此編於學術醇疵、再三致意。其間融貫舊說、亦多深切著明、剖析精密。蓋朱子一生之精力盡於四書、隴其一生之精力盡於章句集註。故此編雖得諸簿書之餘、而抒所心得、以啟迪後生、剴切詳明、有古循吏之遺意、較聚生徒、刻語錄以博講學之名者、其識趣固殊焉。

序

隴其在靈壽簿書之暇輙至學聽諸生講書有所觸發問疏其意示諸生或述先儒註解或自抒所見欲其卽聖賢之言引而歸之身心不徒視

爲干祿之具使書自書我自我積久得一百十有八章有携以南者家叔祖話山翁家叔訥菴翁見之謂是有裨於學者非獨可以教靈壽諸生也遂謀付梓旣成而寄於京師命隴其自序之隴其不敏雖嘗有志於學而不得其要領中年涉獵先儒之書始若稍稍望見涯涘而質鈍功淺終未得入其堂奧自汨沒簿書以來益復鹵莽常思乞身

歸田整理書生舊業與同志之士講求討論或可追隨先儒之萬一而一官羈絆尚未得遂至於此編因於諸生有一日之長職當竭其愚故據胸中一時所得告之以稍道

尸素之慚云爾非能著書講學也若其拳拳于諸生者則有之矣董子有言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程子云佛氏之言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此二

者學之大綱也大綱不差然後可漸而進焉自明中葉以來學術壞而風俗乖卑者迷溺於功利高者沉淪於虛寂視董子程子之言若茹毛結繩之不可復行於後世不知

有大綱又何論其他耶是世道之憂也故嘗以為今之為世道計者必自羞乞墦賤壟斷闢佛老黜陽儒陰釋之學始而是編之中亦三致意焉此隴其所嘗奉教於君子者

也或有小補於世意在斯乎若夫擴而充之探其深而盡其微則尚願與學者共進之焉旹

康熙庚午十一月長至前六日當湖陸隴其書於京邸靈

中坊之顏巷

松陽講義目錄

當湖陸隴其稼書著　受業嘉定侯　銓編次

吳縣席永恂

太倉王前席

卷之一

大學

大學之道章

康誥曰克章

湯之盤銘章

詩云邦畿章

子曰聽訟章

所謂誠其章

所謂脩身章

所謂齊其章

所謂治國章

卷之二

中庸

天命之謂章

君子中庸章

中庸其至章

舜其大知章

回之為人章

天下國家章
子路問強章
素隱行怪章
君子之道章
道不遠人章
辟如行遠章
鬼神之爲章

卷之三

中庸

舜其大孝章
武王周公章

自誠明謂章
其次致曲章
誠者自成章
至誠無息章
大哉聖人章
仲尼祖述章
惟天下至章
惟天下至章
衣錦尚絅章

卷之四

論語

學而時習章
其爲人也章
吾日三省章
道千乘之章
弟子入則章
賢賢易色章
君子不重章
子禽問於章
禮之用和章
信近於義章
君子食無章
貧而無諂章

卷之五

論語

道之以政章
吾十有五章
吾與回言章
視其所以章
學而不思章
由誨女知章
子張學干章
何爲則民章

季康子問章
君子無所章
里仁爲美章
不仁者不章
富與貴是章
吾未見好章
人之過也章
君子之於章
君子懷德章

卷之六

論語

賜也何如章
孟武伯問章
女與回也章
我不欲人章
夫子之文章
甯武子邦章
顏淵季路章
已矣乎我章
雍也可使章
子華使於章
回也其心章

子游爲武章

卷之七

論語

樊遲問知章
知者樂水章
如有博施章
默而識之章
德之不修章
蓋有不知章
以能問於章
可以託六章
禹吾無間章
顏淵喟然章
後生可畏章

卷之八

論語

先進於禮章
子貢問師章
子張問善章
子路問聞章
顏淵問仁章
仲弓問仁章

司馬牛問章
子張問明章
足食足兵章
樊遲問仁章
卷之九
論語
子適衛冉章
鄉人皆好章
何如斯可章
克伐怨欲章
子路問成章

君子恥不章
君子道者章
莫我知也章
修己以敬章
女以予為章
卷之十
論語
君子義以章
吾之於人章
君子謀道章
知及之仁章

益者三樂章
見善如不章
子張問仁章
予欲無言章
卷之十一
孟子
伯夷非其章
卷之十二
孟子
王者之迹章
君子之澤章

仁人心也章
鈞是人也章
人皆可以章
人之所不章
孔子登東章
仁也者人章

松陽講義卷之一

當湖陸隴其稼書氏著　受業嘉定侯銓編次

吳縣席永恂
太倉王前席

大學之道章

這一章是五經四書的綱領明白得這一章五經四書總在其中了要明白這章書不必另出意見只將朱子章句或問細細玩味便渙然了今日所以不可不講者因明季講家將這章書都講亂了不將異說細細辨過使人不免反被他淆惑能辨得異說之非則愈覺朱子之解有味而聖學曉然在目矣這章大意只是序不可亂功不可缺綱領如此條目亦如此自明季學者各立宗旨或以明明德爲主或以止至善爲主或主修身或主誠意或主致知或主格物或主明明德於天下三綱領八條目幾如晉楚齊秦之迭相雄長其說遂不同總之朱子欲分爲三爲八諸家則欲合爲一以分爲支離以合爲易簡而聖人立言之旨不復久矣故今講此書者只要曉得序不可亂功不可缺便知一切牽合宗旨都是亂道三綱領還他三件八條目還他八件方是朱子之意方是聖人之意至於大學二字對小學說不對異端曲學說若對異端曲學則小學亦大矣況場屋對何等正大所以朱子特地編成小學一書教人先做了小學工夫然後做大學工夫一段喫緊爲人之意字字爲真切明季諸家反嫌其粗淺不肯依此講可謂大誤今當悉遵朱子其他種種與朱子背謬者不可瀾進應悉改正吾輩今日學問只是遵朱子朱子之意即聖人之意非朱子之意即非聖人之意斷斷不可錯認了但有一說只有朱子章句或問時這章書總不明白說有朱子章句或問這章書不患不明只怕徒在口裏說過了不得實在自家身心上體認則書自書我自我何益之有聖賢諄諄切切決不是專爲人作時文地步也切宜猛省

首節

格致誠正修齊然後可謂之明此明字與中庸明善之明帶些知見言者不同又大全黃氏曰虛靈不昧明也具衆理應萬事德也此說亦不是虛靈不昧是德之一字也具衆理應萬事亦是德之明處說以夫心之所謂之明者以其虛而且靈具仁義禮智之性於中而足以應夫萬事也最是叉虛靈不昧與具衆理應萬事雖是兩件卻不可截然分開有了虛靈不昧朱子所謂虛的只是心是以氣言具衆理應萬事朱子所謂實的是性只是以理言然虛靈不昧四字離不得具衆理應萬事若非具衆理應萬事斷有知覺呼不

[illegible]

性處當故北溪陳氏曰理與氣合所以虛靈
章句謂明德從天命之性說起與中庸天命之
性無二至講上明字小學者下手工夫則止日常
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不及未發是格致誠正修皆
屬中庸故知一邊工夫而所謂立天下之大本者
大學則闕未之及此緣大學一書是初學入德之
門義只從發動處說起且先有小學主敬一段工
夫在前且若中庸是一貫之學必合動靜言之也
大學之格致誠正修猶論語之非禮勿視聽言動
皆是制乎外以養其內之功
章句解至善只云事物當然之理是就萬殊處說

松陽講義卷之一　三

未嘗就一本處說不過明新皆要無過不及到恰
好處而已大全上蔡盧氏乃曰至善乃太極之異
名而明德之本體得之於天而有本然一定之則
皆至善之體乃其[illegible]體之太極見於日用之間
者各有本然一定之則者至善之用乃事事物物
各具一太極也此解作大深非聖經指點初學之
意[illegible]以至善為明德新民之標
的是以學的[illegible]不足[illegible]故[illegible]開[illegible]
乃[illegible]各[illegible]至朱子答[illegible]至善
是自然[illegible]見於文[illegible]
以之[illegible]是要其[illegible]

[illegible]

者而言有作中庸不顯篤恭而天下平大而化之境界
矣亦與朱註無違至若王陽明謂至善是心之本
體又曰至善只求諸心心即理也指心為善更屬
亂道不足論矣
新民之止至善蒙引有二說一說謂在上新民
者[illegible]必止於至善也一說
謂[illegible]者皆有明明德之止至善也使
人皆有以盡夫[illegible]民之止乎至善也存疑從後
說然[illegible]能在我所以望他者不
可不如是也若如蒙引前說則將有為揠工改廢
[illegible]之弊

松陽講義卷一　四

知止節
朱子答李敬子曰知有淺深得有大小難以一概論
也朱子之意不欲將知得字定作一貫看蓋知得中
又各有所次
此節[illegible]字在知得之間與別處不同存疑所
謂此是知[illegible]之謂物靜不一此節周自如
也其實誠正修內節節有箇定箇安處但經文所
指則在知邊[illegible]
不切
[illegible]
[illegible]

到能慮地位無別法只是知止工夫熟而已定靜
安慮都是知止工夫愈進而愈熟
方正學取上文憲諸人之論欲歸經文知止以下
至則近道矣以上四十二字於聽訟吾猶人也之
後爲傳第四章以釋致知格物謂與孟子堯舜之
知不徧物正相發明象山有疑亦以爲然此是象
山存疑一大差處以知本爲格物雖若合於孟子
不徧物之意而習靜良知之學以讀書窮理爲支
離者亦得託爲遂謂知本是知之至知本之外更
無工夫其弊可勝言哉明季豐坊又依傍象山諸
家之說作僞石經大學以欺世無忌憚尤甚

物有本末節

物有本末之物看從象山移在格致傳則與格物之
物同若只章句則物有本末之物指明德親民是以
對之人物言之物指事物之理是以物之散殊
言雖其歸則一而其指不同今人牽合爲一則謬矣
聖人言語自有次第如物有本末節章句只說結
上文至古之節又自從條目中分箇先後非上節
預起之也玉溪盧氏謂物有節不特結上文又以
起下文則不知語言次第矣後人因此遂將下文
六箇先字應知所先七箇後字應知所後謬甚
蒙引謂知止知字深知所先後知字淺此知字又

評求陽曰不曰欲平天下先治其國而曰明明德者
意見新民是明德中事
又見新民不過使人各明其德而已

在知止之前呂晚村謂此猶中庸知遠之近之知
古之欲明節
蒙引謂意字[illegible]之萌也心該動靜意只是動之端誠
[illegible]心[illegible]此明白
[illegible]又知格物之說不同林格所記則云
[illegible]事亦是今日格物明日又致知
又有[illegible]則云或謂物格而知便
至知此[illegible]文而後之例不同且看他文勢只
合與下文一段說此二條應以林說爲正大全朱
子以六箇先字與先字謂欲如此必先如此是言
工夫節次若致知則便在格物上欲與先字差慢

在字緊又答汪德功問謂老佛之學乃致知而離
乎物者此非是夫格物可以致知猶食所以飽也
今不格物而自謂有知則其知者妄也不食而自
以爲飽則其飽者亦妄也此皆與林氏所記相發明
或疑在字與六箇欲字先字無分別後面云治國
在齊其家亦用在字矣何嘗與欲字先字有緊慢
之分乎此又不然經傳中字同而義異者甚多
不得以此疑彼也
象山之頓悟荆公之執拗皆是不能格物
陽明謂知行合一亦似是卻知烏喙之不可食則
必不食程朱固亦有此論但陽明所謂知不是程

朱所謂知易明所謂知乃離物之知而并格物久後豁然貫通之知矣因之宵言知者是知之本體識見從此出萌見豈知哉認識見為知就是為明矣此則陽明所謂知止朱子所謂不食而自以為飽其飽者病也

格物致知是縱說小學第一件工夫應承小學說下蓋小學之受聰明者皆當有以擴充其聰明智識日多當有以鍵閉其智識

物格節

物格節是擴繫上文上文言序之不可亂此節則見序之所以不可亂或問云物格節是覆說上文之意雙峰云上節就八目逆推工夫後節就八目順推功效所以後說所以順推功效總是要見序之決不可亂雙峰與朱子之說非有二也

自天子節

修身一字只作自明其明德看前本明德此又本修身便是兩截蓋修身為本即是明德為本但前就綱領言之而見其序之不可易此則就條目言之而仍見其不可易本字對家國天下說不可對物知心意說

末節

末節或問雖將本末厚薄對說然今講家多云所厚者薄即是此大不治的起頭是言其本既亂即所厚知家已先薄了又何况國與天下此明末之不可亂也明此知止後其[illegible]亦不相礙

[illegible]

[illegible]德曰天之明命曰峻德即是[illegible]即是經文上一箇明字[illegible]文上一箇明字是了康誥[illegible]加一箇克字可見此德是人所同得然能明者[illegible]必如聖人一毫不為氣禀所拘一毫不為人欲所蔽方纔能明一點内箇不得太甲又換一箇顧字可見此德是不可須臾離的必心常主敬立則見

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方纔能明一點放肆不得至於太甲變明德為天之明命以見此德之原於天帝典又變明德為峻德以見此德之極其大而總之是不可不明的[illegible]治天下國家之責者也其所[illegible]不同[illegible]之遇不同所行之事不同而皆[illegible]自明其德[illegible]經文之言若合符節然則明明德[illegible]本有德不明而可以議經濟論事業者也但有一[illegible]這箇明德要看得他尊重又要看得他平常這箇德不是杳冥昏默的物事只在日用動靜語默之間仁敬孝慈信是此德之名目身心意知物是此德之所寓格致誠正修是此德之所以明看

[illegible]說得何等切實後來子思更說得痛將這
省明德改作中庸一字其發明大學之意尤爲明白
真是傳習之傳者學者切不可因聖賢稱之曰明
德便認作一件奇奇怪怪不可捉摸的東西所可
怕者只是氣稟人欲這兩箇關最難打破能破得此
二關直做到大聖大賢極明極峻的地位也不足難
事

湯之盤銘章

此章是釋新民然三綱領原是一串的事未有新
民而可不本於明德者亦未有新民而可不止於至
善者故必合盤銘康誥周詩觀之而後新民之義始

全盤銘一節朱子於或問中闡發無餘蘊矣學者但
當反覆玩味其言可也而一言以蔽之則此三句即
所謂顧諟天之明命也凡人溺於舊染之污則天之
明命暗矣是必於一日之間猛省振拔力與其人欲
[illegible]其氣質使天理之封錮於平日者都洗刷出來
一切聲色貨利意必固我絲毫不染煥然一新此苟
日新之義也這一關是最難破的如在重圍之中要
打出來非具賁育之勇不能令人悠悠忽忽因循捱
挨都是這一關便阻住了既能苟日新了又恐怕工夫
不繼則天理暫明而復晦暫合而復離到底被氣稟
人欲做主仍然一舊染之污故要日日新既能日日

新矣又恐怕工夫間斷則前者不[illegible]不暫時合者不能
不暫離氣稟之已去者不能必其不偶發人欲之已
盡者不能必其不偶萌舊染之污猶未絕也故要又
日新合此三句總是無時不[illegible]恐懼無時不[illegible]
誠此總是一箇顧諟天之明命誠能如是則新民
之本立矣康誥節乃正言新民之事本文新民二字
蓋以民之自新言與作文新民之新字不同蓋民
心雖蔽於氣稟物欲而固有的必有時而發見此是自
新之機因民所自有也惟上之人不能迎其機而振
作之故隨發而隨滅王者全在這作字上此作字即
[illegible]新民[illegible]氏[illegible]因井田學校作之之此勞

來[illegible]作之之謂作非勉強束縛只是提撕警覺其
自新者而已周詩節言文王能新其德以及其民而
始受天命這便是新之至處不專重命只重所以新
命這有關雎麟趾之精意有周官之法度致中和而
至位育盡性而至參贊是所以新命處只是要其足
以動天地感鬼神非謂必得天下然後爲至善也若
某竊謂命便是教人關處天命了這命字是氣數之
命與顧諟天之明命命字不同盤銘言自新必至此
而後爲自新之極康誥言新民必至此而後爲新民
之極是以君子自新新民皆欲求止於至善之地已
粗見而必欲其盡理粗便而必求其純不安於小成

不拘於近用如是方完得新民二字之義非因循苟
且可以叫做新民也說什麼自周以後生民未得一
新如漢唐諸君小康則猶然非乎古之新雖新而不
用其極說得更徹底同文謂漢唐之治可當三代
只緣認此章之義不透變乎言極者極是極至之
謂然有二義有以至當爲極至者皇極太極之類是
也有以窮盡爲極乎者四極六極之類是也至善之
名本取至當之義此章說到新命卻似窮盡之義然
注只以至善二字代極字不另作一解蓋到窮盡處
亦只是事事至當而已二義實一義也不言止言用
者大全玉溪盧氏曰前言止至善此言用其極二義

互相發明止則非紛紛擾擾矣用則非槁木死灰矣註
云可以此言用二義時俱有或謂能止然後能用
若非學者讀這章皆要知位育參贊事業都是我可
以做得來的不怕風俗之日下不怕氣運之難挽只
怕我自家一點舊染之污盤踞於中不能新得若堪
先變了倘自家身上略有一二分了大又有得一代
之政後世必不可復將見舜君民之念不免放低只
以智術賢傳多成了空話須有留于些惟以無所不
用其極自成就了不肯一毫放過這是這還不可
行的我輩不可辜負此意
苟日新三句依章句或問前一新字是滌舊染後

後一新字是滌舊後復新總是無間斷之意全體
上有此工夫逐事上有此工夫如夫子
之憤樂一般或人以爲無窮學無止息在前日以
前日之新爲新在今日又以前日之新爲故故須
一日新一日此說不是
切磋琢磨是要致其精之意盤銘是不間斷之意
既盡致其精又要不間斷
自新之民作引書武王之化說大全王氏良心之發
說只當依大全所是康誥本文雖主武王言傳者
引之只是斷章取義
盤銘康誥周詩本無次第傳者引之則有次第

詩云邦畿千里章
此一章是釋止於至善這至善是本然之義理這止
字是當然之工夫中引武節是引起至善黃鳥節是引
起止於至善文王節則實言止至善淇澳烈文二節則
實言止於至善而猶雖多只是言天下事事物物皆
有定理人當明致知力行工夫以求止於這理上耳
彼其怪學者雖卻湖新事理懸空看了如李見羅謂
不論善不善只要一段清虛同在腔村謂其的係在
腔是也
邦畿三節
傳者引詩證至善不是怪解的不是狹小的是一箇

標止極大的道理就如詩言邦畿千里惟民所止。只惟民所止言民所當止猶至善爲物所當止也。既物各有所當止則人可不知所當止乎人而不知所當止是貴鳥之不如也是夫子所深歎也這知字包行行在內

穆穆節

邦畿節既引起至善然不實言至善之何如恐人錯認了遂復引文王之詩立一箇至善的樣子。文王之詩言穆穆言緝熙不是另有所謂穆穆另有所謂緝熙只是無不敬而安所止便是穆穆便是緝熙了。又不是另有所謂無不敬安所止只是仁敬孝慈信。使是故止之目了涵來敬亦可謂之止。然分言之則敬自敬止自止敬止二字猶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以心言止以理言有敬而無止則無私而未必當理止而無敬則當理而未必無私必合二字方是至善二字已說盡至善下仁敬孝慈信乃是說二字中摘出其目之大者言之耳五箇止於止字與敬止之止不同亦猶止於至善止字與知止之止不同也常人說說但只世間有爲君而仁而未能止於仁者文王則止於仁如此謂則與上文止字一例矣惡不止仁敬孝慈信中皆有一定之理有不定之理一定之理萬古不易不定之理因時變化要看注中精微

之蘊推類盡餘三句說精微之蘊欲人知變化推類者欲人知擴充與國人交與爲人君不同交是與我平等的內而師傅外而友邦家君在西伯部中者皆是國人仁敬孝慈信有在明德邊者便是明德之至善有在新民邊者便是新民之至善

淇澳節

前兩節只提止於至善然不實言止之功夫何如。且上節只是指其效驗何如則人雖知有至善然無從下手故復引淇澳之詩而備言其求之之方得之之效只備明德求之之方得之之驗也烈文節新民求之之方得之之驗也明德求之之方在學修便是格物致知工夫故註以講習討論言之。修便是誠意正心修身工夫故註以省察克治言之。學而併欲知一善即將用工夫可也學而未止於至善。非已精益致其精不可故詩言如切如磋者乃道學也。修而僅欲得一善即將用工夫可也修而未止於至善。非已精益致其精不可故詩言如琢如磨者乃自修也學修功夫得力於內則爲恂慄恂慄是意誠而心正。之旨恂慄不是平常的恂慄詩言瑟兮僴兮者恂慄也學修得力於外則爲威儀威儀即是身修。這箇威儀不是平常的威儀詩言赫兮喧兮者威儀也由學修之功至恂慄威儀之地以言乎德則盛德矣。以言

發引云民之不能忘也不只謂聖人之德被于人而不能忘只當云德者人之所同得也今聖人能先得之而且光輝充盛又如此故民皆仰望之而不能忘也

于[illegible]明[illegible]實[illegible]日不能忘詩云有斐君子[illegible]不可[illegible]分者蓋即此之謂也要之到這地位豈不是有高高絕俗之處只是一箇恰好的道理而已新民亦[illegible]在齊家治國平天下要[illegible]看一段[illegible]心仁政所以有這四件處這四件在一家[illegible]之齊[illegible]之道在一國即是治國之道在天下即是[illegible]至善之[illegible]親[illegible]利只平常之賢親樂[illegible]必[illegible]恰好[illegible]不到處無一毫過當處不謂大學精細所以傳之久遠君子小人皆不能出[illegible]有庶物各得其所氣象彼其深感其思則日不能忘此與文之詩所以謂前王不忘亦不是有

[illegible]高絕俗之處只是一箇恰好道理而已總而言之天下之至善即子思所謂無過不及之中至于至正常是合那個道理不是十分工夫不能到這箇地位稍有過不及即是俗[illegible]壞處處都是破綻[illegible]作件件都是病痛雖有高絕天下之德高絕天下之功只成得一箇旁蹊曲徑亦異於所謂邪說矣學者[illegible]這章書切不可將至善看高了又不可看容易了天下原沒有高高的道理只是人倫日用間有箇大家合知之[illegible]人不知則賢者之不如愚知之則世[illegible]也[illegible]不[illegible]在其中矣只[illegible]不[illegible]分之[illegible]分不是至[illegible]

文王節主文王言有王節主文武言則此節主武公言亦不嫌不空並贊武公耳

不可到仍是自暴自棄耳

[illegible]何[illegible]門人今[illegible]俱不主[illegible]所及不[illegible]民[illegible]武公[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也[illegible]於內而[illegible]至[illegible]至善[illegible]則謂[illegible]至者[illegible]然小有不合於中便非至善不可[illegible]不但不文者非至[illegible]過者亦非至也分作兩項看是

之[illegible]是

[illegible]不能忘是不忘其在己之德前王不忘是不忘其及人之澤兩箇不忘不同不應牽合為一

[illegible]所以得之之由得字與經文能得得字不同文[illegible]知止看則[illegible]此得字兼知行說[illegible]氏謂與經文能得之得字相應者誤

[illegible]人也

道[illegible]經文本末之義即義公一節觀之而新民之必本[illegible]可知經文以明德為本新民為末言之既明矣然人[illegible]便知其必不可少見說修齊誠正修便兩節有欠缺亦不

家引云不可以聽訟為末
無訟為本因把聽訟一
句看了只就無訟句內
討出本末之意蓋民
之無訟者民德之新也
末也所以使民無訟者
己德之明也本也必己之
德明然後民德始新
而自無訟本末先後可
知矣
使字當玩味是孔子
自說他要如此故事
句或問皆以聖人言之
使字內正有道理使
是明明德以大畏民
志也
無情者不得盡其辭
只是無訟處不是所
以無訟處大畏民志
所以使民無訟者也

筋該治人之法曰總治之之法曰端本之不明於天
下久矣傳者亦以有慨於夫子之言夫子謂聽訟不
外無訟而物然於此以使之者亦想如何叫做無訟
如何能使之無訟無訟者不是彼來訟而我能折服
之使不敢聞口如此方是聽訟了是一明察之官
武使之更所訟為末民尚也無訟乃是本其氣使其
從利慾以理相與者誠由者不得以說亂偽者不得
以亂其辭蓋亂之狀不至於近所謂無情者不得盡其
辭亦有以消移而默奪之安能至是益民志醉由
於民之志忘皆故其辭多誣志縱故其詞多肆表於
之民說用於中是非之辨遂消於外於是盡然而思

大愈大有好訟之而愈機防之而愈起情愈巧而
偽愈[illegible]愈多設以法之設師儒以訓之彼猶不能
也是皆其之德明於上有之極而立之範有以除動
其民心而民之志方始如覺之醒如夜之旦知大理
之不可逃本心之不可昧其凜然不敢為非者非於
畏法之在前刑罰之在側是非畏上也畏大理畏本
心耳這一點畏心原民所固有無以導之則錮蔽在
民之[illegible]念見其發見者雖在民而引導者則在上
大學之所謂使無訟者蓋如此夫無訟者特新民中
之一事耳猶必原於明德可見凡有於民者無不當
求之於己觀於此而猶謂[illegible]非本末顛倒非本乎猶

謂本不當先末不當後乎無訟政刑是末即學校師
儒禮樂亦是末若非修齊治平工夫做到有以明
其明德而欲求民之[illegible]斷斷不能也其理甚明人何
不知理學者[illegible]身心之說修身關係甚重他
日出而作[illegible]至身上起
必有[illegible]世間有一等
人[illegible]身壞了
何[illegible]於世
所[illegible]也故欲民心之畏須自己先知畏
徒訟只是新民中一節講家有謂新民之事盡於
無訟不必又推明明德者非又有謂無訟是本聽訟

是末皆尤謬無訟只是末即大畏民志不是本
大畏民志之所以然即明明德也方是本
蒙引云此謂知本此只指孔子所言也章句且觀
於此言正謂此也或謂指孔子知本此於本文似
不貫若於章句則不合矣以為孔子知本則孔子
當上正且當思蒙引此條辨得甚是不得以含經
從注疑之
蒙引云此章只重本字不重知字此知字與經中
知止知先後知字相應致知知字與此相[illegible]人多誤看
亂[illegible]因有經文格物者此有[illegible]打之[illegible]即物有
本末之物者[illegible]朱子

致知為知誠意已為
行了知行半貴是為
第段無此章工不速致
知誠意不但異正心相
連即精而主乎天下亦
皆以此為要故不可漫
正心是學之頭極明

總結致傳而前欲以何文結語當之也聰村此一
條破明季講家之謬最有關係

所謂誠其意者章

這一章合誠意誠意工夫在致知之後正心之前。意未誠則前此致知工夫都虛了後此正心工夫根脚先差故既致知不可不誠意欲正心必先誠意誠意是至要緊關頭傳者先將自欺自慊分別箇誠不誠的樣子與人看又恐人無處下手隨於意內拈出慎獨二字便是拖意之要心之初發處是意意之機發。處是獨又恐人認意與獨只是裏面的事故又將內外合一的光景痛快言之小人節言不能慎獨者之形外也潤屋節言能慎獨者之形外也中間引曾子十目之言來數獨之森嚴以見君子小人分途處全在於此說得愈粗卻愈精形外不是人能窺見我之心只是我有一分念頭便有一分形迹都是我自做出在分酒人醉客饑人菜色皆是自見出來故只有掃除之法並無掩藏之法聖賢言語說得明明白白只因明季講家將慎獨二字講亂了此章之義遂隱去役有以獨為良知本體慎獨即致知者則將誠意工夫混入致知一目去矣又有以意為心之所存即是獨體者則又將誠意工夫混入正心一目去矣且其所謂正心致知者又不是中庸所謂正心致知只

朱子自慊是合下好
意將便是要自慊了
又謂慊得善了方能
自慊自慊無自欺
相對所謂誠其意
便是要毋自欺非
是誠其意了方能
不自欺也

是玩弄其昭昭靈靈之虛體卻是佛學特借吾儒之詞改頭換面以欺人耳今須將此種謬說悉掃去而以朱子之注句或問推求傳意方見得聖賢喫緊為人處

首節

誠與毋自欺不同一是苟且自慢一是始勤終怠一是外面掩覆一是有箇為而為前二意即章句所謂苟且也後二意即章句所謂徇外而為人也前二意不自慊後二意總從苟且生出這箇自欺是就致知格物後功夫說故朱子謂是半知半不知的人知道善我所當為卻又不十分去為善知道惡不可為卻又自家合他不得這便自欺不知不識只喚做不知不可不喚做自欺朱子所謂半知半不知不是不曾用將致知工夫只是知而不能行便叫不得真知便謂之自欺之箇毋字說只是禁止之辭與四勿之勿字同下此字者戒人之辭是誠意者自家禁止這箇要有心皆如好之自如顏之克當粉華靡麗之交而能戒心之而利害之際而不為所搖倒才禁得住不是容易可以禁得如惡惡臭二句與毋自欺是一反一正說使人知為自欺如此則為自慊也乎哉則人乎欺中間無往是這處誠意之功說到此已十分明白然後有兩樣有人可窺測之意有人所不知而已

獨知之意念之既動有形迹可窺者人所共知念之
初動未有形迹可窺者人所不知這是欺慊善惡分
岐處於此能審明抉擇不差方能由乎正路故此又
提出慎獨二字處即周子所謂幾也曾子特提出
此段工夫發明誠意實是喫緊為人雲峰胡氏謂獨
字便是自字便是意字尚欠分明獨未嘗非意但是
意之起初處殷朱子於或問將慎獨二字只講在自
欺內看欠此句則提出另講益互相發明也晚村謂
慎獨是誠中細緊一步非誠意之外別有一條工夫
亦非慎獨即誠意也說得最明

小人閒居節

新安陳氏云上一節分自欺說得細密乃自君子隱
微心術之微處言之此一節言小人之欺人說得粗
乃自小人顯然詐偽之著者言之無上一節功自欺
而必自慊之工夫則為惡詐善之流弊其極必將至
此並以君子必先自慎其獨至此又重以小人為戒
而尤必慎其獨此一條分別兩節間架極清但此小
人亦不要看低了他儘有讀書窮理的人但不能慎
獨而流至其自欺之萌便有無所不至地位見君子
而後厭然一是來發之知一是亦由他曾做過格致
工夫來故自覺過不去且此是剝復之機然他卻不
肯回頭不務為善而務掩著得為善只消如此方且以

康引云誠于中形外之理本義是[illegible]所引之意則[illegible]者言[illegible]說是[illegible]不除亦是[illegible]言卻不是了

註引此以明上文之意若[illegible]之可不[illegible]也[illegible]謂只指小人一節不是

[illegible]云財[illegible]於中謂之富[illegible]則[illegible]潤屋矣[illegible]誠於中謂之德[illegible]則[illegible]潤身矣潤身之實[illegible]以言其心則不愧不怍[illegible]大而寬平以言其體則不[illegible]

此行其欺為巧故行其欺為勇寧光石火電發隨滅
名無忌憚之小人則又不同無忌憚之小人便謂不
而欺者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不必君子然後能
見所謂十目所視之心路人皆知之或云如見非真見
但作人或未必見見有不誠同小人厭然處見人之
見卻止此此未是誠中形外誠字只當實字雙峰饒
氏謂此誠字兼善惡言是也

曾子曰節

前後皆曾子之言此獨提曾子曰三字見得曾子平
日之言皆如此不專為釋大學也雖說指視可懼然
亦不是專要人怕指視若只從指視起見便非真能
慎獨只是言獨之當慎原不為怕人指視況指視如此
之嚴可不慎乎此節註雖不引此以明上文之意然
曾子只是言獨之可畏不着君子小人若論言外之
意則君子小人皆在內不知其可畏者小人也知其
可畏者君子也或謂此節只承自欺不承自慊既自
慊了又何畏於指視此殊不然能畏然後能自慊

富潤屋節

曾子節既言獨之可畏則君子小人之關頭在此可
知矣但小人之形於外者上文既已詳之君子之形
於外者猶未之詳也故此又推而言之以富潤屋引
起德潤身指意誠心廣體胖自能潤身潤身之

[illegible]其心[illegible]可以[illegible]
[illegible]於[illegible]自得心[illegible]親切[illegible]
[illegible]非日夕可致[illegible]必非[illegible]合
宜無不快足而後浩然之氣生然有一分德自有一
分潤其中亦自有淺深不必看煞又心廣體胖尚未
是心正身修然却是正修之漸雙峰饒氏即以心正
身修[illegible]之[illegible]
今日讀者讀[illegible]章[illegible]須要自家合頭上刻刻體認
自欺即自慊卿不必大過[illegible]後為欺只是念
頭萌發與君讀書時所講究的道理不合即自以
為不妨或以為不得已當好的不十分好[illegible]心的
不十分惡[illegible]便是自欺此處不肯一毫放過方能
只得于路上人若稍有不實則雖識盡天下[illegible]外
[illegible]點掛者終不免為小人[illegible]可恨朱子[illegible]
正心誠意中生所學惟此四字不是迂論不過是
恒為小人[illegible]已大家宜猛省
[illegible]謂[illegible]只辨實不實不辨善惡[illegible]乃致
[illegible]念初[illegible]只有善惡[illegible]未至欺慊
[illegible]起[illegible]偏獨中一念有善有惡有欺有慊
[illegible]只[illegible]使他得善惡
[illegible]何幽獨之中及閒居獨處也此二獨字
以也[illegible]慎獨之獨以心[illegible]不同慎獨之獨人

所不知者也閒獨之獨人所不知之者也慎獨之
獨[illegible]閒獨之獨[illegible]已形此說本大全新安陳
氏晚村却不[illegible]獨也為不善即不慎
獨也十目十手只是人不知之而已獨知之已知
之獨人必[illegible]之處[illegible]只是一
[illegible]十目十手則
[illegible]人[illegible]如耳若大全雲峰胡氏謂十目十手
即中[illegible]此知不是中[illegible]只就
已所自知言
[illegible]以[illegible]心[illegible]不如蒙引[illegible]
說以[illegible]心廣體胖為[illegible]身可見

所謂修身章
這一章釋正心修身工夫在意誠後意未誠則全體
是[illegible]心[illegible]意既誠了又不可不正其心前
[illegible]知[illegible]心[illegible]却是說心之知覺還說
[illegible]心之[illegible]此章方直指心之全[illegible]
[illegible]心[illegible]方加傳文所謂不得其
[illegible]人之[illegible]
之[illegible]為一[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所不能無者[illegible]
是[illegible]得失

之乃感及其既感之發而所感者又皆中節則其德容當然之用流行不滯正大光明是乃所以爲天下之達道亦何不得其正之有哉此是先解正字又曰懼其事物之來有所不察應之既或不能無失且又不能不與俱往則其喜怒憂懼必有動乎中者而此心之用始有不得其正者耳此是解不得其正大抵正字即中節所謂發而皆中節不得其正者事未來先有箇期待之心或事已應過又留在心下是不應發而發不中節也或正應事時應有偏重是發得有過有不及不中節也或問所謂不能無失即偏重而不中節也所謂不能不與俱往即事未來而期待事

已過而又留不中節也或問從未發說來傳文却只從發處說是從未發之前氣未用事無得失之可言其實也有得失却是學之寂滅衆人之實然但其工夫只是戒謹恐懼而已不待乎正其所不正也故格致誠正修皆是教人用功於動者四箇有字是彼他外事干於內心反爲所動也心爲物所繫縛便是有這箇物事別事來到面前應之便差了初爲欲動病痛猶在既爲情勝病痛尤深這心既有是四者便是心不在了心是一身之主心既不在身焉得修所謂不見以下皆是一身不修之事饒雙峰饒氏曰聲色臭味事物之粗而易見者耳心之精神知覺一不在此雖

於至近易見之物有不能見況義理之精者乎傳者之意蓋借此以明心非這箇物事總由存養省察工夫未至故未了於章句下一節敬字又下一箇敬字察是省察敬是存養這工夫用存養省察以不甚著力然人做雖各誠意工夫用得太猛最易偏却不是刻刻提撕刻刻津津不能不走作朱子特提此二字以補傳文未言之意真是爲世學者準繩今日學者讀這章書要知存養省察工夫是逐段逐節不可少的當誠意時須省察爲主然省察中有存養當正心時須存養爲主然存養中有省察古人論學如此之密豈是可絲毫放過的但有一說此章言喜怒憂懼四者

不可有是言存心當有主宰不可被四者縛住耳吾心之主宰原是義理之也王陽明講此却云心體上著不得一毫留滯就如眼中著不得些子塵沙不但是私念便好的念頭亦著不得些子如眼中放些金玉屑眼亦開不得是以義理爲心之也不知心爲四者縛住由無義理以範圍之耳若有義理爲之權度四者如何縛得住義理便如眼中之神氣非金玉屑可比陽明之說與朱子鑑空衡平之說相類而大相反切不可爲此等似是而非之說所惑

或說謂有所者偏主也預期在有所之前留滯在有所之後此說未是四有字與兼意必於先留滯

於後

忿懥四者雖在動時。然只是論心。不論外邊形迹。

若涉外邊形迹。便屬修身事。

大全雙峰饒氏曰。上一節說有心者之病。心不在焉一節說無心者之病。中虛而有主宰者。其正心之藥方歟。此說未是。上一節包得中虛而有主宰意。心不在即是不得其正。無兩樣。觀者自見。

雲峰胡氏謂致欲實而心本虛。此亦不可呆看。蓋謂欲實心非本虛中虛而有主宰何嘗不實。

所謂齊其家章

此章釋修身齊家。朱子曰。正心修身兩段大概相近。

似都皆在人欲上。皆是人合有的事。如在食衎上亦了。蔡又引人蓋有喜怒而心不正者。故於忿懥等不可不隨事而操省。有心正而身未修者。故於好惡間不可不隨人而節制。又曰。忿懥等是心與物接時事。親愛等是身與物接時事。這二條說兩章之界限極明。所謂修其身在修其身者。修身不但是威儀容貌之當整肅。飲食衣服之當節制。這猶上修還算不得。就是難於身與物接。蓋其心有忿恐憂懼愛惡欲之情。發而為親愛賤惡畏敬哀矜傲惰。是皆人所不能無。而各有其節焉。輕一也不得。重一毫不得。爺應其所當然而施之。毫兩不差。方可謂之身修。而無如

其易偏也。無論氣質用事物欲錮蔽之人。任情多差。即或中材讀書窮理。究得極分明。及身上發出來。便偏了。雖日日正心誠意。辨析得極詳。嚴及身上發出來又偏了。學問之人往往與眾人一般。雖病有輕重。而同為一偏。親愛之過則為褻狎。賤惡之過則為忿疾。畏敬之過則為足恭。哀矜之過則為姑息。傲惰之過則為侮慢。然其病皆起於不能察。察之於一日不察之於身。不知不覺病痛發露。親愛畏敬只偏向好之偏於好。偏於好而其中有惡。便不知了。其惡便偏而辟是偏於惡。偏於惡而惡中有美便不知了。如人有九分美一分惡。雖是當好他。亦要知他

有此一分之惡。人有九分惡一分美。雖是當惡他。亦要知他有此一分之美。而辟者皆不復顧。蓋其心只從所偏者去。而天下不亦鮮乎。這箇偏病不除。勢必日甚一日。始而偶然之蔽也。漸且蔽之雖多。不蔽之者少矣。始而無心之差也。漸且見於外者。遂中於心矣。如諺所謂人莫知其子之惡。即親愛之一端而推之。其餘五者皆然。諺所謂莫知其苗之碩。即賤惡之一端而推之。數端亦然。朱子云。上面許多偏病不除必至於此。蓋一有其心。日引日長。乃至於為此。不可復制。其學者而還用過許多學問工夫。都無用了。還有所謂氣質物志者。此也。身之不修。至此尚可以齊其家

乎蓋身之好惡一偏則受其好惡者非淫縱則怨懟其家人效之其好惡無不偏一家之氣象可知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知身不修不可以齊家則齊家之在修其身蓋必然之理無可疑矣易家人一卦明正家之道必本之言有物而行有恒言有物即言無所偏也行有恒即行無所偏也言行一無所偏則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矣與大學實相發明今學者要去這偏之害須從格致誠正做起若不曾做得格致誠正工夫則胸中尚未清楚純是私欲用事禁不得他偏既做了前面四件工夫又須在身上檢點稍覺一毫有偏便要矯正勿使滋蔓

莫謂我學問充足於內小小病痛不妨看這偏之為害都是從小處起的

雙峰饒氏謂章句七章八章之察字即誠意章之謹獨此謬也謹獨是在念頭初動時察此兩箇察字是在身心上察

第一節章句偏之為害一句較上節深一層然未是家不齊只是身不修耳雙峰玉溪以偏之為害為家不齊而遂以故諺節為說家不齊固非淺說雖謂家不齊在諺外而兼謂上下二節總言好惡之偏以偏之為害一句屬家不齊亦非

所謂治國章

道一章釋齊家治國只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一句便包盡一章之義下文皆是發明此句家離不得身故說必從身修說來凡章內言家處皆兼身在內不出家不必如沒此作身不出家看只是不外乎此之意成教於國內有化之意有推之意家齊而國自治此化之也家齊而後國可得而治此推之也總是不出家而成教於國章內皆兼化之推之二意不必如仁山金氏謂某處是說化某處是說推孝者三句言處國不外處家之理是解所以不出家而教成於國之故吳氏季子曰孝於父者無愧則施之事君必能敬長推而盡順善移其事父之孝以為忠矣弟於兄者

無歉則施之事長必能守禮共而崇推遜移其事兄之弟以為順矣慈於子者無缺則施之使衆必能充其愛而廣博施所謂使衆亦不過舉斯心加諸彼耳吳氏此條講孝弟慈事君事長使衆皆在君子一人身上說蒙引存疑皆如此講時解有將孝弟慈屬君子事君事長使衆屬國人者此謬也蓋事君事長使衆是君子處國之事不是國人從教之事事君事長使衆一件不妥當便不能成教於國然皆不外乎孝弟慈之理此所以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傳者於此言治國必先齊家之義已明矣又恐人疑孝弟慈是個難事故又即康誥以見其不難康誥言保赤子即是

慈如保赤子何是使衆然此節却不說使衆只說慈之不假强爲故自心誠求之以下只釋康誥保赤子之意而不及使衆心誠求之誠字與誠意之誠當在發念之初說者不同且誠意誠字有工夫此誠字無工夫謂不假强爲四字總釋心誠求之以下識其端而推廣之即中庸所謂致曲孟子所謂擴充首章註所謂因其所發而遂明之是補言外意發傳者之意今是說不要學其端不待學推廣則必待學此處若看差便似格致誠正修工夫多不要用只任一良知良能可足矣予補此一句最有關係孝弟慈皆人心之天皆不假强爲此獨言慈者孝弟或有失其天者

獨慈之保赤未有或失者也觀慈之一節則孝弟可由此而推者何難乎力於孝弟慈以爲事君事長使衆之本哉然又恐人疑有其理未必果有其效也故又即其效而極言之孝弟慈之爲然者謂之仁孝弟慈之推然者謂之讓不必如雙峯饒氏以仁屬孝以讓屬弟以貪戾爲慈之反亦不必如吳氏季子以父子孝爲仁兄友弟恭爲讓一家仁讓而一國興仁讓此固是化然其中亦有推機字最要玩吳氏季子曰仁與讓人性之所固得也貪與戾亦人情所不能免也凡民之生皆不知此彼其機括本於胸中莫或禁遏則雖有是仁讓而不能自與雖有是貪戾而

判至於亂此最說得好蓋這箇機本是天地間所必有但不撥不動一撥便動推其機如此故其效必然而無疑也然空言一箇效又恐其無徵而不信故又即堯舜桀紂明之而君子之當反求諸己可不待再計而決矣堯舜躬行孝弟慈而帥天下以仁便撥動仁之機了民自然觀感而從桀紂不孝不弟不慈而帥天下以暴便撥動亂之機了民安得不效尤而從上所令反其所好仁由全民及家引但事承桀紂言所藏者亂之機而欲治機之動不可得也有諸己指孝弟慈言無諸己指不孝不弟不慈言有諸己無諸己忠也求諸人非諸人恕也所藏乎身之恕乃是

恕之體即指忠言朱子或問中辨恕字最深切蓋明得者所宜反復玩味而大全雙峯饒氏曰恕有首有尾藏乎身者其首及人者其尾也忠是恕之首治國章此章及下章皆說恕此章言有諸己無諸己是要人於修己上下工夫其重在前下章言所惡於上無以使下是要人於及人上下工夫其重在後兩章互相發明此條說藏乎身之恕亦能得恕之理了無忠做恕不出此意大抵修身齊家之道合忠恕為一則孝弟慈合之為一則曰仁讓而合之為一則曰仁治國之術則曰恕仲名說作此章以治國在齊家結之不矣然猶以爲未足以盡其意也故復三引詩

以孝敬之三節本是平說然其中又有序仁山金氏
曰天下之本易化者婦人而人情之每易失者兄弟
齊家者能使之子之宜家兄弟之相宜則家無不齊
者父宜子其儀不忒而足以正是四國也此意本朱
子或問而却申爲明詞和妻子宜兄弟而父母順大
全有謂刑寡妻至兄弟以御家邦雖非傳者詠歎之
意忽然分明齊家下手工夫甚深切者明第二句宜
其家人蒙引存疑俱云不使指女子言就治國者言
治國君子能令女子宜其家人而後可教國人也
父子兄弟足法蒙引云不是一家之爲父子兄
弟者足爲人之法是我之爲父爲子爲兄爲弟者皆

足以法於人曉村云不曰其德其行而曰其儀者儀
者而以足法也凡如今世人家孝友雍睦者亦往往
有之然其家禮法未可制是未備令子孫無可遵守
則子孫無所於式以云足法則本也講齊治之義至此
可無復餘蘊於是復結之曰此謂治國在齊其家益
見復提之而令學者信此理之不可移易也學者讀此章
當發知治國之機全在修身齊家上但這個工夫不
是到治國時纔去做的平日修之齊之無少欠缺一
旦有治國之責方能上行下效無所窒礙若平日不
實做修齊工夫到治國時纔思整頓身家恐不逮
矣范文正公做秀才時便以天下自任此便是打家

上不敢一念苟且了便定了治天下的根基不是空
[illegible]做以天下自任
孝弟慈事君事長使衆向爲解以前先輩無有不
主蒙引存疑之說在君子一人身上看者獨講上
說約始將兄弟總歸君子事君事長使衆屬國人
又有謂上下截俱不着國人亦不着君子只空說
理者數十年來學者游移不定近日仇滄柱力闢
時解而從蒙存舊說凡三何始明

松陽講義卷之一

當湖陸隴其稼書氏著　受業嘉定侯　銓編次

吳縣席永恂

太倉王前席

天命之謂性章

中庸一篇乃是孔門傳授心法這一章又是一篇之體要中庸所以為心法者以其放之則彌六合所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心之用也卷之則退藏於密所謂寂然不動心之體也而這章內天命之性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豈不是退藏於密的宰任之道發而中節之和豈不是放之則彌六合的存養工夫只是存

養此退藏於密的省察工夫只是省察此放之彌六合一心之體用已備具於其中下三十二章不過反覆發明之耳而其名中庸二字又是這一章之骨子[illegible]這中和從言之只是一箇不偏不倚無過不及[illegible]中是性[illegible]的中庸二字括盡這一章[illegible]又只是一箇戒懼慎獨[illegible]是存養工夫[illegible]則性道中和[illegible]之實這章書[illegible]各陽明大儒講得明明白白只[illegible]陽儒陰釋之學與[illegible]性道教[illegible]已發未發[illegible]字都講[illegible]了今[illegible]大[illegible]於[illegible]見子[illegible]人之[illegible]見[illegible]所[illegible]其味無窮皆[illegible]學

也[illegible]天下[illegible]之[illegible]之工夫[illegible]之效驗性道教三者皆出於天本然之義理也戒懼[illegible]致中[illegible]以致和當然之工夫也天地位萬物育自然之效驗也蓋有是義理必有是工夫須全是義[illegible]是工夫[illegible]有是效驗以處是了大這一條[illegible]有是義理工夫[illegible]六合[illegible]是義理工夫效驗三

天命之謂性節

[illegible]為中庸[illegible]字發[illegible]不[illegible]中庸乃就中庸內分別出性道教三項來蓋不明性道教則不

知中庸之源委知性然後知中庸所自來知道然後知中庸之所在知教然後知中庸所自全但性道教之名人皆知之[illegible]有了氣質之性亦謂之性記[illegible]亦謂之[illegible]學之教亦[illegible]之教[illegible]於人下相與務為高奇[illegible]中庸之[illegible]故[illegible]指而明之曰[illegible]性者不離乎氣質亦不雜乎氣質即[illegible]之中而[illegible]其不雜乎氣質者蓋天之生人[illegible]之以仁義[illegible]之全理[illegible]所謂降衷[illegible]所謂[illegible]可做性所謂道者非於吾性之外別有所[illegible]道[illegible]之[illegible]有[illegible]之所必由[illegible]物

[illegible]當道[illegible]時下
[illegible]多說[illegible]人不當[illegible]道
[illegible]道[illegible]也[illegible]
[illegible]物不有無時不無[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不[illegible]君子
[illegible]而不[illegible]之人
[illegible]道之[illegible]
[illegible]道[illegible]

全不用[illegible]自然人中[illegible]在物爲理處物爲義皆
吾性則皆吾[illegible]循這[illegible]做道[illegible]教者不是於
[illegible]之外[illegible]已既明道[illegible]只是因[illegible]道
不能不[illegible]故[illegible]之[illegible]政以品節之
[illegible]除其物欲有[illegible]不易之教[illegible]
常道也[illegible]之教文[illegible]是也[illegible]要使
[illegible]做教[illegible]道教人與物皆有之
然人[illegible]故[illegible]之意所[illegible]人朱子章句
既從人物言之復歸重在人
道也者節
[illegible]性道教此只言道者蓋[illegible]之則是三件合

[illegible]之[illegible]道而已故[illegible]陳氏[illegible]道[illegible]性[illegible]
[illegible]章之[illegible]則又是[illegible]道[illegible]人
[illegible]不可須臾離二句[illegible]人[illegible]
[illegible]人所必由之路[illegible]
[illegible]不成事了一物[illegible]道[illegible]
[illegible]道也[illegible]不成[illegible]
[illegible]道也[illegible]便不成[illegible]動[illegible]
[illegible]道[illegible]不得[illegible]世儒之[illegible]
[illegible]功[illegible]淨[illegible]人方
說[illegible]之所[illegible]可離也而道[illegible]如是[illegible]不
[illegible]此[illegible]存養之功[illegible]以[illegible]

[illegible]程子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道[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之
[illegible]可
[illegible]不[illegible]
[illegible]道[illegible]工夫[illegible]上
[illegible]從[illegible]不[illegible]理[illegible]是此說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爲動而省察
[illegible]道不可須臾[illegible]是無時不
[illegible]是於隱微
[illegible]及見[illegible]動可[illegible]句止言存

[illegible]動靜也存[illegible]段[illegible]講家之惑
[illegible]之[illegible]動靜之[illegible]不可[illegible]
[illegible]之內[illegible]以[illegible]了[illegible]要[illegible]
[illegible]本是
[illegible]一
[illegible]不[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不[illegible]門之始[illegible]
[illegible]不[illegible]於此若
[illegible]有存養之功[illegible]
明存[illegible]之功亦[illegible]故[illegible]此

復言愼獨又是說其中特緊切要工夫以示人要不出乎上文戒懼之外也說得亦極明山陰氏曰隱暗之中細微之事是非善惡皆不能逃乎此心之靈所以當此之時尤爲昭灼顯著也若其發之既遠悖之既久則在他人十目所視十手所指雖甚昭灼而在我者心意方注於事爲精神方運於酬酢其是非得失反有不自覺者其說莫見莫顯與大學十目十手之意兩不相同處在此

戒懼節

上文二節言義理之工夫已極完備至此將言其致驗而必從道不可離說起欲學者反諸心而觀之眞

見其欲須臾離之而不可得也未發已發程朱皆分動靜二時言之自陽明之學與謂未發是發之主宰即發而有未發者在不可以二時言而以先儒亦入已字爲非不知此乃朱子借說也朱子嘗說日用之間無時之不有動靜之兩端有渾然全體應物而不窮者此一日之間萬起萬滅而其寂然之本體則未嘗不寂然也是即陽明無已發未發之說也朱子益疑其非故於章句或問皆不主其說而陽明猶自謂得朱子之見亦誤矣未發之中即乎偏倚謂是不偏然存不偏於無依朱子止是不偏於喜怒而非不偏於有無之謂蓋未感物時胸中隱有主宰便于此謂

此中自有物朱子所謂至靜之時但有能知能覺者而無所知所覺不偏於無固不待言以如虛空中東西南北不有定向且在中間所謂中也發而中節不但不當喜而喜不足以中節即當喜而喜之中分數有多寡之差亦是不中節不中節者是從氣稟物欲上來中節者是從本體發來這個中節即程伯子所謂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之中已無所與則是有而未嘗有也若老莊所謂無情則直是頑然感之而不動人或以陽明之說[illegible]其情順萬事者而無情之矣既言中和又言大本達道所以形容其妙處見其當存養省察也這箇中和這箇大本達道原是人人共有的然須有戒懼愼獨工夫方能存得故下文又說箇致字指明季文子謂必戒懼而後可以中和[illegible]此中已有致字矣下致字不
發端見乎此[illegible]

致中和節

首說 不是[illegible]便叫做致要於戒懼愼獨中[illegible]從致有多少次第有章句[illegible]有約之[illegible]精而精之 何嘗有兩[illegible]與少[illegible]少只說是推致其守不[illegible]不外是推致[illegible]此皆只說得致字大體又要細看其下手處真是如陽明論致中云今

人有心止定得形而其寧靜時方自足氣寧靜不可
以待不發之中必然於中無事時搜尋好貨好色好
名之心而殺其萌芽使不復起又云發之時察之人雖
有用力於善[illegible]本皆除而亦不待謂之無病之
人[illegible]亦別是求既云未發如何又云搜尋
[illegible]恐明是已發搜尋豈不是已發乎且不知
此所謂搜尋者何所指以辨別是非為搜尋耶則偏
於致察矣以檢點存失為搜尋耶則偏於察矣皆非未
發之若於未發時搜尋不免流入禪家玩弄此心
之弊故呂氏求中於未發之說伊川深斥其非延平
李氏令人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失之

者延平行狀雖載其說然嘗論其有病又謂以伊川
之說[illegible]之證其稍偏見於延平問答書中而於中庸
或問亦具載程呂之說而不及延平之說蓋朱子不
欲並存其師說也文集中所載觀心說一篇正為當
[illegible]戒謹恐懼四字已是學得
[illegible]操持亦與觀心說相發明大居
其[illegible]程朱[illegible]謂其非而見陽明之所
為[illegible]欲除去病根亦只任動時省察
[illegible]以存養[illegible]所以絕其根因
[illegible]工夫
[illegible]

慎獨然大學之八條目中庸之學問思辨行皆是致
知事自一身動處如足容重手容恭之類以至顧父
母兄弟朋友之倫[illegible]之大者文王之緝熙
敬止之類仲尼之[illegible]律下襲君子之議
輕刑慶賞文皆有[illegible]

八道[illegible]問

[illegible]不是空虛有此理人皆疑
人[illegible]和於各得其所不知子思之意
[illegible]中和之人與大[illegible]人消物盡只是日
用之間[illegible]人物[illegible]之事皆由不中不和而
生[illegible]各位不干其和便是位萬物本有不備其

化[illegible]只有這一句便是洪範所謂與五風雨暴文哲
[illegible]之平人[illegible]之水旱孔子之不得作
中和[illegible]之大[illegible]氣數[illegible]
之理[illegible]只是其[illegible]孔子之[illegible]大
下[illegible]之人[illegible]
矣[illegible]中[illegible]分[illegible]
[illegible]天下大[illegible]致中[illegible]
[illegible]天[illegible]致中有致
中之[illegible]致和有致和之作用分配[illegible]不可易
非支離也人據致和比致中較[illegible]立而後用
行然則行更難[illegible]人從小從德性[illegible]

當知此吾學者[illegible]須想天地位萬物育是何
等氣象卻在吾戒懼慎獨可以致之何道中和是吾
心[illegible]於天之與吾之所以為人者也非戒懼慎獨人
[illegible]中之[illegible]是中庸之綱領與大學一般但大
[illegible]文[illegible]明[illegible]敬字惟於各傳中微露其旨而中
[illegible]者尤不切着明矣雖後面尚說誠
[illegible]大學都從是微內做出故學者不可須
[illegible]使不可須臾離敬
按此章與或問玉如魏氏之說合戒懼慎獨為一
事合已發未發為一時劉氏出以未發屬動已發
屬靜艾東鄉謂慎獨後方有中和種種說話今一

以章句或問大全為主如日月出而爝火熄
[illegible]皆以天命率性分貼中和按朱子文集與胡
季[illegible]以[illegible]朱子[illegible]詳程先生說率性文
[illegible]不知此文[illegible]道[illegible]字其實無與
[illegible]是渾然全體道字便有條理分別之殊耳
[illegible]性[illegible]不可分貼中和矣然今[illegible]何仍
分[illegible]之未發之時條理未嘗不具於渾然
之中而其[illegible]但見其渾然而已故亦可以天命之
[illegible]之已發之時渾然者未嘗不寓於條理之
[illegible]但見其條理而已故亦可[illegible]之道
[illegible]之

章句中無定體隨時而
在重隨時而在不重中無
定體要說中之隨處而在
不說中之隨處而易擇
文曰無特不中而見時文
是作遵近通攝所誤矣

章[illegible]胡氏云上文言君子由敬之功見人
心之於道不可離此言性情之德又見道之在人
[illegible]講家多生異說然卻未確道在
人心[illegible]此節是推原道不可
離之故[illegible]人也
[illegible]君子中庸章
[illegible]天下[illegible]中庸工夫只在
[illegible]中和之[illegible]中和合言之只是
[illegible]中是[illegible]常的道理故謂之中庸然雖是
中庸君子小人之分全在[illegible]教後引仲尼之言
以別之謂天下之所共者君子而君子[illegible]能

此中庸而已其為而無所[illegible]無過不及
[illegible]之理[illegible]是君子天下之所其思
者小人[illegible]不能[illegible]此中庸而已皆[illegible]不
[illegible]之理今與利
[illegible]小人[illegible]中庸[illegible]人品如此矣是
[illegible]中庸[illegible]天命於[illegible]人人所共有亦人人所同
有[illegible]君子獨能體之何以小人[illegible]反是此其分途
[illegible]之所以中庸者只是戒懼其
[illegible]不[illegible]有君子之德[illegible]而其功也又
[illegible]其所[illegible]其時之[illegible]宜而小心
[illegible]人[illegible]皆[illegible]而[illegible]焉

乖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只是非議其節也不知戒慎不知恐懼有小人之心矣而其動也又昧昧焉不顧其動之乖也一任其心之所欲而放縱出之人見其揮霍有餘者皆其粗心浮氣所發見焉者也然其所以或敬或肆者又有故焉君子惟知此理在我故能戒懼以存養此中之體而隨時以裁處此中之用小人惟不知有此理故不能戒謹恐懼而肆欲妄行雖有時合也不能隨時處中而無所忌憚動皆亂動也所以章句又推出兩個知字猶之論語三畏章君子惟知天命故畏天命小人惟不知天命所以不畏此知字與致知力行之知稍異乃是爲學之初先

知其大略與大學知所先後在八條目之先者一例學者於道先須知敬字是一個大關頭能敬便是君子路上人不敬便是小人路上人先離了小人的關然後再去細論知愚賢不肖過不及的病蓋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是在道中略差了些子小人之過不及則在道外去遠了

小人反中庸不止一樣有自以爲中庸而居之不疑者亦有以中庸爲不足學而敢爲高論者鄉愿隱怪皆在其中總是無忌憚的人不肯沈定一等人看得[illegible]中庸發之因[illegible]假中行小[illegible]而遠見往本色盡掩不似小人之無忌憚無忌憚之小人似特中庸以往而遂喪其本色猶有不似無忌憚之[illegible]之似而用之以媚[illegible]小人有時中之似而為之以驗世其務[illegible]則大其[illegible]亦[illegible]思意無忌憚之小人包得[illegible]在內之[illegible]辨

第一[illegible]章句兩節又字要細看諸家說不同有以[illegible]君子小人皆諸君子小人平日之氣禀學問既殊[illegible]之立心制行又別是一說也有以內外分者謂君子小人內而存心既有公私之分外而處事又有當理不當理之異是又一說也有以動靜分者謂君子小人方其靜時既有存養不能

存養之不同及其動時又有能省察不能省察之不同是又一說也此於理皆無背然繁引淺說而[illegible]動[illegible]人[illegible]之

小人[illegible]心[illegible]中[illegible]事[illegible]而[illegible]句謂其肆[illegible]小人[illegible]時[illegible]猶[illegible]之反復則其[illegible]氣不足以作

大全蔡氏謂此章上二句孔子之言下兩句乃子思釋孔子之言今講家則遍作孔子之言此本無可考[illegible]總計[illegible]其下十章益了思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則以為作夫子之言正朱子之意也

中庸其至矣乎章

是一章是言中庸之道非特小人反之而衆人亦鮮
能之以起下章之義夫子[illegible]以[illegible]數中庸却只用一
下字見得中庸是個恰好的道理增一分不得減一
分不得的是個是萬世不可移易之理亦常行於天
下且又是人之所固有初非高遠難行之事但人之
生不能無氣稟物欲之拘蔽惟聖賢有教以裁其過引
其不及[illegible]使復歸於中自世教之衰人不知其爲
當[illegible]而氣稟物欲日積用事初焉拘於氣稟
蔽焉有不安者久之且忘乎其爲氣稟矣焉蔽於
[illegible]物欲有不安者久之且忘乎其爲物欲矣甚者

[illegible]知也過見有偏蹺夫中者反以爲過不及者不
[illegible]其不及見有偏全夫中者反以爲過在上者不
[illegible]之於上而敢日率在下者不能舉之於下而學
日漓蕩其所由來者非一朝夕矣有志於世教之責
者可不思所以振起而挽回之使鮮能者皆可能乎
是一節能字與下章鮮能知味不能期月守中庸不
可能能聖者能之以至果能此道矣至誠能盡性能
[illegible]人[illegible]至聖能聰明睿知諸能字[illegible]貫通學
[illegible]章[illegible]須要用力去變化氣質格除物欲必使
[illegible]而[illegible]可自謂曾用過幾分敬業工夫
[illegible]小人是矣即稍有過不及亦不妨事是人學

与無實而不足觀焉[illegible]
人之初各[illegible]一個[illegible]
[illegible]不及[illegible]之大知已是十分
[illegible]作[illegible]
[illegible]所爲在[illegible]
之權度精切不差者[illegible]
自在聖心而道理精微之[illegible]
正[illegible]之[illegible]論[illegible]之
[illegible]權度[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能是了小人一關又須要過衆人的關過得衆人的
關方成得箇人下文知愚賢不肖皆所謂衆人皆非
[illegible]是[illegible]之處
按章句民鮮之鮮與修道謂教之教皆通上下而
言民即人也如曰君子辨上下定民志民字亦兼
上下言

舜其大知也與章

是一章[illegible]道必能知而後能行衆人鮮正以
見[illegible]能擇[illegible]知問察隱揚則非知者之過執兩用中則
非[illegible]之不及問察隱揚是不自用而取諸人執兩
用中是在善之權度精切不差不自用而取諸人是

虛[illegible]合己從人諸事不同孟子言取善之公此則言
擇[illegible]之精[illegible]問[illegible]察要有[illegible]好是由大知而能問察
[illegible]察[illegible]大[illegible]引[illegible]聖人固無不知然亦有
本知者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若曰已知而復問則
是[illegible]非聖人經爲本子曰雖淺近言語莫不有至理
[illegible]人之[illegible]忽[illegible]好察之非洞見道體無偏知之
[illegible]人[illegible]此[illegible]則[illegible]見其廣大揚善見其
[illegible]心[illegible]不[illegible]遠[illegible]不覺其揚善與
[illegible]有不[illegible]其隱而又[illegible]天下之言[illegible]樂之言愈[illegible]
[illegible]而[illegible]人不[illegible]天下之[illegible]本[illegible]其
[illegible]可[illegible]其一時稍[illegible]欲[illegible]而[illegible]不存

於中敬之也遂使其爲賢[illegible]則所[illegible]其[illegible]尤不[illegible]
不[illegible]此正要人思索之用非學何見其心之[illegible]
頭也[illegible]而有[illegible]若決江河沛然莫禦矣[illegible]
[illegible]同之[illegible]後是取首尾以該其中間[illegible]不
止[illegible]向[illegible]可指是[illegible]者已隱而不[illegible]道
[illegible]是最難擇的各有一種道理各有一種學術
[illegible]在[illegible]之間其得失在幾微之際舜則洞燭
其所以異同之故然同在揚之之何而當取則取無
一毫游移當舍則舍無一點含糊斟酌當善而中見
爲如一論厚薄也極厚之說是則以極厚者爲中極
薄之說是則以極薄者爲中厚薄之間是則以厚薄

之[illegible]中如一論大小也極小之說是則以極小
者爲中極大之說是則以極大者爲中小大之間是
則以小大之間者爲中[illegible]或獨用[illegible]
合用或分用無不適當在人見之爲通[illegible]之
[illegible]以此治民所以成四方風動之化然則學者
不[illegible]之過也如斯而已是爲舜愚者不可不及也
必[illegible]而後可爲舜天下有大知如舜者而道其行
矣夫學者讀這章書要知人之學問不可不虛心不
虛心則自以爲是而不能集益又不可不細心不細
心則漫無主張而不能擇舜之[illegible]到
苟[illegible]心細心則聰明日開一日學問日進一日矣

[illegible]不可幾也顏子曰舜何人哉有爲者亦若是斯言豈欺
我哉
賢或問以問察隱揚爲其知之過以執兩用中爲
愚之不及此是論其大[illegible]如此其中又各自有
過不及今講家便以此爲或問則誤矣

回之爲人也章

[illegible]是[illegible]道[illegible]必[illegible]回然後道
[illegible]于日中擇守[illegible]引來側重在
賢[illegible]中庸之理[illegible]亦是最難守
的人[illegible]志於學[illegible]不[illegible]擇不[illegible]守然[illegible]固
於[illegible]外非[illegible]而不見則[illegible]惑而不定

[illegible]而終身不中庸者矣非牢制之可使不
得[illegible]不能勉[illegible]終身守而終身失
中庸者[illegible]人之[illegible]不及而道常隱於
天下也[illegible]人[illegible]見其起出乎氣稟物欲之上
方[illegible]之間其 生工夫只是能
[illegible]擇[illegible]守[illegible]事中庸常伏於
我[illegible]不能見者而[illegible]見中庸常介於
疑[illegible]不能斷者有[illegible]有所以無過
爲[illegible]則知其不可過有所以無不及爲中庸
者[illegible]則知其不可不及[illegible]不得而
失[illegible]擇乎中庸[illegible]中[illegible]當利害得失之際人所

[illegible]也[illegible]不居中庸[illegible]卻成過之交人所易說
也[illegible]中矣則力抑之而不使
過[illegible]不及[illegible]出力進之而不使不及
[illegible]引而進[illegible]隨得而
[illegible]失有卻見見益夫子教以博
文[illegible]功故深喜
[illegible]則以為道必如是而後可明
[illegible]之引[illegible]一例也學者於
[illegible]擇守[illegible]不可使中節中庸言明
善[illegible]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大學言格致誠
正修孟子言知言養氣都是擇守益言須將道與件

雙峯講義卷二　十七

工夫[illegible]勿為氣稟物欲所困撓自然其進不
可[illegible]人不知顏子不是顏子不可學只是不能
知他[illegible]
此[illegible]其大抵[illegible]相對只是知行之分大全朱
子以[illegible]分有[illegible]以窮達分看但是除[illegible]非正
論
雙峯饒氏云每得一善則著之心將之間而不失
不是只守一善講一善最明[illegible]講家欲將一字
作一貫之一看大[illegible]
擇乎中庸[illegible]不及[illegible]非賢
[illegible]不及或問卻以擇中[illegible]乃非賢者之

過[illegible]勿失為非不肖之不及或問是學以[illegible]
[illegible]也章
[illegible]中庸不可能必如後章所言之易乃
[illegible]之耳[illegible]一綱不可能不是言過之
[illegible]此道也中庸非於三者之
[illegible]一者[illegible]中是中庸卻合併之一
[illegible]針之難則
[illegible]中庸也
[illegible]之[illegible]人全[illegible]氏之說則可
均[illegible]仁可[illegible]身據[illegible]引之說則三者又
合[illegible]知仁勇此三說不相悖蓋合言之則三者各

雙峯講義卷二　十八

[illegible]可均[illegible]知可辭似仁可蹈似勇
[illegible]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
[illegible]一毫人欲之私卽承義
[illegible]人欲作天理仁不熟
[illegible]此意
[illegible]下章多卻中庸不是
[illegible]必先說此章者要人知中庸是
[illegible]下章之[illegible]不可[illegible]日說中
[illegible]件事去處分不
是過便是不及[illegible]或過
[illegible]如何得恰

好那也作者安得分好了那一件事來照依這件來處之又若下日只是這件事今日處分得恰好明日照依今日處分又差了如夏葛之不可用於冬渴飲之不可用於飢不定是不與便是立不定不是閑於氣質便是溺於習俗不是蔽於私意便是累於私欲其病不可勝言以君子之資禀尚且云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也只爲這個中庸是難處了明况中人以下乎知道他這樣難便當思如何方能見得真如何方能立得定如何方能不爲氣禀習俗做主如何方能不爲私意私欲牽制君非下意之深安能到得所以子思緊將夫子告子路之言此

章且章之後其指示學者之意可爲深切著明矣更有[illegible]明季講學家[illegible]高之多流愿往往謂中行不可學[illegible]其流入鄉愿不如且學狂狷狂狷雖有病痛[illegible]却不先把聖門氣味從日中庸不可能便不去求能也此大不然當日聖門狂狷皆是學中行者也學中行不成仍得是狂狷若一意只要做狂狷其病有不可勝言者矣學者只有求中一法

子路問強章

這一章承上章中庸不可能言必如夫子告子路之強然後中庸可能中庸之所以不可能者只是不能不偏不但是懦弱有血氣之剛而無德義之勇[illegible]

不得強子路平日夫子以好勇過我微之以兼人抑之以不得其死戒之以暴虎憑河責之其病痛正在血氣用事此處明強便見其[illegible]體察求盡猶然行行氣質[illegible]夫子方患其[illegible]子路[illegible]下及氣質之偏[illegible]如此夫子以[illegible]之引之子張問達有[illegible]之因何哉爾所謂達者南北之強氣質之偏也[illegible]所以變化其氣質也寬柔以教與誨人不倦不同不報無道與犯而不校不同寬謂不拒人自以有以教之故訓謂之含容柔謂所教者不強其從故止謂之巽順此不是中道如夫子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而又有不屑之教誨彼皆不管而一

於道不報無道不論當報不當報亦非中道如夫子之以直報怨雖兄弟之讎不與共國父母之讎不與共戴天彼皆不管而一只不報此其人皆自以爲能忍人之所不能忍乃天下之大力量也而不知其[illegible]是這言與下文和而不流之君子自別居之者以其強自處非居其地也衽金革之[illegible]有[illegible]安之意人以爲危彼以爲安也[illegible]乃借以伸其[illegible]之情死而不悔也如後世游俠[illegible]人之所不能獨乃天下之大力量也而不[illegible]其[illegible]氣也章句

[illegible]曰君子之道於其[illegible]曰强者之事有役
一[illegible]要之皆爲[illegible]所東[illegible]搖不能自
[illegible]由成德之君子說之則皆天下之至
[illegible]者所當强也學者所當强則亦學君子
[illegible]流在理不在氣在以理自勝不在以氣
[illegible]有義與人同是謂和和則易流而君子不流
是理不可奪也有特與人異是謂中立中立則易倚
同君子不倚此理不可奪也以至處窮處達境不一
而君子之不變則一此理强之[illegible]可奪也就其知之
明則謂之能擇而非如是之[illegible]則不能擇就其行之
[illegible]謂之能守而非如是之强[illegible]不能守義至此然

後能行至此然後熟究南北之强所可同日而論哉
中庸之[illegible]可能者必如是而後可企也此中抑與首
[illegible]中立不倚不同故蒙引云和與中立字輕與下文
[illegible]有道[illegible]無道一例强處全在四不字上又曰中立
[illegible]似而獨立也此中字淺與中庸之中不同中立
[illegible]是强必予於不倚乃爲强也又曰和者柔德也
中[illegible]有[illegible]德也皆說得最明弱季講家有謂此中即
[illegible]過不及之中者謬矣又有謂和而不流者和而不
一[illegible]同[illegible]異也中立而不倚者中立而不一於中
立[illegible]而能同也此說蒙引已辯其非謂其太拘於對
[illegible]朱子或問講不倚之義專以獨立不牛言與蒙

引[illegible]自爽[illegible]世非之[illegible]不顧意同又何必立
異也不沒余章句謂塞未達也明季講家有以褻爲
弱欲[illegible]不自是界之意者大謬又有以不激不隨
[illegible]未達之所守者亦未盡陳氏曰不變塞非
[illegible]之[illegible]不改其素也[illegible]一揭宿耳何當於
中庸之强哉蓋[illegible]此君子窮時之素志其用也
必先[illegible]民如伊尹之[illegible]此之謂不[illegible]成亭之
[illegible]不變平生之[illegible]亦是此[illegible]君民之念
[illegible]而不驕不但不[illegible]已也學者[illegible]須要
[illegible]之强與德義之强如南之以忍勝人北之
[illegible]亦能不以富貴貧賤移易其心其力量儘

[illegible]君子之强吾彼所守者氣也若君子乎
[illegible]是從天理上立得脚定便爲成德之人推
[illegible]中[illegible]不絕[illegible]必歸此等人故
[illegible]
[illegible]方之[illegible]亦不必限定黄老
[illegible]方之强[illegible]方之强不必皆黄老黄老以
[illegible]中之一種
明季講家以和不流[illegible]處眾之道中立不倚爲持
已之道大全蒙引俱無此說看來處眾亦有和處
有中立處持己亦有和處有中立處不必如此分
大全朱子以四者爲能擇能守後章何與章句不

可然必由擇能守而後進於頤亦必有如是之時而後可稱眞能擇與能守朱子之說固未嘗不盾也

素隱行怪章

蓋一章因上數章分以知仁勇以爲人道之門至此合而以結之自民鮮能久矣至此只如一章民鮮能而但聖者能之止相照應前言道之不明不行由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然不言賢知之過如何愚不肖之不及如何此章言素隱行怪便是賢知之過遵道而行半塗而廢便是愚不肖之不及至舜之知回之仁子路之勇合之便是此章之聖大抵道理於中庸於聖學只是中之至夫子雖不敢以聖自居然[illegible]出 聖者見天下只有一條正路猶孟子言[illegible]已矣素隱朱子謂如戰國鄒衍推五德之[illegible]行怪[illegible]由陳氏謂如於陵仲子中[illegible]類是也此隱字是深僻之隱起所[illegible]下[illegible]怪是隱微之隱乃常道之中者衆[illegible]求一[illegible]守同而義不同故是言後世行道則當世可知[illegible]解謂後世聖達言淨故易惑此近[illegible]雖人能知人所不能知能行人所不能行以猶愈於半全而廢者然過猶不及彼所謂人不能知且行者皆人所不必知不必行者也遵道而行半塗而廢章

何[illegible]以[illegible]行[illegible]不安[illegible]其[illegible]不[illegible]及其[illegible]亦[illegible]一稱人亦是學問中人所以爲之君子然究其歸是亦愚不肖也故其[illegible]與下文依乎中庸之君子以[illegible]不同[illegible]是失之過[illegible]失之不[illegible]是好奇之心所使[illegible]入隱[illegible]怪之中又自有過不及之[illegible]失之過如黃老之清淨則失之不及然本文之意[illegible]也[illegible]之佛能已只是[illegible]所在吾佛故不及小學不厭之道至誠無息是朱子推言之非夫子口[illegible]又集[illegible]者益[illegible]一過一不及[illegible]學者[illegible]及然不[illegible]不[illegible]道[illegible]力[illegible]不及然[illegible]只是[illegible]世只是與世[illegible]不改[illegible]亦不動

人又不見得心把持道在我自己而高中元日者
是下又言不見知者簡直意而名稱殆彼好名者消
若已至矣既遯人又不知乃人所甚不堪者頗涯
此不悔也只爲不蔵有惜徒者是已而非人
世者獨人能之已不往自反之不進不悔自信之至
更然遯世不見知而人亦不悔而已老子謂知我者
希則我貴矣又了故賢一心遯世不見皆說得最有
味此章只要看依字緊相合照對照處窮切
說到處也可知所謂依中庸何當依乎中庸遯道
一節照遯世兩句當與有述半途一句對甚謬與
上句相持體味饒氏又謂依乎中庸未見其所離遯

松陽講義卷二

世不見知而不悔方是難處將二句强分難易蒙引
說說同之遂謂索乎遁世不悔方是知盡仁至皆非
是句意蓋依自能不悔所謂見得當服自無間斷也
只遁世之可分故註中知之盡仁之至承上來不學
承不悔説惟聖者能之方說得太高聖只是盡其性
之所固有人自不能知聖因此爲難已不至於是而
已其有遯世者要知天下道理只自一箇中中到
極處便是聖天下更沒有兩條路可走只有兩般衍
之或非道則不及遂做成一個世界不但素隱行怪
與半塗而廢互相形剝就素隱行怪中又自有許多
等不同半塗中人自有許多樣不同總之皆離

天下之言性者以新安陳
氏自事親事長之類爲正
解史氏以為此條精解之
存較已精其非矣而近
李氏雲謂此非出天理
二字自當依史氏本説

乎中而已此語只是要人尋這個中須是
以戒懼愼獨之心做知仁勇的工夫以聖賢中之的
求至乎於是可不可改作所欲做工夫到那箇
極上去

按素隱與傳所用二對看是隱怪之分與隱怪中
合則看是中不中之分此在一念所在中不中上

君子之道費而隱章

之言道無所不在以中庸不可離之意所以論之
君子之道不過費隱而已言其不離乎道也原章內只說道
而不言君子者以其有費隱爲家謂子思只有隱之
道之中而未知其實故特指而言之曰君子之道非

松陽講義卷二

從君子說到夫婦而隱也此說似是而非中庸之作爲知
愚賢不肖之過不及而作也豈專爲索隱一流哉費
字當說理之不可見氣爲費說理爲隱自夫婦之愚
以下皆是說費而隱即在其中夫婦之愚不肖是夫
婦中愚者不肖者愚不肖所知能如事親敬長之類
聖人亦不知不能朱子曰人多以至爲道之精妙處
若精妙處有所不知不能則與庸人何異此乃是道
之盡處不知人說是不學聖之事又說夫婦之與知
與能是萬分中有一分聖人不知不能是萬分中欠
分皆實得至此天地之大以道言不以形言聖人
於此亦不可天地亦無不得是語其大而其大無外莫

[illegible]其小而其小[illegible]
[illegible]故復樂[illegible]
[illegible]離氣也[illegible]者道也[illegible]
[illegible]可見道不可[illegible]在[illegible]下次[illegible]
[illegible]日月星辰風雨霜露一為之形也不火土石
[illegible]然[illegible]人[illegible]之大而[illegible]經文[illegible]小
[illegible]食[illegible]而宮室漏與而宗[illegible]廷亦一齊
[illegible]此章[illegible]之夫婦之所知[illegible]行[illegible]
[illegible]人天地之[illegible]不能此為[illegible]此理[illegible]行天[illegible]
[illegible]充滿無少欠缺亦無滯礙堯之剃天以此[illegible]
[illegible]為萬治以此節也周公之制禮作樂以

[illegible]貫此也顏之學[illegible]此也點
[illegible]事[illegible]子之[illegible]所以[illegible]
[illegible]不到則偏而不著滿而不活
[illegible]
[illegible]結上文造端乎夫婦[illegible]與知
[illegible]大[illegible]人不能知行及語
[illegible]大小[illegible]在內這
[illegible]不是用力字蕭家有欲[illegible]表而作君子
[illegible]下數章方說君子[illegible]以體道者言
[illegible]皆就道體[illegible]今日學者[illegible]總要

[illegible]
[illegible]及兩所行
[illegible]之功
[illegible]之功[illegible]剝
[illegible]是[illegible]人之意
[illegible]所謂人[illegible]教也[illegible]
[illegible]人命[illegible]也[illegible]小[illegible]所
[illegible]所謂率[illegible]
[illegible]也大[illegible]太[illegible]各具一
[illegible]大[illegible]有[illegible]明氏
[illegible]以[illegible]天命之性[illegible]之道[illegible]未

[illegible]須力[illegible]之下[illegible]以
[illegible]
[illegible]看作[illegible]
[illegible]心[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上文[illegible]所[illegible]
[illegible]人[illegible]
[illegible]問[illegible]何[illegible]
[illegible]道不[illegible]人[illegible]
[illegible]兩上[illegible]如此其[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道不遠人[illegible]子[illegible]人[illegible]何是一章之[illegible]
[illegible]言[illegible]人在道不遠人一句為
[illegible]日用[illegible]行之間初無高遠難行之事
[illegible]人事[illegible]遠使非所以為道所謂道在
[illegible]道也自伐柯以下章句取張子[illegible]之言
節各自一意近日講家俱謂三節相承重在遠
[illegible]遠一何而伐何一節則為忠恕然獨有未能一
[illegible]忠恕之中此非章何意[illegible]論道理則忠恕
[illegible]弟友皆相貫通但夫子方言之意一則以治人
之一則以愛人言之 一則以責己言之知節各言
事不當牽合故大全雲峰胡氏及淺說皆依章句

辨然[illegible]和[illegible]不當從晚近之說而[illegible]章句
也君子以人治人[illegible]君子以在己之道自
[illegible]其[illegible]人[illegible]章何[illegible]明
不必[illegible]又[illegible]何之所謂衆人[illegible]之衆
[illegible]衆人中之人耳或非[illegible]改而[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改而[illegible]止則[illegible]不必[illegible]分[illegible]不
必[illegible]分[illegible]可止耶雖[illegible]之[illegible]亦不遠人之道耳
[illegible]未至於堯舜便是為子之道未盡而雲峰胡氏則
以衆人望人不[illegible]聖人責人也 一說似不同
[illegible]人[illegible]不[illegible]聖人之大
而化[illegible]人耳[illegible]人之所能[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之而非為[illegible]工[illegible]
[illegible]不[illegible]相[illegible]止而不教只
[illegible]因無止時也
[illegible]人之忠恕中庸是
[illegible]者方是仁乃張子謂以愛己之
[illegible]家引曰謂之盡仁者即孟子所
[illegible]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止
是恕[illegible]者朱子曰忠恕二字灑
不得[illegible]忠[illegible]臣
弟友人今[illegible]引淺說[illegible]大[illegible]之子臣弟

友[illegible]大子[illegible]為君而有臣然古人
[illegible]用[illegible]之於[illegible]之[illegible]有臣義
[illegible]者有[illegible]是孔子[illegible]
修之[illegible]大之[illegible]不[illegible]天下[illegible]而
自[illegible]今當[illegible]德之行以下為正[illegible]之道
[illegible]己之所[illegible]已能[illegible]在
[illegible]之於[illegible]
行之[illegible]以足[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其[illegible]也庸德[illegible]不
[illegible]不[illegible]易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見[illegible]行[illegible]不肯行之方[illegible]
[illegible]不[illegible]是[illegible]
[illegible]之非人[illegible]見道[illegible]
[illegible]不[illegible]以見道不遠人之意[illegible]
[illegible]者不[illegible]目[illegible]治人也
[illegible]已[illegible]日愛人也[illegible]已難曰自
[illegible]道[illegible]而已[illegible]人之道而不知於
[illegible]非[illegible]以治
人愛人[illegible]可見道不外人倫日用之
同人之所以爲人令自乎此不可須臾離今日學者
[illegible]人只患在於當知當行之道[illegible]

四書講義卷二

[illegible]是[illegible]不[illegible]爲人[illegible]
[illegible]之小[illegible]未[illegible]一[illegible]
[illegible]此[illegible]
[illegible]不[illegible]而[illegible]
若[illegible]
[illegible]道不遠人[illegible]是一步
[illegible]謂[illegible]
[illegible]個人字明[illegible]切[illegible]
人[illegible]見[illegible]未[illegible]人之[illegible]也[illegible]仁字則

[illegible]

[illegible]自道故[illegible]
[illegible]明[illegible]
[illegible]人之[illegible]道[illegible]人
之道[illegible]道[illegible]一[illegible]看
[illegible]道[illegible]道[illegible]
[illegible]遠即是[illegible]近即是
[illegible]之中[illegible]之[illegible]行遠登高
[illegible]以向遠[illegible]卑[illegible]屬貴玩
[illegible]其次之小者[illegible]知此章
[illegible]貴[illegible]夫[illegible]知[illegible]能[illegible]卑爾
[illegible]人所不能盡者高遠也且[illegible]不必說到天

四書講義卷二

[illegible]上章說[illegible]之
[illegible]此[illegible]之
[illegible]至於[illegible]之
[illegible]以[illegible]
[illegible]之
以[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日
[illegible]人[illegible]此皆[illegible]
[illegible]見[illegible]道[illegible]人
[illegible]家

之[illegible]以事其親安得[illegible]故以此為行之[illegible]
[illegible]妻子好合如鼓
瑟琴必兄弟既翕而後和樂且耽[illegible]是兄弟翕能宜
[illegible]家樂妻孥者也固兄弟及妻子[illegible]思引來乃以和
[illegible]和樂且耽[illegible]是能有
[illegible]交孝[illegible]合[illegible]能[illegible]好[illegible]
[illegible]取義也[illegible]了修身刑家齊
[illegible]格致誠正之功者[illegible]之[illegible]有
[illegible]不能宜而和也夫順父母宜兄弟和妻子
[illegible]皆素位中所當然耳[illegible]不可
[illegible]位之中猶不可不循其序[illegible]之

[illegible]故素位之中猶不可不循其序[illegible]求
之[illegible]知聖賢[illegible]
[illegible]志學主從心不踰步
步有次[illegible]博文約禮必須循[illegible]天下要有
[illegible]遠固必自卑邇然[illegible]
[illegible]人
[illegible]能得力若[illegible]病痛
[illegible]人以下[illegible]
[illegible]人也

[illegible]即[illegible]
[illegible]是統言
[illegible]語數
[illegible]程
[illegible]心程
[illegible]故[illegible]
[illegible]十見[illegible]能[illegible]

[illegible]氣[illegible]陽之對待者[illegible]
[illegible]指[illegible]言鬼神之為德猶云中庸之為德
[illegible]鬼神為形而下鬼神之德
[illegible]道上[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大[illegible]
[illegible]人[illegible]
[illegible]終終者
[illegible]神[illegible]使天

[illegible]

下[illegible]人以[illegible]方是[illegible]不[illegible]這胸中提出分當
[illegible]在[illegible]見
[illegible]在其
[illegible]無適不是鬼神
[illegible]之[illegible]亦是
[illegible]之無不
[illegible]
則是在本能乃歸結於其曰夫鬼神不見不聞微也
何乃[illegible]不可揜何哉蓋以其實
有此理其來而伸者陰陽之合也則實有是合特其
合有無形與聲耳其往而屈者陰陽之散也則實有

[illegible]散但不可得而見聞耳此其所以能始乎
[illegible]而不可遺也鬼神體物誠微見伸大
[illegible]不以其言見諸乃
[illegible]
[illegible]
誠字是中庸[illegible]子思[illegible]於此發其端[illegible]下
[illegible]之蓋[illegible]中[illegible]二達[illegible]皆
[illegible]須省察身心不可[illegible]而
精力久則[illegible]誠[illegible]則三達德五達道 以[illegible]之氣
至[illegible]不足 時可到[illegible]誠的工夫則今日說要從起
明日[illegible]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荷務不而終身不得矣

[illegible]

切宜猛省

此[illegible]不[illegible]人物之魂魄[illegible]人物之鬼
魄亦在其中[illegible]不可不[illegible]朱子之論[illegible]人物
氣[illegible]之精[illegible]亦有散[illegible]
[illegible]陽明[illegible]心無
[illegible]而此說
[illegible]陽[illegible]有賢愚善惡同歸於盡者此皆[illegible]
[illegible]之說[illegible]之曰人死而有不
然者存以為必有[illegible]古今[illegible]日增一日矣以為
必無[illegible]有之[illegible]大德無[illegible]而長存[illegible]
[illegible]不[illegible]之人[illegible]耳斯[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松陽講義卷之三

當湖陸隴其稼書氏著　受業蔡定欽[illegible]編次
吳縣席永恂
太倉王前席

舜其大孝也章

也[illegible]章同下[illegible]章皆是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
乃費之大者而這章則就德之動天者以見其大也
不是[illegible]必如此然後爲孝要見得如此亦不過完得
一個本[illegible]古今不當有之事皆是孝中所有可見庸
德之分量無窮無盡夫子恐人將孝字看小了有一
分[illegible]自以爲能顯親有些小闕略便自以爲

能[illegible]先前稍後便自以爲能盡心故
[illegible]於父母[illegible]其大孝也與蓋言孝也[illegible]
大[illegible]平其[illegible]此一句是綱下五句是目[illegible]
[illegible]之大何如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
[illegible]保之其尊親養親之大何如此是
可富貴保其[illegible]而有之皆德之所自致蓋德不大
則身之宗[illegible]皆[illegible]之湯然不可知之數德既大則
古今之際遇皆[illegible]之夙夜有[illegible]之中故大德未嘗有
求位之心也而凡[illegible]之尊[illegible]可以德必之大德未嘗
有[illegible]之念也而其求之[illegible]亦可以德必之名非大
德所必要也而令[illegible]令望必歸大德[illegible]非大德所致

者也而[illegible]顯[illegible]在人[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其彰明[illegible]
[illegible]物之[illegible]大[illegible]天非有心厚
之亦非[illegible]有[illegible]固有
[illegible]之理天[illegible]人[illegible]所以致大之
[illegible]物[illegible]有可覆之理
大[illegible]之[illegible]大[illegible]以致大之覆者仍物
也人不[illegible]之君子其德既宜
於[illegible]大而大[illegible]之於王猶
反[illegible]之佑助之寵命之[illegible]又申
重之[illegible]其方然未然者又如此夫詩[illegible]

令[illegible]之[illegible]人即物之長者也受祿而保佑申命天
之培也天[illegible]君子之材而篤之耳[illegible]之受祿[illegible]
所[illegible]天[illegible]之[illegible]受天命而爲天子[illegible]
其[illegible]必之[illegible]不在人而[illegible]之所以爲大孝[illegible]
[illegible]亦不足以[illegible]
[illegible]大[illegible]之[illegible]所有[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學者[illegible]
[illegible]何[illegible]只完得本分內事[illegible]有[illegible]
[illegible]有[illegible]之[illegible]做去[illegible]無一[illegible]
[illegible]少[illegible]爲分之一
此章以德[illegible]保[illegible]明人[illegible]白雲許氏之說

[illegible]如此說亦不妨

加此說[illegible]德[illegible]人五句皆因大孝所致與詩
說不同前離皆從詩說似不必更
[illegible]以[illegible]則成不必然
理者其當而數者其文也朱子或問亦如此說此
皆是子思本文之外之意亦不可不知
[illegible]下引二[illegible]亦[illegible]之事而[illegible]其理如此
[illegible]之同[illegible]人[illegible]其日
[illegible]句以[illegible]則第
[illegible]第五節但說[illegible]第[illegible]第四節[illegible]
[illegible]

武王周公章

[illegible]說武王周公之孝以見道之[illegible]達孝二字是
[illegible]乃達孝之實也春秋[illegible]節[illegible]
[illegible]以見其[illegible]合[illegible]先[illegible]以
[illegible]
[illegible]依[illegible]只是天下之人[illegible]
[illegible]合[illegible]人心[illegible]所[illegible]人自不能不歛服與
天[illegible]不是空空讚歎便是合天下之近
[illegible]人[illegible]化於[illegible]中了[illegible]
[illegible]字[illegible]也[illegible]作這樣
[illegible]之[illegible]節[illegible]周在其
[illegible]有功業[illegible]作[illegible]之稱

述[illegible]人[illegible]述[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之志
[illegible]中原
[illegible]以
[illegible]
[illegible]所[illegible]下文又以其[illegible]上
下[illegible]下文[illegible]也

明乎禮[illegible]以敬其所尊為通乎上屬春秋節以愛其
[illegible]親所通乎下屬序昭穆節亦非並以敬所尊愛所
親分配二節可也而以[illegible]為敬所[illegible]通乎
下為愛所說則誤矣又或以上節為[illegible]備下節為[illegible]
[illegible]以上節為[illegible]祭下節為[illegible]祭皆謬上節是專祠
之[illegible]下節是[illegible]可
[illegible]東
[illegible]於尚書之[illegible]設衣裳只見於周禮[illegible]之職
[illegible]見於[illegible]人之[illegible]以其餘
[illegible]立
[illegible]不[illegible]或問中陳[illegible]

序爵不過別其[illegible]宗廟有司之事
則各以事序[illegible]之下則序以昭穆
而世次秩然此以[illegible]役爲班非如[illegible]以左右爲別
也最明時文多說看甚至如[illegible]子子[illegible]序昭穆皆西
向大抵此篇禮不精之過須有貴賤然皆是貴者貴
中有賤以別尊卑也序事言辨賢而不及否蓋禮諸
侯歲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
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
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是則與祭之
士皆賢此辨賢只是辨其材能欲用人不違其能非
辨賢不肖也大全許氏兼賢否言稍陳旅酬下爲上

此言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於其長按儀禮是弟
子[illegible]舉觶以勸其長飲非爲其長代斟酒也所以
有[illegible]汪氏把大家引亦是說禮不精之故
燕[illegible]不必是童子序齒是從昭穆
中[illegible]亦當序昭穆之時昭與昭同則
[illegible]齒而齒所於齊乎燕毛之時則分昭
穆以[illegible]不復論矣此說本蒙引如此論則序
昭穆與序齒分有分別序昭穆燕毛是同姓之事序
爵是異姓之事序事旅酬是合同姓異姓之事這兩
節祫祭時皆如此時祭亦皆如此以言乎其禮則
皆無不備以言乎其義則皆無不周自上及下皆得

其[illegible]敬宗之心武周此制祭祀之時[illegible]此可見
其[illegible]當其時但見武周所踐之位先王之
位也[illegible]祭助祭各有其次武周所行之禮先王之禮
也當[illegible]事各有其典武周所奏之樂先王之樂也
堂上堂下各有其節益於道上無絲毫欠缺即於志
事[illegible]不合以此位禮樂而敬避尊敬先王之所
[illegible]也如春秋一節以此位禮樂而[illegible]庶愛先
王之所親也如序昭穆一節先王雖死矣而事之如
生先王雖亡矣而事之如存孝至此亦至矣天下之
人有不通謂之孝者哉這一節註蓋云結上文兩節
然[illegible]通上下言這一節專就武周身上言畧不

同[illegible]祭祀先王之禮觀之其孝已如此況其
[illegible]更不止此[illegible]而言之有郊社之禮焉
有宗[illegible]郊社之禮惟天子得以行之以祀
天[illegible]則通上下行之以事夫后土也宗
[illegible]惟大夫行之以祀其先也宗廟之二
月[illegible]上下行之以祀其先也這郊社禘嘗之
禮其義至爲深遠當時武王周公精道工夫到極至
方能見得透察乎天地所以能制作這個禮這不是
容易的人若能明得這個[illegible]其[illegible]見便與武周
一樣其力量便與武周一樣這便到一貫地位了天
下更無難事治國有不如示諸掌乎武周制作之妙

不也所以謂之[illegible]之[illegible]今人[illegible]
只[illegible]個題目說有此[illegible]處不過是通之一文[illegible]
武周譽人無不[illegible]壞何待從[illegible]書[illegible]其章[illegible]
須先尋這個人[illegible]存在胸中却從那邊處說起由
看文字[illegible]見那和[illegible]了漸漸[illegible]見末不到[illegible]
只不曾得[illegible]致看個長進[illegible]若先自放倒便終
[illegible]人[illegible]子思所以言道之費必推論至
[illegible]之[illegible]矣不要作武周論贊看過了
合此二節但[illegible]祭[illegible]以[illegible]祭[illegible]分[illegible]兩節
[illegible]也[illegible]說亦無大[illegible]
[illegible]是[illegible]此殊不然[illegible]了[illegible]便[illegible]

[illegible]其指先王也太王王季皆在內[illegible]志述事
[illegible]是文王志事此恐亦未然此章論武周
[illegible]文[illegible]
[illegible]所當然[illegible]必主易[illegible]而
[illegible]不當然也禮制明備仁至義盡即是
[illegible]之[illegible]此最[illegible]又謂不[illegible]后[illegible]文也
說中[illegible]明將文生出[illegible]統於天陰統於陽之類殊
為可笑又謂禮達於[illegible]之[illegible]於本原上[illegible]
會非可求之名分權衡[illegible]之說
[illegible]當自先[illegible]各得一[illegible]
俞[illegible]於朱子而已學者欲知其詳

宜先求之[illegible]而以朱子之論斷之然朱子
亦尚有未定之論如此章大全朱子取五峰無北
郊之說恐北郊不可謂無此章偶言郊而不及北
郊耳通考[illegible]之說最明

自誠明章

[illegible]是下[illegible]之[illegible]見天道人道始分而終
合[illegible]深有味乎前章天道人道之言將分知行
分天人說之而此章先[illegible]知行[illegible]人入[illegible]之謂夫不
[illegible]盡[illegible]氣質之[illegible]不可[illegible]學問之功有一種
人[illegible]無不實而明無不[illegible]此自誠而明也是其氣質
[illegible]所性而有者乎即所謂誠者也有一種人先明

[illegible]其善[illegible]明而誠也是其氣質不能
[illegible]由教而入者乎即所謂誠之者也此其
[illegible]人之[illegible]成功一也以性而有者
[illegible]其於此理固無少虧欠以由教入者
[illegible]理則何至於誠突其於此理亦無少虧欠
[illegible]不同者遲速之間耳而豈有異哉[illegible]
一[illegible]下一則[illegible]然[illegible]學者[illegible]
[illegible]要知了思意思个歸重人道上[illegible]由[illegible]從這
一路做成者多[illegible]知[illegible]行者[illegible]人今日我輩所
以未得為聖人只是不能[illegible]思明辨以求
明篤行以求誠耳不是聖人不可學努力努力

由的自字[illegible]無不容者[illegible]
之昭謂之性自大先明[illegible]皆有設辭備其義者在
之則謂之教明季講家皆如此說然以誠明二字
無所次非由此至彼也然大全蔡氏謂自誠而明
自明而誠與淺說不同似亦無礙但不可認誠明
二字有節次耳
大全朱子云此性字是性之也此教字是學之也
與首章天命謂性修道謂教二字義不同既得稱
明可季講家必欲說而一之眞屬怪事
本章句大全　山陰陳氏雙峰饒氏皆說與作成功
則　有待存疑謂下二句只是申上二句無成功

[illegible]此不可從

其次致曲章

此一章是以誠之者之人發明人道然章內仍兼知
行言蓋行必本於知知仁原不相離也承上章言下
[illegible]恐學者道是性只爭誠能盡不知性本人人
同有[illegible]人人能盡雖不能一時即盡無不可漸久可
[illegible]只有用力何如耳故開口說一句其次致曲只教
人用力於性之方其次討論道大賢以下蓋非一直
人人之氣質昏明强弱固有不齊然這個[illegible]天無
不同[illegible]一偏也陳[illegible]謂天命之性渾然全
體[illegible]偏倚不可以言曲及其感乎物則其中之仁

義禮智隨感而應先后[illegible]發如遇可哀則仁發而爲
惻隱遇可惡則義發而爲羞惡隨事隨物用一而未
及其二以其偏於一端故謂之曲也雖聖人全體皆
誠而所發亦只是曲但聖人之曲無待於致耳此所
謂致曲者孟子所謂擴充其四端大學所謂本體
之明[illegible]息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
復其初也[illegible]亦本大全朱子而發得更暢此曲
好好的[illegible]是從性上發出不是從氣質發出若夾患
之曲便[illegible]不得好便是從氣質發出致是擴充的意
不是此說一曲上做到極處如一念惻隱之發則推
之以至於無不仁一念羞惡之發則推之以至於無

不義而禮日智無不皆然是謂致曲致曲兼知行
蔡氏渾說謂在知行之間者謬曲能有誠言曲無往
而不致則德無往而不實此便是全體皆誠但猶未
足至誠耳此便是孟子充實地位東陽許氏謂是一
曲之誠者謬晚村謂使得一分曲便有一分誠致得
十分曲便有十分誠亦未是下了一箇致字便不是
一曲之誠了自形著至變化俱是誠之以漸而積不
是曲能有誠一蹴便可如此其間節節有工夫誠積
於中而發見於威儀容貌之間者形也誠之又積形
者日新月盛則著矣誠之又積著者粹然盎然赫然
暄然則明矣此便是孟子充實而有光輝地位形著

明有是發於身者是盡其人性之事誠之又貴大者
著向榮則能動物矣誠之又隱動者實能通合上忠
則變矣誠之又積物皆薰蒸透徹融液周偏不知其
然而然則化矣動變化皆是及於人者是盡人物之
性事大都只在至誠能感人而使人化今其次亦到
化的地位皆是已造於至誠之域哉否則德將間隔
而未至於神化矣方安能鼓舞乎天下而使人皆變化
氣質識此化字雖說化人言然由己之誠到大而化
之地位故能化人如此大其次與至誠相去懸絕而
及其成功則一則見天下無不可變之氣質無不可
變之聖人故程子曰君子莫大於學莫害於畫莫病

於自足莫罪於自棄學而不止此湯之所以聖也今
學者只不信是門所爭只有致與不致不能致則隨
之所以不能變氣質者須致得十日一日直到夜氣不
只要有致愛看朱子所云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這
個意字有不可少緩之意即根便要從此立定不
尚問得是作個力做去千思一氣都是鼓動人意思
却又有個立成人的意思在至誠可到而不能到便
是自暴自棄了

按廣平游氏講致曲曲字作曲折之曲朱子於或
問中以辨其非而明季講家猶有襲取其說者今
只當以註為正

誠者自成也章

道。章是以誠之者之知發明人道然章內却兼知
行。言能行方是真知知行上又不相離也承上章
言至誠之道可以前知恐學者看得太高遠不可
奏之人皆於在身上故且言此以先之　自誠者自
成也一件一個誠是不可推諉的人但凡有形有氣
生人而卻有此誠方成得箇這一句說得深然
叫人為之要以自成全在這誠如身外東西可有
可無因此而誠又說道者依先儒作天命之性率性
之道分作天命之性渾然者也率性之道散殊者也
故只說之誠須在散殊之道上著力多認這道

是中行的可不行的不知是人所當自行也是不可推
諉的誠者自成說就物言而道自道為就人言然自
成自道之說言而所重仍在人故章句既解誠道
之中。自自道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這節
只自成字指之意至深切矣又恐人疑自成是有
了個有自己的是在外的故又將自成之意申之曰
誠者物之終始徹始徹終皆是誠是就有了個的
又將自道之意申之曰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
貴曰道上大全在實心心有不實則雖有所為亦如
無有是不可在外面假借得的　一節重在道自成工
夫全在自道上非自道則不能自成後　節又重在

而道自道言人合當自成也不能自道者乞
不誠則無人物天地自成自道爲物已之事故木
[illegible]之所以成之得成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
之[illegible]而自由盡其性而盡人物之性由形著明而
動變化也然所以能如是兼成者何故蓋成己成物
雖有二事然成己由於仁仁即誠之體也成物由於
知[illegible]即誠之用也仁與知皆非外是此誠皆天命之
性初無內外之分皆乎己物有內外仁知無內外也
故未誠則仁知未得於己無以成己何以成物既誠
則仁知已得於己成己在是成物即在是以時措之
何所不宜成己此可謂眞能自成矣亦可謂眞能自

道矣與不誠之前卻亦何與哉學者看道章皆可見
[illegible]不分又道誠的理卻是我性所固有是不可
[illegible]人所當爲而人恐絕者只是不肯用力耳
非[illegible]不可也[illegible]在此便要想成聖所謂彼丈
夫也吾丈夫也吾何畏彼哉便要想舜所謂舜何
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
[illegible]大全云[illegible]胡氏新安陳氏紫引存疑俱以誠
爲天命之性道爲率性之道退而疑誠即道也不
[illegible]如此分若如此分則章句所謂誠者物之所以
自成道者人之所當自行誠道率性之道獨非人
之所以自成乎天命之性獨非人之所當用功乎

然先儒皆如此分[illegible]以首章天命率性發之
[illegible]下學工夫[illegible]當作疑處著力乎知首章
發端處欲[illegible]大下學工[illegible]亦不學者當
因其所[illegible]而[illegible]之未[illegible]工夫
只是一箇成[illegible]分[illegible]故多用力尤難故
聖賢在[illegible]發[illegible]人用功從道工夫到則未
分[illegible]者[illegible]日道了人則便能自成
此道之[illegible]也[illegible]依之
自成[illegible]自然之意然只是實意不可作正
意看故或問以楊氏無待而然之說爲非
誠者物之終始章句止以實理言故問則兼實理

實心言[illegible]以理言之則天地之理至實而無一息
之妄故自古及今無一物之不實而一物之中自
始至終皆實理之所爲也以心言之則聖人之心
[illegible]之[illegible]故從生至死無一毫之不
[illegible]中[illegible]終皆實心之所爲也單說
[illegible]心[illegible]在內[illegible]是二件實理是
人[illegible]有[illegible]實[illegible]是人物有的然實理之理與道
以理[illegible]又不同道以理言之理是實理中之
條件合外內之道道字與率性之道而道自道之
道不同不可合此道字即指性說非見於行事
而謂之道也

時措之宜是以仁措於己知措於物不可專屬[illegible]
於物
註內五誠字第一誠字第二誠字作一樣看俱兼
實理實心第三第四第五誠字作一樣俱就實心
[illegible]

故至誠無息章

[illegible]至誠無息一句又只重在至誠二字許
多功用俱從無息中來無息又從至誠來自無爲而
[illegible]上見聖人之類天地[illegible]以上見天地
[illegible]聖人末節引詩見天地聖人總一[illegible]章首[illegible]
[illegible]一故字蓋因此章以誠者之勇發明天道承上

致曲自誠兩章來彼兩章言人道此一以仁言一以
知言而今則大易此章接言惟至誠則不藉勇而務
[illegible]以見人之必不可無勇也章句云既無虛假自
無間斷是[illegible]見惟至誠所以無息
凡人不能無間斷必是誠未至如顏子不能不違
仁於三月之後到底是三月之內其誠原未至顏
子斷不是有虛假的人爲三月之內尚可已許其
仁然對至誠看則猶有未至亦是虛假此要看得
極細有疑顏子三月之內所爲皆實而三月之
後未免無實此看得粗了不息即是無息無分別
誠字與致曲章形字不同形字明是己身上事微

是見於政事者悠遠以博厚高明皆在成字內指中
言之遠而要想[illegible]誠
功業只是第一節[illegible]此節[illegible]使有[illegible]
[illegible]便有配天地[illegible]之其
[illegible]誠及[illegible]之用[illegible]之[illegible]可以贊天地
之化育[illegible]之贊[illegible]之[illegible]可
[illegible]天地[illegible]不與天地同[illegible]中之[illegible]在
[illegible]但自功用[illegible]之[illegible]體自
功用之及於物者[illegible]之[illegible]用[illegible]在博厚
高明之前[illegible]悠久在博厚高明之後[illegible]者文互
見也須知博厚高明之前俱有一悠遠博厚高明

之後俱有一悠久人須知悠遠博厚高明雖在外
而外[illegible]根於內[illegible]未嘗明言兼內意至悠久處下
一久字始露出兼內意且故章句既云悠久卽悠
遠之[illegible]以兼內外而言也不見而章三句總是自
然[illegible]而[illegible]以自然者皆由於誠聖人之[illegible]天下有
[illegible]而[illegible]不見不動無爲者只是[illegible]而
無[illegible]也不是不動的只是[illegible]力[illegible]則不
待我力[illegible]天地[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有一節之[illegible]物不[illegible]如何
便能生物不[illegible]不誠則不息而久由是博[illegible]
則悠久[illegible]物[illegible]厚高明悠久俱以化育之

功亦不以形與言今夫天一節止言其生物不測
天地之無窮[illegible]而先言昭昭撮土者乃[illegible]言
[illegible]後之勞及其[illegible]及者
之[illegible]其今[illegible]山水一[illegible]天地中
[illegible]山[illegible]水[illegible]天地之[illegible]見天地
[illegible]此以上[illegible]人而[illegible]其及物之功
天地[illegible]之[illegible]恐人[illegible]功用而
[illegible]其本源之所在也故末節又引詩而[illegible]於誠
與一天而地可知與一文而[illegible]可知[illegible]是誠
不已其無息德之純却少了無息故又說個純亦
不已以補之說天之於穆而能不已文王之德之

純[illegible]不已只要[illegible]出不已二字來以為
[illegible]心中[illegible]不是天人
[illegible]以自[illegible]不得
[illegible]不間[illegible]人於前後
[illegible]
[illegible]分[illegible]
[illegible]不[illegible]不息先門[illegible]
當先開[illegible]不[illegible]由人道以進於[illegible]
歸只在人肯用力耳
章句謂天地非由積累[illegible]天地亦由積累
者分是從未有天地之前說到有天地故見其亦

有積累否曰[illegible]有天地之後[illegible]
可以積累言也章句是正意
問天者命如命[illegible]之命[illegible]令之命不必如此說
只是[illegible]命但可知此是就主宰處說指其由令
之原耳

大哉聖人之道章

[illegible]道之費以見[illegible]道之功不可不
[illegible]人道也章首大哉二字即第十二章費字
[illegible]人之道即第十二章君子之道首節包下文兩節
[illegible]章之費包語大語小[illegible]益[illegible]思辨[illegible]人
道[illegible]人不[illegible]力故先將道之費[illegible]一番[illegible]倒

道在天則為命在人則為性[illegible]人人共有[illegible]
[illegible]而此道遂為聖人之道聖人之道不
[illegible]不是可容易學的非比[illegible]家之道可
[illegible]不可[illegible]的物事[illegible]其人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其小無間者[illegible]優優乎充足[illegible]有餘禮儀如冠
婚喪祭之類[illegible]有三百[illegible]百之中無一而非道也
威儀如升降揖遜之類其目有三千三千之中無一

而非道也上下二句雖指其小而言其實乃所以形容其大蓋道之大處小處雖不必待聖人始有然必如聖人而後道始行不然道自道人自人判然二物所謂苟不至德至道不凝也是故君子有修德凝道之功焉君子知道體之大非淺陋之胸襟所能容必尊德性以全夫心體之本然知道體之細非粗疎之識見所能盡必道問學以極夫事理之當然這一句說修德凝道已說盡了下五句[illegible]德性而道問學十句之綱領此五句上截皆是大綱工夫下截皆是細密工夫[illegible]廣大極高明溫故敦厚此是尊德性精微道中庸[illegible]知新崇禮此是道問學如程先生言涵

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illegible]此是尊德性道問學架亦說明得極分明若工夫[illegible]有[illegible]行[illegible]行[illegible]其說得存心致知二件缺却力行[illegible]若分作[illegible]不知言存心致知便包得力行在其中不[illegible]廣大精微工夫須熟看一條謂伊川言敬言致知不言克己蓋[illegible]敬勝百邪亦自有克己工夫程氏曰尊德性者制外養中而道問學所求其制外養中之詳尊德性者由中應外而道問學所以求其由中應外之節制外養中由中應外即克己復禮之語此可見存心包得力行也若以致知言之知所知其所當行者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皆致知事[illegible]皆力行事大學之格致誠正修

中庸之學問思辨行分言[illegible]則一事合言只是一事只是知亦[illegible]力行也此[illegible]有如史氏伯璿[illegible]宜深玩[illegible]只知行當知道中庸崇禮屬行難道行[illegible]精[illegible]知處獨無中庸與禮乎支離甚矣[illegible]尊德性道問學工夫做到透徹地位則隨處而各[illegible]無所往而不宜雖居上處下處治處亂境各不同而無往非天理流行貫徹乎其間無在非發育峻極[illegible]儀既[illegible]世界大綱正而萬目舉自然不驕不倍是興足容許之言既明且哲明者哲之存哲者明之發即尊德性道問學而德修道凝之謂也許之言以保其身即處上下治亂無不宜之謂也保身不專就

[illegible]說容[illegible]言亦非見幾趨避先占便宜之謂只是[illegible]行必無危殆之道若道上有一毫虧缺[illegible]存不[illegible]保身亦只是常法[illegible]今日學者讀這章[illegible]人之道雖說得極大却不是不可到底[illegible]問學工夫[illegible]不宜發育峻極禮儀威儀俱是[illegible]物之時不是用人[illegible]己百人十己千工夫安能到這個地位須要努力[illegible]循序漸進由淺而深由生而熟[illegible]不負子思這一番指點人意思[illegible]有一說尊德性道問學這兩件

工夫是缺一不可的自吳草廬謂陸子尊德性之意居多朱子道問學之意居多知似兩件工夫可偏用的其說學者不去不知吳氏此說特欲調停朱陸外其實陸子亦嘗六經皆我註腳何不用道問學矣而其教人專欲先立乎其大者在虛靜　路上走亦豈可謂[illegible]尊德性乎朱子以講學窮理為務而尤以涵養本原為務於先於尊德性未嘗缺略也又明季[illegible]一時之論謂道問學即是尊德性工夫混作一件此尤悖謬皆不可不辨

德性不由乎廣大高明之類問學不由乎精微中庸之類或問游氏謂尊德性道問學然後能致廣

[illegible]楊氏謂尊德性而後能致廣大道問學而後能盡精微明季講家因此遂謂註中屬字作不作[illegible]字此固不是又廣大高明故厚禮是此兩指從中字看[illegible]亦應是此兩楊氏分先後看似亦不是德性謂良知良能自然之理人人之所同不可以成學名之道問學已知已能必然之理人各不同然非人人不有其所已知已能者故曰故曰厚今人因故字要貼德性故每引良知良能不知凡人之所已知已能亦皆德性愚謂專指良知良能為故厚此說本無引用不是謂良知良能不可名故厚亦恐偏故厚有得之天資者有得之學力者章句已

知[illegible]不須說然[illegible]此即忠信之人可以[illegible]天下有一般人資是淳篤渾朴然又[illegible]不以為非故[illegible]人不可以不崇禮此與[illegible]自降為以後有謂厚者[illegible]即所以崇禮　須說下對此句緣何[illegible]兩句只是推其病根皆原於老莊之說以[illegible]忠信之薄人因以[illegible]使倒使生出此一番議論因說[illegible]此一條最足闢明辭之謬大全王氏胡氏有以字不免支離

他是專[illegible]中庸則自包得精微與新盡且包得廣

大高明故厚此處與新[illegible]對說則只是中庸不必別看

更[illegible]分者此廣大四者以經之本人分者[illegible]名此[illegible]以臧乎[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之在分者各以[illegible][illegible]厚[illegible]註云已知已能若廣大高明都[illegible]成[illegible]

仲尼祖述章

[illegible]言中庸之道至仲尼而集大成前後幾峰饒氏說謂上二句[illegible]學之[illegible]下[illegible]句[illegible]學之該中字據用一個學字最妙人皆謂仲尼生知安行

亦由生知安行未嘗不學也堯舜文武之道即中庸
之道仲尼學堯舜文武之道即是學中庸之道堯舜
之道而去不盡傳故章句言遠宗其道文武之道而法與
之道故章句言近守其法其實遠也者法在其中憲
章者遠有其中見近也律天則循天時春夏秋冬有
自然之運堯舜文武以此順時可為收時不同而無
過不及者順時仲尼之順時亦如堯舜文武之順時
而已有幾何高水土東西南北有一定之理堯舜文
武因其隨地而制宜他不　而無過不及者則一仲
尼之隨地亦如堯舜文武之隨地而已自一心以至
於萬事無非天時水土之理流動充滿無內外之殊

也自大經大法至於細節無非天時水土之理發見昭
著猶如木之異也然在仲尼自觀但見其為學自人
視之則但見其為德學無不得故德亦無不備辟
如天地之無不持載是其所以厚也無不覆幬是其高
明也辟如四時之錯行是其博厚之悠久也如日月
之代明是其高明之悠久也是則天時水土即在仲
尼身上仲尼之身即一天時水土仲尼與天地豈有
二乎故欲觀仲尼者觀天地而已試觀天地間有知
無知萬物如此其不齊也然並育焉而未嘗見其相
害錯行代明道如此其不一也然並行焉而未嘗見
其相悖蓋以萬物有攝厥道有總攝不與窒礙而

以即萬物自然其物之而道自然其道之常各不相
妨有其不害不悖者言之譬一息皆造化主宰於
其間如有物物各具一太極是小德之川流也自其
總合者言之撫天覆地亦無非造化主宰於其
間以為萬物統體一太極是大德之敦化也川流敦
化猶言上下察者也小德大德隱而不見聞者也天
地之大如此仲尼豈有一毫讓天地哉萬物二句是
說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處分見其大小德二句是就
其大無外其小無內處分見其大因何皆是天地所
以為大無淺深大德小德只是一德分合言之耳亦
無淺深朱子謂大德小德如忠恕如中和是就人心

言則以聚於心者為大德散於事者為小德然聚於
心而渾然之中未嘗無粲然者存則小德實包乎大
德之中散於事而粲然之中未嘗無渾然者存則大
德實具於小德之內亦非有二也學者讀這章書要
知此是天子人君之德然亦由學而至觀於□□□
分一□可見人只患學不力不患不可到仲尼所
以無有如仲尼之配天地者無有如仲尼之博樂忘
年也史公謂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
嚮往之不知從嚮往亦何益惟從事於□性道問學
工夫必從此結於後使□□之中□□日近庶不負
子思揭仲尼以示人□□□之意

有個內外本末指蒙引存疑說則所謂本者指
不貳不息之類所謂末者指悠久遠之類本末
皆以聖人言為外心則為內據大全北溪陳氏潛
室陳氏皆以不貳不息之類為實為本而即為外
以悠久遠之類為行為本而即為內獨史氏伯
璿則以不時不貳悠久遠之類俱為末為外而
以其所以然者為本為內蒙引存疑之說似長今
從之
諸家皆以理之必然者為律天時以理之不遷者
為襲水土此說亦甚精細玩或問却不如此今依
或問

黃氏兩說則二十七章道之大道之小十一章費
之大費之小皆此章小德之川流所以然者大德
之敦化也史氏伯璿謂小德大德體也川流敦化
用也然小德川流是體之小者大德敦化是體
之大者二者之說不同當從史氏
[illegible]下至聖章
此章上章小德川流而言至聖之德充足有餘
之施之小德一般觀之內而內一小德之川流也
觀之外而外一小德之川流也聰明睿知仁義禮智
溥博淵泉皆是小德之在內者[illegible]出見小德之在外
者聰明睿知所包甚廣[illegible]在內[illegible]四[illegible]特抽出

細[illegible]之耳居上臨下千變萬化至難測莫聖之聰
明睿知無微不燭故能有臨容執敬別皆是有臨中
[illegible]度量寬人者皆容然有能容處亦有不能容處
之仁則寬裕溫柔無所不備故足以有容操持牢
[illegible]之非[illegible]有能堅處亦有不能堅處至聖之義則
[illegible]發強剛毅所不備故足以有執[illegible]智皆然此小德
[illegible]在內者則淵泉時出為溥博淵泉之中也靜深有本
[illegible]是不貞之深也溥博淵泉者是何說大德了其
[illegible]形容小德者之第二十七章道之小而日優
[illegible]乃哉耳充積於中而未能發見於外則德猶未至
也至聖之小德既溥博淵泉於中而自時出於外時

出不窮見當用仁時則仁發見當用義時則義發見
當用[illegible]一仁也當寬裕時則寬裕發見當溫柔時則溫
柔發見至誠中恐之度無不隨感而隨應此所謂感
[illegible]而[illegible]明[illegible]不在中庸形容至聖之小德至此可謂
[illegible]又[illegible]人[illegible]大[illegible]淵泉[illegible]後就其[illegible]者形
容之曰如天見其包含無限量就其淵泉者形容之
曰如淵見其藏蓄[illegible]窮[illegible]藏之[illegible]容如此其德為
何如德耶又恐人徒視其時出也復就其出而為威
儀者形容之曰見而[illegible]不敬[illegible]其出而為言行者
形容之曰言[illegible]不信行[illegible]不[illegible]發見之當
可又如此其[illegible]容[illegible]如德耶[illegible]人[illegible]其[illegible]敬信說

也良極言之甚曰民則中國蠻貊之民皆在其中矣
曰敬信說則聲名之洋溢皆在其中矣曰莫不尊信
說則中國蠻貊凡有血氣而為人類者莫不尊親可
知矣此其德豈非同一天之德亦曰配天者配天之
小德川流也註云覆大如天者亦優優大哉之意自
溥博如天以下皆所以形容上文非又添一層民之
敬信說乃聲名之洋溢皆是比其發見之當可非後言
其功效也學者須從知言處看也今從川流之妙如此
吾輩今日如何能學見其實只工夫只在道問學果
能盡道問學工夫則麤底之氣習去得一分方學之
德便近　分川流之妙未必如登天之必不可及也

[illegible]至[illegible]何與飯途莫有
此知之智與仁義禮智之德合言之總是德故次
[illegible]之大[illegible]其之[illegible]
亦以生成之不測則之不既無所塞無為盡而陷
以之通之道門有其中
至誠章觀內朱便以小德大德分而解註又云上
章言至聖之德下章言至誠之道大全朱子又云
至誠至聖是以表裏言至聖一章見發見處至誠
一章說存主處按德有大有小道亦有大有小小
處有表裏大處亦有表裏但子思言至聖則就德
言言至誠則就道言德是道之所發故為表為發

見道是德之所積故為裏為存主不比他處言人
心之發見存主
惟天下至誠為
章言大經大化而以至誠歸之微其如肯非大德
之大化者而何以是天德之有所者之不知化是大德
之存為立天下之大本者有職其中無在則百條萬緒
便是小德川流所以經大綸此只是一段真實無妄之
意流貫於其間一思則見其思之實而無一毫虛文
上言則君其義之實而無一毫飾君是君臣是臣
父是父子是子名分秩然之謂經君臣之相敬父子
之相親情意藹然之謂綸這便是大德天下之大本

若說其中卻有則萬象森然其脈便是小德了若只
其大綱則只是一段真實無妄之意渾然包舉不偏
言其有不偏無一毫偏著此雖不倚則真實不倚無
一毫倚[illegible]而有人欲不得而淆這便
是大德人道之化只若就其中萬有條物條然其
小德之小也只是其人則言只是一段真實無妄
之言道其大合只有而之無間之化則實理其所以
化只從有之有謂之有用實知其所以言天德不離
於陰陽者惟知其不離大極不離於陰陽者惟知其
不雜也便是大德自然流行不是一個空殼是有大
德而無小德在子思此處則只是言其大德耶這三

何至誠致化之意盡矣又中之[illegible]曰夫焉有所倚者又見其自然而然不倚於思不倚於勉猶無息章言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也章何謂此皆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蓋以經綸對立本知化存之則經綸乃功用只一看對至誠言之則三者皆得功用此功用與[illegible]這言功用皆在外者不同總節又承上文而申贊其功用之妙不是又添一節言經綸大經是一件之所[illegible]也而仁則肫肫立大本一淵之中存出而淵淵知化育一天之運行也而天則浩浩此一何使有形容不盡之意故申歎之曰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聰明聖知上用一固

字要看得好天下亦有絕世之聰明卻是虛浮意巧不在義理上用不但喚不得實聰實明并喚不得聰明若能從義理而略有一毫未至這是聰明而未實[illegible]至聖的達天德者即是天下至誠猶云性至誠也[illegible]不必指此上章[illegible]小德能知大德蓋上[illegible]知是以小德言此章聰明聖知是以大德言[illegible]而義與也然須知大德小德原不是二件小德即就大德中抽出言之耳曰肫肫曰淵淵曰浩浩只大德言也而其中有仁焉有義焉禮焉知焉溥博淵泉而出不窮於時出[illegible]存焉曰上章臨容執敬別是以五德分說此小德川流乎此章經

綸立本知化是以五德合說此大德敦化乎說得兩章之義了然何有一[illegible]小德大德在乎[illegible]至誠是否的若在學者則如何[illegible]人也有人德上有幾分工夫有小德上全欠缺只有[illegible]德上有幾分工夫而大德上全欠缺須只[illegible]小德上工夫則十分盡處然後能全得這大德道問學工夫則十分盡處然後能全得這小德[illegible]修道凝德得使無可分了讀這兩章皆[illegible]必汲汲將德性問學工夫着力去做方纔有益

[illegible]朱子謂中是大德和是小德雙峰饒氏謂大經是達道大本是性天地化育是命則經綸大經是致和事似屬小德不知致和工夫極細密經綸大經

只是擴其大綱正是致中邊事蓋中和雖分屬已發未發其實一者各有內外動靜中藏於內而自有中之所用發見於外經綸大經是也不是作用皆[illegible]和發見於外而自有和之本原備具於內而[illegible]求是也不是本原皆屬中玩此二章益可知見中和界分

史氏所講[illegible]述章謂大德小德是德用流敦化是散殊是此章乃以經綸大經爲散殊立本知化育爲[illegible]則混合有[illegible]何[illegible]不同知化育何皆不散如[illegible]大[illegible]天[illegible]不同如淵如天 何[illegible]以溥博淵泉

爲十麽如大如淵，是形容之詞，其淵其天二句上
文皆從淵泉天字，則以天淵爲主，而淵淵浩浩是
形容之詞，不必如有殊作一例看。

衣錦尚絅章

這一章是中庸之結尾，自下學立心之始古之而推
之以至其極，一部中庸道理皆包在內，與首章遙相
照應。吾以殺之，則自下學上達而已。蓋上二章言
仲尼聖天之德，與至聖至誠之功用，中庸之道至矣
盡矣，是豈一蹴可至哉？學者必從下學始，下學必從
爲己之心始，故首引衣錦尚絅之詩，以發明爲己之
義。錦可表不可著也，君子貴有美在中，自然發見，而
又只其有意表暴，故闇然而日章者，君子之道也；的
然而日亡者，小人之道也。一爲己，不爲己，而君子小
人之分全在此，豈非學者所當首務哉？淡而不厭三
句，在是形容闇然日章之實，于思深有味乎此一
段光景，故再詳言之，不是推進一層，言皆指庸言行皆
庸行，無所新奇詭異可喜可驚之處者，淡也，然只對庸
而言，根柢全在理，行皆庸而皆屬當然，雖淡而不可厭焉。
沈靜樸素，無所謂藻飾，無盛容繁飾者，簡也，然只就
有中說，質而其體簡而自有文焉，不是徵其言論，不
顯燭其崖岸者，溫也，然事之熟是能非人之熟對說
在胸中渾融於外然娛，不混雜，溫而自有理焉，這一

句，而是外人看得如此，在君子不但不知有淡簡溫
亦不自知有不厭文理，又都是下學立心之始，勿看
太高。知遠之近三句，是言君子又須知遠而在物之近
者在此，風之自，是見行於外者，自有所出，其
顯之自微，[illegible]於心者甚微
而見之於外，則不可不知也，能知此，則見得爲己
之功，不可以已，可與入德矣。這一個
知字，[illegible]之知，即知至之知也，亦勿看太
高。[illegible]人，後面謹獨戒懼，入德工夫先要
知此一個爲己之心，又要他先知幾，然後可下手，此
最有次序。潛雖伏矣二節，乃是正言入德下人

潛雖伏矣節即首章慎獨之事，相在爾室節即首章
戒懼之事。首章從天命頂說下來，故戒懼在慎獨前；
此章從下學說到天命，故戒懼在慎獨後。潛雖伏
矣，亦孔之昭，是承潛藏見乎隱，莫顯乎微也，內省不疚
指此處須細。無惡於志，方是無愧於心，此正言謹獨工
夫，人之所不見，內省不疚，以己意名曰不可存戒懼工
夫。君子之所不可及，何亦不只對言不可及，惟在
此處若過此關頭，便落落聯長無用力處矣。相在爾
室節，此則是主敬之全體，動時尚言不動
而敬，信則言動之後，信可知，只言其也者指靜
邊，謂君子只在不言不動處致工夫，此又何來渾說

之效驗於是條說是大全雲峯胡氏諸家亦未免說倒了大段二節衣錦段陳氏及蒙引謂承謹獨戒懼來但[illegible]不有節則德愈深而效愈遠耳不必如[illegible]說效驗承前節工夫後節效驗承後節工夫[illegible]戒懼是人德之功工夫進一層[illegible]進一層不賞民勸[illegible]不能但猶未到中和之[illegible]而天下平則所謂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也[illegible]不顯予懷易之以篤恭二字[illegible]不顯其敬也只是不思不勉無一毫形迹自然而恭不自知其恭之謂雲峯胡氏謂不顯

之德即未發之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而敬是不顯其敬却說偏了不知不顯篤恭皆貫動靜也篤恭而天下平亦不是全無政教有關雎麟趾之精意少不得周官法度只是行其所無事中庸說到此已盡了[illegible]乎不顯篤恭之妙故復三引詩以形容之[illegible]而[illegible]所以形容不顯者至矣其贊歎之[illegible]於言外然不是從篆上達正欲勉人下學以企及之耳這無聲無臭一語最要體認不可冰杳冥寂[illegible]只[illegible]有物有則上見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也又不可依饒雙峯饒氏專以此謂未發之中天命之性蓋論無聲臭則已發之

和率性之道皆是無聲臭的程氏謂中庸始言一理末復合爲一程子指此爲天命之性者蓋是言此句中天命之付於性之道合而爲一非謂此句專言天命之性而不及率性之道也學者讀這章要知不[illegible]通不過從爲己之心謹獨戒懼之功便可做到可見上達只在下學之中人只患不[illegible]不患不上達今且就下學中爲己二字先去體認孔子謂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爲己爲人原從學內分別出來若不肯去學從何處分別就如穿衣服一般知道錦是好的了却有衣錦尚絅的有衣錦尚錦的若不曾知有[illegible]

不必論了今日學者胸中一味苟且外面亦一味苟且做內[illegible]外都沒有錦不但不是君子且不免爲小人所與又有論爲己爲人須大家努力去志於學將聖賢擇言[illegible]工夫任在身上胸中有個錦了然後以爲己[illegible]爲實下手處方是下學實務

存疑謂首章言[illegible]道之功見始學則先戒懼而後謹獨此章言入德之序是[illegible]從事則先謹獨而後戒懼此說本朱氏公遷其實不然或問謂此章[illegible]成德入德之序分明與首章一樣但言之先後不同耳豈得如此分乎

曉村謂論說章旨之不通要如此看乃知二字一字為甚是村師強執此二字以貫通全部聖門之主靜存動察之功只知一般閑然是形容外為是贊君子語非君子做工夫處然論章亦有所本人會於子有一條云自學者而推之至與章末無聲無臭者有隱微深意之意此即論章所補然之意也但謂章內有此意則可即用此二字貫通章卻不妥中庸首末兩章只言戒懼慎獨不及致知力行蓋戒懼慎獨不是空空戒懼慎獨即在致知力行上見故言戒懼慎獨便包得致知力行

古虞石泉衛一龍同公氏校字

講義卷之三終

松陽講義卷之四

當湖陸隴其稼書著　受業嘉定侯銓編次
吳縣席永恂
太倉王前席

論語

子曰學而時習之章

這一章是聖人鼓舞人好學之意玩本文三不亦字便見當時有畏難之意大抵人不肯學多是看做煩難勞苦之事不知人只是不去學耳用得一分工夫便有一分妙處這個學原不是煩難勞苦的以其始而言之有如知天命之性皆同而氣質之性有異一曰發讀效先覺之致知以知此理又效先覺之力行以行此理這便是學了然學矣而不習則表裏打格而無以致其學之之道習矣而不時則工夫間斷而無以成其習之之功故既學矣又必以時習之則其心與理相涵而所知者益精身與事相安而所能者益固到了這箇境界學不中心悅懌有自住不得之勢乎以其中而言之這所知所能之理原是人人共有的人雖多為氣質所蔽而其本然之理未嘗不在我吾之學未能及人則無以動其固有之心有如學益進習益熟所益深則信從自眾吾之所知彼亦知之吾之所能彼亦能之到了這箇境界豈不歡欣宣暢

此了[illegible]也我發舒乎以其說而言之這所知所能之
理須是無時不然的但若顧私意逆對於之學未能
日[illegible]當仁熟[illegible]行此一遭逆覺未免有不下之意有
知學這進習[illegible]發[illegible]深明知行各逆其[illegible]所見尚
明兩與有[illegible]此大學存已知不知在人所養純粹而
一切身外之物舉不足以介其意雖遇極不堪之境
不但不大段忿怒要求其胸中寧合一識界不平也
又自到了這箇境界當不足成[illegible]可見學不
是何煩難苦的只怕人不去做工夫耳但這一章
開口說一箇學字要討箇着實說得了這學字方可
去講道學之義所學果何事如何模之學試只么學

之為[illegible]自致也然未[illegible]如何致又么所以明善而復其
初也本未[illegible]善是如何初是如何大全么所以學為
[illegible]人也又么學為人也然所謂學人者果如何所謂
人者人如何學之又如何以至日知日行日進於是
學字所知所行所覺者果何事若不討箇着實明此
學字正有可為實學所措要討着實須將大學八條
目細細認分明主張然大學八條目亦何嘗不可
借象山陽明輩皆是借人學條目作自己宗旨又
須[illegible]夫子章何或[illegible]細細[illegible]然後此　箇學字有
着落人[illegible]學也者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是也所
學者人倫事物之理本于天命之性是也若一切記

誦詞章[illegible]發[illegible]行是學其所學[illegible]吾所謂學字子
于此所以只說聖人[illegible]此處方發明聖人
鼓舞人進學之[illegible]深[illegible]此立[illegible]詳略
之法也在人[illegible]中亦只要鼓舞人進學至於
為學[illegible]可不揭夫[illegible]夫子亦未
之[illegible]月井對未揭出者言也今日
學[illegible]了這箇學字若這箇學字
說[illegible]便都成病痛到得工夫益深感
各[illegible]便是一班不知學之人聚作一羣其為世道
害更不淺工夫又深到了堅僻地位雖舉世非之而
不顧[illegible]後世陽儒陰釋之徒自謂能不見知

於[illegible]不知其病已不可救藥此不可不覺也所
[illegible]須要猛力去做時習工夫做了一層又
進　箇直要到[illegible]于地位中間無可歇手處
[illegible]字[illegible]未知未能而求知求能之謂
學已知已能而行[illegible]不[illegible]之謂[illegible]子么
[illegible]於中業則充於中而溢於外若
[illegible]所[illegible]
學字不同有徹始徹終之學有起初頭之學此章
第一學字只是起初頭之學[illegible]節總是論學
這是徹始徹終之學
此章[illegible]節依蒙引[illegible]與大學[illegible]綱領[illegible]條目[illegible]便

是新民有規則○不開未而察雖是成物事○與大學
[illegible]有得○[illegible]若大學之道○但在近學
學內明來而[illegible]新民一事○但學就該體
[illegible]○[illegible]朋友相從乃是盡用全備
[illegible]○[illegible]學者使包得三綱領逆上
[illegible]明者[illegible]深淺不[illegible]三綱領由已
[illegible]○節而後入深○是雜說
[illegible]人不可○[illegible]○
[illegible]備者知謂從者指此理外道所謂
[illegible]指心○理必格物致知而後學所謂[illegible]
大而心乃盡也○是心則必先大事理之格○而[illegible]

不顧○故以格物爲務外支離○然自以爲悟本體者○
於事理究竟[illegible]不上○于是後來陽儒陰釋之說○
又復高[illegible]先見本[illegible]而後[illegible]以爲包羅巧妙○
不知先[illegible]而後[illegible]先一貫而後學[illegible]乃所謂[illegible]
務外[illegible]門從雜亂發泄○六經其在可覆按也○此一
條[illegible]學者亦極明最宜玩味○
[illegible]講家有以不襲取不凌節講時習者此不是
襲取凌節皆是助長一邊此[illegible]勿忘之[illegible]
文又有解說字講作一貫者亦非一[illegible]
文向有衆與不同在
大全朱子[illegible]以君子始[illegible]

此是朱子推記者依論語之意若聖人[illegible]
學字不是限定學爲君子記者之意如後天之易
聖人之言如先天之易不可混也
不慍不要有[illegible]之[illegible]外一[illegible]不倦教誨亦是不
慍息[illegible]亦是不[illegible]亦是不慍三月
[illegible]如[illegible]是不[illegible]心不[illegible]只在道理上
便是不慍
[illegible]氏[illegible]句上其
餘[illegible]求不慍俱有工夫
[illegible]工夫耳
[illegible]其爲人也孝弟章

[illegible]人不可不孝弟蓋有子見天下人[illegible]
[illegible]作亂之事紛紛於世都從不孝弟
[illegible]之物之[illegible]能行也從不孝弟起孝弟原是
人[illegible]不是要强[illegible]孝弟[illegible]
[illegible]天下之大[illegible]天下之人業愈見不可
[illegible]人不[illegible]孝弟[illegible]不過是一[illegible]德
不過是一[illegible]不知其功用[illegible]之[illegible]從此
[illegible]人[illegible]之只怕不孝弟[illegible]其人天資好而孝
弟[illegible]人學力勝而孝弟[illegible]尋常人不同
[illegible]作亂之事自然無了[illegible]亂之事多起于心之
乖戾孝弟則其心和[illegible]安得復有犯[illegible]之事任凡人

如此有此君子之人資自優于凡人者乎君子之與凡人異者凡事有本君子凡事專用力
力自異于凡人皆由務
於本者也本不立[illegible]道之[illegible]本立則自然道之
生一事有一事之道隨在一事之本萬事有萬事之
道便有萬事之本如今所謂孝弟也者這便是行仁
之本蓋仁之用在愛而孝弟則仁中之一事顯是仁
中之一事而仁之用皆從此起我若道了上面立愛
自親始立敬自長始爲物一體之恩必由孝弟推之
成一體上下面忠可移于君順可移于長人下爲公
之[illegible]亦必由孝弟推之彼內表格十下皆孝弟所推
此之天地有萬物亦孝弟所推也孝弟之用何等推

大論語首篇而不知崇孝弟非知治之本者也論學務
在[illegible]孝弟非知學之本者也故夫子與有子論
學[illegible]人[illegible]之聖[illegible]之[illegible]有子論孝弟則舉孝弟以
[illegible]天下之[illegible]其[illegible]相發明而記者以此章記于夫
子論。而後亦見聖門之學與人[illegible]是[illegible]
章[illegible]一字身體力行[illegible]天了便
[illegible]是[illegible]綴[illegible]才略[illegible]本
[illegible]都不中用[illegible]又是最易[illegible]
的知孟子[illegible]人少則慕父母[illegible]而移多是不知不
覺須要常常猛省
傳習錄謂此章是[illegible]以行仁訓爲仁則是就仁之發
用言必須及心之德爲以此是論語第一仁字
最緊體用，此之說大全講仁字最詳亦只因其是
第一[illegible]仁字其實有于此章只在發用上言
知子性中只有孝弟[illegible]一句明季講家深誠之謂
與告子義外同病不知告子是言義非性中所有
此則是言孝弟在性中只包在仁內天淵不同矣
[illegible]明季習氣試以程朱無所忌憚只是心粗氣浮
[illegible]也
[illegible]以質言[illegible]以學言[illegible]字疑
[illegible]但不出此說謂上下二節雖有淺深勿分
[illegible]以質言者不必無學然得力于質者多

則雖曰以質言可也以學言者不必無質然得力
于學者多則雖曰以學言可也仁山之說亦未嘗
差但不分者更爲直捷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章

這一章是曾子省身之學這箇身字要看得極大爲
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都是這箇身又要看得極危
爲聖爲賢者此身爲禽爲獸者亦此身出此入彼間
不容髮必使此身常在天理之中勿爲私欲所拘勿
爲物欲所蔽然後可以成聖賢而爲天地生民所倚
賴所以必要省這箇省字有在念頭初動時省者這
就是大學誠意有在念頭旣見時省者這就是大學

正心有在退藏．動時省省道就是大學修身總而
言之省是在身上用力所以只謂之省身大抵聖賢
工夫未有不如此合．皆有一等人外面不差心內
却不[illegible]只是有一等人心內未嘗有私外
[illegible]在[illegible]使不得此省字內外都要用又
[illegible]不是[illegible]省察[illegible]有[illegible]在中有些改之無
何[illegible]省察即便有克治工夫若克治不
[illegible]省[illegible]亦徒然耳[illegible]欲中力戰得勝
方[illegible]省道省身定方是[illegible]省察此是要想曾
子生臨深履薄光景都在這省字上但這個省字
不是無事不然曾子如何只說在三件上只因此三

件是人所最易犯最難克的于此三件必要斬盡根
[illegible]纔無事不然可知不忠不信不習俱要在道理
上[illegible]不要[illegible]人如爲人謀而但與我是利
[illegible]得失[illegible]心力叫不得忠須在道理上論
[illegible]方纔是忠與朋友交而但拎然諾[illegible]
[illegible]不[illegible]不得信須在道理上與實不欺方纔是
[illegible]之于師而止是專門之學．須之[illegible]口誦心
[illegible]夜誦叫不得習須是所傳名天下之正道天
下之正學我能[illegible]所聞而行[illegible]方纔是習的子于
三省論向有格致知．[illegible]工夫了道理已認得明
[illegible]其[illegible]只在三個不[illegible]字省察的省

格致工夫忠信習三字尚[illegible]不[illegible]省字從下手
又三省是動時工夫須靜時能存養此心則動時方
能省察若[illegible]不知存養則．到動時手忙腳亂如
何能省省不省[illegible]得子于大全內未[illegible]有．條云三省
[illegible]說[illegible]進德工夫蓋做有這些子譜掃去本盡
[illegible]者[illegible]省隨事省察非但此[illegible]而已又一條
[illegible]是聞一貫之後是未聞之前朱子曰不
[illegible]也要忠信[illegible]貫後也要忠信此
[illegible]的[illegible]何[illegible]．條是何叔京
所記乙未以前所聞後一條是陳安卿所記庚戌已
未所聞後．條是定論若明季講家謂[illegible]省不是無

[illegible]學問透謂論上腦則合下便是一貫論際理則
[illegible]是要三省此說與朱子大背貫積力久之後方
[illegible]．貫[illegible]下便[illegible]省主腦自在存養今日
[illegible]省[illegible]要思[illegible]集的曾子卻
[illegible]便有一定欠缺
[illegible]用不着他[illegible]忠他[illegible]不是自家又要思
[illegible]身不知他用過多少工夫了[illegible]此散散
[illegible]的身比曾子尚差遠[illegible]不知戒慎
不知恐懼竟不是自暴以天地父母之身做個自棄
[illegible]可[illegible]及早[illegible]不到
[illegible]

道千乘之國章
[illegible]愛人使能以是五者存于心關雖
[illegible]而大綱已舉矣這便是王道本
[illegible]之君多欠缺此五者大綱先差卻
條[illegible]不濟事夫子特揭此五件示
之所謂自關雎麟趾之精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
度也楊注云此特論其所存未及爲政不是謂此五
者只空空一心絕無事實敬信節愛時使都有實事
在[illegible]大綱分只算在心上故云未及爲政胡注
[illegible]以敬爲主朱子又有反覆相因之說皆是說
[illegible]道學如此在夫子當時只是平說敬字有淺深

合衆言之則只一敬字便可包得下四件條目以敬
之敬只是也若淺言之則只是遇事謹慎之意不必便
說到[illegible]善此章之敬是也程子主[illegible]無適
[illegible]此敬字主一無適亦有淺深不拘何敬字皆
可[illegible]不明更存改皆是[illegible]
[illegible]始終如一雖事勢之窮亦有濟以變
[illegible]在見到底是守常之道[illegible]變化
之節步節用不必說到節非偏嗇之[illegible]
史[illegible]食之費無算劉說[illegible]貴無
[illegible]然[illegible]只是當節的再
後有[illegible]節制劃[illegible]

愛人[illegible]之愛如康誥內不孝友者
其[illegible]皆其[illegible]不可貸的自然不[illegible]
[illegible]只是當愛的再沒有不愛刻刻欲合一國
[illegible]民之衆而其遂於湯乎爭於使民亦不必說到不
能不使處如成湯之伐夏令稽事周官之興師以六
用不得已處自然雖已這箇何消說只是可以不使
[illegible]不可不使的亦必要時使刻刻以小
[illegible]其豐凶觀衆寡
[illegible]人君用心
[illegible]此五者一國之氣象自然與未[illegible]不同使
其[illegible]此創制立法[illegible]可久可大之模

即法令未盡具制度未盡備蹤節目亦不失爲政
[illegible]所以刑措其
[illegible]無此本領縱有
[illegible]不是觀也已今學者讀聖賢書
[illegible]道規模不可
[illegible]此章反覆玩味定其本領
[illegible]政且出而仕位分不敢[illegible]人
[illegible]字是入門至要緊[illegible]爲政爲
[illegible]從古說敬字莫如程子主一無適四字
[illegible]切當而上[illegible]四字之解又莫如薛文清公
[illegible]說得明白[illegible]第一步心在第一步上

行第二步心在第三步上三步四步無不如此所謂
敬者主一無適也而心在二三步之外行第二步而
心在四五步之外即非敬也至若寫字處事無不皆
然合程子之言觀之敬字之義了然矣旋能于
此實下工夫由淺而深學問政事皆可一以貫之此
朝廷以敬為主之道當于言外深味之者也

是章將文因註有但言其所存未及為政一似講
家都似為政者只要存此一心尤其殊失注意如
中庸言致中而天地位致中是未發工夫未見之
于事如何天地便位蓋內而有致中工夫則外而
亦必有實事其設施定不同但只是大綱好未能

知致和之詳細所以只得天地位講家亦多錯認
故中是存字一心故于天地位多說不去此章五
件只說中間虛然其但言心而即有實事則一也

子曰弟子入則孝章

這一章是人論幼學之事是大學之根基不但教弟
子此為父兄師長者皆不可不知也大抵人之氣稟
雖有不同然亦差不多只是從小便損壞了氣稟不
好的固無論氣稟好的亦同歸于壞童蒙之
時既不能習得到長大時便都做成一般師
長固須教訓[illegible]見收斂發憤者
甚少此人才所以日衰由蒙養之道失也所以夫

子說將弟子不獨[illegible]一則言其天機未鑿易與
為善一則恨其人欲漸開亦易與為惡但目之成敗
全視今日之教若不加防慮之不早不周防之不得
不密皆之不得不嚴導之不得不勤入則欲其孝也
須視為名之事都未可[illegible]與弟子而論待定省必不
可以或缺出則欲其弟也應答之言之與雖未可以
責弟子但[illegible]對必不可以或缺言有物而行有
恆言之出行不能遽如成人之言行而必使常在
規矩之中謹而信也尊賢而容眾弟子之交與不
能遽如成人之交與而必使漸知等殺之辨則泛愛
眾而親仁也至于格物窮理大學之功弟子雖未能

盡行而詩書六藝之文所以範圍其聰明而使之日
以為先其聰明而使之日闢者又不可不學也這幾
件分看則件件一件之各合看則一日之間非出
則入非言則行非待人接物則燕居獨處總無一時
一不有大則中放心安得不收德性安得不定氣
質安得不變化大之自然日引而月長即氣稟不好
也自此變化之亦日異而月不同一代人才所以
成于此者以其有此蒙養之道也此所以發理契伊
學問習俗不自弟子時做成的其所以為教者雖不
一然總是引之于義理而不至一意躐於功利所以
後得人品純粹中正後世為父兄者有弟子而不致

固無論矣即有能教者又都從利祿起見未嘗[illegible]之皆
即便以利祿誘之不明其為大聖大賢而但[illegible]其字
爲富厚[illegible]是個念頭橫于胸中即使工夫一如古人
亦只爲人而非爲己了況念頭既差工夫必不能精
熟只求逐于外可以悅人而已教學如此人才安
得而不壞哉爲人父兄者胡不一思而甘使子弟爲
俗人爲人子弟者胡不一思而甘以父兄之身爲
俗人也[illegible]子[illegible]此解即小學示學者正與此章相
表裏更有一說今人爲弟子時既不幸而失教及老
大而自[illegible]已無及矣則如之何此不必憂也朱子于
大學或問中亦有此段議論以為[illegible]收之[illegible]字可以
[illegible]小學之缺[illegible]能有[illegible]其功以從事于此[illegible]患其不
[illegible]進[illegible]可[illegible]向[illegible]學猶愈于不學者也
有餘力只是有閒暇之時不要說重了學文只是
指上六者有差謬然亦不專是講明六者不要說
[illegible]了
新安倪氏云文行二者以本末之重輕言則行爲
重故此章先行而後文先本而後末也以知行之
先後言則文爲先故四教章先文而後行先知而
後行也將二章之言融會看最妙一是大學之事
一是小學之事
子夏曰賢賢易色章

這一章[illegible]子夏[illegible]實行之人而因思實學之重學[illegible]
對行說[illegible]使[illegible]指窮理一邊大抵天下無實行之人
由不成由道然實行必由乎實學若不學而徒言行
則所謂行者[illegible]能[illegible]無[illegible]或反做成病痛故自古
篤行之人皆好學之人未有不窮理不讀書而能篤
行篤行而一無病痛者也子夏蓋見當時之人行多
缺欲故慨然想一篤行之人謂當衰之風邁矣賢而
不如其賢者多矣見能知所以好之道乎有人焉賢
賢易色而真能盡好賢之道克當之化既達誠則能
無愧于父母者有人焉事父母能竭其力而實能盡
爲子之道明良之義久騐誠則能無負于君者有人
焉事君能致其身而實能盡爲臣之道麗澤之義久
[illegible]則[illegible]漸于友者有人焉與朋友交言而有信而
實能盡交友之道[illegible]其人[illegible]而觀之而大綱無一之
或欠[illegible]其[illegible]目[illegible]之而節目無[illegible]之疎略情文兼
備[illegible]若此者人或說其由于生質之美未
必皆學問思辨之功中是有謂何必讀書者矣有謂
當[illegible]即是學是別無學者矣不知此種人非得之
人所難到亦非[illegible]偏偏無華厚重少文之人所能到
若不學而能如此便是生知安行了而生知安行之
人不可多得其必從讀書窮理來便是也蓋讀書窮
理[illegible]積力久而天理人欲之介[illegible]然胸中故能于賢

親君友間各盡其道知此人亦如吾人之行當先知吾人之學所以聖門教人博文約禮工夫不可偏廢子夏于日謂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仁在其中亦即此章之意至若後世訓詁記誦辭章之學許多關壁亦何益于倫紀并子夏之所謂學乎故此章亦非謂只此僅學而發也學者讀這章書須知吾人不可不以務實行不可不務者實學若不從實行上着力雖曾日為學與不學名何異與許多關竅之學何異然或但知實行而不知實學或反以實學為支離則又不免是人荊棘中去須是以實學去做實行方作為天壤間全人

有此章注圈內圈外不同依圈內則雖曰未學是設故之詞不是真未學是他人不知說他未學依圈外則其注曰雖曰未學乃真實說他未學非假設之辭蒙引亦從吳注故謂此章與子路何必讀書條子成質而已矣意思相類都是有激之言然畢竟以朱子注為正

辛復元謂此章不是說學貴實行是說學問有益世人只說人能敦倫便是學問何必讀書然後為學不知學不分明豈能敦得敦倫且子夏以文學著名豈肯為廢學之語又日吾每望人力行尤望人力行前先有講明工夫不然自以為行者非行之未有不差者說此章學字最分明正是朱子圈內注之意但須知此章本意無貴實行之意只不可說學貴實行將這學看泥了

想將此章學字根到窮理處說亦可然以博學篤志當博文則專主窮理上說也切子夏之意

吾必謂之學矣這學字也有病如朱子謂君實忠信誠實只是天資原不知學堯夫則是亦是天資自是其有非學之功也君實堯夫是未學的只是不能做到故有程子朱子之行便有程子朱子之學有君實堯夫之行便有君實堯夫之學總是必由于學

圈內與圈外注意思何以不盡一蓋朱子于疑處每不敢輕斷此便是教人讀書之法

許須謂即此是學是作厭薄俗學之意看其意亦謂不必讀書講論而使謂之學非謂不必涵養不必窮理而可謂學也然人最易誤認不如從辛復元說為長

子曰君子不重章

這一章是論君子自修之道蓋十學中特提出此四件以示學之要學兼知行雖不止四者而四者實要也君子二字只當學者看不專指成德之人莊就是要人于敬處用整齊嚴肅之意正其衣冠尊其瞻視

當如人皆當而貫之是這重字往脚不重則不了所謂固其氣也大抵不重之病學者最易犯總是視聽之間小小適意目前無甚不知高痛却其大不重而無斂藏固守常不肯向學不固尤害事蓋學必深沉而後能固不重則浮學必鎮靜而後能固不重則躁譬諸築堤之功必尚得而隨失有終無始之念必乍密而乍疏矣何以學之上必難成就即精學之上亦且多走作矣後是要人存誠忠為實心信為實事合之則誠也學之事無窮總以誠為主忠信則　動一靜一言一行皆是實心實行方是為己之學若不忠信則雖外面裝飾得十分好都是虛的了不特欺人抑且自欺第三節是要人擇友友所以輔仁與勝己者友始能砥礪切磋以成其德然人往往樂友不如己者一則喜其從己之長一則喜其掩己之短其損多矣嘗不如己者亦欲資吾以成其德有難焉拒者然樂也而友之心不可不戒也第四節是要人改過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然人每有憚改　所畏難而不改一則為安而不改于是以無心之過而成有心之過矣當隨覺而隨改猶擔其過是當如人之風行雷動如人之破釜沉舟不可有一毫因循放過之意也這四件是缺一不可的先儒有言主忠信尤重若忠信固重然不是那三件與忠信亦並不僅大全

收斂嚴肅黃氏之說曰外厚重而內忠信則其本立矣擇友以輔之改過以明其德進不分輕重最是又這四件是缺一不可欲了大志道據德依仁中皆有此四項學者當一一去實做要須刻刻檢點其身勿使有一毫輕浮之氣又須刻刻檢點其心勿使有一毫巧僞之念又廣求直諒多聞之友稍覺有過便痛徹掃除能如是以從事于學則力行之間自然不患學不精進

前代諸儒以威重為首而以下　句為學與四內正事矣自于二句總是學後說矣君子於此四者各得其道則學問矣學之人本立矣聞見日新而德行亦日益充實發明

當文中句句要扣著柔弱之人欲不重而不能欲不重而不敢此句往往在懦弱果敢之士這亦不然不如忠信湖索照行三字句句不字似然

子禽問於子貢曰

這一章見聖人德化感人之妙夫子之在當時如暗際成以所在何方知其之所自之畏東禁之則其必不能與人合者不道一二人如道不行之歎歸與之歎只是歎其不能奉行表以德行事天心說君服國間皆然一時邦君無不以其政來而問之夫子亦因得以盡聞其政這聞政不必有深了只是到一邦其邦之治亂安危必聞之其俗之奢儉必聞

之其君臣上下之淑慝否必聞之其先世之興亡
法度必聞之無不行[illegible]試其所以上年之效而見聞
為[illegible]定[illegible]梁修春秋亦多得
力[illegible]此這段[illegible]觀之有[illegible]其所以然者
亂[illegible]以為[illegible]不可[illegible]以
[illegible]外又別無可以開啟
之法[illegible]不知夫子盛德感人之妙自
[illegible]以子貢曰夫子溫良恭
儉讓[illegible]與[illegible]這一語也要
有得好朱子曰此五者皆謙退不自聖賢底意
子貢舉夫子可觀之一節耳若論全體須是子溫而

厲威而不猛恭而安晚村曰溫良恭儉讓只說得聖
人發見處在聖人發見處亦只說得一半故注下過
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數語正為子貢幹全語意子
貢不是不識聖人尚有內裏一層尚有中和的氣象
只是要[illegible]其感人處故只就溫良恭儉讓上說不可
以朱子[illegible]之[illegible]便看壞了子貢溫良恭儉讓注中
每字兼[illegible]義須這[illegible]體認和而厚方盡得溫之義平
易[illegible]方盡得良之義外莊而內敬方盡得恭之
義節而有自然之界限制而能用力撙制方盡得儉
之義謙而不矜己之善遜而能推善以歸人方盡得
讓之義有子這五件氣象邦君自肅然起敬

夫子之[illegible]雖[illegible]必約雖刻必厚接夫子之良雖險必
易[illegible]必直接夫子之恭雖惰必莊雖怠必敬接夫
子之儉雖[illegible]必[illegible]必[illegible]接夫子之讓雖亢必遜
[illegible]必定自[illegible]而聞夫子不自知也邪君
亦不自知也不可[illegible]求耶這段光景亂却
天之這[illegible]乃[illegible]可測者若以此達而在上
則[illegible]便是[illegible]風動之氣
然[illegible]然就是[illegible]與世人
[illegible]故[illegible]又就所謂求者[illegible]是之夫子盛德感
人之[illegible]而總之夫子必不肯求即欲強致
以求之名亦[illegible]人之求無論側媚依阿以求者與

聖人[illegible]即略有一毫求之之心亦便非聖人
[illegible]人以[illegible]求且如人之有心求也如伊尹以堯舜之
道要湯[illegible]也學者讀這章[illegible]要知天下
[illegible]聖人[illegible]分
人都不[illegible]不能感動人皆只是根未能到聖人
[illegible]安知[illegible]一樣若不
[illegible]便不免干求求之極便有
到[illegible]色[illegible]人心風俗[illegible]一
求字所以不能不求皆只是不信有不待求的道理

有子曰禮之用章

這一章上下兩節[illegible]說有子見春秋末有

[illegible]一般人出以禮爲束縛人而思跳脫
[illegible]於禮之外有此一般人便
[illegible]然有必用權謀詐[illegible]
[illegible]人皆謂禮只一[illegible]不問[illegible]
人[illegible]從此出也至中節而[illegible]狂乎[illegible]
[illegible]何嘗[illegible]其[illegible]則
[illegible]已甚[illegible]指[illegible]和[illegible]之曰禮何
[illegible]人[illegible]然[illegible]乎人之性發
[illegible]大抵天敘也故其爲用必從容而不
[illegible]而始就不待誘之而始從如對君親而
[illegible]安而揖讓至嚴也然如此則安不如此則

不安豈不是至和的惟其梏於氣蔽於欲溺於習[illegible]
[illegible]不見其可安耳誠于氣稟人欲習俗之外[illegible]
[illegible]其大自自然之發見其視尊卑貴賤之等[illegible]
[illegible]之或有不當如芻豢之悅吾口者此禮之所
以可貴也故是禮也先王制之而非先王能制之也
使[illegible]人之心久矣先王不過因人性之
所固有人情之所當然而爲去其梏[illegible]其蔽[illegible]
[illegible]之中[illegible]安宅之內[illegible]強人以所難[illegible]
[illegible]以爲美者在斯所以車之[illegible]布之海內[illegible]
[illegible]此[illegible]者不能抗大而[illegible]
莫不由也小而衣服飲食[illegible]進退[illegible]不由也非

不能背先王不能背其心之所安而已非不敢違先
王不敢違其心之所安而已然則先王之禮宜乎萬
世不能[illegible]也而亦有[illegible]行者[illegible]之道也自大
人之說[illegible]偏有所謂和者於是借
[illegible]以自文不於禮之中求和而於禮之外求和但知
和之名而不知和之實於是放縱自恣無復忌憚舉
先王範圍天下之具[illegible]之以爲快而且自謂得禮
[illegible]不[illegible]行[illegible]而曰禮不如是禮果如是哉
[illegible]不可行者[illegible]之禮之所貴者和而禮中之和禮
之所以行也禮外之和禮之所以不行也禮中之和
[illegible]於天性禮外之和由於氣稟人欲習俗禮中之和

與敬爲[illegible]禮外之和與肆爲一行不行之機亦決於
[illegible]已故[illegible]一言以敝之曰無不敬有子
[illegible]以見敬之存我而非外鑠者也君子即
[illegible]性[illegible]也又指出一個知和而和的以防微
借之[illegible]人[illegible]之人[illegible]錢使[illegible]讀
[illegible]如[illegible]法[illegible]準繩之中
[illegible]是至和不可[illegible]風流若阮籍嵇康輩員
是[illegible]人至若蘇老泉禮論有待先王之禮純是
一片權術是卽荀卿以禮爲僞之意總由不識有子
此章之旨其貽禍也[illegible]不成也
[illegible]宋[illegible]下[illegible]不[illegible]上[illegible]

由之道是對[illegible]者[illegible]而
恭和[illegible]八字以括大旨[illegible]引亦如此說恐意却
不如此[illegible]皆是[illegible]內外注是條意不
足此意[illegible]明
[illegible]此章[illegible]之用四人之用禮也禮
[illegible]之用不當云人之用
[illegible]又[illegible]知和而和弊只在和而不節不在於
[illegible]以禮之當和明不變世[illegible]又謂
先王不欲人知者[illegible]此皆明季講家小巧之說
[illegible]明之甚見
[illegible]曰信近於義章

之一言是欲人謹始慮終之意大抵人之[illegible]行交際
[illegible]皆出始之不謹能謹之於始則[illegible]
[illegible]相表裏其中亦有[illegible]
[illegible]不在[illegible]心不能[illegible]之
[illegible]安閒之時[illegible]之事[illegible]之事
[illegible]安閒之時不[illegible]之時亦不
[illegible]之事亦不甚[illegible]約[illegible]最
[illegible]不可[illegible]的[illegible]了或[illegible]於
[illegible]不[illegible]的[illegible]了到後來或[illegible]於分而不可
[illegible]於理而不可復悔[illegible]了[illegible]要在約信時便
[illegible]義[illegible]行不得的[illegible]人來我這一[illegible]

[illegible]我不動[illegible]我不動方纔能[illegible]
可[illegible]是[illegible]最難近[illegible]險[illegible]而
[illegible]的反大[illegible]的反
[illegible]其驕惰而[illegible]其[illegible]
[illegible]了須要在[illegible]時便[illegible]若禮
[illegible]的[illegible]時候我這一段嚴嚴[illegible]之意
[illegible]不得方纔能恭近於禮而遠恥
[illegible]依據[illegible]得可[illegible]的或因其[illegible]我意不
[illegible]因其濟我事不細論其心術到後來
[illegible]則[illegible]而不可[illegible]之則害[illegible]而不
可[illegible]了[illegible]要[illegible]使[illegible]其人不

可親的[illegible]樣來我這一段[illegible]之意無
則可入[illegible]方纔能不失其親而可[illegible]這兩個
[illegible]不失字是求合義理之[illegible]不是苟且相
[illegible]不失之意看[illegible]本文近字不[illegible]字謂不必[illegible]
[illegible]必求其[illegible]
多人若[illegible]可之[illegible]其[illegible]道或可復可
[illegible]亦有[illegible]在我而[illegible]失毀
[illegible]不可[illegible]其[illegible]
[illegible]有[illegible]要[illegible]
亦[illegible]功[illegible]是義的反
認[illegible]義如[illegible]的反[illegible]非義如何

慾之[illegible]欲不[illegible]的[illegible]做證如曾子之[illegible]表
而此是[illegible]反[illegible]故非禮如吾人之[illegible]前[illegible]升湛
謂不可觀的反[illegible]可親如[illegible]公不[illegible]介甫可親的
反以為不可親如[illegible]不[illegible]用[illegible]愈堅頑愈
[illegible]無悔學者[illegible]合于張學于縣章同
有[illegible]條[illegible]之慎[illegible]行[illegible]之謹始[illegible]終也而先之
以多聞見又繼之以[illegible]擇理既精然後操持於
[illegible]行所以能[illegible]先[illegible]未有多聞見闕疑殆工夫
但[illegible]於[illegible]交際亦[illegible]下了處
宗只是久遠稱與之意如孔子之於顏曾[illegible]由還僅
上是[illegible]孔子之於孔子亦是[illegible]與宗有淺深

之分宗之內又自有淺深之分[illegible]物定一項可[illegible]
[illegible]或宗之以成吾之道[illegible]不但無輕浮之累
有[illegible]可有[illegible]之益或宗之以濟吾之事業不但
無奸險之處而且可為[illegible]心之托或宗之於顯達
之際而不為名或宗之於窮約之際而不為此或
人皆宗而我亦宗之不可謂[illegible]或人不宗而我獨
宗之不可謂[illegible]所以能然者全在因不失其親上
言外便見反是者無一而可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章

此一章是聖人思好學之人必合上四句方見其能
好大全朱子曰此章須反覆看其意思如何[illegible]只不

[illegible]多[illegible]而不[illegible]故[illegible]有甚意思若只謹言敏行而
不[illegible]正有道則未免有差若[illegible]天不到則雖親有道
[illegible]可取正者[illegible]人之[illegible]偏無欠缺須如此雲峰
胡氏曰必無求然後見其有[illegible]之之志必敏慎然後
見其有好之之實必取正有道然後不差人好之之
[illegible]此[illegible]好[illegible]之甚難得也此二條已說盡此
[illegible]人[illegible]有 [illegible]曰[illegible]好[illegible]必有見四者須看
[illegible]所[illegible]之學[illegible]老之學[illegible]章之學功利
[illegible]以[illegible]後世[illegible]陰釋之學苟好其一未有
不[illegible]四者而後謂之好也然可惜枉用一生心力
於道何曾見得分毫或問[illegible]尹氏亦發此旨然則

[illegible]有道即所學不[illegible]矣曰正為有道[illegible]難說
[illegible]行[illegible]光[illegible]達[illegible]王艮[illegible]他也說是就
[illegible]有道衡了[illegible]包[illegible]仲之流就紫陽亦不知
[illegible]以余[illegible]為有道[illegible]故中庸曰思知人
不可以不知天如[illegible]知[illegible]只是格物窮理[illegible]此
[illegible]明[illegible]之意[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朱子及[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見明[illegible]家[illegible]此[illegible]知其所[illegible]
合有[illegible]日[illegible]見他[illegible]
[illegible]所[illegible]不可離若[illegible]從不[illegible]
明[illegible]精神意念[illegible]

所謂好之而氣以閒者與人俱處見其好此一條
亦說得最好合而觀之此章大要與其餘講義但今日
學者論到此未嘗不明白也知得只當好的只是安
頓念頭到底擺脫不開當貧賤處不能甘貧當謹慎
處不免滯礙當虛心處不能虛心日讀聖賢之書不
免終身爲俗人其病痛在何處此由志不立耳古人
爲學必先立志只能將志放在正學上一切世味自
然學甚他不住一切學問思辨篤行之事自然不容
已一切鄙俗浮之言自然不敢出諸口聞有此人
君子自然如飢如渴天下之憒心衆忘變亦由乎
有五路志先定耳據德依仁游藝工夫皆從志於道

生只說志爲學之本若胸中一有必爲聖賢之志
只將這等道理頭在口裏如何益之有無怪其將
日用間不知不覺也爲俗人也今日講這章書使要
學者將志把持定了有了這志不怕不好

子貢曰貧而無諂章

此章是孔子進子貢之意子貢因論貧富而及
之人言不覺有味乎其言而極口贊歎也者因取而
進之以聖爲天下之學者大抵人之分別不進都因
於得自足意而自止不知更有進之無窮而安於小成
所以人室登堂之人不能多觀子貢一日與夫子偶
論貧富子貢之意以爲天下之貧者常易諂氣歛而

[illegible]也[illegible]矣天下之
[illegible]常易驕[illegible]皆喜自富
子於斯矣若論人爲能[illegible]不同乎流俗不汨於勢
利者乎十如是可謂賢矣夫子則以爲貧而無諂猶
[illegible]有貧也猶若忘其貧而但見其樂者乎富而無驕
[illegible]有富也猶若忘其富而但見其好禮者乎樂非
[illegible]而然生也不以貧而[illegible]其樂非富而始好也
[illegible]以此見其好[illegible]一[illegible]矣此但就
[illegible]見其[illegible]之外[illegible]因聖人之學問
[illegible]而不許[illegible]也進此[illegible]之詩曰
[illegible]如琢如磨者人之[illegible]如治骨角[illegible]

[illegible]切琢之[illegible]切人門下[illegible]人也有[illegible]之境
[illegible]益致其精也由淺而[illegible]由生而[illegible]進而
[illegible]此[illegible]子貢[illegible]見義理之無窮
而自[illegible]不[illegible]不敢自足不敢日[illegible]
[illegible]又進於一貫
[illegible]由[illegible]以予從心[illegible]子之
[illegible]問先[illegible]升堂而未入
[illegible]之皆由不知此夫子所以深
[illegible]不[illegible]之門[illegible]始可與言詩已矣告
[illegible]來者[illegible]也往者也
[illegible]是所求[illegible]往知來[illegible]須[illegible]

通如此其於詩也何有足難覺其善悟其實則探本
味乎切磋琢磨之□□猶曰雍之言然云耳通一章
觀之前□□是貧富之道似是一章中言義理無窮似
是一章未言道理而獨究而用之不止泥文求義又
似是一存然義理無窮一意是一章之下言者特悲
學者勿之各□把其前後之語其他日曾子傳大學
亦深以學者文由全書若是聖門中傳切要之語學
者□當以我之味也今日看書當思學者所謂切琢
其何等工夫所謂琢磨是何等工夫若不將聖經賢
傳去實體思身體力行循序漸進此將一生精神用
在爭竊盜時文上是未曾切磋何論琢磨在聖賢只

要用得磋磨工夫尚且憤忘食樂忘憂吾輩方從切
磋處起不是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安能長進須要努
力□勿將聖賢□段緊要為人之意作閒話看過了
後講家每云子貢因論詩悟礎夫子許其可與言
詩子夏因論繪當悟詩夫子亦許其可與言詩□二
章俱言詩也此則不然□章皆不是言詩亦不重
子貢子夏之能引伸觸類巧笑章只重巧後句此
章只重切磋琢磨兩句之遞但玉章只重寡過未
能句皆前邊敘交情其是引起未云使乎使乎是
在味乎寡過之言而發歎之不重在使者也今人
往往誤看將賓作主

明季講家有謂貧而樂富而好禮人子□特舉其現
成者告之子貢便即其現成田地想到其中磨鍊
工夫故悟及於切磋琢磨依此言則切磋琢磨專
為要到樂好禮地位非注中義理無窮之意或理
無窮不但理而無畔并住足用處亦非住處
又言有第二節□字在其本位之期看第二節
中□來字□說者俱大誤□字是當緊緊處□節
說往之字自當緊緊□□□

松陽講義卷之五

當湖陸隴其稼書著　受業嘉定侯銓編次

吳縣席永恂　太倉王前席

論語

子曰道之以政章

此一章分別政刑德禮之效與人看蓋爲當時專尚政刑者發欲其知所重也人君爲治未有不欲民之善惡民之不善者故無不有以道之亦無不有以齊之但操術不同功效各異路頭一差而風俗由之而分世道由之而變不可不辨也有一種重在政刑的方其初頭率先道民者專在法制禁令上着力懸於象魏布於始和備其詳明極其嚴密這個政未嘗不好及民未之盡善則又有刑以一之小則鞭朴大則刀鋸由輕而重由重而重這個刑亦未嘗不好但民畏其刑則目前雖強勉爲善而不敢爲惡只是求免於刑上其心未知孝弟忠信之可樂也未嘗知貪汙詐僞之可恥也雖使政常如是刑常如是風俗亦日薄世道亦日衰兄政刑必有時而弛則免者未必其終免也有一種重在德禮的方其初頭率先道民者務在躬行心得上着力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言則有物行則有恒這個德已足興起人心了及民未能盡善

則又有禮以一之若冠昏賓祭各有其制宮室飲食衣服各有其度隆殺得宜文質得中這個禮又是節制人心彼民化於德者莫不知善之當爲而不善之不可爲非特畏然知恥已也而且有規矩準繩之可據有爲乎正直之可由即使從之者未必皆有德未必皆有禮而風俗之已厚者猶不可驟變氣運之已隆者猶不可驟衰兄常以德禮維之恥且格者豈有又那道而得效驗如斯壞之不作而天下之論治者猶以政刑爲重德禮爲輕政刑爲急德禮爲迂豈不可怪也哉須務德禮者未嘗廢政刑然德禮本也政刑末也所謂有關雎麟趾之精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只豈可徒恃也哉更有一說夫子所謂政刑尚是三代時之政刑然且不可恃若春秋時管子作內政子產鑄刑書則其所謂政又先非矣不待論德禮而後知其不足恃也又兄春秋而後如尚不害商鞅韓非之所謂政刑使夫子見之當如何浩歎及自漢而後雖黜申商之名而陰用其術者多矣人但見其一時天下懾服莫敢犯法以爲識治體而不知其遺禍於後者不可勝言皆未嘗深會夫子之意也孟子云善政不如善教斯得此四字法矣學者平日熟讀時將聖賢此等語從容玩味使涇渭之辨了然胸中一旦達而在上然後能審取舍而幾忍

德之說不得而入之不然日講德用力逼人適足
貽民於世道而之[illegible]不齧哉
按此政字與道德之政不同彼政政字虛此
政字實玩註中自明
按禮字在制度品節上說不在君身上說
大全朱子[illegible]刑政刑是伯者之為此是朱子淺
一層講[illegible]須看是何等政刑有王者之政刑
有伯者之政刑此章似不止是王伯之辨
新安陳氏謂民恥於不善此觀感於德之功又至
於善乃齊一於禮之效

子曰吾十有五章

這一章夫子自[illegible]生之學[illegible]看法要看總注
[illegible]聖人[illegible]不[illegible]意[illegible]謂聖人未必然
[illegible]學者[illegible]法朱子謂必有[illegible]進非心實自覺
有如為是退託[illegible]程子[illegible]人之學雖不天
然亦由積累而成但此纔入積累得快便謂之生
知安行謂之有始有卒不是全不費力特其說此
[illegible]以引導人[illegible]亦不是另有捷[illegible]大[illegible]之
而以進學者[illegible]入也這章先要[illegible]學附
[illegible]諸家有以心字貫者有以天字貫者有以矩字
貫者[illegible]這[illegible]字[illegible]一字皆是貫
[illegible]一字[illegible]所謂[illegible]

此大學之道也[illegible]分明[illegible]識這個學字須先
體玩大學[illegible]方不[illegible]得這學字了方可
去看志字朱子謂[illegible]謂之於飲食
若有[illegible]便是心不在[illegible]志[illegible]忘食忘憂
此是頭[illegible]以後十年一進只是就中間出個大
關頭[illegible]存得有[illegible]進[illegible]有益不是
[illegible]年[illegible]這一境地方是於道理大[illegible]上守得定
[illegible]當貧[illegible]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氣象
[illegible]是於事物幾微處皆信得真知[illegible]開云吾斯
之未能信正是未到不惑地位也知天命又是於這
道理上見其所以當然之故朱子[illegible]之於水

人皆知其為水聖人則知其發源處是也暁村謂是
先有這件家伙知天命只是曉得這件家伙來歷耳
若先不認得這家伙便[illegible]不歷也說得尤妙這天
命[illegible]言不求理[illegible]一樣聞一善言見一
[illegible]人便通透[illegible]邪遁
[illegible]一天便通只是天理
[illegible]從心所欲不踰矩便是無意必固我境界當
人道心所發皆是意必固我聖人道心[illegible]皆是天
理亦只是一個熟耳耳順見理會得熟從心是運用
得熟這章依大全朱子[illegible]知之始不惑知命耳
順是知之至立是行之始從心是行之至總是徹

然名史那數十歲境界必又不同不是至七十使
非任了改疑知有不[illegible]自然而工夫則知行並進
必無十年一節十年一節之理論行于則知行有漸
有得力於知之時有得力於行之時朱子之說不可
只看作各有進步工夫要讀作學無別法只是循序而
不息非能循序而不息則雖聖人進德亦可漸到人
看只不能如中人不是上資不知只是學不知耳學
只要立心有[illegible]自然致罷不能須自所以學於
聖人者只從這志向起的若沒有必為聖人之志縱
日講學亦不濟事

按仁山金氏謂不惑是小德之川流知天命是大

德之敦化愚意不惑是知其當然知天命是知其
所以然不是小德大德之分小德大德總有知天
命的 不是萬殊便是小德川流萬殊原一本便
是大德敦化

此文中有言夫子學之一節始做人指而言其
精微[illegible]不人若[illegible]村[illegible]指其[illegible]門自由
若按[illegible]工夫之一節大泉證道天純粹無心之
從有為有[illegible]之動知為知[illegible]
是格物這話頭病其次方法的若接得根人則心
意知物總是無善無惡不費功夫一悟盡透如戳
之言原有兩道[illegible]有隱有不及聖道決無可隱此

條辨得最好或疑夫子言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
人以下不可以語上非兩種接機乎不知語上語
下只是看中道這淺深生熟之分並不是兩個道
理兩個人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章

這一章是抑揚其詞以見顏子之能明道是聞一知
十的資質但日用所謂語之不惰所謂於吾言無所不悅
皆言其中有[illegible]作的[illegible]又有作始終測是他
不出名言[illegible]中深潛純粹[illegible]容[illegible]的氣象這
氣象是由資稟亦由學力深潛是知上氣象純粹是
行上氣象而總是所以能默識心融能足發之本領

也不要看其不違足發日須看他這個氣象有了這
個氣象方纔能聞聖人之言而心解力行所以終日
問[illegible]深言精言粗言顯言微言遜言逆言不知說
了許多話只見他有聽受而無問辨像個愚的一般
及退省其私[illegible]默[illegible]無非是夫子之道凡夫子
[illegible]道[illegible]能發明若非終日
言之[illegible]默識心融觸處洞然安能如此世間那有這
樣個愚人此夫子深贊顏子以勉及門之法今日
學者[illegible]章要有益於自己分外[illegible]子之默識心
融此是一時勉強不得的必須先學他深潛純粹的
氣象深潛純粹由天資者亦是勉強不得的其由學

力各[illegible]人人[illegible]後文也顔子之學只是專心致志
徵博文約禮工夫故[illegible]皆[illegible]純粹
使能深[illegible]人之[illegible]今日學者欲求顔子之學則
不深[illegible]不能精皆可[illegible]
之域初時不必知[illegible]有疑必問有問必審反覆
[illegible]不厭其[illegible]處[illegible]然就其所知必見之
[illegible]只在口頭說過只管勉力去做博文約禮工
[illegible]日然　日[illegible]則自然日開氣質自然日
[illegible]人欲自然日退以此去看聖人之言自然如雪解
冰[illegible]與顔子之不違足發矣要知顔子雖是天資
高亦決不是初見夫子時便能不違足發亦必是以

漸而進學者切勿謂顔子全由天資非吾所能及
退省其私一句最多葛藤[illegible]云是燕居獨處非進
見請問之時恐是以燕居獨處說不盡私字故又
兼[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人[illegible]知人[illegible]心[illegible]
見[illegible]此[illegible]又是將私字[illegible]此是
謂[illegible]有此[illegible]意[illegible]指此也若以私
[illegible]指此則當[illegible]何必既退
然後省乎此[illegible]新鄭云聖[illegible]

於[illegible]後知[illegible]也其[illegible]之也深故[illegible]
之[illegible]近於[illegible]何[illegible]然[illegible]於
[illegible]受[illegible]亦[illegible]但不若世俗之宿
[illegible]何嘗不[illegible]此者乎[illegible]藤之當辨也
子曰視其所以章
[illegible]人之法不[illegible]人之善惡
[illegible]道理[illegible]如此則[illegible]於長厚
[illegible]人[illegible]也知人原不是易
[illegible]人之[illegible]不[illegible]心去看耳既欲知人
[illegible]之語言文字又或[illegible]心不論迹
[illegible]之於[illegible]之外其不為人[illegible]故[illegible]

其所以是循乎第一[illegible]所謂[illegible]是也然
[illegible]不能無所為而為之[illegible]明道之
[illegible]來我不能審或[illegible]受其
不知故復其所由[illegible]細看法乃為巳
[illegible]不是其心之所樂
[illegible]不[illegible]於後日[illegible]不能[illegible]
[illegible]終必[illegible]之故察其所安又是第[illegible]
[illegible]不[illegible]之辨也[illegible]黃氏曰觀其所以兼君
子小人[illegible]之觀其所由[illegible]小人者不復觀之
矣所[illegible]君子也察其所安[illegible]君子所由之未善者
亦不復察之矣察其所安[illegible]欲知其安不安也

這一條說得最明然須知這一句亦不止是言取人
如論一所由之[illegible]不同
須一一幾個[illegible]又不是用[illegible]
只是[illegible]不以已
[illegible]一句要看得好
[illegible]之難
[illegible]之
[illegible]也謂
知人之明不可學者此知其天而不知其已者也又
須知此是論人如此若待人之道則不然[illegible]可取
不忍棄也豈以其所由所安之未當而遂棄而絕之

也[illegible]須看程注知言窮理四字此是知人之本所
以[illegible]之道者不是知言窮理而徒欲以觀察[illegible]
人之[illegible]安知不反借我之視觀察以愚我用心
[illegible]人[illegible]一[illegible]力人而人[illegible]曰夫
[illegible]何不[illegible]之所[illegible]於知人也若[illegible]
[illegible]未[illegible]知人[illegible]不
[illegible]見得[illegible]分于人亦知得[illegible]分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平句有[illegible]

不可令[illegible]
[illegible]其所安[illegible]安不同這兩
字有[illegible]以為安
[illegible]是就[illegible]不善中看
出者此章是[illegible]看法
[illegible]而不思[illegible]章
[illegible]學而[illegible]之學[illegible]學
[illegible]行在[illegible]了這
[illegible]學只是
[illegible]此學字只除出思字包得[illegible]在[illegible]外
[illegible]是[illegible]說不是[illegible]此[illegible]大抵此

章正意只是說學思二者不可[illegible]然其實不思也
[illegible]不得學不學也[illegible]不得思故又引程子之言[illegible]於
[illegible]此章之義也如此講[illegible]明
[illegible]只是[illegible]思是思個[illegible]
[illegible]學[illegible]做[illegible]
[illegible]段時文[illegible]
人[illegible]從此出身如何[illegible]不得[illegible]不得思只是要有
本領[illegible]工夫[illegible]是要
[illegible]的[illegible]在身[illegible]力行[illegible]句句要在身
[illegible]要在身上發揮不可只[illegible]過有此本
領[illegible]題目做出文字來自然[illegible]

所以替諸生言之意不是教諸生就以此當學思也
若[illegible]之[illegible]可以自諉之數做工夫過者進日益
袞袞句然語說到數句成文縱然做得好亦只是
虛飾耳言之只要他着用故這章書先要認明所學
所思然後再去看不學不思之弊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章

這一章集註謂其無自欺之蔽這個自欺與大學自
欺有別大學自欺是指此知而不能行說是誠意內
事此自欺是指强不知以為知說是致知內事須要
分別子路為人忠信果決誠意章自欺他却能不犯
而致知格物工夫未至往往於不明白處乃錯認以

為知這不是有意掩護只是用自家意見去求者亦
是自欺此自欺他却易犯夫子欲其從致知格物工
夫做這個自欺病根未去却難下手故致知格物只
拜知之之道而在子路身上尚須一解只是其自欺
之病是一個要緊方法是以急呼而告之使其虛心
體認必其知者方纔自認為知苟不知者即自認為
不知不要一味主張自家意見這個清楚就是知了
以此心去做致知格物工夫便不難了大全饒[illegible]之
未[illegible]而[illegible]陽之不如皆是這個意思切不可謂是知
也只好更無工夫朱子注中云由此而求之又有可
知之理此一句最說得明白[illegible]尚别一派學

[illegible]未[illegible]說其知之[illegible]別無[illegible]此是[illegible]上[illegible]去問
見行問而反以朱注為支離[illegible]字他說今日學者不
可柔[illegible]在胸中更有一[illegible][illegible]日子路是鍛好勇的
人其病在主張自家意見太過故有强不知為知之
患今日學者病痛又不是如此自家也沒有意見只
是看得文句傳注聽見他的皮膚不曾細去玩味下
得自日家身上體貼只要做件文字便罷了此則未
嘗要求知不但是不知為知也如此用工雖終身讀
聖賢書不免為俗漢即倖竊取富貴亦必為君子
所鄙薄大家須要努力

子張學干祿章

也[illegible]學者不以干祿為念可見聖門之[illegible]
學與他以為己為人之辨者[illegible]心以為學又一心以
干祿[illegible]為人不是為己千古聖賢學脈必從正
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始一涉於為人便
是第一[illegible]見[illegible]做然使做得像而根本已壞所謂
不是誠[illegible]矣[illegible]故人必先使打破這[illegible]關去有
[illegible]日不破而可稱學者也然這[illegible]關[illegible]起難彼學問
者第斷莫不知為己之貴而不能不[illegible]有失當知子
張才高意廣而於此却不能不然[illegible]其[illegible]有失於
顯欲之間必有形露於詞色者夫子窺見其微然欲
補其他[illegible]干字故樂正與告之而除之[illegible]當知自見

多聞見闕疑殆言行皆慎之當然者也聞見二字
要分開說一云聞是聞人之言見是見人之行一
云聞是聞前言往行見是見目今所爲皆可通聞見
多猶不足以爲學故夫子自言好古敏以求之而教
顏子亦必先博之以文進是道問工夫然聞見既博而疑
殆不闕問或以爲言行必須精以擇之而闕其未
信未安者如所謂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也然
疑殆漸闕而其餘之不疑不殆者亦未可遂自恃也
如[illegible]宋王安石之徒未嘗不原本經術涉獵典
務而幾[illegible]偏僻措置乖方皆是自信其學陷溺若此
故又須慎這二件工夫是缺一不可的能就這二件

上着實用力做得到時雖爲聖賢無難卻未能到亦
不失爲寡尤寡悔[illegible]而尤爲者寡矣行者無[illegible]
於向所謂[illegible]其爲學只是謹修於內非無
心於祿故所謂爲己而非爲人者也正誼而不謀利
明道而不計功者也然祿者原朝廷所以待天下之
賢者[illegible]有全於實尤寡悔則自我已有得祿之理
[illegible]何道路以達祿因在此中也[illegible]不得不
除[illegible]其中也還不過[illegible]之又與人而已何以干爲
[illegible]是以祿[illegible]見于[illegible]之不可耶夫子張
之[illegible]解持器有其心[illegible]之流想任道以求
[illegible]亦[illegible]如後世之士[illegible]

[illegible]也夫子[illegible]之已如此可見學不可一念
[illegible]不求而自至其
[illegible]不明上求祿
[illegible]學者
[illegible]必能
[illegible]身心有用於天下[illegible]是可歎今日
[illegible]心[illegible]然後去用
[illegible]之人
工夫是[illegible]
[illegible]於我
用見[illegible]行亦是[illegible]文非[illegible]見必偏行
也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章

此章見人君以知人之明爲急民之服不服其機
全在乎此不是教哀公權術可以服得謝氏注云好直
而惡枉者天下之至情也[illegible]之則[illegible]逆之則去必然
之理也說此章不必[illegible]民則又[illegible]與道以[illegible]之
則以直爲枉以枉爲直者多矣是以君子大居敬而
貴窮理[illegible]外之意尤明大全朱子曰當時哀
[illegible]之[illegible]不在己聞了只是[illegible]能若會問時大
子[illegible]須有說此又就哀公時勢[illegible]得尤妙[illegible]所
以深明此章之義偏矣但要[illegible]不是一樣直枉
不[illegible]一樣枉其力[illegible]小之不[illegible]其[illegible]情各有

問某之不[illegible]也　一般皆分明舉不是一樣舉錯
不是一樣錯若如何樣直便應如何樣舉如何樣枉
便應如何樣錯須要一一行到恰當若高下淺深稍
不分明便[illegible]錯稍不恰當雖未嘗不舉直未嘗不
錯枉只如何便服不必說到以直爲枉以枉爲直然
後人不服也然這箇病痛亦只是居敬窮理工夫未
到爲居敬窮理缺却一分便有一分病痛若工夫到
時自然分寸皆不爽中庸言知人本之知天正與
此意思相表裏至就哀公時論之當時舉錯之
權[illegible]在哀公而夫子告以舉直錯枉其深意殊用
周未易窺測然意當時必確有直可舉有枉可錯非

一家所能[illegible]若未至如周赧漢獻之不可復爲也然
其舉錯之不散於一家之咎特哀公無知人之明無居
敬[illegible]之功耳故知人者爲治道之綱居敬窮理
又爲知人之本也[illegible]學者須先務居敬窮
理[illegible]人[illegible]治天下論者此
無以成[illegible]不[illegible]心不一不窮理則心不明以
不一不明之心一旦出而任天下之事賢奸雜至於
前其不[illegible]倒而錯認者幾希蔽子常不知此乃曰知
人之明不可學知人之明實不可學哉
此解謂民之服不服只就舉錯合人心不合人心
處說未便說到蒙其利被其害上此亦是[illegible]亦

如此[illegible]

季康子問使民敬章

意[illegible]在[illegible]移[illegible]之下任上不在下康子之問胸
中便有[illegible]之以[illegible]之以刑[illegible]夫子之答便是
道之以[illegible]之[illegible]之以[illegible]二句即所謂
[illegible]敬忠以勸不是可
[illegible]而用以[illegible]之者有
[illegible]不能必其心之敬忠
[illegible]其[illegible]忠常勸也
欲民之敬必上先臨之以莊這箇乃是爲人上者
所最[illegible]全的位高則易驕驕則[illegible]厚則易[illegible]

則[illegible]嚴[illegible]之說既以爲迂而不屑爲衣冠容貌
之間又以爲細[illegible]不知後民安能不散上也故上之
人[illegible]務[illegible]莊耳若夫敬[illegible]不假此民之事上之人不
必[illegible]也欲民之忠必上先孝慈[illegible]孝慈是上之人
所最缺[illegible]功名則[illegible]過[illegible]之節不能無
缺[illegible]則[illegible]之[illegible]不能則知[illegible]父之
所[illegible]不便於己則悖之而不[illegible]之所[illegible]
是使[illegible]之而不[illegible]民安能無[illegible]也故上之
所當務者孝慈耳若夫忠與不忠是民之事上之人
不必慮也欲民之勸必上先舉[illegible]不能這箇舉
與教是上之人所最[illegible]都不[illegible]於逐[illegible]

故化無上所以不能各部失於這純又往往為了
如今況我之[illegible]亦不[illegible]
我得我之心[illegible]反若我之
敎夫安能背倫與忠敬上之人[illegible]樂與敬耳
若夫勸其不勸亦民之事上之人不必[illegible]也天下本
有不感而應者亦不有感而不應者果能盡乎上之
所[illegible]在我無[illegible]功誠何之心而[illegible]者之效自
有不期然而然者忠敬忠以勸原是人之良心人人
所固有的只因向來無以感之則這一點心便錮蔽
了人見上之[illegible]使擾動他的敬心見上之[illegible]使擾
動他的忠心見上之舉與敎使擾動他的勸心擾動

得[illegible]分使有一分發出來所以擾動之者愈多則其
[illegible]就如泉源之在山有閘一般去其壅塞則
[illegible]而有不可禦者矣此雖夫子一時告康子之
[illegible]治民之道皆如是矣孟子
謂[illegible]亦是這個道理學者識這等
君要知凡事皆當自已不當責人日用常行之間皆
知[illegible]不但為民為孝至於莊孝慈舉致這幾個字
[illegible]其根本節目皆只容易道也不中用根不則
在[illegible]大[illegible]所謂[illegible]也[illegible]
此時[illegible]精細[illegible]
則要將孝經反覆玩味之[illegible]也致也則須把同禮

[illegible]其致[illegible]用人取士之制大[illegible]
幾個字都見[illegible]有下手[illegible]
[illegible]
爭有由[illegible]用[illegible]是[illegible]有人有用智爭是
[illegible]機謀的人所爭亦有[illegible]就利之爭有
於已做扮之[illegible]大[illegible]這[illegible]生這爭
字不是[illegible]有個[illegible]利之念於做之氣隱然
伏[illegible]不必有[illegible]若有可爭之會便
發出來不可[illegible]成使乖弄巧此等人
在朝廷則[illegible]一世之風氣在鄉黨則壞一方之風氣
其[illegible]為小人又不待言矣無可歎息若夫君子平日

[illegible]養[illegible]之念於做之氣不蓄在胸中自
[illegible]只是一個恭遜也不恃氣力也不使乖巧遇
[illegible]而行依然是這個恭遜即當利害得失
[illegible]以義得之不得自有命何爭之
自[illegible]民生[illegible]同異議紛紜
是[illegible]別不得不為之分疏不得不為之
[illegible]公之論新法看來都
像個爭了然[illegible]而恭遜未嘗不存
如射之揖讓一般此等君子[illegible]之人在
朝廷則為唐虞之都俞[illegible]之間
[illegible]

勢利否有一毫矜傲否這一毫不要看小了他這便
是敗壞了道之根這便是君子小人之分須猛力拔
去[illegible]諸根株一味恭遜[illegible]方能不爭方不愧這箇
君子然不是暫時持養[illegible]作為[illegible]一時也難盡拔
須要[illegible]省於一時講究須[illegible]於平日日路用功纔能
剗得分分方分方至若世間有一等人惟知闇然自守
不與人爭而是非可否亦混不論此朱子所謂謹厚
之士非君子也有一等人惟知闇然媚世將是非可
否故意含糊曰謂無爭此夫子所謂鄉愿非君子也
又有一等人敢為高論托於萬物一體謂在己在人
初無有異無所容爭此是老莊之論亦非君子也是

皆不可不辨

子曰里仁為美章

這一章論擇居之道而見為仁之不可無輔大抵為
仁由己而其間漸染之益必資乎人故夫子謂子賤
則曰君子者斯焉取斯與子貢論仁則曰事其
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教弟子則欲其親仁今
擇居而曰里仁為美蓋前後左右皆非仁人孰有仁
苟有仁人前後左右皆仁人雖有不仁者寡矣今
有擇居者於此將以助吾而者為美乎抑以損吾德
者為美乎將以長我私者為美乎抑以克我私者為
美乎此易辨也故里有仁厚之俗者此仁人君子所

[illegible]居者擇就者也仁里[illegible]必[illegible]為美[illegible]
必[illegible]之目則我之氣
習不覺其日變無新奇[illegible]之行則我之耳目不患
其或移以其迹觀之或未見其美也以其實考之美
何知乎然而難言之矣謂仁之名有得之者比比皆
是[illegible]仁之實[illegible]之者[illegible]一[illegible]拘於氣質者
又[illegible]流於習俗者以類其習俗為美所
[illegible]觀仁之朴實而厭矣所趨者熱鬧則觀
[illegible]矣而厭矣道[illegible]之味不若功利之味中正之
[illegible]之行故有 仁俗於此有一不仁之俗
[illegible]遠此而處彼也必矣或明知其為仁而不

[illegible]不知其為仁而不肯處之難強之使居
[illegible]若不可以終日然其人皆自謂擇之
不爽自負為聰明過人者也夫子為指而示之曰擇
不處仁焉得知蓋所以動其是非之本心使之審取
舍而成薰陶漸染之益與論子賤告子貢者同一喫
緊為人之意也學者讀這章書須知一居處一交友
皆關係我之德凡擇居取友必觀其仁不仁勿以其
便於己而取之勿以其不便於己而棄之取舍不爽
則久久自有以造於仁不難矣為仁之事雖非一端
而此其首務也

大全勉齋黃氏曰居必擇鄉居之道也賢陶染習

以成其德調治保愛以全其生等細故毅按明時
是里仁中所必有亦是一定處然此章却不重在
也
明季講家多將此章作衛生言其害了所引一例看
然注却不作此言善孟子是仍以例此
雲峯胡氏曰集注仁厚之俗四字有斟酌一里之
中安得人皆仁者但有仁厚之俗則美矣按此仁
字大俗但欲取以爲輔仁之資所關却大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章

這章見人當全其本心之德本心之德全則外境
行不能奪大抵天下之人多被境移境能移得我只

是自家脚根不曾着實脚根不實只是不知有本心
之故何謂本心之德仁是也仁也者是天所賦於人
的全體渾然之爲性發之爲情言其爲萬物所不能並
則曰尊爵言其爲萬物所不能搖則曰安宅言其具
於人心爲人所同有則曰人心言其爲人心所固有則謂
之本心這箇本心原是箇大行不加窮居不損的但
人惟其有此心不能不爲氣稟物欲所拘蔽由是這
天所賦之理封錮於內遂成一箇不仁之人既爲不仁
之人則胸中空無所得便覺物重而我輕物大而我
小物足制我我不能制物故一處夫約其心便不勝
其屈何况久處一處夫樂其心也不過其後何况長

以必然必[illegible]其所處[illegible]人以一[illegible]
有之事將[illegible]從此不仁[illegible]
以[illegible]
[illegible]人[illegible]一心稍若[illegible]大害
不知其可危如此然則人可須臾離仁哉仁上虧一
分則物累便輕一分仁上得一分則物累亦便輕一
分[illegible]了心與仁一不待思勉而所
[illegible]仁者則隨所往而皆安於仁固
[illegible]未能到仁者地位心猶與仁二
[illegible]了知有是非求其是而去其
[illegible]知者則隨所往而皆利於仁亦非約樂

所能移也如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被袗衣鼓琴
若固有之便是安仁內事如原憲環堵晏平仲狐
裘三十年便是利仁內事安仁利仁而處約即所謂
貧而樂安仁利仁而處樂即所謂富而好禮說個仁
者[illegible]不可處約樂便不成
人[illegible]以不仁爲急乎思所謂君子去
[illegible]其外亦都是安仁利仁之謂學者
須[illegible]將此心放在人理上未能安仁且須
[illegible]這重所[illegible]這一邊大那一邊
有小有[illegible]之境雖能[illegible]人[illegible]我不得在不在
這條路上走便風吹草動[illegible]

人是窮境之過哉

按丘月林先生講此節云注安其仁而無適不然
行於上面不易所守乃先賢字面后發本白非兩
截意致把安仁利仁泛說以是約處樂亦在言外
則夫子之言徑欲後來此說據是仁者知者處約
不濫處樂不淫道便見仁仁者處約自然不濫處
樂自然不淫故曰安仁知者處約則固守而不至
於濫處樂則固守而不至於淫故曰利仁覺稍差
當謂安仁利仁內包得不濫不淫意則可謂不濫
不淫便是仁則不可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章

道　章集註將上二節作取舍之分明下一節作存
養之功識西山真氏又就下一節內將終食不違作
存養細密工夫造次顛沛必於是作存養至細密工
夫皆說得十分明白但將先儒之言反覆玩味一章
之間累了然矣只是要細想於富貴是如何樣審安
於貧賤是如何樣安終食無違是如何樣無違造次顛
沛必於是是如何樣必於是不能之前貴賤不知是
不可是否亦有不分所當得之得而知一分十求如
[illegible]跡亡便是不以其道本分所當得之利而知
分賤貧如　分各迫便是不以其道故道字之借德
最多道字之界限最確必一一辨得明白方纔是能

審非分之貧賤亦有分得其當安者然非分二字難審
說如吾之至其命好貧賤次之文字能如韓柳歐蘇
乎未能如韓柳歐蘇之司貧賤都是吾分也吾之學問
好不應貧賤然學問能如周程張朱乎未能如周程
張朱則貧賤猶是吾分也故自人觀之謂不以其道
自吾觀之皆是以其道也有此方纔能安至於
終食無違仁不是沒人在富貴貧賤處求只在動靜
語默間耳　心必在天理上行事必在天理上便
是不違仁了平常之時如此造次顛沛之時亦如此
此皆有常安心無常變此不是另有一法可以驟取得
只是平常時做得熟了至然處變此心自然不動無

[illegible]處患難所以能必於是上二節言取舍之
分[illegible]功[illegible]上大末一節言存養之功爲大學成
德之人[illegible]此章反覆玩味身體力行貧賤
處得着[illegible]可成一好仁之人有[illegible]輔毅者使可成一
無[illegible]之人[illegible]其深知篤好必是利仁的人久而無
違不然便是安仁的人仁豈遠乎哉

先儒之言有當善會者此章取舍存養皆是合內
外之[illegible]合[illegible]輔氏曰取舍之分在外存養之
功在內此只是以取舍存外存養在內
處著力多故謂如此分其實皆[illegible]外合一的不
可泥看若說取舍在外則取舍分明不本正心誠

這工夫若說存養今在內則存養豈離却[illegible]

乎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章

此章是夫子要人用力於好仁惡不仁的話朱子曰好仁惡不仁只是利仁事却有此二等好仁者是資性渾厚的惡不仁之心較多惡不仁者是資性剛毅[illegible]心較多又蔡氏[illegible]資則惡不仁者不[illegible]者之[illegible]然[illegible]工夫則好仁者不如惡不仁者[illegible]於此說得極明明季講章欲作一人看是[illegible]此學人注云是成德之事蓋不限定是由天資亦不限定是由學力總之這樣人其性情雖不

[illegible]是做成箇人品了所以夫子要見他然曰好[illegible]則必是不使加諸必自[illegible]而不自[illegible]見至健的力量方能見其好[illegible]是難得非其難得然仁者[illegible]已只是[illegible]不肯用力[illegible]用力者[illegible]不[illegible]用力如何[illegible]要[illegible]行志定[illegible]不使[illegible]氣[illegible]不使[illegible]工夫大[illegible]志之所至[illegible]人下[illegible]此[illegible]至矣又[illegible]天下有自[illegible]於用力而力不足者或[illegible]而[illegible]是限於力而不

知只是[illegible]不足者[illegible]再下一擬[illegible]用力而已學者切不可負了聖人這[illegible]說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我見其人矣[illegible]閔之後蓋能之矣子又嘗云顏子[illegible]是好仁孟子伊川是惡不仁可見夫子初時未見到後來及門之內便有這[illegible]人了是夫子[illegible]人[illegible]之功而用力而力無不足亦愈可知矣今[illegible]先定了[illegible]志我必要做到這樣人將天理人欲細細分別明白了見天理自然捨不得是人欲自然來不得起初或不無勉強工夫[illegible]久愈熟

不知不覺到成德地位聖人之言豈欺我哉

再有大全慶源輔氏曰此章[illegible]未見而意實相承[illegible]成德之未見次言用力之未見末又言用力而力不足者之未見[illegible]是自[illegible]而用力於仁[illegible]欲[illegible]此則講[illegible]節[illegible]用力而力不足之人此項人雖[illegible]而廢然猶[illegible]於自[illegible]不進[illegible]自棄而自暴[illegible]於[illegible]之[illegible]自暴自棄者有間矣然此等人今亦難得真可歎息大抵世上人不得仁是[illegible]遠不急之物莫肯走到這一條路上去[illegible]這條路就是

知的了故夫子并用力而力不足者亦恐之也如
此兩亦於理無礙存之以備一說可也

子曰人之過也章

[illegible]不可以過棄人[illegible]入自新之路也蓋
人不[illegible]無過如過於時勢不[illegible]天下之不遵
[illegible]之陵[illegible]周公之[illegible]叔受[illegible]孔
[illegible]為過然是皆出於無
[illegible]因不必[illegible]了[illegible]
[illegible]是實於理上有差或一時見不[illegible]
文於發之於理實是過了然皆可因此[illegible]而兼
之就其中又各有類之不同程子所謂君子常失於

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忍是也[illegible]
出其[illegible]心之所存得之所習常在厚與愛[illegible]
知不[illegible]在那[illegible]其平日心之所存[illegible]之流
[illegible]不[illegible]那[illegible]過去了同
[illegible]是不可不分別觀之其偏在薄[illegible]
[illegible]有其人固不足取矣若偏在厚與愛者其人原是
[illegible]只見[illegible]中正[illegible]
[illegible]段[illegible]之意
不可沒了他[illegible]
[illegible]人皆是狀指[illegible]之人[illegible]共一
[illegible]之[illegible]是學人一段好[illegible]有

[illegible]不妨亦不[illegible]
[illegible]只是觀人以恕衆人[illegible]
此分[illegible]何也[illegible]
[illegible]人不然[illegible]皆是不可過的其
過也亦皆[illegible]夫子[illegible]之
[illegible]此段只見[illegible]則當云君
[illegible]小人[illegible]於[illegible]此是將
[illegible]須[illegible]已[illegible]觀人
[illegible]修已[illegible]是不可一定有的皆有一定過
[illegible]出於[illegible]然非中正之道亦是吾見識
[illegible]處是吾檢點未到處皆見學問有病必須如是

[illegible]有罪引慝省察克治必去之而後已所以夫
[illegible]說者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
[illegible]之頹了[illegible]執賞不
[illegible]人自[illegible]人則不如此[illegible]自不
[illegible]以[illegible]之之决[illegible]嚴而待之之心
[illegible]未分之前可以通決之其實既分之後可
[illegible]之若[illegible]其過不過不[illegible]使君子
以小人同棄此則學賢觀人之道也
過有偏不及[illegible]有勢不得已者此章之過只
見偏不及[illegible]者大全引氏饒氏皆以周公孔
子之過[illegible]之看作勢不可已了此原非正意明季

家多士之說矣
大全雙峯胡氏謂人之過與君子小人而言觀過
[illegible]指君子而言此說[illegible]方是爲以過爲
人名殊程註尹註雖俱[illegible]原重君子邊但
所以諸家遂有謂此不是觀仁不仁是觀仁之不
仁處則穿鑿甚矣是非雲峯重君子邊意也
朱子論語類謂觀過知仁之仁只是就仁愛上說故
程先生尹先生皆只將[illegible]作愛恕子說此仁字較
論語朱子集註大全不載然却甚要緊今人講此
多混看只是將此仁字看深了
禮記曰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與仁同過然後其

仁可知也黃氏謂如此則必欲得其人之過而
[illegible]非聖人意然則禮記之言非乎曰禮記之
[illegible]禮記[illegible]利之與害[illegible]
之[illegible]仁之情則可知也[illegible]陳氏第[illegible]
之[illegible]禮記[illegible]明失之明要講家便謂[illegible]
[illegible]可見不仁者亦是無過可見與其爲[illegible]取有然
爲有[illegible]多講到惡邪處人與[illegible]于[illegible]矣
不知邪僻之無非[illegible]是[illegible]無過只是人看
他過不出耳安得[illegible]有過
過輒心迹[illegible]原心有[illegible]非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章

這一[illegible]見君子處事之妙[illegible]天下之[illegible]君子處
[illegible]可久可大不[illegible]君子處當使偏倚[illegible]不足
君子之[illegible]只是[illegible]之門[illegible]明白耳
人看天下之事不見可使是不可皆有一定之理若
不問其理之可不可一味要[illegible]一味不肯
[illegible]便是適不是兩種人適在此便莫在彼
[illegible]主意在這一邊便不肯
[illegible]要走東便不肯往西總是個一偏之見若
理之所[illegible]我與適莫大不相同存疑謂
[illegible]之[illegible]適莫是人之意見最明人於平日未
[illegible]集義之學當得不與又未嘗有集義之功行得

不[illegible]欲[illegible]意不知不覺走到適莫一途
[illegible]於[illegible]則適莫生或拘倚於氣稟偏
[illegible]適莫又生適莫於事前
[illegible]復叫事之實者不可復或如
[illegible]不肯[illegible]適莫也讀文
[illegible]老而不肯從[illegible]服色亦適
[illegible]天下[illegible]適莫[illegible]了[illegible]多事者夫
[illegible]不然君子於天下事[illegible]必爲之念也
無[illegible]而不肯爲之念也只有義之[illegible]在何如[illegible]
義是從耳義當爲則爲[illegible]世非之而不顧[illegible]非適
也義不當爲則不爲亦[illegible]世非之而不顧然非莫也

發然確然的既定一義不敢絲毫走作這比義不要看
便是固執堅僻君子雖不專守經亦有達權通變之
時然當守經而守經固是毅然確然當通變而通變
亦是毅然確然中終是不自有一定之理此是贊其有定
見定力不是言其無成心是惡偏執之不合理而
欲以義正之不是惡偏執之有成心而欲以義融之
明季講家謂適莫不是是非上差錯只為添着意思
依此說則不論理有只論心無適莫便是義了此正
姚江所謂佛老之學自謂心無所住者也其說甚謬
又這比義工夫全在平日居敬窮理然臨事亦不可
不省察明季講家謂此是從心流出自然合符此是

良知家話頭背謬說也學者讀這章書既明了適莫
與義之辨須思如何能去得這適莫如何能合得這
義此不是一日可到的精義集義工夫深了方纔有
這箇境界若不留做得工夫臨事思量合義這便是
告子之義襲自以為義却仍落在適莫內去學術一
錯遺禍天下不可不慎

子曰君子懷德章

這一章分別君子小人趨向之不同欲人知省察也
雲峯胡氏曰論語以君子小人對言者其多但其備
指其所為者言此章則指其所思者言所為者行事
之著所思者心術之微也新安陳氏曰懷德者安於

善懷刑者畏法而不敢為不善懷土者自戀其所有
懷惠者貪得人之所有又此所謂懷土與易所謂安
土不同易與樂天敦仁連言有安分不外求之意此
懷土則言其所處之安又曰苟安其私去道遠矣此
一章大旨已極明但要想聖人所以將這君
子小人分別示人者其意何在蓋這君子小人不過
心之所好所惡時時注念在此不知不覺一個
已走在君子路上一個已在小人路上使有人從旁提
醒之曰由這路走纔是君子自然不敢不走這路又
有人從旁提醒之曰從那路上走便是小人自然不
肯走那路推其沒人提醒故有所走的路本不差却

不能堅定復走到差路上去有所走的路已差了猶
不肯回頭到底做却正路蓋他若在外面差了人猶
可指摘在心上差了人不能指摘到得他發見出來
時已成了故聖人將這兩路分別以示之曰如此則
君子如此則小人使人各自去省察看我之所時時
注念者果懷德乎懷土乎十分懷德中有一分懷土
之念不可不去也果懷刑乎懷惠乎十分懷刑中有
一分懷惠之念不可不去也懷德不是空空想這個
德便思如何樣講求此德如何樣涵養此德此德最
易雜於氣質如何可以變化氣質此德最易蔽於物
欲如何可以克去物欲懷刑不是空空怕這刑便思

刑多由言之不慎當如何慎言刑多由行之不謹當如何謹行刑非可以苟免當如何守正刑不可不畏又當如何觀變懷土不必說到十分係戀只是道義之念不能勝其身家之念名節之思不能勝其爵位之思當言者弗敢言惟恐奪其所樂當行者弗敢行惟恐失其所有懷惠不必說到十分狼籍只是止箇中不能不雜一分謀利之念明道中不能不雜一分計功之心君臣父子不免懷利以相交視聽言動不免爲利所驅遣這四種人懷德之君子高於懷刑之君子懷惠之小人又不如懷土之小人固自有淺深然天下只有義利兩途既在這一條路上走了

自然由淺入深所謂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其終亦歸於一而已這四箇懷字與喻義喻利喻字要分別處行謂喻是知這事懷是念這事愚謂懷有在喻前者有在喻後者喻前之懷衆人所謂所喻由於所習所習由於所志也喻後之懷猶什所謂惟其深喻是以篤好也學者讀這章書要知我一箇懷便是君子小人分途處今人說了君子雖不離繫說了小人誰不羞慍然試內自省能信得過是君子不是小人麼即從學業論之今日大家讀書還是要講求聖賢義理身體力行上之纔往問求次之免於刑戮乎抑只要苟且悅人以保門戶求取功名富貴乎若只從保門戶起見便是懷土若只從取功名富貴起見便是懷惠是終日讀書終日只做得小人下達這箇念頭熟了一旦功名富貴到手不是將書本盡情拋卻徹內徹外做箇小人便是將聖賢道理外面粉飾欺世罔人敗壞世道病根都是從習舉業時伏起的豈不可畏須將這箇念頭斬斷猛力向君子路上走雖不必廢舉業只是學舉業之念置之度外一心只要講求義理身體力行不使陷落庶不致下趨我這箇人

松陽講義卷之六

吳縣邢不愉
當湖陸隴其稼書著　受業嘉定侯銓編次
太倉王前席

論語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章

這一章因論子貢而見聖門之人才遠出流俗之上通節俱是讚詞大全朱子謂子貢畢竟只是器非不器也此是推言外之意不是夫子此時口氣集註云子貢雖未至於不器其亦器之貴者歟一抑一揚原重在揚一邊大抵天下人才最怕是無用不但庸陋而無用有一種極聰明極有學問的人却一些用也

沒有如世間許多記誦詞章虛無寂滅之輩他大資質好費盡一生心力只做成一箇無用之人故這一箇器字亦是最難得的人到了器的地位便是天地間一箇有用之人了子貢問曰賜也何如而子曰女器也這只是答他的口氣夫子說這一箇器字便欲救正許多人才人若會得這箇器字自然大資學問不敢亂用了然器却有貴賤之不同真的便貴假的便賤大的便貴小的便賤春秋天下也有許多有用的器其功業赫然天下亦多受他的賜然却多是假的小的故夫子謂管仲之器小哉又曰斗筲之人何足算也這樣器使他人可鄙了子貢有見於器之不同故問何器也而夫子以瑚璉許之這又是極貴的口氣瑚璉乃貴重而華美之物是真器不是假器是大器不是小器子貢之才如可使四方可接賓客多是正派明達作用非功利詐者比正與瑚璉之貴重華美一般這瑚璉兩字夫子又欲救正許多人才人若會得這兩箇字自然覺　切權術作用可鄙可賤觀女器也一句則知聖門之實學觀瑚璉也一句則知聖門之真學總是三代以上人物不是春秋人物也記載子貢存魯亂齊破吳强晉之事純是戰國縱橫氣習此是相傳之謬決非子貢實事若子貢果有此事則是世俗所謂器而非瑚璉之器矣觀夫子

稱許之如此則史記之誣可知但此章本因子貢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己爲問而夫子告之如此則當時須見瑚璉猶尚未是不器之君子雲峯胡氏曰子賤亦未是不器之君子特子賤有所取以成其德可充之以至於不器子貢雖有用之成材尚有所局而未至於不器也其說亦有味特不可以此作正面學者讀這章書要思如何方成得器如何方成得瑚璉的器又如何可到不器大抵窮理則識進集義則氣定臨事自不致不得便是有用之器而皆本於明道之心無一毫徇外爲人之意便是瑚璉之器這箇工夫不息不要自足到得熟了便能不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章

道。顏子當與參也仁而不佞章同也其心三月不違章同看集註謂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先民公之何盡所不體而自然不息者聖人也能全體之而不能無息者顏子聖也體之未必能全而能不息之時又多者仲弓子路以下是也若原憲之克伐怨欲不行而遽以為仁明非性未加不息之功而實不知全體之妙矣合此二條觀之則仁之體段可見而二子之未得為仁不待辨矣孟武伯亦欺子之求學路問聖門之論知仁之可尚而未識仁體見三

子之在聖門所守者正義明道之學所用者有理過欲之功故皆疑其為仁而不知仁之未易言也初問子路夫子以不知答之而猶未信以夫子之論近於遁辭而問所仁之之子路未可以日月至焉之也蓋其見諸尚在子路之下又能有得于路指摘出其病仁也粗則其謂子路也重夫子謂若由也使之治賦則公堂至正由亦由而今於之問必從天理上走決不如世俗之所至於仁則不知也武伯問求問亦猶之問由也夫子謂若求也使之為宰則必先明正大辨別名錢穀之間亦必從天理上走決不如世俗之俪至於仁則亦不知也赤問赤也使之對賓客則必文

質彬彬雖揖讓周旋之際亦必在天理上走決不如世俗之淺至於仁則亦不知也蓋三子皆求仁而未能仁者也[illegible]之前二子無一毫病痛自夫子觀之[illegible]尚不能無病痛自武伯觀之則三子已[illegible]夫子[illegible]則三子猶然理欲交雜故曰[illegible]此在彼以并夫子看不出夫子[illegible]仁道如是也武伯之問猶之陳司文以疑與[illegible]必將金銀銅鐵混而為一不復知辨高下遂無仁矣今日學者讀道章皆不知仁道至難當日聖門高弟何等樣志向何等樣工夫夫子尚不肯輕許之吾輩今日粗粗認得個

天理人欲路徑去升堂入室地位豈不甚遠然又不可看得太難了夫子不又云乎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未見力不足者誠能如顏子之克己復禮仲弓之主敬行恕不要一念放過不要一息放過由疏而密由淺而深由生而熟則仁之地位又豈是終不可到的

問夫子語三子[illegible]此章猶才不稱仁者蓋以武伯有用人之意只宜於材而器使何必問仁此說大謬二子可使字正是言三子之不能[illegible]其治賦為宰對賓客皆是天理上作用但未可許仁耳絕不是世俗所謂才所以可使若如後世之所謂錢吏為大行錙銖於賄者皆不可使者也[illegible]何可使字試

在日用云爲之事○因此章只是論仁並無今使
才後世天下敗壞皆由不論人理只管要用才今
人役詞才愈多而天下愈亂如何反將此等議論
亂聖人論仁之意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章

○此章是夫子以回進賜然須知子貢所以不如顏
子處只在天資學力上天資則有沈潛高明之分學
力則子貢不如顏子之粹窮理又不如顏子之精所
以一則能聞一知十一則僅能聞一知二若子貢平
日在聞見上用功此則未將若多聞多見原是聖門
必用工夫所謂博學於文顏子亦是從此做進去只

是顏子天資敏工夫密到得快耳行中顏子明睿所
照子貢推測而知不過是敏鈍之分熟與不熟之分
便一一不錯也是推測而知也是窮理工夫都
和子門弟子用功未有不兩件並進者子貢要到顏
子地位只是只管推測到得熟了便是明睿別無他
法但子貢平日自負非常夫子恐其不求復進故以
孰愈問之不是謂其與顏子有兩樣工夫欲其合此
學彼後來聞性與天道聞一貫原不過是這箇推測
工夫漸漸純粹遂自得于不是另換一樣工夫然後
得之也○明季以來講家謂此章亦仍了貢平日工
夫都錯做了故有謂不大了孰愈之問而始悟其所

以不如顏子處在孰愈之問仍在知一知
十上殊非實見所以不如顏子處皆誤看也此
皆是晚明之學術講中門自有一派直捷工夫故每
將顏子子貢看作兩條路上人謂顏子在心地上用
功子貢只在知見上着力真謬論也夫子一聞其何
說學則之曰知其能自知自謂進不覺深許之許之
亦是有謂學得覺退便是進纔覺病便是藥者此說
似是而非謂做了學纔有進覺了病纔有藥如此說
則何者不便是進便是藥則似已地成佛話頭不似
聖人議論今日學者識道只要知為學最不好是
一箇矜字最好是一箇謙字常要看得自己不如人

方纔有不得不進之勢要想子貢是何等聰明人尚
且以不如顏子自歉今日我輩又萬萬不如子貢何
敢恃得一點自矜之意然但不自矜而已亦不濟事
當日子貢自謂不如顏子便努力做進去到聞性與
天道明覺處了但夫不過今日吾輩誠自見為不
如人亦當努力做進去就是顏子也不要怕他論吾
們地位夫顏子何等聰明若能做得顏子工夫便
與顏子一般何怕之有所以傳說論學說一個遜字
又說一箇敏字遜與敏缺一不可
聞一知十不必定是一貫若作一貫看了則後來
子貢承多學而識之問不應有疑矣此章　字與

一貫之一亦不同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章

這一章見仁恕之分學者當由恕以求仁程注謂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恕也恕則子貢或能勉之仁則非所及也朱子謂此程子晚年仁熟方看得如此分曉說得如此明白所以分仁恕者即是生熟難易之間熟的是仁生的是恕自然的是仁勉强的是恕程朱於此辨由仁恕二字已曲盡此章之義今日只要想這箇不欲無加便爲仁者之事便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的地位便是老安少懷的地位子貢如何那看得這樣容易雖非自謂已能如此然亦謂一蹴便可到的只緣他不曾着實在這箇上做工夫不知這箇就是仁者之事但見世上紛紛多故皆由人我間隔吾所不欲無加諸人世上便無一事不妥說得容易了只此一言便見他學力尚淺若肯在這四字上着實用功來便知吾人所最難化者氣質一爲氣質所拘則知有我不知有人矣最難拔者習俗一爲習俗所囿則知有我不知有人矣最難除者私欲一爲私欲所蔽則知有我不知有人矣是雖刻刻存養刻刻省察竭力擴充力行尚恐未能盡滌其渣滓未能盡絕其萌[illegible]

子夫子所以急提醒之曰賜也非爾所及也蓋此本是學者所不可不及之事亦是必可及之事然不是容易及之事視爲容易則用力必疎疎則理欲夾雜而不能純也用力必淺淺則私欲乍發而不能制也始見爲易而畢竟必見爲難而速退是終身不能仁之道也世上紛紛多故由於人我之見未化亦未必非急此人我之見有以致之夫子此言不是貶駁子貢正欲其大而化之切實之地以漸及乎此也求之於此章何亦曰恕而已矣夫子平日告子貢曰能近取譬曰可終身行者與此言相表裏蓋由生而熟由難而易由恕而仁聖門教人一定之次序也他日子貢聞性天道之後亦深服夫子之教不躐等此章亦其一端也今日學者讀這章書要汲汲去理會恕字或束縛於氣稟習俗人欲而不能恕則當如孟子之强恕無忠做恕不出則當由盡己而推己恕字工夫純則仁在是矣何不可及之有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章

這一章見聖人教不躐等之意但教不躐等四字不要粗看了學者淺深生熟之等不是教者十分明白十分留心看不清楚要在這四字內想見聖人一段至誠至明的心方好文章性天道原不是二件文章亦是性天道之流行發見處但此章是說夫子有教

人文章之時何教人性天道之本不是說文章之外另有
性天道也性天道夫子不是不言亦不是常言的
要玩註中罕言二字看學者從做到明方與之言若
是有未到則不輕與言故曰罕言子貢此語蓋與多
學而識章相去不遠故深有得於性天道而歎夫子
教人之妙若使夫子早與言性天道則亦不知其妙
如此只會不知其妙而强探力索反將文章切實工
夫不去着力便躐等而無成了惟其起初不言專教
他在文章上做工夫講求其理省察於身博學審問
慎思明辨篤行者皆只是文章直至功夫既久方纔
使理會性天道所以便能豁然貫通就聖門觀之如

顏子初時只教他去做博文約禮工夫到後來方能
如有所立卓爾曾子初時只教他去做精察力行工
夫到後來方能一以貫之方其博文約禮精察力行
之時未嘗與言卓立一貫之事是言性與天道不可
得而聞也及其卓立一貫之時亦必有一番指點一
番省悟則又未嘗不言性與天道也皆是這箇教法
其餘門弟子見于論語者大了所教皆是文章上事
其後來性天道聞不聞不可知然總之文章性天道
是有項工夫必不可躐等者也但有一說性天道不
可躐等然則今日學者未到顏曾地位便不必講求
乎如易之陰陽太極書之降衷恒性詩之日明日旦

以至中庸之天命孟子之性善皆當存而不論乎是
又不然昔朱子與近思錄首卷即將太極圖說以疑
陰陽變化性命之說開始學者之事呂東萊先生曰
後出晚進於義理之本原雖未容驟語苟茫然不識
其梗概則亦何所底止列之篇端特使之知其名義
有所嚮望而已以此觀之夫子當日教其餘門弟子
雖不與言性天道豈不一及其梗概乎及其梗概
還當不得此章看學者但不可專事乎此躐等凌
節耳此謂學在而不論也若梗概也不曾知道便說
我不敢躐等雖貫徹這樣人亦難與入道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章

也 今按內朱子註是一樣意思附外程子註文是
一樣意思今只當依朱子講道有道無道都要切當
時情形說不要泛看了道知愚二字是就世態俗情
上論知是謂其能自安逸能自全就如說乖巧一
般愚是謂其不知避險不知辭難就如說癡呆一般
此與文法與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
也一樣不是真野人與君子但自世俗視之則謂之
野人謂之君子耳此知愚亦不是真知真愚自世俗
視之則謂之知謂之愚耳大抵世俗見識不過在一
身得失利害上起見故如唐之伴食中書宋之三旨
宰相皆可謂之知乃觀之三過不入夫子之轍環天

下皆可謂之愚夫子且不與辨這箇只就其所謂知
愚者論之彼所其贊者其知不知武子好處不在此
此是人人做得來的彼所其笑者其愚不知武子好
處正在此此是他人做不來的自古天下皆賴有這
等愚人担當若無這等愚人各人都揀安閒的去做
個個思量自占便宜便不成世界了這箇愚不是一
時激發能如此一時激發的只可暫時支吾稍久便
倒了若如武子之百折不磨不是其天性篤摯學問
深造斷不能如此無本領人如何及得他來不可及
就在愚處見不必說到成公復國轉危爲安然後見
其不可及蒙引以不避艱險爲愚以保身濟君爲愚

之不可及此說也如此則是以成敗論人了總而論
之自人看武子有知有愚在武子只是一箇忠而已
當國家無事時宜乎安靜則以能鎮定爲忠當國家
有事時須用扶持則以能冒險爲忠武子亦何知其
爲知爲愚哉學者看這一章便要思古人當有
以天下自任的胸襟不可專效世間占便宜的人除
分外之事不可做右職分之所當爲便當勇往而前
不爲利害得失所牽制方成得一個人品此皆是依
朱子講若依程註則知是露作用愚是沉晦不露委
曲濟難意此各是一意大全記新安陳氏謂蓋於艱險
中能沉晦將圖內圖外詮合[illegible]恐未是

詮以有道爲文公時無道爲成公時考左傳文公
時武子尚未在朝故明季講家欲將有道無道俱
作成公時此殊拘於父子相繼之例謂左傳成公
初年寧氏子尚在武子應未在朝然春秋時父子
同在朝者甚多如何可混斷只當依註

顏淵季路侍章

這一章總見聖賢之心公而不私皆從天理中流出
皆是萬物一體之懷總是　但中有大小之差爾
故程子謂夫子安仁顏子不違仁子路求仁蓋聖門
惟[illegible]仁雖不輕許人以仁而莫不望人以爲指歸
故一時師弟子問答間隨口說出無非是仁道仁但

愛之理卽是心之德節節要想其天理之流行這
章志字只從與下論事上用世上之志不同大抵志
是學問頭腦有了這志然後就上面做工夫今人都
被私欲汨沒亦緣未嘗自志無所管束那私欲便橫
行無忌了所以聖門最重這志子路車馬輕裘要看
與豪俠之徒不同豪俠之徒亦輕財好施見從意氣
上來的子路是從義理上來的看得朋友與我痛癢
相關車馬輕裘自不足惜是萬物一體之懷也顏子
無伐無施要看與謙讓之流不同謙讓之流亦抑然
自下不過是不敢自足顏子則直是不見其有看得
善是性分固有勞是職分當爲伐施自無從生是亦

萬物一體之懷也子路問顏子之言豈得已錯不□
猶有其病子各言其志也無暇已爲無□猶有見於
無私其大段地位亦止此所以爽然自失而意夫子之
志必更有進於此者而請聞之亦可見其虛懷而不
自是處夫子之志只是老者安友信少者懷三句不是另
撰 夫子說出只是天地萬物一體之懷而已吾儒
之學只要自家不分個界必能□公之量不患不大
却□□夫必能盡私之界人己之間有一毫間隔便
是自家之意有一毫虧欠便是吾心之虧故老者朋
友少者人不一而皆吾休戚相關之人安信懷事不
同而皆我斟酌乃身之事雖天地有憾而□□□總
無一毫間隔雖親親有殺尊賢有等而親無一毫□□
是與聖人大公物各付物天理周流亦無伐無施者又
不是□□□分明是天地一元之氣運行於上而萬
物各得其所氣□□□□□隨□流露所以不曰自
□□□□□□□□□□□□□志也教人□□
博以文□□□□□□此志也顏子之□從□由
者□志而子路之不足以賊者此志也[illegible]
自□□□□□之而已未□實□□□□今日
君□□行□□□人道□□□由□□□□之
日學者且當從子路學起必如子路之忘私然後方
可進步不然則物我之私藏於內中如□賊如之何

然人安□□[illegible]貞子□見於
□□又□又□[illegible]忠子路之忘私
而後□
大□[illegible]孔子[illegible]已與[illegible]
[illegible]孔子之就
[illegible]使□[illegible]孔子
[illegible]只如是所□意
[illegible]只□賢大□之分
已矣乎章
[illegible]是以改過爲人聖人不能□人之無過而惜
人之改過□□中□□及之而此 [illegible]
□□□□□□□是所以能改之方□小人之意□所
[illegible]先想所以本是
[illegible]不知道自己□□□□□
[illegible]人□□自己□
[illegible]只在口□□□
[illegible]不□
[illegible]不能
[illegible]不能[illegible]以有
[illegible]不能[illegible]
分□□一分所[illegible]而□□改
闢於此[illegible]改有[illegible]分之

開而不能徹底瞬悟或有一二分之覺而不能直前
決去或能見其過而不能內自訟或能內自訟而又
不能[illegible]不必全然[illegible]
而不[illegible]未見[illegible]見[illegible]天下有過者多而能
見者[illegible]而不可
[illegible]於[illegible]而為
[illegible]而非過或不當做而做則久
[illegible]不做則[illegible]之過或過在前而猶
多於今或[illegible]於今而[illegible]伏於後或於[illegible]上增一分則
再入過之[illegible]成一分則為不及之過[illegible]其[illegible]深[illegible]
不[illegible]而[illegible]之皆是過[illegible]之所以不能有[illegible]而無

[illegible]門道之所以不能有益而無[illegible]者[illegible]於此夫子所
以深[illegible]而不能不重歎之也然[illegible]歎之而仍[illegible]
[illegible]及門弟子論之如子路人告之
以[illegible]能內自[illegible]矣[illegible]未必能見其過而
[illegible]自見其過也[illegible]不能內自[illegible]
[illegible]皆從能見[illegible]
[illegible]亦必[illegible]於夫子之[illegible]令其他弟子初頭
猶未能如此後來因夫子之[illegible]自用力於此以自成
[illegible]必多故未見非終不見也夫子[illegible]
[illegible]之難[illegible]學者於此切不可[illegible]看
過此是聖門教人第一要[illegible]

乎內自[illegible]
[illegible]聞
[illegible]訟
[illegible]法
[illegible]稱人[illegible]天下有[illegible]人
[illegible]一種人
[illegible]之弗
[illegible]之不[illegible]之任[illegible]亦云[illegible]
[illegible]一種人
[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未見也聞之未[illegible]之居[illegible]

矣有自訟於[illegible]命[illegible]見過而內自訟一種人見過[illegible]
而內自訟[illegible]顏氏之不[illegible]子路之[illegible]聞不亦[illegible]
子[illegible]未見[illegible]好德如好色一種人好德[illegible]
色[illegible]之[illegible]不亦[illegible]
[illegible]未見[illegible]如此[illegible]之[illegible]
人[illegible]不乏人也[illegible]
[illegible]敢令夫子見[illegible]
不必[illegible]見之人[illegible]
[illegible]人夫子[illegible]未見[illegible]
[illegible]人當[illegible]夫子[illegible]之
人[illegible]種人[illegible]及[illegible]于[illegible]夫子之

敬亦必有及之者所云未見特說其始而言非要其終而言也由前而論可以擇由後而論可以[illegible]矣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章

這一章見敬為萬事之主[illegible]之[illegible]故不可人[illegible]固有敬而不能簡者矣未有[illegible]而能簡者也不敬則[illegible]則其簡為苟簡之簡而非簡要之簡矣此者所以[illegible]之[illegible]也簡敬字皆因論南面而及之敬行簡其始夫子以雍可使南面而不見專許其簡然可知也但[illegible]故將合[illegible]而[illegible]之夫子的意思其[illegible]世之論南面者大約以政事為重而不知[illegible]一可以[illegible]政事如[illegible]人知其德行之[illegible]而不知其[illegible]政事之才也仲弓問夫子之許之見[illegible]之為人[illegible]已有[illegible]以[illegible]不同者故眾以[illegible]之以[illegible]夫子之去取[illegible]不[illegible]亦不[illegible]者而夫子[illegible]就簡言之答見[illegible]未之[illegible]天下病在[illegible]得[illegible]者[illegible]可敬[illegible]分如[illegible]承奉之敝文景以[illegible]之天下[illegible]然[illegible]可也則[illegible]許之[illegible]仲弓未[illegible]人[illegible]可字之意但見夫子[illegible]不能[illegible]其弊[illegible]治民之[illegible]然敬[illegible]之本領有[illegible]居敬而行簡的只有本領的簡有一个居簡而行簡的是無本領的簡居敬則中有主而又

[illegible]時的必得中不亦可乎[illegible]夫中豈[illegible]不[illegible]之[illegible]居[illegible]則[illegible]不[illegible]中而[illegible]以[illegible]有[illegible]不可勝[illegible]不[illegible]之[illegible]所[illegible]之[illegible]休息[illegible]亦不無太簡之[illegible]夫子[illegible]所以[illegible]若使仲弓有居敬本領夫子[illegible]以為南面[illegible]仲弓[illegible]未[illegible]夫子可字之意而其[illegible]則默契乎所以夫子不覺[illegible]而然之[illegible]然之一句蓋深有味乎敬[illegible]人[illegible]之[illegible]之[illegible]之[illegible]文[illegible]之[illegible]天下之大綱[illegible]在[illegible]中[illegible]以[illegible]點為[illegible]之[illegible]於[illegible]問答之[illegible]見[illegible]如是[illegible]也久矣學[illegible]如是[illegible]居敬[illegible]是[illegible]之綱[illegible]一心[illegible]便[illegible]工夫[illegible]安能簡得恰[illegible]不[illegible]便以[illegible]

說破詩亦不濟事故程子雖說居敬則其行自簡而朱子必分作兩居敬程子之說更為精密也今日學者[illegible]道學皆從持敬的工夫著實去做此是聖門徹始徹終[illegible]人不見到而自然方[illegible]做的做得徹始[illegible]便[illegible]而去做窮理格物工夫事事要講求箇中道就[illegible]之便須煩箇箇中項節調停均乃不可自日用[illegible]以至治國平天下之事俱要細心斟酌臨事方不至偏勝多[illegible]問此只是為臨民者言與學者不相干也

○子華使於齊章

這一章就取與辭受上見聖門精義之學處是恰好的道理[illegible]一毫不得增一毫不得的然雖聖人則從心所欲不踰矩顏子之如有所立卓爾曾子之一以貫之亦庶幾乎此其他不是不及便是過故聖人道是義之[illegible]論好處即如一取與辭受不但不當取而取不是義即不當與而與亦不是義不但不當受而受不是義即不當辭而辭亦不是義為其[illegible]無論大小皆見得精[illegible]君子之道于華使齊而冉子與粟自世俗觀之豈不是極慷慨的事豈不可以收天下之[illegible]然夫子則以周急不繼富[illegible]之[illegible]先[illegible]蓋與庾若欲委曲遂其與之之心者然卻乃不以不當與而與原思為宰而辭粟自世俗觀之豈不是極廉

潔的事豈不可以[illegible]天下之貪然夫子[illegible]為之鄰里鄉黨[illegible]學者欲[illegible]之分毫不[illegible]者[illegible]冉子之心[illegible]也然[illegible]而有不可[illegible]如原思之行[illegible]而[illegible]可義則有不可[illegible]日今[illegible]人[illegible]日[illegible]多好為已甚之行[illegible]之[illegible]之之過則至於[illegible]自[illegible]大中至正之矩天下[illegible]之風日甚[illegible]何所不至哉夫思服中庸[illegible]者以示學者莫要于[illegible]之時皆[illegible]是此[illegible]思然朱子又嘗論之曰學者未得中道不若而[illegible]與[illegible]無[illegible]此語深惡貪者之徒恐其[illegible]其之說以蓋其[illegible]托於[illegible]受竟入下之[illegible]不[illegible]不[illegible]人[illegible]中道[illegible]不[illegible]如先存[illegible]之心在[illegible]說若欲[illegible]合[illegible]都要[illegible]不是[illegible]於[illegible]外後[illegible]力行然後能一貫學者不可將這章[illegible]道不道是[illegible]義之極頂處就這個上挨先去做到小德川流大德敦

化地位力是聖人成德之方之意

子曰回也其心　三月不違仁章

這一章總是勉勵及門之為仁不是稱顏子貶諸子了者吾心之德本與心是一物惟聖人純亦不已則引眾是一物自聖人以下不免私欲之間心與仁遂分為二則以學力之淺深為離合之久暫如回也平日用力於博文之功已深其心全明明則於天理人欲之界洪之至晰用力於約禮之功已深其心至健健則於天理人欲之界持之甚力故視聽言動其心常存於仁也是以雖沛其心常存於仁也直至三月之久而能無間則回之於仁也可謂深矣然猶不能

無違於三月之後則回不可不勉也至若其餘非不皆知也而其辨理欲不能如回之至明非不約禮也而其存天理遏人欲不能如回之至健故一日之內其心或存於仁矣而一日之外即不能不離一月之內其心或至於仁矣而一月之外即不能不離回之心存仁之內如為士者不可不勉也其餘之心存仁之外而為常者不可不勉矣非謂回三月之外其心皆去仁求也而不能不然一間耳是即違也非謂其餘日月至之外盡沮於欲也而不能不去仁焉則不可謂至也矣內出先生謂欲學者知輕重當人之心無日私欲汨亂之時若孔門弟子日至月至者雖未

到[illegible]私欲[illegible]矣此就[illegible]月分寸光又須知此者是孔門弟子用功[illegible]時境界[illegible]不但三月不違而已其[illegible]天道[illegible]暮年進[illegible]者猶不止[illegible]人則亦不但[illegible]已人之心[illegible]其學力何如耳今日學者切不可[illegible]故[illegible]自己身上[illegible]知[illegible]月不違與日月至[illegible]之[illegible]使心[illegible]不能已過此[illegible]有成者今日學者若曾將大介看過一遍則內外[illegible]之[illegible]便明明白白了然未見其勉勉循循而

[illegible]已有我[illegible]有我之妙者何也當非只作一故事[illegible]刻刻在自身上省察吾之心此回如何[illegible]如何一念動便要辨其是天理是人欲是天理[illegible]於此有待破在[illegible]已知[illegible]之欲罷不能矣

[illegible]心如[illegible]人

[illegible]三月不違[illegible]

[illegible]不可不[illegible]

[illegible]者持身之法亦可

心

見矣蓋取人一節在一邑則關係一邑之風尚在天下則關係天下之風尚夫子見春秋之時世風不古廉恥蕩然忽思得人以維之故刻刻留心至是聞子當日及門高弟胸中皆有此等人頭故夫子見子游即以得人問而子游即以澹臺滅明對一問一對皆[illegible]見得世道之意發出不但從一邑起見[illegible]邪媚者固不足言亦有聰明著[illegible]故爲政事者多引進權術之士好文學者多[illegible]之處如[illegible]引進一滑稽[illegible]一子安石[illegible]一可爲相如[illegible]明[illegible]一人自不知壞了多少風氣子游乃任政事而不尚權術素好文學而不貴浮華獨取一[illegible]無阿[illegible]朴無華世俗所不落之人其見[illegible]於人[illegible]以此端一邑之風尚則可以[illegible]之門而[illegible]以此維天下之風尚則可以[illegible]正直之風春秋之[illegible]下不至變爲戰國者賴[illegible]此等正大之見維持之後世之天下猶知方正之足貴而諂諛之可恥者亦賴[illegible]此等正大之見啟翊之道衛者使見世道人心中流一砥柱不要看輕了你此只說取人皆言也若學者[illegible]身亦不可不反覆玩味於此大抵讀書人存心[illegible]人只是不知世間方正一途爲可

貴不[illegible]逐流愈趨愈下試觀[illegible]一徑尚不肯由一個之室尚不肯私謁何處可以爲其得有容有一毫見小欲速之心皆滅明所深鄙也有一毫枉己徇人之念皆滅明所深鄙也人品雖不一這個却是根本根本一差爲事死裂而論爲狂爲猖爲政事爲文學皆不足觀也[illegible]立定[illegible]物[illegible]之法程[illegible]明始

松陽講義卷之七

當湖陸隴其稼書著　受業嘉定侯銓編次

吳縣席永恂

太倉王前席

論語

樊遲問知章

這一章論仁知詳謂此必因樊遲之失而告之蓋仁知天下人止於此故知是因遲之失而告之亦如告中人不知爲不知告牛以仁者其言也訒皆是因病者子曰可謂知矣可謂仁矣語氣便有分寸不是謂知仁之道盡於此也樊遲問知不知他平日認知是如何但其病必是於人倫日用間多所忽畧耶不免

惑於禍福之說這個病不除即將去做窮理格物工夫決不能切實遲又問仁不知他平日認仁是如何但其病必是於當做的工夫怕其難而不做却不免有速求其效之心這個病不除即終日去做克己功夫亦決不能真實故夫子因其問知而告之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民字只作人字看人之所當行者如君臣父子兄弟朋友視聽言動喜怒哀樂之類皆是務是專力於其間又是對下遠字言與之親者言不去諂瀆便是遠朱子引聖人所謂鬼神無不正也曰遠者以其處幽故嚴之而不敢瀆耳若其非正則聖人豈復謂之鬼神哉在上則可禮以正之在

下則可敬以遠之一句總是知其所當知而不惑於禍福之不可知總是樊遲病痛去了這個病然後窮理格物工夫始無不明矣因其問仁而告之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難事之所難所包者廣任重道遠皆是程子專指克己就其最重者言耳饒雙峯解以先難爲事朱子集註與上樊遲問之說不同朱子以先難爲事後獲爲功效先字當以心之不安處爲實對下文有計獲之先字則與後字相應是一般一念對說是樊遲求利之意樊緊在難字與獲字相應都是前此難而後來獲反開樊遲計效之心矣此一句總是爲其所當爲而無所爲而爲

亦緊對樊遲病痛去了這個病然後克己敬恕可漸于於氣不仁矣集註於上截言知者之事下截言仁者之心朱子習修其德也是就事上說先難後獲是就處心積慮上說事也從心處做出來註雖分心與事勿分看此章所言知仁皆要求知仁當各就自家病痛處尋出醫治樊遲病痛自家病痛知仁工夫但各是一般所謂各不同這箇忽畧民義諂瀆鬼神首難後獲的病是學者所最易犯的如一部小學實學皆求之而不去做只管務民義者有今人佛老與鬼神邪心迷溺不惑鬼神者有幾人乎於先難後獲自不要說此事上有好些自效的意思誠於此

[illegible]知皆求復仕[illegible]分得心恩所謂且其道亦
[illegible]若明其道不計其功作者就功之間如此這個
前不計安得到死仁的目子須要務者莫大其近利
[illegible]近利又遠利[illegible]近所謂者而北今人曉得多推
務民之義便知先難後獲後者則各有兩層深看則
指只是一事須能務義者自然能遠鬼神須能先
難者自然能後獲
註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不是說不當知敬遠是
說得不可媚神邀福正是知鬼神處所謂不可知
者只指禍福言

子曰知者樂水章

[illegible]分言知者仁者欲人各就其氣質之所近而
[illegible]充以成德也朱子曰此不是兼仁知而言是各說
[illegible]般深厚的人一般通明的
人各就其所近做將去而終之是仁者自有之
[illegible]知者是[illegible]天下自然有人[illegible]有朱子之一
[illegible]仁者[illegible]了便似知了合一
[illegible]知者仁者了[illegible]但[illegible]
[illegible]以合之故知者所以樂者[illegible]只是[illegible]
[illegible]仁者所以樂山而靜而壽只是安於[illegible]是人的
[illegible]一分理便成一分人知者[illegible]此[illegible]
[illegible]無滯一切疑難之事都周流不住如水之[illegible]

一般故以知者而週水猶以知週知如何不樂而以
樂水仁者惟安於理其所中存也不遷一切富貴之
[illegible]引他不動如山之穩重一般故以仁者自遷[illegible]
猶以仁週仁如何不樂而以樂山知者惟明於理故
做而微勿但覺其是一個動的氣象[illegible]
[illegible]世[illegible]之前[illegible]者有[illegible]無一物可以拘牽
[illegible]者惟安於理[illegible]其以內[illegible]但覺其是一個靜
[illegible]只有[illegible]動也[illegible]之[illegible]內者自
有[illegible]物可以[illegible]得他知者[illegible]故其滿
然自得者豈思不得而樂之蓋是患得患失之人
不能[illegible]不安之人不惑如知者則[illegible]常

[illegible]仁者惟安於理故其凝然無累者氣數不
[illegible]而制之[illegible]氣數能限有私之人不能限無私之人
[illegible]如仁者[illegible]此上無[illegible]矣間常見其言為學者誠
[illegible]知者[illegible]一[illegible]近於知者須用
[illegible]天做[illegible]一[illegible]有一種天資
[illegible]工夫[illegible]了[illegible]仁者便有這個境
[illegible]近於知者仁者也不是住足之處更須用工夫
[illegible]化之地位則仁知合一分之[illegible]矣方
[illegible]是天下第一等人物今日吾[illegible]若但空
[illegible]把知仁的光景[illegible]不[illegible]思用何工夫可以
到他地位[illegible]工夫可以到[illegible]其上如[illegible]

鼎所以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便是求為知者的工夫先難後獲便是求為仁者的工夫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便是超出乎其上的工夫顏子之博文約禮而仁之知之務之敬皆是要收知仁的工夫皆是要超出知仁的工夫

[illegible]此仁字乃形容仁[illegible]之[illegible]體段則[illegible]有[illegible]以[illegible]如孟子之不當顏子之不永年是[illegible]不必以彼疑此但論理之當則自當有此效耳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章

[illegible]仁字以愛之理言子貢以博施濟衆為仁與宰我以從井救人為仁一例皆因聖門重視仁故一將求仁看得極難事安在[illegible]若夫子論仁則[illegible]仁字從[illegible]直[illegible]之直使子之[illegible]子之[illegible]矣以天地有然之事而不無然於我心勢必不能大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便可見這個不[illegible]仁者做不來即仁造其極而為聖亦是做不來的然堯舜之世也有黎民阻饑的事也有百姓不親的事天下雖底平成而此心時見缺陷世雖久[illegible]堯舜之治而堯舜常自病於心故論仁者不必如此論只

要說得仁者的心仁者之心只是以萬物為一體仁欲相關看得萬物之阽危即是吾之阽危萬物之不遂即是我之狂惑竭力扶持竭力引導故己立而人不立猶己未立也己達而人不達猶己未達也雖視其所施各隨其分寬緩各因其所而總無不盡此心[illegible]之休戚如手足之痛癢這便是仁了[illegible]必立人天下之人達盡天下之人然後為仁哉然這個[illegible]也不是容易手的學者工夫未到人我之間尚為私意間隔如手足木痿身之氣而為風邪所中血氣壅塞不能貫到手足上了只有一法可以醫得此病夫子嘗告子貢曰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今欲求仁亦只是恕能近取譬即恕也恕與仁有生熟之分而只在從這箇上做去到得熟後便是仁了[illegible]以己所欲[illegible]之於人然後知其亦必欲學得費力到後來凡己所欲即以及人不待費力矣故知雖未是仁而亦是仁之方大學治國平天下皆要絜矩絜矩即恕也[illegible]子貢亦從恕做起聖門最重[illegible]今[illegible]要將這箇字切己[illegible]平日[illegible]不知這箇恕字要緊到待人接之際便彼我來去了自家要暢快便管不得人之疾痛自家要溫而便管不得人之辛苦自家要安逸便管不得人之勞苦所以要行這箇恕最難又有一種人

亦有意去體驗人情而于目未嘗肯去窮理體貼不
□□□之過□防也這容了不該委曲的也委曲了這
也□□□□□以人學到後半部方纔□□如□前這先
要用這心誠意工夫又先要用格物致知工夫程子
所□□□恕假如不出也孟子於這個恕字自更加一
□□□□□這恕字不是容易能的大家須要細心
□□人□□這個字
□□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這心字要緊就在上
了不是容有此心聖賢言心未有不與迹合者
□□□將立達分殺着者設教內有立達於內亦
有立達着殺我俱不是一層工夫如下論內有立

□又有發動

子曰默而識之章

□見聖人當這未見之心亦便見聖人省察之
功夫了□聖人常有□然不足之意衆人纔見他是
仁之全體處不知他只當自見得有欠缺處朱子
所謂自見得有欠缺處者是真有欠缺乎抑本無欠
缺而自見有欠缺乎若真有欠缺則是仁原未熟義
原未稱則衆人看不見耳非所謂至誠無息者亦不
已也若本無欠缺而自見有欠缺則又非所謂自知
之明也這處最難看大抵人心惟危稍不謹□□□
倦不倦原無一定心常存則自能識自能不厭□心

一疎則便不能識便不能不厭倦所謂惟聖罔念作
狂也故聖人所可自信者無時不戒慎恐懼而已固
不敢必其常識常不厭常不倦也雖生安工夫那
無異於困勉刻刻識刻刻防其不識刻刻學刻刻防
其厭刻刻誨刻刻防其倦此章必是與省察之際而
自歎無欠缺之難不是因其有不識有厭有倦而發
也歎識之難也不以多學而識多見而識固不
取□□心然非能默識也皆戒慎恐懼之所操持耳
學之難也非平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固未嘗有或厭
然非能不厭也皆戒慎恐懼之所鼓舞誨之難也
非生無類憤而啟悱而發固未嘗有或倦然非

能不倦也皆戒慎恐懼之所策勵耳一省察之而覺
其□有可危之境使戒懼偶弛病痛便隨時而發吾
能保其□也□□不能必其不發也一身皆可危之處使
戒懼□□病痛便隨地而生我能不疎而已不能必
其不生也故曰何有於我哉朱子所謂自見有欠缺
者也此聖人不敢以天資自恃而以用功自勵不
敢以從前所用之功自恃而以終身用功自勵者即
成湯之顧諟文王之不顯亦臨無射亦保而曾子之
臨深履薄亦即此家法也然既謂自見有欠缺則是
實言而非謙矣又謂之謙者何也蓋識如夫子亦可
謂能默識矣學誨如夫子亦可謂能不厭倦矣然夫

子不敢自居是則所謂謙也默識何待自居[illegible]
皆記也默識謂不言而存諸心[illegible]不必謂[illegible]
[illegible]此將識字音志朱子所取之正說也[illegible]
知也不言而心解也此將識字讀作得先儒[illegible]
[illegible]是去聲象山頓悟之學而不取此說也[illegible]學[illegible]
[illegible]則默悟默證為默識且謂此章只重一默字以
此為學則不厭以此誨人則不倦反將朱子所不取
[illegible]正說亦可謂[illegible]只傳矣識是識其已得者學是
學其未得者誨是欲人之同得二者說到亦未嘗專
重一默也學者讀這章要知這三件是最易欠缺
的聖人尚且兢惕恐懼不敢自必況衆人乎須將此

[illegible]時時省察我還能默識否我學還不厭否我教
還不倦否在學人則刻刻防之使能不犯吾所[illegible]
如[illegible]之[illegible]省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illegible]者依[illegible]引[illegible][illegible]西華章合[illegible]
知[illegible]有則任之[illegible]有則辭之然玩[illegible]
非聖人之極至及謙而又謙之語則此仍當作勉
[illegible]所以[illegible]任者彼就工夫之得手者言則
任之此則人心之惟危者言則辭之[illegible]饒氏云
默識章是己說所以辭非聖人之極至而亦不敢
當若聖章是見人以仁聖歸之已既遜了第一第
二等只得且承當第三等的事所以勉人也其說

亦通

事言學則其識在內此以學對識言則學是學其
未知未能者識是識其已知已能者

子曰德之不修節

這一節與上默而識之章相為表裏上章自謙之意
多而自省之意即在其中此章自省之意多而自謙
[illegible]即在其中上章以識[illegible]句兩句句包得修德
[illegible]學徙義改過之意此章修德四句兩亦句句包得
[illegible]默不倦之意總見道體無窮而聖人日新之
[illegible]無窮無時不新者聖人之功也惟恐其一日不
新者聖人之心也自十五以至七十節節皆是此功

節節皆是此心蓋是聖人自敘而示人用力之方即
不外是曾子之三省即是此家法道德之不修四句
尤要[illegible]如何要修如何樣可做修學如何要講如
何樣可做講[illegible]如何又要徙義改不善
[illegible]如何徙不善如何改徙是理之得於心者這箇德
[illegible]日[illegible]有未修處原是無窮無盡的修即大學
正心誠意修身之功[illegible]察克治也學是心之求
通於理者這箇學日日講還覺有未講處亦是無窮
無盡的講即大學致知格物之功[illegible]討論也
修德講學二項已說盡為學的工夫了徙義改不善
又是就此中抽出緊要處言猶之一部禮記中抽出

大學中庸求另是成書也徙義改不善須要分別朱子曰義是事之宜我做這事覺未甚合宜須徙令合宜此却未有不善處不善便是過惡須速全體改之始得有輕重之別朱子分別得最明白更須知這兩件亦是無窮無盡的愈徙愈覺義之難盡愈改愈覺不善之易犯聖狂本無一定一念稍弛便走入差路去徙義即時是工夫改不善須要知幾纔有萌芽便須剷除尹氏謂此四者日新之要也蓋德日新則意誠心正身修學日新則物格知至徙義改過日新則止於至善論學者工夫已盡於此四者特以舉其大綱而未詳其節目故謂之要非此外別有工夫也不修不講不能徙不能改這四箇不字病痛在何處只是氣稟物欲二者爲累耳不必到十分氣質用事物欲引蔽然後爲學問之累但二者有一分掃除未盡學問便受一分虧即十分掃除盡了他却能乘間竊發故聖人不能必其常修常講常徙常改只有一念戒謹恐懼這二者便無隙可乘此是舜所以兢兢業業成湯所以常目在之文王所以不顯亦臨無斁亦保而夫子此章一箇憂字直接上古帝王之道統豈不是空憂便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工夫在內蓋人看聖人這四件工夫無少欠缺聖人自視這四件工夫全無足恃一失腳便墮入坑塹這箇憂

亦是無有了期的吾挑的擔無一日可弛則此憂無一日可去吾走的路無一日可住則此憂無一日可寬[illegible]此學未發時亦此憂[illegible]已發時亦此憂[illegible]亦是[illegible]分人[illegible]以不如聖人只是不肯如聖人這樣憂[illegible]性至命亦是從此憂做進[illegible]皆是從此憂做出[illegible]天地立心爲生[illegible]皆是這一憂做成的人無聖人[illegible]人雖[illegible]不能大于於此既[illegible]以許人及繫易之大象於升曰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於兌曰君子以朋友講習於益曰君子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其以吾憂者與人共憂乎然學者必先以聖人之志爲已志方能以聖人之憂爲已憂若胸中未有必爲聖人之志則看得不修不講不徙不改皆與我不甚關切任其作輟任其駁雜便憂亦[illegible]若[illegible]定志向要在聖人路上走則知此四項工夫[illegible]不可須臾自不得不憂無可推諉[illegible]可替代[illegible]可依靠無可任是方知夫子指出這憂字是實緊爲人處

依存疑則以首句爲綱下一句分知行看是日此說不是依淺說則修德養心也講學窮理也徙義改過力行也以朱子之意亦不如此朱子謂誠意正心修身是修德致知格物是講學徙義改過是

修德中緊要事其明盡誤從義改過不但是修德
中緊要事亦是為學中緊要處
蒙引存疑皆以德爲我所得於天之理看來亦不
必拘定不論得於天者得於學者皆不可須臾不
修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章

這一章是人當求知而即示以求知之方夫子緣只
就自己身上說而學者以當用力處可見矣蓋學者
工夫有知行兩項未有欲行而可不求知者欲行而
不求知便是不知而作這作字與述而不作之作不
同是行的意思猶言作事不知而作的人有一種

是不學的人胸中昏昧不知當然之理是如何
所以然之理是如何只管鹵莽去行一種是聰明的
人自恃聰明謂當然之理只在我心所以然之理亦
只在我心只以成意爲準說甚麼求爲支離這都是
不知而作的天下事從古多由這兩種人做壞大凡
不學的人不得聖門規矩所見狹陋了也有大敗行的
然有限制亦尚有掃卻是偏的做下許多病痛人
心更是於當時便敗壞的所以聖門言學必先求
知見有此種人則深鄙之後世之儒恐其爲學術之
害世道之蠹故夫子指而言之曰我無是也有蓋無
自言之意而即隱然示人以求知之方曰多聞擇其善

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蓋自謂平日之用功
如此未嘗敢用一毫自恃未嘗敢有一毫聰明所以
於天下之事皆能明得雖不敢比生知而亦知之次
也此自謙以徵學者之意至矣朱子見二字此章及于
顏淵集註皆不說明其須目聞是謂前言往行見是
見目今所爲今皆依之多聞見而擇識即是博學於
文約古之大學所謂致知在格物中庸所謂
博學審問慎思明辨所謂道問學皆是這工
夫到極處便見一以貫之知天命耳順境界特其從
人之路較之無所依倚聰明者成若徵一間耳非
謂已至於知尚有一與矣之分也自明季姚江之學

興謂只知不由聞見而有由聞見而有者落在第二
義中將聖門切實工夫一筆掃去率天下而爲虛無
寂滅之學使天下聰明之士盡變爲不知妄作之士
道術壞而世道亦敗世禍不可勝言今日學者
有志於道舍聞見擇識無下手處須將朱子大學格
致補傳及或問反復玩味依此循序講習討論造乎
知之之域然後推而行之庶幾免於妄作也矣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章

這章註中惟知義理之無窮不見物我之有間二
句說盡了此一節合言之只是一個無我大抵人之
病痛莫大於這個我字有我則量小一個我字橫於

胷中便只見己之長不見人之長只見己之是不見人之是殊不知學本無窮也此等病痛所得便不以其自滿視天下之人皆莫己若[illegible]者便不勝其滿遂視天下之人皆[illegible]矣是皆我字[illegible]根伏於內而發見於外者也　分則病痛便[illegible]　分在胷中只見有天理不見有我則此等病痛[illegible]　[illegible]人[illegible]人爭相知[illegible]學之無窮此[illegible]自滿之心何從而生不見物我之有間也而[illegible]之心何從而生故自人觀之可謂能知大義理矣[illegible]乃問於人之不能者焉自人觀之可謂博聞廣見自[illegible]者多矣而乃問於不多者焉蓋其能也雖則[illegible]　自其自見則若無焉此所以以能問不能其多也　自其自見則若虛焉此所以以多問於不[illegible]見學當問則問之而已何有己之能不能多不多哉其或[illegible]也可見[illegible]也自人見之若不堪之[illegible]矣而[illegible]絕不[illegible]而不能與校也非惟然而不敢與校也非爲之而不欲與校也亦非待之以含融而以爲不足校也理不必校則不校而已何有[illegible]見不犯哉是其心純是天理渾乎與聖人地位相去不遠故曾子[illegible]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而深嘆以爲指顏子蓋以其非顏子不能到此也此即是不遷不貳如有所立卓爾境界從事於斯者言其能[illegible]

見其言其學力如是然所以能如是者則實由於博文約禮之功[illegible]力久然後有此境界故學此章者須合看　[illegible]方見其[illegible]力之由[illegible]之道當精於力行[illegible]學顏子者更有　[illegible]顏子見己[illegible]　[illegible]然不自足方能得若無若虛[illegible]人大到充實[illegible]有道經傳稱廣詢遐[illegible]若[illegible]之地而人自犯之方[illegible]校今人未能無過我以非理加人人亦[illegible]其乃出而反[illegible]非犯也即使[illegible]然無[illegible]不校故欲如顏子之若無若虛須先如子[illegible]問近思欲如顏子之不校須先如孟子之三自反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章

道[illegible]古才節兼備之人[illegible]以君子許之欲人有[illegible]於才節也大抵人[illegible]看人品才節二件缺一不可合才[illegible]節[illegible]立斷不有有節無才則亦於事無濟此[illegible]件[illegible]之美則必從學問做成世道賴以維持[illegible]人[illegible]有關係之人[illegible]樣人亦甚[illegible]其人可以託六尺之孤則不但可以[illegible]可以寄百里之命可不但可以分理國政上之[illegible]以[illegible]君德輔以[illegible]

果內修外攘智勇兼施其才之過人如此至於[illegible]
之非事勢危迫人心搖動死生利害在呼吸間從違[illegible]
遲迴顧慮大節臨此時而所以補救挽回收拾者[illegible]
乎其義理之精明有不可惑確乎其志氣之堅定不
不可搖奪是非不顧利害論順逆不論生死其節之
不可奪又如此若而人者其光明磊落之概固已足
[illegible]日之間或未必盡許於人有天
[illegible]小節者有深謀遠慮存乎其
[illegible]之而君子而人不能不改容也
[illegible]也合義而反從倒不必論矣
若人所由小節此所謂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何傷其為君子乎這一種人須考古今不可多得如
伊周則固超出乎其上者也[illegible]之君荀息之輩[illegible]
可謂大節不奪矣然無救於宗社之亡非所謂可託
可寄[illegible]之情[illegible]可託可寄矣然不免貽於身
雖是大節[illegible]不得全[illegible]然
以君子許之所以為世道計意深遠矣觀人者慎擇
庸[illegible]之論而刻論人於細微之間也學者讀這
章[illegible]君子這才節二件[illegible]不得的且未
論到[illegible]之重就是平日[illegible]動這兩件皆
不可缺一件才節之全無備法只是居敬窮理到了
理明氣定時臨事自然無所恐懼疑惑可託可寄

而不可奪矣這可託可寄不可奪原有淺深朱子語
類有一條[illegible]人做出是賢人未業賢人做出是賢
人[illegible]是中人[illegible]是通上下而言
[illegible]何做來便高

讀

人[illegible]以[illegible]則是做振綱紀之節不
[illegible]則是節義之節
[illegible]也[illegible]
明乎講[illegible]多指臨大節而不可奪說上一句甫惟
臨大節而不可奪方見得可託可寄此說大全亦
于已不從只依此將才節分看為是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章

這一章[illegible]所謂允執其中中則無間不中便有間許
中[illegible]正[illegible]是一個中字不可謂前後
[illegible]代君以中道[illegible]
天下[illegible]之非亦不是有
[illegible]聖人上下[illegible]是
[illegible]中道看來何覺其[illegible]
[illegible]何不是[illegible]之大[illegible]是
[illegible]間之[illegible]處於此無隙可[illegible]無間矣禹之[illegible]
大下其大綱大旨止三者將舉三者例耳不可
謂有大抵當時禹之[illegible]精中字發揮得烱然

直充滿洋溢於天地之間雖至悉之務無不是中之流行隨舉一事皆可見中無有左右逢源之妙其欲食息衣服卑宮室即書所云克儉於家致孝鬼神致美黻冕盡力溝洫即書所云克勤於邦儉可謂勤亦可謂儉而儉宜勤而勤便無可間也俱在事[illegible]但推其本領則皆從精一工夫做成來皆從克艱心中[illegible]精一則或豐或儉之間豈得不明擇持得不定安能恰合於中非克艱則不能純粹不雜無以為精一之本又安能中故無間者所之迹也精一者無間之本也克艱者又精一之本也禹之心法一堯舜之心法也彼為帝降而王之說者豈[illegible]史有一說謂之間者大綱已不若只見有小小[illegible]有已者大綱先差則渾身不是了安可謂間故後世之治天下者特無間難即有間亦難須先識得其大綱然後[illegible]其間之有無總之要以克艱之心做精一之功而已今日學者讀這章書且莫就[illegible]去守[illegible]先就自己身上看其間何如不有几千[illegible]其不止有間者何如不[illegible]須著實[illegible]未發[illegible]工夫務先使大[illegible]而進而[illegible]小[illegible]不出入日用常行事事皆得箇中道此在我切己之務也勿徒將帝王[illegible]忘却自己當務

五峯胡氏[illegible]以[illegible]而不忍守天下之[illegible]語[illegible]

云若[illegible]說則[illegible]要人自是薄於本已而盡於[illegible]宗皆有主在乎之[illegible]精[illegible]之前是治水時事也[illegible]治水時之經營即位後自舜餘位後之經營[illegible]一時事可便是作可[illegible]不足爲天子事矣人[illegible]一字而有許多斷前在不[illegible]不勝[illegible]

顏淵喟然歎曰章

此章見顏子自從入道始末與夫子志學章同例顏子平生用功得力處俱在此中不可不細勘驗卻[illegible]瞻忽之時仁山金氏謂學見道[illegible]胡氏[illegible]得未領其要向集此用浮知二字程子有見其高見其堅及瞻之只在前後之說[illegible]此時雖未見得親切然與人之[illegible]不同先儒之說似異而實同也高堅前後才[illegible]只是箇中庸不可能說得最明聖人之[illegible]循循善誘[illegible]做來做去只不能恰好此時所[illegible]工夫就是博文約禮但用來未得法不能[illegible]所以不得力夫子教他只靠[illegible]上用功勿忘勿助博文工夫不是一[illegible]只[illegible]其約禮工夫不是[illegible]禮不[illegible]

其嚴博則由多聞多見以至萬理俱融約則由操持固執以至一私不存初時不免見為有□□一日易日初時不免□□□□□□一日難一日後于依了夫子只指在這條路□□□□罷不能而竭其才及其用力之久□□□□□□□之高堅者不覺其□□自□之無□□□□□□□□□□□□治人應事接物都自渾精粗□□□□□□各有不偏不倚無過不及的道理見得□□□□□之卓者不是恍惚之間只是難以言語形容耳此即□□□地位即一貫地位是夫子知天命時候故胡氏謂在請事斯語之後三月不違之時也庶乎□發亦當在此時然猶與聖人有間者

聖人大而化之不思不勉與道為一顏子斯時大而未化不能無思勉猶與道□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了不用力依舊要去博文約禮只是從其自至不流於間斷其效可到後來不遷不貳則較此又進一層矣學者看這章書要見聖門工夫只是博文約禮七十子莫不做這個工夫即夫子憤樂忘食□□七十尚是這個工夫大學之八條目孟子之知言養氣雖各換了名色總之是這兩工夫這工夫做得未精則為仰鑽瞻忽之境做得精了便是卓爾之境更精便是從心不踰矩□□□□□家錯認此章誇字作□□之誇謂此是聖門極致只是借稱

將聖賢真實學問粗看了反去求之杳冥昏默荒唐病痛皆由此章看不明白不可不辨

第一節俗說皆謂顏子初間錯做了工夫冥索山陽明一齊歸諸附會的相似此未知博文約禮是聖門教人一定之法顏子初入聖門便本此為規矩也呂晚村謂顏子從來不曾做差工夫首節是讚詞不是悔詞最說得好雜語類云顏子初未肯便向下學中求仁山金氏亦有顏子始初便欲一蹴就到之說然此只是謂其初間做博約工夫未能循循耳不是謂其役如家山陽明走到差路上去至後來方轉回來也心齋生忌亦出莊子寓言不

可□□

中間言內言外亦須是兩意內是已得大了中庸之道但未能不思不勉處外是已見夫子不思不勉之境但只一件未能到得存疑及新安陳氏以□外說仁山金氏專主內說二意不相礙

□□□是正意

□□□□得後從來由即是卓立境界即是彌高而堅在前在後意思種種□□真如□夢引人心□□□一齊□□病皆從此生莫謂錯看一章書無大關係也

子門後生丁□□

這一節是誨後生及時努力大凡天下後生的病痛大抵看得自己輕了道是我聖人之道何等高深如我不來便因循苟且過了日子這不是自負其身大負激勵之意以為後生皆有此志皆當勉學以盡其任今之後生如何見我學有得便大家畏服不可企及[illegible]我所以反畏我該畏他他如何反畏我就今日我六十[illegible]後生或未必能知然若如我之好古敏求為知者[illegible]只知不過於我況不如乎就今日我之所行後生或未必能行然若如我之下學上達為知將來所行不勝於我況不如乎後生中有天資明敏者篤從事於博文約禮之功其將來固不可限有天

資魯鈍者爲自奮其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之功其將來亦不可量繼往開來之任後生無不可擔荷負任有之事後生無不可爲鄉學知化之境後生無不可到我之所有志未進者皆後生所可過我之所[illegible]有待者皆後生所可得爲不[illegible]說來造以道則來者不可量如此若只以此[illegible]距歲月不如不覺到了四十五十這個個如今且或反不如昔不開其知行之能猶是也不開其氣質之能變化也不開其物欲之能掃除也則是一庸人而已一俗人而已即至此而翻然悔悟更圖晚成而其年已非向時之年其力已非向

時之力豈能有科較之從後生所做起者必不同而況習氣日深一日則天性日消一日其能有成者鮮矣何如乘其年方富之時及早猛進之不可限量也哉爲後生者宜知寸陰之可惜刻刻以希聖希賢工夫自家身依朱子白鹿洞學規循序漸進而勿陷溺於[illegible]利勿迷溺於詞章記誦勿迷惑於[illegible]自[illegible]長而學日進雖聖人指將其之現他人了然須知聖人此段議論只是欲策勵後生不是嗣人至四十五十便絕發憤而無用也古人有云幼而學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學者如秉燭夜行雖難易不同及其成功一也故蘧伯玉

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六十之人猶以變化氣質自勵況四十五十者乎不幸蹉跎過時者又不可不知也更有一說聖人所謂可畏是以學問論非以富貴功名論後生儘有成僥倖得富貴功名而不本於聖賢明道之學問外雖赫然而實不免爲鄙夫小人此[illegible]聖人所謂無聞的不足畏者也切莫錯認[illegible]指云[illegible]對今只[illegible]後生[illegible]將來必強似今日也不必添我字此[illegible]與[illegible]知[illegible]將來不如我之今日乎[illegible]曰我孔子[illegible]我[illegible]故是若只說後生[illegible]謂將來強如今日則不見得可畏

松陽講義卷之八

當湖陸隴其稼書著　受業嘉定侯銓編次

吳縣席永恂

太倉王前席

論語

先進於禮樂章

全章是夫子欲以周初文質得中之禮樂挽周末之弊。大抵禮樂只是一箇禮樂，用之却不同。文勝而過之禮樂者，說當周之初，文武周公制禮作樂，斟酌損益，而當時風俗淳厚，用禮樂者質不勝文，文質得中，無一些浮僞之態，這是先進於禮樂。及至春秋之時，風俗日敝，如三歸反坫、八佾雍徹之類，故於禮儀者固不必言，即稍見禮樂而周旋揚襲之際，繁音節奏之間，頗覺今昔不同，這是後進於禮樂。昔周未嘗樸也，以今之日習於華者較之，覺昔之朴矣；昔周未嘗拙也，以今之日習於巧者較之，覺昔之拙矣。由是當時一輩人，先進爲野人，後進爲君子。其始不過一二浮薄之輩開此風氣，漸而評品者亦從爲之矣；其始不過一二少年之士倡此議論，漸而老成之流亦共和之矣。若此者非但不知，抑且不仁，不特今之君子之俗都如此，雖有一二人不無反俗之意，然其趨向從之，而不敢者，附和之，久而作俑，日中而移。

俗從前之所爲者習久而相忘，遂且靡然從之。當此之時，有一人焉維持挽回，目甚一日，風俗之獘，可勝道哉！故夫子於是時人之言而遂自言其志，曰：彼世俗之滔滔者雖如此，至如吾之用禮樂則不然。遂流俗末者，吾之所深惡；損過就中者，吾之所深服。故寧見從於先進而不敢自異於先進，寧受野人之議而不敢自附於君子之列。治身治世，皆不可不存這箇念頭。雖知積重之勢非一人所能勝，而存一線於禮樂壞之時，使天下猶知有文武周公之舊，庶幾中流底柱，不隨風俗之變。禮樂而不能以禮樂變風俗，亦安賴有儒者耶？學者讀這章書，要卓然自立做一番轉移風俗之人，不要爲風俗所轉移之人。不特要將禮樂講究，方看得世俗病痛出，要將禮樂自任，方不爲世俗阻撓。當江河日下之時，正賴有聖賢十分扶持一分，一分俗見便存得一分古道，即合衆巧浮薄之徒譏然笑爲腐儒，亦何損於我哉？

夫子從先進是欲損過就中，與不得已而去彼取此者不同。諸頻引禮與其奢及論鄉原狂狷等章，不是。此章亦非解張子發專下反質說，則又與這類不同。晚村謂是老莊家言，是也。

此章與監二代答爲邦皆有文質得中之意，然却不同。監二代是表憲章之心，答爲邦是立萬世之

華此章是說文勝之弊

子貢問師與商也章

這一章言師商之不得中先要曉得箇中字看得明白則過不及不待言矣中也者義理之當然也凡吾人一身之言默動靜以至天下國家之事皆有箇當然恰好的道理減一毫不得增一毫不得這叫做中這箇中原是人人共有的但人人各有氣稟各有物性之各有私意私欲之牽引或於中之上增了一毫便叫做過或於中之上減了一毫便叫做不及這箇中便把捉不住了是惟學問可以勝之而學問最難師與商皆聖門從事於學問之人也然日求化氣稟

而氣稟仍不能盡化日求變習染而習染仍不能盡變至於私意者不知不覺仍為其所牽制於私欲者不知不覺仍為其所制過者依舊是過不及者依舊是不及而已然亦豈以只學問工夫未至使其學問到聰明有化不得的故夫子因子貢之問指而示之欲二子更加學問更加精進以求所謂中也子貢乃只見得近於過的其所喜好者子張一邊人謂夫子之言不覺近而貴得然則師愈與謂過乎中者猶愈於不及中者也這一問其病痛不小究其意之意則天下不能中者皆將求過乎中以勝其短言必求其驚俗行必求其駭俗皆不能明理與盤之使氣不

至是他作出於之使家國何以維持和平之風而皆變為好奇喜新之一天下自此多事矣求乎中而失之過猶不及不求乎中而安於過不可言也此夫子所深懼也故急正之曰過猶不及天下之理惟一中而已吾人所當求難一中而已中之外無可住足之所言乎之固不可使不及也可使或過乎天下國家之事不可使不及也可使或過乎以言乎氣稟習染不及者拘於氣稟習染也過者獨非拘於氣稟習染乎以言乎私意私欲不及者制於私意私欲也過者獨非制於私意私欲乎其地位一樣其病痛一樣不可以分優劣也夫子之言所以造就二子造就

子貢并造就天下後世者至矣今日學者讀這章書又思昔日學問偏不得一毫的當日師商皆是聖門高弟其所謂過不及不過比中道略差一針耳夫子猶思救正之如此必欲使之一毫不偏然后已今日學者中也有過的也不是子貢之過也有不及的還不是子夏之不及吾之在京師的子夏子張之過不及不過何得求城　二里台墓之過不及不知錯京城成了自是可不猛省乎然又不可有得自己低了只同不肯學問誠能盡力以同不要說子張子夏就是聖人地位也是不可到的

此章明季講家謂首節中字不宜說實不知不說

破中字則過不及三字無着落了此甚沒理近日時文俱已明白

子張問善人章

這一章論善人之道而見人不可以不學大抵人能學雖天資平常所造自不可限量不能學則天資雖好所造亦有限世間一種善人是最難得的只是質美而未學所以夫子常歎惜之而未嘗以此訓及門子張一日以善人所以為善人者來問子張是箇才高意廣的人原與善人不相類其問也想只是見夫子惓惓於善人而不若聖人君子舉以為學者之則又不若中行狂狷望以為任道之器不知其可取者何在其不盡可取者何在故欲問之以定其取舍非容問也夫子不欲子張輕薄善人亦不欲子張徑學善人故告之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迹是古人已行之成法明德有明德之迹新民有新民之迹致知有致知之迹力行有力行之迹皆是古人所經歷過的昔後人皆迹如度量權衡一般室是道理精微處即所以入室之室猶人學之至善但室又是至善之深處是夫子言善人是一箇質美的人凡人行步須要遵古人成法方能不差若善人則不須如此不必考證古人明德新民之法而修己治人自不遠乎準繩不必盡依古人致知力行之法而所知所行自不背乎規矩一身常在正誼明道之中非從詩書涵咏而得也一生常遠乎計功謀利之習非從體察甄陶而成也天下有這樣人亦可以扶起人心亦可以維持世道功利詐偽之風自然潛消潛磨殘忍刻薄之風自然融化只是他所得從氣質上來不從學問上來故只在大處明白一邊行未說到精微一層未嘗不及入於中間不能中行中只見模樣未能極其大而節目未能盡其詳所以說他了尚未進於充實之境而大而化之又無論矣大抵其天資純粹類中行然中行能進而善人不能進其工夫未到似狂狷然狂狷病痛多而能進善人病痛少而不能進所以

其品僅能勝有恆而不如聖人君子為邦則必至百年而後可勝殘去殺其高若僅至於有諸己其卑者則止於可欲行之而從由其天資之美而加之以學問以其不踐迹之力量而可踵以求為由小成而至於大成由下學而至於上達由希賢而至於希聖其所造不可限量豈特止於善人而已哉可見人全在學善人生知安行亦必須學只是他的學比人較易所以聖人生知安行不是不學若不學則天資雖美亦止成一箇善人而已世間天資不好的人亦只是不學若果能學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強聖人自不難到何論善人哉夫子不踐迹一何便是教子張以學

欲引倘做[illegible]文約[illegible]上大[illegible]容議論善人也[illegible]
以[illegible]人之質何不學[illegible]如此而是不[illegible]
若乎學者[illegible]道[illegible]使[illegible]知自[illegible]學不可以質美
而[illegible]特亦不可以質不美而自諉聖門只論學不學
不論質美不美也善人之道具在四書五經小學近
思[illegible]諸[illegible]無論質美不美皆當由之以入講
求而力行之已備求益求其精已密欲益求其密不
宜自畫一定要做向上去何[illegible]人之室不可到哉
大全[illegible]饒氏曰上一句是善人之所以為善人
下一句是善人之所以止於善人所以不踐迹以
其天資之美也所以不入室以其無學問之功也

此一條最明蓋此是一揚一抑語雖不入室亦由
於不[illegible]迹[illegible]上一句不踐迹自是贊辭
明[illegible]人不踐迹是已知
而[illegible]不[illegible]此是有不踐迹如貫[illegible]之以大
道[illegible]此是入於
[illegible]惡何善之有快[illegible]
[illegible]善人為中行[illegible]以善人為狂者不
是[illegible]人[illegible]謹厚之士如[illegible]文帝一流朱子語類
講得甚明
語類問室是神化地位否曰非也室只是深奧處
按神化地位亦是入室以後事但不必至此然後

謂之入室蓋入室又自有淺深
[illegible]路之未入[illegible]淺近[illegible]透者也與善人之不
[illegible]迹[illegible]不入室[illegible]不同
子路問聞斯行章
[illegible]人[illegible]之教與師[illegible]一團[illegible]此
[illegible]則尊[illegible]力行上[illegible]聖門之教莫貴乎力行而力
行自有中道有時宜乎勇往則以勇往為尚有時宜
乎謙退則以謙退為尚[illegible]如而不可使一
毫氣質用事以[illegible]或[illegible]大道以
氣質[illegible]則[illegible]偏無適而可然變化
氣質[illegible]自大賢以下大抵皆因於氣質而不

[illegible]知所以聖門設教必觀其氣質之偏而裁成之如
[illegible]其勢偏於[illegible]則挽而之東偏於東則挽
[illegible]一定之法也一日子路問聞斯行諸而子
告之曰有父兄在[illegible]行[illegible]而又兄在則當[illegible]
命[illegible]不敢自[illegible]亦不敢自是也冉有問聞
斯行諸而子告之曰聞斯行之[illegible]行[illegible]而所
當[illegible]不宜[illegible]不可自[illegible]不進亦不可
[illegible]公西華但見其問同答異不勝其疑而不
知夫子之於[illegible]子皆欲[illegible]其[illegible]而已非謂
[illegible]之於行但當進不當退特退其求之所難所難者
進耳非謂由之於行但當退不當進特進其由之所

雖所禀者過不及其氣質之偏而以義理撓之使歸
於中聖門之教無處不然而力行其一端矣若不著
實此能知氣質之偏變化至於矯枉過正或如子貢
之說中則亦非夫子之意也學者有志於此須各自
省其氣質偏在何處務以學問救之勿其格格關其
質蔽[illegible]論[illegible]中省察必使其純同於義理而勿
使有一毫之偏庶不負聖人之教更有一說當日
子路輩尚有[illegible]是以存心行聖道恃不免失之過不及
今日學者尚未肯存聖道上行何所謂過不及耶須
先其一必行之心然後可論其過不及之病

顏淵問仁章

這一章是夫子與顏子論仁比對他弟子論仁不同
他弟子無顏子至明至健之質須先有涵養致知之
功方能爲仁此對顏子說則直從力行說起只是
約之以禮一句內那大仁者本心之全德也渾然
無私便是仁但此處不曰私而曰己者凡私有三有
氣質之偏有耳目口鼻之欲有人我忌克之類皆因
己而有故謂之己此己字與爲仁由己之己混以身
言者不同不曰[illegible]而曰禮者朱子謂言禮是著天
理之[illegible]如人有[illegible]則處所以明之人[illegible]之節文皆此
理無形影故作此禮文畫出 [illegible]天理與人看此禮
字與孟子四端章禮字作性上說者不同故新安陳

氏謂此禮字[illegible]之謂[illegible]偏言之禮也克己與
禮就是[illegible]人心道心在此[illegible]弟子孰不知己
是不可[illegible]禮是不可[illegible]但下手最難一則消與
[illegible]不[illegible]則[illegible]力[illegible]不[illegible]顏子至明至健不
但[illegible]不清不[illegible]制不住只[illegible]當下[illegible]放過了於己上
待放過 分己便[illegible]於禮上[illegible]放過 分禮使用
[illegible]聖[illegible]之[illegible]狂[illegible]可畏也故夫子
[illegible]便用力見分己即便克如對大敵 般見
[illegible]便[illegible]如[illegible]一[illegible]克己復禮[illegible]
之[illegible]是[illegible]工夫[illegible]克己而[illegible]復禮[illegible]若[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只是 [illegible]未能[illegible]見己[illegible]亦如
所[illegible]居敬行簡皆可分言合言也克復工夫誠
[illegible]心[illegible]皆仁而無一念之不仁[illegible]一
[illegible]事皆仁而無一事之不仁豈不爲仁乎此
仁者之心[illegible]其利[illegible]其道不計其功
[illegible]之天下[illegible]而天
[illegible]之心既[illegible]則[illegible]其誠
[illegible]人之心[illegible]於我天下歸仁固自然
[illegible]仁者[illegible]此[illegible]能
[illegible]其機亦在吾而已我自肯放過則便放
[illegible]不肯放過則便不放過矣內而念頭上已與
[illegible]決[illegible]之惟我外而事物上已與[illegible]紛

之雖我我爲己則己勝我爲禮則禮勝雖或由師友
之琢磨而受琢受磨者仍我或由提撕之引翼而受
引受翼者仍我非但我之仁不仁不由於人即人之
歸不歸亦不由於人夫子諄諄言之以諒顏子之識
必能辨此諒顏子之力必能任此而直使之當下便
用力也但他弟子聞此尚未知何者爲己而在所當
克何者爲禮而在所當復如何下手須于此時則於
人欲天理之際已判然無疑但恐有些遺漏而克
之不盡復之不全故再請其條目夫子謂己之根潛
伏於內體之源渾然於中者無目之可言也惟其萌
於念發於事始有目可指大抵皆從視聽言動而見

者制之於視聽言動勿使有一念之差一事之差則
精微者可循而渾然者可全無非禮即無非仁矣此
即程子所謂制外養中即孟子集義養氣之法也四箇
勿字最要緊然此箇是論目只重在視聽言動上勿
字意已包在上節克字中了顏子言請事斯語即欲罷
不能之意亦可見夫子時雨之化使其躍躍而教安
能使之自任如此學者讀這章書須知欲學顏子之
克復必先有格致博文工夫能博文則識天資
不若顏子亦自明白健由是而克復不難矣不然而
驟欲克復吾恐其認賊爲己認己爲禮顛倒錯謬皆
不可言即認得是己是禮而因循苟且不勝其牽制
之患其能克復者亦鮮矣
大全許氏及宗引謂制之於外是克己也以安其
內是復禮也此說最精蓋以心與事對言則禮與
己各有內外若以發未發言則禮與己皆發
而在外故程子謂制於外所以養其中緣視聽言動
皆在外時說耳要之如宋氏引之說大全又有以視
聽言動以心之所發處爲內者此則又就視
聽言動上劃分之二者知不妨
皆說由乎中應乎外制乎外所以養其中二句
論工夫則內外交相養同歷並進然在此章則重
在制外養中說朱子謂發時用克未發時也須

致其精詳此亦是本文言外意
五事以思爲終四勿不言思真氏謂勿者正指思
而言徽菴程氏謂動兼思貌而言當依真氏
仲弓問仁章
此章夫子以敬恕論仁亦是徹上徹下語然對仲
弓言則有大意也精而益求其精工夫已密而益求
其密之意與此章不同顏子用功較難而此之私
欲皆流於所向而易大抵仁是心之德人所以不
能全其心之德只是爲私欲牽引去爲私欲錮蔽住
惟敬則能收斂此心使不得牽引惟恕則能推擴此
心使不至錮蔽在病痛多的人用這兩件去消磨他

則難然須不得雅在病痛少的人則這兩件尤消磨
他似易然也說不得易只要著實學力日顯子而下
即推仲弓其於敬恕工夫蓋非今不知者然敬不是
可偶有間隙的必須時而不然無事而不然出門使
民便只於見賓承祭之時如所謂立則見其參於前
在輿則見其倚於衡方算是能敬若出門使民而本
出門使民之外可知矣恕不是可偶有間斷的必須
時時[illegible]人皆[illegible]不施人處己不欲便勿施人如所
謂上下四旁均齊方正方算是能恕若不欲勿施而
施之當推可知矣然或我自見為無間斷無間隙
而邦家猶有怨者是我於敬恕猶有未至也必工夫

做到透徹內外間無一人怨者不特受我之恩者無
怨即有受吾之刑者亦自以為當然而不怨這方是
能盡敬恕如是則私意自然不能牽引我不能間
斷我不仁之德皆不復至乎這箇工夫比之顏子較
難者朱子謂克復這邊是一服藥打疊了這病做恕
敬這邊是服藥調護漸漸消磨這病比之可以作聖是
子張不可指作名言而踐一件病痛最重這箇病未
除其他工夫都難下手故教之從私言做起所謂急
則治其標也若告樊遲了張工夫與此亦差不多但
大賢學力各不同不免有難易之分同是這一箇方
却減分兩却不同要之夫子教仲弓用功雖似難於

顏子然其從敬恕上用工夫私意自是著不得亦
與克己復禮一般雖似易於可以作聖張子所
謂工夫[illegible]而[illegible]未然其不可須臾離亦是一般仲
弓有只於其而自安以為仁則當事[illegible]矣孰不敢
[illegible]而自阻不敢以為易而自怠惟知用[illegible]果工
[illegible]於心德之[illegible]內已學者讀這章書要思仲
弓[illegible]何等學力尚且以敬恕工夫自責如
我[illegible]其與他一樣尚恐不能到他地位何況
[illegible]故意在勝好惡任己不知不覺汨於私欲
可[illegible]將敬恕二字當緊緊做人一己百
人[illegible]工夫方有箇出頭日子

按敬恕本即是仁是所以求仁敬恕到熟處盡處
是[illegible]間便是仁大全新安陳氏曰敬以持己則
[illegible]無所容於內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於外
於是天理流行而心德全矣其合誰言但以子張
問仁章[illegible]心仁[illegible]觀之則敬恕二字
[illegible]內外[illegible]以彼以心德事理分內外[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外[illegible]這請敬字以心[illegible]靜[illegible]之又以謹獨
[illegible]是[illegible]敬不是[illegible]敬亦不是外貌裝
飾之敬只程子之言推之恕亦不是外貌徇人從
至誠惻怛中流出來所謂無忠做恕不出

既於前顏子本原不[illegible]做有感於未淨只須決
[illegible]仲弓病痛[illegible]不足[illegible]那深痼
故必[illegible]出門[illegible]是仲弓[illegible]方也思謂敬
恕是[illegible]方亦是發散方顏子仲弓分別處只是
用急用緩不同其[illegible]發散則一也

司馬牛問君子章

[illegible]見君子之無人而不自得夫子以向[illegible]作亂
[illegible]憂懼故就不憂不懼言雖不專[illegible]處變而處變
[illegible]大抵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心常
[illegible]憂可懼之事最多[illegible]不能以累君子之
心此牛常[illegible]有得失之可憂懼也君子則得失當

前不憂不懼處變故之時有利害之可憂懼也君子
則利害[illegible]不憂不懼或以不憂懼而聽天下之紛
紜或更以不憂懼而消天下之禍變故恒人終身擾
擾於憂懼中者君子[illegible]其坦蕩蕩而已君子這個
地位[illegible]是可容易到得的但夫子未悉其所以然之
故故司馬牛遂疑天下當憂之事如何可以不憂當
懼之事如何可以不懼若但以憂懼為累而以不憂
[illegible]為斷亦無是理矣故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
矣乎[illegible]亦見彼天下之無事而[illegible]遇事強為排
遣者何不知夫子之言不憂不懼[illegible]之謂
也強為排遣者當憂而不憂而可懼者[illegible]

當不懼而可懼者將發出是一無忌憚者之所為也
夫子之言不憂不懼者皆由其平日所為俯不怍於
人仰不愧於人[illegible]臨事內省諸心無[illegible]疚病故
得失可任也利害可聽也非不憂也自無可憂非不
懼也自無可懼此即所謂仁者不憂勇者不懼非可
襲[illegible]能於此有得焉何事變之足累其心哉此大
子知牛[illegible]憂患中而不以處憂患之道雖未指其事
[illegible]其[illegible]之也[illegible]內省不疚一語意味深
長朱子以平日所為無愧於心補夫子言外之意可
謂親切矣學者又當思平日所為何以能無愧於心
必也如顏子之克己孟子之集義其積功久[illegible]不

[illegible]合義其庶幾乎又[illegible]也而不憂不懼不從
[illegible]中[illegible]必有事焉其所不睹戒懼乎其所不聞
如[illegible]如臨深淵[illegible]無須臾敢離也
[illegible]有[illegible]之[illegible]司[illegible]惡先儒有言君子
[illegible]欲[illegible]乎想此時司馬
[illegible]只是自以事事從天理上走而
[illegible]不[illegible]不可[illegible]人處[illegible]
[illegible]亦於心[illegible]一為憂懼所移不但
[illegible]
決大做[illegible]上[illegible]事有[illegible]來
到[illegible]遇事[illegible]只是守定天理不要容憂懼須知憂

罹於亂人意不濟事也若因發端生出機術作用其
術益不小

子張問明章

這一章夫子與子張論明謂只在人情物理上能精
察便是明便是明之遠不必遠求務因其有務外自
高之病故發之也大抵好高之人往往窮極於天地
古今之大而失之於人情物理之近自以為明其實
已甚不足明者是非邪正不惑可已而是非邪正之
淆於當前者最多衒之術不一而最難辨者浸潤之
譖膚受之愬不一而莫難辨者膚受之愬一則用緩而
使聽者不覺其入一則用急而使聽者不及致詳皆

術之至巧者也二者行而天下日以多事矣見非一
者之過而使之行者之過我胸中未嘗有主張故投
之而易入激之而易動果能養得定見得透是非邪
正湛然於我心彼二者之伎倆自然無間而可入矣
譖而可辨愬如無理與理彼能行於前而胸實之君不
亦有於前日者大也一此所謂不逆詐不億不信而
不覺者也……不足……日可至必平日居敬窮
理之功至精至密方能有此定識定力到此地位豈
小小明足盡明之遠者於此有不破亦不定任其
欺罔雖使明乎天地之理達於古今之故非徒無益
而我之才識皆為彼之所用才愈高識愈多為病愈

甚不可謂明何論遠乎今日吾輩處世浸潤膚受二者不
能必其不來在家則行不行關係一家盛衰在國則
行不行關係一國治亂即不論家國而我之術一行
我之身心為其顛倒學術之謬何而人不可因此上
有此等人一味猜疑自家反做成了一箇逆億景象
見為此人者危險譖愬行于我身其緩急傾用意我
防其急改傾用緩于德萬狀無容逆億不可用亦非
用逆億之所能窮也思到此稍有形蹟無別法可以
制伏惟有居敬窮理是本領工夫自能居敬窮理實
分則彼之術窮一分愈精一分……分光便照
得一分妍媸不受妍媸之難見只是鏡之光不全耳

足食足兵章

這一章合常變以論政三者俱全是事之常二者可
去是事之變可見食重於兵而信尤重於食聖賢論
政與權謀術數不同首節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一句
便見一部周禮的規模足食是制田里薄稅斂而使
之有以……足兵是比什伍時簡閱而使其武備修至
於中間設庠序以導民於兵食之前立學校明禮
義以化民於兵食之后遂兵食既足則教化行而民
皆以信事上無與背畔之心所謂民信之也同教
化一事不可留兵食之行也不可置兵食之後故另
換一箇文法這三件完全便是一箇太和景象許多

兩患便可消弭了即猝遇事變亦不怕在不定只要有一箇時候或被前人弄壞夠到我手一時難整頓而又當水旱交作強敵在境人心疑二之際要這三件完備勢有不能只得將要緊的先去料理此子貢所以有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之問也夫子曰去兵者蓋當此時勢只得且先去籌畫糧餉固結人心苟食足而信孚則無兵而守固矣所謂去兵亦不是今不要兵只是伍兩卒旅之數未暇備也長矛車甲之製未暇修也蒐苗獮狩之制未暇講也然這還未是十分危急時候若事勢更急迫食與信二者又難兼備欲顧食則不能全信欲顧信則勢必無食利

害在呼吸之間無兩全之策此子貢所以又有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之問也夫子曰去食者蓋如後世加派設括之類失人心以圖苟全者斷不肯為只得捐見在之糧依行止這軍做去或幸而得全亦不曾爽信到事勢萬不可為則寧可就死恐人道是去食則必至死了故又申言之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言死生常理人所必不免若夫信者乃人之所以為人者也民無信則相欺相詐無所不至形雖人而實不異於禽獸身雖存而心則已死矣何以立於天地間不若死之為安故為政者寧可不失信於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不必及到無信亦同

歸於死如此則仍在利害上計較了學者讀這章講要知聖賢立身行政只是一箇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平居籌畫兵食原都是道義作用到小處關頭寧死不肯離道義而談兵食程子所謂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就是這個意思今人遇小利害輒則苟且貪取之[illegible]不懼死

去食與兵[illegible]此章固是直窮到底

但食亦何可去[illegible]食亦原是不可去的言去者是就不得已時言若從且省[illegible]之兵稅畝之食與夫一切冗兵冗食則不待不得已而始當去也時文多誤認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章

這一章見仁知相成是必然之理無可疑也第一節樊遲問仁知是二者平說夫子亦平答之就仁論仁則曰愛人就知論知則曰知人仁知兼體用而此獨以用言者朱子謂體其用便是一事本末未嘗相離用則體之所以流行者也樊遲疑愛人則無所不愛知人則當有分別二者若相反仁則不能兼知知則不能兼仁這一疑也疑得最是然不知二者之不相妨也夫子窺見其意而復告之曰仁知二者雖各自一路其實是合一的仁裏面有知知裏面有仁不是說愛人便不論直枉一例去愛他直者固當舉枉者

自然得不錯仁何嘗妨知既舉直錯枉則枉者亦自化而為直是錯之適所以愛之知何嘗妨仁夫子此言仁[illegible]知相資而不相悖明明白白了樊遲之未達者可以達矣其退見子夏而問曰吾見於夫子而問知[illegible]不曉仁知之合一蓋以仁知初無二理謂[illegible]仁即知也可故以夫子之言專爲知者[illegible]遽以仁前之未達者雖已達至此則又有[illegible]者謂舉錯是我所得主枉者直則非我所[illegible]天下賢愚不齊劑求不一舉直錯枉何以便能使枉者直且蓋深愛人心之鼓動風俗之轉變而疑隔區一舉錯未必遂能見效觀於後世用舉錯而紛紛多事者不可勝數漢之黨錮宋之元祐皆由小人不肯俯首服於君子以至激成禍變樊遲此語亦切問近思不知更有舉錯何如耳舉錯而稍涉於意氣則不惟不能化人而或至於生變舉錯直一出於大公則不但不見其不服而且可立見其革心故子夏聞樊遲之言既歎其所包者廣不止言知遂引舜湯之事以明能使枉者直之必然而無疑也舜之[illegible]有天下非有衆而無錯者也其所舉者特一皋陶[illegible]伊尹則所錯者亦多矣而不仁者皆遠然則不[illegible]者之不直也[illegible]錯之不如舜湯耳能使枉直之言又何疑乎能使枉[illegible]雖謂仁知之相成

不無可疑矣學者讀這章書要看愛人知人之事乃任直錯枉是愛人則由能近取譬以至於欲立立人欲達達人知人則由視以觀由察安以至於人焉廋哉果能愛人知人則二者之相成而不相悖不待言也苟愛人而不能盡其愛之量知人而不能盡其知之量則將見[illegible]愛妨知知則知便妨愛不自咎其量之不盡而徒歎[illegible]者之不能相兼亦惑矣

及何謂也三字最要看得好[illegible]是未達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甚明明季講家乃云遲誤[illegible]不直錯[illegible]二何皆是言知故有何謂之問所以於第三節夫子口中亦要含糊不有將仁知合一之意[illegible][illegible]說此又講家謂[illegible]亦只是知以成仁不可說[illegible]仁在其中矣今[illegible]初不如此

松陽講義卷之九

平湖陸隴其稼書著　受業嘉定侯銓編次　吳縣席永恂　太倉王前席

論語

子適衛章

這一章見聖人胸中有一箇完全的仁體有一箇完全的治[illegible]有[illegible]使發舒處歎便是老安少懷的心[illegible]有[illegible]便是老安少懷實際處因衛而發不但衛當如此庶哉內有望之意有發之意[illegible]之者庶二代之治當春秋時尚易復也發之者此時不復后來世變將益甚江河日下無所底止此時當教兩字便從特背藏方寸中故因冉有之問卽隨口發出富字緊從庶字發論庶雖當亦易富教字緊從富字發論富雖教亦易教然卽不庶亦[illegible]設富卽未富亦不可緩教庶富教雖有次序却不[illegible]序上只重富教不可須臾緩有及是時明其政[illegible]之意則此時去先王之世未遠井田之制猶存[illegible]學校[illegible]有異氏之學[illegible]尚易不比孟子時欲行井田必先正經界欲復學校必先黜異端有許多棘手此望之意也一則風氣漸趨於[illegible]上不富之彼將自謀富黠者必操奇贏以謀利强者必竹家聚以[illegible]上不教之

彼將自爲教往[illegible]只在[illegible]必以學術相[illegible]負小人[illegible]小人必以[illegible]佚一切貨殖游俠異端之術將錯出於天下此發之意也然發之是王道不是伯術是仁政不是功利是稷契皋夔事業不是管商作用富教二字當如聖門弟子平居必講有作曰如周官上制之所載故冉有問夫子之曰不復問如何富之如何教之今[illegible]須[illegible]之後須就其中所謂制田[illegible]然[illegible]學校[illegible]經典中一一求其[illegible]不可[illegible]容[illegible]人[illegible]義[illegible]文獻通考二書爲本講合聖賢經[illegible]備載古今沿革之故於此細玩便見後世所以不如三代者如何一代所以[illegible]於後世者如何富教條目亦可得其大槩若只[illegible]向富教亦不得事[illegible]疑古法不可施於今陋[illegible]此[illegible]問如何富之曰行井田問如何教之曰[illegible]學校此心是實心此政是實政舍此雖聖人亦無從[illegible]如[illegible]云古法不可施於今只是[illegible]小[illegible]此段議論最足破俗儒見識宋[illegible]之智[illegible]古之心胸窄其[illegible]何其陋也二代后非無賢人[illegible]可以大有爲之時不能挽天下於文武成康之[illegible]皆爲這一種見識誤事學者不可不看破

衛自文公渡河而南遷於楚丘其康叔舊封已屬

[illegible]及[illegible]其地罷忘可驚駭文淺者夫子時之偏為那邊倚之偏者非

鄉人皆好之章

這一章是論觀人之一法如論語觀其所以章孟子[illegible]子貢皆是以我去觀人不專恃鄉評以鄉評論人惟其一法耳子貢見當方人的人好用自己聰明子貢欲以鄉人之好惡為準此是其學問進一步處然鄉人之好惡豈可便以為據如以鄉人皆好而遂信為善人則焉知其非同流合污之人鄉人皆惡而遂目為善人則焉知其非絕世叛俗之人鄉人之論未必盡是亦未必盡非如何可以此論人乎夫子謂欲考鄉人之論必先別鄉人之類蓋鄉人中有善者亦有不善者如其人而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則可以其志行之美足以取信於君子而[illegible]之自又不為同於小人以此論人其庶幾乎然此亦未可為一定之法凡皆以子貢所謂皆好皆惡者言之則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蓋人情[illegible]無[illegible]有君子而善人未必好者如[illegible]不[illegible]其過[illegible]而有善人好之而未必君子者如司馬溫公以蔡京為能守法有君子而不善未必惡者如程明道猶為者爲其被暴慢者後其恭自不善惡之而亦未必君子者如[illegible]章之相傾者若一以善

者不善者之好惡為準豈能無誤乎見吾欲以善者不善者之好惡為準而善者不善者又將何以定之為一平時說認善為不善不善為善而又以其好惡定他人之是非豈不誤乎若論觀人之法則必於人之所謂眾惡之必察焉眾好之必察焉方是[illegible]之道也若採之公論所以[illegible]以觀所由察所安與夫聽言觀行皆包在內不專恃一法推此[illegible]察[illegible]易能盡必平日有格物窮理之功方能[illegible]天下之善惡不然在我者有私意偏見如何能察所以子貢方人而夫子曰夫我則不暇蓋謂是也蘇子瞻謂知人之明不可學固無是理然亦不是容易學的學者欲求知人之法且先去做居敬窮理工夫

何如斯可謂之士矣章

這一章論士因子路而[illegible]而言大抵士也者雖淺深高下不同必[illegible]以學問變化其氣質使一味氣質用事則亦不可謂士[illegible]氣質未得者必養得有一段[illegible]的氣象氣質剛勁者必養得有一段和厚的氣象[illegible]氣象先是士之本領勉齋黃氏曰[illegible]士者而求於[illegible]之澤必有溫良和厚之氣此士之正也若於發強剛毅則亦隨事而著其耳子路負行行之氣而不能以自克則切偲怡怡之

意當如何以下發之說一餘說此章大意云云
切切偲偲怡怡六字細味之朱子曰切切者教告懇
惻而不揚其過偲偲者勸勉詳盡而不強其從二者
皆有忠愛之誠而無攻訐之害觀朱子之論切偲可
見這六箇字都是和厚之意不但怡怡是和厚也這
段氣象此是子路所不足故夫子提出如和扁之用
藥恰中其病這不是容貌便要子路想這段氣象從
何而來非積之厚養之深豈一日間可裝飾得出的
然則顏色詞論亦不可。曰誠矣當察克治之功
不可。朝懈矣士之名豈易甚士之實豈易盡歟又
患其有了這箇氣象不知分別一概發出則與此氣

象又生出病痛來故又申言之曰朋友切切偲偲兄
弟怡怡非謂朋友不必怡怡也但當以切偲爲主非
謂兄弟不必切偲也但當以怡怡爲主推之亦不但
朋友兄弟爲之當切偲處便切偲爲主當怡怡處便
怡怡爲主如醫之用藥這一劑某藥爲君那一劑某
藥爲君絲毫不爽處會此真是十分細密一毫也粗
不得一毫也滲不得切偲怡怡猶當善用之如此而
況悻悻行行者乎以子路之氣質若不是夫子這樣
切磋如何能成得賢者然看其何如斯可謂士一問
則其胸中原有不自安者他平日如等樣氣魄何等
慷慨今忽然發此問便有歉然不滿自以爲士的意

思此所以能受夫子之教而在四科之列歟今日學
者讀了幾篇溫時文便儼然以士自居誠思與這切
偲怡怡氣象有幾分相似真是可恥然又不要看得
太難了誠能涵泳於詩書禮義之澤講習討論省察
克治日積月累自家氣質消磨得一分便與這氣象
近一分推而上之美大聖神無不可以學問做成何
況此所謂士

切切偲偲怡怡意終惟意亦隱在語言上見故大全
云子以教告言之此切偲一項內但有忠告意俱
有善道意

明季講家有云切切偲偲怡怡六字成文如溫良

恭儉讓五字折開不得此等混話俱是從皮膚上
起見不曾想聖賢神理本來是道然或有惑於其
說者近日徐治桂呂晚村力黜其謬最是

克伐怨欲章

這一章見得只不足以爲仁而仁之爲仁可知大抵
人心本來皆仁都被克伐怨欲之私累之先要將這
四箇字看得明白大全胡氏謂克伐者因己所有而
生氣矜之謂怨欲因己所無而生氣歉也蓋這四件
病痛不同總是氣質用事總叫做已發於事前便爲
意必發於事後便爲固我發於喜怒哀樂便皆不得
其正發於視聽言動便皆背逆乎禮發於子臣弟友

之間則斜倚參欠缺發於辭受取予之介則貪冒多
遷移得如風寒感入臟腑一般發在頭目則成頭目
的病發在手足則成手足的病總是這箇風寒感去
下人品學術政事之陂都由這克伐怨欲四件所以
聖賢平日用力制這四件不許他發出來這也是至
謹的意這四件其力至猛卒然而發如奔馬之不可
控馭其勢至大潰然而來如江河之不可隄防而且
時或潛伏在中其幾甚微辨認時節分於利害之
其根最難除不是實的力量不能制他使不行有
道　凡人也須知人欲橫流的故夫子曰可以為難
究原是贊他的口氣明季講家說夫子是他做得喫

力走了難路乃是不滿之詞此謬說也但意謂以此
為仁則其說仁字尚未清楚故夫子又抑之曰不知
仁不知也蓋仁也者當理而無私心之謂也克伐怨
欲不行可謂無私矣未必能當理也且徒制私使不
行於外而心內未必無私也故程子謂其未有拔去
病根之意而容其潛藏隱伏於胸中與顏子之克己
大不相同潛藏隱伏於胸中已不見仁況潛藏必至
於滋長伏者必有時乘間抵隙依然發行出來
如何可得仁若論為仁工夫必如夫子所以告顏冉
者一從敬恕入門循循做去一從克復下手勇猛做
去皆是拔去病根之法且不止拔去其病根且可免

仁之法以不行對克伐怨欲者言則不行為難以不行對
克復敬恕言則不行又不足為難矣使憲再問夫子
必為其病之所在拔以為仁之法不知當時何故竟
不能問程子所以深惜之然亦有說焉入聖門高弟
皆是切問近思如行路然進了一程又進一程若躐
一步不行着實不敢走第二步問答之間皆非隨口
說問當時憲問夫子之言必汲汲在自家身上切己
體認病根之未拔去當何從認得了病根然後再請
究方未遑所以默然無言正可想見其切問近思處
不是蠢然無知而不問也學者讀這章書要將克伐
怨欲四字各於自家身上省察這四件隨人氣質不

同所犯各有輕重然不論輕重但有一毫必須連根
拔去又恐怕病根雖去元氣未復須更念念事事都
要合天理須于工夫未易學且從仲弓敬恕做起一
刻也緩不得這也殊不得與是難事及早做去不
知何時到得仁的地位若苟且因循不知不覺汩沒
於四件中豈不可惜
雙峯饒氏云四件病根在一欲字有所欲則合
多而求勝遂其所欲則誇伐不遂其所欲則怨恨
自文本是平說然如此看亦好又按大全朱子曰
克伐怨欲只是有就道理這邊看得透則那許多
不待除而自去依此則克己工夫只在復禮上了

益克復[illegible]者本互相爲功也若良知家所尚是良知作主這兩者自然日消月化此又與朱子之說似是而不同朱子之說是以理爲主所謂提良知作主是以心爲主且是原憲不行的法

子路問成人章

這一章言成人要具衆善而造於純粹之地不可以今之成人自限上一節是中行下一節是狷上一節是善人信乎下一節是有恒上一節亦只是就子路之所可及而語之尚未是聖人地位論成人必如聖人之踐形盡性方纔無愧於人然這箇地位不是學者容易到的聖門教不躐等且降下一等使他到了

有全德備中正和樂地位則聖人亦不難至矣知廉勇藝皆是學者所不可少的若無這様才德空說箇中和亦不濟事這四項也有從天資上來的也有從學力上來的但未到中和地位則不免有病痛所以就要兼此四者又要文以禮樂文以禮樂即是立於禮成於樂工夫禮樂俱兼本末說内盡其中和之實外極其度數聲容之美氣禀學問中有疵類處則以此消融之氣禀學問中有得力處則以此而發之所謂文之也文非假飾於外亦非寂守於内徹内徹外皆中正而無偏倚和樂而無駁雜至此則不見有知廉勇藝至此而方成其爲知廉勇藝下聖人一等

但是這箇人矣豈不可謂之成人乎人須要立箇志必要此了這箇人做進去氣質未純必變化之使純學問未全必涵養之使全勿忘勿助如射者之期於中的不中不休如行者之期於到家不到不休方纔不負了做箇人[illegible]使有見識有力量天資向學問有只[illegible]今之成人而已今之成人不是天限他也[illegible]不是[illegible]但只要他如此天命之性[illegible]古今只因今之風俗日下有箇能自拔於流俗者便不敢苛責他了今之名節日衰有箇能自勵於名節者便不敢深求他了故自言利之風偏天下有　見利思義者便指爲奇

才倫生之徒滿海内有一見危授命者便欽爲異人久要[illegible]者比比而是有一久要不忘者便[illegible]之人只是　箇真忠信的人以古人觀之[illegible]是向是進步之[illegible]人下豈易得此材質學易得[illegible]不得不奈移[illegible]可以爲成人矣此子路所已能者夫子指[illegible]之欲其因所長而造乎其極亦猶因不恢不求而謂其何足以臧也今日學者未能到子路地位且要從下節做工夫起先將義利生死關頭打破了再要將虛僞根苗斬盡了使脚跟立定然後可去

得上一節工夫行之當與貞常先要取舍之分明然
後有養之功熟也這義利生死關頭是最難打破的
方使得當是最難稍當時以見利言之這利字要
看得好若是尋常貨利雖中人亦能勉強慕義惟當
所當平日之時這箇利關係我身中倘有之計身家
名位全喫了此且又現在面前不得巧算曲計而可
得者尚有志之士亦不能不動心以見危言之這箇
危字也要看得好若是無可躲避的雖懦夫亦能就
死唯是之危則尚在可生可死之界有許多岐路可以
逃得有許多曲徑可以走得禍福存亡只在吾一念
間且又明白易曉利害了然可時即有力量人亦不

能不轉念以平生之言言之若是無所關係的誰不
要踐言臨時事勢阻礙之時踐之或大不合於時或
大不便於我且又言出已久人都相忘了吾即不踐
亦未必有人責備我斯時即與誠之士亦不能不隨
意變了學者當於此處立不定便不是堂堂正正的人
了若要到得全德備中正和樂地位無下手處不可
不警省

論語全德備指兼四子之長言中正和樂指文質
兼言又呼胡氏以不欲為德知勇藝為材衆引又
以廉勇為德知藝為才皆有未安知廉勇俱是德
藝是才故下節思義是廉授命是勇只缺得知藝

而其云才列□□所有所未備則上只才字代知藝字
然又須知分言則知廉勇藝為德故言才合言則四
者但是德故言德成於內德字便兼藝在內前語
類亦有四德之目

以升堂入室言之下一節是升堂上一節是入室
若善人不入於室之室則又是指聖人地位言蓋
亦有淺深也

大要只是說得約講家謂是平生期許之言如志
道德者則周孔志功名者則伊呂說得偏且是志
不是約了

君子思不出其位章

此一章思字是以臨事之思言若學者平日讀書講
道天下事皆其分內事皆當講究原非位之可限雖
中庸言盡思亦是言道思然皆不是以位限定惟是
事到面前只要審我之位今事當如此而我之位不
當如此者便說做不得此思無邪更細一層邪者
不正之謂也此位字不合道理而不合乎時中之謂
也上章立言要有得此謂記者兩上章之論而類記
之此章若說得粗份對致言不過是公卿大夫
之位說位言說得細隨處皆有位富貴貧賤患難位
也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位也同一君臣而親疏
之不同同一父子而嫡庶之不同以至處治處亂處

皆是□又居位不同莫非位也又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有一件則有一位當聽聽則有聽的位當讓時則有讓的位位後則理從而處非日之位當如此今日之位又不處如此彼處之位當如此此處之位又不處如此內而喜怒哀樂外而視聽言動須要恰合乎位之所當然稍有過焉是出位也稍不及焉亦出位也此是□其位而行亦須細察其位而行只是當其分□□之位這出位病痛大抵皆起於思思得恰合不差發出來方能不差然思最難得不出位有因道界而出位者有因意必固我而出位者有溺於聲色貨利而出位者有拘於氣稟習俗而出位者有

惑於異端曲學而出位者有志動氣而出位者有氣動志而出位者內而拘己則見有己不見有位外而拘人則見有人不見有位見之不明則不能不出守之不固則不能不出是必有居敬之功然後心專一而不出有窮理之功然後心精明而不出是非君子不能君子只是通用天理到爛熟的人此心如權度一般隨物之輕重長短各還其本分無一毫過不及位思如是思即如是無一物可以搖惑得他無一物可以牽制得他千變萬化却只在一定不易的道理上所以在易爲艮止之象易所謂不獲其身者言君子只見此位之理而不見有身也見有身則不免徇

己而出乎位矣易所謂行其庭不見其人者言君子只見此位之理而不見有人也見有人則不免徇人而出於位矣孔子之從心所欲不踰矩此不出位也顏子之如有所立卓爾此不出位也孟子之□□□從欲而不動心此不出位也大學之止於至善中庸之發而皆中節此不出位也大全白軒張氏曰位非獨以位大而言卽父子微而一事一物當其時與其地亦思止而不越皆不出其位也莫得□明明季講家多有以心爲位以此心動而無動爲不出位且引程子心要在腔子裡以證之曉村謂程子是說存養心體非說思也兒彼其謬矣學者讀道意書切不可

誤看了若秀才閉門不管閒事便可謂不出位則人人皆君子矣豈不出位不是容易的事日用間一言一行皆有其位之理不□□便是出位試返躬自省一日之間之見出位時多不出位時多須將居敬窮理工夫實做去□一分方能免得一分出位大凡學者稍出其位便賢於庸思者如不用知之何知之何則非實有而不知思者也佛老之徒溺於虛無而不肯思者也其病痛更甚於出位不知思而出位病痛正不小從古敗壞天下之人豈皆不思只是思出其位耳失之毫釐差以千里豈可□□一出位無大關係也

君子道者三章

這一章是聖人歎道未見之心蓋道體原無盡聖人未嘗自見其有餘故子臣弟友則曰未能學不厭誨不倦則曰何有於我君子道者三則曰我無能焉皆實見其分量之無窮而有歉然不自足之心非自見其有而故爲謙辭也自天下觀之仁知勇莫如夫子而夫子自以爲仁知勇之所在我不能如君子之兼有而天下得之不憂不惑不懼莫如夫子則以爲憂惑懼之境無窮我不能如君子之盡道故惟知憤而忘食樂而忘憂以自勵於仁知勇而已敢曰我能仁知勇乎惟知如臨深如履薄以自進於憂惑懼而已

敢曰我能無憂惑懼乎耳順從心特言其所自得耳於道實見其未盡也老安少懷特言其所志耳於道實見其多歉也不必指今大聖猶病堯舜猶病而後見其無能即憂德之不修已見其無能然此特夫子之自言耳其實則道如夫子亦可以無憂矣仁知勇如夫子亦可以無惑矣人欲淨盡天理流行者夫子也而憂何有焉一理渾然泛應曲當者夫子也而惑何有焉依乎中庸遯世不悔者夫子也而懼何有焉在夫子自視雖實有不足而非謙詞在人視夫子則實謙詞而非實有未足故子貢曰夫子自道也亦猶公西華曰正惟弟子不能學也蓋夫子之自責固即

所以勉人者曰聖門高弟聞夫子之言亦無不思自勉今日學者讀此章便當思學不可自足以夫子之聖猶曰我無能吾輩何處可用得一毫矜張又不可不知自命當曰夫子自謂無能非安于無能也便去好古敏求便去下學上達自十五至七十無一刻不欲人學者盡今日安可便自畫

這章朱子有一條云東萊說聖人雖謙本無限量看此章須是把有意思然把聖人做絕無此也不可以爲有此般心在知分而不伐有功而不德今却是有些自勞却不得代君東萊說是前一節意朱子說是子貢節意凡自謙詞者皆當知此義

否

莫我知也夫章

這一章見夫子自以其所學示及門開口說莫我知便是要門人學者之意不要錯認做明王不作世莫宗予之意大約只無行不與章相類與道不行等章絕不相干學者須識之道固人人所當知之道亦人人所共知之道而知知者鮮此有所不能知也能問覺也不能知人我今世我今其可歎矣當時及門弟子如子貢亦不知夫子之道如子貢者尚以知是以知聖人者也忽聞此言不覺也是只有高遠而不可知者不知夫子之道亦以高遠而莫知此以不高

達而良知發露[illegible]人耳目前易知不[illegible]
欲為吾人名忍[illegible]知是人一生只做得下學工夫
所以先言不怨尤者下學須從不怨尤始吾人一開
口一舉念便涉怨尤如何能下學猶之敬事慎言必
先言無求安飽君子素其位而行必言不願乎其外
也下學即是人學之[illegible]條目中庸之尊德性
道問學論語之博文約禮[illegible]忘食樂忘憂只當下學
[illegible]不是下學外別有箇上達又不是下學中
[illegible]達是下學熟便能上達志學而立不惑是下
[illegible]命耳順從心便是上達方其下學固皆平常
日用之事及其上達亦只是下學之熟並無一[illegible]奇

異此[illegible]只是夫子自知默與理契而已[illegible]子
不就求之高遠方疑夫子為有隱豈能知其妙蓋記
[illegible]之[illegible]易知而此學難知虛無寂滅之學易知
[illegible]人乎此即是與我知之
達[illegible]天之所以為天者理
而已[illegible]之以[illegible]何以能知得聖人[illegible]之
[illegible]人[illegible]之天言而所重仍在理不
[illegible]之天所[illegible]在彼蒼之監臨也理本無知
[illegible]聖人所學恰好相符便謂之知我及門之內許
[illegible]沉之士夫子却如此說即所謂中庸其至
矣乎民鮮能久矣知我者其天句正要見[illegible]實模樣

不[illegible]有作是贊[illegible]中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妙是[illegible]
[illegible]由來不是夫子[illegible]學者讀這章書須知聖
人只是[illegible]下學若不從
下學入手[illegible]門外漢然不曾打破得
怨尤一關亦不[illegible]最難無論他人即屈
[illegible]得下學須先將自
家[illegible]不留絲毫方能下學
[illegible]下學上達蒙引上積久說是由
卑而高由近而遠以漸而進到知行之極處是為
上達存疑士遜節說則學一件事便知一件理學
與達只在一時上與下只在一處存疑是泥於程

註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之言蒙引云程子說
[illegible]程子只恐人認上達在下學外故云爾[illegible]
蒙引[illegible]其實程子亦是[illegible]說所謂下學
[illegible]上達天理[illegible]下學到後來
[illegible]下學便上達也
其以人事天理分上下皆初間非離天理也但只
見人事到後來[illegible]非離人事也但只見
天理合若大圣有一箇上達全體上達之說却似
非蒙引存疑所說則朱子已言其不是矣
講家有以[illegible]見得心體為下學者謂如此
方是子貢對病之藥不知子貢病痛不但在專事

聞見不求心體其聞見處亦不着實夫子此處指
示正欲其從事精察而力行之豈欲其隳黜聞見
乎多聞多見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正下學之
事惟金谿姚江乃欲略去聞見獨求心體豈可以
亂聖人之下學哉若一貫章則子貢工夫已進步
與此又不同然亦非使棄絕聞見也

子路問君子章

這一章朱子謂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一句便
說盡了蓋敬字若沒有只是一身上工夫就一身上
有亦只是一件工夫若深看則這敬字只怕見積未
盛其充積到盛時則敬字外別無學問亦別無經濟

內聖外王之事無不在其中矣夫子初頭說一句修
己以敬便貫徹上下包舉遠近而統言之子路卻淺
看了故問君子有許多工夫許多事業如何只說得
一句故是未說敬字也夫子就敬字內指其及人者
言之曰修己以敬便可安人又可輕看了敬字也子
路猶以爲君子之工夫無窮事業無窮只管說得一
件重是指未盡敬字也夫子又說敬字內指其極而
言之曰修己以敬便可安百姓除了敬字再沒有工
夫了再沒有事業了蓋論到安百姓須要體信如中
庸說中然敬則自能致中如之這便如中庸致和然
敬則自能致和只要誠要明然敬則是能誠能明參

人與天地化育皆是這敬做成的天地位萬物育皆是
這敬做成的雖聖人如堯舜猶未敢自謂能盡敬之
量蓋堯舜之世豈無一物不得其所故堯舜猶以安
百姓爲病即是以未能做爲病如何可輕看了這敬
字後世天下多事百姓不安不是意氣用事則是意
見用事不是拘於氣禀即是溺於物欲能敬則百病
俱無了今日一分做便除得一分病敬到極處便無
纖毫病痛心平氣和靜虛動直行不能安百姓的
理今日學者要做君子須先理會這敬字先儒謂整
齊嚴肅是敬之入頭處主一無適是敬之無間斷處
常惺惺是敬之現成處提撕喚醒是敬之接續處

大約不出此數端若非敬則雖日講學術日講事業
都無頭腦終只無成耳所以朱子於大學或問中特
提一敬字作主謂古人於小學將這敬字工夫都做
成了方能去做大學今人不曾於敬字上用得功
這大學如何做得來子思作中庸亦先提戒懼慎
獨乃於堯舜禹之欽恭之目踐文之緝熙無非是這
敬不止於大學敬要先事了一切致知力行工夫
都是從敬做成的切莫看小了這敬字

女以予爲多學章

這一章謂與曾子一貫章同看但彼以行言此以知
言耳所謂一者未嘗不同也今且先將一字認明白

了此兩章之旨如彼分矣今人皆指此一為一心未嘗不是然須知這心是如何樣的心又或指此一理一理則是此心之理亦未嘗不是然須知此理是如何樣的理釋氏亦言心明季講學家如湛甘泉輩亦言體認天理但彼所謂心所謂理只指得昭昭靈靈的一段精魂這箇如何貫得萬事萬物聖人所謂心所謂理是從萬殊處精煉來是極實的不是空虛的所以便能貫盡萬事萬物這箇一在聖人身上難以形容故先賢都借學者之心推之學者之心與聖人之心只是生熟之不同熟了便是一樣故曾子以忠字當這一字在子則謂言仁義亦得仁是統體義是分別朱子則謂言禮樂亦得樂統同禮辨異以此推之言之處亦可說箇萬事之主宰謂之誠亦可誠者萬理之根得恕也仁也敬也誠也總是一心認是一理只大本達道而有公道此是學者之一不是聖人之一工夫進到無所不備這便是聖人之一是不曾以此作主進境界必有學者工夫積累有所得然後告之若工夫未到則只教之存養致知力行在工夫內一截工夫致知力行是外一截工夫故中庸故中致和尊德性道問學皆分內外兩截惟曾子精察力行子貢多學而識皆將有得故可而示之但子貢力行處尚未及曾子故知處亦貫行處未必能

貫夫子亦只從知處告之子貢知處亦未能如曾子之把捉得定甚必疑而始信此則兩章之分別也所謂未一貫前有些一截工夫亦要看得好不是精察力行多學而識之外另有一段存養工夫只是精察力行多學而識將一段誠敬的心耳所謂主靜所謂存養亦只是於未發之時緊約提撕不專以此為存養故朱子論曾子一貫章只說得精察力行論子貢一貫章只說得多而能識存養卻在其中矣蓋存養致知力行雖是兩截工夫卻不是截然有兩箇時候總在一時但覺得內自內外自外內一截工夫貫不得到外面看到一貫將則權度在我天下萬事皆跳不出外卻是內內卻是外無兩截之可分矣夫子呼二子而問之者不是教他於下日工夫外另做求一工夫另有易簡捷法門只是要他就下日工夫曾到不得到處又與他點一點之後曾子依舊仍去精察力行子貢依舊仍去多學而識只是生熟不同始終無兩樣工夫也今日學者且去一心誠敬做精察力行多學而識工夫不必預求一貫一貫是工夫熟後自然得的朱子所謂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貫通是也不是另有工夫可以到得

當日夫子告曾子子貢決不是含糊說箇一自然是有著落的故曾子便應之速而子貢亦不再問

門人所以有何謂之問者不是疑一之何所指只是見夫子平日論工夫體用俱分作兩截至此則偏重在體上似另有一箇直截工夫曾子借忠恕以明之謂聖人之心一如學者之心未熟則忠自忠而恕自恕熟了則忠即是恕恕即是忠雖謂之只有一箇忠可也豈非另有箇直截法門曾子此二句襄了許多疑竇不然門人這一疑便要走到虛無寂滅去了子貢從來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性天道雖另有一貫說然亦不是另有一番工夫只是文章熟後自能見得

一貫忠恕有生熟之分一貫中又自有生熟之分

夫子知天命時已是一貫了到從心所欲則又加熟若顏之卓爾曾之唯子貢之非只是知天命地位

姚江一派講學俱云一貫是初學入德事謂必先一貫然後可學識其說似悖一貫依朱子所謂有[illegible]看然與朱子之存養又不同只是要提住這箇惺惺警覺的精神而已凡是孤僻切不可從

松陽講義卷之十

當湖陸隴其稼書著
吳縣席永恂
受業嘉定侯　銓　編次
太倉王前席

論語

君子義以為質章

這一章是夫子見君子學問之精大抵君子學問規模闊大而節目又極其細密故言敬以直內則必言義以方外言忠信則必言徙義說一義了已是極細密了而於義中又有許多條理不是執了一義便做去細密中復細密無絲毫病痛中庸所

謂小德川流也成箇君子不是容易的這箇義只是事之所當然義以為質一句便包得無適無莫義之與比一節意思在義上說　這件事就如沒質幹一[illegible]大功地也　中用為事有萬事的義一事有一事的義[illegible]常事有常事的義變事有變事的義[illegible]定[illegible]不得一毫意見雜不得一[illegible]這義的這件事大段不差了然於義又不[illegible]直遂[illegible]徑情直遂壞了這事只是義中[illegible]忽有一些疎忽處雖無傷亦可恥也故必禮以行之使有節文而無太過不及之弊焉義又不是可[illegible]的[illegible]

只是義中容不得一絲夾雜有一絲的夾雜雖見就
深嚴峻也故必遜以出之使夫於引而行從容和順
之夫既曾行遜出則義已入細密了又恐發微之
間須臾之頃或意或不貫徹一處不貫徹便有一處
的病一息不貫徹便是一息的病不必大段虛偽然
後為義之累故自始至終又必信以成之使一言一
動莫非真心實理之流行焉君子之處事如此所以
事事皆可久可大人人皆心悅誠服行之在上則王
道四方之所由達行之在下則正學而非俗學也生安
之君子固自然能如此困勉之君子亦須用力要如
此君子哉二字不是贊詞言必如此然後為君子故

註云君子之道也然這箇地位不是臨事可以勉強
得的必平日有主敬存誠工夫臨事方能立得住平
日有精義工夫臨事方能認得清若平日工夫一分
不到則臨事便欠缺 分言以義為質必先主忠信義
[illegible]必先格致知行而學人作日又必從格物
[illegible]然後大[illegible]處事之法故只從義以為質說起
[illegible]這章皆須於平日將聖賢教人存誠主敬窮
理[illegible]功夫去做到臨事將那又要省察我這行事
果合義乎行之有禮乎出之能遜乎成之果信乎稍
有欠缺須猛力撥轉必使義理為主而私意不得夾
雜其間為主而氣質不得鋼[illegible]工夫熟後到了居安

資深左右逢源地位則不期然而然矣
二之字只依程註指義說為是蒙引謂皆指其事
言非也旣存疑則又似行之之字指義出之之字
指禮以之之字指義禮孫亦不必如此
他處禮字該得遜字所謂禮以恭敬辭遜為本而
有節文度數之可也此處禮字只當主節文度數
說
大全余氏以出辭氣解遜以出之只是舉辭氣以
為例可其實兼貌言動說
他書未有不以信為體義為用者此章却是以義
為體信為用蓋仁義禮智信如十二律旋相為宮

吾之於人也章
這一章聖人自明其直道欲與天下同遊於直道中
也毀譽且與直道相反天下有毀譽天下無直道矣
是曰是非曰非此直道也過其實損其真此毀譽也
毀譽不過是私意有所好惡太嚴而流為矯激者往
往[illegible]有[illegible]愛憎假借為許可者便是毀譽一行
不但與直道相反失其是非之本心而天下亦種種
滿[illegible]雜[illegible]而起奔競禍有不可勝言者
人[illegible]以示人非徒見一身之光明正大亦以其關
係世道之盛衰也然又曰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
此則善善長而惡惡短之意然[illegible]所謂仁可過[illegible]

義不可過也究竟[illegible]必有所試則[illegible]仍無據矣聖人如此直道是由[illegible]個之心[illegible]天理[illegible]於胸中故隨處因物付物無一毫安排勉强即使前[illegible]代亦決不肯[illegible]況禹湯文武之[illegible]尚有當年直之爲政事發之爲誥詞蕩蕩平平有一非直道之行乎古今同此民也三代可以直道行之今獨不可[illegible]直道行之耶使稍有枉曲無論[illegible]本心而不安[illegible]對禹湯文武而多慚矣蓋禹湯文武所以必由此直道者何也此道本乎天率乎性人人之所共有即[illegible]安之徒拘於氣禀蔽於物欲而此道未嘗不在感觸之即與拂逆之即覺故三代聖王皆不敢易今[illegible]得而易之哉此夫子不敢以生知安行自處而[illegible]亦[illegible]而不作之意也平生待人接物莫不[illegible]春秋尤可見直道之發見[illegible]直道之[illegible]亦深切矣然此直道雖曰人人同有[illegible]不[illegible]偏故必講求然後能得是非之真[illegible]能[illegible]之[illegible]以爲直道而流[illegible]學者既向聖賢路[illegible]行決不肯[illegible]私意人只怕見不真[illegible]不到不知不覺[illegible]與無心之毁譽與有心之毁譽病痛一[illegible]必有居敬窮理之功然後能行無毁無譽之直道

直道而行將文指三代之民言者誤當依存疑指三代之君言[illegible]民心[illegible]直道三代之君特因之耳若[illegible]民[illegible]能直道即三代之民亦[illegible]能直道[illegible]矣[illegible]夫子只是法三代在三代[illegible]心

君子謀道章

道[illegible]學[illegible]祿章及孟子天爵良貴章同大全[illegible]君子謀道不謀食是將一句說說中又分兩[illegible]其中學也祿在其中又恐人錯認此意似教人謀道以求食故下面又[illegible]一句謂君子所以爲學者所憂在道耳非憂貧而學也新安陳氏曰謀食之食以食祿言與祿字相關耕也餒在其中一句[illegible]是引論此章夫子始終教學者以審內外之[illegible]道[illegible]條說此章大意已明白但要曉得如何[illegible]道[illegible]道謀以事言憂以心言擇善固執所[illegible]不精[illegible]而[illegible]恐其[illegible]之不[illegible]一[illegible]中有學問思辨[illegible]在有格致誠正修在道[illegible]字中有戒愼恐懼之[illegible]在之[illegible]於謀道憂道自無暇及於食[illegible]人之[illegible]自輕蓋道何道是吾所固有[illegible]得了這個道方成得人若道上欠了一分便不成人[illegible]以道[illegible]道是不得不謀不得不憂的若夫食[illegible]外的物事萬鍾於我何加簞瓢陋巷疏食

飲水於我何損故君子所憂所誤在彼不在此但一
一說這箇謀食猶云干祿是道外之事若夫居家勢必
儉餓人焉出處便是道也　故許魯齋謂學者以
治生為急蔡虛齋有言　自井牧之政不復天
下之士紛紛棄道上之人都不甚照管號照管者亦
未盡其道任他自貧自富自有自無惟知有田則有
租有身則有庸而已因連阡陌由他無置錐之地亦
由他則夫今之士上既未得有祿下又不得為農工
之事老者欲安少者欲懷安得全不為一家數口計
久遠遠兩先生所言亦不可不知然學者又不可因
魯齋言治生為急而一味急去因虛齋言不得不爲

數口計而一味算計去這箇急字計字須有分寸若
過了一分便在道外去了讀兩先生之言者又當知
夫子以大道為小人之意又當知程子所謂餓死事
小失節事大

知及之章

這一章是論學之全功知及是格物致知事仁守是
誠意正心事莊莅動禮則修齊治平事一部大學工
夫都在內然須知到了仁守時候修齊治平功夫不
是全無的不莊不以禮不過是修齊治平中小欠缺
處章內六箇之字雙峯饒氏謂及之守之得之失之
此四之字指理而言莅之動之此二之字指民而言

守字者尤不可看作無頭柄的只說到虛處去了
大抵人之學先要明理理不明無下手處所謂理者
非他只是子臣弟友視聽言動當然所以然之故須
去用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工夫去講習討論表裡精
粗無不洞徹便是知及之然知之非艱行之惟艱苟
縱雖及之而物欲牽引怙終陷溺或奪於富貴貧賤
取舍之間或違於終食造次顛沛之頃得之於學問
思辨之際者失之於克伐怨欲之中半塗而廢遵道
亦何益哉故必仁知兼備然後可以言學而猶未也
君子之學也務其大不忽其細正其本不遺其末卽
知及仁守矣吾身之內美既已畢具治世之大綱亦

已粗舉然動容周旋皆天理之流行也苟臨民之際
而猶不莊重則民不知敬亦吾學之累矣卽知及仁
守而又莊以蒞之矣若動之氣象既足生人之敬畏
而制治之法或未足服人之心然彼曲折皆天理
之散見也苟以民之心而有欠則次則民不能興亦
有其心跡矣不覺猶是器備未能暢發到精微處不
以仁守之道以德而於禮處未能精當總見德慾全
而以德備以學問之小處皆不可不變化而充滿
之也此夫子以全學望人與大學之三綱領八條目
實相表裏今日學者無志聖學的固不足論亦有粗
知辨別義理未到知及地位便自足了粗能收拾身

心未到仁字地位便自足了夫本尚未立得何論小
疵此等人學猶不學須將此章反覆玩味便見學問
不可有一毫欠缺夫子所以憤樂忘年孜孜所以欲
罷不能合始終窮高不及聖賢其用人一已百人十
已千之功安能有成真要努力努力
夫子未嘗有一條云此章以仁為主而[illegible]以及之
所以求者仁者之事之所以然者[illegible]此朱子偶
就仁上說耳若欲以知為主亦無不可小[illegible]未
其使仁不成仁知不成知然此皆非正意夫子只
是論學之全功耳未嘗欲將某字作主也篤仁知
等字若深言之則不仁字也叫不得知不莊涖不

以禮也叫不得仁若淺言之則知自知仁自仁莊
禮自莊禮不必以一字貫通章
此氣稟學問之小疵大全輔氏分配不莊不以禮
總非有疵總說為是
不莊涖註謂是厚於內而不嚴於外潛室陳氏則
以涖之心小意差念便生解不莊涖蒞內外一體不
嚴於外可見是內面工夫有欠缺註是泛一層說陳
氏是深一層說
民字在論在動民者身上言[illegible]全在民身上言民
說[illegible]當依淺說如條教號令之類[illegible][illegible]後是[illegible][illegible]
事作當從界點此是在動民者身上[illegible]知[illegible]以禮

猶就其中教之少長有序此只就民身上言
又嘗言云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此則夫
下句[illegible]以義字易天字蓋理自是天理義者事之
宜[illegible][illegible]則人事之儀則亦在其中矣認註最細

益者三樂章

這一章要人謹其所好樂大抵好樂者人情所必有
而所好不同遂於日益之途則日益矣趨於日損之
途則日損矣益也者初頭不覺其益久之而益見焉
損也者初頭不覺其損久之而損見焉故不可不謹
謹之於念慮之初則有以遏其源謹之於臨事之際
則有以挽其流謹之於損益交至之候則有以清其

介謹之於有益無損之時則有以堅其志尹氏註曰
君子之於好樂可不謹哉這一箇謹字是一章骨子
謹節[illegible][illegible]點治之[illegible][illegible]夫子開口說益者三樂損者
三樂有益者又有損者[illegible][illegible]三損者亦三便有出此
入彼而然可畏之意雙峰饒氏曰節禮樂三句都是
天理[illegible]驕樂三句都是人欲一邊心向天理上則
德日[illegible]而有益心向人欲上則德日退而有損但天
理上事不止三者人欲上事亦不止三者夫子何以
只說[illegible]者雙峰尚未發明竊謂大抵節禮樂三者是
人所最易厭的驕樂三者是人所最易犯的禮樂有
制度聲容之節亦不[illegible]樂[illegible]由欲一一辨之考其本末

定其是非．毫釐不得一毫浮不得且舉世所不能明而吾欲明之則近迂舉世所不能行而我欲行之則近怪道人之善易形已之短易妨已之欲且善者或爲流俗之所怪吾倡而人未必和或爲形跡之所嫌吾信而人未必不疑至於直諒多聞之友多不善逢迎不喜諂佞且有大醇者未必無小疵有高世之行者未必無違俗之累故三者皆人所易厭也而不知其益也驕樂是尚意氣的人其豪華足以驚流俗佚遊是好清閒的人其曠達足以致高明宴樂是有小慧的人其尖巧足以誘庸愚驕樂宴樂總溺於聲色飲食宮室之類但一尚粗豪一弄聰明佚遊則跳

脫於聲色之外只是尋山問水以疎放爲高故三者皆人所易犯也而不知其損也朱子云君子之於禮樂也講明不置則存之熟是非不謬則守之正存之熟則內有以養其莊敬和樂之實守之正則外有以善其威儀節奏之文道人善而衆悅勉強之意漸多賢友而直諒多聞之士集樂是三者而不已焉雖欲不收其放心以進於善亦不可得矣其爲益豈不大哉若樂則不敬不和矣佚遊則忌人之善矣宴樂則慆淫勝已矣這一條說所以損益處最明苟於益者之樂能擴充之愈樂愈益以至於不可限量孔子之樂在其中顏子之不改其樂皆是這箇樂做成的苟於損者之樂不克之愈樂愈損以至於不可救於小人之無忌憚焉所以小人皆是這箇樂做成的所以在此則所[illegible]深求．正而七情皆且棄．差而七情皆善最不可不審[illegible]要且審其所欲果每當於損者中[illegible]大損而就益深體尹氏謹之一[illegible]而實用力焉勿將聖人之言作一空話頭看過

見善如不及章

這章夫子思兩種人．一種是知至意誠者一種是身修而氣稟稍偏者．則體全而未能達於用前一種人全不是謂知至意誠之士但知獨善無用於世此一種人亦是濟當世道的人只是其體未

充滿但見其得力於本體上多耳．體用俱全之士雖有優劣夫子之意却不重在優劣乃是急欲得此兩種人以[illegible]己見者則深幸之未見者則未嘗忘之也．今[illegible]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精神全在兩如字上．此非真知善惡而誠好惡之者[illegible]說將去．一種人作沮溺丈人之[illegible]東漢黨錮諸君看皆大器只是[illegible]不是遯於[illegible]的亦不是[illegible]高尚的[illegible]見其人矣便見有這等人庶幾人心可正[illegible]吾聞其語矣便見這等人自古論人心者所必貫論學術者所必重求志達道之人亦必

先有此本領意思可擴充而達於用求志二字要有
得切實志見何[illegible]行之[illegible]之[illegible]皆
是志[illegible]何求不是容抱此志須[illegible]逐從此志
[illegible]長[illegible]可[illegible]辭[illegible]定要[illegible]
[illegible]備[illegible]後方纔[illegible]行[illegible]行義依先弟
[illegible]出仕耳或云惟君子之仕可謂行
[illegible]分[illegible]出仕不[illegible]行義不必如
[illegible]之志也[illegible]絕圖於
[illegible]道之[illegible]大地位而爲物
[illegible]和也方纔是道[illegible]伊尹
[illegible]可以當之[illegible]其語[illegible]便見[illegible]人

者必以此爲極論學者必以此爲至曰未見其人也
[illegible]如何可以接續得這樣人如何可以造就得
[illegible]下[illegible]語著作空空慨歎[illegible]使非聖人[illegible]
[illegible]到不[illegible]地位而[illegible]與聖人
[illegible]之[illegible]出來天下人品何常
[illegible]者之力量何如耳今日學者讀這章
[illegible]上有力將地[illegible]界限辨別得明操持
[illegible]定果能到如不及如探湯地位[illegible]而充之便是求
志達道的人不要因[illegible]了說未見便謂這樣人世間
再沒有的

顏子所造不讓伊呂註中云顏子亦庶乎此勿泥

看又云隱而未見不幸早死則是以此章在顏子
既沒之後[illegible]以此章在顏子造詣未到之前
先後亦不可考註中只用[illegible]似不妨以此備一
說也見天下[illegible]人[illegible]人焉亦可謂未見如
未見好仁惡不仁未見[illegible]者皆然不必因未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道

[illegible]亦是[illegible]之大抵仁爲
心之[illegible]人[illegible]人所以不仁只是爲氣質所蔽
[illegible]化氣質便是爲仁但人氣質之病不[illegible]用藥
方是[illegible]司馬牛樊遲子張皆問仁而夫子告之

各不同先要看得仁字分曉然後[illegible]諸于身上看出
大[illegible]方法中心存理得門字見仁字正解
[illegible]心存[illegible]存理得是事之理[illegible]
[illegible]用[illegible]而無[illegible]
[illegible]一爲氣質
[illegible]本[illegible]當理治
[illegible]忽不得[illegible]必須用一味
藥[illegible]不去則藥一日[illegible]不得若口[illegible]不
[illegible]便是[illegible]於天下便
是用藥的時候[illegible]一味便[illegible]若不是於天
下則藥力不到此大[illegible]未得數[illegible]藥品而先說一箇

湯頭與他說孩子果是箇才高意廣的人恐其易犯
之故先說這箇須使他不敢忽略蓋心存理得境
界求易到能如是庶幾可漸企矣最要想像夫子一
段做們想的意思子張便覺錯請問亦見其猶進處
然與顏子請問其目却有分別顏子之問目是於天
理人欲已判然但患其有遏滯子張之請問是覺向
來工夫尚浮全難憑據夫子於是別示之曰五者并
做得且下學之事并不新奇但是要實下工夫不是
可以才聰明是才力的一件是恭一件是寬一件是
信一件是敏一件是惠以此五者存心則心自然無
私以此五者求理則理自然恰合然行是五者不是
容易的我欲行而天下許多險阻的事來難我許多
艱細的事來困我自世俗看來這五者件件是奇特
件件有礙難以不可行自暴則以不能行自棄
於此全看得心體認者自然行入作出作起作
立出精神要人一一這箇須要認得清立得定恭
而成則人之所敬人服信而見疑敏而無功惠而不
報不已也指心言之是我行五者未盡之過可以一杯
水救一車薪之火不熄不是水不勝火也果能行恭
則自不見侮果能行寬則自然得衆果能行信敏惠
則自然人任有功足以使處處皆是坦途行五者要
到這箇地位不是了矣至於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

則見其倚於衡安能如此所以不但曰能行而曰能
行於天下此正與天下歸仁邦家無怨一例所以
考驗其能行之實處都在這裏不是誇張功效心至
此然後可謂心存理得此後可謂變化氣質之極
盡夫本然之天則見然只是下學之功到極處并有
他也這是博文之功夫在內若不是博文者
不要做了這箇也有約禮工夫在內若不是約禮
工夫不可此等安排到今日學者讀這章書
不必說仁在何處偏在何處便當用何工夫如
醫者治病須對症便服藥漸漸消磨之且時刻講究時
刻涵養使氣質盡去而原頭復還如司馬牛樊遲
問仁諸章行要如此看若顏淵仲弓則天資高學力
深邃有乾道坤道之不同然工夫却較容易學者且
學司馬牛樊遲子張可也
按小注得蒙引與勉齋之說不同勉齋分體用
看蒙引則云恭則心不放寬則心不褊信則心不
歸詐敏則心不怠惠則心不刻此皆理之所在故心
存則理得不分體用蒙引非也雖然此處亦知朱子
以存心貼之則心與理亦可不分析然此處亦不
如此中後來講家或竟以五者作理以仁作心或
以五者爲心仁爲理或以能行貼心存於天下貼
理得或以於天下貼心存爲仁矣貼理得紛紛亂

醜其所舍起於裝引欲斷絕爲之說
大今輔氏謂其則仁之旨未明其非本旨此則
援引是也輔氏答亦說二者爲心與理不知五者
之[illegible]公之功而求理之[illegible]不可直謂之心不可直
謂之[illegible]
五[illegible]則是仁[illegible]五者而出此有用功時
[illegible]氏[illegible]是五者從仁而出此有成功時言
[illegible]此是[illegible]論用功故輔氏之說不當
[illegible]且至[illegible]行而[illegible]開名人所說仁字則
[illegible]性也五者固小乘名義也乃從外而求[illegible]
[illegible]於聖人所言風馬牛不相及此是外道

家言又非輔氏比矣
明季講家謂於天下三字是惟恐其寂守一心要
無[illegible]不與天下相感通不知曰行五者便不是寂
了[illegible]於天下三字只是要其不間斷耳不得
如[illegible]說自明
[illegible]五件與所言之故乃是
[illegible]張時已出仕此說太拘
[illegible]章
道[illegible]與前篇無隱之義相發雙峰饒氏謂與
[illegible]大同小異彼是說行處無非至理別
無深晦的道路此只說行處都是實理不必於言語

上求雙峰之說正是此意蓋此一章[illegible]至實
的不必求之高深一[illegible]至實的不必求之言語
然總是道無不在之意開口說予欲無言一句最要
有[illegible]不可將言字太說壞了聖人平日教人都是
用言若將言字說壞使是六經皆聖人措詞糟粕不
是孔門教法矣只是說道理充塞天地原是至實的
聖賢之言無非發明此理[illegible]在言語上求都似言
則有此理不言便沒有此理有得道理不切實了故
聖人欲以言開示學者又不欲學者拘滯於言一日
有予欲無言之歎其指示深矣而子貢則云子如不
言則小子何述爲此其去聞性天道之時尚遠正以

言語觀聖人之時宜其聞夫子之言而未達也夫子
於是即大以明之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吾人所述者
天而已而天何嘗有言哉但見四時行焉則理便流
行於四時上百物生焉則理便發見於百物上無時
不然無物不有一息之頃一塵之微莫非妙道莫非
精義天何不待言也善述天者何必待言而後可述
[illegible]以爲君臣變理切述之以爲簡易述
之而爲[illegible]述之而爲[illegible]述之而
爲[illegible]天之[illegible]而遂無可述哉夫子斯
言蓋欲子貢於動靜[illegible]之間隨處體認如曾子之
隨處精察而力行不消沾在言語上尋求也必如此

方是着實工夫子貢所以終聞性天道而一以貫之者其得力全在此故。篇鄉黨都是這箇意思所以於聖人之衣服飲食威儀容貌間無處不留心體察蓋知道所自物之皆天理動靜語默之皆至道矣非與聞一貫之傳者不能細心切實如此然須知此是聖門將道理講得明明白白後惟恐學者不去實處體貼所以又欲無言使知隨處理會若未曾講得明白便使就無言處尋求教他何處下手今日學者讀這章書要知道無不在於聖人言處也去理會無言處也去理會未明白者要講究明白已明白者要着實體認到工夫熟後真見得天理流行隨處充滿方

飛魚躍無非至道便是一貫境界

晚村謂此與無隱章最易錯解入異端去聖人因學者徒以言語求此理而不實體之身心故發此以啓之非謂道本虛無有不可說者在也此一條是防後儒入禪之弊看此章者所不可不知　時行物生之說似禪機聖人是指點實理不似禪家卜度話頭只是指點此心

雙峯饒氏謂百物生是天理之發見四時行是天理之流行最是新安陳氏謂其過於細察者非

松陽講義卷之十一

吳縣席永恂

當湖陸隴其稼書著　受業席定侯　錄編次

大倉王前鼎

孟子

伯夷非其君章

是一章是君子不爲一偏之學就是一部中庸的註腳蓋天下道理只有一箇中庸君子只在這條路上走伯夷下惠自任之和如夷惠者非君子所願學也以伯夷之生平言之嚴於惡惡而不輕與人羣其一種不屑就之意眞可謂淸之至矣使其當淸而淸

淸而不淸則淸即中矣然其淸也却不能無偏處雖曰不念舊惡求仁得仁固有淸而得中之時矣然畢竟不中處常多以柳下惠之生平言之寬以處衆而不以人絕其一種不屑去之意眞可謂和之至矣使其當和而和當不和而不和則和即中矣然其和也却不能無偏雖其不恭然時有中處不以三公易其介固亦有得中之時矣然畢竟不中處常多所以孟子但言伯夷之淸和而曰一言以斷之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不是只夷惠之淸和不好是言其淸和有恰好處亦有過當處其恰好處便是中其過當處便是隘不恭如一不屑就也理不當就而不就便是中

了亦有可以就之時彼亦不就則是隘而已矣一不
屑去也彼不肯去但不失便是中了亦有可以去之
時彼亦不去是則不恭而已矣[illegible]亦是[illegible]
一體之懷惟恐開人為不善之門而欲以正自之道
轉移之但時或失之過則謂之隘不恭[illegible]亦是
與物一體之懷惟恐絕人為善之路而欲以忠厚之
[illegible]化之但時或失之過則謂之不恭這箇隘的病
[illegible]有小了雖只是一點偏然後世有一種疾惡太
[illegible]下危[illegible]激成事變者皆從這箇隘起且未
[illegible]纔有隘處也便不是全中之道了這箇不
恭的病不要看小了雖只是一點偏然後世有一種

包含大過至於賢否混淆釀成禍敗者皆從這不恭
起且未曾到釀禍纔有不恭處也便不是全中之道
了君子只中中為學者也雖當舉世頹靡之時亦一
[illegible]只以從[illegible]人[illegible]之[illegible]如[illegible]之可以[illegible]
[illegible]是亦[illegible]之助也[illegible]之節也然不敢只是
[illegible]不恭者亦可以[illegible]
[illegible]如[illegible]之可以治[illegible]是亦中[illegible]
[illegible]也然不敢只是為學也[illegible]
之[illegible]其失之隘則以隘為學
[illegible]者矣學夫和之得中者猶恐其失之
不恭況以不恭為學耶以不恭為學[illegible]不止於不

恭者矣故由其[illegible]由其清之[illegible]則[illegible]
[illegible]也由其和之[illegible]不由其和之不恭者則[illegible]
[illegible]也此孔子之所以為時中而孟子之所以願學
[illegible]子思所以提出中庸二字[illegible]
意思新安陳氏謂孟子欲人法[illegible]之[illegible]人不
知[illegible]之失其發學者[illegible]字[illegible]好處
子不是[illegible]二子全是要學者[illegible]到中道上然
[illegible]中之界限辨得明白方纔能得中不然則自
[illegible]中而不免於偏者多矣在夷與惠何嘗不要中
[illegible]是不知不覺做成隘不恭學者誠有意化隘惠之
偏而學君子之中其[illegible]於致知格物之功孟子

所以又曰猶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
非爾力也今日學者[illegible]又不但在隘不恭其知自私
自利不得人下之見其[illegible]不相關有時激而為
忿戾為[illegible]也是[illegible]之見何嘗[illegible]伯夷之隘有
時流而為[illegible]從[illegible]何嘗是柳
下之不恭彼[illegible]必為[illegible]人人志在正路上走
了然後而[illegible]其[illegible]不[illegible]不恭
上二節問答[illegible]最好謂不羞不卑
與不事不友相照不隱賢與[illegible]不去互為相照
爾為爾與[illegible]交相照俱是一節
深一節[illegible]下節道是說[illegible]和之極處不隘二

句只是起不怨不惡意耳不自失亦是帶說但不
重只重和上蒙引却須介處了又接止照上語但
來不泛說皆說得極分明但須知所謂一節深一
節只是說其清和尚未說到隘不恭明季講家多
誤看
此患只是偏若楊墨於陵則僻矣百世之師章取
其偏以救世此章指其偏以明道大全朱子明謂
孟子直說他隘不恭不曾說末流如此今時文猶
有主末流說者非又有云隘不恭特以迹言之然
心與迹一也又有云所遇之時不同不得已也然
不得已何不如孔子乎此皆欲回護二子不知正

不必回護也
蒙引謂由其清不由其隘仍疑非之蓋以由其清
不由其隘則清和乃君子所由矣何以又云願學
孔子也不知蒙引自云由其清之得處不由其清
之失處固無病淺說亦本蒙引君子字指孔子亦
[illegible]孔子者與論語逸民章及孟子養氣章皆相
表裏
困勉錄陳氏曰時中之聖惡惡未嘗不嚴顧其惡也
乃矜憫之伯夷則直惡之而已若將浼焉惻怛微
而潔己勝也不憐不濁明示[illegible]不亂之意亦與
焉能浼我相似顧其入也乃從從而[illegible]之之柳下

則夷猶玩忽之而已不必[illegible]於成物蓋有於與
物一體有未至處是故清和[illegible]聖殊[illegible]謂
淺[illegible]此條不是若於與物一[illegible]有未至處安得謂
聖[illegible]子與孔子一[illegible]是[illegible]稍偏
不[illegible]明季[illegible]心則謂
[illegible]不可[illegible]以[illegible]有[illegible]惡
[illegible]不[illegible]此則看[illegible]是學
[illegible]不同[illegible]只是欲[illegible]以化之
[illegible]不[illegible]今朱子亦謂其心玩世
[illegible]無也然[illegible]玩世不比[illegible]之玩世

松陽講義卷之十二

當湖陸隴其稼書著　受業嘉定侯銓編次

吳縣席永恂

太倉王前席

孟子

王者之迹章

[illegible]此章歷叙羣聖而繼以孔子亦是示人存在的樣子孔子有舜之生知安行而兼禹湯文武之憂勤惕厲其一生學問備見論語孝經易詩書禮樂春秋此獨以春秋言者總註謂孔子之事莫大於春秋故特言之是矣但要想春秋如何存得這幾希

孟子只說得一箇義字亦未言其義之如何須玩尹註所謂定天下之邪正為百王之大法春秋所以存幾希只是定天下之邪正而已邪正定而人與禽獸別矣[illegible]說下者之迹熄而詩亡者明係云天下自[illegible]者與此義者乃王者之迹[illegible]為詩歌天下無王者則此義遂[illegible]而[illegible]人因定為[illegible]制說得極明王者之分即是人倫之辨詩春秋之作皆所以使人[illegible]於禽獸雖春秋不但接詩王者之迹熄亦不已詩亡自下迹熄而易書禮皆亡矣春秋作而易書禮皆明矣而詩春秋絕[illegible]之際尤顯而易見故就詩言之詩亡所以由王迹之熄[illegible]益自成康而下其詩為

正雅所以咏歌政教號令之盛詩即王迹也自厲宣而降其詩為變雅所以哀傷政教號令之衰王迹猶存乎詩也自黍離降為國風以後天子既無命德討罪之權公卿亦無好善惡惡之實[illegible]祭伯之屬非復[illegible]廟家父之徒能保[illegible]正論於廟堂之上大道猶在人心[illegible]草野之中間有公論然緇衣候人之篇出其間采[illegible]有之篇亦出其間是非混淆無復能辨王者之迹於是而滅絕矣本因王迹熄而詩亡因詩亡而愈見王迹之熄此時若無人為別嫌疑明是非將邪正之辨正告天下天下將皆淪於禽獸而不自知孔子有憂之故因魯史舊文而筆削焉因

會盟戰伐之事而寓褒貶予奪之義以禮樂征伐歸天子以三綱五常歸人心討其亂臣賊子正其邪說暴行夫然後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大義炳如而春秋一書遂為萬古不可易之經是春秋也孔子作之即舜禹湯文武周公作之也孔子之心一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心是雖[illegible]而亦不能窺其精微即如鄭與晉文[illegible]當時列[illegible]盟在晉列國之書皆不能[illegible]也然其實只有[illegible]事[illegible]於楚之[illegible]但不能大打過也孫其事不過桓文之事非能看見桓文之隱微也其文不過史之文非能超出乎史之範圍也桓文非無[illegible]之人非迹於仁也然

竊假仁之名曰非真仁也假文非真正名定分之尊近於義也然特假義之名耳非真義也史之文筆削非不嚴也然未必皆合萬世之人心史之文褒貶非不嚴也然未必皆協天下之公論是則其事其文雖非無可取自揆之孔子春秋之義則相去固懸絕矣故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竊取云者謙不敢當作之名然亦可見其非復舊史之舊矣一筆削之間而變史爲經變伯爲王非作而何故將欲辭之而不可得矣未作之春秋人心道心爭勝之書也春秋作而人心皆化爲道心矣未作之春秋天理人欲夾雜之書也春秋作而人欲皆化爲天理矣春秋不必盡

同於史之事惟抑其事而明其義則雖重耳小白之行事而皆將得文武周公之精意則然可見矣春秋不過是舊史之文惟因其文而著其義則體當微[illegible]書而貴矣[illegible]可知矣何謂[illegible]倒反之耳而皆指小人一點蔑帝之心據之天子之[illegible]之公在于之逆矣子爲東周之[illegible]不可行於天下[illegible]之於此所謂述而不[illegible][illegible]律天[illegible]下襲水土者悉見於此自有春秋[illegible]以[illegible]而不[illegible]孟子一生學術亦俱不於此七篇之中無非春秋[illegible]不可作故事看了須知其字字[illegible]

何有於夷[illegible]之義[illegible]分方遠得禽獸一分彼以春秋爲斷爛朝報者固不知這箇義即漢儒之附會穿鑿亦未深知這箇義但熟玩胡文定之傳而折衷於程朱之論方得知這一書真是萬世帝王聖賢所不能外註以詩亡爲雅亡是主胡文定說呂成公則云雅[illegible]下[illegible]變風終於陳靈而詩[illegible]以詩亡爲風亡與朱子註不同今當依註人祇謂之衰也大[illegible]思而士大夫之[illegible]於是乎有[illegible]文衰也士大夫之議論不足[illegible]而草野之公論猶可據於是乎有變風其又衰也則橫議起而草野之議論亦不足據

矣此詩[illegible]代盛衰之勢固然然變風詩人之力量小終不若變雅詩人之力量大所以風雖未亡便謂之[illegible]春秋之作雖與變風詩人同是[illegible]不同

[illegible]春秋之義存[illegible]春秋之義亦即是王者之義但本文所[illegible]也

竊取只是承上雙峰饒氏謂以匹夫而行天子賞[illegible]竊取[illegible]註意

君子之澤章

這一章承上三章是孟子以道統自任之意君子之

澤句引起下節有說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君子小人俱指聖賢但以有位無位為言之耳孔子之澤豈百世不斬此云五世而斬者蓋借以為常君子小人之澤言之亦必至五世而斬而天縱之聖可知矣何云予止此之者借以表見又未得為徒而其道說這是不可接聊雖同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然其流風餘韻未嘗不有所感者有界於目之亦有所興起於吾身若有所予私淑之力存則有之而世之下猶能興起而況在五世之內乎一章所重全在私淑句最要看得着實所私淑在何處用何工夫去私淑不可草草看過了所私淑者只

是仁義仁義也者孔子所以接舜禹湯文武周公之統者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也君子所以異於庶民者也正學之所自分也吾儒楊墨之所自辨也一部春秋一部孟子只此二字包得盡是其本領井田學校只是作用孟子一生願學孔子學此而已至論其工夫則只是一箇敬字敬即前章所謂存心養性只是一箇敬字即孔門博文約禮工夫即孔門約禮之學工夫自古聖賢只是用此三件工夫大學仁義無從求了存得私淑二字明則孔孟精微俱在內了這一件工夫註謂是子思之徒蓋孟子未得親受業於子思時聞

其道於其徒此處尤可見孟子學聖人的力量子思之徒未必能盡通聖人之道而孟子由其流而溯其源去其疵而得其醇遂能接孔子之統顏曾未嘗親見了思而升洙泗之堂而顏曾子思不能過也雖洙泗於子思之徒而子思之徒不能及也所謂青出於藍而青於藍此是何等力量直到此便隱然見孔子之道萃在一身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萃在一身其任之重如此今人以為依知之了若不是聖人路上人只是禽獸路上人只有這兩途不是聖人路上人便是禽獸路上人兩路中間更無住足之處今學者見人要他學聖便以為迂遠不知

舍此一途便不得為人在此一途走雖淺深生熟不同皆人類也不在此一途上走雖聰明蓋世才力過人皆非人類也可不懼哉可不懼哉繼孟子而私淑孔子者周程張朱也其自任與孟子同亦只是要跳出人禽之關耳此不是好高學者看到這等處要想見聖賢一段萬不得已之心切不可認作迂闊話頭

仁人心也章

道此章是言仁義之切於人而不可不求大抵戰國之人多將仁義看作沒要緊的道理因將聖賢求仁義之學問看作沒要緊的工夫不知若使這箇道理

是沒要緊的聖賢只分付各只示人若使這個工夫是沒要緊的聖賢亦何苦以此責人所以孟子指而示之曰這仁不是別物就是人的心人但知有知覺者心不知道知覺一離乎天理便與禽獸一般如何叫得人心須是知覺與天理合方可叫做人心故這仁乃人心也此見指仁爲心不是指心爲仁這義不是別物就是人的路人但知走得的便叫路不知若不在正理上走便如行荆棘一般如何叫得人路須步步在正理上走方是人路故這義乃人路也此亦是指義爲路不是指路爲義謂之人心人路則是不可須臾離的了而無如世之自暴自棄者拘於氣

稟蔽於物欲有正路而不由反以荆棘之路爲正路他有本心而不守反以禽獸之心爲本心也存於內者絕是一團私意發出來全是一段邪氣所以遂成了世衰道微的局面然這箇局面不是不可轉的轉移之權亦在人耳蓋仁人心人路分言之則有二合言之總是一箇心路亦是心之所發也使人能一日猛省知這箇是吾之心不可須臾離的而翻然求之何難便已放者復入於內還其仁義之本然哉無如顛其心舍而不求大或溺於功利詞章而不知求或汩於虛無寂滅而不知求自暴者終於自暴自棄者終於自棄氣稟之拘日益甚物欲之蔽日益深安於荆棘甘於禽獸故世之衰者愈衰道之微者愈微江河日下而不可返也這不是仁義不可求是人自不肯求耳所以古之聖賢設爲學問之道如大學之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中庸之學問思辨行篤務使學者窮其事多端這不是好爲迂濶強人以煩苦之事只要人復其仁義之本心而已人能從這學問　則其氣質自然日變化物欲自然日消存於中者皆天理而遠於禽獸發於外者皆正道而遠於荆棘由淺而深由生而熟由美大而聖神這還其人心人路之本然得了所謂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也試反覆此章則從事學問以求仁

義何不容已矣但此章先儒之說多有異同須要精辨如張宋山以收歸精神爲求放心而謂求放心之外別無學問這便流入於禪學不待言矣朱子初說謂放心不收則何者爲學問思辨存得此心方可做去將學問求放心分作兩段亦是未定之說語類中則只以此說爲未是惟大全雙峰饒氏之說曰上文說仁人心也只是把心做義理之心不應下文心字又別是　當言求放心做兩段方不合孟子放則只說從知覺上去恐與仁人心也不相接了最皆以此質之勉齋勉齋云此章首言仁人心是言仁乃人之心次言放其心而不知求未言學問之道無他

求其放心而已矣言學問之道非止一端如講習討
論玩索涵養持守踐行擴充克治皆是其所以如此
皆只有他道不過求我所失之仁而已此乃學問之
道也[illegible]只指仁而言今讀者不
[illegible]一般看得甚的確詳[illegible]與講類中
[illegible]之章亦是如此講家依勉齋
[illegible]此亦不是蒙引謂求放心是
[illegible]謂求放心而後可
[illegible]一齊矣究竟須明先儒之異同不難
[illegible]下工夫則雖學者須將聖賢所謂學問猛力去
做擇善固執靜而存養動而省察念念必從天理上

起事事必在天理上行務使仁義之本心一毫不走
失卓然出於氣稟物欲之上方成得箇人若不去實
下工夫總然辨別得先儒的同異只是這望得一箇
路徑不曾去走也不濟事
淺說以學問之道對學問之事言謂學問之道是
中庸尊德性工夫學問之事是中庸道問學工夫
此本朱子初說而蒙存集註意也集註特以事字
代道字非以事字與道字對說也學問之道內便
兼得尊德性道問學
按仁義禮智各有體用此以對待者言也若以其
流行者言之仁初發出只是一點萌芽及其盛則

爲禮及其成則爲義既成而藏則爲智故或將仁
禮分體用或將仁義分體用或將仁知分體用孟
子所以指仁爲人心義爲人路其實仁義禮智皆
在心皆發出在外

鈞是人也章

此章論大人之所以爲大人在先立其心詞義明
白只是立的工夫孟子不曾明言晚村云孟子爲邪
說只是義在外故其立言特指本體示人固有處
多而不及工夫如放心章之求字身體二章之養字
此章之立字皆點出工夫非前後
除卻[illegible]之謂立也象山以先立其大爲宗旨

舉示楊中民安坐瞑目用力操存半月一日下樓忽
覺此心中立象山見之曰此理已顯也然則象山之
所謂立立其所立耳[illegible]謂立也孟子之立欲
得其能思之職如象山[illegible]大耳然則先立
之工夫如何曰此孟子之引而不發也孟子以孔子
子思爲宗看孔子子思所說的得之矣晚村此一段
發揮[illegible]謂更不如卽孟子自家平生所用之
功從之孟子所用之功如何亦曰知言養氣而已知
言卽孔子所謂博文子思所謂擇善者之所謂惟精
是不曰[illegible]能思養氣卽是集義孔子所謂約禮子思
所謂固執者之所謂惟一是臨事時能思思之實

處謂之誠思之嚴密處謂之敬故范氏箴曰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念即思也誠敬所以形容其思之妙誠敬自在知言養氣上見不是離知言養氣懸空有所[illegible]誠敬見[illegible]知言養氣是說的[illegible]不[illegible]不聞之戒懼亦是誠敬然在思前一層不得[illegible]之先着知言養氣工夫但要積累做去不是一日可到的故必及早下手亦不是要人[illegible]不關耳用力也從古聖賢學問只是這先立其大的工夫惟虛無寂滅之學欲人屏絕思慮則[illegible]便廢了[illegible]昭昭靈靈的能爲萬象主却只是一團氣何嘗立得大者所以曉村謂象山乃不立其大者也所云小者不能奪猶云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此處要與志壹動氣氣壹動志分別看蓋志壹動氣有好的有不好的氣壹動志亦有好的有不好的[illegible]何論志動氣[illegible]皆是從思而得之所謂先立乎其大者以不得[illegible]無論志動氣氣動志皆是不思而不得[illegible]奪於小者不可與認氣壹動志爲奪於小亦[illegible]立其大也[illegible]心得其官則耳目皆從無非思也最明前章所謂求放心即是先立乎其大者所謂舍其路而不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即是奪於小者見不特大人小人之分直是人禽

之分范氏一箴可危可懼學者須逼章書要知常常此心未發之時則戒慎恐懼以立其思之體發於平日則以思人[illegible]發於應事則[illegible]省察克治皆是立其心之用[illegible]心在[illegible]能立不是空空把捉謂之立[illegible]此心[illegible]不在天理上便是爲小體所奪[illegible]心爲形役也成何人品想來此[illegible]得

[illegible]本心可以應事而制外亦所以養中故必於[illegible]美色禁之使不接於耳目應接外者不入而內者亦固矣此是將無暴其氣意侑在言外不知先立乎其大者同兼得持志養氣也

吳于于云心之官則思思字中兼人心道心此須也依此說則思[illegible]之亦未必盡合於義理乎曉村[illegible]心之官也足破吳[illegible]

不善者多由於從小者此所謂不思也不思不足[illegible]實然[illegible]不在[illegible]思爲想只與做不思

人皆可以爲堯舜章

[illegible]

此章自徐行後長以下俱就孝弟說又是指示爲堯舜的下手處故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是此章最緊

要處然言孝弟却先言徐行後長者若孝弟二字若
只言之如孝經所云刑乎四海通乎神明亦非學者
下手易到若徐行後長及衣服言行之類乃是小學工
夫而刑四海通神明者之根基也有子所謂孝弟也
者其為仁之本與故先指是言之又是孝弟之下手
處其小人之學先切學者須先認明此孝弟二字勿
[illegible]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illegible]陳氏楊氏
[illegible]陳氏一條即孝經所言之孝弟也楊氏一條即
有子所言之孝弟也陳氏一條其意謂雖堯之於變
時雍舜之四方風動不過是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耳
只完得孝弟的事孝弟之外別無道理楊氏一條其
意謂堯之於變必本於親九族舜之風動必本於蒸
[illegible]大[illegible]至微的道理都從這孝
弟始得二者之實事親是也從兄是也二說
雖各有發明却說不同陳氏一條是實意楊氏一條
說上意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俱要切孝弟
堯之服何服也寧什麼[illegible]乎無有孝弟之服也
一切衣冠之間有表之服有是事父兄之服非堯
之服也堯之言何言也寧曲無乃寧有何多孝弟之
言也一切言語之間總有見得事父兄之言
非堯之言也堯之行何行也寧卑無亢寧拘無肆孝
弟之行也一切於尚之行莫有公之行皆非事父兄之

行非堯之行也不必遠[illegible]其[illegible]之放不必遠學其[illegible]
之被只此動容周旋間度繩矩刻刻是敬父恭兄
之心堯以安而我以勉堯以帝而我以儒雖生熊不
同治平不同而由由乎孝弟則同彼四表格上下之
本本也在是矣不假然一堯也故所謂堯舜可為者
亦為之於此而已矣不然不但不知堯而日入於桀
之路矣[illegible]分途亦只在此孝弟亦只在此徐行後
長之學亦可不細講之又明其不惟可為且不可不
為者也孟子所以言辯於此者大約曹交衣冠言動
之間自安貌孝全無孝弟氣象小學工夫未嘗下手
雖緊告以大學倫無基而厚墉適增其病痛而已故
所以告之如此欲其反而先求之小學也乃交復答
以假館受業之言僧不自知其病痛所在無論其志
之不誠即使志果篤而得之亦無煩勝孟子所以又
言之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言此本人性所固有
古今所同然即日用所謂本不難知只是求之有序
須要從切實處做起人患不能求耳不從切實處求
纔朝夕講貫無益也故不若歸而求之事親敬長之
間衣服言行務不離孝弟孝弟之道既熟則其心
自須以相與之心觀天下之道觸處可見不必負笈
從師而無處非師教集註謂此見徐行學文之意
論語弟子章先孝弟而後可學文也而[illegible]而[illegible]之知

行俱造其極總不外是不待言矣不然何堯舜之可
爲哉此最可想見孟子教人循循有序學者讀道章
書要知吾人欲爲聖人須從小學做起小學工夫不
曾做得則道雖若大路然亦覺窒不出卽能窺見一
二終不濟事雖日從事於格致誠正之功不免扞格
而有所以朱子特輯一部小學書教人先從事於
此而後進於大學與孔子告曾參之意若合符節這
箇小學只是爲童蒙而設然若童蒙時不曾做得這
箇工夫雖到白頭仍須從這箇做起切莫輕忽了
不勝其難舉百鈞烏獲之任講家俱云總在一
人身上言見只在用力與不用力固是然力不同

科如何人人能烏獲此處只是借喻世間猶有不
盡然者若爲堯舜則無有不可能者
明季講家俱云堯舜之道道字不另講下孝弟卽
是道也看來道字對照卽本立道生之道孝弟卽
其本也
講家俱云大道明白現前故下句云豈難知哉純
以知言與人路路字作共由看者不同此亦似拘
白文難以知言似兼得行意致知力行總要從孝
弟做起
大全朱子講夫道句云道之精微固難知也然自
始學言之則如是而爲孝如是而爲弟如是而爲

不孝如是而爲不弟其大體向背之間豈不明而
易知乎淺說云夫道道字說得虛不專指孝弟所
謂萬理咸備也與朱子不同然集註卻似用淺說
之意今從之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章
這一章是孟子言仁義非由外鑠言外便有要人盡
仁義之意蓋孟子當時言仁言義人都道是迂濶只
緣不知仁義是人性所固有道是將外邊的道理勉
强他要他學要他慮所以不肯從故孟子平日拳拳
與人言性善只是要人知善乃人所固有便知是不
可須臾離的至此復就良知良能指點之自聖賢教

人學教人慮並不是勉强人人之本來原有不學而
能之良能原有不學而能之良知只是囿于氣稟蔽
于物欲不學而能者不復能矣不慮而知者不復知
矣故學也者所以復其不學之能慮也者所以復其
不慮之體並不是以人所本無者强人這良知良能
豈待長見得只有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孩提稍
長亦不知敬其兄這豈待學慮的豈不是良知良能
後世間不孝不友之人亦是喪失其本心而非本來
無此孝友也聖賢教人以孝友者只是欲復還其本
然亦並非强之以所本無也旣知孩提愛敬爲良知
良能則仁義皆良知良能不必疑矣蓋這孩提之愛

混便是仁之發仁之實可見仁是人所固有的仁非由外鑠也這稍長之敬兄便是義之發義之實可見義是人所固有的義非由外鑠也但謂孩提之愛親敬長即是仁義這段緣故人未必曉得疑知能之在孩提者與仁義無干這也極容易明白的只看這孩提之愛親敬長不是達之天下無不同之的麼舉天下無一人不如此豈不是天下的大道理仁義只是由此而推廣之耳豈能外此仁義既不外此則仁義非外鑠不必更疑仁義既非外鑠則自當因其端而保守之擴充之由親親敬長以造乎其極變化其氣質掃除其物欲而復還其天命之本然學雖勞慮難

皆有不可已者這與論性善諸章相為表裡以孩提愛敬驗仁義之固有就如以乍見入井驗仁以呼爾蹴爾不屑驗義以平旦好惡驗仁義都是一樣意思自姚江之學興借此章良知二字作宗旨因借不學不慮字樣欲掃除學慮而孟子之旨盡晦不知孟子言良知之意是指愛親敬長之心言陽明所謂良知乃指昭昭靈靈之心言大謂不同孟子言不學不慮只是就人之本心自然發見者言非以學為務不好而必欲掃除之也此種議論與是亂道將程朱之書細細玩味自知其謬今日學者讀這章書不怕不知仁義吾所固有只怕迷溺於氣稟物欲中不能

拔出因循苟且過了日子辜負孟子一番提醒須從愛親敬長做起處處要撥去了氣稟物欲專在仁義上走認得清守得定擴得開方成得箇人

此章孟子之意是以仁義為良知良能姚江之徒却是要尋良知良能來做仁義所以不同明季講家但云此章欲人自識其良心便易陷入那一邊去孟子第一節雖未提出仁義然却暗指仁義

潛室陳氏及存疑俱以親親敬長為仁義之發新安陳氏以親親敬長為仁義之實　說似可兼用

蒙引淺說俱只云親親即是仁敬長即是義似混

淺說以上二節言愛親敬長人之本然末節言愛

親敬長人之同然或疑第二節已有同然意然第一節雖有無不知字只是帶言淺說是也

達字從蒙引達道達德之達同講家有欲作擴充看者大謬

孔子登東山章

這一章朱註謂言聖人之道大而有本學之者必以其漸乃能至也一章大旨已了然但讀者須要細認如何樣叫做大如何樣叫做本如何樣是以其漸要一一尋到實處不要只將註中幾箇字空空說過了所謂大即中庸之發育萬物峻極於天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語大莫能載語小莫能破者是也道本如是

其大聖人適還其道之人以其體言之則無一理之不具以其用言之則無一處之不到堯舜文武天與求上得不能出其範圍中行狂狷善人君子俱莫能違其涯矣所以在一國則爲出於一國在天下則爲出於天下不但諸子百家難與比擬即亞聖如顏子亦自歎雖欲從之末由也已百世之師如夷惠亦難並其盛宰我以賢於堯舜啓於百王往孔子未嘗有蔑視一切之心而據其地位言之則有不足當其一學者如此看方是集註一箇大字所謂大卽論語吾道一以貫之之一卽中庸所謂溥博淵泉所謂立大本知化育上節大字兼體用言此節本字當以體言

是從大字中抽出言之本只是心但是義理滲洽之心一于散殊而爲理畢具者也不是空空一箇心若空空一箇心則釋老皆有昏默之心不足以應萬事不可爲大本須是萬理皆足之本既立無處不可貫位天地育萬物皆從此出猶水之有源猶日月之有明水有源而流自不可限量日月有明而旁照自無不周其光自不可遏抑要如此看方是集註一箇本字然其所謂大豈一蹴可幾乎其所謂本豈一蹴可至乎是有其序焉故爲了以成章後達言之而朱子以漸字解之所謂漸者與大學之由誠正修而後齊治平中庸之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不同大學中庸

是行遠之當以漸此是進道之當以漸故程氏曰如自[illegible]已之謂信至於大而化之之謂聖自志學至於從心不踰矩其間次第皆是是於此而通於[illegible]漸字最明皆行道之序如讀書者先[illegible]然後讀經是遠道之序如[illegible]者四書也學者讀了然後讀經不遠也要四書熟了然後讀經同爲漸字[illegible]有以從本字大爲成章後達之意爲應觀瀾節指達爲應登東山節此說亦依此說則是行遠之漸而非進道之漸與慶源輔氏之說相矛盾且上節有本已是一貫地位豈可遽謂之成章至論成章工夫不外中庸尊德性道

問學而德性問學工夫皆不是一層皆要循序漸進由小成而大成由希賢而希聖而希天如水之盈一坎後進一坎而節節有成章節節有箇達末道之大處要如此末道之本處亦要如此前一節歎聖道大而有本猶言子在川上一節則猶言循循然進此是自言其所學孔子本領知言養氣四十而不動心便是成章後達標了此皆節節遂章書要知天下無不可以躐等之聖道亦無可躐學之聖道惟從事於子思孟子尊德性道問學知言養氣之功而細辨其善信美大聖神之節候做成了一箇又進一節不患不到這項地位但有一說孟子這段話是爲有志聖道而

未能循序者言今之學者病痛不在不能循序而患在未有學聖道之志來髮讀書都從名利起見非真欲求升堂入室也故終日對聖賢書只叫得自暴自棄須先立起了這學聖道的志然後再論其循序不循序

此章雖中字人以專指孔子正而子貢學之意蒙引以為皆與天之說不專指孔子者恐非文章與孔子之論輔十哲章一節蓋以登泰山登東山泉非實事也蒙引即作孔子登山說今從之亦然其實有此事恐皆未是

蒙引云首節四句通是假借形容語小註謂以登山觀海起聖門難為言者非淺說云遊於聖人之門一句與上句　例亦是形容語其謂小註以登山觀海起聖門句則似未之蒙引淺說謂登東山二句通是形容說亦非可依存疑謂登東山二句是形容說也在此亦只說觀海句起下聖門句

蒙引以道之大為一理渾然為聖道之本是謂之道的當一理渾然皆是聖道之大處在本明此指其　理渾然者言之

是天成章所積者厚而文章外見也蒙引謂所積者厚如中庸其次致曲曲能有誠文章外見則如所謂形著明也淺說謂此章是下學盡頭處此皆與大全窮源輔氏之說不同丘月林曰成章乃致知力行之事此謂文章外見只是先解字面如此當依存疑為是蒙引以為形著明則全說散了下學之其下大似將說成章方是下學便以為有末達此是達到大而有本處又只單說簡大此說先為誤人之蒙引淺說之非極明

講家謂成章與達者成章不同有箇成章尚有病故須裝之此成章是成就箇片段乃中行路上走故能達此分別得是

仁也者人也節

章是勉人求仁仁之言字有偏言之者是以愛之理言常與禮有人知其當重有專言之者是以心之德言常與真不以為迂闊而不切於人自仁之言字不明於天下於是從與之衆惟知負形具氣自知有覺之為人而不復知人之所以為人聰明之主則又各因其所見自成　這道益紛而天下之人益壞不知天下的人斷無有舍仁而可以為人者天下的道斷無有不根於仁而可以為道者這仁不是可有可無的就是天所賦於吾之性是人之所以為人者也以其具於人之心而非是無以為心則曰仁人心也以其具於人之身而非是仁無以為人則曰仁也者人也故人固必有形氣使空有形氣無仁而無

可以為人乎人固必有知覺但空有知覺無道何仁可以為人乎果有道仁方成得人有道人即有道仁仁與人原是合一的所謂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者也但就靜存之時指其不雜乎氣質者分而言之則謂之仁就發見之時指其不離乎氣質者合而言之則謂之道仁即天命之性道即率性之道也喜怒哀樂人之情也而合於仁則喜怒哀樂即為道視聽言動人之事也而合於仁則視聽言動即為道君臣父子人之倫也而合於仁則君臣父子即為道若舍仁而言道不入於浮游則入於知謀不流於虛無則墮於寂滅是異端曲學之所謂道非聖賢所謂

松陽講義卷十二

道也是則一離乎仁不成其為人亦不成其為道雖修然泰然自號曰人其實只是一團形氣耳何曾是人雖巍然燦然自號曰道其實只是一團意見耳何嘗是道所以孟子當日有時以仁義對言有時以仁禮並言有時以仁知並言有時以仁義禮知並言總之只是一箇仁至此再提以示人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此與性善之論實相表裏性之所以為善者在此所以求仁也孟子一生如言養氣無非所以下此仁字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亦是收心即求仁也是即孔門博文約禮家法也曾子之所人皆知重仁故孔子多言仁之可求孟子之時人不

知重仁故多言仁之不可不求學者讀這章書要知得聖賢教人求仁不是好為迂闊是不得不然之事誠以非仁無以為人非仁無以為道也若仁可離得聖賢何苦必以此責人然空言仁之當求亦無益須實從孔孟下手做工夫處着力向前自強不息必求到純熟地位方不負聖賢這等樣教

此章舊解有重在仁字者有重在道字者有重在人字者重仁字則是踐形之意重人則是道不遠人之意明季講家大抵皆重在人字蒙引一說重仁一說重道有說兼重仁道重仁道為是而重仁者尤長今從之

松陽講義卷十二

仁字道字大全朱子謂仁則性而已道則父子之親君臣之分見於人之身而尤著者也蒙引謂仁是道是一時事此處不分性道二說似不同只依朱子為是

蒙引又云仁也者人也全重在人未有合意至下句方合之以見道之所以為道處此條亦不是仁也者人也便是合矣只是未就其合處言之耳仁也者人也是本來合合而言之是與人合蒙引誤混

朱子謂仁也者人也與中庸仁者人也有切己言統言之分此篇以中庸是切己言之仁孟子是專言

之仁故兩其以仁貞人却一樣

朱子又謂言仁而不言人則不見理之所寓言人而不言仁則人不過是一塊血肉耳須知孟子曰氣原不如此互說朱子言仁而不言人此一意是客意不是正點本文

四書解義七卷

（清）李光地撰

清康熙六十一年居業堂刻本

大學古本說一卷、中庸章段一卷、中庸餘論一卷、讀論語劄記二卷、讀孟子劄記二卷、（福建巡撫採進本）

國朝李光地撰。光地有周易觀象已著錄。是編大學用古本。後有自記、稱讀朱子之書五十年、凡如易之卜筮、詩之雅鄭、周子無極之旨、邵子先天之傳皆能灼然不惑、老而逾堅、獨於此書亦牽勉應和爲而非所謂心通默契者。間考鄭氏舊本、尋逐經意、竊疑舊貫之仍、文從理得、況知本誠身二義尤爲大學樞要所存、似不應溷於衆目中、致陸王之徒得攘袂扼臂、自託於據經詁傳云云。蓋意所未合、不欲附和以自欺、非故與朱子爲難也。其中庸不用朱子本、亦不用鄭註古本、自分爲一十二章、然特聯屬其文、使節次分明、大旨則固無異。餘論一卷、闡發精義尤多。論語孟子則隨有所見、即劄記之、但舉經文首句、標曰某章。其無所詮解者、則併其章目不存焉。大旨皆主於尋求義理、宛轉發明、不似近代講章、惟以描摹語氣、爲時文敷衍地也。

安溪先生著

四書解義

居業堂藏板

注經之難難於得作者之心也漢唐以来循常[illegible]嚴謹故守章謹故專門者各自名家無於微言與義往往不能無褒貶之失至宋程朱輩出始能得不傳之意於遺經於是簡編之錯脫殽似者每以義理為之更定而學者多釋無窮惟其與聖賢之心契合爾論孟舊本列於學官大學中庸則在小戴自宋賢而獨揭以教人大學

自程子始更古本朱子遂為補傳至於中庸論孟分章解義亦多與先儒異者然朱子今本大學不獨為陸王之學者遂生駁辨即當時金華諸子迄於元明諸儒雖恪守朱學者不能無異議族父文貞公深將統於沉溺六經四子之旨上溯漢唐注疏而一以程朱折其中悲學者興疑於大學古今之異而依前賢諱聖啟蒙之心晦焉

於是沈潛考核研其蘊貫然而誠明之旨敬義之傳其所疏通而發明者與宋賢切無毫忽之差也其他中庸論孟章句義理亦頗有所新詩生平屢削其稿不輕出以示人戊戌還朝乃手定其本以貽子弟既竟今請剞劂諸吳下大學曰古本說中庸曰章段論孟曰劄記云者皆所以尊先儒而避注釋之名不居也今惟孫又以繼其志

資勤下學之功博覽衆籍而必以經為主精研衆說而必以理為歸故能通古今之異契聖賢之心羣經皆有論著而於易乎四子則其用力之尤勤者也前年承

命纂脩易經得

旨遂有朱子古本之復而後經翼一還舊觀

上下一德承學與聞則所謂見而知之者歟遭遇盛時而忝獮教之任於公又屬為序從受知最深今日刻其遺書忍以辭僭增輝太陽于喁嗣音鐘呂則區區之誠也

康熙五十九年夏五書於江寧官舍之立誠齋族子玉聰題

大學古本說　安溪李光地

大學之道　在止於至善　親程子改作新當從之書金縢朕小子其新逆乃親迎也

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明德即性也以其得之於天而昭明不昧故謂之明德德本明也惟於氣而蔽於物學者所以明之而已民亦同有是德而但染習俗故又當推吾之明德以新之也性之體純粹至善而其所見於人倫事物之間故修己治人皆必止於至善然後爲得以盡其性此又明德新民之標準而大學教人之極致也

知止而后有定　慮而后能得

承上止至善而言以爲學之其地也止於至善則予之矣知止者未能至之而知所當歸宿之謂也定謂志有定向靜謂心不外馳安謂所處而安慮則下文格物致知之事得則下文誠意以下之事也接自古聖賢之學未有不以立志有心爲之地者蓋志立則心自有所存心存則志益篤然後以之窮理而思可精反之於身而德可據也古之入大學者皆於小學之中涵養而成就者熟矣故其務自後者必能識所趣向以定其志收斂靜一以安其心而不患於明善誠身之無本此節之義蓋小學大學承接之關要也後世養蒙無具而欲遽從事於大學則無所以爲之地者故程子朱子以敬字補其闕若以此節爲立志有心端本之事則大學無闕義矣

物有本末　則近道矣

承上言德能得而言入德之門也物即下文格物之物事即物中之事也物有本末之分事有終始之序不知所先所從事之要而於道遠矣然必明乎萬物之所以分殊而理一而後識本末之歸察乎萬事之所以異條而同貫而後達始終之義此所以必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有下文致知格物之功也知本末終始故知所當先者所當後者而用力有要由此所謂可與入德者也故曰近道知所先後而進道則慮而后能得之謂也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　致知在格物

承上知所先後而言大學之條目也蓋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而心者又身之主也意者人心之主也故必誠其意然後可以正心脩身而家國天下可得而理矣此其先後之序皆理學之自然然知之不至則行之必謬故又當先致知於萬物之本末終始格之不盡則知之不至故又在乎格物也

物格而后知至　國治而后天下平

申明上節之意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　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

知之至也

總結上三節之意修身爲本則家國天下爲末可知矣家者人倫切近之地言厚薄則終始可知矣此皆所謂物也格物者知天下國家以身爲本則知身心之不可以放縱苟且自私知本識而末不得而理則知天下國家之不可以智力權數相馭矣此謂知本結知所先後之意此謂知之至結物格知至之意必知本而後爲知之至舍知本而言知至非古人之知矣

右第一章　按孔門相傳心法曰誠身而已而欲誠身者必先明善善者性之實理即所謂誠也明之則知性而可以反身而誠矣誠則必動而有以成己成物齊治均平之效可致矣自夫子傳之曾子子思孟子言之若一實古昔聖人教人之法而孔子承之也此書蓋曾思相與衍繹成篇名曰大學首章蓋總論大意而歸重於格物之指二章以後則申釋以究誠身之義也明誠之要曰慮曰得而必以知止定靜者先之所以示人開端立本而有德有造之基不可以不察

所謂誠其意者　故君子必愼其獨也

格物致知之義上章盡之故此章直揭誠意以爲明德新民止至善之要也意者心之所主也人性皆善故其心之所主本有不好善而惡惡者物欲雜之然後參雜於念慮之間而制於事爲之際而所謂意者虛而不實矣好惡之發本心甚明至於虛而不實是自掩其本心之明也故曰自欺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好惡之眞而取舍之決蓋以快其本心之明故曰自慊其虛其實本心之明又獨知之故謂之獨愼其獨者以本心之明察其欺本心者而克治以求其慊也意者已所獨知誠者愼之

成效恒獨誠意其義一歸

小人閒居爲不善　其嚴乎

極言自欺之弊也自欺者虛不實而自欺於本心陷溺自欺必至欺人蓋亦勢所必至故自其甚者言之以爲戒也言誠中形外以見中不誠者其不可掩飾於外無疑也

富潤屋　故君子必誠其意

極言自慊之效也自慊之積則不愧不怍心常平寬而體常舒泰是其德之潤身也蓋至此則已造乎心正身修之域而明德明矣

詩云瞻彼淇澳　民之不能忘也

中一節誠中形外之意而以明德新民止善之統
於誠者如此也學者格物致知之事誠意之端也
自脩者謹獨之事誠意之實也恂慄威儀者心正
身脩之事誠意之驗也至於民不能忘則齊治均平
之機誠意之應也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　此以沒世不忘也
承上文而究言及民之事也蓋誠之感於人有化
之者亦處之者誠以化之則德及人而人不忘誠
以處之則澤及人而人益不忘也
康誥曰克明德　皆自明也
承上文淇澳之詩一節而申明明德之義也

湯之盤銘曰　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承上文烈文之詩一節而申新民之義也
詩云邦畿千里　止於仁
承上文盛德至善而申止於至善及知止二節之
義也引玄鳥之詩明至善之當止也引緡蠻之詩
明止之不可不知也引文王之詩明靜安之至則
能慮而得也蓋穆穆者靜而安也緝熙者無待思
慮日然光明繼續也敬止者凡日用所止無非敬
德之安行也在聖人則安安者性之於天故能不
思而自得不勉而自中明誠合一者也學者則必
主靜以安其心由明善以適誠身之路弗慮則無

獲弗為則無成故聖人者為世之標準而學者必
以聖為歸也為君以下舉文王之立人極者言之
所謂敬止者也明必至於是而後為人倫之至不
如是不足以言至善矣自古聖賢以敬為德業之
本而言敬又有體用之分故穆穆者敬之體也敬
止者敬之用也心純於敬則理明事一於敬則行
順程朱以敬統知行深得大學此章之指矣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　此謂知本
上言明德之新乎新民矣故復言新民之要歸於
明德以明誠意之為本而必先乎致知以知本之
意也無訟者天下平之極也然因乎無情而不敢
盡其辭則是民不自欺也由乎我之有以大畏其
志則是誠意之效也務此之謂務本知此之謂知
本也

右第二章。按此節前無誠意在致其知之文
後無正心在誠其意之釋章首又特揭誠意而
於前後無所牽引故知此章釋謹獨與衆條不
同蓋以誠意為一篇之要與中庸之言誠身
也其必先致其知之意則第於章末一語發之
大指明矣
所謂脩身　在正其心
身有之身仍當依舊本為忿懥之類以心之發乎

身者言也苟有失正之時則其身之容貌辭氣
亦因之不得其正矣本文正字因心之義以說
身也
右第六章此章言身心之所以相因也朱子
謂意之既誠尙有正心之功學者每疑誤於其
說愚謂誠意猶中庸之戒懼謹獨也正心猶中
庸之致中和也戒懼謹獨則無不中且和矣然
朱子獨以戒懼爲約之自謹獨而精之蓋涵
養者察愈親愈密之功如此其至也觀章句上
節言察下節言發則知誠意之外別無正心之
事始亦約之精之之云爾學者宜深思焉而不

可以輕致其疑也
所謂齊其家　不可以齊其家
所親愛之類以身之行於家者言之也蓋五者之
情無處不用然施始於親而皆可於近所及之用
而推之而歸於偏也易此身不修之害所以於家先
發之也
右第七章此章言身家之所以相因也按正
心修身誠於誠心無可疑者若自齊家以下則
未嘗不明新民之義而有所謂成以化之者
焉有所謂誠以處之者焉如一家之觀型國與
天下之興起其誠不動所謂化之也一家愛惡

之施因賞罰之令天下人才則用川舍衆寡
之權皆必因其公理而我無容私焉所謂處之
也德之不修而觀感之無本則不可謂意誠事
之不當則是猶有蔽於私而恍於欲者亦未可
謂之誠其意也朱子所謂節節有工夫者意蓋
如此後學不察以謂家國天下別有措置區畫
而不統於誠意則非矣
所謂治國　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
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者有兩義焉一則不出家而
得其理也一則不出家而行其化也
孝者所以事君也　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

此節言不出家而得其理也凡言治國者不必皆
君之事士大夫之服官涖衆皆是也故事君事長
使衆皆以治國言之而與處家之理無異孝經曰
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
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正此意也中庸亦曰
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故能事君事長而後
能使衆下引康誥專明使衆之義者於治國爲切
也保赤子者慈也保民如保赤子是慈者所以使
衆也保赤子者心誠求之推之於民亦衆斯心加
之而已非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則亦皆必學養
民而後治乎

一家仁　一人定國

此與下節皆言不出家而行其化而此一節則觀感而化之事也

堯舜帥天下以仁　未之有也

此一節順從而化之事也所令反其所好是不能推己以及人故曰不恕凡民心喻之而後其身從之不從者不喻故也○必言得其理而後言行其化何也曰君身之道安能使化之行乎老吾老推以及人之老理之通也使民興孝而因以導之使蓄其老化之行也

故治國在齊其家　在齊其家

總結上文而又引三詩以詠歎而申明之宜其家人兄弟而後可以敎國人則其理之推也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民法之則其化之行也此所以不出家而成敎於國

右第五章

所謂平天下　此之謂絜矩之道

老老長長恤孤以其施於國者言也治國者養老老則民知孝尙齒讓則民知弟收孤弱則民歸厚以民心之同推之則雖遠如天下無不同者所以君子推以度物自邇而遠莫不各有以興其善心而得其分願則天下無不平矣謂之絜矩之道者矩之為器以一隅而得四方君子以治國之一隅得天下之全理亦猶是也後以上下前後左右之方形明絜矩之義蓋就其身之所處而推而準之使無不各得其分者此君子待物之常由之以平天下無二道也

詩云樂只君子　失衆則失國

實言絜矩之事在乎同民之所好惡也辟者好惡之偏也

是故君子先愼乎德　仁親以為寶

以財用之聚散明同民好惡之實也

秦誓曰　驕泰以失之

又以用人之得失明同民好惡之實也忠信則賢人附驕泰則士心離而讒諂面諛之人至矣

生財有大道　以義為利也

復申明財用之道而以用人結之蓋天下治亂存乎民民心聚散存乎財理財公私存乎人而所用之人善否則存乎君心義利之間而已易稱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正此意也上文每段皆以國言之而此復結以治國所以發明平天下在治其國之指也

大學傳本自二程子各有更定朱子因之又加密焉可爲今本然五百年來不獨持異議者不乏自金華諸子、九峯孫相、明方學士、以至蔡虛齋林次厓數公皆恪守朱學而孳疑辨與遞有窺動所不能泯然於學者之心補傳其最也蓋朱子之書五十年凡如易之卜筮詩之雅鄭周子無極之旨邵氏先天之傳呶呶紛拏至今未熄皆能灼以不惑老而逾堅獨於此書亦希致遺和焉而非所謂心通而默契者問考鄭氏注本舒逐經意竊疑舊貫之仍文從理得況知本誠身二義尤爲作大學者最要所存似不應使淆於衆目中而致爲陸王

之徒者得以援彼抱學自託於括經詰傳以售其私也竊惟朱子平生用力此書爲多持此有年迥操觚闕又念朱子之道非一時之道蓋將取信於天下萬世爲此當自當時曉出瓶生扶難競貴沛然如江河之決無閉折者則今日之聽熒於胸而撥觸已遠爲守其所見待方來之朱子而折中焉

問何也一節之義與朱子異何也曰下有格物致知之義不應於此處頓出而觀後章所謂於止知其所止者似爲學者指示準的之語未遽及於精微也況大學之教既斷自格物而不以辨志先之則非古人所謂繇道而行望道而至者雖欲侃焉曰有學學安知其不適於陂歧乎故君子則曰格物者必立誠以格之又曰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胡氏則曰立志以正其本居敬以持其志而後義可精如此之類皆朱子所屢述而目爲學者詣之其作大學或問尤於此惓惓焉故愚以爲鋪之於經文之外不如求之於經文之中蓋知止有定言辨志也觀下所謂知其所止者可見也能靜能安言操心也觀下所謂穆穆敬止者可見也能慮即格物致知之事所謂緝熙者因其義也但在文王則生知大聖而光明發於聖敬之中在學者則必當存於敬而後緝熙可得而言觀詩所謂成王

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又曰敬之敬之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則其存心進學之本要在發爲可見矣若得止則意誠以下之事所謂君臣父子與國人交之善尤爲統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足以蔽之也蓋今日所言皆一一本於朱子講論之學的特節句於此節釋義偶異焉爾

問誠意之義有以真與妄對者則如釋氏不起妄念之說也有以實與虛對者則如朱子所謂實用其力不可苟焉以自欺之說也有以誠與僞對者則爲己而不爲人對下文揜著之小人以爲說也

此其說皆可通而宜以何為正乎曰論首節之文
意則朱子盡之矣雖然彼一說者皆不可廢蓋誠
意之實用功處只是徹底為善以不欺其好善惡
惡之初心如章句或問之所云者翕爾然推其本
則見平時涵養本源故所發者好惡皆得其正而
有以為省察之地究其流則君子修身之學未以
自慊而已既不自欺又當有偽欺人之咎故是
故去其妄念者乎致之事誠意之原也實用其力
者所知之切誠意之功也不撿者其御人者所發
之真誠意之效也是 說者相為首尾本文之義
固是以包之矣易曰閑邪存其誠則誠意之原也
又曰脩辭立其誠則誠意之功也書曰作德心逸
曰休作偽心勞曰拙則誠意之效也

大學古本說

序

中庸之旨朱子推本於唐虞之相傳者至矣又考之
湯誥曰維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衷者中也
物者當也中而有常焉上帝所降之命而民順之以
為性者也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
是懿德則亦中也彝亦常也此詩言性命之理與堯
湯同指者也相受天地之中以生而有常而不變故
其發見於事物流行於日用者無不肖其本然之故
因性之中也故道亦中而無高遠難行之事也因性
之常也故道亦常而無新異可喜之跡也聖人之教
所以建人極而為萬世不能易者豈不本於是哉子思
子作書之意蓋知人異端之說將起而性道之正
將難也故一傳為言子遂顯揭仁義之言以與楊墨
告子相抵然猶不能盡其衡迨於周衰諸子雜亂至
漢晉以後而佛老之為性命之宗者迺去道者合是莫適
從於朱子子生於千數百年之後剔中庸之旨而入
其室於是二氏之道淺息而孔子之道漸著蓋孟子
扶之未亡之前而程朱存之已壞之後以二子之為
功大益知子思子之為慮深也 程於中庸未成書
然朱子之道即二程之道也首章之義是朱子所以
繼絕學承聖統者學者於此有以得其源流指趣則
列聖之傳可識而於全篇之理亦思過半矣光地讀

中庸序 一

章句五十年然後能明首章之說嘗觀近代講解之所由淵源自宋元之間而已失之是則七十子未終而大義乖道之難明易晦也如此哉是編也於章段離合之間竊頗有所建斷然其義所自來則皆篤取朱子平生之意深於此者或能諒其推其理之不逮行之不修恐不足發明先哲之緒餘於萬一此則私心之所愧懼也夫

中庸章段

安溪李光地私記

天命之謂性　　脩道之謂教

人有本然之理而具流行而賦於物則命所由名也人物得其理以有生如受天之命者是之謂性性者生理之具於心者也理具於心必發見於日用之間如道路之以出者是之謂道道者人所當行之路也因各所當行者而脩飭之檢攝於身心之微防範於事為之著始於庸行之謹而終於人倫之至是之謂教教者聖人以是教人而人由之者也

道也者　恐懼乎其所不聞

此下皆脩道之事也道之得名雖日用事物當由之路然其體則皆散事物有時而不交體則無時而可息須臾之頃偶然離之則人倫於是而不行矣使其可離則豈道之謂哉不睹聞者己所不睹聞也君子心存物畏其於事物之交見聞所及固有所戒懼而不忘雖不睹不聞暫時無感之頃而戒謹恐懼未嘗懈弛蓋主敬以存其誠之學也不睹聞即須臾

莫見乎隱　故君子慎其獨也

隱微者動而交於事物之始人之所不見也然獨知既不可欺而發見亦不可掩則莫顯見於此矣

足以君子謹審善惡之分不必待言行之顯著也
卽介爲獨知之際而必致其謹焉當精義而察其
幾之事也獨卽隱微

喜怒哀樂之未發　天下之達道也

性者仁義禮智而已發之則爲道無非其理也惟其
體於喜怒哀樂以行則理具氣雜矣而方其未發
也氣未用事而理渾然不偏不倚則謂之中及
其發也以理爲主而不動於氣各中其節則謂之
和中乃性之存而道所從出故曰大本和乃率性
之用而人所共由故曰達道君子所爲戒懼愼獨
者欲其存之厚而發之當也

致中和　萬物育焉

自動以極於靜無一息之不敬則性體存存而中
無不位矣自微以達於顯無一事之不謹則義理
周流而和無不致矣天地性之本也萬物具此性
者也位謂七政順山川寧之類育謂各得其理以
遂其生也致中則感敬之至有以合乎天德而格
乎天心故天地自我而位也致和則孝順之至有
以通乎物情而協乎物理故萬物自我而育也蓋
性貫終始而流行道周應物而發見者爾故中之
分雖屬乎未發實則無時不在而和行乎其間如
天地之化長流而爲物生於其際此心學之精粗

古今聖賢之所傳也

右第一章○此章爲一篇體要自第二章至末皆
所以發明推廣此章之旨也首節性道乃理義之
源性具於心道見於事心在內故必敬以直之是
大本所以立也事在外故必義以方之是達道所
以行也然敬者動靜無息而以靜而常存者爲敬
之純義者顯微無間而以微而必察者爲義之精
此周子所謂寂然不動之感物而未形之幾朱子
解釋此章當用其意也

仲尼曰　小人而無忌憚也

首章中字專以體言此中字兼體用言蓋合中和

之義以言中也庸常也以性言則爲恆性以道言
則爲常道久而不易平而無異者也中庸者其理
原於性命具乎事於道爲然體之則在乎人而已
若上言成常之獨之君子則既有君子之心矣而
能時中敬身而無時而不中此所以爲中庸也
小人之心與君子異是以不敬不謹無所忌憚此
所以爲反中庸也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言久矣則有初之稱也故程子謂自世教衰民不
興行

右第二章○此章兩引夫子之言中庸者蓋標名

爲之指以起作者之意
子曰道之不行也　鮮能知味也
哲之大分舒仁而已大命同賦而氣質有偏故有
智者愚者賢者不肖者。然自聖人在上而道行日
明則雖氣質不齊而皆有以範於中道故夫子言
今日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以智者愚者無發履
之功而安於知之過不及也若道之行必無是也
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以賢者不肖者無開明之
效而安於行之過不及也若道之明則無是也鮮
能知味又就智愚賢不肖者而慨息之蓋上雖無
敎化而道未嘗離於日用苟行而著習而察則凡
有性者皆可以與也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引聖言以起下之大智。蓋莫能行道則智者愚者。
有終於過不及而已矣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　其斯以爲舜乎
自用其智者無躬行之實故也智者過之是也舜
不自用其智而虛受善擇。必實措之於事而後已爲
此以行而善其知者也
子曰人皆曰予知　而不能期月守也
引聖言以起下之大賢蓋其曰予知者皆不智者
也果智則不自納於罟擭陷阱之中矣果智則不

至於擇中而不能守矣莫能明道則賢者不肖者
有終於過不及而已矣
子曰回之爲人也　而弗失之矣
自用其賢而於中庸擇之不精則不能朞月守矣
賢者過之是也顏子擇之也精故得一善而遂固
守此以知而善其行者也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　中庸不可能也
引聖言不可能以起下之大勇均言分以與人也
三者皆勇之事然苟未合於中庸則皆氣質用事
而與賢知之過者同也
子路問强　而强者居之
而强者。汝之强也子路自恃其勇而問强。故夫子
還問之謂是南北之强耶是汝之所謂强與然南
方之强猶有君子之風而北方之强則正子路所
謂强也。故其發問而有先問終仗之聲者以此
故君子和而不流　强哉矯
南北之偏者氣習之制也君子之道者中庸之至
也中庸之全蓋知之真守之確不囿乎血氣而常
伸此以明行之盡而善其勇者也和而不流處俗
而不自失也中立不倚則有以守身而矯俗矣至
於治而不變素守亂而守死善道則又極乎出處
之大節而不可奪。此四者自易而難然易者其基

也有其易者勉之則行有本末而將無難能之事
矣後章自行乎富貴而貧賤夷狄患難論語自富
貴貧賤不處不去推而至於造次顛沛皆此意也
右第三章○此章中所言天命謂性之義性有
仁義禮智然擧其端則智仁而已勇者貫乎智仁
之間者也智者見智仁者見仁所稟之偏也仁智
合一則天命之本聖人之事也舜以前行有所大
智顏子以其知而爲大賢惟其合一是以不偏至
於夫子所以告子路者則又矯止習俗變化氣質
以復其性之道也

子曰素隱行怪　唯聖者能之

道者人倫日用之理而已素隱行怪者過於人倫
日用之常者也半途而廢者不及於人倫日用之
分者也深探其隱則隱怪者終有欺世盜名之心
半途者不無舍己徇人之失惟聖人當以中庸爲
依歸下學上達本無求知之心故知命樂天自無
悔恨之意也

君子之道費而隱　察乎天地

以君子之道明索隱者之非也蓋索隱者求道於
人理之外而道實無隱也費者施與周給之稱天
命之性遍賦萬物故雖夫婦之愚不肖莫不與知
與能然充此理之分則聖人天地不過體是道者

而亦不能盡也夫聖人天地猶有所不盡人莫能載
則謂高深微妙之行矣猶仰夫婦之所與知與能
小莫能破則初無隱也極之物類之細而性命各
正發見流行無非是者故君子之道就其見端於
夫婦者而推其至於天地之間皆是理之昭察而
已何隱之有哉

子曰道不遠人　君子胡不慥慥爾

引夫子之言則行怪者之非也蓋行怪者出乎人
情之表而道實則遠也道即人而在故君子以人
治人即人情而道道即忠恕違道不遠君子之道
即忠恕之道也不出乎人情之中故其德庸德也

其言庸言也言行交修慥慥篤實殊無虛詭之行
何怪之有哉○所求乎子者則以之而事父所求
乎臣者則以之而事君所求乎弟者則以之而事
兄所求乎朋友者則以是而先施之四者皆所謂
君子之道

君子素其位而行　反求諸其身

又以君子之行道明半途者之非也所行爲素所
居爲位位有順逆則塗有險易故或因之而變者
有矣若是者心移於外物故也素位而行無順無
逆皆有以自得故外物之至天時人事皆無所怨
尤然則塗有險易而君子居之皆易也且將遇險

而反身脩德爲行遠之行哉

君子之道　辟如登高必自卑

隱怪者騖於高遠而不知道之具於卑近而不盡道之分惟君子充其分於高遠之域而專其力於卑邇之地所以爲中庸之極也

詩曰妻子好合　父母其順矣乎

引詩及夫子之言以申卑而高邇而遠之意常求之言兄弟之愛而終之以妻子者明必妻子之合如琴瑟之同調而無間然後兄弟之樂且耽以終身而無倦儀故宜爾室家者在乎樂爾妻帑也夫子又推其意以爲所以順父母者在是此道所以造端夫婦而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可識矣

子曰鬼神之爲德　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又引夫子之言以申費隱高遠之意天地曰神人曰鬼人爲天地祖宗所生則其神亦鬼　鬼見與德之體物不遺也惟其體物故此之謂也夜實使之彼之在也此實召之使之者不可度者也召之者不可射者也是其微之顯而德所以爲盛也誠者德之實也天地人神然合一之理誠實不妄者也此見道所以察乎人地而自邇而遠自卑而高之極致也

右第四章此章申明首章性謂道之義或求道於性之外或不盡其性於道之中皆過與不及之弊也故首引夫子之言隱怪之行者而推論其意以見自近而遠不可過不可不及自夫婦居室極而至於天地鬼神然後道之始終備也然首言夫婦之知能者則自費而隱終言鬼神之德則曰微而顯皆鬼神之德之微而顯而根於人倫故知夫婦之道之費而隱而察乎天地也此又互相發明之旨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　故大德者必受命

祿位名壽天之所命而聖人德是以致之舜之德至於動天是爲能充孝之量者所以謂之大孝○孝亦德之一事也而以德爲孝之目何也曰仁者愛之本孝者又仁之本也故其發之也最先而統之也最全惟發之最先也故凡脩德之事皆自孝而推之也惟統之最全也故凡脩德之事莫不以成其孝也此子言孝而言德故必大德而後謂之大孝必至於聖人而後謂之大德

子曰無憂者　無貴賤一也

達乎諸侯大夫士庶人之禮事推上祀言之也其言葬以大夫祭以士者起下葬以士祭以大夫之意即推其上祀者之所達也不以父爲大夫子爲諸侯父爲庶人子爲士者其事皆從少故舉中以包

之也又言捷禮者亦以發明祭禮之意若喪禮之
殺自下而上以貴者之體制也祭禮之殺自上而
下以賤者之分卑也然一年之喪可以達於天子
而無貴賤之殊故上祀之禮亦必達於上而下無
貴賤之異父母之恩情之至也以孝治天下之道
極也此周公制禮之意也
子曰武王周公　治國其如視諸掌乎
自修其祖廟至無忒祭之始終之序也蓋禘治室
宗陳設器服薦其時食皆盡則之事也敍宗廟昭
穆之序辨助祭貴賤之班長幼之職事之賤皆爲
祭之事也欲廟內則酬於特叙後蠲因燕於寢皆

祭將畢及祭畢之事也上言祖廟者七廟之主將
合食於太祖之廟故特備之也下言宗廟者統舉
廟之主祭其位矣故系之宗廟之禮也凡此皆春
秋時祭也下宗廟所當之禮其郊社禘稱者則并
包天地人鬼之祭也天地雖大之理雖遠然自父
母推之皆一氣之續耳故言孝之至者又必推及
於此而固歎息其義蘊之深也
右第五章以此章申明首章修道謂教之意蓋前
所言道自子臣弟友至於鬼神盡矣然能極乎子
臣弟友之分以至通於神明者則非聖人不能故
列引舜文武周以言之極皆始於子弟庸行而終

於格天安命盡在僅得之爲盡其人之行合之法
爲後世法者乃教之所由立其餘則以此發有人
也
哀公問政　不可以不知人
統而言之脩道以仁則五倫皆用人矣析而言之
則親親之屬父子兄弟是親之主其中者尊賢之
屬君臣朋友是也上言義者以見親有殺自仁而
即於義此言尊賢有等自義而叩於仁也禮者道
於仁義之中故等殺於此生焉合而言之皆仁也
仁莫先於孝故脩身者不可以不事親仁者人也
所性而具者也欲事親者不可以不知人仁之所

從來則天地生物之心是已故知人者不可以不
知天知人知天即智也智爲仁義禮之原孟子所
謂列於人性然後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者
是也
天下之達道五　所以行之者一也
達道五與親疏尊賢之條目也先言臣者對君之詞
也達德　仁義禮智之綱也行之者一欲公以
誠心爲之本也
或生而知之　及其成功一也
上文變四德言三德者以性之綱雅智仁學之功
推知行而勇則其所以强此者也故遂言知行之

等有此三者而其究同歸焉、按家語則大子告
君之言止此後又因問而更端之同故然前後之
言雖互有詳略其大指則皆相爲發明而已
子曰好學近乎知　知恥近乎勇
及其知之成功則一矣其初則近之而已三者學
利困勉用力之要也按先儒曰學以知行爲之然
其端本則有立志立志即知恥之謂也知行非志
不成志之所至則氣亦至矣此勇所以與知仁列
爲三德也
知斯三者　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以上皆言脩身之事至此將言爲政而以此起之
蓋脩己治人初無二理下文所謂九經者不過達
道之推而廣其所以行乎九經者亦不過達德之
衆而措也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　懷諸侯也
凡此九經皆天子諸侯所通行者故以爲天下國
家條之綱爲政而不離乎脩身故脩身爲之首前
言親親尊賢者所以脩其身也故先親次賢自身
之切者而推之也此言尊賢親親者所以施諸政
也故先賢次親自政之切者而推之也以懷諸侯
告公者古者邦交大小相維各有懷諸侯之道也
○道有九然以親親尊賢二者統之經有九亦自

尊賢親親二者推之故敬大臣體羣臣者尊賢之
推也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者親親之推也懷諸
侯則或爲兄弟甥舅之國或爲明德宗功之裔親
賢兼之者也
脩身則道立　則天下畏之
聽不擇則易惑任不專則易貳
齊明盛服　所以懷諸侯也
上言脩身之事在知仁勇而此復以齊明盛服言
者亦就爲己向外者言之也尊賢莫先於去讒其
次色其次貨賤、者除而後能貴德矣好忠篤告
柔也同其好惡者言內休戚無不共之也盖施之
九經者有此一等節目而其實則由乎一誠則其尤親
者也同其所惡則有行之者也故大臣獨以官
不任使小事者使之但不至於不敢輕不自微
細以養其體而使之行於其心者其事乃以其成也
忠信則心得以自而重祿則力得以自盡時使
其爲有力而斂使其藏有餘而貢賦則功勤
然以下則設者爲貧而務不能爲其自遠而至
故其有功者嘉之而不能者亦有以收恤資助
之也必繼其絕舉其廢治亂持危則無傾
覆之患朝聘以時則禮不瀆厚往薄來則交可繼
此皆三代盛時邦交之道而存於今者也○脩

身則志氣清明不邇聲色不殖貨利而可以尊賢
尊賢則知人任官不及私暱不豐暱而可以親
親自此以下皆有相因之勢詳玩可知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脩身至政皆當以誠爲本
凡事豫則立　道前定則不窮
以上皆言爲政之事至此將復反之於身而以此
起之以素而怨不執往以御來者謂之豫道者術
業之柄也
在下位　不誠乎身矣
此自治民而推本於明善誠身皆所謂豫也告君

而言在下位者因其言治反說故指在下位者明
之對君之詞也蓋治民者上下所同也臣之獲上
信友如君之取人信友之在順親如取人以身而
脩身以道順親之在誠身如脩道以仁誠身之在
明善如以仁中親之必先於知人知天故其事可
以得明也誠明卽前之仁智然對明而言者偏言
之誠也包明而言者專言之誠也與仁之意一也
此節申前文爲政在人以下之說
誠者天之道也　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天人卽前知天知人之所知者也天者實理所自
來人者具此實理而務復其初者也惟聖人之於

天道則無間故皆謂之誠者其餘則必盡乎人道
也擇善所以明善固執所以誠身偏言之誠也然
總爲誠之之事專言之誠也此節申前文生安學
利困勉之說
博學之　人十能之己千之
此節又申學利困勉者用功之要
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此節又申知之一成功一之說
右第六章○此章引夫子告君之言雖以繼舜文
武周之後明道發之統然實今書之樞紐根底也
蓋此書前半篇發明首章性道教之源流後半篇

發明首章致中和之功化而此章達德達道一知
一行則性道教之實也誠明二字卽中和之實也
蓋此章者夫子傳心之典故凡曾子子思孟子之
所述皆淵源於此焉
自誠明　明則誠矣
德無不實而理無不明者所性之體然也明乎善
以復乎其初者方教之法然也德實而理可明理
明而德可實者原不相離也
右第七章○此章總結上章夫子告君之言而
約其旨大千曰一爲知仁勇之本是誠則明也言
明善以誠其身是明則誠也學問之道雖由明善

之教而入。而必求端於性之德者。孔門之宗也

惟天下至誠　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天下至誠。即聖人也。以性言之則曰至。誠承上章。自誠明謂之性而言也。性者誠而已矣。誠無不至。故性無不盡。而性者天地所賦於我與民物共之者也。舉斯心而加諸彼。可使人皆得所焉。是所以盡人之性者在是也。推恩以同仁。可使物成若焉。是所以盡物之性者在是也。體信以達順。可使陰陽得其理而和焉。是所以贊天地之化育者在是也。至於與天地合其德。則人與天地並立而為三矣。然此數者皆本一誠之所周貫者。其所以措置經綸之實則下文議禮制度考文之備是也。蓋盡性盡道雖非兩事。而有體用之分。程子所謂有關雎麟趾之心而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者此也。

其次致曲　故至誠如神

此言誠之之事。曲者一偏之謂。致則孟子所謂擴充是也。曲能有誠則亦至誠矣。誠於中必形於外。漸而著明。則充實而有光輝也。誠而不動者。未之有。漸而變化。蓋遷善而莫知為也。至此則亦能盡人性物性。而功用流行矣。當吉凶之微先見。然幾動於彼。誠動於此則非盡性者不能也。不誠。性與天合。故其心與天通。氣機之動自然先覺。蓋所以幽贊神明而前民用者在此。此贊化育。參天地之至微妙者。故特舉而言之

誠者自成也　故時措之宜也

誠者性分所固有。故曰自成。道者職分所當為。故曰自道。然道者著於事物者也。誠者事物所以終始。不誠則事物無以成終成始。而道不虛行。故君子必以誠之為貴。蓋此誠之謂仁。能擇此誠之謂知。然皆本吾自然。能有是仁。則性之德而知亦性之德也。是乃合物我內外而無一道者。所由以時措之人物而皆宜也。此一節釋至誠能盡性而盡人物之性之意。言謂性者盡道之本。故莫先於盡性。而物我分原不遺於物。故能及物也。

故至誠無息　無為而成

無息者至誠之性。常也。自強不息而至於久。則亦至誠矣。久者驗於外也。徵而著焉。若是而待外而可修久。盡其性之分量自然有此功業氣象也。故物皆得以成物者。盡人物之性而至於贊化育也。配地配天無疆者。則化育而有以參天地也。是言至誠之能事而不息者亦如之。故其形著則也不待表襮而自章也。其動變也不待作而自變也。其化也不待作為而自成也。此一節釋致曲而能有

誠以至能化之意言能不息於誠則有自然之驗
以至於過化存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而見自外也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　純亦不已
不貳者天地之誠也博厚高明悠久者天道之微
也至於生物不測者無不覆載則其化不窮矣天
地之爲天地者一物而人之所以爲大者亦不貳
推其不貳者以不已乎誠無息故也以文王之德
之純配之可見天地聖人同一不貳無息也此一節
承上聖人與天地同其不合以終首章容蓄之意
而以文王實之也
右第二十六章○此章承上章而言誠之極至其結首
中庸章段　十八
章說前中也盡其誠盡性則大本立而有以合天
地之德故其效至使天地位萬物育其化育則天地
所以立而與之參也皆天之極其全德之純而言之
也其皆皆者其行誠無間則之純其體則久而不
息而可久者聖人之德天之所以爲天者見也
大哉聖人之道　至極不疑
聖人即至誠也以前發言之故曰聖人承上章自
明誠而之敎而言也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者即道
之行有以及對時而育萬物故其功化之盛巍然
際乎天地之間也此自其見於言之故曰洋洋禮
儀威儀則自其節目言之故曰優優其人即聖人
凡作者述者皆是也至德則前所謂盡性者存至
誠之德然後聖人之道凝於身而行於世也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　其此之謂與
道問學所以學也然必先以尊德性者存德而後
道凝也致廣大極高明者心包乎萬物之外而出
其上溫故敦厚者心行乎事物之中而爲其基以
其爲於心性之分故皆爲尊德性之事盡精微知
新者析理精而辨道中庸崇禮者制行謹而加
詳以其爲乎事理之分故皆爲道問學之事尊德
性而後可以道問學者誠則明也根上章之意也
道問學而莫非尊德性者明則誠也乃此章之本
中庸章段　十九
指也大能尊德性道問學則道凝矣故其行也雖
與明在治息然而窮達治亂道無不存出處語默
惟義所在要皆爲盡道之聖人不以時位而有所
加損也
子曰愚而好自用　不信民弗從
禮度文合之皆禮樂也禮樂合之皆禮也故曰禮
儀三百威儀三千則敬之矣如夏殷周之與禮樂
達乎天下是斯道之行也周監二代損益大備故
雖以天子之尊而一於從周因其恪守爲下之分
而實文武周公之道實所過失文之在茲蓋夫子
所以自任者也此一節釋禮儀威儀待其人而後

行之意文武周公作者同行也夫子述者亦行
也皆所謂有其德而道凝者也
故君子之道　而後有以王於天下者也
此君子即所謂有德者而道問學者也資行夫子
而[illegible]也本諸身至永者德性之本後言與民者驗
以當世之宜考[illegible]建人也則參以古今之法象
而理不差質鬼神安後世而俟其自然之符契而
神不[illegible]理之不差可知人在人矣天且不違而況
鬼神乎知天者自然之守理神不能出於天地故
也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
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illegible]王者

百世之師從聖不得出於[illegible]上故也此問學之極
功聖人之能事故有[illegible]者待志加於民則禮度文
是也有德者脩身見於四明動容行是也容貌威
儀動無非禮之[illegible]治事行無非度[illegible]能合[illegible]無
非文故容比禮而比[illegible]為律而身為度也振
鐸學校之詩也學者不以陵日新德教者不能故
日無斁此皆以明夫子之一言一動為萬世師者
不待有其禮制度考文之權而有下之聽果在是
矣是以文教洙泗之間成就人才於斯為盛所謂
德博而化天下文明者其夫子乎蒲故此一節釋
道備於身則居上為下無所不宜之意

仲尼祖述堯舜　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此其所以為言上而不謬
上律天時下襲水土此其所以建諸天地而不悖
無不覆幬[illegible]眾理萬事之[illegible]錯行代明者眾妙
萬善之所出此皆仲尼之道之大也然皆其德之
至者為之故又言萬物並育於覆載之中而不相
害道並行乎四時日月之交錯而不相悖皆小德之
川流也其於穆不已存乎易行[illegible]生之先則大德
之敦化也天地之道之大由於人道之德之全故
知天地之所以為大者而仲尼可知已此　節推
原聖人與天地同化之同以結章首發育峻極之

義而以仲尼實之也
右第[illegible]十章○此章承上章而言明之極至以結首
章所謂和也蓋以明其道並行而有以成天
地之功故其效至使萬物育焉[illegible]萬物
所以育峻極于天又極其功化之分而言之也蓋
言者為理無[illegible]求之者故其用無大而無外蓋可
大者聖人之[illegible]天地之所以為大者此也
所天下至聖　足以有別也
至聖承前章聖人言惟聖人[illegible]之[illegible]者也故言
聰明以智為首而又各[illegible]之分見者言之也
然於分見之中而又各有表裏之分聰明存於然

聰哉而明發也容知在內然容發而知藏也以下
四者亦不皆然聰明睿知者理先之行也文理密
察者藏用之宿也蓋各者萬物所以終始故其稱
皆足見之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行而民莫不說

溥博淵泉只所存者言之溥猶周徧人所入則淵
深溫深則有本有本則又周流而溥徧矣其義又
自為其要終焉指出節上文之四德而皆中
節者是也見而行即上章之時出行也莫不敬信
說者和之德也聖人之道其德如此而指其德之
溥博淵泉者為之也故曰誠則明矣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　　故曰配天

聲名洋溢即前段有聲於天下而極言之其所指
者當聞文武周公道化格行之時然亦有以決仲
尼之名是也

右第十章○此章承前言聖人之道而指其所發
之路以為中節之和之義極至於而氣對稅則所
謂所萬物之情而能使萬物育者此也

惟天下至誠　　大為有所倚

至誠承前章至誠言也至誠者誠之至者也故就
一性之存上者言之而下文讚其德則又以仁為
首也經綸者言其誠之無不流貫其指事為設施
之迹也大本者未發之中也誠存則大本以立
而經綸從此出矣然性者命於天天命流行而化
育萬物者又性之本也知其性則知天故可即是
而默契焉無待言其中之至也有立故有倚无矣
則何倚之有

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

肫肫淵淵浩浩皆未發氣象也仁者誠之蘊故先
曰其仁退藏於密故曰其淵體大無外故曰其天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天德即前章所謂不已之命而文王以純德合之
者是也至誠之德其妙如此而惟聰明睿智有以
達之故曰明則誠矣

右第十一章○此章承前章至誠盡性而指其所
存之神以終未發之中之義極至於上達天德則
所謂合天地之德而能使天地位者此也○前兩
章先言至誠後言聖人此兩章則先言至聖後言
至誠前由體以及用此則自用而歸體也中和之
相為體用而和歸於中者亦猶是而已矣

詩曰衣錦尚絅　　溫而理

前言誠以及於明言明而歸於誠則誠者學之要
也是以君子之學文不著而闇然蓋務實而不近
名也內而不徇外其心○於誠而已矣然闇然之

中庸者自不可揜故乎淡而簡乎溫而不厭而文
且理爲誠則相生自然之理也
知遠之近　　可與入德矣
知遠之由近則用心於近矣知風之有自則用心
於自矣知微之顯則用心於微矣此下學立心
之始入德之方也
詩云潛雖伏矣　　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凡四引詩皆承微而顯之意而其功益深其效益
大蓋內省者檢察之密也發信者有發之序也不
賞怒而勸威者所感之深也篤恭而不者所有之
神也○內省則首章之謹獨也發信則首章之戒
懼也喜怒而至於不用喜怒則和之至恭而至於
篤恭則中之極也首章以功夫言則自體而用此
以成德言則由淺而深也

詩云予懷明德　　至矣
德至於不顯則無以加故歷引詩以贊之然無聲
無臭者非窮冥玄默之謂蓋天命之體純粹以精
其心則普萬物而無心其用則利天下而不言淡
然無聲臭之可窺也此天德之所以爲至誠而達
乎天德者於是爲至也
右第十一章○此章與首章之義相首尾而無結
全篇之要蓋首章論體道之要而以不睹不聞曰

隱曰微推本於未發之初以端於方動之際皆所
謂不見是聞自言而自修之非人之所能與也所
以然者天命之性其不體原若是也是以學問之
事偽則炫於外誠則一於中炫於外則表見而有
迹於中則收斂而無形自存心之始至於盛德
之至淺深高下不同而其心則一故聖人不辭
之妙與大合德然方其闇然淡而即無聲無臭之
謂而進乎天德之基也此書以中庸名篇者此理
原於性命行乎道效乎其盛實而無妄是以至中
而至常學道者以其實無妄之心求之則內無隱
怪之雜外無功利之貪淡泊平常無聲色臭味之
可娛恍然後可以別庶物察人倫而返乎性命之
具矣故無聲無臭者微妙之至即中庸之極也

中庸餘論　　安溪李光地

性也情也心也皆主於人而言者也在天則但曰命曰天之辭也雖然易傳有之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則天有心矣而天地之情可見則天有情矣又曰天德曰天地之德德即性也則人有性是數名皆假人之所有以名天地天人之理一也性即太極也太極言命而情與心見矣然則何不曰性而曰太極亦尊人之辭也朱子之釋太極也曰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又曰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皆為造化之樞紐也斯所以為至極之義也皆為品彙之根柢也斯所以為標準之名也今夫物之有樞有紐皆其旋動之宰摯之本也天地之顯設者曰象默運者曰氣其靈妙者曰神神不可以象定也不可以氣定也亦不可以數定也而實[illegible]之所以妙氣之所以宰象之所以設力其所以[illegible]綱紐居無中而為有是皆言天至其同無以復加之故曰至極之義也物之有根柢也種也其所生之實雖千萬之繁莫不肖而似焉天地之性萬物之所肖而似也故人則其理而設物則或但有其一體要皆以天地之理為性而終古不易如有所賴以為主所則以為本者故曰標準之名也惟其有所以為性者德者是以流行而賦於物則謂之命矣物各受其所賦則為人之性物之性矣論

道者所自天命如作易者所自兩儀太極之紐不可得而聞也默而識之可也

元亨利貞天德也元之氣為春其職生亨之氣為夏其職長利之氣為秋其職收貞之氣為冬其職藏人之生也得乎元之德以為仁得乎亨之德以為禮得乎利之德以為義得乎貞之德以為智及乎感於物而動也由仁而發則為惻隱由禮而發則為辭讓由義而發則為羞惡由智而發則為是非故曰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五行之秀氣也仁義禮智者性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者情也性情皆道心也達乎天德者也雖然理乘於氣而行故道心麗於人心而發人心者愛也惡也欲也懼也愛之發為喜惡之發為怒欲之發為樂懼之發為哀人心動而吉凶判焉是故喜者吉之根也怒者凶之根也哀者吝之根也憂者悔之根也必也愛而仁則其喜也道矣惡而義斯其怒也道矣欲而禮斯其樂也道矣懼而智斯其憂也道矣必也動乎惻隱是謂愛而仁矣動乎羞惡是謂惡而義矣動乎辭讓是謂欲而禮矣動乎是非是謂懼而智矣必也由仁而喜也道斯有所吉矣由義而怒也道斯無所凶矣由禮而樂也道斯無所吝矣由智而憂也道斯無所悔矣吉凶悔吝之介與衰治亂之成也是故喜者治之象也怒者亂之象也樂者

盛之象也哀者衰之象也必也喜而仁則治可致矣怒而義斯亂可止矣樂而禮斯盛可保矣哀而智斯衰可與矣禮者先王之所以節喜也樂者先王之所以節樂也哀者先王之所以節怒也刑者先王之所以節哀也必也斂而行於仁斯喜可以致治矣樂而節以禮斯樂可以保盛矣節而出以義斯怒可以沮亂矣刑而斯以智斯哀可以扶衰矣是故喜怒哀樂心之機學之要也自此而上則通於天君子以之顧性命之理焉自此而下則達於世君子以之將氣數之權焉

喜樂陽也怒哀陰也喜極則生樂怒過則生哀以類相生者也哀生喜樂生怒反類相生者也惟怒哀生喜也易致樂生怒也難持心滿則愈不足也氣滿則愈不制也智昏則愈不思也是故怒生哀哀生喜喜疏而向治者也喜生樂樂生怒怒而入亂者也修身者不於樂生怒之時而於喜生樂之際

木金水火統之者土也仁義禮智統之者信也愛惡欲懼統之者思也喜怒哀樂統之者和也是故誠則仁義禮智存矣思則愛惡欲懼正矣和則喜怒哀樂平矣土周流終始而升於四時之季四時之季者相生之界也故愛欲惡懼相生之界則當節之以思也喜樂怒哀相生之界則當節之以和也節之者謂遊共而勿容逆也節之以思則理明而氣定節之以和則氣定而理明

木火金水運而木德常伸仁義禮智行而仁道常貫故愛惡欲懼之叢生欲其愛心之常在也喜怒哀樂之雜發欲其喜氣之常流也

四德仁於貞五常妙於智是故懼者所忌而節之愛欲者也哀者發怒而生喜樂者也愛惡亦情也所君子以制其情焉

是非與智相依知是非則知懼矣怵惕而後惻隱是仁之情生於懼也非而後羞惡之情生於懼也羞而後恐是義之情生於懼辭讓者衆情之攝也小人之命也小人有所畏故學者爲畏義君子爲畏天命而懼則不全於樂矣樂而懼則不全於怒矣怒而懼則不全於哀矣哀者必懼故能生喜也

人心者愛惡欲懼也外物引之故危道心者仁義禮智也至微至之故欲精以別之則不誘於物而人心可安矣一以守之則不已於命而道心可著矣精者所以審於幾也一者所以存其誠也中庸誠在幾先虞廷因自謂而一何也中庸首言性故以性爲上而必存誠以立其本也虞廷首言人心故以人心爲要而必審幾以謹其動也一者之功交資互發故中庸至言內省則行也欲信則　也所虞廷之指也與謨

卒章惟精則戒懼也惟一則謹獨也猶中庸之指也
形色天性也本無精粗者也然性純乎理由理而動
則天下之公也形梏於物交於物物與物對而私生
矣心者神明知覺妙乎形性者也指其根於性而發
則道心也指其雜於形而發則人心也人心者口鼻
耳目四肢之用是焉道心之所以兼體而不離同流
而不息者非惡也危焉而已危之云者謂其一蹶而
至於惡也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而天
理滅焉斯大惡至矣是故人心非惡而惡由是生孫
卿因是而累性非也佛氏因是而黜形亦非也
允執厥中其言中之原乎在心則渾乎性命之真大

舜有所循在事則卓乎義理之正必行而不流皆執
中之謂也兼中和之義者也君子時中亦然言其貫
動靜通行止合內外而無時不中也說者以達變行
權爲時中失其指矣
言中驗於書庸之義於何起也曰舜言允執其中
矣而繼之曰無稽之言勿聽不詢之謀勿庸夫言必
有稽謀必有詢皆求道於庸之謂也故夫子稱舜之
智曰好問好察邇言以至於用中不言庸而庸之義
具矣
聰明而侵於知者啓以道之中未必契愚者則又不
可曉解也故必使之從事於行則智者以躬踐而漸

就實愚者以率教而漸知方因行而自有得於知矣
浮實而篤於行者抑以道之中未必返不肖者則又
不可檢束也故必使之從事於知則賢者以講明而
漸就正不肖者以閑義而漸格非因知而自有得於
行矣蓋智者高明非不能行賢者篤志非不能知故
但因其所短而節之也愚者多純厚未必不能行不
肖者多聰慧未必不能知故又因其所長而用之也
致化盛時隨材造就所以使民不失其性而咸協於
中者如此及王道之衰教化既微則任其氣質之偏
而有四者之弊智者不行故過於智愚者不行則益
其愚賢者不知故過於賢不肖者不知故重其不肖

此其觀於民性之失有以知人道之不行不明也道
之不行不明故人有過不及之偏自人有過不及之
偏而道終以不行不明矣始於王澤之竭學校之衰
而及於師者之分治化之散人能弘道故在上與在
下者皆交有責焉
知仁勇性之德固已勇者氣也何以謂之德也曰三
德皆根於誠者也仁者誠之厚智者誠之通勇者誠
之強博厚高明悠久之義也皆根於誠則同爲性之
德也明矣仁義禮智信無勇何也言信則勇在其中
也信即誠也誠者實也勇者果也草木之成者曰實
又曰果言所然成就而不虛之稱也志之決矣氣亦

討焉其誠之至而能與於此哉
夫婦之所知能聖人之所不知不能非兩端也一事
而已就一事言之夫婦所知能者此也聖人所不知
能者亦此也析其充周著見之至則夫婦何以易非
其精深微妙之極則聖人何以難此君子之道所以
爲費而隱也顯然精深微妙者不離乎充周著見之
中此君子之道所以即費即隱而別無隱之可索也
夫聖人之聖也天地之大也其知其能豈得與夫婦
所然而道則夫婦之道也天地之道著察於夫婦故
夫婦之道著察於天地也既曰著察則但有夫婦之
殊分而無隱顯之二觀彼舍日用而求之玄冥玄默

之中妄能和同天人之際哉
四方北爲幽四時冬爲幽一日夜爲幽四德智爲幽
五倫夫婦爲幽幽者獨之義是以君子之學謹於獨
知君子之行防於閨室也
父子見於家人夫婦而有故爲家道之先父子兄弟以
有夫婦則始爲齊家之始
人倫卑邇者也天地鬼神高遠者也然就人倫言之
又自有遠邇高卑之異君臣朋友遠者也一家之親
近者也必須親而後可以信友使上是行遠自邇之
意也就邇者言之則堂廉之分比朋遊之好又爲遠
且高矣就近者言之寢門之節比同懷之驩休賓之

若又爲邇且高矣就兄弟妻子言之則妻子又爲近
且然必信友而後獲上妻子合而後兄弟翕兄弟和
而後父母順是登高自卑之意也蓋父母於子無不
愛故其心常欲兄弟之和而人之於兄弟亦無不少
而閒然者自有妻子之後而不能必其同心於是兄
弟之權日消而且相怨尤者有矣故必因妻子之好
合如琴瑟之同調而無異聲然後兄弟和樂且耽嘗
言之而於燃厥也又重申之曰宜爾室家者在乎
樂爾妻孥而已夫婦之爲齊家之本者以此
鬼神者人倫之始也而宗廟自父母而推者也天地自
祖宗而推者也社稷自君長而推者也聖賢明

祀自師友而推者也日旅庶類之祭自朋與而推者
也
鬼神者舒有屈伸之異名然其爲神則一也天地日
月山川常伸者也祖宗先聖先賢既屈者也常伸者
與生人之並而長流既屈者亦與生人之本而不二
況乎其功之不可忘道之不可息者氣雖屈其神則
合與天地日月山川常伸而不窮也故分而言之曰
鬼神合而言之則神也
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者何也言
以一身之鬼神知凡天地間之鬼神也一身之中陰
精之靈曰魄陽氣之靈曰魂猶之天神而地靈也常

伸不窮者也思慮動作之雜揉名曰游魂游魂作為爲事而有動靜之變猶之游氣紛擾生爲萬物而有聚散之殊也或伸或屈者也魂之伸也聚於生氣如神之從天其靜也藏於精而歸之從地對氣魄合而為一故天地人鬼之道上下同流焉

人交於鬼神者正也鬼神交於人者變也人以正而交於鬼神如祭祀占禱之類正中之正也以邪而交於鬼神如淫祠黷祀之類正中之變也鬼神以正而交於人如求象告夢之類變中之正也以邪而交於人如見怪與妖之類變中之變也古者以正感正故幽明之交乎并受也後世以邪感邪故妖祥雜與之

事。宋為古帝之言鬼神也以禮物而其交之之道則惟在乎齊明以盡其敬與誠此三代聖人所以通幽明之際使之無間者也

人交於鬼如魂交於魄也晝之有思是也鬼交於人如魄交於魂也夜之有夢是也人交於鬼則鬼之靈附人之靈也故曰其鬼不靈若鬼交於人則其所憑依者如其所自為矣而鬼亦靈怪矣哉大至治之世非鬼不靈也靈不一於人也如日至人無夢非無夢也夢不異於思也

孝德言之孝者德之大也中庸言之德者孝之大也德莫先於仁仁莫先於孝孝而德何以修然仁德之爲仁今仁之爲孝則德而孝何以盡異乎佛氏之德而無孝故不足爲全德也匹夫之孝而無德故不足以爲大孝也知德而不知孝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也內失其本心外悖於禮致而何有於德知孝而不知德者愛親而惡於人敬親而慢於人者也其心不能推而達其量又將離而乎而何有於孝故君子之德也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此之謂仁德之道也君子之孝也合四海之懽以盡事親之道此之謂大孝也德之始自孝而推爲德之成以孝爲終爲然則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

命者賦於生初之日也而亦申於有生之後之稱也蓋凡古言之中罕言所謂言命云者此兩端而已賦於生初者以其本言者也無之者言成之者所定也申於生後者以所成言者也修之者以因禍福言是生人自降於初者無不善故所稟之氣質有所不足者天命中於後者有不公故所遇之氣數有所不足道後世專以所稟所遇言命者君子不謂命也

所稟所遇可以言氣不可以言命然而亦命也何則性命之理行乎其中也學問之積變化氣質而起也事業之光大由轉移氣數而生也故曰象以養正聖功也大象則無功又曰吉凶生大業非吉凶則

無業徵獨中人凡士為然也自古聖賢未有不發憤
於自勵而遺技以多跟者也人之道如弈非勝敗之
局盡則不知其技之精也如馭馬如操舟非夷險之
路窮則不知其工之善也世之治亂生於人之善惡
善惡之生不齊故治亂之變不止不能有善而無惡
有治而無亂者非天之意也勢也而天之意則存乎
其間故其初也畀之以正性其終也警之以禍命其
中善惡之雜揉治亂之糾紛雖若有所不得已焉爾
然聖賢於是而盡其理成其能天地於是而通其變
神其化不曰命實為之而之何哉
天命猶君命也其始無不正如君之授我以職業也

其終無不正如君之課我以功罪也中間有所禁焉
所遇其有不正亦錯而不害如臣之受職皆有能否
而所當之職有劇易也雖然知職之不可盡辭則
在我之能否所必竭焉知賞罰之必無僭濫則目前
之劇易所必安焉是故不以能否劇易二其心而惟
盡其所受之職者可以告無罪於君矣不以所稟所
遇二其心而惟順其所受之正者可以告無罪於天
矣
古者服制則自上而下非薄於下也為其與之降而
物之備故分有所限也喪則自下而上非薄於上
也為其職之重而事之繁故恩有所殺也然限之者
典與物而已有其敬不限殺之名位與爵而已而其
哀不殺故喪祭之文不同而哀敬之情則一也中庸
以三年之喪達乎天子明追遠之禮之達乎庶人
近世大賢以服制之逮高祖明祭祀之不止於一禰
皆深得禮意者乎
宗者本之推也一家之中兄弟末也父母本也兄弟
同出於父母者也族姓末也祖宗本也族姓同出於
祖宗者也天下之人民物末也天地本也民物同出
於天地者也如樹之有根也滋其根則枝葉蕃如水
之有源也浚其源則派流盛故孝於父母者未有不
以父母之心為心而友於兄弟者也孝於祖宗者未

有不以祖宗之心為心而厚於族姓者也孝於天地
者未有不以天地之心為心而愛及民物者也古之
聖人為宗本以報其親矣猶謂族類之必有初也而
推至於始祖遠以逮其初矣猶謂氣化之必有始也
而推至於帝嚳之昧昧而區宇之寥寥精氣之息
息而聲理之昭昭察乎此者之謂聖明體乎此者之
謂仁者舉而措之天下之民也何難之有哉
父子兄弟君臣朋友夫婦倫也仁義禮智信性也語
其本之合則仁貫五倫義禮智信亦貫五倫均語
其用之分則父子之親主仁者也君臣之義主義者
也長幼之序主禮者也夫婦之別主智者也朋友之

信主信者也

父子兄弟以親相親也天之合也君臣朋友以尊賢相尊也人之合也夫婦人合之終天合之始也何言乎人合之終朋友君臣同類而男與女不同類也何言乎天合之始有夫婦而後有父子兄弟也自春而秋天地之氣自合漸判故父子兄弟朋友君臣象之冬者判之極合之始也故夫婦象之天地之氣不判則不合故夫婦之道不別則不親

性之綱仁義而已矣倫之綱親賢而已矣父子兄弟親之爲也主於仁者也君臣朋友賢之爲也主於義者也節文斯二者之謂禮知斯二者之謂智實斯二者之謂信然而仁之最重者父子也兄弟則自父子而殺之自仁而即義義之最重者君臣也朋友則自君臣而等之自義而即仁兄弟曰長幼朋友亦曰長幼而屬之仁義之際也長幼之序所以又上於禮者此也宜於人倫者必察其所自始夫婦之合人類之始推而上之乾父坤母則天理之原也知此然後知自異於禽獸而人倫有所基而智者仁義之基也夫婦之別所以又上於智者此也朋友在禮之中而又別之曰信猶土在夏之中而又別之曰中央也物盛則慮其根本之薄故有土以養之也禮盛則慮其實意之衰故有信以厚之也朋友者情非若親之不可離分非若君之不可逃其合也純乎以心合焉其交也純乎以德交焉則莫實於是矣其倫無當於五服然五服弗得弗親而信者五常之總也朋友之交所以又上於信者此也

忠信之義一也而君主忠友主信何也忠者盡心其事之謂也信者不欺其言之稱也事君者盡心於所職則不欺其君者在其中矣交友者以實而相告則盡心於友者不外是矣何則事君以行吾道也取友以聞吾過也人倫之設本指歸是也及道之衰反以分君事者之衆而不引爲己責反以謂失言於朋友爲無傷而不要之以誠是故忠信者心之主也無所不貫者也忠主事信主言故致之於君友爲各自其切者爲教也

五常之發智在仁前故學問之道知先而行繼也五常之具信爲之主故學問之本誠行四德終也

信統五常仁統五常蓋以其發言之則智爲知仁義爲行智在仁先仁包禮義而不包智也以其存言之則仁即誠之所以爲誠者智在仁內故包禮義而亦包智也言存誠則仁爲統體故曰修道以仁而又曰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言立誠則仁爲要歸故曰知仁勇而又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

知仁之成存乎勇知行之決存乎志恥不若人則志

之矣故曰好學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仁義禮智信者五行之德也誠明者陰陽之道也而誠者又即太極之眞也今夫乾專言之則太極也偏言之則對陰而爲陽又析言之則對亨利貞而爲乾元要之陽統陰也元統天也此誠之義所以爲大也陽以成歲歲爲名而以陰爲用誠者貫乎終始而以明爲用仁智者德之綱而以禮義爲用其致一也此易震坎艮所以居東北括歲之始終與離兌所以居西南而依陽乎其中也若對仁言之則仁誠而智明言至聖者所以首於聰明睿知言至誠者所以首於肫肫之仁也對禮義言之則仁智有於心皆爲誠禮義

見於事皆爲明言今誠者可以包仁智爲性之德言聖人之道者所以必稱於至誠一曰威儀三千也者智皆終始相輔故其德兼陰兼陽而可以互用。學問之道曰誠曰志曰學曰行又曰敬者何也曰敬者所以持其誠持其志致知於學而力於行也先儒之言曰立志以端其本居敬以持其志窮理以致其知躬行以踐其實而不及乎誠者何也曰志即誠之發也一物也故言其發則有者可知言志之等則誠之德可知矣於是而敬以持之上以防志之偷而下以檢知行之疎故聖賢相傳敬爲大焉。大命之性渾然全實而萬理具於其中故自誠而明

者性之體也聖人之教榮然皆備而後可以復其性故自明而誠者教之用也君子之學有事於禮則所謂尊德性者是也存之久則自明以是而致深研幾無不達也誠則明矣之說也有事於致則所謂道問學者是也積之久則自得以是而返約實體無不存也明則誠矣之說也然易稱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子夏謂博學篤志切問近思則仁在其中也。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本不在外言誠者實理之本體也故曰誠和也者達道也達不在外言明者明理之發用也故曰明誠者貫終始者也明者行乎其間者也故曰誠則明矣明則自誠者又曰明則誠矣明則以誠終忠信誠也修辭明也然

修辭者所以立其誠而存養一也曰有存誠立誠之異忠信者存之於心則所謂閑邪存其誠也修辭者施之於事則所謂言信而行謹也且存於天則乾元者其心而萬物資始誠之源也變化者其事也各正性命誠斯立焉是故元者誠之始利貞者誠之終其間亨者誠之所爲于明明之分者乎而已矣草木之種曰實其枝葉之花曰華其果蔬又曰實實誠也華明也始於實發於華而終於實此天德之形而於萬物者也然則非外誠而有明即誠而明耳其爲誠不離明而得由明而誠全於果實之心往往存枝葉之形則其本之所含也然必條達之以復生實焉則其用

之所就也予於實成而後生則其性不息而其命不
窮故君子之學也立　心以窮萬理制萬事而終也
日得其心與天地不二之神不已之化同遊而並行
焉
盡己之性推以盡人之性固也何以遂能盡物之性
也曰物之性大略與人同也朱子所謂虎狼蜂蟻豺
獺雎鳩之屬其特專偏者爾若乃禽畜之類其生也
莫不有母子之愛無不有兄弟之親至於燕雀則有
雌雄有匹夫婦如夫婦則有父子凡禽獸之雄桀者
則統率成伏其群犬馬識豢養之恩是有君臣下
及魚鰕之及蟲鳥各以其類游翔是有朋友凡此皆

天理之自然故物之性與人不得而異特其稟氣之
偏也不得同於此而偏於彼也稟氣之塞也是以生
四行之其而忘之也故禽獸之異於人者不能推不
能久擴充則猶人之性也先王推恩以及禽獸故不
殺夭不殺胎所以幼其幼息老物所以老其老蓋不
特以物之生而欲收其用實以順物之理而不傷其
心也獺祭之而山林以時入草木以時伐凡其能順大
和以育萬物者莫非己性之流行焉異學混而一之
則不知親親仁民愛物之等百姓日用而不知則又
昧於本性之同以聖賢之言觀之則天地萬物之爲
一體者可見矣

草木之性與禽獸又異矣然莫不有所以相生者是
其父子也同根則叢生者是其兄弟朋友也有牝牡
之類者是其夫婦也有尚大之分焉是其君臣也春
而發則息乎仁之生夏而茂則息乎禮之暢秋而實
則息乎義之斂冬而藏則息乎智之藏是故性命之
理塞乎天地之間誠非有我所得私矣
草木有生而不知害禽獸則有攫搏咬齧矣禽獸怒
則爭鬭則噬齧人則其機械已而其欲無厭如此則
是禽獸於草木人於禽獸不但無以相愈而且不相
如也曰草木不相害矣而能相利乎禽獸則有厚於
禽獸於義而相愛者矣禽獸之能愛敬者有幾何

乎人則自視而有族而無踰闕可以無不周也由
此觀之豈徒可懼況乎人之有德加於四海澤
流於萬世合以天地參而育萬物所可論哉然
則人之貴於物者何也曰惟其利之大故其尺足
以其亦在天地間然不可以此屬之不由而成
能之也是故人才之並立爾矣
人之所得有常之全故人之倫其五品之道其有近
於偏者而未嘗缺也有近於塞者而未嘗亡也譬之
則正撥之則明如草木之有種也雖旱暵枯槁而遇
雨則復生如火之有燼也雖重宿寄從而遇薪則復
炎非如物之偏而至於缺塞可不於此也是故人與

人之分但言昭明不言通塞但言粹駁不言偏正孔
子所謂相近者此也孟子所謂性善者此也
聖人不貴前知之術而有前知之道何也不過人之
前知也以理不以數理也者天道之大名也數也者
天事之細名也人與人之相交也以忠信其人猶為
則人之所賴也況天心之至公乎人與人之相交也
而畫疑其細微則人之所害也況天事之至細乎
且大意其不變者也故其末之也虛寬而不惑事其
廣變者也故其察之也容細而多妄知其意以事有
相反者而不之見也而以事也明察其事則意有
相反者而不之見也因大意也遂矣人猶如此況天

道也前知理數之何也日此理而極數者也非
吾性之所謂數也如寒暑之有候而晦朔之有期知
其由之可候而聖人之有徵焉之大道自應其變化
合之人事而考其成敗然後告之以察知禍之以福
是是其所謂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者也
蓋言文王性與天合者不 而以先聖上達之秘不
可而言也觀於言於易而見文王之心易乾曰若天
也無不言者也今君內乾陰後之後而再後陽未動
之初人命之氣則不容復此不息之機天之大用所
以行而無聲無臭之本天之全體所以具也用也者
命也體也者神也一陰一陽之交而陽每勝陰不勝

日流行之機息矣帝之所以健而能敵也 動一靜
之交而靜常涵動不靜則沖漠之本亡矣帝之所以
妙而無方也體則於穆用則不已天德其不可名者
者乎而其端倪於此固見之嗚呼非文王之德之純
孰能知之哉
立志有心令德性之事也窮理致行道問學之事也
人欲出於有我之私混然與世相溷忘不已之病也
求理無沈沒之功氣質無深厚之養心不存之病也
中庸所謂發與大名前之傳序是也所謂極高明者
命之高明也是所謂[illegible]致[illegible]問學之悠久是也是
誠性之德也[illegible]聖人則[illegible]在君子則不息為爾矣

[illegible]厚之德[illegible]所謂名下[illegible]也[illegible]久者常[illegible]而
[illegible]中用之不相[illegible]以[illegible]君子[illegible]之學日進德
[illegible]行必[illegible]於取之方在達其源動容
[illegible]性之事論
故[illegible]之[illegible]人之[illegible]優
[illegible]天下[illegible]人德教化乃所以為
人[illegible]天下[illegible]本之全誠之心職
[illegible]而上達乎天德然其終必以非聰明聖
智則不足以知之
潤[illegible]泉者大本也非淵泉不足為本非淵博不足
為大本也[illegible]者發而中節也不[illegible]則非發不[illegible]

時出而中發皆中節也言而中節無所為言也寬裕温柔可已矣怒而中節無所為怒也發強剛毅可已矣然而中節無所為[illegible]中正可已矣[illegible]中由無所為發也文理密察可已矣大小有小德之用流也亦能之仁大德之敦化也言怒哀樂其炙不同而分之各有其仁為合之渾然。仁為知孝子之心孝也。於之則言而不忘怒之則懼而無怨安居則樂[illegible]則[illegible]見不聽於其親者則怒而其為孝者不[illegible]仁人之為仁也言則天下利之怒則叛[illegible]者[illegible]而與為害而樂天下之樂哀[illegible]無[illegible]而憂天下之憂而其為仁不分也此五行之生所以氣味[illegible]異

合其[illegible]而[illegible]太極也子曰吾道一以貫之而曾子[illegible]夫子之道忠恕而已者以此

知之[illegible]則不見其喜怒哀樂也故曰不著不落中之[illegible]不見[illegible]人之[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知之不[illegible]在人則未發之[illegible]人之[illegible]也不人[illegible]以色不[illegible]文[illegible]之不[illegible]也小心[illegible]之[illegible]也故能不[illegible]知[illegible]則[illegible]不[illegible]聲無臭若此然而[illegible]為

讀論語劄記

安溪李光地

學而篇

子曰學而時習之章

學字先儒泉知者[illegible]覺得古人所以為學者誦書聽業兩種而已。蓋古者未曾有[illegible]日誦行處而實有思繹之可也。若朋來則親其事習其節，日用之間不可與須去者。便是誦行處也。時習則貫通於心而又體驗於身，自然有浹洽之味，而日新不已，故曰說。朋來而樂者，既樂其相資之益，又樂乎斯道之明也。樂與說相表裏。易所謂入而後說之，說而後散之者，意亦相似。人不知不慍，謂與朋來相反。人與朋自不同，如夫子友教英才，而所知不合，則雖有同道，亦可謂之人不知矣。末段雖言成德之事，然不慍與說、樂相對，說生意內發，似春，樂散於外，似夏，不慍則生意又收斂於內，似秋，似冬。聖人一言而天理備焉。學者自力於學問之事，而體察於性情之際，則自知其所至矣。

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章

人能孝弟，則犯上作亂非其所好，而所好者必恭遜和順之事矣。由犯上作亂而推之，不仁之極也。由恭遜和順而推之，仁之全也。仁之道自孝弟而生，故孝弟為仁之本也。案夫子告曾子以孝為

子德要道而又稱其道曰大孝德之本也教之所
由生也人性之德有仁義禮智之常然後禮智皆
統於仁仁又始於孝此所以為德之本而曰至德
也修道謂教有父子君臣兄弟夫婦朋友之倫然
義序別信皆根於親此所以為教之所生而曰要
道也此章言道之即教之所由生意言為仁之本
即德之本意道又以德為本故先言道而後歸之
仁也言論之有淵源如此而象山陸氏猶非之不
知其何說也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章

曾子以孝著而此章[illegible]皆事親從兄皆不與焉不
可不求其忠謀省皆省其所與處也於親則竭
盡勤事蓋曾子所念念不忘者惟為常人謀則或
不盡其心者有之矣與朋友交未能一一實其言
者有之矣所傳受於師未能一一躬行者有之矣
此曾子檢察之密所以自覺而日修者雖日三省
豈可後人　點檢者之說矣然則其省[illegible]而深思
之則進德修業之道已備皆為人謀而忠則於為
親謀有不忠者乎與朋友而信則於事親有不
信者乎傳者而習所承何者可不汲汲孜孜而
求之者乎忠信所以進德也講習所以修業
也曾子之學大要可見矣

子曰道千乘之國章
敬則民肅信則民從是率作興行之事節則不傷
愛則不害是撫節愛養之事未何再就使民一事
言然實包上兩意如勞農勸耕講射讀法師田行
役則以發事而信之心行之民忘其勞也如三時
不害公旬有續寫容聚之不煩點武命蒐之不
擾則以節用愛人之心行之民安其業也詩云無
以太康職思其憂是之謂仕民思勤之道以時而
使之者也又曰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是之謂使民
得其樂生之心非其時則不使之者也

子曰弟子入則孝章

入孝出弟親其良知良能而順養之德之本也謹
行信言存其誠也汎愛親仁導其孝弟之推而廣
其謹信之益也此論幼學故先行後文言學文約
禮文行忠信則成人之教法也○人之心聰明
不同然其知能之良則可以使之養正於蒙而開
[illegible]日所知亦不過自此而明[illegible]條達之但
先王[illegible]禮人之[illegible]不[illegible]不先[illegible]為異
日講明之[illegible]自此有人大學則深大求深者之方
而日新其[illegible]有之[illegible]先[illegible]所以同條共貫
而[illegible]之序[illegible]可而[illegible]也周禮鄉三物
小學也故先之以德行後之以道藝全其教國子

也則至德以為道本即六德敏德以為行本乃六藝孝德以知逆惡乃六行也大司樂亦即國子之教故中和即至德祇庸即敏德孝友即孝德雖小學大學皆以德為本故皆先言德而大學於此三者又皆以德字貫之若行與道藝則互有先後與孔門之教同也至德曰道本者易所謂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先儒以居敬存誠為窮理之本者此也敏德曰行本者尚書所謂遜志時敏厥修乃來先儒以勤學好問為力行之本者此也孝德曰知逆惡者孝[illegible]所謂使民親愛莫善於孝使民友讓莫善於悌先儒以為百行之首為化民成俗之本者此

此小學有六德智仁聖義中和大學以中和括之而統名曰至德小學有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大學以祇庸括之而統名曰敏德祇敬也庸用也敬業而常用之則敏之謂也小學有六行孝友睦婣任恤大學以孝友括之而統名曰孝德詳略不同其[illegible]子夏篤信謹守故灑掃應對進退乃小學之法而下面威儀及修德講學從義改過乃大學之正條也周公孔子之道程朱之所傳不外於此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章

重者持敬之效也學謂所習禮樂所以修己之本也主忠信者存誠之功也取友改過輔仁克己之事也持敬以為學之基存心不外馳而所學者固矣存誠以為遷善改過之本則志有定而不惑乎義之不遷過之難改矣誠敬相生知行並進故重威與主忠信實相本末而內外交修則日進於高明日遠於汙下也必交他日夫子又言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所以修德即主敬存誠之事易言忠信所以進德是也講學[illegible]欲其學之日進徙義改不善亦即此以友改過之事也聖人教人大端不外乎此數者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章

溫良恭儉讓可謂善形容聖人者細別之則天地之[illegible]溫者和氣也良者明達夏氣也恭者[illegible]秋氣也儉者收斂冬氣也讓則謙德若虛衆心[illegible]行乎溫良恭儉之中如天氣之流行於四時也

有子曰禮之用章

禮之用和為貴以今日用[illegible]之必以和行之乃可貴也先王之道斯為美以昔日[illegible]禮者言之節其和所以為美也然禮中自有和非如放乎禮法以為和則何可行之有觀有子之意似慮乎行禮者之拘苦勞[illegible]放蕩之行故特設為兩敕

之論其後匡翊之徒剿襲大戎則孔名教罔有子之言驗矣程朱嘗論兩晉風流是東漢名節之所致而安名亦此意耳

有子曰信近於義章

信也恭也與人親也皆世所謂善行也然必求之以義禮之中正要之以道誼之合則言行無尤悔而其與人交也可以久而相依如賓之有主矣爲善行而不能終於無弊者不知學而不謀始者故也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章

食無求飽居無求安者忘之爲也敏於事而慎於言務功之事也然非就正有道則雖堅苦刻勵而學術之差未有爲害於無窮者聖人之言實萬世學者之法

子貢曰貧而無諂章

無諂無驕在行上作工夫樂好禮在學上作工夫無諂無驕而後求其自得則樂好禮亦須以無諂無驕爲基但不可終身誦之耳他日夫子之言自富貴貧賤不處不去以至無終食之間違仁而此愿也此是論學問進步不足[illegible]而子貢引詩以答亦啟夫子深取之

爲政篇

子曰詩三百章

然[illegible]與[illegible]通爲業[illegible]之雜先儒以禮之毋不敬之其義亦精言詩之教如此也○案詩舊說謂三百篇皆聖人所存而可以示後之方[illegible]之[illegible]戶之[illegible]其釋義也非美則刺孟子知其詩[illegible]之國則以其在亂之世爲變他人之作則皆用夫子思無邪[illegible]自宋呂伯恭發明斯義後謂鄭衛淫者其皆[illegible]以[illegible]鄭衛之詩以爲樂到而朱子以詩[illegible]而非自爲之也朱子以爲不然故[illegible]淫奔之[illegible]大小雅也鄭衛鄘風也[illegible]不合而聲淫者桑中溱外諸篇自比於亂而設淫辭自本無所謂譏若出一人之所作夫子所謂思無邪者[illegible]之爲教使人如[illegible]必[illegible]然出於正以朱子春年於易卜書詩雅[illegible]之說[illegible]學[illegible]本指所以明者[illegible]矣[illegible]之以[illegible]說亦[illegible]觀之則[illegible]而[illegible]以[illegible]不以[illegible]而[illegible]

蓋首章言爲政以德正此意也○政刑未嘗廢而
不以爲先者故之周官最分明冢宰掌綱王躬以
成君德故居首其所掌者雖多皆人起居飲食服
御之事然所以調養防閑使之正心修身以齊其
家而爲治本之本者不離乎是司徒掌[illegible]教[illegible]而
掌邦[illegible]司馬掌邦政司寇掌邦刑則又次
之至治之世至於刑措刑爲秋官董仲舒所謂陰
之用在空[illegible]之不用之處者也皐陶言治亦先
之以九德然後及於五典五禮有庸五服五
章五刑五用本末先後自然次第之命討以彌
五教刑期無刑意可見也洛秋之世反之而禍極

論語剳記　八

於此余故夫子言此以警時弊非謂先王之道廢
廢政刑也。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章

此章雖聖人自言然實萬世學者法則首之以志
次之以立又次以不惑知命耳順又次以不踰矩
先儒所謂立志以端其本居敬以持其志窮理以
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者其次序實與此合也自
聖人言於學者生安學利困勉雖不同然而爲
之次第[illegible]一而已○須知此不是分段做工夫當
其爲學之初便已志氣相持知行並進然而其得
致則有先後志不立則無下手處故志之立最先

又久之而後德性堅定又久之而後義理昭明又
久之而後[illegible]熟此一節不透則彼一節必有
扞格之處彼一節有扞格之處便知其[illegible]節
來大學先後之目由此而生非今日持守明日致知
明日致知則廢行也近儒不知此理故陰[illegible]王氏
之[illegible]朱子[illegible]必待物格知至而後誠意正心修
身無處[illegible]正心之時可謂不深考而易其言矣
○從心所欲不踰矩愚意以爲非隨心所欲悉合
於道也[illegible]凡人見理既明心之所欲如此斜行
[illegible]有[illegible]欲不能[illegible]或見未能從心所欲而不
免於踰知在聖人則不應有此然其檢察之密謙

論語剳記　九

虛之誠必有獨覺而人不及知者雖其辭謙卑而
無害其爲聖修之極致也姑記以俟後之君子

孟懿子問孝章

是時懿子已無父矣故兼葬祭言之

子游問孝章

如舊說犬馬能養則引喻失義聖人恐不應作是
語且能字接犬馬說似非謂人能養犬馬也蓋言
禽獸亦能相養但無禮耳人養親而不敬何以自
別於禽獸乎

子夏問孝章

此與答子游之意同皆不專能養而重愛敬之心

也色難似亦當兼愛敬言之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章

後篇云回也非助我者也正發此不違處又曰於吾言無所不說說則生意充滿如草木之逢時而萌芽甲拆自不能已是其足以發處

子曰溫故而知新章

不溫故則所積者薄而不能終於有本不知新則所見者滯而不足應乎無窮

子曰君子不器章

器者以一能成名之謂如子路之治賦冉有之為宰公西華之治賓客以至子貢之瑚璉皆是也君

子之學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顏子處聰言動之間曾子容貌辭氣顏色之際而皋夔稷契伊傳周召之功勳德業在焉此之謂不器若以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為不器是猶未離乎器者矣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章

學而加之以思則學繹而日以親體驗而日以明而其學也益固矣思而加之以學則有所證驗而實有所俾助而安而其思也益精矣

子張學干祿章

不多聞見則無以畜德不闕疑殆則不能精擇不慎言行則不能助擇之當否者偏而猶恐未免于尤悔也亦曰寡而已矣

八佾篇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章

若夏殷之禮想無傳者則夫子何由而能言之蓋當日道文武事猶或有傳但殘缺不完且久無為論之者耳夫子好古敏求又有心通百代之識故或得一二而其餘可以見焉而能知其義此其所以能言也然其言所未詳者不可人發之信而已亦必然有不安者以吾所用者周且夫子則欣列邦庶幾一二十之後尚其所以考此能傳事之人猶有存者

而其道以文獻世遠人亡終無與於後國未若得之易象春秋周之典籍具在可以考而各者無有焉此其所以不足徵也故曰假令文獻有存雖人亡政息而以吾所心知者與其書典以民相質必能使二代之規模禹湯之精意與聯代俱傳而長存亡之不亡矣此章見夫子述古之意無窮不已備其規制皆之智慮疑有信之心此周以為萬世師法也

或問禘之說章

禘者本乎天人本乎祖知其身而仁者足以體之則物與民胞與及夫內子孫臣庶呼吸相通而治

天下不難矣故中庸又引子之言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此論近之極致而非可易爲或人言也

王孫賈問曰章

集註說奧竈之祭俱有所考然愚意古五祀皆有祭以尸行禮不得下於中霤惟上古穴居野處鑿土通明尚有之後世聖人易以宮室則中霤之祭當於何所乎室中有奧爲神道所考之位生人之尊之居是一家之最尊者則從中霤之祭當設於此也而竈之中霤爲貴然竈者飲食所從出者人孺子咸奔趨焉故時俗爲此語而賈述之禮文殘缺不可考究姑意如此未必其是也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章

關雎疑非宮人之言乃是后妃所自作蓋古昔外朝宮中皆有箴以箴如此則世婦御妻之類是也后妃思得賢女以自助而說君子至於形爲寤寐反側之憂樂以琴瑟鐘鼓之器不但無嫉妬之心而有憂樂之誠非盛德能之乎大來則以示閨門之儀而可以爲國家以施之則小雅可以爲閨之降也其義也與相對則由內以及外後爲鄉飲風首而小雅鹿鳴大之樂則由後而逆本故工歌自鹿鳴始而以關雎爲亂終焉表裏德之盛推下化之原也序詩作樂意也好德而不好色故樂而不淫誠求而非情感哀而不傷今誦其詞玩其義亦皆可想見乎彼之咨嗟永歎必有傚乎中之美故夫子以爲洋洋盈耳而不可得而聞矣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章

或人是反殺求器小之說非與夫子辨論儉是器小之似而易知乎夫子答以非儉又轉爲知禮之疑者中時則近於管仲而似乎器小蓋亦世俗之見也凡論古之人疑問夫子多不盡其辭蓋以其人之器未足深論然就所謂不論斯者而思之則禘之說可知就所謂不儉不知禮者而推之則器小之指亦可識此所以爲聖人之言也

子語魯大師樂曰章

樂亦有之中有堂上工歌者有堂下管者有歌笙迭作反合作者然如見序則歌則歌奏皆當有之聲相應而不相亂是翕如久之則兩聲如一聲是純如細節之條理分明是皦如合節之一氣相生是繹如也合而分分而合萬事皆然聲音其一端也

里仁篇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章

無私心則不牽於情而無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
去之過當理則不動於氣而能使君子小人各得
其所。

子曰富與貴章

富貴貧賤取舍之間是立身之大節於此有差則
無由入於君子之路以其本心既失故也故曰君
子去仁惡乎成名由此而進之則存省其心與仁
相依而無終食之違極至於造次顛沛不失利害
交至而常存本心之德焉此學之自粗而精自易
而難之序也○一說下文只是申明上文言富貴
貧賤不能審處者由失其本心故有所苟且而就
有所遁逃而去也君子於本心之德雖終食之頃
不忘況言其大節乎彼富貴之來有不暇審擇者
而造次必於是貧賤之中可以至於困頓流離而
顛沛必於是也○兩不以其道得之似當一例看
蓋以為非道得貧賤者終未順而是言不以道得
富貴也不去此貧賤也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章

無以尚之者好之至也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惡
之深也此如大學之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正是用
力處欲不必以成德言蓋未必得而後為好之至
務夫去而後為惡之深志氣相生皆有力不足之

惡也者常病不力中道而廢者有之然我未之
見則以其知所好惡者少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章

無適無莫而義之與比所謂絕四之後必有事焉
者大而仕止久速小而取予辭受皆如此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章

此章當為虛文具而無實意者發。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章

此章義理含於朱子始發明盡致而朱子書頗有往
天地生萬物而其所生之物皆物物有一天地之
心聖人應萬事而其所應之事亦事事有一聖人
之心此言尤精微切當蓋一心之發散為萬用之
施而萬事之為皆其本心之德此中心如心之義
一以貫之之貫曾子所謂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
窮者此也○或問月印萬川之說與此同乎
曰不同彼以心之覺體為一吾以心之實理為一
也是故彼之喻性之寂現也得以虛靈言之如所
云明鏡者是也明鏡本空而萬象之來畢照此於
一貫之義似矣然而所應者虛靈也若程子乃以
鏡物為之和而已而其所應有萬無一不與種
相合不以是之所貫也而其虛靈皆偏一貫之學也

子曰君子喻於義章

此章當合程子謝子之言乃備君子志在於義故喻義而其好義也不倦小人志在於利故喻利而其好利也無厭愚謂至於好義不倦則其從義也必有不能自已者好利無厭則其徇利也亦將無所不至矣

公冶長篇

子使漆雕開仕章

謂斯指仕理而言然即指仕言亦可言未能自信其可仕也○夫子所以爲難見者曰隱居以求其志夫所志何志也修己以及物之志也何以謂之求其志志在是而求所以自信焉爾必隱居以求之者所志既大非所養之深未足以充之也觀後

篇子路冉有公西華言志夫子未有與辭所與者乃在不仕之點夫春服未歸與夫子輒知之問若不相應然爲聖人所歎許豈非志其大而不苟自試樂其樂而不屑外求者與聖門高弟如顏曾之徒皆終身不仕易所謂確乎其不可拔潛龍聖人子則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知不可爲而爲之以申大義於天下者孔孟之徒欲爲聖人而未至其餘則又其所願也此所以悅夫子所謂求其志者外是此皆與漆雕開氣象近之故先儒以爲已見大意

子曰道不行章

無所取材是論其素非就此一事而言與程注而又可謂不屑於俗而勇於義故夫子喜而贊之無求致也好勇過我是猶之無所取材是進之皆因此一事而策其不及也

子曰吾未見剛者章

義理當伸而血氣不用之謂剛有動於血氣皆慾而非剛也世俗以血氣爲剛故夫子辨之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章

子貢所言自是恕之事未必是以仁自居夫子以爲非爾所及者蓋其能恕則去仁不遠矣未易能也君子之道其未能一者恕也曾子亦曰夫子之

道忠恕而已矣仲弓問仁夫子以此勉之他日子貢問博施濟衆問終身可行夫子皆以是進之此之未許亦所以進之也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章

子貢言文武之道夫子焉不學又言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皆是有得於夫子之文章者此則又與聞性道而歎之也雖然性道文章初無二理故夫子他日告之曰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又曰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非也予一以貫之夫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至教則人皷之神在是矣詩書六藝一以貫之則性命之精在是矣精

相本未合一之妙非深於道者不能契而夫子屢
以示子貢焉豈非顏曾之亞與

子在陳曰章

狂者心追古人而其志可嘉簡者不屑世俗而其
履可尚二者皆聖人之所取而亦皆有病焉蓋狂
而無以斂之則蕩簡而無以裁之則踈故夫子謂
不知所以裁之而孟子謂者其行而不掩焉者也
語類一說以狂爲斐然成章簡爲不知所以裁未
當二字皆就狂士言之或曰簡即狷也狷者有守
而有所不爲故曰簡

顏淵季路侍章

聖門言志有以用世言者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
侍坐是也有以性命言志故所言者皆日用性分
之事聖賢之分只在安勉子路曰無憾顏淵曰無
伐無施皆是自覺慊然後施一不善而難除去之
夫子曰安之信之懷之是順乎心之自然與以物
付物渾然無容心之字則聖賢分量自見無
憾比之無伐施又較粗則子路顏子所造之淺深
亦見

子曰已矣乎章

有人[illegible]則其[illegible]如此

[illegible]也篇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章

答好學之問不言詩書禮樂之術業而以不遷怒
不貳過兩言盡之此過須蘊取則知聖門之所以
爲學矣然又須知不離乎詩書禮樂術業之間博
文約禮非是視聽言動行力處也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章

此章字與[illegible]字[illegible]不同彼以仁言此以心
言也仁人之安宅也不違仁則安居於此日月至
則自外而來或日一至或月一至焉而已張子內
外賓主之說亦非盡了以仁爲主其餘以仁爲
客乃果以心爲仁亦[illegible]明爲[illegible]偶然至於
此則爲賓也[illegible]體當在心有不[illegible]出入故爾

子謂子夏曰章

子夏亦篤信之人亦恐君子小人似未可以爲己
爲人斷之此小人猶言硜硜然小人哉稱狹之稱
非君子之儒見識高明而規模廣大有不能日進
於高明廣大而以所得自安焉則爲小人儒

子曰人之生也直章

直者[illegible]也罔則[illegible]也天地以誠生人故罔者其
人[illegible]之人[illegible]其大矣

樊遲問知章

知者[illegible]於當務而[illegible]於求[illegible]以所知言

故不惑而達於天人之理仁以所存言故無所爲
而爲而合乎天地之心程子曰先難克己也此亦
就其最難者言則實則先難後獲是言凡事如事
君敬其事而後其食憂道不憂貧之類皆是也仲
日又告之曰先事後得非崇德與亦即此意
子曰知者樂水節
山水對物其理有與心相契之處是以樂之也動
靜者性體能盡其性則其動也不窮而其靜也不
遷人之生者命也而有可以道致者故知仁之德
君子所爲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者也此章只以其
從言之不必定作兩人論如君子道者三三者字

只是一君子爾與樂傳言見仁見知指各不同。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節
子貢以仁之用言此必有德有位者。故雖堯舜猶
病。若學者學而言此卻不是切己功夫故夫子以
仁者之心求仁之方告之。然亦不是全無用處也
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舉斯心而
加彼老者安之少者懷之也其分以及人此自崇
內言實行士庶皆可行者頗不必於其間與衆
耳欲立立人欲達達人通下皆近取諸身氣似是
一片渾分則上截指仁體故以夫仁者斷起下
故深思不仁故以仁之方結作朱子說盡之審皆

此類也
述而篇
子曰述而不作章
述而不作則傳先而深於古作者之休而不作聰
明以竊[illegible]自然與[illegible]而又仁之深而好之篤矣及
其深仁而爲好也則我我於述之不暇又何疑於
仁何若亦及復[illegible]也又述而後知無所事於
作仁而後不能自已[illegible]與仁竊竊　非所
述而述非所行[illegible]不務[illegible]夫子
贊易道以黜八索[illegible]而[illegible]斷
自序庶竊古者[illegible]自與代殷樂其折其

中[illegible]所。以。能。存
在[illegible]之爲[illegible]見之矣。我字
默[illegible]之之[illegible]我竊比於[illegible]只文爾
子曰默而識之章
此章三句皆就爲學一事而言默而識之者不言
[illegible]而不厭。則所
謂日新之功[illegible]有爲而皆有得者也[illegible]則義
理無根不能有無窮之味而欺心或生[illegible]不厭
[illegible]
且[illegible]人不修則無[illegible]之心[illegible]者可知
默與人爲善之樂[illegible]心[illegible]亦相爲

求及始終也說命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斆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即此三句之意。

子曰德之不修章

修德謂忠信篤敬學之本也講學者窮理致知之事徙義改過則力行克己之事也學之事惟此四者夫子此章言之最爲痛切所以進德莫以直內更無他言修業則有講學以下三者業亦知行而爲言也然德非誠敬之字又是知行二者之根敬則志氣清明可以養深厚而其講學也有深造自得之功誠則立志真切存心篤實而其力行也有敦行不怠之效此章篇而成一章所以爲詳目密也周子云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程子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朱子云致知以致其端躬行以踐其實而敬者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是皆得孔門之學者然周子只言[illegible]論學一節程子亦闕力行一節而有所畧故必兼見乃備也惟朱子三語則包括爲盡

子曰志於道章

學以立志爲先而知行次之志於道者知是行是道而至念念不舍也據於德者講明行習之所得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也依於仁者心之所存身之所處無終食之間違仁也三者蓋志知行之事又曰游於藝者凡身心性命之要曰道曰德曰仁凡名物器數爲藝六藝皆載道者而有本與末之別如禮樂也非敬和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者本也夫射御書數雖輕者末也此所謂藝事以其本末言之雖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然又曰藝高修焉息焉游焉朱子所謂博其義理之趣而應務有餘心無所放而動息有養者亦兼知行言之而行以爲志道據德依仁之助也

子謂顏淵曰章

用之則其藴蓄於內而亦將於行然不用則不汲及於必行也舍之則[illegible]然於藏然非舍則不得不得於必藏也道足於身心安所遇二者兼之[illegible]於聖人之域者不能故惟顏子庶幾焉[illegible]而[illegible]心危然而[illegible]慮事[illegible]也成者[illegible]其[illegible]動[illegible]今而[illegible]於事[illegible]也古人有無事[illegible]數[illegible]人[illegible]則志[illegible]不[illegible]成[illegible]之學[illegible]有像[illegible]行[illegible]大[illegible]之行亡。[illegible]人[illegible]敗利鈍不。以勤心此事之最大者而可以血氣才能當之乎。

子曰富而可求也章

須有可不可兩字義之意多，而命之意少。蓋以理而論其可不可也。執鞭是古者僕御之事，以下士爲之，亦非今所謂人役者。言使富而爲義所可求，則雖卑賤之士，亦所屑就，況其降級焉者乎。苟其所願乎若義所不可，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也，從吾所好而已。可見聖人非輕富貴也，决於義之可不可也。此章與下飯疏食章當合看。從吾所好，何所謂樂在其中者。

子在齊聞韶章

爲樂本是指韶，斯字乃指韶也。蓋曰爲樂者多矣，不圖至於斯之盡美又盡善也。按春秋傳，舜爲有韶舞，齊是其後，則傳於齊，故曰聞韶。觀景公作樂猶有徵韶角韶遺音可見。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章

周之文勝，至於春秋，消禮之末失而不求其本，故有以得輒拒父爲有國者，觀子路從大子而輒有子貢之子問夷齊以見之問。則人倫之不明甚矣。伯夷叔齊事實，質夷齊則不爲輒可知。猶有怨乎之問者，無疑矯爲高世之行，而心未免於怨悔，則或未合於中道，而不可以爲求仁者道之極也。曰求仁則未合於道而非爲古得仁則不豈於道而心安，由其心之無餘憾，可以知其事之爲至當，故曰夫子不爲也。

子曰加我數年章

易有吉凶消長之道，環而要以无咎爲歸，蓋不肯吉而常於悔吝之介，以求免於凶焉者，易之教也。然則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亦可一言以蔽之曰無過而已。人所以能無過者，以其心常在於道，就義理以成於性，故能動不離於道也。不收，一無過也，曰無大過，聖人之有心固如此，夫子其得易之說者乎，顧子其得易之後者乎。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章

此亦因上章答葉公之語而類記之。若子路高觀夫子是有生而知之者，夫子自明其爲學數，蓋便是寫出好古敏求之容也。孟子言周公仰思夜以繼日，得之待旦，亦是如此。自古聖賢未有不勉觀業業以存心，乾乾孜孜而終老者，蓋自強不息，人道如此。聖人之心自然與人同運，此所以爲生知安行也。

子以四教章

四者之序，當云忠信文行。然忠信者所以成始，亦以成終，以忠信爲本而從事於博文約禮，功大所謂成始也。修辭立其誠，無非忠信之心，而實到底

所謂成終也故夫子言主忠信徙義又言義以爲
質信以成之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章
有恒是篤實之人有常心而能久於事者就其有
常者而聞明之就其能久者而踐修之則志有恒
忠而爲善人之事矣不然則虛夸之人皆
不能有常心而久凡[illegible]日[illegible]之內始[illegible]終
求未[illegible]不善[illegible]而終入於賢者循有進無退進
之[illegible]次其下者[illegible]大子有用十之數而必折於水
[illegible]水故水哉爲其德不窮不舍晝夜盈科後進也
故學者始而有恒[illegible]吾則拳拳服膺如水

論語劄記

雖未出中而涓涓不息也終則其中未大有若無
實若虛如水之既中而終不竭也惟其如是是以
能有德行而習教者久於其道而忽不知其入於
聖賢之域矣此夫子之思有恒者也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章
無不知而作則無於無所不知矣故又曰知之次
以自解多聞多見皆有益之而擇之則得人於多
聞以擇多見言識者歸於言見於行以言而信其
以見故曰擇行則善惡既已判然故曰識然亦可
文而義可相通也
子曰仁遠乎哉章

仁道之難聖門每重言之此則易言之者仁之爲
器重其爲道遠然其存亡得失則存乎一念之間
當其欲仁即是仁矣蓋欲者一物至者又一物也
於此求以則如百果草木之可根株培養栽治以
待其生而已矣象山陸氏嘗謂道日冬至之日
[illegible]此立志之說也大久之不能一日有爲
人[illegible]之驗也學門之求放心也亦然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章
博文約禮相須並進文之所得愈深則行之所成
愈篤世若有成於文已自修之實而徒以聞見之
學[illegible]作之[illegible]故夫子言此以救偏重之病

論語劄記

子溫而厲章
溫者春生之氣威者秋肅之氣恭者內溫外肅陰
陽合德之氣也溫而厲則陽中有陰威而不猛則
陰中有陽合二句只一恭字盡之又拈出一安字
則見其一出於誠而無勉強做作之態蓋若是也三
句說一時想像亦可然亦有逐段見者蓋喜怒哀樂
聖與人同當其喜則溫之氣形當其怒則威之氣
形及於喜怒未發則恭之[illegible]而有[illegible]深潛而默識
之則知聖人與天地相似
泰伯篇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章

而從史記之說謂太王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
因逃之夫子以是美其讓也於以[illegible]
未必然當太王時殷道猶盛太王亦[illegible]若安得遂
萌不臣之心縱有是心將太王自行之可[illegible]而
去以惡與史記未得爲全德也有待於後[illegible]之
乎不從親命以蓋前人之愆可矣今觀季歷文王
再傳將百年猶未受命可以知太王之無是心故
了翁謂以終守臣節不以遂其父翦之志爲泰伯
泰伯何爲急急去之耶蓋其事與伯夷同然所謂
讓者讓季歷耳但所讓者即岐陽之國而夫子
曰天下後學因此生疑指之以理蓋周室將興其

兆已見泰伯又賢移可任大以天下讓云者要後
追論之辭若當日只然仲雍曰以天下讓高亦
不謂分內合事實矣況曰三云者必也泰伯辭
避之而太王不之許於是託名採藥以遂其志故
曰三讓想其事與伯夷同然夷讓於父殁之後則
父過其難而宗社危於無主故不如泰伯之去於
事先而畏其跡其無讓名也乃所以為至德乎兄
弟之間同爲德之至比夷齊之曰賢人者有間焉
蘇子由謂司馬遷之書淺陋而不學疏略而輕信
則其應可考多矣此事尤不可以不辨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章

暴與慢鄙與倍[illegible]用[illegible]泰[illegible]也[illegible]暴慢鄙
倍[illegible]也顏色但[illegible]人都[illegible]與物同不同
已是整齊之意[illegible]近信則又見其出於誠然而不
襲近亦是相對說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章

前文重[illegible]可以寄於此合而觀之以能問
[illegible]曰可以託六尺之孤[illegible]是教仍
其根本也[illegible]既以存心而用力於容貌辭
色[illegible]氣之際而已[illegible]心[illegible]小則德[illegible]弘行[illegible]盡則
守道固易之大者任天下之重者也而以稍用自
茅茅甚大壯[illegible]之剛者也[illegible]覆自

者故朱子[illegible]時[illegible]然於規矩
準[illegible]中[illegible]天下之重者[illegible]有不能
[illegible]可[illegible]之所有矣

子曰興於詩章

志於道[illegible]於仁游於藝[illegible]是用功處
[illegible]是後處文雖同
[illegible]有可相[illegible]發與起是志
[illegible]中[illegible]完成是依仁
中[illegible]與進德仁同歸
次[illegible]文爵器數聲
[illegible]與[illegible]所以故彼言道德仁義言

藝而此則混而一之

子曰民可使由之章

服教而明其意者惟上爲能百姓則日用而不知
然得名人所同有故上道之而使之由於其中之
中可以移風易俗而無歸厚者其有不安於此者
曰予智則上常之罪衰世之事也民字亦蓋其義
自見

子曰三年學章

[illegible]之人而無不善之心則其專志於學可望
其進矣不是易得也學成而以仕也

子曰篤信好學章

篤信好學以[illegible]究其以所行[illegible]下文皆
[illegible]
[illegible]不苟合於當世[illegible]
[illegible]爲守[illegible]邦不入[illegible]邦不[illegible]
皆不[illegible]人[illegible]邦不入[illegible]
[illegible]
久[illegible]人[illegible]有[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久[illegible]有道貧且賤[illegible]邦無道富且貴
[illegible]心也[illegible]安守貧賤而[illegible]故曰守

死守善道也三段亦與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字天下字皆作
意拍不然未段須成語

子曰學如不及章

及者及前路也失者失前路也其曰如其所恐則
無忘其所能相似如字猶恐字則形容其畏怕
後之心也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章

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至於民無能名者德之至也
功成而爲世亦斯文章而天下化成者業之盛也
巍巍蕩蕩又曰巍巍乎煥乎而堯之所言巍巍亦
其著久也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章

此章必夾于周時[illegible]之事而巍巍於文王之德
已著序列之意乃[illegible]
[illegible]之間其言以明才之難者當其[illegible]而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之[illegible]天下[illegible]有天
下[illegible]人[illegible]然
[illegible]定矣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章

致孝鬼神與菲飲食相對言黻冕[illegible]之[illegible]祭服
致美黻冕與惡衣服相對盡力溝洫須知亦是與
卑宮室相對當洪水未平下巢上窟民不得平土
而居之禹決九川距四海使大水有所歸然經理
猶未詳密也乃復濬畎澮距川則小水皆有所入
然後四隩既宅民得安居是則卑宮室而盡力乎
溝洫者居然不安而[illegible]之居是急也今就此
句俱差到爲民粒食上去則功當日自有后稷專
司禹雖則[illegible]成賦皆稷[illegible]艱食然此章比類文
義不是如此

子罕篇

論語剳記

達巷黨人曰章
聖人之[illegible]如此[illegible]答語不是始
以謙辭[illegible]黨人之言[illegible]不精於一藝是學
者大病在聖人雖不然然黨人既有是言則自受
之而已六藝莫粗於射御而御較射又粗學無精
粗[illegible]由粗者始人之爲學往往騖心高妙而有
不屑卑近之意此[illegible]所以薄[illegible]爲末節
而見意於[illegible]人言[illegible]一則[illegible]受反
己[illegible]而已也

子曰麻冕禮也章
變禮從俗之事聖人亦[illegible]爲之然遵禮而不失乎
恭儉則爲之可也違[illegible]而從[illegible]則寧違衆可
守禮易之小過[illegible]過其[illegible]不及其[illegible]違其
[illegible]其義與夫子之言同

子絕四章
我乃私意之[illegible]不動念而不化者[illegible]之其所謂
身也有我則不能[illegible]然大公故不能物來順應而
有意有必有固[illegible]物來順應則物未來而私心妄
念之不生[illegible]而不[illegible]於物何必之有
順理以應之而不[illegible]於物何固之有如是則復還
於太虛而[illegible]何我之有[illegible]所發者皆天
地之心[illegible]則爲不[illegible]不望報亨
之德也毋固[illegible]之德也毋我則不言
[illegible]之德也[illegible]皆歸於無我而行乎無我猶
貞之[illegible]不[illegible]其身而不私於己故能不
見其人[illegible]聖人之與天地[illegible]者如此

大宰問於子貢曰章
[illegible]人[illegible]夫子之[illegible]聖也曰何其多能
也[illegible]天縱之[illegible]非
[illegible]多能[illegible]自
是人縱之使之[illegible]而又多能也聖固是大縱
多能亦是天縱[illegible]可謂[illegible]足知聖而無以
[illegible]故人[illegible]子貢之言而與太宰相答曰吾之

多能太宰知之乎由少賤而習於鄙事之故耳君
子且不貴況聖人乎蓋遜聖之號而又示人以學
聖之方也然前答窮人則欲守於鄙細之中此答
太宰又曰不貴鄙事意似相反而實相發窮人譽
夫子以博學無所成名之故夫子因所謂無成名者
而審所執者兼勤小物亦學也專精於一而不務
博者之要也太宰因多能而譽夫子以聖非不
明聖之分爲夫子不以多能之名為之明
君子之學大意不宜入道不容務本而不急末者
意是也要而示人之因人分揭反其至理同如此。
子曰吾有知乎哉章

聖人有因夫子思問不答而答其所不知者故
夫子謙之以爲安能有所知識但有至愚者問於
我我亦必叩其所疑之兩端而爲之反覆竭盡耳。
凡人必有所疑而後問。問也者，必先自疑其所疑
之兩端也。人之所疑莫不源於然也兩之間不足
以爲人師。其所知者外也聖人則窮盡其理而無餘
於。因物則應事而得其實因以叩之竭盡知識
之多不足名者於大宰答問之後亦
其設言有以相發故歟
顏淵喟然歎曰章
仰之彌高何以乃顏子學聖[illegible]如周公之不合

仰思夫子之發憤忘食皆此意也欲罷不能足亦
循循善誘既竭吾才是亦博文約禮意為之則
有以發其志而不能自已所之約之則有所用其
力而得以自[illegible]因顏子此言而夫子誨人之誠心
與其成就之成法皆可見矣如有所立卓爾知之
明也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行之未熟也蓋夫子之
自言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形體有幾微之
未化則不化從心所欲[illegible]之相[illegible]於心田體
體用心然後能從心所欲而不踰矩所[illegible]不[illegible]而
喻者見也[illegible]其[illegible]而必欲從之而似有未能
從心者蓋[illegible]人之[illegible]也[illegible]不[illegible]行如修而
拘[illegible]若不及[illegible]門不[illegible]一間然聖賢[illegible]新不已之
心同自如此也此節當與吾十有五章合而觀
顏之[illegible]可[illegible]用[illegible]學聖人之[illegible]

言
子曰吾自衛反魯章
衆[illegible]皆是[illegible]樂
子[illegible]之本[illegible]得所[illegible]之[illegible]亦有
一[illegible]人[illegible]而定之[illegible]而[illegible]之也
如又[illegible]人明[illegible]人子所以[illegible]者則又孫不拜
三家雍徹而夫子[illegible]之則當日[illegible]用[illegible]可知矣
子曰衣敝縕袍章

詩曰何用不臧言能不忮不求之心則何往而
用之何所不善乎非謂其止於此也故夫子以不
忮不求道固當爾用之則無不臧豈可以是便為
臧乎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章
凡子此喻名爲然皆亂世而乘禮行義守先王之
道以待後之學者此等人最相似也詩曰風雨如
晦雞鳴不已[illegible]又曰蒹葭蒼蒼
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然以古今之說皆
言賢人君子獨者其身守道以待之爲如風雨之
時生民之類如霜露之冷而皆不改其節
論語劄記 六
蒼者不改其色[illegible]以終[illegible]而人與見而
思[illegible]之也人[illegible]不
[illegible]無
[illegible]不從[illegible]
[illegible]有
[illegible]人
[illegible]遇變亂
[illegible]之[illegible]知人之爲松柏人固不在世之知
[illegible]悅
[illegible]篇
褻裘長短右袂
褻裘長則得祭見賓之裘未必長也蓋行禮之時
長則慮其觸而顛蹶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一身有半如舊說恐非使爲此[illegible]身倍十[illegible]也亦
當[illegible]不必爾也凡古書十有一月十有二月之類
有與又字[illegible]云十又加一十又加二也然亦不必
拘如[illegible]分天下有其二則當曰二分有二本皆不
可也[illegible]亦有只名十有二[illegible]云老
氏生之徒十有[illegible]必欲求十[illegible]十三之
數[illegible]文[illegible]則是[illegible]爲之禁民
論語劄記 七
于[illegible]於十分之中各居其三也生之徒死之徒
及[illegible]人[illegible]於十分之中各居其三也蓋十分
之中[illegible]分之[illegible]而有[illegible]一分之則三而有高舉
歧[illegible]其餘耳
狐貉之厚以居
[illegible]者以居而坐也若[illegible]祭之類則
[illegible]者以爲[illegible]目便於舉止
色斯舉矣章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如[illegible]也夫子偶見山
梁雌雉之如此而歎其得時之事[illegible]當其集也
[illegible]人則[illegible]色[illegible]舉者也

孟子以仕止久速言孔子之聖記者記此篇終其
此意也與

讀論語劄記二　　安溪李光地

先進篇

子曰先進於禮樂章

凡一代風俗多是前一輩人質朴渾厚誠意有餘及乎文貌愈繁則誠意愈衰矣野人君子言其質也夫子所從先進亦猶與其奢也寧儉與其易也寧戚之意中字不重

季路問事鬼神章

程子之言至矣中庸言顯父母而繼以格鬼神又以舜武周公之孝質之易言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其理皆在夫子答季路所言中也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章

夫子往往以回與賜較則子貢之為高第可知然所知則有明睿推測之分所存又有樂道憂貧之異故夫子欲其知所以未至者而求自進也

子張問善人之道章

不踐迹者天資之美暗與道合而不必一一踐迹也然必踐迹而後能入於室即上之見知。如射之彀率精深微妙由此而得神明變化由此而生子路所行所以其天資在古人之上然且曰何必讀書然後為學聞文以禮樂之論則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是皆不欲踐迹之意故夫子亦數其未入於

字也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章

朱子形容曾晳之言志處當分三節看。有見大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闕是一箇一節意。凡人心有私欲則無論役於名利而克其目前皆滿其終不得泯然處若放出人欲之外則天理自流行于日用之間食息寢興無非是者從容自適當衍其趣此老安少懷衆共魚鳥同至詠味日用瀟灑山水無所不可此其學之自得處也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舍己爲人之意是言中一節意暮春之時童冠之侶風泉詠歸之樂皆

論語劄記

是當前景物樂乎此而無慕乎外者無意於求知也胸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是言外一節意聽命之和同學之樂遊泳以窮心詠以言心是即與天地萬物同流得所之樂儀樂充舜之道者之氣象也曾晳狂者畢竟泰言夫子所欲皆之道者故朱子極其形容如此。○隱居求志行義達道固聖人所期許然成材於身以著用於世乃是學之體實處曾晳問三子而夫子皆與之但哂由之不讓耳虞廷凡官如稷契皋夔之儕皆終身於其職業而不變皆其心與聖人同是以皆爲聖人之徒也故使二三子而有不仁之功則皆一代之英而不嫌以才藝自局使曾晳而有撿言之行則亦中行之選而不至以狂簡終矣他日夫子論三子皆曰不知其仁也故與曾點者所以進三子也又曰不知所以裁之故與三子者又所以裁曾點也

顏淵篇

顏淵問仁章

仁之所以爲仁者心存而理得之謂也心存則一元之善於此在理得則人公之道於此行此仁之成德然也禮則仁之節目故由禮可以至仁敬者禮之本也心存敬則心存矣節文者禮之用也合乎

論語劄記 二

節文則理得矣此復禮所以爲爲仁之要也然人所以不能復禮者形骸爲之累也爲氣所拘則昏爲物所引則馳必也勝私以攝其昏然後敬立而禮之本可得必也勝欲以止其馳然後義形而禮之用可修此克己所以又爲復禮之端也克者對敵之稱也人心與道心爲對敵故曰克復者返本之謂也理爲人性所固有故曰復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此句只是申足上句之意非換出以效言也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此句則是提醒鞭辟處。顏子聞言心通而請其目蓋是欲知下大條件不容泛用其力夫子四己字使尋人欲成虧

聽、言、動、便是其目所謂形骸之累不離乎四者之間而所謂禮之體用含四者亦無自而見其切於身也非禮己也勿之克己也何中便有必由禮意復禮也勿字內亦包敬義兩意存誠以絕其源審幾以遏其動者顔子之心齊而不違復乃事斯語之驗也

仲弓問仁章

顔子資高而學到故夫子直以克己復禮告之其間誠明兩進敬義交立顔子自能論之不待言譚也仲弓未如顔子故夫子分段言之見賓承祭是主敬是存誠不欲勿施是從義是行恕由此而進之與克己復禮同歸然而言之詳畧異耳

司馬牛問仁章

告牛者雖又與顔冉殊而理則不異蓋嘗存乎難之心者敬也必力行乎難之事者義也嘗存乎難之心則撿身不及而無易由言矣必力行乎仁之事則恥躬不逮而言之不出矣

子貢問政章

古者兵寓於民非如後世別有兵之目也然則所謂去兵者馬牛車甲器械之不備戰陣之不講焉爾如新造之邦內荒之歲所急在生聚葆蓄安集勞來何暇於燀戎講武此不得已而去兵之說也

去食與無食不同如傳歲易子析骸是窘於不得食耳非去之也去之者若遇凶災則損經用薄賦斂而不一毫多取於民之類此不得已而去食之說也自古皆有死是說到義理盡處言極去食之禍不過至於死耳雖死信猶不可棄也况未必至於死乎

棘子成曰章

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言質之須文猶文之須質也若以其鞟論之則虎豹犬羊無異惟其文之炳蔚是以超然異於犬羊之鞟耳如將廢文存質一何偏斷則上下文意承接不去

哀公問於有若曰章

百姓足四句不可如平時泛言君民一體之義須字字對年饑用不足說蓋年饑之時百姓必死亡流離田里將虛則卒汙萊於此不加寬恤而厚斂之是避小不足而就大不足大不足者將至矣故惟加惠於民使之樂生安上則君雖損己節用亦無憂於不足也如百姓不安其上不復其生則君之不足有不止於今日者如此方與哀公之問相應抑哀公斯問也其將長邦乎年饑不憂民之饑乎而憂用之不足此豈君道也哉有若若爲不喩其意而憂民用之不足者故對之曰盍徹乎及公

明言其意然後以當使自姓足者告之雖違其本意以諷君實亦切乎時務而忠告也

子張問政章

居是所存行是所行今曰居之無倦者以事存心也行之以忠者以心制事也二句相爲首尾

子張問士章

質直則存忠信好義則能從義此是有實德實行者而又不敢矜情而行察乎人情思其所以處之者而退讓以下之此所以誠乎行著謙厚之風聞而邦家必達也色取仁則非質而行違則不能好義居之不疑則又自以爲是而不顧人之是非此即聖人所謂鄉原者是以充其欺世盜名之術亦能使邦家必聞而去達之道遠矣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章

此與答子張者辭異而意同主於誠則不動於私矣主其義則不謀其利矣愛惡之私不行則必無徇忿忘身之事矣

樊遲問仁章

遲因問知而未達故見子夏而猶以爲夫子專言知也謂夫子專言知則能使枉者直一語未知其爲包仁而言集註當云遲以夫子之言專爲知者之事故未達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而曰又者對前既未達而言又舉子夏答之不過務明使枉者直之迹似未有以破其疑者今在當哉言乎一語則樊遲心悟而不復問也

子路篇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章

先有司者以身爲有司倡也知倡之以廉倡之以忠倡之以勤皆其事也獨有不使下職然其所重赦小過亦有司來亦是論有官之道況先有司則自治也嚴而下皆相師赦小過則待人也恕而人得自盡於舉賢才尤爲政之要務不但使有司得其職而所以勸人材成風俗者在於是也故子

游爲武城宰而夫子曰女得人焉爾乎可以觀聖賢之用心矣二人其舍諸由爾能舉爾所知則人論其忠皆明烈相先有以佐爾之不逮矣語意相承非謂但盡己職而餘委之人也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章

正名名即指齊景公之意名者指臣父父子子也子路亦知夫子之意有所指而以爲迂此所以言非亂部而不肯也夫子既斥責之而又詳以告之言名分不正則出之於口而言已不順矣言不順則不即乎人心之安而不得乎事理之正事何由成乎事且不成其施與禮樂以敎化於人乎政

事亂於上，教化弊於下，勢必刑罰苛煩而民無所
措手足矣。是故事之所行者必可言也，言者必
可行也。行成於言，言依於名，可以正名爲先務也。
而怨之乎？夫夫子而爲衛，則必存衛君嫌惡而求
所以處於父子之間，非特正其名而已也。賴聖人
之從容含蓄以正名，則實事在其中矣。子路未
喻其意，以爲夫子當此之際而欲正名，則空言有
不可施於事人了。以知此者，且欲使其可行也。夫
人倫乖亂，則發號施令，其誰服之？至作興事，其誰
勸之？教化刑罰，以何爲表？不可一日而立於臣民
之上矣。奚其爲政哉。○春秋道名分，可謂一言以

蔽之。夫子曰：其辭則某有罪焉。孫夫子修辭，不過
使其言之順理，然先儒以爲制事之權衡、揆道之
模範，蓋周公之禮樂有爲而又爲孔子之刑書，皆
不離乎書法抑揚，輕重婉直，微顯之間而得之。名
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者如此。

樊遲請學稼章

使樊遲但爲嗇夫細故而問，則後來夫子所言，若
與問不相應。蓋樊遲亦是以稼圃當實學而欲講
明其說，卻汲汲之有凡流，亦學者所當游心也。然
遂日之事，曾子不屑，見孫圃乎？故夫子斥之而復
言其遠者大者，失之問云。

子曰誦詩三百章

國風惟衛之風要以[illegible]修身齊家以至平均天
下，其有體之用則治亂興衰之機，其詩其爲教則
溫柔敦厚，詩之名又必當事仁愚而足以言，故授
之以政則有以得之，而不使於四方，則當能於
言。且謂仁者，而其詩也。若但玩其文辭則榮華
其言，伸其私辨，則小成其美，所謂雖多亦何貴於
窮經哉。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章

自苟有用我者不亂，[illegible]就當日時勢言之，而
約略其得效之久近耳。假令王者之繼治而興，或

亂風旨政猶有存者，何待於必世哉。然夫子自言
其有成之速，則十倍於王者，集謀分別周催，抑亦
其存神化之妙，有以自知者。尚書曰：既歷三紀，
世變風移，則公而在必猶有神速於茲者。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章

欲速者心之躁，見小利者心之私，二者有陰陽之
不同，而其病亦相因。凡大事本有速成者，故欲速
者其見必小；心存於久遠，則不爲利動，故見小利
者惟[illegible]於欲速。

葉公語孔子曰章

夫子相[illegible]以其爲行理之下，故因而此，因然矣，然

亦止於隱而已若出而辨其非猶則又非直也春
秋之法爲尊者諱爲親者諱故於魯國之惡皆則
諱之然存而不削則有我則又不諱是則其諱也乃
公道之不可奪者孝子慈孫不能改者也故觀其隱
則直在其中矣何損親之惡以爲由乎以夫子答
司敗之言觀之思極分明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章

必也狂狷乎此句最當玩味意中便恐有似中
行而非中行者故言既不得中行而與則無寧狂
狷耳蓋狂狷與中行不相似而進取之志可以裁
不爲之行可以進也惟孟子知孔子之心故引見

章之亦既釋其意而遂繼之以鄉原德之賊也後
又明其爲似是之非而足以亂德乃此重之義歟
也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章

同德故相以義相濟故不同同惡故同各懷其私
故不和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章

無愧於己故泰撿身若不及故不驕有恃於己故
驕與物常相形故不泰

憲問篇

克伐怨欲不行焉章

克伐怨欲不行焉於克己亦似也然中間少一復
禮便不足本源上人了路不收不求夫子曰何足
以臧意亦當是也何不努力將以窮究毅疏塞
者皆以絕根其克伐怨欲者將以求吾心之德
也吾心之德必學以持之明理以克之則人欲
有日消之勢此則顏子四勿之功也憲之不行必
也強忍力制而未有本源功夫縱使能之而無天
理流行其間猶之根本猶在而萌蘖不生雖窠既
蹤而根原不在此異氏之學所以異於吾儒而告
子之不動心所以別於孟子也蓋狂者於天理有
見故嘐嘐進取而其行實未修狷者持守有加故

有所不爲而於本原未徹夫子於中行之外則思
狂狷其未爲以仁也正其所以進之也歟

子路問成人章

欲求君子之成德須有窮理制心養氣達材之事
皆實學也又文之以禮樂者因子之長未能純
萃文以禮樂則集其所長化其所短所謂了吾爲
師行備于兌一者也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章

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則是以義而人心服也如
其仁集註作誰如其仁者似太重蓋管仲雖能使
桓公以霸者仁然未免所謂由蹟假之者皆行

則下者之事矣。爲之意猶云似乎亦可許仁也。蓋未
成乎仁者之德而有其功，固不可沒也。體味六字
則稱輕重亦稍乖不矣。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章
一匡天下，一字非統一之義，乃相與之之意。言東
遷後王室陵夷，諸侯猾夏，至是而始一匡也。〇夫
子於管仲小其器而大其功，至子糾之事，於子路
則置而不論，於子貢則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
也。夫死者爲夫婦之諒，則不死者無過矣。先儒求
其說而不得，故以爲桓公兄也，子糾弟也，兄當立
而弟不當立，故仲所輔非正，而不死其難可也。夫

所從之是非，當論其既從之而致力，因去邪歸正
之者當若子之道。或況桓之爲兄，僅見於漢志薄
昭之言，周人之書皆以爲糾兄桓弟，則此事未足
據以爲斷。且非嫡長而無先君之命，則皆不當立
者，何論兄弟哉。愚意君臣之分有定者，有未定者，
當齊之亂，無知弑乎，則桓糾皆非君也。糾之名既
無先君之命，莫如敝國之爲賓客者爾，則管召亦
未爲臣也。既未有其君臣之義，故死者從可，亦
不死者未可以背君失節之罪加之，則其事有不
論之列而已矣。若王魏則受命輔導，君臣之分定
矣，以此別二事之是非，則可相糾之孰爲弟兄，非

所論也。
陳成子弑簡公章
或問：夫子欲伐齊，但聲大義於天下乎，抑必有以
勝之也？曰：兵以義動，有勝之理，況所謂以魯之衆
加齊之半者，正所謂同力度德，同德度義，乃行師
之要，亦未必迂夫子之言也。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章
此所謂近思，亦所謂慎思，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
所當爲者，位也。
子曰不逆詐章
逆詐億不信，不得謂之先覺。若偶或得之，而所失

者多也。蓋一以詐爲有，以信爲不信，則其害也大
矣。君子之先覺，不徒彼之詐與不信已覺，蓋將有以化
之，而又有以處之也。今日詐不信不誠之，雖則化之
也，無本而處之者必非其道矣，是貴於覺之先乎。
易曰：恒易以知險，恒簡以知阻。易者險之反，簡者
阻之反。以險阻避險阻，則必不能知險阻，而亦無
以處險阻者，惟易簡則知險阻而有以處之矣。若
無易簡之德而曰無逆無億，反者使其果能息
機忘物，猶未足爲賢也。
子曰莫我知也夫章
不怨不尤，無求知之心也。下學上達，無致知之道

也益於世無名利之貪於身無隱怪之行依乎中
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也然天理固如是足以
天必知之而人或莫知者天人理一而分殊形氣
所隔于與天通故也乾坤之心于易不簡有人能
至誠之道與之默焉而相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在人惟不顯之德與之默然而同歸于貞之在門
可謂聰明而習足知聖者然降于靜謂江漢以濯
秋陽以暴未必能如曾子之見其皜皜肫肫其仁
淵淵其淵未必能如子思之知其浩浩故夫子以
歎發之因以所自得者告之蓋與天何言哉及一
貫之語皆聖門第一義也

論語劄記　十四

子路問君子章

修己以敬者以敬修己也修己以安人安百姓者
以其修己之敬擴之而安人安百姓也修己安人
安百姓內自有功夫然皆必以敬為主敬者德之
本而禮之實也他日曰知德者鮮又言為國以禮
其言不讓則此亦是因子路所不足者而告之故
每未諭敬道之大而言也

衛靈公篇

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章

此章一貫與告曾子者同異宜致思焉論其同則
夫子一貫之道無兩也兩則非一矣論其異則彼
以忠恕釋其宗而此以多學而識發其端要在言
彼以行言此以知言者是也蓋知與行一理渾然者
一而已矣然其言者別而言則是以行言就其
會貫通處則是以知言皆因子不曰所從事者
而啓發之也

子曰無為而治者章

貞可與為而其化不行有所作為足本意紹堯得
人凡不見其有為之迹足兼益丁如有天下而不
與亦不獨稱此以其皆自有不歸也故特表而出
之也恭己正南面上是形容其盛德之至處如講
此何仍以為其使人感之人使不足

論語劄記　十五

子張問行章

忠信者由中而有實也篤敬者淳厚而謹飭也此
只是一誠字見於言行者如此分之則忠與篤者
發於誠之有信與敬者形於誠之者君子以誠存
心所謂誠也凡事之不得於己者必求其根心而常
體之於行謂之誠所以為行何無非是物之誠
而不動者未之有也

顏淵問為邦章

顏子問仁而夫子以克己復禮告之今其問為邦
也亦即此意推而大之耳四代禮樂乃禮之大者
放鄭聲遠佞人則非禮勿視聽言動之見於用者

也有天德然後可以語王道故其言之相為表裏
如此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章
此章專以制事而言故首曰義以為質以義制事
也義之濟於由或遺其節文之未備及之行之
於決則恐其遜讓之未修然其成也歸於信焉蓋
誠意周於事故始終如一而不僻力行以明信故
表裏如一而不虚也義以為質如木之幹禮行孫
出如華葉信以成之則如果實之成復育其根柢
而內外之道合矣
子曰吾之於人也章

此章毀譽論而直參合與蓋毀者內質不直而
外詐而者也與者心遜假不直者也其意苟人進
心所讎其意以為毀非三代民心渝漶不如是委
曲而不可行其故夫子謂吾之於人固未嘗毀之
而設其譽亦侚當然之而道其實則有近於譽者
亦必有所試驗而洞知其爲求耳非吾獨好而也
蓋以斯民也知非不安於毀譽故世歷三代所謂
用舍衆錯彰帝命詩無非以足有道而行之者也
三代既不易民而治則今之世亦患古不能行
古之道耳而何患乎民心之不古也哉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章

集註於此章函意有兩轉言君子之業謀道而不
謀食然謀食未必得食而謀道祿在其中似乎謀
道乃所以謀食者然君子之心則憂道而不憂貧
祿之得失蓋有所不可為論謀同於謀食者之心
哉義理極爲完備若並由此下即是今日科舉之
學非道也
子曰知及之章
此章似專為臨民者發知及仁守是修德之事若
知及之而仁不能守則誠意有所未至德行有所
未立雖其知之所至或有得者終不能久於其道
而必失也莊涖動禮則出身加民之事所謂出入

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粹然以先王
之道文之然後盡善盡美知及仁守所謂道之以
德也莊涖動禮所謂齊之以禮也他日對哀公問
政既曰知仁勇以修身而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又曰齊明盛服非禮不動而列於九經之首內外
相須本末乃備前所謂修己以敬上好禮則民
易使者意亦相涵也
季氏篇
季氏將伐顓臾章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語意蓋云與
其不均寧寡與其不安寧貧也夫一物而衆分之

烏得不寡然寡非所患患其分之不均爾欲守其寡而不可得耳寡之又寡必至于貧然貧猶非所患患其勢之不安雖欲守其貧而不可得耳夫子又釋其意以爲均則不能無寡然皆少有得焉則已無貧矣況均則必無不平之爭其勢自和和則有相通相濟之術并可無寡矣如是則必安安則無論不寡不貧也雖或寡而至於貧然聲消而根本固必不至於傾矣此有國有家之常理即以一父之子驗之可見也所以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者以此○遠人非邦內顓臾正對顓臾在邦域之中而至近者之[illegible]有遠人不服疑乎可以動干戈矣然且猶來之以文德況如顓臾之在邦內乎遠人不服而不能來應前修文德一段邦分崩離析應前均和安一段○大抵季孫冉有之意不過欲兼併顓臾以自封殖則患寡患貧其本心也及夫子責之乃以爲子孫憂是其則患傾又其飾說也夫子以爲三者之計皆當以均安爲內治根本之圖耳根本固則自無傾之患而貧寡不足計矣雖有强鄰敵國力足相傾者猶當修文以來而勿競武也今遠人不服而不能來則在邦內者不足憂不均而分崩離析勢將不安而不能守則可憂者蕭牆之內而邦內又非所憂也奈何以患傾自文而謀動干戈哉

孔子曰天下有道章

上文首言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而後云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上文只言諸侯大夫陪臣專政而後又云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首尾若不相應而不知此二句實皆由前之[illegible]則自諸侯不得干政而大夫陪臣不得與於國命矣然有道之世公天下以爲心者侯豈不敢擅禮樂征伐之柄而方伯連帥亦皆不承流以自專征伐之事特不如今日之出自大夫耳大夫上雖不敢專政而政之得失自有公論而議之或昌言以諫或微言以諷特不如今日之庶人紛紛私議耳此理不明而徒區區懲於陽敗故至秦而滅國罷侯天子孤立於上其禍究於陪隸士大夫之陳列無關而論說亦寡矣可見聖人之言究今無弊也然此意在言外推論則及此耳○此篇每章俱稱孔子當是一人所記

孔子曰益者三友章

三者各由淺而深友直但足以聞吾過友諒則有以進吾德友多聞又有以廣吾學也友便辟但相習以文親友善柔則相護其過非友便佞又相誘以機變也似不必兩下相對說

孔子曰益者三樂章

三者亦各由淺而深。樂節禮樂則有悅學之志。樂道人之善則有公物之心。樂多賢友則日有進德之效矣。樂驕樂者其志始荒。樂佚遊者荒而蕩。樂宴樂者蕩而溺。且將與三者不必兩下相對說。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章

言未及之而言者。侍子之意已形於顏色。但語次未及耳。未見顏色而言。則鑒貌辨色。絕不察人意之所在。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章

朱子常說敬字之義。惟畏字最相近。以夫子此章觀之。便是三者持敬工夫有着落處。終日之間常知天有正命。常有明威。凛然常在心目而不敢肆。而又致恭盡敬於之人。尊尚聖賢之言。如是而有不敬焉者寡矣。明道程子言。聞易語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人此三者。作者所以齊戒而神明其德者也。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章

九思雖發於日用之間。而聖人言之。蓋自有序。耳目之官不思則蔽於物。雖欲用其存養省察之功不可得也。故視聽居首。外誘既防。則應物者不可不慎。故色貌言事次之。此六者皆所以閑邪存誠涵養之事也。至於問忿而不輕發。忿欲而不迷於利害之機。則又窮理修身之要。為學之至切者。故以是終焉。蓋其施以思列於在事之中。夫子則以思貫於九者之內。蓋視聽言貌與心相對。而獨非心之所為也。故孟子初以小體大體分耳。後乃以思為心。而曰思則得之。其深得此篇論語之意者與。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章

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以字與則字不同。不可說假窮約以養其道。必窮居天下。蓋求志是進德修業事。必隱居而求之。遂覺无悶。不見是而无悶。苟有易世成名之心。則志為之奪矣。達道是濟人利物事。必行義以達之。道之將行必自重而不自失者。固義也。道之將廢。不忍坐視而不救者亦義也。苟不能進以禮。退以義。又或憤時絕俗自潔其身。則道又為之失矣。聖門唯顏子無愛故舍藏所以求志也。如由也求也赤也。皆欲以行其自見。夫子雖許以從政。而未嘗於心獨許於點漆雕開有取焉者此也。至行義達道則人了一身可見。雖及沒於彼時然而見愛而行不復終日也頭髮以終老。然而所有未若心不合命也。蓋進退之義固當如此。故必行義而後可以達道也。

口又曰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
矣蓋極言之論也

邦君之妻章

夫子作春秋於夫婦之倫極重故其名稱尤嚴此
章必夫子嘗言及之故門人記之[illegible]夫人亂於所
而為宗廟主者必尊之敬之重其禮也然於人而
謙小夫何而婦從后夫人必謙卑自抑而不敢專
於君然後兩盡其道矣春秋書夫逆則稱后如逆
王后於紀先尊王之命也歸則稱女如紀季姜歸
于京師矣存后之謙也其在侯邦則逆書女而歸
書夫人以稱疑人子之所誤然觀此章所記則先

□□論語箚記　三

成其尊矣逆其謙日歸與夫子兩說可皆以
邦人之稱亦不同曰寡則曰君夫人對稱其君曰
君也稱於異邦則曰寡小君猶稱其君曰寡君也
君夫人之則邦人尊之故稱於本國皆稱君以重君
命也夫人自小則邦人小之故稱於異邦皆係以
夫人[illegible]夫人也春秋書其生也曰公則夫
人蓋自本國自稱之節其葬也曰我君我小君則
以上者葬禮同盟[illegible]故如葬於我之[illegible]名人來
葬我也人來葬我則用對異邦所稱之辭矣曲禮
錯亂故知後儒雜記非孔門舊書也

陽貨篇

子曰性相近也章

言人之性雖有氣質不齊然皆受天地之中以生
者則其性皆超然貴於萬物因而言之皆相近也
其智愚賢不肖之所以懸絕者由其習使然耳如
有上之化行父師之教誘所謂見者皆[illegible]事
所服行者皆孝弟忠信則未有不同歸於善者惟
其生於僻陋比匪人無漸染日究汚下此猶未可
謂才之殊也而豈可以言性之異也哉案夫子此
言謂孟子性善其說其曰性善則相近之說也其
曰或相倍蓰而無算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則
習相遠之說也[illegible]謂孔子所[illegible]氣質之性非

論語箚記　三

言性之本然[illegible]極本窮源之性愚謂惟其
相近是以為之善[illegible]是以相近但未可言孔
孟之指殊也蓋孔孟[illegible]者皆人性耳若以天地
之理言則乾道變化各正性命[illegible]無非是
者[illegible]之性則不可言與人相近相近者必其
[illegible]天地之性人為最貴是孔子之言
[illegible]不可[illegible]善所謂[illegible]者
以其同類而相近也故曰人皆可以為堯舜足孟
子之說又無異於孔子也且如言國家尊賢則大
賢小賢皆可謂之賢言使能則大材小材皆可謂
之能故言人性之善則雖有昏明強弱之差等皆

可謂之善爲其相近故也故曰孔子之後惟孟子
獨能明性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章

上章言性相近習相遠則是雖有智愚之不齊唯
其相近也故皆可以習而轉移習於善則雖愚必
明習於惡則雖智必昏也上知下愚乃氣質絕遠
之甚者是以上知雖習於惡亦不能移而不爲
惡下愚雖習於善亦自甘自棄而不爲善非其初
之不可移也其志之自不肯移耳自上知以下下
愚以上則善惡皆隨其所習故習不可不慎也

子張問仁於孔子章

恭者持己之嚴寬者待人之恕二者其本也然而
根之於仁則人不復現敬而必得之安寬而濟之
以敬而不獨約則易從而人歸抑且恤以先民而
業建矣蓋能恭寬則人之敬心歸服能信敏則人
之心力齊協然四者之行必有實忠恕於人物故
有以發之心者必以自盡心力之協者得以自盡
此五者大而言之合天下不過如是近而言之聖
門里不可棄其實則皆心德之流行而已故曰能
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章

仁知性德之大者信直其質也勇剛其用也仁知
子路學所未至故言其蔽以開之信直勇剛子路
養之所近故又言其弊以戒之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章

此章雖教人學詩之法然興觀之序存焉學始於興
起善心故首興次則考究事理故次觀內必從事
於涵養而得其性情之正外必用力於躬行而明
於分義之大其終則鳥獸亦多識焉無非所以博
義理之趣而終於德之門也聖人一言而先後本
末兼舉者如此

子謂伯魚曰章

此必因教小子而伯魚亦在側又特問而教之使

之且就二南而學焉則全經皆可次第通矣詩有
四始雅頌則遠乎閨閫者體大而難造二南者造
端大始者也居室之間日用之內皆於理無所見
於道無所得雖州里行乎哉故曰其猶正牆面而
立也歟

子曰予欲無言章

與無隱章意義雖同然彼是門以無言疑夫子者
而發此是因以有言求夫子者而發言因教者所
必有終有聽之以得其義理已盡於此不復思繹者
有聽之以資如見不切身心者向有聽之而因繳
繞於義論之間反生他病者若學者宜須立爲

已之志以觀聖人之作止動靜而窺其意指之所存則所以領畧者深而啓悟者切覺得事事皆與自己分上相關於此有疑而復加以質問則沛然矣時行物生以此體者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霆流形庶物露生者觀之則似皆以喻天道之至教然自此章則以時行喻教物生喻學似尤警切蓋四氣默運與夫大地一元之心萬物受之皆若默喻乎天地之心而變化滋益其機有不容已者此皆化工者自然命之乎大抵聖人此等語頭皆是於學者身上檢其親切體會行者便須有得力處不然只作一高大微妙說理便過失之遠矣

微子篇

子路從而後章

不仕無義以下是責丈人之失君子之仕也以下是表夫子之心道與義是一是一卷而懷之可以傳後舉而措之可以濟時者道也舉而措之而不失也卷而懷之而不忘世者義也詳見前篇

大師摯適齊章

大師眾堂堂上堂下之樂者亞飯三飯四飯以樂侑食奏於堂上鼓鼗以倡笙管奏於堂下貳大師者少師與堂上堂下之歌笙相應者鐘磬立言之序不苟如此

則有八士章

此篇首三仁明商之亡在乎播棄黎老因叙正士也故連及以良用之重繫之其終復繫以周公命魯公之訓周初人才之盛惓惓屬望之意切矣文中子曰終之以豳風明乎變之可正也

子張篇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章

日知其所亡是知新月無忘其所能是温故然夫子言温故知新不獨序局如此蓋作新與用生之妙在焉故中庸用之以示尊德性道問學其契悟也深矣譬之食物而化則與肌膚相入養而無害又可使飲食益進而肌膚充盈也先言日知其所亡不惟新故截斷亦恐所謂故者熟爛而已此所以爲聖賢之言之別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章

博學本足以近仁然不博學則工夫無所依據故人才言博學又言學以聚之言以是爲歸宿也至使篤志則心有所存而專一不二矣切問則意有所嚮而必思及已矣近思則以心體之以身驗之而此理幾於在我矣故曰仁在其中子夏言大學必謂之學意偏於言行此言仁在其中意又偏於言學先儒蓋嘗識之然可見其兩下用功

各有得力處豈後世學者所可及哉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章

三代之盛小學之教頗卑然實所以爲其本也大學之教雖高然乃所以達其支也故以道言之則性命身心爲本威儀文辭爲末學此所以有大德不官大道不器之云也以功夫言之則小物細行乃所以爲大德之基故易言蒙以養正聖功也豈非又以此爲本哉子游有見於道體之高子夏有見於功夫之實其言皆善也然子游直以小學之收放心養德性者爲末則似有異乎聖門教弟子之術觀子夏答之之言又似乎聖門之教固當先末而後本者殊不知此之所謂末乎是子游以灑掃應對進退爲末而子夏亦姑因其云爾物有本末而知所先後者其旨終未甚榮也故曰孔子沒而微言絶

陳子禽謂子貢曰章

立使植其生而又綏以安之懷之道使從吾教而又動以鼓之舞之子貢以是贊夫子其於治道亦深矣哉

堯曰篇

子張問於孔子曰章

政之大端惟養與教惠而不費欲而不貪皆養邊

事勞而不怨泰而不驕威而不猛是教邊事與上章下以加惠小民是養之也然費則事有難繼念切於惠民者是欲也然貪則心有難久所謂貪者或求其報或下其與皆只是有先之勞之以率作興事是教之也然怨則無樂從之心教民而使之可象可畏是泰也威也然驕猛則無親附之意如此則不能純美必去其疵病而後純者也大抵惠而不費勞而不怨其說政事言之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則由推至於爲政者身心本源之處乃上二句所以美惡之根也易曰常損益之惠而何費焉又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欲而何貪焉易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若而何怨乎孝經曰其政不嚴而治其教不肅而成泰而何驕威而何猛焉蓋君子之以愛存心若純而以敬律身者至自然使百姓有食力不知勞事不勞之效孟氏所謂利之不庸勞之不怨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是王道也四惡則反是不教而殺不戒視成慢令致期蓋不但無躬行之先而且無法制禁令之寄虐暴賊正與驕猛字相應欲其無怨不可得已欲出則吝其利欲納則又吝其名無大德而屑屑計較於小惠之間是有司之事也吝字有司字正與貪字相應欲其無費不可得已此皆起於鄙者尚力任

法小補離虞之所爲而其命殘則有不可勝言者與虞夏殷周之道遠矣。孔子有見於此於論語亡之後蓋有指也

子曰不知命章

盡其在我者而聽其在天者。謂之知命。不知此則無入道成德之基故曰無以爲君子。由然於義命之際似乎可以立矣。然義之中。節文詳備不知此而持循於日用之間則有仁或不仁而自守或不堅故曰無以立身既立矣而德業之所以在乎人言者人心之聲也苟非窮理而有以知言。則是非莫能辨因之而邪正莫能知故曰無以知人。○知命則立志之驗知禮則持敬之功知人則窮理之效是亦先後命禮言之序也

讀孟子劄記一

安溪李光地

梁惠王篇

齊宣王問齊桓晉文之事章

前半章發其仁民之心至老吾老一段結後半章導其仁民之政至五畝之宅一段結○始則使之返求於一念愛牛之微既笑而不自解告之以故。乃戚然而自傷然後用心之輕重可得而叩也。繼又使之返求其興兵構怨之由既笑而不自言告之以故乃惕然而自失然後發政之善否可得而論也蓋繫聯之。功利之毒中於人心者深而害於政事者大其於人也若與膠然於王道若隔世然是以委曲發明如此之甚凡讀七篇須作兩意求之其於學者言也根於理者深而發明精切其與當世諸侯士大夫言也迎其機者速而枝葉繁多學者固當於講學明道者而盡心焉至於反覆開論而近於瑣細援古切今而瞬於牽合者尤當察其救世之心取於一時之有所發以悟愚蒙而破功利得其大者而不滯於小斯爲學孟子之要矣○一見梁惠而爭義利之分一見齊宣而嚴王伯之辨非仲尼之徒之傳者則不以進此開篇大指也韓愈言孟子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伯可謂領其要者。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章

此章先言仁智後言勇雖因答問語次及之然可見二德相成之理蓋不目而慈小忿甚交際非大勇者不能有事而救生民畏上帝非至仁大智亦不足與於斯也孔子曰仁者必有勇又曰君子義以為上有勇而不能乎仁義者是孔門家法也

滕文公問曰三章

此下三章皆為滕文公發存社稷之事易曰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是大王避狄之事也又曰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是周公安四國之事也二居下位則可喪貝以避難五居上位則不可輕棄而

而失守大王避狄然自周之先數遷及此邠國非受封之舊也則去之可也周家新造而有四國之亂周公有此變之寄者也義與存亡而已故比之太王則文昭世守比周公則不能自存之小邦也故於二者所以擇而行之擇者易之所謂億也億者權其事勢義理之輕重而已先儒言孟子得易之用此類是也

公孫丑篇　上

公孫丑問曰　　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孟子之不動心起非諸子之倫而先稱告子後出時人以不動心非難而得其正者為難至今引曾子之言然後為孔門之心法孟子之所以自得者已露其端矣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　　無暴其氣

告子此兩言者乃其為學之要欲人識取真心處也言不得於言則此自言語事耳不可誤以為心不得於心此則須有以治其心不可誤以為氣故必也離言以求心離氣以求心而心可得矣孟子謂就二者較之心是氣之根源不得於心勿求於氣猶可也理又是心之根源而言即理也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可乎又言心固所以主宰乎氣氣亦所以充塞乎體故志之所至氣必隨之而至如帥

之所在三軍必從凡人當持守其心不可使之妄動而亦當調和其氣不可使之暴發本末相須初不相離告子之說未盡可也○先至者為至繼至者為次文義是如此集註不如此說者以下文有志壹動氣避其複也然亦不妨複說以起下句

既曰志至焉　　而反動其心

且疑志至氣次則氣隨心之所之又必兩致其功何也孟子曰心之專主處固能動氣氣之偏盛處亦能動志如蹶者趨者所動者氣也而心不免為之動矣惟既自守其志而又不使氣之暴發則程子所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者其養之初莫

要於此。蹶趨非氣爲蹶趨所動者氣也
敢問夫子惡乎長　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知言爲先而養氣繼之。明理既明而氣之根理而
日生者有以灼見其本體而可以施吾善養之功。
此二者之序也。蓋必不疑其所行。而後莫禦其所
往。善養者無暴之極也。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　無是餒也
至大至剛浩然之本體然也。以直養之而無害其
本體。使之得以發越流行。則其用塞乎天地之間
矣。配義與道者。道義得是氣以爲之配。然後凡所
施用。有邪違之勢無滑沮之形。此塞乎天地之間
之實也。
是集義所生者　以其外之也
言此浩然之氣。固配義與道矣。然乃集義於內而
自生者。非行義於外而襲取者。使其行義於外而
不根於心則心必不慊足而氣爲之餒矣。雖欲襲
之。不可襲也。告子勿求於氣者。正謂義之在外。由
此觀之。義豈在外也哉。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也。蓋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其弊必至於此。○告子論人
性無仁義。故以義爲外。而於儒者之講義行義。皆
以爲區區務於外者。則其視浩然之氣。亦此區區
外飾之資之所襲取而無與於心矣。義襲而取。乃

揜其心敍於吾儒者如此。故解之曰是知此非如
此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正申非義襲而取一句
之旨。當其義襲而取便有不慊於心。意思在內。不
必謂是凡事合義而他事有不合義也。○非義襲
而取之也。此何謂也。已久。大抵即以告子當義襲
而取者。大告子方外義而不事而又安肯義襲乃
不求於氣而又安肯襲取大氣原情而論。其非指
告子無疑也。陸象山一流人又將義襲二字倒亂
作襲義謂掇拾剽掠義理於外者。其以告子外義
當之者。以此其借之以譏朱學者亦以此。故朱陸
當日各以告子相訾訐也。其文義顚倒之謬。朱子
已嘗辨之。然集注於此句語氣亦未道破。故學者
雖知義襲非爲告子。又須易說。一種人症候若知
此二字爲告子心病之事。而告子解之則於本文
見非字無明白而下所云外義者其心病即在此
矣。推是則陸子所謂告子之非欲以移之朱子者
其心所謂罪無乃不幸而與告子同乎。此節剖析
之旨不獨告子分界當後世儒辯之關。朱陸之所
實而可不決者。餘姚不能辨別而勸象山曰古之
徐楊只揚其波混其實未於道也。
必有事焉　勿助長也
必有事焉。有事於集義養氣也。勿正心勿忘勿助

長者勿取必於心之不動忘所有事而助之長也
蓋積累之功久而不息則自然之候應焉非人力
所得參也告子之外義而不集義是無事欲速於
心之不動是以爲忘乎事之意而助長於心者至
其所以能先我者以此○此節是承善養氣來而
總論不動心之學遙應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
不動心兩句字字俱對告子說無事而忘固是告
子正而助長亦是告子若以助長爲助氣長則告
子是勿求於氣者此所說他不著故集註又須於
言外發補之不當以忘與助對當是相反之病如
一事當前不是懸懸趨過則迎忙急了此於他人

身上或者有之如說告子說則其無事而忘處即
其正而助之長處如後世之習禪定者必先空諸
一切之說也孟子之時未有釋氏而莊列之學漸
以彼猖故其所闢告子之非無一言不剛中異說
膏肓者○上文是非兩字是辨明道理處因告子
意見之差故紀之曰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此節
必勿兩字是指示功夫處因告子功夫之誤故下
文又結之曰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無若宋人然　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宋人若知私爲益於苗而有事於耘則必知助長
爲無益於苗而不至於揠必也不彼作勞而舍其
苗稼者也故以集義爲無益於心而不集如以耘
爲無益於苗而不耘也取必於心而助之長如取
必於苗而助之長也以耘爲無益則必以助之長
爲有益而不知反以害夫苗也以集義爲無益則
必以助之長爲有益而不知反以害夫心也非徒
無益非對不耘苗者說乃就以揠苗爲有益者說
○時說將正助與襲取作一意又將害字與直養
無害字作一意皆微差襲取是以義襲取氣乃告
子之疑疾非告子身所犯病正助則是身所犯病
非以義而襲取夫氣之浩然乃以外義而襲取夫
心之不動者也直養無害承養氣說則所害者氣

也害字與前文暴字相應泛論常人之不學無檢
者充其類則如黝舍之任氣告子之勿求氣抑皆
暴害之倫矣而又害之是統論心學則所害者心
也害字卻與後文生於其心害於政事害字相應
雖此承養氣後說知言終不能知言故不能養氣
是以其害總中於心也○常論心之麗於氣也猶
苗之麗於土也不殖嘉苗則荒然土耳不養其心
則森然氣耳然苗不得土無以發其機心不得氣
無以神其用矣集義以耕耨之則心氣之相依如
苗土之相得而其長也日可俟也離土而云長者
苗之槁也離氣而云長者心之槁也聖賢之心與

異氏之心爭夫生與槁而已矣何則聖賢之心動而不動者也彼之心不動而不動者也其爲不動同然而彼之所以非者心生物也性生理也義者生理之流行而出於心者也聖賢之心體大生之德順性命之理其不動也正所以爲動之基良之所以其道光明也彼方拔本塞原以爲無性無義則其心之不生也固宜而皆心之害也故嗚呼害天下者必始於先害其心心而至於枯槁寂滅雖欲無害不可得已故其流禍無窮如下文之所云曰告子之害甚於楊墨可也是以孟子之辭而闢之也此楊墨加詳焉

何謂知言　必從吾言矣

蔽陷離窮心之失理以漸而深詖淫邪遁言之悖理以漸而甚以道路譬之詖者猶在大路之中而行稍偏也淫則出入於岐路矣邪則不遵路而由徑矣遁則奔竄而妄行於荊棘泥淖之中矣蔽如目視不明是以行之偏陷如落彼失足是以出入於岐路離如聽人指引之差是以不遵路而由徑窮如徑盡路絕是以奔竄而妄行也心之病一則發於言語一則施於政事其自爲詖淫邪遁之說者則言出於心而心之害可知政事之害亦可知其惑於詖淫邪遁之說者則言入於心而心之害必至政事之害亦必至此古今決然不易之理故命詞曰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又曰畏聖人之言而終之以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孟子之學有得於此此所以能集義養氣之由不動心之本也○觀此則知言者知他人之言也然則告子所謂不得於言者亦是不得於他人之言也雖然言之在己在人一而已矣孟子知言則必不爲詖淫邪遁之言矣告子不知言必至自爲詖淫邪遁之言矣然則生心害事之失固爲知人之方亦何嘗非省身之要乎

宰我子貢　是何言也

丑問所謂知言由孟子告之則是能知天下之言也能知天下之言則其所自爲言者可知故丑以爲宰我子貢善於言辭冉牛閔子顏淵則所言者無非德行之實今夫子既於言辭無所不知又知其根心行事得失之所以然則是兼數子之長而既聖矣孟子引孔子之言答之雖爲既聖之問而發然學不厭而教不倦言者實爲知言之要告子所以不知言者由其不得於古人之言則厭於探討之功不得於今人之言則倦於答問之益也合前文曾子所聞自反而縮之言觀之孔門知言養氣之方無出於此以道言德行集注以屬養氣然

觀善言兩字豈只是就知言事蓋詖淫邪遁生心
之害生於德發於政事之害害於行孟子知之之
深如此豈非善言德行者乎

昔者竊聞之　孔子也

聖門之徒得所依歸所謂若門矣而行或未至故
曰姑舍是而欲造其極也伯夷伊尹所行名成矣
而知或未精故曰不同道而欲得其宗也

伯夷伊尹於孔子　是則同

能朝諸侯而有天下才之徐也行一不義殺一不
辜而得天下不爲德之純也章首丑問孟子於卿
相之位霸王之業動心否乎蓋疑其任大責重則
心或畏怯於不勝功盛名隆則心或驕矜於所慕
孟子以不動心答之而未言其所以然者此因列
聖異同之問而發其意蓋已之不動心亦若是而
已矣

曰敢問其所以異　未有盛於孔子也

夫子所以超於群聖者以其祖述堯舜憲章文武
述先王之法傳之無窮也宰我子貢有若推尊之
心蓋皆以此而子貢獨以言之如夏殷之禮能言
問諸武同知其天善之名告顔子以爲邦之類皆
所謂見禮知政聞樂知德等百王而莫能違者也
有子引之以是爲孔子所以異於群聖雖同德

而孔子神明天縱有以考前王而不謬俟後聖而
不惑則非列聖所可同也其自言以聖人復起必
從吾言豈非亦有得於茲與○集註以見禮知政
四句爲子貢自道然學問至此其高雖夫子未嘗
爲此言況子貢乎且丑問孔子之所以異不應無
所指實而但誦三子推高之言故子貢平生蓋有
得於夫子之文章者其答公孫朝之問意亦如此
也故不如以爲子貢稱道夫子之學者近是○出
於其類接上文亦類也說來是泛言人類萃則是
就人類中又分類者即出乎其類之人也易曰物
相遇而後萃如君子與君子遇小人與小人遇其
勢不得不萃

孟子自言當大任而不動心而丑以孟賁贊之
又自以養勇明之則論勇有此章之大指也推
本於知言集義者非智仁無以成其勇也浩然
之氣行而勇可知矣孟其開端發機則必自知
言始○黙含勇也告子亦勇也則孟子所以獨高
諸子者知言明理故也黙含不足道○告子非自
謂得於性命之正者乎○而其學之大指則以爲
言非心也氣非心也以言爲非心故不觀吾學問
思辨之汲汲者○只是支離於言語之末而已矣○
以氣爲非心故不觀吾名教綱常之惓惓者只是

激發於意氣之粗而已矣。是故心有不明以心明之。無所藉於言也。心有不定以心定之。無所倚於氣也。此告子之心學也。其學之病終於心道之逆。而始於窮理之差。故孟子就其兩言以別輕重曰。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豈誠以勿求諸氣爲可哉。非理則心無所主。而氣無自生。故先爲此探本之論也。及其自道也。首之以知言。繼之以養氣。又推告子勿求於氣之蔽。由乎外義。外義由乎不知義。至此然後究其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之說也。夫人稟天地之性以有生者。氣而已矣。

心者氣之神靈、爲氣之主、能役使乎氣以成能於天地之間。而其發見之最先者言也。是故言謂之心聲。昏明之驗莫此爲切。如三軍之有謀畧號令。足以鼓舞萬衆而如一人之身。夫然後而帥之職盡矣。彼告子者上無謀畧號令之先。下無蚍蜉蟻子之援。兀然一帥於其間。而曰能無懼而已者。是亦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豈不孤負乎國之重寄也哉。孟子之學。必有事焉者。集義也。集義者由精義也。其學之成。此心之用。塞乎天地。而與之相際。然莫非此理爲之也。故揚雄云。孟子知德之奧。知道之奧。楊子云。孟子所以獨出諸儒者。以其明性故也。推其學之源。則孔子者。是宗始而論。則曾子之所聞於孔子者也。中論知言。子貢之所問於孔子者也。終而述所願學。則孔子有與二子同焉者。德足以王天下。而天下不足動其心。所謂善養浩然之氣者也。聖之事也。有與二子異焉者。識足以知百世。而百王不能逃其情。所謂知言者也。智之事也。力均而巧懸。至同而中異。彼皆聖也。而處等若此。況如告子之迷惑沒溺於異學而不出者。其所就何如哉。此又孟子自附之意。學者於其亂齊不可以爲答問及之論不察也。

孟子曰仁則榮章

孟子之陳告時君者多矣。此篇最爲深切周盡。後之爲君臣者。三復於此章焉足矣。嘗觀秦漢以下。惟諸葛孔明能充斯語。貴德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故吏不容奸。人懷自勵。及是時明其政刑。故雖不凌弱。威化肅如。是以區區中國什一之蜀。而使人畏之。每歲東征。則魏之衆者皆不至。兵出之日。天下震動。而人心不變。所謂大國必畏。豈虛語哉。鴟鴞之詩。周公之所作。夫子之所賛。有天下國家者。而不知此。其亂亡之禍無疑也。文王之詩。太甲之言。其於天命人事之理盡矣。天有顯道。聖

有譏訓何其歷數千年而莫之省知乎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

首言不忍人之心而後詳於四端仁之統乎四德者觀此章最明也自孔門以仁爲教多詳於功夫而畧其說蓋能與用力於仁則知仁矣此夫子之深意也至孟子乃稱言之然仁之本體難言亦就其動觀之則本體可驗故每謂之惻隱之心於此又特言不忍人之心此所謂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自其發動者觀則源本又焉度哉有宋程子之言仁精矣然因其不可以愛爲仁之說則其門人有離愛以求仁者而仁亦以晦

朱子乃一言破之曰愛者仁之情仁者愛之性又一言蔽之曰天地以生物爲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然後仁之體用大明千有餘年未發之精蘊發矣雖然皆夫子十翼之言第弗深考爾易乾彖言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是從初生物之心貫乎四德者也而文言以體仁當之復彖言見天地之心亦以一陽初動天地生物之心也而爻之近初者以下仁贊之至繫傳又明著其說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而下以聖人守位之仁配之蓋夫子贊易特言仁者惟此數處而皆推本於大生之德然則朱子之說蓋學易有得而

問乎夫子之言性與天道者此所以學者不可不深思而實體之也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章

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此章首言慎術擇里皆以所習言也下乃言仁之當爲失仁而智禮義隨之矣此亦以仁統四德其意與上章相發明然於三者之中又特揭智字以爲爲仁之要其所謂不明乎善不誠乎身者有易則貞下啓元之說也疑亦爲當時有國家者言之故後段有恥人役之言又有怨勝己者之言然人非仁則無以立身處世以爲爲學者言亦未嘗不可也

滕文公篇

滕文公爲世子章

此章見得孟子學問本領并其爲學下功夫處蓋凡聖賢救人皆是以己所自得及其身所經者發明指示故尤爲深切可以啓悟感發於人人之性善而行可爲堯舜此是孟子之學本領所傳受於孔子者自其沒而聖學不傳由以不能明性故也然既如是則人之爲聖賢宜易矣又必立志極其高大如成覸顏淵公明儀之所言用功極其困苦如高宗之所命聖賢可學而能而不世見於天下者則以立志卑而功怠者衆也此又是聖賢自用過

功夫惡以艱其後學遠延者雖氣質皆弱又不得賢
師友爲之啓助以泛泛之志施悠悠之功日月逾
邁而有泯然與草木皆腐之恥三復斯篇能無永
歎

滕文公問爲國章

先言三代田制而斷以皆什一也後言三代學制而斷以皆所以明人倫也中言井田之法一則日使自爲野人也二則日所以別野人也皆可謂深得先法之意孟子之告齊梁亦略及於井田庠序之說然未有若此之詳者則以二君非尊賢好道不如滕文故也○三代授田之多寡在當時必有所據意者洪水之後土壤難出而稍有乘者或不盡爲田者歷世既久則地利益闢得之農者益衆此所以畝數多寡之不同然不可攷矣○庠序學校之說與今周禮殊異按周制五百家爲黨黨有庠二千五百家爲州州有序萬二千五百家爲鄉鄉學未知其名然以春秋傳子產之事觀之則校者鄉學也周則有日太學而已是皆周制也未聞有合爲一代之學名今以理求之蓋夏之時學制猶略止於鄉校而已殷則漸詳故州亦立學而有序至周大備則徧及於黨而有庠也觀夏殷學之後學者皆進矣弟子皆以太學序序進說然所

言未施行也故在漢代所立太學之制博士弟子員之設僅於京師而已自後天下州郡亦徒廟祀孔子而無學宋之中世始詔天下有州者皆得立學而縣之學士滿二百人者始得爲之少則不能中律今則徧縣下邑無不設之學矣意者三代之學自畧而詳亦當如此也黨近於民故主於尚齒尊長而以養爲義鄉近於國故主於德行道藝而以教爲義州則自黨而升而將貢於鄉故務乎禮樂容節而以射爲義此則孟子所言與周禮無不同者○庠與養序與射校與教古皆同音凡經傳中釋義多是如此如射者繹也樂者樂也政者正也刑者侀也之類是也禮記考者亦也孟子畜君者好君也古音畜與孝好亦同音○郊關之內謂之鄉遂其居民制田則以十伍爲法如五家爲隣等而上之以至於五州爲鄉十夫有溝等而上之以至於萬夫有澮是也鄉遂之外謂之都鄙其居民制田則以四八爲法如八家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是也至定爲兵制則皆以鄉遂之法編成五人爲伍五伍爲[illegible]爲一乘內有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共七十五人此戰車也有輜車二十五人隨之則一乘合百人故爲一兩百家一國之所出也都鄙則一甸六十四井乃出

車一乘。其卒伍當從鄉遂之法。但鄉遂則家出一兵。都鄙則五家有餘然後出一兵耳。或曰、以居民之政寄軍令者。如管子所云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也。今井牧之制。與軍陣異法。則同井同邑之人。散而不得相從。疑古八陣之法。乃爲井牧而設。然古制之詳。悉不可得而聞矣。其見於古史而畧可述者如此。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章

孟子詰許行處。必稱粟而食何足引起。必織布而衣。乃是知所不能兼而故難之。遂相以衣冠器問。

故又姑舍之而問冠器。非自爲而以粟易。欲自爲之恐害於耕。則耕與爲冠器者之非相病而乘之不可耕且爲。亦既明矣。猶以爲食與衣兩事也。衣冠與所以所之耕食者兩器也。故又即爨之釜甑耕之鐵者問之。而其非自爲之而以粟易。欲自爲之恐害於耕。無以異於前所云也。然後交易之非相病。而天下之不可耕且爲者。益無辭以自遁矣。○達古處中閒禹稷兩設。便是民所以得耕之由。然後以禹之過門不入。無暇躬耕也。稷之稼穡。亦致民而已。故孔子曰、后稷之爲天下然也。豈一一手足哉。況前又有禹之勞於山澤。然後隨刊之力有

所施。後有契之教於敎敎然後有相之道。有所成許行全不知其本末則是至近者不能明。又烏識所謂神農之事哉。韓愈云、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耶。亦孟子之意也。故輯而與於善者則勞以慰其心。來以進其志。行逆而動於惡者則匡以端其向。直以一其趨。介於欲爲善而未能自進。欲去惡而未能自拔者則輔之而使之立。翼之而使之行。此三者發法也。然教者有煥而不可以驟道。故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厭而飫之使自趨之。務於得其性之所固有。人心惟危而不可以徵。徵戒故戒之用休

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以振動其所自得者而倦。勿壞此二者又立教之至意。所以權衡其緩急之節而示放於成就之歸者也。按放勳數言與禹謨君師之法則天地之雷雨風霆。所以周流發育乎萬物者。其用心亦若此而已矣。○堯舜禹之無名不與。益形容其盛德之至。因非漠然無用心之謂。亦且不親細務之說也。孟子借以爲勞心勞力之言。乃斷章之取爾。○許行之言。後輯[illegible]矣。而孟子辨不當力如此。益異端之言。未有不淺陋[illegible]而[illegible]衰澤。則乘民心之迷則亦足以惑下。蠹[illegible]列代聖賢辛辛諄諄而皆入於[illegible]矣。之常有不可得也。故孟

子於前行夷之背理之甚者皆與之反覆言之
彭更問曰章
下篇萬章問交際章內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
於今爲烈十四字當移在此章舜受堯之天下之
下不以爲泰乎之上蓋因兩章皆論辭受之義而錯
誤也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章
集註以段干木陽貨兩節爲證可以盡之矣曾子
一節乃歸不見本指先君子曰通章以是證明不
見之意段干木泄柳踰垣閉門因是亦不見者孔子
瞰亡往拜不得謂之見則是亦不見也孟子既見

其不見之事而結之曰不見之切卽此也乎此陋
見矣而二子並不見先君以爲如此則亦不得不
見矣而孔子竟不見兩節俱當是倒裝文體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章
其水逆行泛濫爲害故下皆從逆流說也上者
見於蛇龍交而爲營窟者避鳥獸也而水之法
先下後上故禹貞施功如於冀州先使水之下流
有所歸書所謂決九川距四海此所謂掘地而注
之海是也務於疏瀹後使水之上流有所歸書所
謂濬畎澮距川是也先川汗州
海則下流淺而故蛇龍可得而驅水由地中行江淮
河漢則上流亦無懷襄之險阻而鳥獸可得而遠
矣然後高原下隰皆爲平土而四隩既宅離於窟
巢矣此數言實治水之要也而學得其人命世
之才者此也○周公之事前言伐奄驅飛廉滅國
五十驅虎豹犀象後總云兼夷狄驅猛獸與前文
不相照應百世國中之孤夷狄居多也泰誓云受
有億兆夷人必皆當時猛惡爲殘害者○淫辭者
驕泰之流與邪說者淫辭之始若前篇謂邪辭知
其所離淫辭知其所陷此言淫曰說淫曰辭辭子
所謂不但衆之於口而又筆之於書辭者言之脩
飾流布者也上文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

心害於政是從本流上說起楊朱墨翟之言盈
天下可謂淫矣放而絶之則歸楊歸墨者不得復
倡爲邪說庶幾人心可正而政事可得此際淸推
降之功也下云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是
從本原上說起人心正則邪說自息心正而無害
於政事之詖行則邪說息而無害於天下之淫辭
此拔本塞源之效也上言放淫見以不得已
於辯下言正人心則所以不得已於辯之本志
也上下文須交互看

離婁篇

孟子曰離婁之明章

此章首節分四段以四故曰字結之首兩段是一意首段反說次段正說也後兩段交責君臣處亦俱根先王之道來故下無法守上不信度由於上無道揆朝不信道而事君無義進退無禮歸於言非先王之道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章

中庸本文曰誠之者人之道此曰思誠尤精密蓋誠身前尚有明善功夫明善歸於誠身故中庸以誠之發之此思字卽便有明善之意在內

孟子曰仁之實章

集註謂事親從兄良心真切天下之道皆原於此如此說則仁義禮智皆須以其用言之故以仁義禮智樂爲道孝弟爲性言須要於性地以後篇不學而能且對看遺恩其善愚謂若以體言之則仁義禮智是性事親從兄是道其間雖與人樂字然離禮之後言之則皆性中之中相有已矣依前說則實字當爲華實之實蓋仁義禮智樂之道甚大然事親從兄乃其根本真切處也依後說實乃虛實之實言仁體無形麗於人倫而性形焉事親從兄人倫之最近者故仁義智禮樂之性之發於此爲有實事而可驗也兩說皆通似可並存仁義禮智四句皆曰是也米段面須到不知手舞足蹈乃完不可於樂斯二者句下便隔斷口氣

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章

有不爲須義辨之明守之嚴兩意蓋辨之愈明則其心有主而其行爲也釋然不疑其所行守之愈嚴則其氣自充而其有爲也沛然莫禦其所往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章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章

五穀不熟不如荑稗惟深造則進而不已浚恒之內始求深也惟以道則漸而有方至於功深候到而有以自得之則非襲取助長者所可庶幾也居之安者理之根心者日固資之深者理之益心者無窮此所謂原也由是而日用之間左之右之無不遇之如木之千條萬派無非一源之活機如木之千枝萬葉無非一本之生意此學之大成也苟未能至於此者奈何曰無迷其途無絕其原終吾身而已矣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章

須知此與夫子問子貢多學而識處語意略別而

功夫相貫彼是聖人自言分上事按渾然一理之中觸處融會學者雖未能到此而不可不知此要蓋先知此意則知以一心爲之主而其從事於學識也必不徒覈於口耳之末名象之粗矣及方其博學詳說之時能一一返求其理於心以至於融會貫通之地此一節功夫在聖人分上固別然其資學識以與心相契驗者未嘗不同佛氏所謂印證是也看論孟此兩節要知聖人學者之分又要知其道理相融洽處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章

此章與深造以道博學詳說兩章意皆相發蓋深造以道至於左右逢源便是反說約處然非有本之學不能也有本之學者存爲己之心勵不息之志故能深造故能以道觀欲其兩字及將以兩字則其心之所存志之所嚮可知此學之真原也至於居安資深而其原乃堅固盛大至於左右逢之而其原乃挹取不窮耳初非離乎原而得此也此章之喻原泉者以此不舍晝夜則深造之功也盈科而進則以道之序也至於放乎四海則亦其堅固盛大挹取不窮之時而亦非離乎原而得此也雨集則無晝夜長流之功溝澮皆盈則無盈科後進之序此與深造以道者正相反不能放乎四海

而其涸立可待何望其居安資深而得左右取之故夫子川上之歎與其易習坎卦皆是此意惟孟子能知之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章

詩亡舊謂東遷無雅是雅亡也近又或謂西周之風不傳是風亡也愚竊意二說俱未然所謂詩亡者風雅俱亡也蓋東遷以後天子不巡守則采風觀俗以行慶讓之典廢而風亡矣今邶鄘以下有東周之詩乃列國自流傳者非太師所采是以不得謂之正風也諸侯不述職則燕勞訓戒以宣恩威之典廢而雅亡矣今自厲宣以後皆謂之變雅而不得爲正雅況東遷乎故所謂詩亡者正風正雅亡則謂之風雅俱亡可也慶讓不達於天下恩威不出於朝廷於是桓文之徒迭操其柄而列國之史各言其私夫子作春秋所以紹風雅之義寓慶讓恩威之典存天子之事黜伯者之事正列史之謬此詩亡然後春秋作之說也詩亡兩字上要作與王迹之興替相關下要說得與春秋之褒貶相對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章

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此兩句是泛論天下之言性者如公都子所述告子以下三說之類是

也譬見人心之善惡未有定〔則謂之性善何不
善見其因習而遷則謂之可爲善可爲不善見其
氣質不齊則又謂之有性善有性不善是皆因其
已然之迹而甫度以立論者孟子謂故而求未
嘗不是但當以其利順者爲性之本然若引於物
激於勢則是末流之變而非性之本矣使試所引
就下在山者最明○人能明性則知其大命以至
於教我無[illegible]揆爲於天下之人也順其情以導之
而已於天下之事也順其理以順之而已不明性
而用其智者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而穿鑿〔故
於人則任其要結爲驅之術於事則用其測度徼

幸之私豈不可[illegible]道哉夫禹之人也苟循其故之
利者而求之則知禹之治水九用費不順其道者
之治皆[illegible]以何以通可推況人[illegible]之近者乎是
以具[illegible]明性之人○此章[illegible]因[illegible]推而及於智
者未[illegible]明爲智而爭[illegible]其是[illegible]以後之日至
集註以[illegible]人爲說者明所以必言日至之故耳讀
者須認爲上推已往之[illegible]下[illegible]未

[illegible]章篇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章
此及下章皆明聖人公天下爲心不害天道乃立
極之論也至所援舜禹益避居之事以附言致之

似亦必皆大抵當時有言之迹何間多唱苟非其
害理者則未暇一一辨其眞僞只就上面說出聖
賢之心亦足以垂訓於後世矣如焚廩浚井象入
舜宮此時堯之九男百官何在而容象之如此乃
如[illegible]之而論見其之[illegible]此兩節亦遠近大使天下
之民歸之是不以受命受終於堯者爲事也亦姑
從之以明人人之[illegible]當而了之理得其大者而不
屑屑於事迹如此韓退之之說孟子不詳其說從
而爲之[illegible]其[illegible]日爲堯日堯舜之傳賢也人禹之
傳[illegible]非求避[illegible]之患若以爲慮後世爭天下而致
亂故傳子以定之一大段啓不賢禹豈慮後世爲

得而傳之雖與則未均自[illegible]堯舜之傳之賢禹也
傳子之事亦自[illegible]
其由此言之則終不如人[illegible]賢大與子之說之爲
正大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章
伯夷生於伊尹之後將六百年聖人之行不同也
[illegible]其[illegible]而已矣而[illegible]必以任[illegible]爲稱皆猶之
[illegible]
論之事此孔子之微指也孔子曰湯武革命順乎
人而應乎人然論語所述稱惟堯舜禹文王下及
泰伯伯夷之事是特聖賢爲萬世立極之意○樂

之有器自爲一音而大成之樂衆音並奏其條理
紛然必有兼總而綱紀之者金石二聲則所以宣
六律而爲音之綱紀也鏄磬縣於庭其與衆樂相應
者謂之頌鏄頌磬其與笙相應者謂之笙鏄笙磬
奏樂之時鏄必先鳴故曰金聲磬必後應故曰玉
振金聲而衆音之清濁高下隨之故曰始條理玉
振而衆音之清濁高下定焉故曰終條理然非謂
一成之終始紀於一聲而已也起調畢曲所用之
律及中間斡旋所當用之七律每律變處則必鼓
金鼓玉以調和之特其序則鏄先而磬後耳一成
終始未作而先擊鏄鏄既闋而後擊特磬此說於

經傳未有攷故今但以編鏄編磬爲說理亦可通
且如孔子之智聖亦非兼終身以爲言就其處一
事而言之無非智先而聖後者若仕若止若速若
久每一事之中惟其知之明是以處之當然後合
全體而論之惟其明之盡是以德之純也書曰戛
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則是以磬始者有之詩曰
鼓鐘送尸神保聿歸則是以鐘終者有之商頌既
曰既和且平依我磬聲後言鏞鼓有斁萬舞有奕
古樂不傳不可復考故不如且據編鐘編磬爲說
之明也

北宮錡問曰章

先王之所以率循定於一以制公於天下皆出於
士祿出於農皆之治天下至纖至悉也然其大略
如此而已爵以授德故出於天子上至於公卿皆
以德爲差而勞在其中故有爵者必有祿也祿以
報勞故起於農而上農夫食九人下農夫爲庶人在官
之祿之所起皆以勞爲差而未嘗不寓之以德故有
祿者未必有爵而以天下之祿與天下之賢能
共之是之謂公天下以爲心而其制定一曰爵以
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是之謂人一統以爲柄
而其權尊○惟天子之尊故其卿大夫士受祿與
五等之君相準而不得以列國之卿大夫例之卿

列國之卿之命於天子者亦不敢以當祿槩之大
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
卿命於其君小國二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皆命
於其君王制小國脫一卿一卿命於天子八字疑
上文大次小國皆有上中下卿則爲脫無疑也命
於天子者不論大次小國其祿皆四大夫不命於
天子者則秩祿與大夫等故以大國三卿與三大
大較而列其祿次國總較惟二之耳小國總較惟
二之爾大夫之數未必具於三因三卿而倍之以
總較也故其上文曰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
卿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

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當其大夫
者皆其命卿也秩既相當祿亦相等明矣○祿自
農夫百畝而起下士之祿當比於上農夫之所獲
等而上之加一倍法至於大夫大夫小國之祿多
寡皆同也至卿方有大次小國之異而其君皆十
卿祿則君祿亦異矣以鎮卿之大國地百里。猶實
當倍於次國次國七十里猶實當倍於小國今據
孟子及王制而算其祿則大國君祿僅倍於小國
而視次國多三之一耳君祿多寡與地畝不相應
豈因次而大則官漸多而事漸繁故君祿僅取足
用不務取盈抑或後儒錄祿者不知循實之法而
以爲多寡如其外方也與古制源殊但當闕疑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章

此章分二段自恭也至孔子受之矣是以聽言之
交道接禮則不可計其義不義而卻之也自今有
禦人至況受其賜乎是以義言之諸侯於民雖非
義取亦未可充類而遂等之於盜也自然則孔子
之仕也至未是以道言之因萬章事道之問而發
明孔子行道之心則見聖人之所以委曲周旋於
邦君者無非欲爲吾道啓其端兆也獵較一事正
孔子行乎季孫之時爲之兆卽所謂見行可者見
猶不也不人以行吾道而可也因此遂類及孔子

之交際於靈公則交際而可於孝公則公養而受
夫交際非仕也公養又交際之卑愈非仕也然與
見行可通謂之孔子之仕則知聖人一適館授餐
無非寓行道之意而君子之不忽然於交際之間
非獨以禮義之可否爲之權實以吾道之行否爲
之決者矣

孟子謂萬章曰章

此章是教萬章以學古重知人兩字蓋萬章好論
古而大抵傳觀雜取未能直探本末考迹見心雖
疑有信以質知古人之高下。如前問堯舜禹及伊
尹孔子百里奚之類皆是也故孟子卽取友令世

之道以明之必自己爲善高於一鄉然後能友高
一鄉之善士高一國然後能友高一國之善士高
天下然後能友高天下之善士何則所友者高則
其知人者明也今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而尚
論古人是欲上友古人也友今人尚不可不知其
人欲上友古人而乃不知其人可乎是以必論其
世論世之道謂如考其時之所處者如何則可無
疑於其人矣考其人之所存者如何則可無疑於
其事矣。如是然後可以知其人知其人而心契神
交於千載之上則友道莫尚於斯然比亦必古人
自命者能之也

告子篇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章

杞柳雖揉而成桮棬性不待揉而成仁義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章

告子以杞柳喻性聞孟子戕賊之辭故稍變前說而喻以湍水蓋以湍水決東而東決西而西初未嘗戕賊夫水也然不知水而須決已與戕賊杞柳相類而不得爲順其自然惟以就下驗之則不待人力之繫而滔滔汩汩行所無事是則可以驗性之善而名言得矣

告子曰生之謂性章

告子以杞柳湍水喻性而孟子皆折之故遂道其論性之本意生對死而言人之生處即是性初無善惡之分又可引而爲善爲惡皆是物也孟子未知其意只為生中有此抑生便是性故問之曰猶白之謂白與而告子曰然蓋謂生即是性也又未知其意以為就生中有幾等抑凡生者皆即生是性故又問之曰羽之白猶雪之白雪之白猶玉之白與而告子又曰然蓋謂凡生者皆即生是性也然則犬與牛無異牛與人無異性矣大貴人作以仁義則必不能如人無疑告子之說至此其可通乎、生者氣也告子以氣爲性孟子一問已得其爲說然使問有於幾等之白有所處則是猶知氣中之有轉運而可與徐論夫天命之本降中之初也今皆混而一之則凡受氣於天地之間者胥然同歸不幾於失其性者幾然前篇論不動心告子於心氣兩字極其分別與此異指何也蓋心所以超然異於氣者以其爲性之郛郭也告子不知所謂本性則亦不知所謂本心其所以致分別者只謂靜處是心動處是氣譬之[illegible]流激浪者而姑取滄淵以自適而不知其是亦水也以氣爲性而又惡夫氣故姑取夫息機以自妙而不知其是亦氣也豈與能知夫心之所以爲氣帥者而取舍輕重於其際哉○集註於孟子初問便云凡物之白者同謂之白更無差別則後再問意初問是極緊切處孟子指牛爲性牛之外無可以說性者猶之指白爲白白之外無可以說白者與此句是兼理氣而言非謂人與物各有分人物意能知人之之別處義所可以明理氣之分也再問只是窮類以得其所指歸

告子曰食色　非內也

食色者即上章所謂生也變生而言食色蓋以人於食色有愛嗜之意焉將以喻成仁內之說也其猶以仁爲內者所以甚言義之在外也

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　故謂之外也

告子初喻以仁義為桮棬是猶仁與義皆以為非性而外之矣今而又曰仁內也是其說之窮而遁也。孟子舍而不折。而直問何以為仁內義外也。孟子其既知仁之在內而使思夫義之何以在外。庶幾知仁義之非二物也告子以夫長吾長以白白喻長長。明其親為猶先。非根心之愛之見耳

曰異於白馬之白也　故謂之外也

白者告子所謂色也彼白而我白之。不必無喜悅之心焉即所謂食色性也今日從其白於外又其說之窮而遁也孟子舍而不折而彰以長長之心有異於白白者使之反而思之。又本其知長長之為義而欲其知長之者之由於心也。告子以為愛根心而不可強。故吾人有異親長猶親而可偽為。故楚人有同觀者既已失其長之之心故其為忘所見。

曰耆秦人之炙　然則耆炙亦有外與

告子秦楚之論失理甚矣夫吾弟固當愛何于秦人之弟則不愛我楚人之長固當長何至視之如吾長哉。則專而不成　則混而何別是何足與言仁義哉孟子猶不遽絕之。而但以耆炙之無異者使求長長之義告子將忘其以白白之色為性。

不能以耆炙之食為非性也以是喻之蓋猶幸其能推吾之長以及於楚而致其知此心之皆非由於外也。方申吾長楚長之辨喻之官曰耆楚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也而曰秦人之者嘗然非秦人之弟之愛秦人之炙可譬秦人之弟亦可愛何從淡絕不加喜賤於其心使告子反而思之則不得知其義之失。而且有以覺其仁之未嘗得矣夫以理言論意不在伸吾說欲以開其人之蔽而採其萌由見敢言者若以氣節攻擊之意求之。則孟子之言有若粗略而不深加可究者推得其所以用心。則知其陰與言辭之間無非啟發開悟之愛不必更費辭而亦無覺其之漏義矣。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　非由內也

前卷孟子所謂長之者義也愛敬皆根於人心則其在內無疑矣告子之說以長言義故季子設為鄉人伯兄之問。而謂心之所敬者伯兄。外之所當長者鄉人。則此長長之義果見在外而非由內矣。

公都子不能答　所須之敬在鄉人

敬兄父者天屬分定其敬自發於誠然也弟為尸則以敬在尸之心發敬則敬亦發於誠然。推此以類作兒鄉人則伯兄亦分定之天屬而鄉人亦

如齒若古今之通義故曾敬則在此斯須之敬則
在彼要非敬則莫非根於心者但有庸常斯須之
異耳非一敬而一長則非內而一外也明矣○
兩敬字須重讀則義自見

季子聞之曰　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季子初以長長爲在外而可轉移及聞孟子之言
又以爲敬可轉移如此則敬亦見在外矣故公都
子喻以飲食亦可轉移然既以食色爲性則不得
謂之外也○孟子之答告子但曰長之者義乎而
不明言敬者愛敬本於人心原於天固爲一告子
不反諸心而并敬外之則難以救藥矣故但使之
自求其長之之心庶幾有以得由中之敬而知義
之非外也公都子遂以行吾敬爲季子道亦未察
孟子之意矣季子設爲問難以見長之在外蓋此
時但執長以言義未敢并指敬也孟子於是不得
已而告其敬之說以爲更無敬與長之別行敬也
但久習者殊耳且如愛者彼所內也然有吾弟及
秦人之弟於此又有簞食豆羹於此吾弟雖飢而
本不於此秦人之弟且飢而死則舍吾弟而活秦
人者亦斯須之愛也安得曰外乎孟子之言其義
精矣季子乃以敬之無定而并敬外之則實失其
本心而不可救藥矣孟子之不輕以語告子者蓋

慮此也故其所以爲說仍襲告子長楚人長亦長
吾長之餘而公都子折之亦即孟子嗜秦人炙無
異吾炙之指惜其不知敬爲本心耶其病猶痼而
因冬夏飲食之宜以切因時行義之道則所以發
明庸常斯須之節說至爲有功也皆故孟氏之門
其後無所表見不可知其高下然觀此篇辨論則
公都子於性命之際最究心焉行吾敬一字可謂
一言以蔽之其不能吝者又以見其爲質重厚不
得於言則必求其理之安及其終也既得於言而
遂能折以理之正下章所舉論性者家既有條理
蓋因孟子沒後異論鋒起幾二千年無出此數條
之外者其師弟之間皆已先有以豫辨之以此坊
民猶有若孫揚韓氏之說微問以發其蘊程朱
雖出亦何所據以斥似是之非哉篇末所辨小體
一大體尤爲列聖心傳之要則其人之於道可知故
在弟子中獨得與樂克有子皆忘其最優與

公都子曰告子曰　然則彼皆非與

前數章皆與告子辨者故此所舉論性三家亦以
告子爲首告子即後世釋氏之說也其次則揚
雄之說其三則韓愈之說也三者之中韓愈之說
近是蓋其曰有三品者氣質之性也曰所以爲性
者五則大今之性也人仁義禮智信豈有不善者

乎。是其見與孟子同也。惜乎於三品之說爲而於五者疑然無說。遂至非孟子於荀揚而併其於言之意。故曰孟子所以獨出諸儒者。以其明性也。

孟子曰乃若其情　非其才之罪也

無善無不善。蓋直指性體言之。而以性爲虛也。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蓋驗之於情。而以性爲混也。有性善有性不善。蓋驗之於才。而以性爲有多品也。孟子　彼之故曰人之情無不可以爲善者。非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者也。以是而驗其情則但可謂之善。不可謂無善無不善矣。若夫行不善者。人以爲所稟之才使然。而孰知亦非才之罪也。則云有善有不善者亦非也。才即韓子所謂品。張子所謂氣質。程子亦謂才稟於氣。獨朱子以爲指其發於性者言之。而謂程子之說與孟子異。似未定之見也。

惻隱之心　不能盡其才者也

此段申說上文之意。惻隱之心四句申情之可以爲善也。惻隱之心仁也至弗思耳矣申性之所以謂善也。求則得之以下申所謂非才之罪也。○案孟子之意。非謂人之才無殊也。以爲雖降才參差。而無害於性之善。人不可諉於才而自棄其性耳。夫子嘗言之矣。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此即才之說也。然又曰或其知之一也。其成功則一。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亦即才之說也。然又曰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夫自其相較言之。則十一於千百。霄壤於倍蓰。是亦才有殊矣。自其同歸言之。則才有優劣。而勉不可以廢。未嘗有才不能加之于人之功以盡其才。則其能一也。不容用一日之力。則相去豈但千倍而且不一無算。才之不盡者罪也。而豈才之罪也。故朱子謂程子兼言。荀揚論氣不論理。所以爲不明。孟子論理不論氣。所以爲未備。今按孟子說才字。原與程張氣質同。朱子以性之良能解之。似非孟子本旨也。使孟子不知有氣質。則必不曰非才之罪。又曰非天之降才爾殊。而未嘗有才矣。因其有罪才者。故曰非才之罪。因其有諉于降才爾殊而自謂無才者。故曰非天之降才爾殊而未嘗有才也。此非論氣質而何。若果分疏極本離氣質言之。則大祖命各正。爲物得流。不齊無聖愚之異。而且無人物之分。何必別之犬牛犬馬。而且異禽獸哉。命也谷歟。不虛處由此言之。孟子非論命不論氣者。特其本大體性。而不援氣質以攙于其中者耳。原性則援帶氣質。而人命挽與荀揚同。則之未始可也。

詩曰天生蒸民　故好是懿德

此引孔子之釋詩言者亦與前二節相應有物有則對無善無不善之說蓋物之有則亦猶夫民之秉彝對有善有不善之說蓋既秉彝則人人有之非或有而或無矣好是懿德即好善惡惡之說蓋所好者懿德則非好善而又好惡矣天生蒸民以天之所賦言也故推言天下之有民之秉彝以人之所受言也故下為萬物之則好是懿德以物之所以言也故情見天地之心三者渾然為一而其發見之可驗者惟此故孟子之言以乃若其情始孔子釋詩之言以好是懿德終焉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　然也

富足則從善有養故死同犯義不顧爲此一端以見心之因境而遷者如此

今夫麰麥　人事之不齊者

麰麥之種類既同則其生其長之候當無有不同者然必播種之人事齊而無修廢其地同而無肥磽播種之時同而無[illegible]之先後則發應候而生及其至也豈有不同必此三者有所參差亦非天之降才爾殊也

故凡同類者　聖人與我同類者

舉一麰麥則凡同類者相似可知聖人之於人亦類也

故龍子曰　無口者也

手足之形同耳目口之嗜好亦無不同以皆人類故也若禽獸則得形氣之偏故獸蹄則四分鳥跡則三歧其體不具也飲食棲息次於污穢豈能如人之食味別聲被色而生哉

故曰口之於味也　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

然者稱是之詞凡耳目口所稱是者必其心所喜悅者也耳目口之嗜好既同則心所喜悅亦當無不同者

心之所同然者何也　猶芻豢之悅我口

心之所同然者理義即上章所謂好是懿德是也聖人亦與人同者特其氣質之清明純粹而先得之耳前之易牙師曠子都之類而於口耳目詳言嗜好聲色之同又以易牙師曠子都嗜者皆若此故特曰易牙先得我口之所嗜者只把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而以芻豢之悅口況理義之悅心見人心悅理義者情也觀情之同而性可知矣情同性同則非降才之殊而陷溺其心者非才之罪又可知矣此章蓋以人類之同申明上章之說然不必復言性而但言心矣○須知足口耳目之知不足比喻乃是說明同類者舉相似一句會其亦有人性惟其

四體五官不與人同故卽以責其心之與人同也。若人則四體五官旣同皆有心獨不同者乎故曰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論人性善之據蓋在於此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　是豈人之情也哉

山之生物之性未嘗息故雖斧斤之後而萌蘖亦生人之仁義之心未嘗息故雖喪失之餘而善端亦見其日夜之所息者氣靜而性復未發之與也平旦淸明之氣動爲好惡者方發之頃也且晝所爲者已發之後也未發之與人皆有之故靜而必復方發之頃與未離也故微而揜者然無戕慢

獨之功則所息者物引而馳發。發者物縱而遷。如爲其所梏繫者而良心亡矣及其久也心愈失則氣愈昏而日夜所息不足以存其未發之與氣愈昏而心愈失而幾希之動與人日遠而禽獸日近矣因上章陷溺其心者而究其說也

故苟得其養　無物不消

養者操而充之之功也。消長則其效之驗於積累之久也。

孟子曰操則存　惟心之謂與

操者持而守之之要也。存亡則其機之決於斯須之間也○按存養一事也。然操存者長養之端長養者操存之熟故後篇曰存其心養其性心也亦。一物也以操存言之則曰心蓋言心則屬乎神明所以必持守以嚴其變也以長養言之則曰性蓋言性則純乎義理所以必擴充以盡其分也上言仁義之心卽性也此在所養者也又言或亡或存者卽心也此在所操者也操之又操養在其中矣。又細分之則持守此心亦有敬以直內之事擴充此理者亦有方外之事上部所謂持其志者持守此心者也所謂善養其氣者擴充此理者也。持志養氣卽與此章心氣相生之論相表裏故知孟子之學其淵源於列聖者遠矣○前章言惻隱之心羞

惡之心情也此章言仁義之心性也張子心統性情之說所自來也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章

不專心致志者放心之所由始此章次於上章者。明心之不可不有以持守之也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章

旣著忘之一端而其餘者可知此章又次於上章者明心之不可不有以擴充之也。

孟子曰仁人心也章

仁義對言則一體而一用。一居而一路要之皆心也前章所謂仁義之心是也舍其路而不由者由

於放其心而不知求求其放心則仁之體立而其
用之流行者即義矣凡聖人教人學問之道其大
綱即所謂敬義是也敬者自外而斂之內貫而守
之之要也固所以求其放心也義者自內而達之
外擴而充之之功也亦所以求其放心也今求放
心而言學問則入耳出口飾名以章挹者日非聖
賢之學也○集註以收放心為學問之本況問是
古人為學入節目然似非孟子此章本意孟子所
謂求放心者操存長養其仁義之心外此更無學
問也只放其良心失其本心對看便明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二章

此兩章相承者上章承前章求心之意此章起後
二章養身之端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　於己取之而已矣
此節兼小體大體而言未有分別下節言之蓋若
小體大體皆有善不善焉如養身而謹其居處飲
食者其善者也養心則存忠信行篤敬者其善者
也於己取之者善與不善皆自知而自擇之不由
乎外也易曰觀頤自求口實夫子釋之曰觀頤觀
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二句語意相承
言觀其所養者而自求其養之之方也如所養者
身與則自求所以養身之要如所養者心與則自
求所以養心之道自求者必其善不善而於己取
之耳孟子之言深合易意
體有貴賤　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
此節乃於兼愛兼養中別其輕重然非惡大小體
之養也惡其養小而有以害大耳若飲食而能不
失其正自是養人體中之事而口腹豈命所關哉
其說哉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章
上章言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此章則發乃究
小體所以害者而示人養大體之方也人不能以
不應物然必有應之之理為耳司聽目司視則主

乎應物之迹者也心職思則主乎應物之理者也
徇迹則耳為物役久之而神且為形役矣審理則
形聽命於心久之而物亦聽命於我矣前賢云仁
義禮智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求則得之舍則失
之言思而得之則必有以持守擴充其仁義之
心也○之謂先立乎其大者○易之艮兌言小體大
體○之以兌言小體也故於兩陰爻一曰來兌物
皆我自外來也一曰引兌我隨物而去也艮德止大
體也故其大象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諸爻自趾至
口無不止者所謂不獲其身也終之以敦艮則成
終成始而足以應萬物於無窮矣所謂不見其人

也何則艮陽爲主兌陰爲主也易之大分陽大而
陰小陽貴而陰賤蓋自乾坤舉判而竟已分故其
在世則君父與夫大也臣子妾婦小也其在身則
心大也耳目口體小也無臣子妾婦則國家之事
不成無耳目四體則身之用不備然必以治聽命
於所主也然後衆者從貴而以貴役小化爲大而
以大終爲君子小人無生於人地易所以諱賤其
道之長消者此也或曰小體大體與所謂人心道
心同乎曰其文異也其義同也蓋謂人之心則耳
目耳鼻亦心也然以其口耳局於形骸而執其私故
謂之爲小體也謂之道心則心非卽道也然以心

具大性命而言則其功效謂之爲大體也程子曰以
形體言謂之天然以專言之則道也愚亦曰以形
體言謂之心然心專言之則性也此章之義蓋與
心儀之指同歸也

孟子曰有天爵者二章

人爵良貴有仁義而已矣前篇所謂天之尊爵是
也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章

聖賢之學求仁而已異端及功利之徒皆不仁者
也仁雖足以勝夫不仁然非其學之成而道之至
則彼之熾方熾而吾力不足以抗之猶之縱風止

燎而助之攻終必與之爲化而喪陷溺之所有也

孟子曰五穀者章

與上章之意相通仁之爲德貴其爲道遠一杯之
水衆不能勝者也五穀不熟行不能致者也

孟子曰羿之教人章

學者亦有發軔規矩高深造以道然後進是已
上兩章微學者爲仁之無成此則示其所以至之
之方也

此篇凡二十章首六章論性中六章論心次三章
論存養次二章論貫次二章論學者事天而以
發學之成法終篇告子不知愛敬之出於心故謂

性無仁義愛卽所謂惻隱之心也敬卽所謂恭敬
之心也告子因失愛敬而外仁義孟子則指愛敬
以明仁義故必與告子之辯則然後開示之義可
得而申性善之論可得而定也因說既申性善既
明則但言人心而性斯在矣然人能盡其性者
則以心有存亡得失而已是故必防其陷溺必謹
其梏亡求之於既失收之於已放庶幾有其心者
而性可養矣夫心本仁也與性爲體者也然而有
放失者則以身體累之也能辨乎身體之貴賤小
大而知所以事其心者乎夫耳目口腹之在身
所貴幾何然而有無窮之欲者則以爵貴動之也

能審乎天人良賤者其知所以處其身者乎雖然體之貴賤小大以心之存亡得失推而知之也爵之天人良賤又以體之貴賤小大推而知之也學者亦反求諸心而已矣通篇皆言仁義而後兩章言仁蓋仁義包四端仁又包義仁人心也求者求此而已熟者熟此而已學不至則邪說詖行如火之燎原其猶可撲滅哉道不成則異端曲學如荑稗之有秋將雜然黍稷哉孟子之時縱横權詐之學方盛其賢者乃逃於楊墨之間若此章之告子則尤雄杰以自名其家者是皆其所深憂力挽而懼其不克勝故言此以勉學者卒章則欲其以聖人之教爲準的而期其至也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爲人也章

觀孟子與髡問答總不相當對蓋不背明言王之不足有爲與己所以不得行其道者忠厚之心也首問只辨明一仁字使止再問直當畧述魯繆慮拘賢者以削己事然且亦以旁意答之而至髡以疵賢者任然後引孔子去魯之事微發本指以譏其不識君子之用心蓋與功利俗人言兩當如此也

孟子曰五霸者章

葵丘初命齊家得其理次四命班朝得其序矣三

命治國得其要矣四五命內嚴無欠曠而鄰交相救恤又且一以王命爲尊如此不庶幾王者之事乎前文雖曰摟諸侯代而彼安知不以王命行之也而曰三王之罪人仲尼之徒所不道者何也曰摟伐者但據其迹略論之以爲竊權取威盛王所禁人爵至於流下窮之微處則不在此乃所謂身之歟之是也大不在於仁義而行何以謂之假然推其仁義不根於心也則但謂之假而已其君則欲逐師於鄰國而無競相上的之志其臣則恥功名不顯於天下而豈有匹夫匹婦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溝之心也哉是皆由其道別雖奉天子命以討亦不得爲王者之師也況有所謂挾天子以令諸侯者乎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章

將降大任而使之動忍增益者固是天意然爾心衡慮而作徵色發聲而喻有法家拂士敵國外患可得免於危亡豈非天也領承天意者如其分之人小則就其自任最重者而以爲天之降任獨傑爲尋如一先生之言聽之者從得淺爲深得深焉一工之洪讀之者或以道古代身爲或以畏威寡罪爲其終也師之傳必在其深者王所舉必在其善者則若意之獨厚於此而已矣在易屯與豫曰

動乎險中大亨貞能自拔及終隙大任者也貞疾恆不死克自變投免於危亡者也詩云天之牖民如塤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日益牖民孔易天之啓發於民一也然如塤篪然隨其聲之高下以相應如璋圭然隨其體之大小以相合如取攜然隨其取數之多少以攜攜之當者非有以益之也天之牖民原若是其不難而其易領其所以取之者何如耳古人言天人之際者類若此

盡心篇

孟子曰盡其心者　則知天矣

人心所以能周物而不遺者以性人無外故也故心之量之無不該必性之源之無不窮至天者又性所從出也知性則知天中庸所謂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天人不二者也○一說盡心乃知性知性乃知天盡心有覺而性無為故必盡其心以求之齊其思以通之然後窮理有以知其精義至於入神而性可知也前說於者也兩字略心為驗故集註主此此說則功夫有人處但於下文存心養性為理都貫凡為學知行皆從心上作功夫纔説此便漸到得力處不是用力處故兼有兩説以待正焉

孟子劄記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心者神明不測故言存前篇所謂操則存者是也性者仁義固有故言養前篇所謂養則長者是也存者養之端養者存之終○物皆然心爲甚蓋不存以止之則不可得而養也存者欲之於內養者達之於外而以直以方也蓋非敬以直內則義不能以自行也事天者天之所以命我者性耳尊其德性者乃所以畏天命亦一而不二者也○存心養性各就其切者言之而下文且從篇首養心以寡於欲是心亦可言養也易曰成性存存是性亦可言存也然其下文　日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則養心者必存有閑邪存誠之功故曰存為養之端一日道義之門則存性者必有當有日新之效故日養爲存之終

孟子劄記

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命者性之原合者而無恩全公而無私者也然天之明命不能不行於氣數之中人生遇之壽殀不齊貧非命也使知之不明而有疑貳之心則散事之功廢天命自我而不行矣必也知天之明命雖行乎氣數之中而其理自在是則正命也無貳無虞不攻乎氣數之參差自反自修以聽乎正命之自至則雖或可或從而歿之所受者不虧乎於全受全歸而天之所命者亦不僣矣非立命而何哉

命即天也立命即知天事天也然天專言之則道也合乎陰陽之錯綜變化以言天則謂之命知天事天者人理也極乎人事之吉凶禍福以盡知天事天之理則謂之立命○橫渠張子西銘下半篇全用孟子此章之意知化窮神者知天也無忝匪懈者事天也存心順命底豫歸全者立命也其云將厚吾之生用玉汝於成者言命之理尤深切言氣交運五行順施享而伸其通也則為富貴福澤之遇然天心於此欲吾之有所資藉以及於物非欲其坐享之也不幸而値其窮也則為貧賤憂戚之遇然天心於此欲吾之有所磨礪以成其身非

欲其苟安之也此所謂行乎氣數之中而其理自在是非命也知所謂非命者而順事於生故底豫全歸而無愧即是以寧於死故得正順命而不疑也以此章之意求西銘則文義皆得

孟子曰莫非命也章

吉凶禍福莫非命者兼氣數而言者也正命者純以理而言者也天命不能不行於氣數之中是以吉凶禍福參差而不齊然所謂正命者則無往而不在方順受之者非漠然聽之之謂上章所謂修身以俟者是也立巖牆之下則不知保其身蓋修身者之反也又釋其意以為修身以俟是盡其道

而死循乎理之當然而盡乎數之適然則不以適然之數而失其當然之理此之謂正命不謹其身如妄行而陷於桎梏以死雖其數之使然而不能盡乎理之當然則既失其當然之理而不得委之適然之數此之謂非正命集註以此章與上章蓋一時之言所以發其末句未盡之意也上章但言命未嘗分別正命來須用此章分別則知上章所謂不貳者不疑於此俟者俟此其究能立命者亦此而已○如前篇之終所叙舜說諸人屈伸之際以為自天意存焉夫當其窮賤困頓非天實有意為之蓋亦氣數使然而天意即在乎其間爾天

下窮賤困頓之人何限而聖賢者以勞苦變動而光明是能順受其正者也其窮而濫焉以放於恣戒懼而守焉以終於凶者不能順受其正者也夫謂之順受則其在窮賤困頓之中亦惟信理之明自修之篤若將終身焉豈有陷於僥倖之私哉是以其從也舜之庸也之所以立命也如顏之夭冉之疾亦所以立命也何則顏冉不為賢亦改其人也故天者氣數所不免而顏冉行賢焉豈非立命也哉若令舜說不庸不立不與顏冉同乎亦何害其為立命也或曰是則然也然前篇所謂將降大任者是天意也正命也何舜說是厚而

薄於顏冉曰時者所稍許永福者安在哉曰此
又當以大運之氣數推之也大運之亨人將使與
賢以進身而其係之以天下之大者如此也大運
之否人將使以身殉道其任以為之任也不和
亦天乎此皆所謂順受其正知所謂順受其正則
脩身以俟永福畢之矣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今有
積善脩曲之君身不席報而子孫猶有不德
惟功有勿忘勿助也況如顏冉者亦無窮而徵天
地哉○大抵經傳聖賢之言命者其別有三一則
是就賦畀之命也中庸天命之謂性是也一則以
氣數之命也人事之所謂將有將廢得之不得者
是也一則其後應驗之命也上所謂保佑申命
命靡常者是也以正命始以正命終惟中間者氣
數所之然正命未嘗不和故上言知天事天
則不獨乎賦畀之初也又言不貳則不係乎氣數
之驗也至於立命則無心於應驗之然而惟完
其所受之分然所謂克享天心不言配命者本始
其立命之事也自命之學蓋聖知賦畀之
為何物於是盡其氣數之安而致應驗於
之心和所謂人心之忘而不失者此矣
○告子論其才之罪也不能盡其才者也不拘氣
質以權也凡論夭壽不貳脩身以俟其命也脈

受其正不拘氣數此所以也皆盡性以立命之學也
或曰氣質則因學而有變化之道氣數則不可以
轉移二者豈可同乎曰如此則迪吉逆凶福善禍
淫者豈皆欺我哉觀日孟子之告諸卿大夫於
禍福之際詳矣此為學者言之則不可使之屑屑
焉而有是心故曰順受其正而已吉凶禍福不
以動其心乃是立命之論也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人物其天賦之體而後其心天理關而行皆吾性之
所有也其大者為之綱其自然之心當然之
與我固有之也其細者為形聲發見其所以然之
理亦吾固有之也從此而推之則陰陽變化鬼神
屈伸昆蟲草木之榮枯生息遠近幽明高下鉅細
亦無有不相為貫通者矣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反身自省而所性之實理無所虧欠則此心泰然
俯仰之間浩然自得分之樂孰大於是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事物之來以我之心恕而處之則此理流行於日用而
無所累仁道雖遠可以望而至之矣○兩節集
註分安強以下兩句說恕字故也然只以勞用說
亦非[illegible]之意則無以為恕而成仁[illegible]則誠體而

仁用也九[illegible]反身則亦是作功夫處皆示學者
以設性之方也孟子謂性德固有倘然留而體之
存乎誠推而行之存乎仁必也反躬內省使忠信
篤敬念念不忘參前倚衡莫非是者然後推心應
物與不齊者孔所謂皆備者貫於一而行於
萬內外之道合而性德充矣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章

程子說精確乃寔之從勿勞乎刑驅於殺刑之謂
又一說使民之中寓以佚道而容其力不忍咈之
也殺民之中寓以生道而矜其死不忍輕之也兩
說相須乃備

孟子衍記

孟子曰霸者之民章

身之所過則耳目所接衆而不言而喻心之所存
則志氣所感通而不疾而速如神況之[illegible]物[illegible]之
難[illegible]而不自知也如一元之[illegible]而其[illegible]不
可[illegible]故曰上下與天地同流也易小[illegible]遠也恒
久而神不可致思存焉可也所存者神是以感人
心而天下和平化不可助長須存可也所過者化
是以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若致思則非神而揠
[illegible]於此感彼應之間助長則非化而存存於見小
欲速之私皆霸者之私非王者之公矣又曰通其
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其變也存以通

之者化也舍[illegible]趣[illegible]故不[illegible]其化也存以神之者
神也鼓舞於不自知故[illegible]後世之政非循常蹈故
使民厭於積敝之習而[illegible]則振[illegible]之使民興其
樂生之心而不窮焉天德而欲[illegible]下道者[illegible]五霸
之餘[illegible]而又或五霸之罪人也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章

古者所業之道謂之[illegible]故凡禮者以詩書禮樂
爲四術是也德慧者由心得而發之術知者由
道術而生之智深心危[illegible]存心[illegible]
者以此慮患深以處事[illegible]以慮[illegible]者[illegible]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章

孟子衍記

大民與大人未達 自其以行道[illegible]亦難
若思達者窮達行據上行[illegible]達可行於天下而後
行則窮亦守道[illegible]其身而已大人則不論窮達
皆[illegible]以及物以其德盛之[illegible]易乾之三四進
德修業從及物也見天民之事也九二善世而不
伐德博而化是大人之事也

孟子曰廣土衆民章

性者人所同得君子所獨得者則以根於心而適
如其受命之初生於色而不[illegible]其踐形之分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章

孔子登東山兩句是以當日遊覽實事言之以爲

所處徒高觀下益小之喻非贊孔子高也觀海兩
句卽申上意下文說有本處卻不正言探本之術
乃每由一不息意思來極有補於學者瀾與容光
非水與日月之本乃水與日月有本之發見處水
之無本者如潢潦洊流暴漲橫溢必不能循循長
流而有瀾光之無本者如爝火流電暫時成必
不能輝輝久射而容光必照就此不息處觀之則
知有本者如是矣集言源與明卽是水與日月之
本乃以源之有本明之有本云恭不可以辭害意
要明白須云觀其瀾則知其水之有源矣觀於容
光之隙無不照則知日月之有明矣此求本之術

孟子劄記

也則辭意皆豁○有原泉之混混則必不舍晝夜
而不息此所以貴於觀其瀾也然又必循序積漸
盈科後進不然則橫出亂流亦不能放乎四海矣
不息而又以漸便是深造之以道便是有本之學

孟子曰饑者甘食章

人心亦皆有害不必以貧賤來照饑渴蓋言饑渴
能害口腹亦能害人心也害口腹者可以生疾病
害人心者可以起邪惡

桃應問曰舜爲天子章

仲子之能棄齊國者與舜之能棄天下同而其避
兄離母處於於陵則與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者

異故知己之以見逆由是觀之子爲而不父其父
臣焉而不君其君自謂不食潤作而知至道者安
得不爲名教罪人哉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章

聖賢之教循循有序因其才品循其氣質如上章
所以設者是也丑之問[illegible]欲速之心故孟
子告以成法之不可變神而明之存乎人驟而幾
之存乎我因氣作而不可以致思踐迹順化而
不可以助長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章

不偏物而急先務不偏愛而急親賢者以急先務
而後能偏物急親賢而後能偏愛也蓋其私意小
智而其小惠私恩者反是陸子靜輪對劄子云昔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賢以及[illegible]分爲二[illegible]
[illegible]養之不可無其
[illegible]行法之不可無其人也蓋養

民之不易也若非樂尊賢者也則其所以元亨
而無他辭在六十四卦中惟大有與鼎同亦以大
有能尚賢之故也故不能尊賢則治道無以加顯
天心尊命於養人天下平何有後日分人以財謂
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章

湯伐葛文王伐崇密未必有桀紂之命也非敵國
相征而何然則前以彼伐爲罪人豈以相征
爲無義戰者亦以其師之不能以義動而又無王
命耳大抵孟子之言各爲一事而發故前後或不
相應下章又云國君好仁天下無敵是又敵國相
征之驗也學者固不可摘抉文義以生疑然亦不
可不爲詞比事而致思

孟子曰梓匠輪輿章

此與前篇答公孫丑意同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章

性也以人心所同嗜者言也有命焉則定理定分
制之自天者也不謂性者不以是爲性所固有而
必以天理制之也命也以天意所得畀者言也有
性焉則良知良能擴之在我者也不謂命者不以
是爲命之適然而必以人爲爲之也以理言之
性即是命命即是性論性之盡則無不根於命論

命之分則無不具於性者若人雖習之性有與
人心俱生然質之天理而有不可過者有而過之
則違乎天之則故君子不謂之性雖謂之命而爲
天意所厚然返之吾心而有不容以不及者逆爲
不及於所以自了之分故君子不謂之命而謂之當
盡之上性命之說而所以順性命之理者在其中
矣一說有命焉是有定理定分不可必求而
未必得者就下節命言有以氣言者有以氣數
言者氣數之說而以氣言者言之然欲兼氣
數之說亦從分解人亦何者就其至
者言之也朱子註有謂上節以貧賤者言下
節以智不肖者言愚謂上節正以富貴嗜欲者言
下節正以智愚賢否言若上節亦兼貧賤而
對於命者則此命字偏以氣數之厚薄言與所謂義
理之命矣要知窮嗜欲而不免爲趨理犯分方
是命之所制者言之也在兩而勢云命云者俗
下論說有美惡有所稟有厚薄而爲是不肖者雖
盡與此道中人雖有偏及偏全然[illegible]也則不
可[illegible]下論之故曰皆就其至者言之也又子召
以天命之謂性道之精微皆天之所秩叙而昭
然者是必待其人以在之極詩書所稱皆命[illegible]
生不可而非間氣所備皆心所存也然仁義禮智

我固有之聖人者亦仁義禮智各詣其極之謂耳非有加於性也若以爲天所付畀而我不得與焉則必也無仁義禮智之性而聖人與我異類者僅有是理乎哉大抵世人於嗜欲也則引而近之曰吾不欲拂人之性於義理也則推而遠之曰吾不敢希天之命是所謂性命者其名殊其實喪故孟子辨之如此

浩生不害問曰章

善是天質之美有諸己則能篤志力行而實體於身矣雖能實體於身然未到百行萬善具足圓滿不得謂之充實雖然充實然未到發出精采不得

謂之輝光輝光者充實之至自然之符也呂氏所謂立其博者必高積其厚者必明易曰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者此也此一節是爲學超入聖域處而此以往則殆無所用吾力矣化則渾然合著輝光并不足以擬之程子水晶與下之譬亦善於名言者聖神只是一等聖言其至處神言其妙處也孟子之學出於子思中庸之書以誠爲本故自致曲以至於全體皆誠則形而有著明之效動而有變化之功其終也至於無臭無聲上符天載可謂聖不可知矣然始於衣錦尚絅則不過樸實立心以爲之基此善信所以爲聖神之路而孟子於樂正子惓惓也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章

今之與楊墨辨者似是孟子自謂君子引人於道之切不特受之又從而多方啓誘之招者呼之勸也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章

與萬章論狂獧中間忽說人鄉原其言似不相屬正是孟子善知孔子立言之意處既不得中行恐有似中行而亂中行者故夫子言必也狂獧乎狂獧雖與中行不相似然猶之進之皆可以至於中行若鄉原則邪慝而爲德之賊者夫子求其眞防

其似所以思狂獧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至此答先何思魯之狂士一句孟子又自言鄉原之徒得以亂德者由周衰既衰綱常之道不明有志之士無自興起故俗化頹敗淪於邪慝而不自知君子生于斯世亦惟反經而已矣反經者躬行仁義以下之發明先王之道以開之綱常既正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自然感發興起不爲似德所亂而邪慝者不得作矣此猶上部之終所謂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之志

跋

先生以天授之資用下學之功深潛純粹六經門
子及宋儒之書並有述造以發明指點中歲括其
大義弘綱著初夏錄其說以誠明爲本喜樂怒哀
爲用上之則達天德之微妙下之則使人由之吉
因為難甚復稱朱又能獨得不傳之遺意戊子歲
讀書精舍每於放衙歸來未嘗入內寢輒就正席
問函丈日接于耳皆發言之不盡意之不明處猶
記其孫清植清漳後錄得謁水衡關內退息可味
用錄中之說以行爲閱因指卜爲木火金水之原
而思即喜樂怒哀之前暇日請益先生不以其不
可而加賞焉如是閱歲蓋無日不講常以漏下三

四鼓爲節衣食於斯足借又別去辛卯入都復侍
則先生已有成書目中庸餘論定而今業明通微
啟發之初夏所錄又加詳於戊戌夏再謁安溪
中而君遂於門牆寓實之曠微言既絕遺書獨抱
因孫子令行校刻於先生族子覺山方伯官舍敢
請為將欲與先生之緒乃屬汝楫校讎遺編次
第即刻其論孟學庸既前所示以餘論乃聖學之
心法而先生之微言也復問刊爲書既成歎哲人
之云亡思親炙之如昨不覺老淚漬紙又喜方伯
之能流傳家學使行遠不墜也壬寅春正月都受

業門生陳汝楫謹跋

論語稽求篇七卷

（清）毛奇齡撰

清雍正刻西河合集本

論語稽求篇四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有仲氏易、已著錄。朱子四書章句集註、研究文義、期於愜理而止。原不以考證為長。奇齡學博而好辨、遂旁採古義以相詰難。此其攻駮論語集註者也。其中有強生支節者。如古人有所師法皆謂之學、即至鷄諸學奕、秦青學謳、亦無異訓。朱子註學為效、原無疵病。奇齡必謂學者業道之名、泛訓作效、與工師授受何別。不知學道與學藝、所學之事異、而學字不能別釋。亦猶喻義喻利、所喻之事異、而喻字不能兩解。以此發難、未見其然。有牛是牛非者。如非其鬼而祭之、註引季氏旅泰山、固為非類。奇齡謂鬼是人鬼、專指祖考。故曰其鬼。引周禮大宗伯文為證、謂泰山之神不可稱泰山之鬼。其說亦辨。然鬼實通指淫祀、不專言人鬼。果如奇齡之說、宋襄公用鄫子於次睢之社、傳稱淫昏之鬼者、其鬼誰之祖考耶。有全然無理者。如無所取材、鄭康成註材為桴材、殊非事理。即牛刀之戲、何至於斯。朱子訓材為裁、蓋本諸韋昭國語註、未為無據。奇齡必申康成假設之說以攻集註、不幾於侮聖言乎。然其中如謂甯俞不仕文

公及祿去公室三世、政逮大夫四世之類、考據特詳。解為政以德之類、持論亦正。較陳天祥四書辨疑、徒推尋於文句之間以難朱子者、固自勝之。漢代學官齊論魯論古論三家並立、兼採異說以備參考。是亦古人諸家並存之義也。

西河合集

論語稽求篇目

卷一

學而時習之
有朋自遠方來節
其爲人也孝弟章
賢賢易色節
君子不重章
禮之用章
爲政以德章
父母惟其疾之憂
子游問孝章
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
弟
非其鬼而祭之
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子夏問曰巧笑節
子曰繪事後素節
曰禮後乎節

卷二

禘自既灌而往節
射不主皮節
哀公問社於宰我節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
管氏有三歸
蓋有之矣節
人之過也各於其黨節
君子之於天下也節
論語稽求篇目
一
事君數斯辱矣節
[illegible]也
無所取材
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
聞一以知二
弗如也節
臧文仲居蔡節
自牖執其手

卷三

甯武子節
左丘明恥之
必有忠信如丘二句
不有祝鮀節
人之生也直節
觚不觚節
君子博學於文節
子見南子節
默而識之節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二

卷四

三月不知肉味
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
子所雅言節
文莫吾猶人也節
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大宰問於子貢
大哉孔子節
唐棣之華章
苗而不秀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不時不食

[illegible]

卷五

[illegible]節
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卷六

[illegible]說也說之不以[illegible]也
[illegible]
古之學者爲己節
[illegible]
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君子思不出其位
作者七人矣
論語稽求篇目
[illegible]之於人也誰毀誰譽
子問公叔文子

卷七

[illegible]
齊景公有馬千駟章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
[illegible]
虞仲
[illegible]
陽貨
[illegible]
[illegible]以爲君子也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又初晴稿

陳元龍乾齋　張希良石虹　校

論語稽求篇

論語稽求篇者予歸田後復讀論語之所爲作也明制以八比取士士子挾四書一編及他一經穴紙而習以總於試凡按出而攜之中衍閒及試禮部有名則亟而抵之牀下且鞅鞅于少讀論語爲經生長而棄去及以辭賦應　制科豎館閣撰述則皆與經義無與然而甫乞假而讀易讀禮讀春秋論語則是經

學之必無待于八比明矣乃少讀論語皦皦然至再讀而反疑之迄于今凡再三讀而猶豫頓生似宣尼所言與七十子之所編記其意旨本不如是而解者以已意強行之漢初立論語學官其時去古未遠尚有魯論齊論古論三家本每家立學亦尚有師授上徐人其在魯論則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以及丞相韋賢父子前將軍蕭望之等各名其家而至于齊論古論則王吉貢禹膠東庸生以及馬融鄭玄各有解說然且安昌侯張禹能統古齊魯三家合爲之論以授成帝而皆其後之俱無傳也西晉何晏本老氏之學不習衆說專與侍中荀顗叢略取孔安國包咸及司空陳羣太常王肅博士周生烈徐滂諸務以已見雜採成篇名其書曰集解館中上之而宋朱氏注則又僅見何氏一書外無所見復以臆斷學人之言似與聖門之所記稍有[illegible]先仲氏嘗曰此宋儒之書非夫子之書也而乃有明[illegible]上勤爲功令家喻戶習矣不察間嘗欲取其[illegible]其言趣詞例詞論務爲可安而義理廣大就仁智境見皆可以各爲爭執而至于旨趣精緻隱纖毫末確者不能服于時不能聽是者既不敢自直而相安于非者

即欲驟爲判之而無所于據定然而言論旁及多見事物凡夫禮儀器制方名象數文體詞例皆事物也如人身然義理者府藏也事物者耳目也府藏人所不見我以爲府而人必爭以爲藏何從質辨惟耳目昭昭在人人有指耳而稱目指者頰而稱顧頷者乎義理難明則吾以事物明之府藏難辨則吾以耳目辨之雖耳顯見既著要闇微隱然而事貴類推蕃節耳目間而已有如是其可疑者是以無據之言必不以置喙無證之事必不以發憤偶有所見則必使理證形模明明可按而少無實學老且健忘捫腹嚼嚌

十不得一以杯土之微而思益泰山我知其必無是
也嘗考漢令分古今二學古學校文則聖賢所垂必
不許更纂一字而至于今學射策勦襲則任從出入
明制不然章句取士必限以共遵而至于改經換傳
顛倒聖言則一槪不禁是以禮記大學從朱氏改後
復有僞石經改本于隆萬年間公然呈進恬不爲怪
今又不然取士照舊式雖曾用臺臣疏加以
宸斷已經勅改入北而旣以諸生未嫺姑復從舊至
于羣儒別解不襲章句有裨聖學者特勅
上諭使搜輯呈進凡若干本而侍衛成德校刻經解
數萬卷則多與取士章句不相合者大學士馮溥嘗

論語稽求篇　卷一　三

言
皇上博學偶有詞臣進頌以貧樂好禮對句不敢傍
一臣治禮經者曰臣習禮經坊記有云貧而好樂富
而好禮則好樂好禮本自相當而
皇上云不然好與樂複仍非兩儷是不如史記弟子
列得後漢東平王論貧而樂道富而好禮爲偶對之
切今論語亦引孔註本作貧而樂道富而好禮曰是
皇上于章句外無所不通而今之釋論語者未嘗于
新舊兩註有所窺見一過引經輒墨守章何以爲功

令所在不可踰越是徒以一時肄業之故而反欲廢
于聖百王之所學不可也漢章帝建初詔曰五經剖
判去聖彌遠章句遺辭乖疑難正先師微言將遂廢
絕非所以重稽古求道眞也其令羣儒選高才生扶
微言廣異義焉夫以東京學術彪炳千古然猶恐章
句乖疑有外聖學特敎廣稽異義以求其眞况以微
言釋遠之秋加之典記洗淪之後雖屢經
聖諭因微誠竊而一一繹未明何以証學因輯舊論所
記者彙爲七卷名曰稽求將欲稽考稽以求大義類
之眞是者世不乏稽古之士苟有卓見即或舍我所
求者而更求之寧有盡焉

論語稽求篇　卷一　四

學而時習之舊學之言效從來無此解按學者業道之名賈
誼新書引逸禮小學業小道大學業大道皆以道
言故學記述國君民敎學爲先鄭康成直註曰有
聖人之道謂之學蓋單提學字便是業道百工居
肆與君子之學正有分別以爲學非肄術藝也若
況訓作效與工師授受何別且效亦何可時習乃
又以論語舊疏學訓作覺遂曰後覺效先覺不知
此出說文白虎通覺作斆覺解以敎學言如孟子
覺後覺之覺即學字也今仍以效爲學而又添覺

字則覺效雜出大質亂矣先仲氏曰禮記疏學者
敎也削覺也故禮記學字多讀敎字如學記惟學
學半學不躐等小樂正學干類是學者敎也所以
為效豈又字音致誤耶

有朋自遠方來 同門曰朋此是古註自說文及詩註左傳
註公羊傳註皆然孔氏正義引周禮大司徒註同
師曰朋便不如同門之當蓋朋是門戶之名凡曰
朋黨曰朋比比是鄉比黨是黨皆里門閭戶學
偏居處名色故朋為同門此是字義本爾不可易
也若朱註作同類則他無可考惟孟子有云聖人

五

與我同類者然是凡人汎稱非朋矣大抵學中境
矣從黨庠肄習之後既已分門又復來合致足娛
樂此與學記所云敬業樂羣樂乃所云離羣索居
日可比觀蓋以離為苦則必以合為樂也至者學
問相長彼此言暢亦朋來必有之事即以此言樂
亦無不可但朋來不可混耳

姚立方嘗曰有朋節集註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
夫既以朋為人而又云以善及之是我以善及彼
彼無以善可及我何以為朋且信從二字出自中
庸無徵不信不信民勿從此明明是庶民從君之

詞不惟非朋且非弟子矣此豈學中所有事者果
爾則豈有信從既衆而猶然人不知者人苟不知
是必我善未及人也是必信從未衆也如此則愧
悔不是何不慍之有

其為人也孝弟 孝弟為仁之本孟子註甚明孟子曰仁之
實事親是也又曰親親仁也實即本字舊儒每比
之木實之實即核中仁也根荄也所謂一在本下
為本也然則仁本孝弟矣若親親仁民以節文言
則但言其粗者不知後儒何以又有人性無孝弟
之說也若然則孟子良知良能之說與異學與先

六

聰齋曰驟讀有子原文反覆跌蕩踴躍振撣而為
是言定知先聖之道只在孝弟其警覺後學提撕
警醒何等急切及一鬨儒說而索然矣張南士曰
凡立言各有所重此文且極言仁本孝弟縱使孝
弟本仁且讓他日說今日且談風月是何也以此
節專論孝弟也此言甚然

何謂先能事父兄然後仁道可大成此以仁孝分
先後所始終此係西晉異學從來無此案呂覽夫
孝三王五帝之本務此本務字實出有子務本之
語故唐宋孝經序以孝為百行之源源即本也李

延壽孝義傳序彭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夫仁義者合君親之至理實忠孝之所資則竟以仁爲人道即道生之道也以仁爲孝弟所資資深則逢源明云仁是資取孝是源本也惟漢諸舉賢良謂賢以孝爲首則微延先後之意然但以施用節次言如孟子親親仁民語非本論也至東漢之季南陽延篤有仁孝先後論則意是時已創有仁先孝弟之說且混本末爲先後其與說所始實本諸此然當時早已辨之如云夫仁人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枝葉之有根本也仁以枝葉扶疏爲大而孝以心體本根爲先則仍以本字折先字且辨既明了則王說已暢又何容再襲客說以啓更端先仲氏嘗云漢學篤實東京尤甚然其時已逝有魏晉王何虛無講論大意正指此等不知後儒又何以復出于此

魏文靖講學湘湖其門人御史何穆之爲行儒者嘗曰見商議務本節了了及塾師講論而反局章不得央夫心所不安必非至理其後有舉三坎之說者穆之曰以一坎爲本是不睹河源而妄指積石爲源此鄉塾所爲詐也而可乎

本字不訓始字惟宋真朝作廣韻始有此釋但此係本字則斷斷不作始解爲仁之本即務本本字也孝弟爲仁始則必先曰君子務始始立而道生恐有子無是語矣爲仁亦不是行仁爾雅曰爲造作也字書並無解行字者本文其爲人也不作行人可驗

註曰四者非至德絕行不必學而後能之故曰未學矣詳其明後儒曲衛學字必欲滿前賢之意以伸已說則聖門多拄口矣按子夏是節詞氣抑揚與有子孝弟章正同有子重孝弟子夏重力行未嘗廢學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知者其良知也天下原有不學而可知能者今但以未學而行而即疑廢學則大未行而先學不幾廢行與常果格物是窮理與舊註服勞非大孝事本禮記語其以致身爲汪踦之行者謂不能匡君衛國而徒以身殉篇子之忠也故云然此與夫子不許召忽同意若冬之三良齊之徒人費則思倖之流致身何益又下此矣

易色有二義一作改易之易音亦則色是顏色謂改容而禮之程伊川云變易顏色是也一作難易

之易音異則色是女色謂尊賢則輕女色□□
論天象有云少微在前女宮在後賢賢易色取法
于此顏師古所謂尊上賢人輕略于色是也若云
易其好色之心則必則出好字如如好好色吾未
見好德好色未有祇下□色字而可成何者凡訓
詁之家各爲章句則于字何嘗似亦不宜杲凡如
此
徐仲山日講書最患添出如賢賢易色何註與朱
註皆日易其好色之心則其失辟色亦日吾辟其
好色之心如孔子之衛衛靈將誰共之

君子不重于一字自爲一章上忠信主何自
爲一章此本子罕篇文而復簡于此者今既註重
出乃不註之此而反註之子罕篇以致威重忠信
上下相承處隔離不接此一誤也又不在其位不
謀其政與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本是一章其
泰伯篇有不在其位□何此復簡也乃註重出者
又不註之泰伯篇而反註之曾子曰之上以致曾
子引經不解何意此又一誤也夫既名章句自必
審章審句使其可安一則本分章而故合之一則
本連章而故分之總不可解

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禮樂本歸原
也此一截也小大由之有所不行苟刪行是屠道
于拘曲則窒而不行禮勝則離也此又一截也知
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乃若知必和而
專于和不事撙節則過曲不可行而過通亦不可
行其□何說也此又一截也舊註不分節終疏義
截如是乃集註則明引樂記八字于註下而分
節則以小大由之屬先王何作一節不亦盾乎
爲政以德是以德爲政譬如以下是比喻以
德爲政之象北辰比德衆星比政謂一德既立而

衆政具舉譬之天象但樞機在我而斡軸自運所
謂綱舉則目張振裘在挈領象有然也若云以簡
御煩以寡御衆無爲而天下歸之則是無爲而治
之譬驗與馬譬矣若云爲政以德則自有此效則
又另一譬矣魏文靖日解經最患添設聖人語言
不容增和少加增和便是變亂此不可不慎者論
語兩譬如皆譬頂上何以上何正言未明故加譬
語未有正言是一意譬語又一意者集註于爲政
節借子之道孰先傳焉下兩譬俱各自爲說不知
何解四書有倒譬譬如爲山譬如平地是比進之

譬倒譬也有反譬譬若擲井是不擲井之譬反譬也有正譬行遠自邇登高自卑是正譬者子之道持載覆幬錯行代明是正譬祖述憲章襲之無所不備皆緊接上言而加以喻語見爲政以德與先傳後倦正譬頂針尤極明了撓和一語便礙矣按拱衆也中庸其人存則其政舉包註德者無爲此漢儒攙和黃老之言然尚有馬鄭向歆輩以師承儒術挽回其間至魏晉而遂淫矣何晏與學本習講老氏援儒入道見出其意見以作集解因宜獨據包說專主無爲而程朱二氏

自命醇儒乃亦從而和之豈洛閩諸儒果謂淫龐衰華山道者之徒與按晉書武帝作耕籍詔有云朕思與萬國以無爲爲政此一語實當時儒臣變亂儒說參易聖經大啓惠帝荒政及淸談虛無神州陸沉之漸今就經解經絕無參易又何可使西晉興學復肆變亂如此

爲政以德正是有爲夫子明下一爲字則縱有無爲之治此節斷不可用矣見爲政則尤以無爲爲成者禮記哀公問爲政孔子曰政者正也君爲政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爲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爲百姓何從則此一爲政明日必有爲明日必不可無爲夫子此言若預知後世必有以無爲解爲政者故不憚諄諄告誡重言叠語而證其非者必從而盡反之何也論語與禮記皆夫子沒後七十子之徒所作故大學中庸出自禮記若坊記表記儒行哀公問諸篇則實與論語相表裏者乃聖門弟子所記今此皆宋諸儒所註如彼孰是孰非必有能辨之者

父母唯其疾之憂 惟疾之憂他無可憂也馬融解如此然此是正說若云父母愛子如此子當體之以行孝則

本何歟後今精補說恐未容無是理矣見以慈啓孝辭下施恨必非本旨

今第以養爲能事若論養雖特子能之即犬馬皆能之也彼所不足者獨敬耳此是舊註正說若人養人馬此何妄邪說之最不通者不知朱子集註何以反遵何說而屏舊說不一及眞不可解

或疑犬馬能養人舊註犬以守禦馬以負乘皆養人者古文之諸橫生蠱以爲諸縱生橫生指畜縱生指人養者服役之謂也若人養犬馬則人伏

侍犬馬奚何可

先仲氏曰養有二義一是飲食一是服侍侍字養
曾晳必有酒肉此飲食也若儀禮旣夕禮養者皆
齊文王世子監旨疾則世子齋玄而養此侍疾也
世無疾困饗飲食者至假乃事親左右就養註作
決肯齊當疑之及事者事師亦曰就養則未聞若
就食于日師可往教如近世延師供偹者然後知
食之為侍非飲食也故鄭康成註就養有方謂
不侵官而孔穎達引春秋欒鍼御晉侯事以明之
謂欒書帥師雖君車將薄而代御救君謂之侵官

論語稽求篇 卷一 十三

此正釋養最親切處若孝經親生之膝下以養父
母則初生孩幼時供啟水所謂豕獸飼養也故養
上有二義飲食與奉侍是也養下亦有二義撫育
與乳哺是也未有學養子乳哺也以養人中也
養不中非乳哺也養物亦然食而弗愛豢飼也非
生養木雖孟子養求牧非豢飼也史晉養贊皆作服侍解
或曰此養字當是食養親下章有酒食先生饌可
驗不知此正二義兼也不曰有事弟子服其勞乎
服勞奉養非奉侍飲食而何
徐仲山曰犬馬能事人故曰能若人養犬馬何能

之有幾見有人而不能養畜者乎
唐李嶠爲獨孤氏請陪昭陵合葬母表云犬馬含
識烏鳥有情寧懷反哺豈曰能養則在唐時皆以
犬馬比人子以能養爲能奉侍親故馬周上疏有
云臣少失父母犬馬之養已無所施此皆釋經之
顯見于章疏者若晉束晳補亡詩云嗷嗷林烏受
哺于子養隆敬薄惟禽之似此雖以養爲食養然
亦禽養親非人養禽也且猶本晉人其在晉時已
未嘗一用何說即至趙宋王禹偁辭免起復表亦
尙云犬馬之養未伸風木之悲累至乃不意數千

論語稽求篇 十四

年共遵之註而何氏以一人變之以晉唐宋並不
一用之邪說而朱子忽遵之向使遵之而善遵之
可也變而可反不善以爲善則變亦可也乃遵此
注而斥親以犬馬之名變小序而强坐人以淫失
之罪尊經與抑乖教與
張南士曰古罕譬曲喻皆有倫類假非其倫古人
所禁豈有斥親爲犬馬而可以出口語立文字者
鄭子家以畜老比君遂成弒逆齊鮑牧斥先君監
牛終是奸賊豎人告人而背出此
坊記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不敬何以辨此正與

皆能有養同一語氣然則夫子此言夫子已自詮之矣人不解經亦當通經盡亦取坊記一再讀之

習云孝乎惟孝文于見熙

孝乎一句舊註引包咸云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詞則孝乎不句而惟孝何此雖不若陳篇文而自爲詞何與說命高宗亮陰三祀既免喪其

事 作高宗諒陰三年不言湯誥惟有萬朕

政 其語簡在上帝之心改作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正同此論語引書之例或謂古文君陳非孔壁舊本則雖不立學官然其書仍藏內府故西漢之末言古文者劉歆尚能與內府所藏參對同異何

嘗有僞惟論語文句不同故蔡邕書石經直以孝乎作孝于明非斷句助字而班固作白虎通則儼然有孝乎惟孝四字與包注同降此而潘岳閒居賦孝乎惟孝是亦拙者之爲政也夏侯湛昆弟誥孝乎惟孝友于兄弟以至陶潛則卿大夫孝傳贊張未淮陽郡黃氏友于泉銘皆有孝乎惟孝何此皆明引論語見于篇章之顯然者集注誤以孝乎作句則未有既出書云而可以攙曰語二字于經文上者且或問爲政未嘗問孝而陡以孝乎二字詰之此皆義例之必無者也若謂晉後爲僞書乘

見雖搢遷之後內府所藏久已淪[illegible]所引古文雜凑成書故有與同時在晉爲晉人[illegible]古文尚書經文未嘗毀滅其僞梁章內史梅賾所上是孔安國傳並非尚書若尚書無僞本祗文與論孟稱不同與論語疏引尚書鄭包注亦未嘗以宜讀爲非所謂兩存之以備參考者不謂今之知彼讀不如此讀也淮安閻潛丘與仁和姚立方皆有古文尚書辨僞行世此大不然者然其引論語與讀如唐臣利貞幽州石浮圖頌有云孝乎惟孝忠爲令德宋葉宗朝張齊賢各論作曾子贊亦有

孝乎惟孝曾子稱焉之語即太平御覽引論語文亦以孝乎惟孝作句是尚書見在亦復有論語讀法一綫不斷如此等者正以論語與讀尚書者不同故如是也

或疑孝乎惟孝不可解潛丘曰此與禮云禮乎禮汝諸肆乎其肆韓愈文醇乎其醇相同言孝之至也故曰美大孝之詞

[illegible] 鬼是人鬼謂人之爲鬼者專指祖考言故又曰其鬼周禮大宗伯職掌天神人鬼地祇之禮以人鬼爲祖考是也但非其祖考則雖可爲之祭者在

傳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非類非族亦指人
鬼之非祖考而猶祭者則在春秋時亦皆有以人
鬼受享如洪祀鄭公吳祀將從爵祀武安王類故
僖三十一年傳衛成公遷都帝丘欲祀夏相夏相
者夏后啓之孫也甯武子止之曰不可杞鄫何事
[illegible]是杞鄫何事而使祭之者
隱八年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此欲易許
田而故請之皆願祀他鬼之証若祭法人死曰鬼
又以無廟增而祭者爲鬼如官師以王父爲鬼庶
人父死即爲鬼此單指無廟祭者言然總是人鬼

若謂非鬼即天地山川之祭如季氏旅泰山類則
是則未聞天神稱天鬼泰山神稱泰山之鬼者謬
矣

孰不可忍也

舊詁曰是皆罪責不可容忍此是正解
自集註以此爲謂語便昧此說按晉庾亮欲黜王
導謀之郗鑒鑒不從亮啓鑒曰是而可忍孰不可
忍又崇德太后廢帝爲東海王其詔亦云是而可
忍孰不可懷此皆解經之見于行事者皆在史館
見明正德間司空張鵬以三關良民倚宦官作斎
上封事曰是可隱忍不發孰謀當發者因嘆明代

取士首用八比然猶有古學餘見若是而今宜
之矣據曰序季氏忍心未爲不可乃作八比者于
此節曰動其惻隱之心于下節曰動其羞惡之心
說則巧矣亦思惻隱羞惡創自孟子而謂宣尼曰
中預存之耶

詁曰素以爲絢分絢者飾也言其此美質不必
後飾也即此素也而可以爲飾此詩所以美也然
而素也非飾也素何可爲飾子夏所以疑也
巧笑三句非頌人詩後儒亦能言之但謂頌人四
章章皆七句不應此章獨多一句則不然詩篇一
章多一句往往有之祇夫子刪詩但刪詩篇未聞
刪詩句者先仲氏曰中庸衣錦尚絅不是頌人詩
若是則夫子爲改詩素以爲絢亦不是頌人詩若
是則夫子爲竄詩改易不可黜竄亦不可也然則
後儒所云唐棣刪一節巧笑刪一句者皆私欲改
經而姑借此以自便豈可訓耶

子夏知素之爲質而亦知素之即爲飾耶彼
繪畫之事五采並設素之色在五采之間素固非
所先也然而五采雖備素反後設若惟恐先素而
汙易滋者是必俟衆采先布而後徐布素以成其

章所謂繪畫之事先采色而後素功者素亦作[illegible]後也是素亦飾也[illegible]

按周官考工記畫繪之事雜五色五色者五采也謂青赤黃白黑也又曰畫繢之事後素功素者白采也功者工也後工者謂後布之恐其易漬汙也人[illegible]畫繢之工有繪繡　事虞書上衣以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下裳以宗彝藻火粉米黼黻作繡是一繪一繡原有二工然總曰繪事者以繪固繪即繡亦先繪而後可繡也乃虞書又云以五采章施于五色是其地皆以五采爲之在衣則東青南赤西白北黑中黃分四時方色以次相配而繢之而在裳則青與赤赤與白白與黑黑與黃以次相間而繡之然云雜五色者則必先布青赤黑黃四色而云後素功者然後以白采分布其間如赤之次白與間白白之次黑與間黑無不留白采而後布之所謂恐其易漬汙也所謂後素功也

周官諸工俱有成數既曰繪事則不得以私臆妄解先後故就周官文復裁以二鄭之說而㮣括如此或謂楊中立解此引禮器甘受和白受采爲據此是確証而集註反引考工記一語何也曰正惟夫子曰中指定繪事二字使不得以他字[illegible]之[illegible]禮器所言與考功繪事不同其所云白者只地言也非以采言也故曰受采言地可加采也繪事所云素者即采也素采者五采之一也同是五采而兼有先後[illegible]後素非謂素又加采也素即是繪[illegible]與禮器白地加采之說已自不同[illegible]僣將何足爲美且以此加彼何分先後而既引考工而又引楊氏禮器之說則黑白雜糅誤一既引考工而又不知考工之解反以禮器解義強坐考工誤二爲絢非加絢以爲訓加

則考工義請義字義俱失之矣誤三且古學引証關係極重考論語繪事漢儒俱引考工爲証考工繪事二鄭又引論語爲証至禮器白受采在漢晉儒者並不引論語考工一字即唐孔氏疏亦並不一旁及而宋則諸儒作禮記註如陳徐集說則承論語朱註並繪事後素相反之語皆拉雜入之矣此皆有志經學所極宜審辨者或又謂夫子時不必有考工記何必定以考工爲斷則大不然古惟官有工事民間不得有工事故曰來百工指國家言也國家則自有一定法度非法即誅見書繪之

事爲上衣下裳五服五章所原繁雜作此記者時有今古而所記工事什傳底迄周于載不易不是之指而反以禮器解工事則引東徙西矣且禮器何嘗是夫子時書耶

補 子夏于是恍然曰吾今而乃知禮矣向以爲天地節文原其四德禮固非後起之物也今乃知自然之素竟可作飾則夫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秩序精微皆爲儀飾禮可爲飾猶之素可爲絢也禮固在所後也

蕭山毛奇齡 又字大可稿
遠宗姪文挍 校

論語稽求篇二

禘自既灌 禘祭有三一是大禘大傳喪服小記所云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國語與祭法則皆云周人禘嚳而郊稷是也一是吉禘春秋閔二年吉禘于莊公杜預何休輩皆以爲合享廟祧廟之主升食于太祖即是祫祭然變名稱禘文二年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公羊所謂大事是祫是也一是時禘即時祭之一王制云春礿夏禘祭統亦云春祭曰礿夏祭曰禘而郊特牲與祭義則皆云春禘而秋嘗然總是時祭是也論語之禘當是不王不禘之禘此本王者大祭而明堂位祭統皆云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于天下賜以重祭則祭所自出立出王廟見左傳原得用天子禮樂但羣公雜用便爲非禮故不欲觀此與禮運所引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一歎正同此皆較之禮經疑之三傳而章章有據者集註不引經傳但引唐人趙伯循說而于不欲觀一歎

則又皆以既灌之後誠意懈怠爲言是郊禘非禘反屬臆辭非本意矣且舊註集註各據一禘皆各有所本舊據吉禘集註據大禘何以知乎不欲觀是大禘而非吉禘乎嘗謂吉禘之說始于春秋其時升新廟審昭穆所云合羣廟之主與祧廟之主而皆升食于太祖者不是祫祭而吉禘二字是其別名觀三傳所記只有此祭並無審諦昭穆他祭而經文于閔文二年吉禘大事之後亦並不曾別有特禘羣廟之文豈有同時喪畢而一記之一遺之者則大喪畢之祭必其祇有祫而並無禘可知（詳吉禘末篇）也（吉禘是祫之別名然別有祫禘此與禘卽祫卽禘之說不同）或謂鄭康成禘說甚備自始喪藏主卒哭返主以及祔廟遷廟諸禮有條有叙而至于祫禘則曰三年喪畢祫于太祖明年春禘于羣廟自祔之後五年而再殷祭（禘亦[illegible]）其于祫禘連舉處分別歷歷皆有原是祭而可分作兩祭者而乃謂不然喪畢之祫並無他見惟見之公羊傳文而明年之禘則正從公羊傳文而誤分之者公羊傳曰大事者大祫也大祫者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于太廟未毀廟之主升合食于太祖（[illegible]）五年而再殷祭（禘卽[illegible]）也其云升合食者祫也殷祭者禘也再者間之詞也則公羊明云此時止有一祫至五年而又一禘而康成于一祫之後次年又一禘至五年而又一禘是誤解公羊五年而再殷祭之文以爲五年再祭則必先此有一祭而因增一禘于喪畢之次年故後儒謂喪畢有禘而不知其不然也且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之說本禮緯而先儒皆遵之據公羊喪畢而祫正三年也五年殷祭正五年也喪畢之明年則四年矣若以何休祫禘從先君數朝聘從今君數推之則自僖八年禘于太廟數至文五年當（詳吉禘末篇）有六禘而數並不合蓋禘名甚尊然亦甚雜祫之名禘則在經文吉禘二字已先有之故孔安國註論語以禘名祫禘而春秋大事杜預註左傳曰大事是禘何休註公羊傳曰大事是祫則在祫原有禘名而于丁他祭之雜有以烝爲禘者（國語烝嘗禘[illegible]）有以練爲禘者（[illegible]）有以夏時之禘（[illegible]）以圜丘爲禘者（[illegible]）即爲大禘之禘者（[illegible]）而康成誤增吉禘且又以郊與圜丘俱是禘（大以[illegible]）

[illegible]此則說之中又加說者蓋夫子嘗
郊矣孟子燔肉不至史記郊又不致膰俎于大夫
是也夫子嘗禘矣子入太廟禘自旣灌而往是也
郊是郊禘是禘未嘗合并而至于吉禘則夫子令
無之考夫子仕魯在定公十四年此時未遭國喪
不容吉禘且諸侯五廟計之閔僖逆祀越文宣成
襄昭五公久已在祧壇之列又且定之元年季孫
與公山弗狃等因陽虎欲去三桓順祀先公而祈
焉遂就閔僖祧廟而各順其位則此時不惟已祧
兼且不逆而解論語者尚曰不欲觀以逆祀故夔

哉
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 射不主皮一句係周時禮文夫子誦而
釋之儀禮亦引入鄉射禮篇朱註云鄉射禮文是
也但儀禮原文云禮射不主皮上有禮字則該舉
諸射如大射燕射賓射類不止鄉射其下文又云
主皮之射者勝者再射不勝者降則又另有力射
如儀禮注澤宮獻禽後班餘獲之射不是武射朱
注不明出禮射字而又誤以主皮爲貫革爲即武
射則兩失之矣按主皮與貫革不同主者着也主
皮者着于皮也鄭康成所云善射扶風馬氏所云
能中質是也大射則中質當行習射而反以不中
爲能事者但射名不同有專主皮者有不專主皮
者不專主皮即不主皮者也如周禮鄉大夫職退
以五物詢衆庶即鄉射禮也然而五物者一和二
容三主皮四和容五興舞則此主皮即五物之一
又何嘗不主皮然而曰和曰容曰興舞不止此矣
則不主皮矣推之而大射賓射燕射猶是矣乃若
主皮則有之儀禮曰主皮之射註引尚書大傳謂
庭田獻禽取備祭物而以其所備之餘較射于澤
宮而分取之謂之班餘獲之射是時雖澤宮揖讓

與庭同力取稍有不同尚書大傳謂擇宮中揖讓處用不中也取貴揖讓也澤宮不中[illegible]不攻陰勇力也然但習禮節而終非行禮之射
且又必則于中質謂[illegible]故名爲
主皮若大質革則專取達革周禮司弓矢所云甲
革椹質[illegible]
[illegible]樂記所云散軍郊射而貫革之射息明
是武射且亦名武與射武之射見儀禮下註澤宮此并
非主皮不主皮可得言者蓋主皮者力射也矢至
于皮非力不能爲了曰其至爾力也不主皮者禮
射也其容體比于禮其節比于樂雖發必祈中而

不止于新中者以爲禮也禮射與力射截然二等故夫子解之曰禮射不主皮者謂與力射不同等故耳舊註引周禮朱註引儀禮猶是引經証經引禮証禮而不經論觀便後有誤見臆斷乎

哀公問社

哀公問社問社義也宰我以社名答之以爲社有名而義在其中古凡立社各樹其土所宜木以爲名如樹松曰松社樹栗曰栗社一如後之名楳社枌榆社者乃其義即在乎此如周名栗社則其義以戰栗爲名謂人君不可使民不畏威也然而君以威勝民其義疎矣夫子惜其解說之不

當也故引古語云成事不說謂已成之事不可安加解說者正謂此也其又引遂事二語連及之也若齊論本則又以問社社字作主字謂問廟主之本漢安昌侯張禹所授本如此故春秋文二年作僖公主公羊曰虞主用桑練主用栗而何休杜預俱引論語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爲證此說之最異者而朱氏集註又云古者立社各樹其土所宜木以爲主則既似問社又似問主兩不可解既而知其錯解周禮田主二字以致大誤周禮田主田祖之稱非田神木主也大司徒封人二

職俱有設社稷壝壝而樹之語謂國中社會也大司徒職又云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謂在野耕藉壇也耕藉祀先農不祀社而亦以社名特社壇社主耳在不用木而在野藉壇則併名亦無之但依其野所宜木以棲田神一如後之稱社樹者而其壇與野即以樹名如依松曰松社之野依栗曰栗社之野類蓋藉壇爲耕藉設原與人社相表裏而其制有與朱氏既不解田主之非神主又不識社主之用石不用木又不識藉壇之并無主妄以周禮主字鑿合之齊論廟中

之主誤矣若齊論問主原屬大謬彼不識宰我所說本尚書耳白虎通引尚書逸篇云大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則宰我引經原是論社與主何與乎

且壇壝無廟藏木故用石主唐時議主製引呂氏春秋及鄭玄義皆如此若其製長一尺六寸方一尺七寸則古軍禮有載社車左傳陳侯擁社見鄭子產恐過于長廣難移行耳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

釋曰文公始不告朔春秋文六年經云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此是夫子特書之文無可

易者蓋由無學識引鄭康成始不視朔一語而朱注又仍之雖告朔與視朔本一時所行然終是兩事兩名不容混也案周禮太史頒告朔于邦國注謂天子頒朔于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每月朔必朝于廟告而受行之于是乎以腥羊作獻謂之餼羊則此餼羊者本朔廟告朔之物所云諸侯告朔以特羊天子以特牛是也至告朔畢然後出而聽治此月之政謂之視朔又謂之聽朔故玉藻云天子聽朔于南門之外諸侯皮弁聽朔于太廟則是告朔與視朔截然兩事告朔朝廟視朔聽政迥

乎不同考文自六年始不告朔然猶朝廟十六年始不視朔蓋朔有朝享朝廟二禮朝享即月祭不在祖廟[illegible]其供羊祖廟者專為告朔與視朔全無關涉告朔當有羊視朔不當有羊故曰告朔之餼羊今子貢所欲去者告朔之羊也其引文公者此時在定哀之間去文公已遠但以文公為不告朔所始見之經文故引之也乃不引告朔反引視朔且曰不視朔而猶供此羊則視朔當供羊乎何鹵莽乃爾

管氏有三歸

舊注引包咸說謂三歸是娶三姓女婦人謂嫁為歸諸儒說皆如此朱注獨謂三歸是臺名引劉向說苑為據則遍考諸書並無管仲築臺之事即諸書所引仲事亦並無有以三歸為臺名之說劉向謬述也

禮諸侯娶三姓女大夫娶一姓女如春秋僖二十年西宮災公羊傳引魯子曰魯有西宮以諸侯有三宮也而何休注三宮者謂諸侯娶三國女是時僖公為齊所脅以齊媵為適而廢楚女于西宮故云則是三娶者國君之禮是以舊集解疏義亦云禮大夫雖有妾媵然適妻則祗娶一姓今管仲娶

三姓女故曰三歸其說甚明故國策則明云管仲為三歸之家漢公孫弘云管仲相齊有三歸而班氏食貨志亦云在陪臣而娶三歸曰家曰娶則斷是娶女不是築臺審矣見史漢諸注凡引三歸者無不以三娶為解故朱子語類亦知三歸是三娶但曰如此卻是僭不是奢故不用其說殊不知僭即奢也史記管氏富擬于公室有三歸反坫漢書禮樂志陪臣管仲季氏之屬三歸雍徹八佾舞庭皆以三歸為奢僭之事蓋奢與僭相因奢則必僭詎謂奢僭兩事乎

劉向誤述仲事因誤解國策所致按國策周文君免工師藉相呂倉而國人不悅因曰宋君奪民時以爲臺而民非之無忠臣以掩蓋之也子罕釋相爲司空[illegible]民非子罕而善其君齊桓公宮中女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爲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鮑彪[illegible]人謂嫁曰歸夫家[illegible]仲蓋三娶女也非自傷於民也國策此說謂管仲子罕同一掩蓋君非之事故相連引及非謂宋君築臺管仲亦築臺也宋君之非在築臺故子罕以相築掩之齊桓之非在女市女閭之多則管仲以三娶掩之其掩

蓋君非則一而築臺娶女截然兩分此最明了者劉向見兩事並引且兩事皆掩蓋之事而三歸之上不立娶字遂疑爲一類而溷齊于宋溷仲于罕溷娶女于築臺且公然改三歸之家家字爲臺字而不顧則試思齊桓之非在多女而仲以築臺掩之是遮甲而障乙也可乎且說苑此文明襲國策說苑云桓公以政歸管仲管仲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其所云自傷於民則正襲國策非自傷於民語國策以爲有此掩蓋之臣則君不自傷於民此連二事以解則君非謂管仲欲自傷民也讀古

不察展轉訛謬幸有明眼者爲之驚心[illegible]于是始且不然漢後儒就其足誤人者多矣況左傳國策則更非漢儒師承可藉口抑

或謂三歸臺亦是因三娶而築臺以名之者凡娶女多築臺如詩衛宣公築新臺娶齊女左傳齊莊公築臺臨黨氏娶孟任類然管氏築臺終無據不可爲訓

[illegible]只是言我未見力不足者倘或有之我只未見此斷之又斷諸張南士曰論語是夫子口說啓齒閣吻皆有起訖如釋氏語錄然今儒者自

敘講說一倣釋氏語錄代以俚俗獨於夫子口說雖極明快如蓋有之矣亦必支離掛搭使無可解釋而後已此何故也舊註蓋有謂原有好仁惡不仁之人因竭難遇若集註謂原有用力而力不足之人則于夫子未見一嘆顯相悖矣豈可如此若曰仰用力者亦未見則既未見用力爲見原有用力而力不足者若曰用力者偶未之見則似見用力者其常未見用力者反其偶也何矛盾也

[illegible]但日知仁則惟知有仁並無知不仁一邊孔氏以仁不仁並言程氏以厚薄殘忍並言皆

非見可淤廉貪過介種種乎大抵黨字作類字解
指倫類言則單指爲人受過者言受過各有類如
周公使管叔監殷則於兄弟一類孔子答昭公知
禮則於君臣一類孫性私賦民錢市衣進父則於
父子一類子路爲姊喪不忍除服則於女兄弟一
類總是仁愛之至不惜受過故受過有類則觀之
而可以知仁天下豈有爲人受過而尚可目之爲
不仁者乎則何厚何薄何愛何忍乎
表記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
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亦但言知仁不言知

不仁可驗
按史稱陳仲弓外署非吏此爲本司受過又劉宋
張岱爲司徒左西曹掾母年八十籍注未滿岱便
去官還養有司以違制糾之宋孝武帝曰觀過可
以知仁不須案也若漢外戚傳燕王上書稱子路
喪姊朞而不除孔子非之子路曰由不幸寡兄弟
故不忍除故曰觀過知仁又後漢吳祐傳嗇夫孫
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怒遣性伏罪祐屏
左右問故歎曰掾以親故受汙辱之名可謂觀過
知仁矣此皆漢儒解經之見于事者然皆是知仁

並無知不仁者集註亦載吳祐傳事
君子之於天下也
適莫與比皆指用情言適者厚也親也莫
者薄也漠然也比者密也和也當情爲和過情爲
密此皆字義之有據者若曰君子之于天下何厚
何薄何親何疎惟義之所在與相比焉國語司馬
侯曰固與比而事君矣與比二字此爲確詮又
正義引子見南子節疏云子路以爲君子當義之
與比不當見淫亂舉比義與觀亂反觀更自明白
此節舊解無誤然舊儒解經自如此
後漢劉梁著和同論有云有愛而爲害有惡而爲

美君子之于天下無適無莫直以適莫言愛惡言
若李燮傳稱燮拜議郎所交皆舍短取長成人之
美其時潁川賈彪荀爽雖俱知名而不相能燮並
交二子情無適莫直以無適莫言燮之用情無厚
薄是則是漢魏解經先後一轍不惟論說兼見行
事而舉井之徒竟不知井外之有天何也
事君數
數不是言不文並無言字即數字義亦並
不以言煩爲解見事君以言人臣之不足也言而
有信朋友之綱行也子游是言所包者廣祇屬進
言不過一節且經文何必定添改耶

舊詳數是速數所謂偪促頻項也祭義祭不欲數
曾子問不知已之遲數賈誼文遽數之度指頻速
言故爾雅說文皆以疾訓數而廣韻增韻仍以頻
煩屢數為解此即僕屬不絕離促取借之意故數
即僕僕子思所云僕僕爾亟拜又即頻頻楊子所
云頻頻之黨甚于鷽斯皆是也若先仲氏曰數有
二義一是頻數如項羽示玦不應又請舞劍類一
是細數如宋宗予指揶枝止以方長不折類其說
甚備然總不以進言立解後閻若璩講論語亦
有此說惜未經見耳

瑚璉 明堂位說四代之器有云有虞氏之兩敦夏后
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註云皆黍稷之器則
是夏璉而商瑚今云夏瑚商璉此襲舊註而又誤
者也正義謂包咸註論語在賈服虔註左傳皆與
明堂位不合此必相從沿誤者蓋事别有據猶可
兩行今祇見禮經而諸儒所說别無引証則何者
又沿誤乎不然則禮經非乎

取材 乘桴之嘆原屬寓言忽復作莊語譏其不裁度
事理則于夫子諷嘆本旨全然不合見材裁不通
周易財成天地漢書財祭財擇並非材字即欲強
通而見處之處并不是取凡事可受裁則曰取裁
今譏其不裁而加以取字材裁可強通處取難通
見矣鄭康成曰材桴材也夫子乘桴是微言而子
路不解故復以微言諷之若曰由也乘桴之急過
于我但大汎蕩蕩桴材極難弟欲覓取一往材而
無所取爾雅桴柎也國語齊桓西征乘桴濟河大
抵皆編竹為之可涉小水不可涉大川凡大曰筏
小曰桴小物大用材更難得此與屈原九章乘氾
柎以下流今無用檝之自備同意
晉欒肇論語駁曰適用曰材由過好勇使不適用
此于取材取字最得解特譏其好勇猶與當日情

事不甚合耳
聞一以知十 有失名氏經辨曰十已包九二不
及二故相違也如日即始見終則祇一事之始末
也因此則彼則兼兩事之類推也信然則賜愈于
回遠矣按為解無註朱註一者數之始十者數之
終本于宋邢昺疏義而因此識彼一何則自為解
若古人論字以一橫該東西十縱該南北其包舉
參互不一故有云數立于一而備于十又曰十者
數之具也又曰十于數為小成原未有以一十當

始末者若云聞始見終則一事首尾至于聞一知二則自二以至于九爲數尚多故不如如祗以彼此分之則對待之詞其數已畢大失名義紛時聽塾師訓曰顏淵聞一件知十件子貢聞一件知兩件暢是明白故世說載廣陵徐淑以年小舉孝廉尚書詰之曰昔顏子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以此與十對正見十是多數非終之謂酈衙作顏子碑文有云知微知彰聞一覺十用舍行藏與聖合契以微彰用舍兼言既非一事又何始末至若彼此對待借作副貳如周禮鄉大夫賢能之書內史貳之之類與二不同失名氏書後爲人攘竊梓作已書略見予左季折衷序中今其僞書卷二左季折衷說即是

吾與女弗如也

許汝弗如終不安包注吾與汝俱不如難屬此說然從來只如此陳晦伯作經典稽疑引論衡孔門篇曰吾與汝俱弗如也魏志夏侯淵字妙才曹公下令曰淵虎步關右所向無前仲尼有言吾與爾俱弗如也後漢書曹操祭橋玄文仲尼稱不如顏淵注引論語吾與汝俱不如也皆是

臧文仲居蔡

居蔡與山節藻棁是兩事禮曰國君有守龜又曰家不寶龜故漢食貨志云元龜爲蔡非四民所得居其曰居者猶藏也守也猶言有藏龜有守龜也文仲居龜便是非禮故家語漆雕平對孔子曰臧氏有守龜其名曰蔡正指此事若山節藻棁則是天子宗廟之飾明堂位曰山節藻棁復廟重檐天子之廟飾也文仲以大夫而僭天子之廟飾此又一事故漢貨殖傳序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節藻棁後漢書輿服志禮制之壞諸侯陪臣皆山節藻棁雖皆文仲此事合若禮器又云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棁君子以爲濫矣雜記亦云旅樹而反坫山節而藻棁賢大夫也而難爲上也則以管

仲當時亦僭此禮故屢及之是明明一天子禮制確確鑿鑿毫無虛假乃不知何見註作蓍蔡之室致不學之徒巧爲有說謂龜靜宜山龜潔宜藻貞雅編笑話聞者掩口矣按山藻禮數見之尚書十二章所云山龍藻火者皆有名法飾不是秘事故明堂位云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或藻或火而後漢輿服志有云公自山以下子男自藻以下皆物數限制之斷然者豈註經者而可不解此

山節者謂刻柱頭爲斗拱形如山也藻棁者謂畫梁上短柱爲藻文也故刻山爲節是刻山形以爲

節非刻山形于節上也集註作刻山于節非是
或謂以山藻飾梲方是不知若僭則不仁非不知
矣不知僭生于自昧故曰僭自目即不知蔽生
心不顧禮義非知者事也僭成于誣罔故曰僭罔
罔亦不知矯詐欺誣以無爲有知者不爲也故左
傳文二年夫子譏文仲不知者三其一曰作虛器
註疏指居蔡僭擬之事言謂有其器而無其位即
是居器若謂僭是不仁則文仲三不仁並不及僭
竊一事蓋夫子自言而可悖之
史記褚先生說今高廟中有甌室藏內室即櫝也

又曰甌室西北隅懸之惟室是櫝故可懸掛季氏
竊懸玉璧于櫝中即此
[illegible]朱註禮病者居北牖下若君來視則遷于南
牖下使君得南面視己按北墉見于儀禮及喪大
記但儀禮上居適寢東首于北墉下墉牆也唯喪
大記作北牖而鄭註云一作北墉則本是墉字而
以形近致譌者說文徐註凡室一戶一牖牖在戶
西正南嚮間並無北牖故儀禮室中北牆謂之墉
而郊特牲以社壇北向君祭之必南向于北墉下
亦稱北墉若北牆開牖是社屋之制郊特牲云喪

社北牖謂喪國之社屋其上而開北牖所以絕陽
光而通陰氣陰主則物死是北牖爲死牖而謂病
者居其下謬矣若君來視遷南牖下則遍考諸禮
並無其文惟漢龔勝傳勝稱病篤爲牀室中戶西
南牖下東首加朝服拖紳使者南面立致詔此漢
世故事而後漢包咸引之作鄉黨篇疾君視之東
首加朝服拖紳之註以其事相類而其文又同故
移彼註此而朱註又移以註伯牛是移之又移矣
且此何禮文也若包咸註伯牛又云牛有惡疾不
欲見人故自牖執手此淮南所云伯牛癩者與鄉

黨解又不同
喪大記北牖下鄭註一作北墉而唐孔氏疏齊註
音容冊明是墉字本有墉字可讀容者此亦一驗

論語稽求篇三

蕭山毛奇齡[illegible]稿　[illegible]端文[illegible]校

[illegible]集註按春秋傳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又云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此明下按春秋傳[illegible]錢[illegible]無畏但亡讀春秋又不然其別有一傳[illegible]讀者又有異聞嘗考春秋僖十九[illegible]文之十九年衛人伐邢是時衛大旱卜祀不吉甯莊子勸文公伐邢師興而雨甯莊子者甯

武子之父也及僖廿六年而文公巳卒是年為衛成公元年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蓋洮之盟也然而甯速者公羊作甯遬即莊子名也則是成公初立尚是莊子不是武子至僖廿八年為衛成三年而武子之名始見于傳所謂盟宛濮職窯館者皆在是時至文四年為衛成十二年則然後武子之名一見于經所謂衛使甯俞來聘俞武子名也是終文之世武子未嘗仕衛計其入仕當在成公元年之後三年之前莊子謝事而後武子得襲位蓋周制公族世為大夫必父老而子繼之未有其父儼然以上卿蒞盟而其子執國事者何蒞唐也[illegible]邦無道亦不止成公被執時且以此為愚將啓後世巧避之門夫子意中未必如此左傳文四年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不辭亦不答杜預即以此為愚不可及又晉衛瓘為中書郎時權臣專政雖優游其間無所親踈時為傳咸所推取當時稱為甯武子則愚亦大概在質脊之際浮沉取容或者成公三十六年間武子別有事跡如此等故夫子言之皆未可知若必以成公被執時

言亦或故作顚蒙不與強伯之國君及悻悻之訟臣相抵抗故爲輔衛免路得脫無非質脊所有事故以云若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則是忠果正直臨難不免凡為臣者皆當然而目為愚事巧題以愚當夫子意乎

[illegible]孔安國曰左丘明魯太史也按漢藝文志左氏傳國語皆魯太史左丘明著司馬遷傳孔子因魯史記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事以為之傳又復錄異同為國語而劉向劉歆杜預輩皆言丘明與孔子觀魯史而作春秋歆且曰左丘明好

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穀在七十子後，傳聞
之與親見，其詳略不侔也。其曰好惡與聖人同，則
明指論語左丘明恥之諸句，自唐人啖助、趙匡、陸
德明輩，不知何據，乃因論語所引丘明，為史佚、遲
任之類，左氏集諸國史以釋春秋，謂左氏即其人，
非也。宋程伊川遂謂左丘明古之聞人，而某氏用
之，亦遂分論語左傳為兩人，然實無明據，且未嘗
言作春秋傳者非左丘明也。至明嘉靖間有季
本者作私考一書，引宋儒說，謂左氏立言已雜秦
制，如臘者秦之祭名也，酎者秦之飲名也，庶長者

秦之官名也，而傳語皆及之，類非戰國以前文字，
而謂丘明受經于仲尼，豈不謬哉。又云三傳之得
立學官，公羊最先，穀梁次之，左氏最後。史稱左氏
漢初出于張蒼之家，本無傳者，蓋蒼自秦時為柱
下史，明習天下圖書記籍，又善曆律，而仕漢為淮
南王長相十四年，得非蒼自與其徒掇拾而成之
者乎。當時儒為閒有失名氏書名左季折衷取左
傳與季氏私考而折衷之，有云據史稱張蒼好書
傳，聞遂作曆之學，史遷作別傳，尤備，使蒼為此書，
則史遷同時，未有不聞其事者，胥聽之寔寔反因

左丘明無目作國語乎。且漢武初年，河間獻王好
古書，購求艱難，多至五百餘篇，而左氏春秋在焉，
則左傳之出不後公穀，特以未立學官，致史記儒
林失載，故劉歆移書太常，讓諸博士專欲立左氏
學官，正以左傳非後出也。是以觀武紀則知左傳
與尚書毛詩同入河間之購，觀歆書則知左傳與
逸禮同藏孔壁，是皆蒼及身之事，見蒼自秦時為
御史，主柱下方書，高帝時定章程，文帝時為丞相，
景帝前五年卒，年百有餘歲，則蒼去武帝購書時
祇十年，聞中河間所購，號為古文，必非十年間所

得書籍藏購，且果是蒼作，則其書出世未久，未有
書一出而遂能行于鄒魯梁趙濟南膠東之境，使
諸儒尊信而傳習之，此必無之事也。又按桓帝時
使蔡邕書十三經，刻石立為都門，觀者日車以數
千輛，而左氏在焉，假使當代僞書，誰肯尊之與聖
經同刻如此。至唐開元二十五年，敕舉進上者試
大經，凡曰書，以左傳為大經，一言為一帖。夫既名
之為經，而又曰大，則左傳在唐時已尊過他經，即
有啖氏趙氏之說，亦祇謂作經者與論語所引人
時世不類，或是二人，非謂左傳非經，且非謂左傳

非左丘氏作也若其所舉秦官秦臘以斷其為秦
後之書則人不然秦自非子受國在周孝王朝傳
世十餘君而入春秋然則未有春秋時已先有秦
矣人第知秦孝公時始有不更庶長之號惠王十
二年始有臘名遂謂虞不臘矣秦師敗績獲不更
女父以至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及晉戰于櫟皆
為秦後之書之案則試問秦之稱臘稱不更稱庶
長畢竟創于何公起于何世更制于何年何人之
論與議而茫然無據但以所見之日為始則安知
其所有名不更先于所見者而以是為斷是啖助
始疑于太宰可敗始論譜也且臘即蜡祭見鄭氏

蔡邕諸說即月令記臘雖自不韋然其中所記無
非周制安知虞之不臘在列國不原有是名者而
欲以一字而斷全經何其想乎若其他妄說又謂
左氏即左史古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故經為紀事
傳為記言左是左史不必丘明則又不然漢藝文
志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語昭
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
自古帝王靡不同之而荀悅作申鑒亦云朝有二
史左記言右書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此明明以
尚書春秋分別言事以尚書典謨誥命訓記誡令
春秋單記事實也若傳則事實詞令均有之誰謂
左傳祇記言者此襲漢志語而又誤解之此胡據
亂誣也況左右言動亦大概言之原無一定若玉
藻則又云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玄堤記
言必左史即見志以左右分言事明指丘明為右
史為記事之人如云仲尼以魯周公之國史官有
法故與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曰授弟子退而異
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
作傳則即據定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丘明固有史

也何也丘明據行事論本事非如弟子祇與言也
至崇禎間又有吳繼仕者據左氏季本之說且謂
左傳中記韓魏智伯之事又舉趙襄子之謚自獲
麟至襄子卒已八十年矣若丘明與孔子同時不
應孔子既沒七十有八年之後丘明猶能著書若
此殊不知前人長年者甚多在春秋時尤甚先儒
所以以老彭為箋釋也且人生九十零未為怪事
季氏疑左傳為張蒼作以蒼年長一百餘能記前
事也蒼年可長而左丘年不可長更不可解見張
蒼同時有竇公年一百八十歲何有于左丘年之

凡十零者凡此皆旋轉吹索了無義味不足深辨
適有交舉此而頗惑其說因備及之
齊王籍遊湖爐運詩甚相似當時稱康樂之行王
籍猶仲尼之行丘明
曾論雖讀此以者字斷何焉字屬下句作
何子解言何以不如丘之好學也此亦偶然如是
厚不足三後見監本北史蘇綽爲周文帝作六條
詔引此何亦無焉字及觀他本又不然此不知監
本偶遺抑亦他本增入也然不可考矣

疏施愚山嘗曰是書有三疑而有畢竟不是不
有兩作不有一疑也然謂一有一不有世人重佞
而輕色則于夫子屢嘆未見好德如好色之說自
不符矣二疑也且謂免者謂倖害也故舊注皆以
與免爲害如所云懼不免幾不免者世有幾能朝
謂無何不免則六合之外八荒之內有誰得免者
恐夫子無是說也三疑也先仲氏曰此寓言也言
無希世之資而徒抱美質以游于人鮮有不爲世
害者以佞比阿世美比善直捷明白益美而善
淫人未有不思疾害之者此與懷美質以希世用
正同故曰難免邢氏疏曰宋朝美而淫時世疾之

正此義
人生也直非生理本直也生理本直則罔之
生也爲不通矣此生字只作活字甘生斯世也解
謂人之生于斯世與世相交以直道故也若誣罔
無直道而猶僥倖有人世是倖免耳于曰三代直
道而行直道者生人之事若誣以生爲壽終不橫
夭罔者幸然幸免亦祗免得死耳短長順逆
何足知之
觚不觚觚不觚者戒酗也觚酒器名其可容二升者其
義寡也古量酒以三升爲當五升爲過二升爲寡

而制器者即因之故凡設器命名義各有取若于
願其名當思其義所謂名以實稱也今名雖爲觚
而飲常不寡實則不副何以稱名故曰觚哉觚哉
按禮器有爵散觶角諸酒器名而皆有取義故韓
嬰作詩說有六 一升曰爵爵盡也二升曰觚觚者
少也飲當寡少也 三升曰觶觶適也飲之體適適
然也四升曰角角觸也不能自適但觸罪過也五
升曰散散者訕也飲不知節徒爲人謗訕也若觴
亦五升所以爲飾觥亦五升所以明罰雖同是五
升而觥觴異稱是禮器稱名其必以義起如此今

諸門之家伐當過多雖從時觚亦不寡少故夫子借觚以嘆之若以觚為稜則稜非器名即觚亦無稱稜者如謂觚是竹簡則是竹片供書寫者陸機文賦或操觚以率爾漢書操觚之士皆薄竹方片可操以寫未嘗有稜也若謂學書之牘削木為之其形或六面或八面此即原涉傳之所謂削牘而疏者則六面八面俱不記得但此名牘不名觚若是一句蓋觚非牘名即操觚之觚本是竹頭柧稜之柧本是木旁皆借寫作觚非本字也如以牘為觚以柧觚為觚則夫子方欲正名而先淆此字觚不觚矣至若後世花觚亦有稱花觚者此皆非上古稱名且花觚酒觚並無八面與八角者即其制花文有菡有乳有新有錫皆非稜也花觚俗器稱可以杜撰稱名酒觚古禮器也可杜撰乎

或謂史記有破觚為圜語集注何不引此作據而反以木牘花觚為證宜其繆也不知史記所云指頹俗之世廉隅盡刓一若破方物而為圓物者此如離騷何方圜之能周偭規矩而改錯語同此謂方圜有更變非謂名實有乖反也破方不名方則雖云方不方矣古文語詞有似是而實非者如此

等正須學者考辨之耳

君子博學於文節

博約是兩事文禮是兩物然與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不同何也彼之博約是以文禮博約回文此之博約是以禮約文以約約博也博在文約文又在禮也先教諭嘗曰解經須識字于文于此文也約之即約此文也之者此也以禮則謂用禮來約之以也者用也故後漢范升傳引孔子曰博而約之弗叛矣夫又曰夫學而不約必叛道也以博而約作一句又以博而不約反一句知夫子語意原自如此即從來說書者亦只如此必欲以致知格物竟已復禮對待言之此後儒私意耳豈夫子之旨乎

子見南子

夫子矢之舊多不解孔安國亦以為此是疑又訓作註解矢作誓此必無之理天下原無暗曖之事見聖人所行無不可以告人者又況與門弟子語何所不易面必出于是且矢之訓誓別無考據但盤庚有出矢言何是直言非誓言也舊欒肇作論語駁謂否是否屈言我之所以屈體如是者以天之厭絕我也但否無否屈之解且矢字亦無義

子義引蔡謨曰矢陳也夫子爲子路陳天命乃此
即詩矢歌不傳矢爲之訓祇陳者下告上之詞如
皋陶陳謨離騷叩重華陳詞皆鋪張言之謂之矢
告見南子何事夫子與弟子言何等爲用此告體
且先儒記者鄭重記一何大不合
按釋名云矢指也說文云否者不也當其時夫子
以手指天而自誓故不見哉不則天將厭我矣言
南子方得天也故史記世家記此事于夫子矢之
下直曰予所不者竟以否字作不字不必訓詁後
不者不見也此詞與項羽傳不者若屬將爲所

虜正同是明明自文並無拘曲千古疑義皆可豁
然（所若也左傳所不與舅氏史記所不與子犯其皆作若解倘以此爲誓正以所字相似耳）
宋孫奕示兒編謂南子是南蒯蒯欲張公室以叛
季氏此與夫子欲赴佛肸同意而子路不悅故矢
之此仍是以矢爲誓惟恐見涅失而作矢誓涉嫌
疑也乃欲避南子一名而致稱南蒯爲子聖門記
者何便至此
默識一節 集注謂謙言無有何有此則事公卿
節亦謂謙言無有大然而成之存乎德行見勉繫
辭傳然亦非與人之事若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
可謂云爾已矣見子嘗稱我學不厭而教不倦見
孟子此正夫子所自任者以自任者而忽謙之理
言有倫不至謙悖至酒困數事此謂之又謂者以
此作謙則過卑近謂過貶類非大無理矣故近人
有以何有訓不難者如子言於從政乎何有能以
禮讓爲國乎何有而子於從政乎何有類但可謂
云爾處子所說學不厭教不倦爲子貢說皆答
詞也今說而忽自誇一番曰此皆不難則驕言
伐德又無是理按鄭康成有云何有于我言無是
行于我我獨有之此解又難解大凡何有作無有
解言觀者無有所云於從政乎何有類是也此
何有于我則又若當有言故云誰則有于我言不
爲我所有故康成急着我獨有之何言此我當自
有也改之何有以何訓無此之何有以何訓誰也
此非謙詞實勉詞也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二節 皆見檀弓一曰食於喪者之側未
嘗飽也一曰哭於人是日不樂皆與論語文同雖
不言夫子名但禮經用于七十子之徒多引夫
子事此即以夫子之事爲禮者特不樂樂字即作
樂之樂與歌字同不作洛字若云餘哀未忘則音

洛矣然餘哀未忘猶是語不哭之由固是無礙奚
小註引新安陳氏謂是日歌或過當哭哀不能已
其是日哭縱或遇歌終可以已也此則本檀弓文
而歌字與樂字竟分見者然詞滯矣併用歌則不
哭固非是然曰歌可哭哭不可歌則又不然哀樂
固是情無可偏就儀用樂之後偶奉假命則宴饗
贈答固亦非哭可謝者且子但哭不歌耳何嘗云
哭不可歌耶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又初晴稿
何垣少□ 麥□□□校

論語稽求篇四

□□□知肉味 三月程子謂音字之誤也大全小註不知此本唐韓退之說而程子遵之蓋唐人論語多異字如宰予晝寢置其杖而芸類若此字則史記明云聞韶音學之三月是音與三月各用爲得形誤

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 集註引劉元城說謂加是假字五十是卒字以一字誤分兩字者按加我數年見史記假作借解與加通義然其下文未嘗有字以學易何也何平叔謂夫子五十知天命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以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恰是五十正義謂加數年乃至五十指四十七時乾鑿度謂五十正人子受爵之年此皆過鑿無理若朱子據史記孔子八十八贊易漢儒林傳孔子晚年好易謂必非五十則不知好易皆易非學易時也幼習六藝便嘗學易何見五十五十先學易而七十復好易贊易未爲不可不然夫子序書刪詩定禮皆在六十八時謂前此五十詩書禮樂未嘗學可乎

或謂五十字可疑者三一謂夫子贊易據史當在六十以後五十不合一謂五十非桑榆之歲何必曰加我日借我一謂學易無時候不當指定五十據前所云則學易贊易是兩時事其年分不同也略可見矣若後二說則可疑者自在也曰人多不讀書耳按六藝之名自昔有之不始夫子故劉氏七略中有六藝略即古六經也六經以禮樂詩書春秋爲五學而易則總該六藝之首無時不學故漢儒以易比天地五經比五行藝文志所云易與天地爲終始五學猶五行之更迭用事是也但古之學者自十五入大學後三年而通一藝三五十五年至三十而五經已立五經立則五學已具嗣此可以仕矣故四十五十爲強仕服官之時非爲學時也夫子二十五即游仕齊務間五十而爲中都宰未至五十則游仕之餘猶思學易所謂易則無時不學者益思借此入官之年爲窮經之年故曰假日借日五十此鑿鑿不可易者若六十以後則夫子是時將五學六藝俱自爲刪定繼往聖以開來哲何止于學古者五十以後不復親學故養老之禮以五十始

如五十養鄉六十養國五十異粻六十宿肉五十杖家六十杖鄉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是四十五十未親學與養老一大界限故曰四十五十游無間隔所亦不是提也已益五十以前尚可學五十以後無復學理所謂六十不親學明明指定也孔子六十二始刪書定禮樂作十翼而陋儒又謂七十始學易者不學人所云從所受于解經者耶內則言十三學樂誦詩十五以上學射御二十以上學禮博學不教三十猶博學無方至四十而仕矣故曰四十始仕五十命爲大夫服官政七十致事此爲學與入仕之次第也故學以五十爲斷至五十而老至不學矣故曰養老之禮自五十始[illegible]然則劉元城所言果無據乎曰何據宋人好作僞好改古文初時人亦以爲非無何而同時之人即引作據如鄭樵刪爲頁初以爲不然而旋援以解汪漢阮逸造關朗易傳明知僞作而與據之證河

圖洛書此宋人習氣最可笑者盧荷亭嘗云五十
為李自漢至宋註論語者非一至劉聘君始為此
言則前此諸儒必依文詮解明矣乃以數千年依
文詮解之書而屈而就之一時一人之言而至今
相安帖不為怪何也曰習熟也何使為集註者本
依文詮解而今有人為改曰五十為李則人不共
而疑之也予此言是然
先仲氏與三曰魯魚亥豕必其字形俱相類者故
曰形近後漢李與五十不近也案說文五者午也
从二从乂謂陰陽交午于二大間也李者隸人給

論語稽求篇　四

事名也古以染衣題識故从衣从十謂衣所有與
色也則試以今文觀之五字與衣字相近乎否乎
即因而觀古文又與衾相近乎否乎此亦宋後版
儒習見草書有卒字者以卒字合九十為文九
言近耳故以六則自今讀及兩漢又有草書古經
可藏之壁而傳之人者此又一艾子也
子所雅言作常言解無據詩書禮為六藝之三凡
學人入學皆言之何待夫子曰常言又曰常言耶
孔安國曰雅言正言也正言者謂端其音聲審其
句讀莊重而出之與恆俗迥別謂之莊語亦謂之

雅語詩書因如是即所執之禮文亦如居喪祭
遺雅歌十式雅行袁熬雅步何武傳雅拜一類鄭
康成謂誦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後義全故不
可有所避諱此芬學雅言中字音一節耳若孔氏
所云正言不出于是又正義謂樂也三者則六藝
可知與又轉推之言
文莫何晏曰莫無也文無者猶今言文不也則
意文莫二字是當時成語然不得其解即邢氏疏
義亦但以無文解之曰吾之無文與人同而已矣
仍不明白為何等語及觀晉書欒肇作論語駁有

論語稽求篇　五

云燕齊之間謂勉強曰文莫則明明有文莫二字
為成語實証又陳騤維識六方言侔莫強也凡勞
而相勉若所云努力者楝曰侔莫則文莫文無文
不侔莫總屬成語亦總屬勉強之意故曰文莫則
吾亦猶人猶言僶亦努力但勉強無當以視躬行
之君子則雖欲得之而猶未耳此專言行不言文
其註謂無文集註謂有文皆非也或曰莫無也作
得毋解則仍迷文直義矣雖詩無以下體亦有作
得毋解者然莫與無則又轉一音耳
[illegible]言任人致自[illegible]所謂無為而

治是也若謂覥之若無有則是老氏無爲之學非舉治矣修袞鼓琴可藐覥天下可藐覥耶漢王莽傳太后詔曰選忠賢立四輔羣下勸職孔子曰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皆劉寔作崇讓論有云舜禹有天下不與謂賢人讓於朝小人不爭於野以賢才化無事至道興矣已仰其成何與之有王充論衡云經云上帝引逸謂虞舜也舜承安繼治任賢使能恭己無爲而天下治故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是漢後儒者皆如此說且此直指任賢使能爲無爲而治之本正可破王何西晉老氏虛無之學觀者審之

大哉孔子節 博學而無所成名非謂其無名也鄭康成謂此鄉之人美孔子博學不成一名故夫子以謙承之所謂不成一名者不是無名言非一技之可名也故正義曰言不以一名止也惟不以一名止則欲執一名無如射御故夫子謙言執御其說自明自後儒誤認無成名爲無名脫一成字雖亦有不成一藝之名者而論辨不清遂疑博學是美無名是譏其于大哉一類俱抹却矣南史王僧虔爲家元帝作勸進表有云博學則大哉無所成名博學御大大御無所成名上下一貫全無委屈六藝疏儒者其說經則斯類如此

大宰問子貢節 太宰是吳太宰註曰或吳或宋未可知也則不然史記哀三年孔子過宋遭桓魋之難是時焉得有太宰往來之事惟吳太宰則哀六年公會吳于鄫與子貢語十二年公會吳于橐皋與子貢語其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與子貢語則爲吳太宰嚭公然可知或曰哀六年吳伐陳陳亦有太宰嚭與大宰問各見檀弓是年夫子正在陳而子貢隨之所謂從我陳蔡是也則或此是陳太宰亦未可知第吳太宰名嚭而檀弓陳太宰亦名嚭似乎此中有誤者若後此哀公如越季孫因太宰嚭而納賂則越亦有太宰嚭且夠是此人但此時子貢不往則此太宰應在吳不在越又公然可知

苗而不秀 苗是草之始生者不專指穀說文草生曰苗是也此并不指草專以始生作苗字解與秀實一類劉路曰論語苗而不秀苗謂早夭秀謂成長其以苗爲早夭者以止于苗也范史作章八王傳贊曰振振子孫或秀或苗揚子法言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則以育爲始

生前較始生又後節此或不必然然總是生成節矣不是草名

唐棣之華按唐棣二節舊本與可與共學節合作一章其又加子曰者所以別詩文也但其義則兩下不按頗費理解惟何不以謂偏反喻權言行權似反而實出于正說頗近理然語尚未達乎嘗疏之云夫可立而未可權者以未能反經也彼唐棣偏反有似行權然而思偏反而不歸見者慮室遠也思行權而終不行者慮其與道遠也不知無慮也夫思者當思其反反是不思所以爲遠能思其反何遠之有蓋行權即所以自正而反經正所以合道權也于正非權不可正也嘗讀王祥傳知祥以漢魏遺老身爲三公而卒預晉禪心嘗愧恨雖不奉朝請不立殿陛而終不自安故于臨殁時遺言囑後使不浴濯不含斂不沐棺椁不起墳塋家人不送喪祥禪不饗祀雖不用古法而反經行權則合于道故既以孝弟信讓通囑之而終之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正取唐棣是篇以反作正之一証也漢尚經學即休徵篤德不以學見然猶能引經酌古一準師說如此今人德不及休徵而言學

論語　子罕篇　八

則肉務自用動失古意蓋亦取是文一可思之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此正本夫子偏[illegible][illegible]之意且亦非漢後私說在前已有之公羊傳曰權者何權者反乎經者也反于經然後有善也反經之語實始于此其後相習成說者爲師傳終皆本夫子是語如後漢周章傳云孔子稱可與立未可與權權也者反經者也北周宇文選論云孔子云可與適道未可與權夫道者率禮之謂也權者反經之謂也六季儒說相仍不改惟唐陸贄論替換李楚琳狀有云權之爲義取類權衡衡者稱也權者錘也故權在于衡則物之多少可準權施于事則義之輕重不差若以反道爲權以任數爲智歷代之所以多喪亂而長姦邪由此誤也此不過一時一人有爲之言而宋人一聞其說便奉遵之遂謂權即是經反經即非權據贄本論以權衡立義亦正是相反之物衡者平也錘者垂重之器也然不垂重則衡不得不衡者正也錘者偏倚之物也然不偏倚則衡不得正謂垂重偏倚所以求平正則可也謂錘即不正非垂重偏倚之物則不可也若謂權即是經是錘即衡矣故淮南子曰溺則捽

論語　子罕篇　九

父厭則名君勢不得不然也此權之所設也故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夫惟以拌父名君爲非常之事故惟于溺與厭時一僨施之而使如宋儒者出口拌父即常不是反常名君即經不是反經則將不溺不厭而父可常拌君亦可常名也而可乎哉

毛詩不思其反反是不思賜岡蠛邪詩反是不思維摩反癸皆本之思也之証若相反之思則正得潛夫論有六大長短大小清濁疾徐必相應也然攻玉以石洗金以鹽濯錦以魚浣布以灰夫物固有以賤理貴以醜化好者矣智者棄短而取長則才可致賢者激濁以見清則士可用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正以貴賤好醜長短清濁相反而實相成處見思反之意

論語 卷末篇 十

集証 謂五穀不成果實未熟食之傷人夫世無稻黍李柿不成熟而可食之理雖非聖人亦不能食生穀啖厥菓也若漢名信臣傳云不時之物有傷于人不宜以奉供養後漢鄧皇后詔引論語不時不食謂穿掘萠芽鬱蒸強熟味無所至而夭折生長此單指蔬蔬之類如冬月生瓜方春爲麥今方人皆飫之誰無五穀菓實可令熟然者且強其自熟亦非不熟也言謂此節以經解經當知禮運曰飲食必時指春秋冬夏之節仲尼燕居曰味得其時謂春秋朝覲各得其宜之物故舊註以朝夕日中爲三時而以其說證之則如內則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類又如食齊視春時羹齊視夏時醬齊視秋時飲齊視冬時類又如春宜羔豚膳膏薌夏宜腒鱐膳膏臊秋宜犢麛膳膏腥冬宜鮮羽膳膏羶類又如膾春用葱秋用芥豚春用韭秋用蓼類此爲正解蓋飲食之節原是禮經以禮解禮以經解經庶幾無誤若謂上文魚餒肉敗皆傷人一類不成不熟以類相從則下文割不正亦傷人耶

論語 卷末篇 十一

三 補校 長寢衣者寢時所衣即被也孔安國曰寢衣今之被也說文曰被寢衣名則是寢衣即被彼此互見乃雅一衣字而妄謂祭時所衣誤矣聞考禮及列代禮志祭服並無寢衣一名且其製不典無可考據古禮衣長毋被土且連裳爲之續衽而鉤邊今不知有裳與否乃以身半之衣繚及足下既不能衣之就寢然寢後又不可衣于是強解

事者謂長祇半身是半截之衣如褻衣然不如古經有字俱作又字如泰誓十有三年伊訓十有二月類長身有半必長身而又半之非裁及半而止者此不學人所言杜撰之中又杜撰不足道也

然則誰無寢衣曰必有何也曰必有寢衣之長一身而又半者寢衣所同長身而過半則予所獨也此猶上文褻裘長短右袂褻裘所同褻裘而短其右袂則予所獨也短袂適用長被適體一短一長皆爲興事故兩節連記之今誤解寢衣反以爲前後不接竟欲移此節于齋必有明衣布之下且

云明衣變食以類相從褻裘狐貉亦以類相從則夫褻裘褻服何以不類從羔裘玄冠緇衣羔裘又何以不類從耶

或曰既是衣字必有衣形則大不然古衣字即是依字康誥紹聞衣德言即是依德言緊訓古之彝者尸衣之以帡仰是依之以新不觀說文釋衣字乎衣者依也象覆二人之形夫世有一衣而可覆二人者乎一衣覆二人非依乎然則衣被何以分曰衣者晝之依被者夜之衣也惟晝依專稱衣故夜之所衣必加寢字以別之此則釋名之顯然者

疾君視之節

疾君視之東首集註東首以受生氣[illegible]鄭註而誤者按玉藻君子之居恒當戶寢恒東首是平時臥寢無不東首者惟大禮易衽如作禮御衽于奥則北趾而南首是也老者更臥如曲禮少事長上請衽何趾內則子婦事舅姑亦請衽何趾是也若君來視疾則論語與儀禮及喪大記皆云寢東首其不問遷與否皆必令東首者以室制尊西右傳入室西南在奧與屋漏之間負西南向東故當東首以示面君之意並其受生氣也疾在不時當受生氣曾面君而受生氣乎

加朝服拖紳喪大記云徹褻衣加新衣注徹去褻衣而加新朝服于其上正指君來視疾一節則是禮固有之故鄉黨雖記夫子禮儀而通禮亦然如曲禮立不中門不踐閾車上不妄指侈絡縮不入公門檀弓羔裘玄冠夫子不以弔朋友死於我乎殯玉藻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瓜祭上環君賜之食命祭然後祭先飯辨羞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凡帶必有佩玉惟喪否執龜玉舉前曳踵蹜蹜如也郊特牲鄉人裼孔子朝服立于阼士喪禮寢東首于北墉下類

蔬食菜羹瓜祭　孔注曰三物雖薄祭之必敬疏曰祭謂祭
先也卽先世爲飲食者按玉藻曰唯水漿不祭以
其太薄也又曰瓜祭上環以其切處也觀此則瓜
祭二字是以瓜爲祭本薄祭之有名者故與疏食
菜羹連言之若云雖疏食菜羹與瓜之祭謂皆薄
祭耳孔注三物則疏食菜羹不止二物何爲非是
若改瓜作必則并此兩經並見之禮祭而盡廢之
矣解經者豈宜有此

朱注所引陸氏卽陸德明也德明作釋文極其瑕
閒如此必字謂出魯論則何氏集說正魯論非齊
論也何況較魯論纂集衆說並是瓜字而陸氏唐
人乃忽作是說豈非大謬按衛史顧憲之終制引
魯論云雖菜羹瓜祭必齊如者不貴誠敬豈求備
物哉所引魯論亦不見必字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字僧彌又初晴稿
易卧擬字何峩炎卓人校

論語稽求篇五

德行節　史記弟子列傳孔子受業身通者七十二人皆異
能之士下卽接德行顏淵至子游子夏三十字則
此一節本統記七十二人中之最異能者非從陳
蔡人也從陳蔡一時無由爲得奇才異能皆與其
間可以分門列部如此此見此時伯牛閔騫雍俱不
可考卽冉求一人明明于哀公三年爲季康子所
召又三年而後及陳蔡之難其時冉求正仕魯至
哀公十一年尚爲季氏帥師戰清見于左傳則此
一人顯然不從陳蔡者故康成以爲此節與前節
不連爲一章而皇氏亦云各爲一章所爲皇氏者
附刻之閩江有傳古學者有劉衎賀瑒崔靈恩皇
甫侃等唐儒引經多稱皇氏此其言必有據者若
云曾參有若何以不及則此節所記未審爲夫子
口語與弟子作記經實闕疑不必鑿鑿也

傳木德行上有子曰二字史記冉伯牛傳亦云孔
子稱之爲德行

桓寬鹽鐵論云七十子有名列于孔子之門皆諸
侯卿相之才可南面者數人政事冉有季路言語
宰我子貢亦以此所稱七十子有名之人不獨閔

蔡時言

子騫閔損字夫子以不宜以字呼弟子故近
說皆家有謂孝哉閔子騫一句正是人言而夫子
述之謂孝哉一言人與其父母昆弟俱無閒然初
閒之甚以爲當日呼字亦有謂但人不閒言謂是
父母兄弟稱其孝友而人無異詞此係朱註新說
從來不如此以朱子新說而又襲之解首句呼字

之意則新之又新反于聖經嘉嘆門弟子大旨涉
于佻巧恐未必然按不閒何有二說後漢陳羣係
陳仲弓之孫其釋此有云閔子行孝動靜盡善人
于其父母昆弟閒所言無可非閒此言閔子言善
人自服之此一說也又范升九歲能通論語其奏
記王莽有曰升聞子以人不閒於其父母兄弟爲
孝臣以下不非其君上爲忠劉昭註此謂閔子行
孝父母昆弟皆化之故人無閒言此又一說也據
韓詩外傳稱閔子後母會虐視閔子父欲出母而
閔子留之冀于父母昆弟閒不無可議故舊解如

此陳氏數世孝友范升一代儒術其兩說雖不盡
同然俱有義理不緣只一言字亦知其所言何事
而口無異詞是必加以稱其孝友四字則又添出
矣從來人無閒言皆作非閒解無作閒異解者善
無異詞惑亦可曰無異詞是必上文先有善惡之
意而後可以無異承之若云言無閒則假如爾無
閒然可曰無異然乎今人熟于朱註急難理者試
平心探討未有不呀然驚服然逆者此不可行先
見存也故細細集注或庶如俗說以孝哉何歸
之人言則下無異詞不必添出特佻巧耳

吾從大夫之不可徒行 孔氏謂孔子時爲大夫言從大夫後
不可徒行謙辭而正義謂孔子五十六爲司寇顏
淵之卒孔子年六十一是時已去位杜預所謂嘗
爲大夫而去故言後是也孔氏注時爲大夫不知
所據獨先仲氏謂從大夫後與爲大夫後不同不
問在位不在位卽陳恒弒君孫子曰以吾從大夫
之後明明在哀公十四年夫子去位之後亦不是
爲大夫後蓋從者隨也與爲字迥別隨大夫解作
做大夫謬矣此因夫子謙德不欲明言爲大夫故
只曾隨大夫後大夫有車則前乘車後徒行不可

此與陳恆當日曾隨大夫後不敢不告義見一卷
不然哀公三子豈不知孔子是大夫必曰吾曾從大
夫耶

顏淵死時在孔子去位之後此不必言但伯魚之
死亦有言在顏淵後者據史記顏淵少孔子三十
歲年二十九髮盡白早死家語亦云顏淵少孔
子三十歲二十九歲而髮白三十一歲早死[illegible]
[illegible]據史記則三
十加二十九在夫子當五十九歲據家語則三十

加三十一在夫子當六十一歲夫子五十六爲司
寇行攝相事是年即去位則五十九與六十一總
在夫子去位之後所云不必言者此也獨是伯魚
之死據史記當在夫子七十歲時距顏淵之死已
九年所矣與論語所記鯉死在前不合予嘗參校
諸書知其間原有誤者顏淵之死斷不在夫子六
十一時何也夫子五十六仕魯在定公十四年然
仕魯大魯亦總在一年之間自此適衛適陳凡兩
往返而復至于衛實爲哀公之三年是年夫子已
六十矣明年自陳適蔡爲六十一又明年自蔡還

葉爲六十二又明年去葉返蔡爲六十三
年當陳蔡之厄爾時子路慍見子貢色作匪兕之
歌獨顏淵能解之則是夫子六十三時顏子依然
在也即自是以後自楚返衛自衛返魯凡論語所
記顏子言行可與世家參考者則多在夫子六十
以後七十以前設有其人已死而尚見行事且載
其語言者嘗考顏淵之死公羊傳及史記世家所
載年月則實在哀公十四年春狩獲麟之際夫子
是時已泣麟矣而顏淵子路同時俱死因連呼喪
予祝予而有道窮之嘆則是顏淵之死在夫子七

十一歲非六十一歲在哀公十四年非四年其間
舛錯所爭雖確以十年爲斷則必孔子列傳所云
少孔子三十歲者原是四十之誤而史記一傳寫
家語又一傳寫遂不能辨向使改三爲四則顏淵
前後蹤跡俱無所誤而以此考伯魚之死則剛在
淵死之前按家語夫子年十九娶宋之上官氏又
一年而生伯魚則伯魚之生在夫子已二十歲矣
史記云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以二十加五十正
當夫子七十歲爲哀公之十三年是魚死在七十
歲淵死在七十一歲先後相距雖僅一年鯉死之

論引痛正切如此則論語可讀史記索隱諸書皆
據孔氏不必誤下亦不必疑矣若闕里志載孔子
六十九歲伯魚卒時哀公十二年則考究不精誤
延一年而明儒薛應旂作甲子會記載戊午年孔
子六十九歲伯魚卒顏回卒與欲記魚死在回前
而無所考証妄為刪截且將闕里志并孔子年譜
一是如此又何足記也
數至空匱曰窮當時不容曰阨容者窮也詩齊風序
不宜空我師作不宜窮我師解古貧窮本二義而
時俗通稱即呼貧為窮此正本空字而兼其義者

論語稽求篇 卷五　六

蓋家有餘貯身有缺乏歟也亦貧也生計無去路
窮也家默無日廢生計有時絕故曰屢空後漢賈
逵傳帝謂馬防曰賈逵母病此子無人事於外屢
空將從孤竹之子于首陽山矣觀其用屢空二字
而加無人事于外一句正窮之之義[illegible]
[illegible]馬融以約身為克己從來說如此惟劉炫曰
克者勝也己者身也有勝己之私也此本楊子雲
勝己之私之謂克語然亦謂勝己之私必于己字
下添之私二字本背謂己即私也集註以己為身
之私欲亦不純以己証私而承其弊者渊門己私
致字書註己作私引論語克己為証則誣甚矣漢
論字義無此即以論語訂人無二己更有為仁由
己己字在下而一作身解一作私解其可通乎且
克己亦不必是勝己私也夫子是語本引成語春
秋昭十二年楚靈王聞祈招之詩不能自克以及
於難夫子聞之嘆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楚
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于乾谿據此則克己復禮
本屬成語夫子一引之以嘆楚靈一引之以告顏
子此間無解而在左傳則明有不能自克作克己

論語稽求篇 卷五　七

對解克者約也抑也己者自也何嘗有己身私欲
重煩戰勝之說故春秋莊八年書師還杜預以為
善公克己復禮而後漢元和五年平望侯劉毅上
書云克己引愆顯揚側陋謂能抑己以用人即北
史稱為元輿卑身克己人無恨者唐韓愈與馮宿
書故至此以來克己自下直作卑身作自下解若
後漢陳仲弓海盜曰觀君狀貌不似惡人宜深尅
己反善別以克字作尅字正以捂尅損削皆深自
貶抑之義故云則是約己自尅不必戰勝足可添
私字也

[illegible]歸仁卽衎仁與上何爲仁爲字同者[illegible]
速而至大則嫌于歸來矣穀記哀公問行乎也者
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則百姓之歸亦祇
足名謂之義此與諸于穀梁字者[illegible]

[illegible]

徹與助無別皆什一法其改名徹者以其通貢
助而言也宋注通力合作計畝均分八字不知出
自何書公然誤經以行世猶且自爲疏曰徹則八

家通力合作九百畝田收則計畝均分公取其一
私取其八又曰耕則通力而耕收則各得其畝未
可知也此等說皆可怪之極按春秋宣十五年傳
云穀出不過藉所云藉者正是助法杜預所謂借
民力以耕公田穀梁所出不踰此數故曰不過此
正孟子所云助者藉也之藉則徹仍是助故當時
亦卽以藉名徹卽公羊穀梁亦俱曰什一而藉並
無他義若其名徹之意則後漢陸康傳曰徹者通
也言其法度可通萬世而行也故何注引鄭康成
說亦只云徹通也爲天下之通法惟周禮匠人注

引孟子滿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謂
內用夏之貢法邦國用殷之助法又云合郊內郊
外而通其率爲十取其一則徹之爲通亦只是通
貢助通內外與通行天下諸通字立義已耳若通
力計畝則公私內外皆可不立夫畝終同皆可不
設但通九百畝作一區而治之收之可已孟子所
云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
田何居當孟子所言皆商制與且穀梁傳云古者
什一藉而不稅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
則非民所云非者謂責而罪之夫惟公自公私自

私不通耕作故公稼不善得以罪民私稼不善得
以罪吏若通力合作則公私無別旣無稼善不稼
善之殊而計畝而分又安見公仍還公須罪民私
仍還私須罪吏乎且漢後儒說或涉影響若春秋
左氏公穀與孟子則皆周人見孟子卽經也孟子
云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又云上農
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
食五人亦惟耕力有不齊收穫有差等故以云使
通力計畝則耕時何不足收時何不給合作則夫
無上下均分則食無多寡矣此與礙理之甚者若

此等雖非杜撰亦不可也趙岐註孟子云民耕五十畝者貢上五畝曰貢耕七十畝者以七畝作助公家之耕曰助耕百畝者徹通十畝以爲賦曰徹斯貢助徹但異名而實則孔此與春秋傳孟子及諸儒之說又不同

樊遲至未達 先教諭曰樊遲未達未達知也謂知當不止知人也舉直錯枉能使枉直知太若是其大也毋易視也遲向子夏述其語仍疑知也謂知必不止舉錯也富哉言乎富者廣也大也仍曰舉錯如是其大也毋易視也蓋遲本仁知並問而未達以後則專問知故曰鄉也吾見于夫子而問知從無知可妨仁仁足全知之說學問多對待總不相妨愛

不必疑惡舉不必疑錯原未嘗于仁知各見處設調停也若謂不仁者遠便是說仁毋論行文偶及不宜錯認九經親親非親親爲大之親而即以兩賢論一則未達者妨仁也忽并已所未達者而亦忘之耶單曰問知一則所問者問知也如鬼如神便能知問知之外必不止問知而當復有仁一過于寡頑一過于神靈一則忘已在一則識未來恐二賢生質其偏未至如是

先之勞之 先之先民也勞則勞誰乎先仲氏曰經凡之字俱有所指孔安國解此謂先導民以德使民信之然後從而勞之則兩之字俱屬民解且此是聖門習語如夫子贊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是也若無倦另是一意先勞是不迫于始無倦是不懈于終一不鋭往一不倦歸一不苛于民一不恕于己更不必兩作精合說亦甚妥但孔氏于無倦節則又屬先勞解謂行此上事無倦則可且諸解亦多如此如晉武帝泰始四年下耕藉詔有云先之勞之在于不倦可驗

必也正名乎 不父其父而禰其祖不知何據竊謂其事可

疑有未易遽論定者按春秋定十四年爲衞靈之三十九年衞世子蒯聵得罪南子出奔宋至哀公二年爲衞靈四十二年衞靈將卒兩命立子郢子郢兩辭之及卒而夫人南子仍以公命立子郢郢曰有亡人之子輒在因立輒乃輒甫立而晉即納蒯聵于戚戚者衞地而衞人拒之是時夫子適返衞其子弟如子路子貢高柴輩又適俱仕衞衞侯欲得子爲政故有此問然考其時晉納蒯聵在衞靈告卒之後尚未告葬即或夫子至衞時在告葬後然春秋列國例皆葬卒並無背告附告祔及作

主入廟諸文其禰靈與否非所預聞如謂既遷之
後卒哭作主必將遷靈于禰廟而奉祀之故不父
職而禰祖則卒哭作主但祔祖廟必三年吉禘祧
高別寢然後遷新主于禰此時之禰猶是靈公所
祀之襄公也在靈無禰名其不必正名固也且夫
不父其父者非謂其繼祖而易以名也從來祖孫
傳重不礙稱名成湯既崩太丁與弟皆未立而死
則太甲以孫而爲湯後然不爲無父周平王太子
洩父早死則桓王嗣立越洩父而作平王之後然
不爲不子故鄭康成註儀禮有受國于曾祖者謂

論語稽求篇　五　　十二

君之子早死或有故不立則孫受國于祖者兩世
有故不立即受國曾祖是以國君傳重有稱爲父
後者有稱爲祖後者有稱爲曾祖後者夫既稱爲
後則必越祖父而直繼之誰謂祖孫相繼便爲非
分蓋天下有一定之名祖孫父子是也有不定之
名而仍一定者高曾祖禰是也嘗考周制生倫有
世次國語所謂工史書世者謂書其世系而次第
之祖不得稱父孫不得稱子此定名也而至于宗
廟之禮則有廟次國語所謂宗祝書昭穆者則以
天子諸侯立高曾祖禰四親廟所云顯考皇考王

考以及考者大抵祖禰四親先有其名以立廟而
廟名一定則又隨後君之入而隨于以名假如入
考廟而爲卑者則卑亦名禰稱傳嗣閒即禰閒祖
兄禰弟勿顧也入考廟而爲尊者則尊亦名禰桓
王嗣平即禰下雖越太子洩父勿忌也然且出此
名顧（名作名孰多）反此名逆（[illegible]）論乎此即名
叛（[illegible]）此豈人之無良忘尊親而廢禮教哉以
爲廟有定名雖欲正之以世次之名而有不可者
乃以不定之名毀之以一定之實而名仍有定世
信以爲孫既禰祖即稱祖爲父也哉太甲莫殯石

論語稽求篇　五　　十三

即位以禰成湯然書稱祇見厥祖其爲祖名如故
也桓王禘平王于廟東遷其禰而詩稱桓王之妹
爲平王之孫其爲孫之名未嘗亡也是以左傳靈
公謂公子郢曰余無子是靈不以蒯聵爲子也然
而國語稱納蒯聵時聵禱于軍中曰文祖襄公昭
考靈公則蒯聵未嘗不父靈也然且哀十六年聵
由返國即告于周曰蒯聵得罪于君父君母則不
特父靈且并南子亦母之若聵之子輒則渾良夫
謂聵曰疾與亡君皆君之子也是子輒也輒之父
聵則稽闕之難衆將出奔時蒯聵已死拳彌勸輒

曰不見先君乎見父躋也然且哀十六年閔躋入繼而旋見弒于巳氏在殷師子起兩繼袞立夫然後毅復返國謚躋非公奉躋于禰廟而祇事之越七八年乃又復出奔而客死于越是懷因嘗禰父者其前此禰祖以父未立也父未立則父也非禰也名有然也後之禰父以殷與起未成君而父成君也父成君則君也禰也而實考也考爲祖禰父若尚考名有祭也故恤之得罪在推父不在禰祖而人之罪之當責實不當正名有正名之說起世遂有以祖禰爲可易者先禰而後祖躋僖而降閔見春秋毛氏傳

論語王稱本篇

漸有擬未立之君而入太廟如明世之祀興獻稱睿宗者世宗以父興獻王入廟加號見明大禮議此不可不察也正名之說起世遂有以父子之名爲可易者襄仲之子繼襄仲之長子而稱兄爲父稱父爲祖[illegible]致宋濮王明興獻若詩改皇考之稱而稱皇叔父以至大禮決裂于載長夜者[illegible]此不可不察也

然則正名何居傳註引馬融曰正名者正百事之名也考祭法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而漢藝

文志謂名家者流蓋出于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凡辨名所在不可苟爲鄧析且從來有名家書如鄧析尹文子公孫龍毛公諸稱尹文子與宋鈃游齊稷下毛公公孫龍同游于趙平原君家俱以堅白同異辨名義爲辭此則名家之說之所由著也若漢後儒者猶尚名說曰名物曰名義曰名象而漢尋失真至晉時魯勝註墨辨一書深論名理謂名者所以別同異明是非道義之門政化之準繩也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則事不成墨子著辨經以立名本而荀卿

論語正名篇

莊周輩皆非之然終不能易其論也其序尚存晉史約四五百言極言隱顯虛實同異眞似之辨毫釐纖悉皆有分剖其文甚著則是稱名之名祗是一節而百凡事爲無非是名如禮人名不以國以國則廢名是名不可言王莽傳云臨有兄而稱太子其名不正宣尼公曰名不正則言不順此稱名之名也若百事之名熊氏謂曾子有母之喪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是過禮也雖名爲孝而不可明言以爲法故禮不與後漢薛宣子況爲博士所毀而廷尉與御史中丞議罪不確有云孔子云必也

正名名不正則刑罰不中此則專名之見乎
與刑罰者見春秋以義正名凡列國興師加討法
服叛取奪侵襲之事皆須有名故宣二年春師伐
皆報其無名之侵僖四年齊使蔡伐楚當時稱其
有名而稱乃吳使陳夫差指行人儀曰師必有名
人之稱斯師也其罰之何是兵戎大事其關于正
名者尤急意者夫子返衛則適當衛人拒輒彼此
搆兵之際而案以春秋大法正名定義謂之拒父
不謂之拒父此四考辨所最急者故曰正名者名
不正以下則又汎言百事之名以折之蓋拒父一

事弟使隱惜不可名言耳
或謂拒父與師其不正之名顯然在人有何疑議
而猶待為之正之不知此時拒父實有名言之未
易定者當哀之二年出公既立而是年是月晉即
以趙鞅率師納蒯聵于戚衛人以為蒯聵不子既
得罪先君而又乘先君未葬與師入逐義不可納
故當然拒之而春秋書法亦復以為輒不當私順
親心納父不拒蓋古有孫從祖之文且廟制明白
為明穆自為穆不當從父命而廢王父之命故穀
梁于蒯聵納戚傳曰納者內弗受也勿受者輒勿

受也以輒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信父而辭王
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公羊于
齊國夏衛石曼姑圍戚傳曰曼姑受命于靈公而
立輒以曼姑之義為固可以拒之也蒯聵無道靈
公逐蒯聵而立輒輒可以立乎曰可其可奈何不
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
子也[illegible]不以家事辭王事以王
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illegible]
[illegible]故當時衛人翕然以拒聵為能事其
拒聵也非不日為輒拒父而日為靈公拒逆雖聖

門弟子皆以為然子貢使子路結纓猶不為怪
故子路子貢並有為衛君之問惟夫子隱以為非
在為衛君雖風其退讓在此章則示以正名所謂
正名者正欲辨其受命之名拒父之名也何也蓋
輒因未嘗受命于靈公者也據春秋靈死之歲曾
謂子郢曰將立汝郢不對他日又謂之郢曰郢不
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然其時又曰君夫人在堂
三揖在下君命祇辱此言君在後當以禮與夫人
卿士同之今君命私命耳祇取辱也是當時立郢
之說尚是私命更無他命命輒可知及靈卒而夫

人曰君命郢爲太子郢不受曰君沒于吾子若有命郢必聞之是靈雖命郢終是私命故郢直得以不聞命辭之既不命郢則更無他命又可知于是郢以己意讓輒子曰且亡人之子輒在然後立輒則所謂輒之立受之王父者妨亦有未然者耶則所謂輒受王父命不當受父命者妨亦有未確者耶則大爲先君拒逆王可廢親國亦可廢家者妨亦有可疑而不可盡信者耶夫如是則師出以名拒父與其不謂之拒父之師與此皆大子所急欲正之而不敢明言者若大公子所云石曼姑受命

于靈公而立之則夫人三揖皆未與聞豈得南子不受顧而曼姑反受顧者此因春秋記曼姑之名而故爲餙之非實錄也蓋衛自哀公二年至十四年蒯聵入戚而衛人拒之其相持之久至十二年所而夫子以哀公六年返衛則此時名義未决正須辨定故夫子以正名爲先誠是要事此則度之時審之勢質之義埋證之諸經傳而斷斷不爽者若猶未是則請後之好學者併駁正焉

夫子爲衛君章從來亦不得解但以父子爭國與兄弟讓國相比較雖常人猶知之何待由賜正以王父命與父命比較王事與家事比較則急難明耳蓋齊受父命輒受王父命輒未嘗與齊也夷遜父命聵不遵父命是聵實與夷也夷讓齊亦讓是讓皆在聵也聵爭輒亦爭是爭不先在輒也況叔齊之讓祇重親私衛君之爭實爲國事蓋親不敵王家不廢國爲一夷齊並去而二人相對惟恐國事之或誤而稍有怨心則必爲衛君而不謂其並無怨也如此則二賢之問當鋒對而解悟徒王客隱然極爲可思然且二賢終不去衛一爲之使而一爲之䘏則當時之爲輒而拒聵爲何如者見

南人也

集註是時魯哀公之十年孔子自楚反乎衛此是八年所云十年亦非是

論語稽求篇　六

蕭山毛奇齡字河右又[illegible]稿

遠宗 遠公 [illegible] 校

冉子退朝章

集註有正名分抑季氏六字旣以私朝爲羣妄而又以爲大夫議政但當與同列議公朝不當與家臣議私室故佯爲不知而爲言其事說以可信然國語有六天子及諸侯合民事于外朝合神事于內朝此言天子諸侯有內外朝也其所以分內外者以外議民政內議國與神事者祭祀之事魯語敬姜篇仰與禮也又云自卿以下合官職于外朝合家事于內朝此言卿大夫家有內外朝也其所以分內外者外朝與私朝議公家之政事故曰業官職內朝與家臣議私家之政事故曰庀家政公父文伯之母謂季康子[illegible]則是季氏亦有朝季氏之朝原可以議國政亦議家事而[illegible]之家臣者則祇得詣私朝而與之議政議事謂私家不當有朝謂議國政者當在公朝不當在私室俱謬矣然則大夫何譏爲日議其議事之久也蓋朝不可晏朝見曰朝夕見曰夕又周禮大宗伯注朝猶朝也欲其朝之早也朝而晏則議事久矣久則多事矣故冉子推以政而夫子直指之曰其事也若果政則吾亦國老猶將與聞與聞之不得而議之者是之久乎此明白正大之語非隱言[illegible]不云

凡朝無晏退之禮晏則必問國語范文子暮退于朝武子曰何暮也與子問正同並無正名分意

公事曰政私事曰事原有分別何晏謂政事通言但隨事大小而異其名非是左傳昭二十五年爲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杜預曰在君爲政在臣爲事[illegible]又北魏帝問高閭論語稱冉子退朝曰有政子曰其事也何者爲政何者爲事對曰政者上之所行事者下之所綜也

左傳哀十一年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于仲尼曰丘不識也三問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此即與聞之證

先仲氏曰緇衣曰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爲卜筮古之遺言與易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又曰恆其德偵婦人吉夫人凶凡而後所引皆卜筮之事故曰不占而已不占者正言不可

爲上簇也則似亟解爲上簇之淡易上簇二字則
不古何更較明白然此皆經註偶然無所深繫之
言
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
舊註原以說字作悅字解集註
所用固是舊註特漢儒復有一解謂說如字即言
說也先聽齋講錄曰此以言說定事使也夫在下
爲事在上爲使下欲事上必先說上之易使而後
我事之難易以定順事之難易全在言說難言者
必易事易言者必難事此一定之理也而在上之
君子小人分爲君子于人必厚重緘默不輕說人

短長即上下相對亦不輕爲問詢言說假于義分
不宜設有相對終日不出一字者似乎深沉不可
測而使人下易絕無許求故曰此易事者也若乃
小人相對喋喋然論議鋒發又易于通導即左右
慫慂亦且銜極甘言非義分所當說亦說之而一
經使人便苟求不已此則極難事者其文曾引入
門書模中若曲禮禮不妄說人鄭康成註云爲近
佞媚也君子說之不以其道則不說也亦引此文
爲證但近佞媚難解惟孔疏云此引論語文又云
禮動不虛說凡說人之德則得之說人之衰則衰
之若無得無衰則爲妄說近于佞媚也此爲以言
語諂人以指使驕人者言雖與先聽齋講又不同
然其爲言說則一也說者貴有據此則別說而廁
有據者故並載之

憲問

集註謂此篇疑原憲所記以憲字子思此不稱
思問而稱憲問自謙故也但記者偶稱字然亦有
偶稱名者如篇中南宮适問孔子字氏爲陳亢問
于伯魚子貢爲牢曰子云類據史記适字子容家
語亢字子禽牢字子張則皆稱名可驗也又他字
于書稱而求也爲之聚斂皆記者文若憲則他書

記事亦多稱名如檀弓仲憲言于曾子仲憲即原
憲也又史記原憲亡在草澤中子貢相衛結駟連騎
過謝原憲家語作原憲隱居衛子貢結駟連騎而
見原憲皆子貢稱字獨憲稱名豈皆憲自記耶
史記子思問恥子曰國有道穀國無道穀恥也即
按子思曰克伐怨欲不行焉作一章甚是邪避漢
高諱故稱國

問

盧東元曰春秋有二子西其一鄭子駟之子公
孫夏子產之同宗兄弟也其一楚公子申則楚臨
王之庶兄也或人以子西與子產連問且與上爲

命師進記則必是鄭之子西可知而先仲氏亦皆
門或人方物當不出齊晉鄭衛之鄉荊楚賤遠罷
得連類况其人皆在定哀以前風徽未沫可加論
鴆楚申後夫子而死安能及之其說甚確但子猶
存進者吉凡論人必有倫物齊稱管晏衛道囘能
不嫌並名當襄之十年鄭盜五族故殺子西子產
之父子西聞子西不儆而出先臨尸而後追盜臣
妾多逃器物盡喪子產置門庀司盡藏守備各卒
成列然後臨尸追盜而與尉授首賊衆死亡當時
原以此定二子之優劣其後二子先後聽政並持

國事如襄之二十五年鄭公孫師師伐陳師子西
也時子產獻捷于晉晉詰之賴子產辭命得解其
年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仲尼曰鄭入陳非文辭
不爲功美子產也明年鄭使子西如晉聘二十七
年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西子產並從子西賦黍
苗之四章子產賦隰桑二十九年鄭大夫盟于伯
有氏裨諶曰政將歸子產天又除之奪伯有魄子
西即世將焉避之大年子產遂相鄭是子西子產
本係兄弟而又往往以同事而並見優劣且相繼
聽政其兩人行事齊得聞人熟聞之故趣問如此

若楚亦有兩子西一鬬宜申在僖文閒謀弒伏誅
一公子申昭末死安得與子產管仲連類及之一
彼彼哉哉與合曰彼者那也彼字皆作彼字而廣韻集韻
逸各收彼字在上紙韻且各引論語彼哉彼哉爲
証下是傳會之家遂謂釋論稱本原是彼字而後
小武其偏傍者從按公羊定八年陽虎謀弒季氏
不得見公斂處父之甲戟而曰彼哉彼哉則彼本
如字且陽虎時未有魯論此必古成語而夫子引
以作答者然則何可穿鑿矣
合九然上九合是九數與下章一匡天下一數作對如

皆覽一匡天子九合諸侯正適註楚詞九合諸侯
一匡天下兩作對語可驗益九數有核實者穀梁
傳六衣裳之會十有一范甯注云莊十三年會北
杏十四年會鄄十五年又會鄄十六年會幽二十
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檉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
五年會首止七年會甯母九年會葵丘凡十一會
正義曰祇稱九者不取北杏及陽穀故減二也若
管子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國語兵車之屬六
乘車之會三史記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皆合
九數其日不以兵車者言不純乎以兵車也此則

見前九會之說備有同異然亦可參校答穆豫在
僖二十六年齊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曰桓
公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則九與糾字異是引證
然此是九通糾非糾通九也蓋九是正字故桓下
天問亦曰齊桓九會卒然身殺而朱子註天問亦
據展喜一語而謂見糾字之通則以僖公左氏一
字而欲遍改諸書中之九字不亦惑乎見合會可
通糾會便不通以下無諸侯字也陳氏釋與稽疑
引左氏別文爲証如襄十一年晉悼公以鄭眾之
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戎狄八年之中九合諸

論語稽求篇　七

侯昭元年祁午謂趙文子曰子相晉以爲盟主于
今七年矣再合諸侯三合大夫則是左氏所記凡
指計盟會無非數目豈有桓公九會歷見各書而
反謂九是通字糾是正字者大凡宋人註書非無
引據然往往據一廢百且必廢其正說而據其旁
說即以通字類推之如作本讀家正讀也其僞然
押入庚韻者旁讀也乃反罷真音韻斷大宋韻遂
致兩宋至今作昔人而無作寧人其詮釋諸經
全是此法不可不察也

子糾小白皆齊僖之子齊襄之弟然

兄也小白弟也春秋傳齊小白入于齊公羊曰
篡辭篡曰不讓皆以糾兄白弟之故故經又書齊
人取子糾殺之而公羊曰子糾貴宜爲君者也穀
梁以爲篡辭不能定糾而存之皆以兄弟次第爲
言故荀卿有云桓公殺兄以反國又曰前事則殺
兄而爭國史記亦云襄公次弟糾次弟小白杜元
凱作左傳註亦曰小白僖公庶子公子糾小白庶
兄即管仲自爲書其所著大匡篇首曰齊僖公生
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鮑叔傅小白辭疾不
出以爲棄我蓋以小白幼而賤鮑叔不欲爲傅故

論語稽求篇　八

也觀此則糾兄白弟明矣而程朱二子獨云桓公
兄子糾弟桓公宜立子糾不宜立一以輕召忽之
死一以減管仲之罪一以定唐太宗及王魏二臣
從兄事讎之案而求其所據皆因誤讀漢薄昭上
淮南王長一書中有齊桓殺弟以返國語遂引之
爲據而不知薄昭此書因有忌諱以漢文是兄淮
南王長是弟不敢斥言殺兄故改兄作弟此見之
漢書與淮南本傳及薄昭之証明明白白而故說襲
之以顛倒古人之兄弟何其誣也况欲以此誣後
世也

管仲鮑叔各傅一子因各奉出奔以避[illegible]為君臣也此與唐王珪魏徵不能死建成之[illegible]事太宗正同故尹氏曰高祖在上命出一人太子秦王皆其臣也王魏受[illegible]命而為東宮臣僚此非臣事高祖之比今[illegible]其主而各欲死于所事其或未能[illegible]王願于秦府則戰鬭之際二人將何從乎此言最當蓋此則二公子之傳受命在君命傳二子未嘗命其[illegible]也先入為君何讎之有若夫荀息之死奚齊卓之則又與忽異奚齊卓子獻公立為儲以屬荀息者也

兄獻公死二子已相繼為君則里克為弒而荀息為殉齊則僖未嘗以糾為儲也糾雖死糾未嘗繼為君也未為儲且未繼為君何殉之有

說苑子路問于孔子曰昔者管仲欲立公子糾而不能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是無仁也孔子曰召忽者人臣之材不死則三軍之虜也死之則名聞于天下矣管子者天子之佐諸侯之相也死之則不免于溝瀆之中不死則功復用于天下夫何為死之哉此則專論才具特高時用與[illegible]子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蓋正是一[illegible]夫子未嘗薄其功也若應劭駁尹次史王殺人當死而見赦代自縊議黃王以為刑罰不中因引經云昔召忽親殺子糾之難而孔子曰經于溝瀆人莫之知是氏之父非錯刻峻遂自陷其令[illegible]因亦云不如趙母指括以全其宗傳曰僕[illegible]而伏死者非能義明顯無道耳此借召忽事以訓徒死雖非正說然死而無益與徒死同此事借[illegible]身所以尚云未學也後儒但據[illegible]功不度時勢而于大義所在單辨兄弟以較是非夫人各為其主事見可死事弟不可死則凡為弟者懼矣此不特引據不確

即其論亦甚不當乃欲以此定王魏之罪豈非寃乎

陳氏經典稽疑引據二公子兄弟甚備今并載于此管子前見史記前見左傳杜預註前見荀子仲尼篇前見莊子盜跖篇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為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 韓非子桓公五伯之上也爭國而殺其兄其利大也 越絕書管仲臣于桓公兄公子糾糾與桓爭國管仲張弓射桓公中其帶鉤 說苑尊賢篇將謂桓公仁義乎殺兄而立非仁義也 又鮑叔曰昔者公子

糾在上而不讓非仁也　尹文子齊人弒襄公立
公孫無知而無知被殺二公子爭國糾宜立者也
小白先人故齊人立之　鄭曉左氏指縱云桓公
襄公之季弟也

陳成子弒簡公章　孔子請討事見左傳陳恒弒其君壬于舒
州孔子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為齊弱久矣
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弒其君民之不與
者半以魯之眾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
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
不言魯史記當時在朝問對與魯論所載相為表

裏第魯為齊弱一段論語無之者朝堂諮詳私記
所略也之三子告一段魯史無之者退有後言史
官未聞也其兩相得體如此若夫子所云民之不
與至以眾加半諸語則正答魯為齊弱一問有解
者之疑振君之怯析君之利誘君之瞻顧而予以
可恃一舉而數善備者此正大聖人經術不迂闊
處而儒者以為不正名義徒論勝負非聖人之言
則必擬敵壓境危亡呼吸而儒臣進策尚曰修文
德舞干羽然後可也夫君臣主客自有勝敗在襄
公強弱一問較計彼此此不必盡講者退該之言

設使果欲興師則此時慎重謹已甚敵正非易事
必以三綱大義折之則不惟理勢難辨且于子之
伐之一問告東指西不相當矣人縱不詳君亦何
可使問答不當如此

古之學者為己　為者助也欲見知于人仍是助己而反曰
為人于字義較未適矣舊註孔安國謂為己者履
而行之為人者徒能言之以曉學義理皆有碑于
人之事也若見知于人則本范蔚宗語而說又不
同為己者因心以會道為人者憑譽以顯物謂譽
人揚物皆知名之事而彼以譽人而日為人此以
受人譽而仍是為己竟殊乖于旨識者審之

蘧使人章　集註引莊周之言謂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
十九年之非又曰行年六年而六十化以此為寡
過之証按伯玉見于春秋在襄十四年衛孫林父
寧殖將逐君問于蘧伯玉伯玉不對而出則此時
已為大夫且為逆臣所儆懾如此此必在強仕之
年可知矣乃後此九年而夫子始生又六十餘年
當定公十四年夫子去魯之後再三適衛始主伯
玉家則此時伯玉已百年餘矣以百年就業未能
寡過之人而引六十而化以為証荒唐之言何足

據也且化亦非寡過也即化亦何易也哉

云蘧瑗保生此長年之証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舊本以此與上文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合作一章惟夫子既言位分之嚴故曾子引夫子贊易之詞以爲証此與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正同其不署子曰者以彼有太宰子貢諸語故加子云以別之此不必也自後儒分作兩章則曾子矣引此詞無謂且此原係艮卦象詞不加象曰子曰則襲他人語爲巳語又無其事因有據宋儒范謬昌說以爲象象文言皆非夫子所作謬矣夫子作十翼大象者十翼之一耳

論語稽求篇

十三

思不出位係艮卦象詞世疑象詞多以字或古原有此語而夫子引以作象詞曾子又引以証不在其位之語故不署象曰子曰二字亦未可知先仲氏曰文言體仁足以長人即春秋穆姜筮東宮語論語依于仁游于藝即少儀依于德游于藝語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即春秋臼季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語

北齊魏長賢爲決曹參軍轉著作佐郎以豁議時政斥爲上黨屯留令論者皆以思不出位爲長賢責爲其出位諫事故也夫出位諫宦即以思不出位責之即思不出位與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果一章矣世有以事証詞而必不謬者此箸是耳

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恥其言而過其行非恥言也恥言之過行也若恥過對待則言何是恥行何必過且從來無以議言爲恥其言爲行爲過其行者按雜記有其言而無其行君子恥之表記使民有所勸勉愧恥以行其言又曰君子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有其德而無其行又曰恥名之浮于行也皆以恥字屬行言即論語亦有云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史記家語子貢見原憲慚而不懌終身恥其言之過也皆恥言過恥行不及歷歷可據何獨于此而殊之

論語稽求篇

十四

作者七人舊以此與賢者避世四句合作一章信此則稱子以作者之謂聖强以羲軒及堯舜七人實之得非是矣黃瓊上疏異處有伏見處士巴郡黃錯漢陽任棠年皆耋耋有作者七人之論後漢逸民傳亦云絶塵不反同夫作者

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此言舉錯之當公也吾于人何毀譽哉將欲舉之必先試之但成日乃有所舉輒試以事

不虛譽而已也是何也則以此民也夏殷周凡
三代矣其所以直道不回行之謂今者正以譽賢
無阿私也馬融曰用人如此無所阿私所以直道
而行也後漢永平間詔下公卿大夫議郡國貢舉
有云夫人才少能相兼故孟公綽優爲趙魏老而
不任爲滕薛大夫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
吏持心近薄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在其所以
磨之之故也磨卽試也劉昭注章懷傳曰彪引直
道而行者言之用賢皆磨厲選鍊然後用之謂
必試而後用也自後儒不識用人密言毀譽遂致

三代直道皆無着落且云無毀譽者以斯民爲三
代直道而行之民故不得以毀譽加之則非直道
而行以無毀譽故而反云我之所以無毀譽者以
直道而行故是其所謂所以者乃所以無毀譽非
所以直道而行也且毀譽以我不以民也如以民
切論斯時之民已非直道卽夏殷周與廢不常
一治一亂不必皆直道之世也直則無毀譽不直
則毀譽將姓衆糾之民當毀譽耶
後漢谷永薦薛宣疏以宣爲御史中丞舉錯皆當
如有所譽其有所試亦皆引此作用人解

集註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illegible]
引孔安國註而致誤者考春秋衛大夫並無此名
惟左傳文三年秦伯伐晉有秦大夫公孫枝[illegible]
孟明左氏稱其爲子桑之忠者子桑卽枝字也若
公叔文子則傳稱公叔發並不名枝及後見禮註
引世本有曰衞獻公生成子當當生文子拔拔一
名發始知枝卽拔之誤枝與拔字形相近拔又卽
發之誤拔與發字聲又相近也朱氏集註極自用
至于前人遺誤處則直受不辭以致舉世夢夢康
熙丙子舉浙江鄉試出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題

中式士子皆公然稱公孫枝主司上下彼我冬烘
然且歷引檀弓衞國多難夫子以死衞寡人非謚
貞子一事行于文間按文子無此事此係衞公子
荊論語所稱善居室者實親身爲之而世多不曉
左傳靈公避齊豹之難其驂乘避齊氏時華寅與
公子南楚以身蔽靈公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南
楚卽荊字則以死衞衞君者華寅公子荊也若其
謚貞則以北宮喜與齊氏同起作亂而喜能反正
攻殺齊氏故于其死時謚曰貞子是時文子不與
難且安得有謚貞子事

知及之章

虞東元曰此爲有天下國家者言易曰何以守位曰仁孟子曰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皆此意也下文涖之不莊動之不以禮皆有位者之事文理接貫不可移易若曰言理則此乃貴賤所同有也而臨民動民豈賤者所有事哉其言甚辨自宋儒誤解仁守致作易本義引陸德明釋文晁以道稱古易說將夫子繫詞傳何以守位曰仁仁字改作人字夫顯諸仁藏諸用夫子之原文也漢書食貨志曰守位以仁聚邑釋誨曰故以仁守位以財聚人古之引經者未嘗之也自此

一誤解一改經致夫子易傳論語兩下反覆諄諄存位之意皆滅沒矣惜哉

徐仲山嘗謂及之守之以下六之字皆指民言果爾則守位者亦守此有民之位耳蓋知及謂是及民然及家及國及天下亦無不可總是指有位者言即得之

論語稽求篇七

蕭山毛奇齡大可（又名甡）稿

門人李塨 陳□ 校

禄之去公室章

祿去公室則是政逮大夫未有大夫役不之此而中在者然而一是五世一是四世若是其不齊何也曰夫公室從公室數則公適五世逮大夫從大夫數則大夫適四世不相左也然而其五世何也曰宣成襄昭定也何以知宣成襄昭定按春秋昭二十二年叔孫舍如宋宋樂祁曰魯君必出政

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至三十二年公薨乾侯史墨對趙簡子曰季友有大功于魯受費以爲上卿至于文子武子世增其業魯文公薨而東門襄仲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是兩人所言指春秋當年指定世數非後人所得而逆計者然而一曰四公一又曰四公上自文薨以後而下及昭終之年宣成襄昭計指四世其云五世者樂祁與子墨言此在昭公時于所言在定公時多一世也其上不及文者以指定昭公曰於此君則斷而上之四不及

文子之等而下之四亦不及定也蓋史記稱
云文公卒東門遂殺適立宣公公室由此公室卑三桓強
漢食貨志云魯自文公以後祿去公室政在大夫
則于此祿去政逮于宣公斷定是文公以後稱宣成
襄昭定五世即當成說論語亦曰自宣至定爲五
世而集註遵之入經典稽疑稱謂以文宣成襄昭
五公爲斷而說去定公則于樂祁子驟二公所定
已數皆不合矣其四世何也曰文武平桓也何以
知文武平桓樂祁不云乎政在季氏三世矣謂文
武平也子驟不云乎文子武子世增其業謂季之

執政自文子始也其不及桓者以昭公時未有桓
也舊註引孔安國說以文武悼平爲四世則多悼
而少桓朱註以武悼平桓爲四世則知有桓而又
多悼而少文兩皆失之蓋武子之卒在昭之七年
是時悼子先武卒而平子于是年即代武立悼子
未嘗爲卿也未嘗爲卿則政不逮矣故政逮四世
斷自文始而桓止不及悼子此無可疑者盧東元
荀學辨論極知新舊二註俱各有誤然欲解此四
世爲公之四世爲成襄昭定爲欲去宣公以應四
數而不知祿去政逮不分兩截上下二章自諸

侯出十世必失自大夫出五世必失就諸侯大夫
而分較其世數者明矣或曰漢五行志又云
季氏萌于釐公而大于成公則成襄昭定恰是四
世但此當數大夫不當數公室耳

齊景公有馬千駟章

民無德而稱焉舊本原是德字並無別本
稱論者古論齊論作得字者即註疏本不可考也惟
泰伯篇民無得而稱是得字今程子欲加誠不以
富亦祗以異八字于此章之首而安定胡氏又欲
加八字于其斯之謂與之何之上遂改德字爲得
字則何可矣按正義此章貴德也齊景公雖有

馬千駟及其死而無德可稱夷齊雖餓而到今
稱之其稱何謂豈非其德之謂與夫子嘗曰稱其
德也王肅註此云此所謂以德爲稱蓋謂即稱也
斯語德也註解甚明自宋儒改作得字而近代刻
本則仍改德字遂難分辨惟祁氏東書堂藏書有
宋板集註本是德字且註于此句並不註及若全
不知此章有德字者亦何意也況誠不以富似于
千駟有合若亦祗以異句仍是費解甚矣齊是異
與抑與于齊景公與

謂孔子曰至末

懷寶迷邦兩問兩答皆陽貨與夫子爲主

客則日月逝矣歲不我與下何以直接也乃曰三字豈前二答皆非夫子語夫子之答祇此何耶明
云前兩曰字皆是貨口中語自答闕
答以斷爲必然之理也如史記留侯世家張良阻立六國後八不可語有云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能得項籍頭乎曰未能也能封聖人墓表賢者閭式智者門乎曰未能也皆張良自爲問答並非良問而漢高答者至漢王輟食吐哺以下纔是高語此章要孔子曰以下纔是孔子語孔子答語祇此耳故記者特加孔子曰三字以別之于年麥麥一日喚陽虎爲極快且貨求親夫子詞語絮絮而夫子以不絕絕之祇作五字答並不別綴一字覺于當日情事尤爲可念解經至此謂非捺當一唯不得矣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匏瓜繫于一處而不能飲食此本何舊註而又誤解者何註匏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我是食物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其云不食言不可食并不能食也云我是食物者言我是可食之物并謂能食之物也能食之物不得稱食物集註引其說而誤解之遂添能字于不字下且又恐其說不明又添飲字于能字下曰人惟繫滯更易其說又別爲語類云不食是不求食非不可食則過于拘滯矣天下無植物而能飲能食者匏即瓠也然而瓠甘而匏苦埤雅云匏苦瓠甘甘可食苦不可食故匏之爲物但可繫之以渡水而不足食者國語叔向曰苦匏不材于人共濟而已而爲詩匏有苦葉濟有深涉則并以匏小不能供濟爲言各植物以可食爲有用俗譏無用往往以匏瓜目之爲不可食也故韋昭註亦曰不材不可食也或曰匏瓜多懸繫而生王粲登樓賦有云懼匏瓜之空懸畏井渫之不食其所云空懸不必定一繫以渡水然其解不可合則總是一意不知集註何所見而誤襲人說且牢不可破如此

傳註不明註爲何人作註以爲仲雍與泰伯同竄荆蠻者此似有誤據史記太伯仲雍皆太王之子王季之兄也以避季歷故同奔荆蠻太伯自立爲吳太伯而太伯無子仲雍繼立即爲吳仲雍二傳至周章是時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兄弟而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又封周章之弟虞仲于虞而漢書志亦云武王克殷後因封周

章分中于河北之虞[illegible]
仲初本名仲所以其封虞始名虞仲繇爲章之分
仲雍之曾孫也左傳哀七年子服景伯稱泰伯端
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但稱仲雍並不稱虞仲惟
僖五年宮之奇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此追原
虞仲封國所始以爲此虞之封國實惟太王之昭
故也其所指虞仲即仲雍之孫不指仲雍然而亦
曰太王之昭者此猶魯公封于魯周公未嘗封魯
也（[illegible]）
六
傳曰魯衛毛聃文之昭也正同魯公始封魯而可
曰文之昭則虞仲始封虞而可曰太王之昭此以封
國言不以人言故傳之上文明云周公監二代之
不咸大封同姓以蕃屏周室而遂曰魯衛毛聃云
云若魯指周公豈周公又封周公乎此極明白者
自班孟堅誤解太王之昭一語遂于地理志太伯
仲雍之嗣變下引論語泰伯至德及虞仲夷逸以
爲虞仲即仲雍而後之作系譜者注左傳者直注
曰仲雍一名虞仲則豈有繼君勾吳自有國號稱
吳仲雍者而反名虞仲則豈有太封虞之前預知
後之必封虞或不知封虞而胎合之名之曰虞仲
此指不適之至者也若曰虞仲不隱居則爲知未
克商以前武王未物色時仲且流落荊吳作隱居
逸民者而以臆斷之謬矣要之左傳史記去古未
遠至班史稍後矣且班氏此志明屬偶錯觀其作
古今人表明載兩人武王未克商前有中雍即仲
雍既克商後有虞中仲虞仲兩人兩名前後歷歷
乃以偶不論贊之故自至于沂而後之沿誤者竟
相仍而不之察其謂之何
太師摯諸樂官是殷紂時人（論語微子篇）
志云殷紂斷棄先祖之樂乃作淫聲用變亂正聲
以悅婦人樂官師瞽抱其器而奔散或適諸侯或
入河海顏師古注以爲即論語所記太師摯之屬
是也但志文此段實本尚書太誓文史記乃作太
誓告于衆庶即載此文而漢志亦云此書序之言
則此明係尚書與書序之可據者故董仲舒對策
亦云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守職之人皆奔走逃
亡入于河海而古今人表則以摯干繚缺等入人
列于伯夷叔齊之下文王之上則明是殷紂時人
而世多不解祇以適齊適蔡皆周時國名或用致

疑殊不知尙書書序祇言諸侯原不指定何地而作釋論者始以今地實之師古所云追繫其地是也况齊蔡諸地本是舊名在商時已有之周但因其地而封國焉耳故周成王封熊繹于楚蠻孝王封非子爲附庸而邑之秦皆先名其地而後封之者况蔡爲包犧著蔡之地因以名蔡國語文王諏于蔡原語蔡公殷臣而樂記曰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又曰齊者三代之遺聲也則齊在夏殷已先有之又况太公封齊有萊人爭齊地營丘難得易失太公遂急行而于是果有萊侯之爭則強齊之名著在周前又况河亦古地夏書有因民弗忍距于河國語有武丁自河徂亳語後儒少見多怪而師古諸註又不能斷遂致以尙書古經證若罔聞反杜撰爲夫子正樂樂官奔散之說夫夫子正樂但係私定未聞改正于朝廟樂官何從知之且春秋時事俱在左丘明目擊所記雖纖毫必載豈有如此大事而不一書再書者何質質也

太師摯摯字是姚字其又云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此師摯又是一人雖關雎爲周南之詩正在紂與文王之時然此是魯人與人表所記不同考周本

紀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而奔周疵與摯彊與陽兩音相近之名雖書微子篇亦有太師少師是公孤名太師負子少師比干然此上文已有殺王子比干囚箕子語則接云太師少師是樂官非箕比也觀殷本紀亦云剖比干囚箕子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樂器奔周是也

周禮春官大司樂王大食三侑謂樂三奏也大食朔望食也又白虎通云王者平旦食晝食餔食暮食凡四飯諸侯三飯大夫再飯此雖是周制然王者等殺或不相遠此有四飯非魯侯可知

周有八士

集註或曰成王時人此本鄭康成說或曰宣王時人此本馬融劉向說然總無考據惟晉語胥臣謂晉文曰文王即位詢于八虞賈氏註周八士皆在虞官引論語下八字爲証此庶外傳之有徵者若逸周書武王克商乃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南宮伯達遷九鼎三巫則二名偶同然亦未見有况分八人即君奭左臣馬融註十亂俱有适名然餘無他見如謂八虞即南宮氏子則适非虞官且晉語胥臣于詢八虞下又曰度于閎夭而謀于南宮則在八虞外別有南宮氏雖強同矣况八虞八

士有名無氏　　　　每多此等在于一房內
乳則見于董仲舒春秋繁露有云四產得八男皆
君子雄俊此天之所以興周也此或當時去古未
遠師承有據之言
[illegible]僞即古券字傳與券皆古印契傳
信之物蓋傳者傳也傳以兩行書繒帛分持其一
非出入關者必合之乃得過因謂之傳而其後或
用棨刻木爲合符史稱傳信爲符信是也券者契
也以木牘爲要約之書用刀剖之屈曲犬牙分持
其一以爲信驗于所謂宋人得遺契而數其齒是

也是傳與券皆彼此授受傳信之物一如教者之
與學人兩相印契故借其名曰傳曰券券即傳也
說文徐註曰今用傳字無復作券可驗也倦即券
也周禮考工記輈人左不券後鄭註謂券字即今
倦字可驗也先傳後券兩俱借義虛實相當了無
捎擬而舊註失考解作厭倦之倦夫教不倦而可
以倦乎若以倦作懈解則後已懈矣又懈乎
傳有二音或謂師傳之傳當作平聲郵傳之傳當
作去聲此尤不通之甚者夫師傳者或以前而授
之後或以此而釋之彼正如驛傳關傳然所謂傳

遞亦所謂傳爭也師傳老傳傳宗傳國與兵傳驗
傳皆一傳字有何異音
徐仲山傳是齋日記曰先傳後倦譬之草木之區
別本文直下後人多不達其說莫是子夏語中須
補出教無差等一義否當時子古小學會文淵劉
璣由先生先生曰何必然此是子游答說子夏云
說不在是則不必補矣其說甚隱後以問張南上
南上曰先生此言亦不概此一補耳子夏本欲曉
譬子游且示門弟子惟恐其意之不由乃其意蘊
在言外必需在傍援一語如傳箋之助嚶呦猶恐

子夏在當時必不出此今試論之君子之道下必
需援引其在教之方原無異同然後可接先傳後
倦何先傳後倦下必需援引但學者之質自有高
下然後可接草木區別何草木區別下必需援曰
若不問其質而概施以教是誣之也然後可接焉
可誣也何爲可誣也下必需援曰乃若生質本自
懸殊而教之無分次第則本末兼該而始終一致
然後可接有始有卒何是子夏所欲言之本意豈
概驕踞處前歇後而不作一實語說之未明而
何有客辨且兩君子之意[illegible]相應今訓詁[illegible]

不應皆擬于上何君子之道當擬何君子宜然矣
存于下何君子之道又當擬何君子教不知當作
則成何篇章矣
漢王貢兩龔鮑傳贊有云易稱君子之道或出或
處或默或語皆諸草木區以別矣又薛宣傳宣令
薛恭尹賞換縣移書勉之曰昔孟公綽優于趙
魏而不宜滕薛故或以德顯或以功舉君子之道
焉可憮也蓋憮同也此論語子夏之言謂行業不
同所守各異惟學以爲能備之此皆以先傳後
倦直接區別之證

堂堂乎張 [illegible]
堂堂今大之稱惟今大不親切故難並爲仁
若此容貌修飾則彼自不足于人何有魏武兵書
無擊堂堂之陣越絕書夫此邪堂堂披山帶河漢
書堂堂乎張後漢隗囂傳區區兩郡以禦堂堂之
餘皆以相對難近爲言
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傳註包咸曰困極也信執其中則能
窮極四海天祿所以長終也集註不然四海之人
困窮則君祿亦永絕矣此似易解而實不然者尚
書今文無大禹謨咨爾舜二十二字不知在尚書
何篇至孔壁書出始見其文在大禹謨且論語引

書每散見其文聯綴數處此與孔壁大禹謨[illegible]
文大與日貫非虞書堯曰之本故包子長註云當
解而實是也集註雖易解然本必是道開舜云
四海困窮是儆辭天祿永終是勉詞四海當念其
困窮天祿當則其永[illegible]亦必有與見
而其辭則相爲天祿不[illegible]無作永絕解者潛
[illegible]以還其[illegible]以後始解永絕
此[illegible]古今[illegible]之語無念脩惟永終是詞周易繇
好[illegible]以永終爲儆則永終二字原非惡詞
故漢魏用經語者班彪王命論云福祚流于子孫

天祿其永終矣漢不疑謝勝之曰樹功揚名永
終天祿孝賢傳馬衡曰其道應天故天祿永終虞
帝章皇后詔曰無替朕命永終天祿凡用此語者
無不以永長爲辭自漸齊以後魏晉五代皆用堯
曰文作禪位之冊而冀書引經前後頗與此考之
列史所胎繇者漢獻禪位于魏冊曰允執其中天
祿永終魏使鄭沖奉冊于晉下曰允執其中天祿
永終漢武帝于齊王冊策曰允執其中天祿永終
與大帝告天文曰在有與永終天祿皆作永長
解及三國以後魏高由陽公樂議天祿永終之選

禪位文。魏帝文曰山陽公昔知天命永終于己深
覩曆數久在聖躬因循禪位于晉而嗣後宋齊梁
陳其文一轍皆曰敬禪神器授帝位于爾躬四海
困窮天祿永終於戲王其允執厥中儀刑前典以
副昊天之望于是皆以其言爲厥中以天祿永終
繼困窮之後爲禪位絕大之辭而于是策書改即
論語亦與此異矣此皆經籍文獻升降前後一大關
節而評其書者安可姑置之不一察也

予小子履一段亦不標何書但其文在尚書
湯誥中墨子兼愛篇亦引予小子履諸何爲湯

十四

說文而變國語論語直曰見墨子引湯誓詞若
其爾萬方有罪四句則與國語內史過引湯誓曰
余一人有罪無以萬夫萬夫有罪在予一人諸何
正同是舊來湯誓原有爲今文湯誓所無有者此
必舊來師承原有以證名誓者觀國語墨子兩引
湯誓而今文兩無之必有故也不然安國註尚書
明有湯誥而此反註曰見墨子引湯誓詞是豈安
國與國語墨子皆不識誥字與抑何愚于誥而兩
家各非各于此字有誤與好古者思之

不知命無以爲君子知命即易傳樂天知命大于知天命之
命若吉凶禍福則聽之而已何必知之宋人講學
理言禍福直獨于此節反以知天命爲非此何說
與陳盼伯作稽疑引韓詩及董仲舒對策爲解此
真漢儒有師承之言韓詩外傳天之所生皆有
仁義禮智順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則無仁
義禮智順善之心謂之小人故曰不知命無以爲
君子也董仲舒對策曰天令之謂命人受命于天固
超然異于羣生貴于物也故曰天地之性人爲貴
明于天性知自貴于物然後知仁義禮智安處善
樂循理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

十五

四書賸言四卷補二卷

（清）毛奇齡撰

清維正刻西河合集本

四書賸言四卷、補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前二卷為其門人盛唐、王錫所編。後二卷為其子遠宗所編。補二卷則其門人章大來所編也。其書本語錄之流。隨時雜記。不以經文次序為先後。亦不以四書分編。惟每卷目錄各稱論語若干條。大學若干條。中庸若干條。孟子若干條耳。奇齡說經。善考證而喜辨論。故詮釋義理。往往反覆推衍。以典籍助其駁詰。支離曼衍。不顧其安。至於考核事實。徵引訓詁。則偏僻者固多。而精核者亦復不少。如以姚方興所補舜典二十八字為偽。其論本確。而考其所著古文尚書冤詞。則力以此二十八字為真。引證諸史。亦言之鑿鑿。豈非辨之所至。輒負氣求勝。遂不暇顧其矛盾耶。至於以費匡為鄭地。以公山弗擾之畔不在定公十二年諸條。則證據確然。實有出於集註之外者。棄短取長。未嘗不可與閻若璩四書釋地並傳也。補二卷中多載其門人子姪之說。疑唐錫等亦有所刪潤。非盡奇齡之舊觀。大來序稱補綴所聞。各有記憶。且亦陸續成此書。不能一轍。則雜出於衆手明矣。

西河合集

四書賸言目

卷一
論語十四條　大學十五條
中庸六條　孟子十一條
卷二
論語七條　大學八條
中庸二條　孟子十九條
卷三
論語七條　大學十一條
孟子十一條　中庸一條
卷四
論語三十條　大學二條
中庸二條　孟子十一條

西河合集

四書賸言

蕭山毛奇齡又名甡字晚晴稿
楊鳳苞守
陸[illegible]文端　校

論語古二十一篇出孔氏壁中有兩子張謂即堯曰章後子張問從政別爲一篇則未有一章可作一篇者是必別有子張一篇未必是從政章也若齊論語又有問王知道二篇合二十二篇似亦并子張一篇在內但問王知道四字相聯不合亦必問王一篇知道一篇其曰一篇者亦誤也當時安昌侯張禹能通古齊魯二家論語以授成帝則在漢末尚未亡也西晉何晏爲序論集解然後古齊二論漸不可考耳

學記云古之王者建國親人教學爲先則是建國立學之義本在親人即親民也王文成公釋大學謂親民親字不必改作新字以此

大學不分經傳雖夫子出言成經然在漢以前多以傳稱如易繫詞稱大傳彖詞稱彖傳象詞稱象傳漢武謂東方朔曰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則論語稱傳即孝經已稱經而成帝與翟方進詔書亦傳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亦稱爲傳可驗

漢藝文志有中庸說二篇，則中庸在漢時早已單行。若隋經籍志載梁武帝著中庸講義一卷，猶後此者也。俗以中庸為宋儒表章，誤矣。

論語子謂仲弓章以犂牛之子騂且角為喻。按仲弓，雍之字。家語謂是伯牛之族人，而其父行賤，故云。史記弟子傳亦同。獨王充論衡謂母犂犢騂，無害犧牲；祖濁裔清，不妨奇人。鯀惡禹聖，叟頑舜神，伯牛寢疾，仲弓潔全，顏路庸固，回傑超倫，孔墨祖愚，丘翟聖賢。竟以犂牛指伯牛，仲弓者伯牛之子，殊為可怪。但王充漢人，近古，且其人博通墳典，必非漫然無據而為是言者。先仲氏曰：伯牛名耕，耕與犂通，如司馬牛本名耕，而孔安國謂名犂，字子牛，以耕即犂也。則伯牛本名犂，其曰犂牛之子者，正言冉牛以賭刺其名與氏，所云色雜旁見也。若然，則仲弓此言似亦真可信者。通人多怪語，以世之聞者或寡耳。

治城客論：無錫陳公懋云：論語斯知仁矣，仁字是人字，與宰我問井有仁焉之仁同，皆是以字音致誤。即周易繫詞何以守位曰仁，晁以道謂古本作人字，亦此類。

班聯上疏云：論語曰能以禮讓為國於從政乎何有。賈逵上書亦云：孔子稱能以禮讓為國於從政乎何有。則漢時論語本必有多於從政三字者，且于本文較明。舊或云是古論齊論，非魯論，不然亦未可考。

家語子論語其未得之也患弗得之，多弗字。王符潛夫論子愛日篇曰：孔子病夫未之得也，患不得之。與家語同。

論語貧而樂富而好禮，坊記引子云作貧而好樂富而好禮，多好字。嘗在史館，益都相公摘言入直時有詞臣進疏以貧樂好禮對句，不敵，傍一臣引坊記正之，衆不語。獨今上云：不然，史記弟子傳與後漢東平王論皆作貧而樂道富而好禮，此偶忘敵，未嘗不對也。衆臣皆伏地吁否，不能退，始知經學無盡。諸生僅八比事，君輒於學者其慚歉何可勝道。第不審萬幾乙覽，輒何能博洽至此。

注疏引孔安國註亦曰貧而樂道富而好禮。

漢王吉傳：今民大饑而死，死又不葬，為犬豬所食，人至相食，而廄馬食粟，苦其大肥，氣盛怒至，乃日步作之。王者受命于天，為民父母，固當若是乎。此借孟子語疏而為言。

南史陳汝侯喇羅所蜀人好亂所同若令家富有五
母之雞一母之豕牀上有百錢布被甑中有數升麥
飯雖蘇張巧說于前韓白按劍于後將不能一夫爲
盜見貪亂乎此亦疏濫于爲言
論語人不知而不慍孔疏原有二義一是不知學一
是不知我今人但知後說似于本章言學之意反未
親切何平叔云凡人有所不知君子不慍其云有所
不知者言學有所不解也君子不怒者猶言君子易
事不求備也蓋獨學其學教人以學皆學中事夫子
一生祇學不厭教不倦自言如此見默識節門弟子言如

此[illegible]後人言如此見孟子故首章即以此發明之
且分作節次此正指誨人一節故魏文靖講學余山
有學者辨論不釋怫形于色文靖曰人自不知于我
何慍正得此意若云遯世無悶辨論遯世非學中事
即以學仕言學求用世而反以遯世可乎
孔仲達解易不見是而無悶亦云日中所見無一是
處不以爲悶則遯世是不知我不見是是不知學分
觀益明
爾雅有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十二何即大學文也相
傳爾雅爲周公所作則周公不宜釋孔子之言若謂

爾雅釋言以後係仲尼弟子子夏之徒所增則未有
曾子門人所輯之書而子夏輩即能釋之入爾雅者
以曾子後于子夏游曾子之門人則又後于曾子也
若謂爾雅不必定何人作則安見大學可定爲曾子
作者試亦思之
相傳莊烈帝入小學時問司禮官何謂子程子答曰
子者尊之之詞曰何不曰子孔子司禮無以應按公
羊傳子沈子曰注曰沈子稱子冠字上者著其爲師
也不但以子者他師也然則大學朱傳稱程伊川爲
子程子當亦以伊川爲己師也與若國語吳使王孫

雒行成于越范蠡不許雒呼曰子范子又曰子范子
則王孫雒未嘗師范蠡而亦加子字古人偶稱謂原
無定解何必鑿此
陸右庵令諸支言曰易曰八卦而小成疏了孔子之
謂集大成而不知有中成之說蓋伏羲之易爲小成
神農之易爲中成黃帝之易爲大成也子謂尚書有
古文今文而不知有中文後漢書有中文尚書又皆
解道韻見廣韻平聲有上平下平而金時韓道昭作
五音集韻又有中平同年尤悔庵人史館作外國竹
枝詞詠西洋歐羅巴國有小學有大學有中學

鄒文莊讀中庸嘗疑大學程朱補格致而中庸首言愼獨不及格物者其說安在積疑于中會陽明講學虔臺往謁叩之論辨反覆累疑頓釋又羅近溪每苦格物之義難曉參究三年一夕忽悟質之于父父亦躍然太常殷公亦苦格致之說求而不得終日哽咽後見禮記大學註有誠意爲本句便豁然以解又山陰張陽和亦嘗讀書至格致爲沈思未得後潛心文成良知之學及舉殷試第一作東宮講官每講大學必首闡誠意曰格物者格此致知者知此耳四賢所疑所証頗相似故并識之見陛有庵會語文言

大學之大者小學學之小者漢書大戴禮皆云小學習小藝大學習大藝而賈誼新書引容經云小學蹍小節業小道大學蹍大節業大道總是一義容經即儀禮古以容字代儀字所謂容禮容臺禮者此必儀禮遺文也朱子註大學不知何據曰大學者大人之學而究其爲義則曰所以別于小子之學以時方作小學書將以補涵養一節于灑掃應對之間故註作大人以爲大人小子可對待也但白虎通云古者年八歲入小學而賈誼引經即云九歲入小學至伏生作尚書大傳且云十有三歲而入小學然則年齒尚未定而可以定大小乎

明儒薛應旂爲兩浙提學副使以大學之道試諸生諸生有以三達尊對者應旂斥之其人曰此章何也大人合德位與齒有他義乎應旂初嘿然既而論之曰以德則雖爲小學大學是大人則小學是小人矣以位則自天子以至于庶人本文謂何若以齒則未聞有長年爲年稱大人者文家通俗或有之經無是也且十五甫成童未成丁也高年亦未也其人唯而退然則十五入大學未嘗爲大人即尚書大傳二十而入大學猶是弱齒未大耳又長引對大人與大人羅樹正整皆指長大言

年十五入漢志所載八歲入小學乃天子世子之體其學在師氏虎門之左而尚書大傳亦謂十三入小學者公卿大夫元士適子在年幼時不便入天子世子之學所以十年出就外傳且學于家塾直至十五方令入師氏所學虎門小學則是虎門小學乃天子與公卿大夫元士之子之所學且天子與公卿以下其年齒各有大小不等不必盡係幼也故唐高祖武德九年詔皇族子孫及功臣子弟于祕書外省別立小學專爲皇族及公卿大夫之子而士庶不與則猶近古意但

周制小學專習寫字所云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以六書而白虎通諸書多云入小學而學書計則兼書數耳然則小學本天子諸侯世子之學而所學又止書數豈民間小子灑掃應對所得與焉

楊終戒馬廖不訓子書有云人君之子八歲爲置好傳教之書計以開其明十五置太傅教之經典以道其志亦云小學教書計且亦云是人君之子之事漢律歷志云其法在算術宣于天下小學是則算術計也然則所云書計者即是書數以寫字計數俱小學中事也或謂許叔重說文序有云尉律不課小學不修似小學兼習律令則不然蓋漢自和帝時蕭何所草律已不行學僮不試古文其時入小學者止二人故兼東言之律歷與律令兩律不同若律令豈小學事乎

南史陸澄傳澄嘗與王儉書云世有孝經題爲鄭玄註案玄不註孝經且是書爲小學之貴不宜列在帝典儉答云者經雖非鄭註僕以爲此書則宜行之資不與蒼頡凡將之流同日語也蒼頡古造字者司馬相如作凡將篇亦字學

杜鄴傳鄴從張吉學吉子竦又幼孤從鄴學竦著于世然尤長小學謂字學也顏之推家訓云惟有姚元標工于楷隷留心小學俱指寫字言略見于大學證文一書

北魏高祐爲兗州刺史令縣立講學黨立教學村立小學此民間立小學所始然猶是寫字之學故與教學講學分別可驗

中庸素隱行怪漢藝文志作索隱行怪吾弗爲之矣作吾不爲之矣好學近乎知漢書作好問近乎知

中庸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經解作禮經三百曲禮三千故有以禮儀爲經禮威儀爲曲禮者按梁徐勉上表晉刑律志尚書陳寵上疏及漢陳忠傳皆作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則禮儀或是禮經之誤不然禮儀威儀有何分別而兩儀字連出之乎

中庸蒲盧舊註是蜾蠃名爾雅曰蜾蠃蒲盧今之細腰蜂也又賈顧新語曰純之細腰曰蒲盧蜂之細腰亦曰蒲盧蓋蜾蠃取螟蛉爲己子祝之而化詩曰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故以作人存政舉之證謂百姓易化也朱子取同時沈存中之言謂是蒲葦則不惟無據且又改盧字爲蘆字矣按家語云天道敏生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猶蒲盧也待化而成其者待

化而成四字正說螺扁爲取學作解是此一名物大
子曰言而又曰註之何強釋爲
中庸一書集註單以分配比合爲能事恐談理之書
不必如是如首章性道自其言人註分配人物則于
率性修道俱說不去矣至于修道功夫全在愼獨與
大學首功相合乃又分別動靜以隱微屬動則所謂
不睹不聞者非幾寂之間不可然且大本達道致中
致和動靜到底殊爲難解張仲誠曰心意有動察性
情無動察喜怒哀樂之未發即天命之性也發而皆
中節即性所發之情也幾見喜可察而後喜怒可察

而後怒哀可察而後哀樂可察而後樂者喜之所發
一察使不能復喜若能復喜則僞喜矣故夫子不動
察視其過舊館人之喪▲哀由涕荷動察則無從之
涕何由而至備即不然程伊川遇明堂大饗不肯弔
司馬相公之喪大祇屬弔喪猶可藉曰爲一過父兄
因問能日歌則不哭乎至若知仁勇三者不過知行
二字爲功夫要領何必節節分配幼時在塾中聞先
教諭兄誦哀公章而疑之進詢曰生知爲知學知爲
仁困知爲勇未能釋然若謂及其知之一也及其成
功一也爲勇則疑倍生矣此是何解果理道如是耶

抑功夫如是耶抑亦文字語氣如是耶先見[illegible]處
至于尊德性而道問學此中庸吃緊處而一以爲知
一以爲行一以爲存心一以爲致知先後次第紛錯
不分初不意中庸一書其分配比合乃至如是
漢書武五子傳壺關三老上書故父不父則子不子
君不君則臣不臣後漢引論語亦多如此說然此是
爲命之言
范滂對王甫曰臣聞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
探湯此易不善字爲惡字且說云探湯喻去疾也按
扁鵲傳湯液醴灑所以治病者故以探湯去疾爲邪

惡之喻若作探熱水解則世無濯熱水而儆畏恐者
并其餘矣此字集註無解
元仲氏曰陳晦伯作經典稽疑引任昉王儉集序有
云攻乎異端歸之正義劉勰文心雕龍序亦云周公
設辨貴乎體要尼父陳訓惡乎異端則攻本攻擊之
攻不知朱子語論語何以作專治解也曾與諸爲告
而當專治乎但朱子既自立說則必數數回護之觀
其答汪尚書云君子反經而已經正斯無邪慝今惡
邪說之害正而攻之則適爲以自敝而已此但是回
護之語

孫奭亦見補曰攻如攻人之惡之攻已如人之也已
之已

先仲氏曰齊魯韓三家以凱風爲母貴子詩予向取
其說以說凱風既責孟子則凡與不可磯并幽王逐
子凡古南陔子義合彼皆殷害其子故過大此但責
子覺情故過小若不安室則過不小矣見幾必以論
母不安室與父不愛子何足比幾且詩有劬勞勞苦
諸字賜凡其說指人凡經傳勞字俱作困劇解如孟
子父母愛之勞而不怨論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皆
是困劇其子故內則則直曰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

四書賸言

血不敢疾怨爲勞而不怨之解分明可驗若不安室
不安則有之矣勞則未也至小弁詩趙岐註作尹吉
甫殺孝子伯奇事是韓詩朱註作周幽王逐子宜臼
事是也詩各不同

孟子或問乎曾西朱註曾子之孫按經典序錄謂曾
申字子西子夏以詩傳曾申左丘明作傳以授曾申
則是曾西即曾申爲曾子之子非孫也其以申字西
者或以申枝爲西方之辰如春秋楚鬭宜申公子申
皆字子西可驗

孟子堯典曰二十有八載至四海遏密八音今所行
尚書在舜典中故朱註云古書二篇或合爲一耳
案伏生尚書原只堯典一篇無曰若稽古帝舜二十
八字以齊別有舜典而其將已亡故東晉梅賾獻尚
書孔傳亦無舜典至齊建武年吳興姚方興於大航
頭得孔氏傳古文竟分堯典爲二以慎徽五典至末
謂之舜典而加二十八字于其中此僞書也故漢光
武時張純奏宜遵唐堯之典二月巡狩至章帝時陳
寵奏言唐堯著典眚災肆赦皆是舜典文而皆冠以
堯典之名即前漢王莽傳所引十有二州皆稱堯典
後西晉武帝初幽州秀才張髦上疏引肆類上帝諸

四書賸言

文亦稱堯典自僞書一出而僞然改從則是古書二
篇而今誤分之非古書二篇而今誤合之也蓋二十
八載以前是古堯典月正元日以後是古舜典則二
十八字僞可驗矣若朱子竟疑古文爲僞
之至者

孟子頑夫廉頑字古皆是貪字漢王吉傳孟子云聞
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晉書羊祜傳亦曰
貪夫反廉懦夫立志雖夷惠之操無以尚也南史稱
任昉能使貪夫不取懦夫有立志

漢中常侍樂松對帝曰昔文王之囿百里人以爲小

箋宜元則入以為大與孟子不同

孟子今茲未能趙註今年未能茲字即年字閻潛丘云杜元凱左傳註以茲作歲解古詩為樂當及時安能待來茲來茲來歲也即呂覽有今茲美禾來茲美麥語則以今茲為今歲可驗

孟子五等之爵以天子當一等則與尚書列爵惟五之文不合蓋有天子自列爵而列已位在內之理故王制曰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以子男分一等而天子不列數內其于諸侯之六等亦去君一位而列五等雖王制後起然較孟子之文稍為近理不然班祿之制孟子以天子之地方千里與公侯伯子男明分四等而爵等分土惟三止列三等則正以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為分土之三何嘗有天子在其中乎則班爵不猶是乎

孟子天子之地方千里諸侯皆方百里其地字王制改作田字田即地也但地有山林川澤城郭宮室陂池涂巷種種而田則無有故田較之地則每里減三分之一是通有千里者田未必有千里矣今既云班祿則祿出于田當紀實數為得以三分減一之地而强名千里漢後儒者所以不能無紛紛也不知孟子所云地字亦只是田字觀魯欲使慎子為將軍章周公之封于魯也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于百里又曰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則較量于百里恐不足當必是實數可知而按其上文仍是地字為周地即是田耳

論書前只字文兩亦方云此文字是字字並非詩書六經之文古稱子衛問使學字耳說文文交畫也吾嘗及史之闕文謂字畫有可疑處闕而不書孟子不以文害辭謂不以字義傷句義此其故以周官八歲入小學保氏其教以六書使習字也信然則子以小學為寫字之學非私言矣

論語放於利而行孔安國曰放依也然並無他據即字書亦從無此解後見檀弓梁木其壞則吾將安放鄭註有云梁木衆木所放謂榱桷者依梁以立比之衆人依夫子始知俗以安放為安效者誤也若漢書有所放效禮記有放而文此是助字與放不同

四書賸言二

蕭山毛奇齡又名甡稿
[illegible]校

論語伯牛有疾包註牛有惡疾按古以惡疾為癩禮婦人有惡疾去以其癩也故韓詩解芣苢之詩謂蔡人之妻傷夫惡疾雖遇癩而不忍絕而劉孝標作辨命論遂謂冉耕歌其芣苢正指是也又淮南子曰伯牛癩又芣苢草可療癩見列子生于陵屯則為陵舄及地蠙之衣註

論語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朱註禮病者居北牖下此本喪大記而誤墉字為牖字者但鄉黨篇疾君視之東首邢疏引此亦作北牖不知室制祇一戶一牖以北不開牖止有牆也儀禮北牆曰墉若北牆開牖則亡國之社所以通陰氣而絕天陽者豈室制乎

孟子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舍止也言止取宮中不須外求也舊註舍止又以不肯為止謂不肯皆自取宮室之中則猶是止字而解又不同

孟子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今以作字句與字連

下讀但漢讀皆不如此趙註聞文王作興以興[illegible][illegible]號令而文王興起乃曰盍歸乎來又離騷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王逸註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此正引孟子文而以興字句者最備何註與說不同多此類

孟子百里奚事趙岐註謂奚自賣五羖羊皮為人養牛註亦以為人牛食而不吝可以為要譽之具此係文度其事不過如此實則百里五羊有必不可信者奚名轉五羖大夫其人今以此得名是必有一五羊之事流傳人間乃言人人殊如扊扅之歌曰百里奚初娶我今五羊皮是聘物也又曰西入秦五羊皮則贖作客賃者也史記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以五羊之皮贖之歸秦是又贖奚物也其不可憑如此若朱註謂得五羊之皮而為之食牛此是臆見從來無此說且此亦何足要譽趙氏去古未遠或有師承若以今人而造古事則何可如此

孟子放飯流歠出曲禮然曲禮放飯解又不同古之禮飯必與人共飯而同一器不用匙箸以手取之故飯著手則不得拂之而放于本器之中當棄餘于篚無篚棄餘于會會者簋蓋[illegible]盤如此因

似未可爲與解者但儒者因陋已久恐駭聞之反爲
人耳

閻潛丘嘗言益子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火者堯時官名即火正左傳閼伯爲堯火正是也周禮司爟掌行火之政令亦即此官朱子不曉火爲官名于尙書命益作虞處謂堯但使益除獸驅禽獸未必使爲虞官至舜而後命作虞則不知火是官名而又誤以烈山澤爲虞官事兩失之矣按此則益初爲火官至舜時改作虞官書傳自明趙註火官名

宋孫奕示兒編以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謂愁

其在齊故至忘味所云不圖至斯斯即齊也此是齊說而于理有未足者史記明云學之三月何至相愁即愁亦何至忘味據云食旨不甘悲而不知也發憤忘食愁而不知也夫以發憤爲愁則夫子爲人愁且至老當有此理

大學格物只是量度物之本末其格字釋義已見前篇後閻潛丘讀李善文選運命論註引蒼頡篇格量度之也爲解快然謂大學格物只此已見尙何他疑矣蓋蒼頡訓纂滂喜爲三蒼字書之最高古者此爲非格至格正所能爭也見窗改刻中斷然爲宋後所

增入耶

魏志和洽傳因尙書毛玠等以節儉進人物皆云儉約過中以之處身則可若以之格物所失實多此正以格物爲品量人物之解與大學格物正同須知格物二字自來行之然釋義只是如此觀此則後儒紛紛何爲

知行不分非謂知可兼行行可兼知也謂知者知此行者即行此也若以格物爲窮致事物之理則未行所知在事物而所行在誠意者知謂事物只是知誠意只是行是知之與行斷港絕流也知謂事物既知

誠意又須知是事物少一行誠意又多一知也若然則所云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恐未然矣或曰朱子所言物亦即心身家國天下之物原非汎汎事物則于補傳所云天下之物即凡天下之物又說不去矣朱子明云十件物格到九件不妨一件物格到九分不可則心身家國即以朱子自言之亦止曰三綱領八條目有多少條件而曰十件九件乎

先仲氏曰六藝在小學已嘗傳習何見大學則苟欲格物莫先六藝生不爲講禮說樂窮盡心力且亦多

年歲然後之于身心性命了無干涉生平妙處精力
有限無令人欺若云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無論
衆物試格大矣之一物格射如后羿如養由基必不
能每假使能中亦斷不能使后羿養由基其心之全
體大用有一毫能明也曰無不明乎究彼
理文高嘗講學于道南書院即宋楊龜山舊祠也劉
有以大學改本是否爲問者公曰僕不
能定其是否顯然有說于此向來此祠作西北向不
正今改作正西向則改正矣弟不知諸君皆以爲正
否衆皆曰正曰可再改否皆曰不可改曰假使有人

經書 五

詩又以爲不正再改之何如皆曰從有此矣凡云改
正其在一改若可再改則必今之所謂正者仍未正
也可再改則昨向之所謂不正者原未不正也公曰
然則一大學而明道改之伊川改之朱子又改之宜
何如矣衆皆黙然後公殁敕賜公與龜山兼祠改道
南書院爲繼愚祠至今祀之
大學若有一个臣倘書作一介臣介个通字在傳裏
八年不使一个行李註个一本作介可念春个與倘
同箭子負矢五十箇國語一个負矢將百箭皆介
大學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姚立方云壹專壹也見莊

文言專是皆以修身爲本此如孟子忠恕則動
氣皆槩傳吳丘之命壹明天子之禁皆一作專壹可
驗其成作一二之一如毛詩壹發五豝者一壹以申朱
子不知何據註作一切大一切者便宜傳日之謂如
漢禮樂志以意穿鑿各取一切後漢王霸傳以微一
切之勝皆苟且從事譬之以刀切物苟取齊截不顧
長短謂之一切如以一切爲大凡人謂此是佛家語
如一切功德一切究家之類者砌不育竊恐可証經
自朱子在何有此而宋後爲字書者皆截入大凡大
義且引大學此文作証噫予古文從此無分辨矣先
仲氏曰讀書當分時代勿爲宋元以後韓書所誤正

經書 六

此謂也
一切見于前史若想應解斷辭有不作一槩解者如
王莽傳維用爲茂倚施一切之政此則有苟字又何
待言若平帝紀一切滿秩如眞張敞傳願壹切受署
並井一槩乃觀其本註皆言權補史職並行事則
仍是苟且之意始知讀書當虛心勿謂一槩便明可
莊草也
中庸壹戎衣而有天下此壹字是殪字尚書康誥曰
殪戎殷言滅大殷也故中庸註衣讀如殷齊人言殷

聲如衣今有衣姓者殷之裔也若戎殷叶與今韻
戎商正同自詁武成者多誤解作一著戎衣意以為
字解一字兩朱子亦仍以一著戎衣為言夫以兵衣
為戎衣如甲衣甲裳等不知有據與否若一著戎衣
除一著字便是難通著者附也衣服附在其身曰著
者甲則但貫之于身故左傳躬擐甲冑又曰擐甲執
兵未有言著者經學嚴切何可使疏義鶻突如此
中庸衣錦尚絅必非頌人及卞詩未有衣錦褧衣而
可改作衣錦尚絅者此必逸詩也但絅自通褧作禪
衣解玉藻云禪為絅蓋夫人臨嫁則在塗加錦而覆

以禪衣其意實所以障塵今日懸文之者斷章取
詩雖非一其義自通若因此是泥指不必解臨嫁時
服則何故衣錦何故衣錦而又加禪衣此非他衣可
妄認矣若庾信烏石蘭氏墓誌銘云那姨褧服則直
用頌人詩何與此不同
論語自行束修以上束修是贄見薄物其見于經傳
甚衆如檀弓束修之問穀梁傳束修之肉後漢第五
倫傳束修之儀則皆況以大夫上用饋贈問之禮為
言若孔叢子云子思居貧或致樽酒束修子思弗為
當也此猶是饋餽遺之飾至北史儒林傳馮偉門

徒束修　亡不受而指教學者矣又略書月之門
學後進頗疑是贄不過于其終身于財不行答多者
未嘗有所改自勝人以此少之豈非與論語未嘗無
誨作相反語又唐六典國子生初入學置束帛一篚
酒一壺修一案爲束修之禮則分束帛與修為二總
亦是贄學贄儀也論以漢後史書多有束修字作約
束修飾解如鹽鐵論桑弘羊曰臣結髮束修元和
鄭均束修安貧三國魏相範焉管寧束修其明類達
謂束修不是物際引諸束修詞以爲其天下詞字
但同者多有說是不必是能于其又不必是是必欲

躐同之謬矣試論本文行行字又行以上字若束修
其形何嘉又行形自束修何能將之而上乎
至古多字皆器觚不觚觚者酒器也上古器多用
面改字後有瓜等代始範金為之但其形本方方
圓皆有四棱面下至足其腹又屹起四棱稜稜觚狀橫亦
有之通俗文曰木四方為棱八棱為觚是也其足之
四棱是皆觚取以為角隅故西都賦曰上觚稜而
棲金爵今觚之不觚者何大抵觚之不觚以漸而
成其間有為圓制者史稱史傳云破觚為圓是也此
必當時成語史用之耳此所以謂之不觚也然其圓制先

時猶從腹上至口是其嘴者尚□□□
横起口而背有稜枝如散尚不失觚義至後時則從
腹下至足俱爲饕餮雲雷之形是腹上至口已平光
無稜矣此觚之不觚也然猶有下足以內藏四小稜
者以亦不敢盡沒其義迨後併此而無之則終不觚
矣蓋由世俗日趨簡便所以全失聖人爲與法于制
器之意矣 ○如此其他可知故夫子嘆之若又以
木簡爲觚其出漢志顏師古曰學書之牘或以記事
削木爲之是也其角則有稜然無人削觚角爲圓者
且不得用字從觚竹觚則字從觚皆觚字所生非本
[illegible]
字也大抵後世古器流傳日少日缺其質係金玉者
人知寶愛故尚得存傳什一于千百然好事藏弆者
類不能改知鼎彝宗任器酒器也後世以爲焚香之
其呼曰鼎爐彝爐觚解皆酒器也後世以爲養花之
其呼曰花觚花解俗語失真反令人併古器而疑之
俱不可嘆哉予因取其說入猶求爲中既憶幼時曾
在卿忠敏宅見慈女觚是漢器千金之物形頗長而
腰甚細不任盛酒且口亦反向尚疑與酒器不甚合
故缺之然其說則有可求也因記此以俟知者
孟子鬱陶思君爾豈皷言引證與人喜斯陶以陶作

喜解此義第喜亦言正合然未得其義□□六
鬱陶□□□漸鄭玄註其則直引孟子鬱陶思君爲言
始知舊說又合鬱陶二字作解不止陶字也惟張
晏解□喜也愛也則又兼憂喜二意爲言故後有
□□本之解大抵喜愛不能伸結而爲思故楚詞
□□□陶而思君今曹植詩鬱陶思君未敢言皆以
□□□□□□詞南謝靈運詩嗟鳴已悅豫幽於猶
鬱陶時言以悅豫鬱陶並出所謂見則喜不見則鬱
也此謂潛丘爲之言者今朱子註孟子曰思之甚而
氣不得伸則但以不得伸解鬱陶而不識喜字反添
[illegible]
氣字欲爲解經者卿[illegible]
[illegible]
孟子[illegible]有世之上有世之下一氣不斷古文排句
[illegible]以及乎後也若以有世之下連
[illegible]交淡王古傳云孟子云奮乎百世之
[illegible]有世之下爽不與起
後漢竇何傳欲矯枉故直必過正云正枉必過其直
[illegible]又申長統昌言曰若夕偏情矯用則枉直必
過正引孟子曰矯枉過直今孟子俱無此文
孟子不日成之朱註不終日也者勿亟助于下勿亟子

來有礙矣豈有毒既成而猶子來者日亟既成而復
戒勿亟者按本詩鄭箋謂不日不與設期日而成之
此與國語引此詩韋昭註云不日不課程以時日正
同其云成之者非謂已成謂由是以至于成如國語
其日不廢時務俟田時之隙而子以成之是也大雅
不限時日故可戒勿亟惟未成故趣事如子來此在
孟子前今後詩有用註者豈可至今日而妄解焉
孟子為長者折枝趙岐註折枝案摩折手節解罷枝
也此卑賤不事尊長之節內則子婦事舅姑問疾痛
苛癢而抑搔之鄭註抑搔即按摩屈抑枝體與折義

正同以此皆卑役非北人肘為故曰是不為非不能
觀後漢張皓王龔論云豈同折枝于長者以不為為
難乎劉熙註按摩不為非難為可驗若劉峻廣絕交
論折枝舐痔盧思道北齊論韓高之徒人皆折枝舐
痔朝野僉載薛稷等舐痔折枝阿附太平公主類皆
明作婉詞之具而朱註云折草木之枝則無理無據
任無事類矣且問折草木之枝何為乎
孟子稱五霸趙岐註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此是
夾輔之言若周時則不然按荀子王霸篇齊桓晉文
楚莊吳闔閭越句踐謂之五霸此戰國時所定與後

儒不同故明虞東元謂秦穆公用之而霸此是春秋
傳秦用孟明遂霸西戎晉本晉霸中國此言良然若
丁公著以昆吾商大彭豕韋合齊桓晉文為五霸
則于經文為謬就當時霸會較量優劣為未合矣公
著唐人其言亦不知所據引之何為
孟子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事按左傳襄十四年衛
侯出奔齊孫林父使尹公佗庾公差追公而御公者
公孫丁也初尹公佗學射于庾公差庾公差學射于公
孫丁是時差欲射丁而曰射為背師不射為戮射之
禮乎乃射兩軥而還尹公佗曰子為師我則遠矣以

其師之師也乃獨還而射丁丁授公轡而射佗反中
佗臂其事如此則是孫林父追衛獻公事非鄭使衛
而衛使追也且是尹公佗學射于庾公差非庾公差
學射于尹公佗也其中或射或不射與此事而不甚
合大抵春秋戰國間其記事不同多此類
孟子引書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趙岐註書逸篇以
漢世古文尚書未立學官故凡在今文外者皆稱逸
書以其官書也凡古文稱逸書以此
論語子桑伯子王肅謂不見經傳惟鄭註以秦有公
孫枝字子桑為據則伯子一人子桑又一人矣若但

咸舊註但稱伯子則必姓子桑字伯子者故宋胡氏以為疑即莊周所稱子桑戶容或有之朗家語記桑戶不衣冠而處同人道于牛馬則蕩檢踰閑不止太簡矣恐仲弓所引又未必即較等及此輩耳

論語八佾舞于庭又曰雍徹于三家之堂以廟即是堂堂前有庭歌在堂上舞在堂下也但季氏大夫亦何得逆僭及天子禮樂且三家者仲孫叔孫季孫也仲孫慶父後叔孫叔牙後三人皆得罪以死本不宜世有享祭即祭亦不宜三家並廟即並廟亦斷不能以天子禮樂祀慶父叔牙季友三人既並祭三人又何得獨稱季氏一若為季氏專廟凡此皆漢晉唐宋至今所貿貿無一解者予曾與近儒論宗子作大小宗通繹乃遂因大小宗而得解此書蓋魯為宗國以周公為武王母弟得稱別子為文王之宗禮別子立宗當祀別子所自出（見大傳）因立文王廟于魯（見史記）為周公之所自出名出王廟（見禮）在大祭文王而可以不用天子禮樂也乎其用天子禮樂者以出王故其祭出王者以宗子故也若三桓為僖桓公子季友以適子而為宗卿亦得祭所自出而立桓公一廟漢儒不解有謂公廟設于私家者（[illegible]）此正三桓所自出之廟以三桓並桓出故稱三家堂以季氏為大宗故又獨稱季氏其所以用天子禮樂者以桓公故而桓公得用之者以文王用之而羣公以下皆相沿用之之故然而僭矣文王周廟得用之即周公太廟伯禽世室皆不得用而可用及羣宮乎故昭十二年公羊傳稱昭公謂子家駒曰吾何僭哉答曰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天子之禮也此正與夫子之嘆同意世人予其書而不能讀此義千秋終闕絕癸亥予歸田未死偶得見及世有學者幸取予大小宗通繹而並觀之

孟子滕文公為世子滕定公薨舊註古紀世本錄諸侯之世滕國有考公麋與文公之父定公相值其子元公弘與文公相值似後世避諱改考為定改元為文者若萬章稱孔子衛孝公公養之仕何則春秋史記並無孝公惟夫子于衛靈死後在衛七年當出公輒時亦曾在衛故朱註疑為出公但出公並不謚孝然舍此又別無他公往來宋孫奭疏謂仍是靈公史記春秋年表衛靈三十八年孔子來祿之如魯又孔子世家衛靈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此正公養之實據然則明有孝公字

豈可不信孟子而反信史記惟趙岐註稱孝公乃國
君養賢之禮養孔子故孔子爲衛宿以答之其曰養
賢之禮曰宿留似古原有成文而分明引之者漢去
古未遠必有師承未可以今世所見疑古人也
孟子則變置社稷朱註毀其壇壝而更置之若徐氏
疏謂變者變其主也蓋先王立五土之神祀以爲社
立五穀之神祀以爲稷以古推之自顓帝以來用句
龍爲社柱爲稷及湯有七年之旱遂以棄易柱此謂
之變置謂變其主而置之非毀壇壝也第顓頊至周
不易不一而易祀者止一柱似亦未可爲據者且此
亦宋人疏義舊註不如此

西河合集

四書賸言　三

蕭山毛奇齡　字初晴　又字□□　稿
邵陵　錢蹊在微　顧佩鈞　良治　校

論語君子務本本字不作始字解此如大學物有本
末不是事有終始子夏之門人小子章抑末也本之
則亡不是先傳後倦有始有卒蓋本末是體段始終
先後是功次截然不同若謂始卽是本則始立道生
物有終始抑末也始之則亡不可通矣且大學始字
猶貼本字爲言若子夏始字則直貼末字孝弟爲仁
本尤不可通也予嘗謂惟經可以解經六經本字原
是明白且有顯然務本二字自爲註脚者學記曰三
王之祭川也必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
務本則務本者正務此草木之根株江海之大原也
此經之自爲訓詁者也何改註爲
後漢杜篤傳曰功雖顯外本之者心也末雖煩蔚致
之者根也夫仁人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枝葉之
有根本也故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人之本與
班昭女誡七章有云禮八歲始教之書謂小學也此

引周官文

柳子厚詩小學新翻墨沼波小學是字學

孟子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此大夫禮也乃引之以稱陽貨此最異事而註者惘然而不能解向以此詢之座客皆四顧駭愕殊不知季氏家臣原稱大夫季氏是司徒下有大夫二人一曰小宰一曰小司徒此大國命卿之臣之明稱也故邑宰家臣當時得通稱大夫如郈邑大夫郕邑大夫孔子父鄹邑大夫此邑大夫也陳子車之妻與家大夫謀季康子欲伐邾問之諸大夫季氏之臣申豐杜氏

註爲廚大夫公叔文子之臣論語稱爲臣大夫此家大夫也然則陽貨大夫矣註故不識耳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註不明白遂致解者謂春秋書法如此究甚春秋並無大夫臣並稱者臣大夫即家大夫也其曰同升諸公則家臣升大夫之書法耳

左傳子伯季氏初爲孔氏臣即孔悝家臣也新登于公

後漢列女傳行已有恥動靜有經時然後言不厭于人又曰仁遠乎哉我欲仁而仁斯至矣

滕文公問孟子始定爲三年之喪因是可怪但戚因諸侯皆不行三年喪乎若然則齊宣欲短喪何與然且曰吾宗國魯先君不行吾先君亦不行即是稱周公伯禽滕叔繡並無一行三年喪者註者畏賤特不知天下學人何以皆爾之而並不一疑此大怪事也予嘗謂學貴通經以爲即此經可通彼經也往讀論語子張問高宗三年不言夫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遂疑子張此問夫子此答其在周制當必無此事可知何則子張以高宗爲創見而夫子又云古之人其非今制昭然也及讀周書康王之誥成王崩方九日康王遂即位冕服出命令誥諸侯與三年不言絕不相同然猶曰此天子事耳後讀春秋傳晉平

初即位即改服命官而通列國盟戒之事始悟孟子所定三年之喪引三年不言爲訓而滕文奉行即又曰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皆是商以前之制並非周制周公所制禮並無有此故侃侃然曰周公不行叔繡不行悖先祖違授受歷歷有詞而世讀其書而通不察也蓋其云定三年之喪謂定三年之喪制也然則孟子何以使行商制曰使滕行助法亦商制也

孟子君薨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三年與論語同惟檀弓天子崩王世子聽于冢宰三年尚書大傳作君薨與王世子聽于冢宰此必古制遺文有各見者

論語以君薨答高宗事此附耶相應以天子諸侯本通禮也時有無錫客在坐疑天子亦可稱薨而予非之次日投札云昨所云崩即是薨非妄語也孟子稱舜卒鳴條文王卒畢郢而尙書且稱舜陟方乃死何也且爾雅崩薨無祿卒殂落殪死也郭註曰古者死亡尊卑同稱也豈非崩薨本相通與曰禮有周制有商制夏制惟唐虞制未定故尊卑同稱郭璞所云古者正指唐虞以前言也若商周一有定制則必如曲禮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槩不可易此如朕我也古君臣皆稱朕孟子象

亦稱朕離騷屈原亦稱朕至秦制定之爲天子之稱則不得朕矣故定制之後天子諸侯及有將將稱如周本紀王皆稱崩而獨厲王曰死于彘春秋書天子崩公薨極嚴而于列國諸侯則又稱卒此如二世皇帝亦曰奈何不告我不止虞舜野死文王卒畢郢可稽口也使有人于此必援據古經而稱崩薨稱朕非癡子乎盍亦思之

數月後客復託錢景舒致札仍謂薨不必指諸侯曲禮文不必是周制爲言予遂不復答但語景舒曰彼必以我爲不能引一周制文耳春秋不王崩公羊傳引周制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illegible]其文註穀梁宋公卒傳[illegible]明曰周之制也則其[illegible]學不能及明而又好爲生讓樹生之說吾將奈何

周公弟也管叔兄也趙岐註周公以爲管叔弟也故愛之管叔以爲周公兄也故望之則周公是兄管叔是弟此亦據事後議尙書金縢孔氏傳其于管叔及其羣弟云周公擬攻其弟管叔及蔡叔霍叔放言于國以誣周公始知管叔果周公之弟其以管叔爲兄者皆本之史記管蔡世家之文實則史遷受學于孔氏而不見孔傳且不見古文尙書故致誤世不曉也

予嘗以此質之仲兄及張南士亦云此事有可疑者三周公稱公而管叔以下皆稱叔一周公先封周旣又封魯而管叔並無畿內之封二周制立宗法以嫡弟之長者爲大宗周公管蔡皆嫡弟而周公爲大宗稱魯宗國三若尙書孔疏釋流言所起謂殷法兄終弟及三叔疑周公爲武王之弟有次立之勢則亦以爲公次武王其弟及與殷法合故流言則趙氏所註非無據也

三家者以雍徹雍是武王祭文王之詩故中有旣右烈考亦右文母句若魯之歌雍則以魯是宗國當祀

文王為大宗所自出因立文王一廟名出王[illegible]文王時亦從而歌雍詩也乃季氏是宗卿亦當祀桓公為大宗所自出亦立桓公一廟名出公廟遂于祭桓公時亦歌此詩蓋但知祭所自出而不知所出之有不同也至雍詩小序則又誤註曰禘太祖之詩夫禘太祖則當頌太祖以下先公功德而祇稱文考文母於義不合考其誤則正以辟之歌雍為祭大宗所自出而不聽宗法疑凡追所出必是不王不禘之祭遂以大禘當之是但知追所自出之斷是禘而不知所出之又不同也考喪服小記大傳原有三所自出

六

一大禘一大宗一應予王明列三等而從來註禮者皆不能聽且即此雍詩而序之者以自出之誤而升後王之詩於先公辟之者又以自出之誤而降先王之詩於後之群公此在春秋戰國時參顛情形歷于存抉表發者而至今日而始瞭然指出之嗟乎讀書人何可不自勵也

明堂在辟地而後為齊有然不知所始註者但曰王者聽政之所夫聽政自有朝寢未聞周王聽政在東辟者若謂泰山明堂因巡狩而設則西南諸嶽其有無明堂不見經傳且欲行王政而但以文王治岐為言其於立言之意亦多少不合不知此即出王配帝所也古明堂之制原為饗帝而設自黃帝以來唐虞夏商俱有之但饗帝必有配后稷既配天於郊而文王則配天於明堂且天子繼祖為宗必有宗祀而周制以文王當之孝經所云宗祀文王於明堂者是宗祖之祭周頌我將詩小序所云祀文王於明堂則配帝之祭也特辟本侯國諸侯不敢祖天子則祖文宗武非辟宜有南御文王只出王之故大宗之國不祖而宗因特立周廟在祖廟之外而又以文當配帝特設明堂為出王配帝之所蓋天子二郊既祭昊天上

七

帝而於明堂則兼及五帝原是殺禮故明堂九室祇以中央太室與東西南北之太廟合名五室而祀方明於其中方明者上玄下黃東青西白南赤北黑一本主也故天子祖文王於明堂而辟則得以大宗宗之天子以歲祭饗上帝於明堂而辟亦得以四時迎氣五方饗帝十二月聽朔降及之蓋周郊在二至而辟郊祇在孟春祈穀季秋報享鎬京明堂並祀文武而泰山明堂則祇祀文王孝經所稱嚴父配天則周公其人者專指此泰山明堂為言而世又不曉也若然則其取文王治岐亦即因祭文而推本及之以為

治岐者實宗祀所自來也豈汎及也
夫子爲衛君不知如何爲法豈有夫子爲拒父者據公羊傳衛輒之立受命靈公古立國典禮不以父命廢王父命輒之拒聵遵王父命也可爲也據左傳則衛靈齊景新定同盟伐晉而晉乘衛靈初死用陽貨計挾蒯聵以伐衛喪則伐喪當拒借納者以報宿怨其意叵測又當拒且晉所怨者靈也靈甫在殯而報怨者已在境雖非蒯聵亦定無拱手而聽之者是不可不拒况晉爲齊魯衛三國所共仇衛雖欲平齊魯安得而平之則又不得不拒故當時衛人無有不以拒晉爲能事者此又可爲也據此二義而夫子在衛原有似乎爲衛君者然但爲其拒晉不爲其拒父也何以見其爲拒晉觀夫子春秋書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又書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以爲晉伐衛而齊衛拒之並不及衛君此爲其拒晉也何以知不爲拒父夷齊兄弟尙求仁而謂父可與抗乎此不爲拒父也然則爲公輒者可以知所自處矣若公羊之說則輒非不受祖命靈命予耶未嘗命公輒夫子爲衛君全不在此說見論語稽求篇

孟子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是禮器文

孟子衣服不備不敢以祭犧牲不成不敢以祭粢盛不潔不敢以祭與穀梁成十七年傳宮室不設不可以祭衣服不備不可以祭車馬器械不備不可以祭有司一人不備不可以祭語同

予病中不能寐與兒孫詩講禹之聲章追何以蠡曰用之者多也城門之軌何以非兩馬之力曰用之者久也然則儒子於書理全未通矣經塗九軌而每門三門祇各一軌則塗凡一用而門必三之此正用之多而謂久可乎車之涉軌也門與塗同時無久暫也匠人旣造門亦卽造塗未嘗前年有門今年始有塗也何謂久也時兒子遠宗兒子文輝亦在側皆愕然不能答旣而各請予解予欲令其自省但曰解經須讀經今人祇以私意億逆而于本經文未嘗一讀宜其謬也試亦于是矣足哉一語復誦之予少頃遠宗恍然曰得之矣孟子文多微詞于此則微詞中又斬新截截急拄其口而使之自解只是矣是哉四字盡之蓋此語專闢禹之追蠡不關考擊並不及文樂猶之門軌之齒不關馬力並不及塗軌蓋一比較則多寡生而祇論此追亦祇論此軌則久暫之意自見書外故曰是是者追蠡也追蠡爲考擊所致得毋門軌

之舊是馬力與只此一語而年世久遠非一朝門力所能到意隱匿可驗所消急破其賊不煩詞則天下有微詞而嚴於正旨者註者不曉也

乘車多四馬謂兩服兩驂其式四言則巳不可解況詩問之意正欲張馬之多為及從賊馬北是何意及觀趙岐註謂兩馬是公馬國馬引春秋外傳國馬行關公馬稱賦為証然國馬公馬亦多無解者古謂臨鄉縣皆有都鄙所賦馬供往來之用謂之國馬以此為民間所出馬也至公家乘車及鄉遂賦兵牽載任器則馬皆官給謂之公馬以為總畜之公牧者也故周禮牧人所掌皆稱國馬而馭夫趣馬又分公馬而駕治之雖無大分別要之行賊之馬則祇此兩等然則兩馬謂兩等馬耳

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出史記列傳然隋秘書監王劭謂人是衍字漢書藝文志孟子十七篇名軻子思弟子則似親受業子思者即趙岐註亦然嘗舉以詢座客多無識者惟王草堂辨之極悉謂史記世家子思年六十二然考春秋孔子卒在周敬王四十一年而伯魚先孔子卒巳三年夾向使子思生於伯魚所卒之年亦止當在威烈王三四年之間乃三遷志及孟子所載則孟子實生於烈王四年其距子思卒時巳相去五十年之遠焉能受業乎又謂魯繆公曾尊禮子思然繆公即位在威烈王十九年則史記所云思年六十二者或是八十二之譌亦未可知若孟子則斷不能親受業也予謂史記漢書猶不足據況三遷諸志則後人撰造又安可信予祇以孟子本文計之梁惠王三十年齊虜太子申則孟子游梁自當在三十年之後何則以本文有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語也然孟子居梁不及二三年而惠王巳卒襄王又立何則以本文有見梁襄王語也乃實計其時梁惠即位之年距魯繆即位之年止三十零年即梁惠卒年距魯繆卒年亦不過四十零年然而孟子巳老本文有王曰叟是也則受業子思或未可盡非者與左傳趙叟註尊老之稱曲禮六十曰老

予素薄講學謂學宜躬行不宜講所宜講者獨經耳曾在道南書院講曾子問首章而不能續仁和錢升嚴讙借沈昭嗣園亭擬續斯會而座客雜辨大學因有大學講義一卷見別錄但當時亦有勝言可記者子問有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有據否

時嘉興陳自曾作在坐起曰古經文是經經說
皆是兩書無有分割一書作經傳者如易經有易傳
周氏傳京房傳是也書經有書傳伏生大傳是也詩
經有詩傳毛傳韓嬰傳是也春秋經有春秋傳三傳
是也周官經有周官傳李氏獻周官傳四篇是也自
仲長統不曉傳是註因有周戴禮之經戴記禮之傳
語而朱子非不曉是兩書於大學孝經則并以一書
而分作經傳是經傳二字不過據仲長氏語而誤分
之者若孔子之言曾子之意則概乎未有據也
王草堂禮叢亦曰往以爲大學孔氏之遺書必實有所

本故自元至今取士功令直以此書加之論語之上
及觀其著大學或問反曰孔子作大學別無左驗此
或是古昔先民之書則堯唐矣若曾子之意自莫須
有天下無千百年以上之意而文公一人能知之者
至補格物節謂竊取程子之意則定自不謬乃遍考
二程全書則皆有大學改本然皆無此意及觀其自
作大學序又曰間亦竊取已意補其闕略然則果誰
意乎
格物照禮記大學只是度量本末以本文原云物有
本末格物者格此物也或云量度淺淺則張鶴門于果

云此處正須淺解否則便知止並自欺地位是誠意
矣雖禮記大學不分章節亦不分綱領條目必欲分
之則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其本亂
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
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直謂此一節釋格物致
知何不可也
錢升巖曰大學以格物始以絜矩終格物則量度
本末絜矩則量度人己故虞翻曰格量度也漢書曰
度長絜大絜亦度也如此則前後一貫矣
是日有無錫客在坐謂爾雅說文俱訓格爲至此格

物當作至物解物是人己即明德新民格物者謂向
離乎物而今至之也猶中庸言成己成物也予曰如
此則格物二字明新已了更不必誠意脩身及齊治
乎矣鄭康成訓格爲來遂有來物之解啓後儒嘗議
豈有徒執一訓詁可解經者
次日客授札數千言大約謂格物是至物不當作量
度解且物兼人己亦不必該家國天下禮記曰成身
不過乎物身即己也又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
乎物仁人孝子即人也人己兼至即是不過謂至乎
物而不可離也此真物字格字之實據矣若先儒謂

人已該身心意知家國天下則不然管則家國城郭也城郭有人民而謂城郭即人民可乎

時王百朋錫羅若傢在坐予出札詢之百朋曰客但得禮記二物字便矜為創據不知此係哀公問篇其所云物指言動言彼以言不過詞動不過則謂之不過而此云成身不過身仁人不過人其言雖通見新民既是物則家國天下即民也民即物也乃又謂家國天下是城郭不是人則齊家治國將齊此家室治此城郭乎抑將齊治此家國中之人乎且六經物字不止哀公問也其義亦不止人已也物有虛指有

實指如詩有物有則以質言易之陰物陽物以氣言國語神之見也不過其物又以數言此虛指者也若實指事物則繫詞物以群分以爻畫言天生神物以善繼言大司馬鄉遂載物以旗章言儀禮鄉射禮物長如笴其間容弓以射位言值弓袠與其不當物也學無褒以麻縷升數言何獨於家國天下而疑之若傢曰格訓其度此是李丞相斯及太史令胡母敬所定字詁不學者反以為怪殊不知物字亦有訓度度者周禮載師氏以物地事春秋昭十三年傳物土方儀禮既夕禮冢人物土皆其度之義使必執一經以難一經則格格物物訟無已時矣人不可不讀書然何可拔讀便執雖如此

先仲氏嘗論格物謂大學進此物字不當一字作兩解假如他經物字雖出不倫周禮宗伯辨名物春秋傳納民軌物國語毛以示物樂記物以群分禮記緇衣言有物而行有格尚書克勤小物則一經一義一字一詁任其自便至若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則不得謂六德之物非六行之物哀公問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則不得謂仁人一物孝子又一物今大學既以本末為物則格物之物即是本末之物

乃又舉他物以辨格物則即本文一物字而前後異義豈可為訓

錢某舒吳說知止節與大學全篇通貫予向作大學問其首相合今備錄於此其言曰大學在止至善而其首功則全在知止得止以盡此至善誠意是也誠意好好是好善惡惡是惡不善故毋自欺則知止自慊則得止小人之為不善掩不善著善是誠意之反謂不能知善得善也君子之道學自脩道盛德以止至善是誠意之證謂必毋自欺以知此善慎獨自慊以得此善也然則誠意非他不過慎其好惡以止於

至善而已至於意誠則總以好惡二字順推到底如正心脩身之忿懥好樂脩身齊家之親愛賤惡治國平天下之反所好絜所惡好民好惡民惡總只以絜矩概之蓋天下之數出於圓方圓出於方方出於矩平矩以正繩仰矩以望高覆矩以測深臥矩以知遠環矩以爲圓合矩以爲方則一言矩而上下前後左右舉是矣絜者絜此而已然至此而得至善不止知止矣故至善兼明德新民而知止能得則兼至善平天下三言得失一言新民之止至善得衆得國是也再言明德之止至善善則得不善則失是也三言誠

意之止至善忠信則得驕泰則失是也蓋忠信誠也驕泰者誠之反慎獨之反也卽小人之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者也亦卽小人之使爲國家彼爲善之善無如何者也然則平天下道善之得皆由於止至善能得之得是卽一誠意而知止得止齊家治國平天下皆在其中謂非本乎故曰此謂知本

華嶽二山與河海對文按周官職方氏九鎭河南曰豫州其山鎭曰華山正西曰雍州其山鎭曰嶽山與爾雅五山河南華河西嶽並同[illegible]

蕭山毛奇齡字秋晴又名甡稿　[illegible]較

四書賸言四

樊遲請學稼旣非甘隱恬退周學稼何用注經者當責求所以用稼之意而乃以粗鄙目之且曰當闢之斥之一似遲之眞欲爲農夫爲圃人者此不惟與夫子所答三上四民大旨全不相合且厚誣古賢友肆呵斥太無理矣試思夫子明曰爲用稼則學稼自有用管以此問朱鹿田鹿田應聲曰莫是如后稷教民

稼穡思以稼穡治民否及觀包咸舊註則直曰遲將用稼以教民則世亦原有見及者遲以爲世好文治民不信從不如以本治治之此亦時近戰國幾幾有後此神農之言之意特非並耕耳然而小人之用矣古凡習稼事者皆稱小人尙書無逸篇知稼穡艱難則知小人之依又祖甲逆民間曰舊爲小人高宗與農人習處曰爰曁小人孟子曰並耕者小人之事此從來稱名如是故子曰用稼非不善然而身已爲小人諸不自知矣因以君民相感三大端教之蓋好禮義信則用大學稼則用小也古學字卽教字爲教而

學故教亦各學別禮大學九職一曰三農生九穀二
曰園圃毓草木註圃即戒師所云場圃可樹菜蓏與
蔬亦治民之事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此明白了快之言自解者不
明竟成一四書啞謎嘗在胡司寇宅作酒則府令子
臣爲通場座客能解此免飲四座各罰醉而必不得
解後以札問朱生鹿田生答曰此從親是孝也子儀
曰有是哉噫德不孤矣因令逢言之復札曰孟僖子
爲懿子之父本賢大夫嘗從昭公至楚病不能相禮
歸而講禮學禮苟能禮者必從之逮死召其大夫曰

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我死必屬說與何忌于孔
子使事之學禮焉其所云何忌即懿子也今懿子適
來問孝則使之從親即是學禮而特是未經細揭則
與孟莊之不改父臣不改父政明明指出者貿有未
盡並遂曰何謂不違親子曰所謂不違親者盡禮之
謂也如此則上下通貫前後一轍矣子曰然
不違與幾諫章又敬不違同即順也中庸順乎親孟
子不順乎親皆此義故無違非不違乎理非非不違
乎禮蓋以禮事親即是順親若曰不違禮則不違即
順也人方問順親而我以順親對之可乎

聘禮執圭入門鞠躬焉及享發氣焉盈容私覿愉愉
爲此皆襲論語鄉黨文者又有下階發氣怡焉語則
孔安國註怡怡自舒氣本此
施少參講學湖西有客問子何以可使漆雕開仕少
參曰子焉能使開仕但可以仕耳此虛詞也曰不然
但可仕則當如仲弓可使南面韓愈文可以出而仕
明着可字是文無有也且惟實有仕故可使仕若虛
使之是教之自衒且干進也而可乎衆無以應少參
乃請予予曰此實使仕也其使字與子路使子羔爲
費宰文例進同蓋夫子爲司寇門人多使仕者其家

著者則原思子羔冉有季路樊遲子貢公西華是也
若子游仕武城子夏仕莒父子賤仕單父仲弓仕季
氏宰未知爲夫子所使與否至于漆雕開之使仕而
不仕與閔子騫之使仕而不仕則皆在此時雖子騫
力辭費宰然仍爲夫子宰要經從政與子開之始終
不仕猶不同然要其使仕則一耳集註解論語竟忘
夫子之爲司寇宰原思爲宰包咸註孔子作司寇使
思爲宰若子路使羔則集註但云子路爲季宰而舉
及之殊不知夫子使開與子路使羔明下兩使字是
論語書法夫子既使由隳費而隳費之後子路即使

羔宰費以鎮叛亂此在夫子子路實實有使仕之實使閔非況遣猶之使羔非旁舉也不然無仕而使仕譬諸無食而使食欲其不謀食得乎

公山弗擾以費畔集註謂弗擾爲季氏宰與陽虎共執桓子而據邑以畔此大謬者陽虎執桓子在定五年此時無公山共事也若據邑以畔則在定十二年夫子爲司寇時使子路墮費而公山以費人畔夫子方遣將大夫下臺職伐親定其亂而謂夫子被召子路不悅何一謬至此及讀孔安國註知前儒原未嘗誤而集註誤者孔註共執桓子雖策書不載然虎因桓

子而逐仲梁懷實弗擾使之則以費宰而謀執若上即是畔且適在夫子未仕之前因註曰執桓子而召孔子原可通也至朱氏改而召孔子爲據邑以畔夫然後以五年之事移之十二年之間春秋論語兩不相通而經義晦矣施愚山曾以札問予答之頗悉然尚有兼辨史記處茲不具錄

子華使齊集註謂爲子出使則冉子請粟便自難通夫子第設教闕門並無食采爲得有餼廩夠粟可待須給且其請出入最夥多即司財之管也漢世學官有都養弟子然祇主饔飧不主財用想夫子當時未必有此然且交師日給所廢幾何幾有祇使一弟子而露積狼戾可私投至八十斛者吾不知天下學人何以各安之而不一奮也按邢氏正義謂子華仕魯爲魯使而適于齊則正夫子爲司寇時與原思爲宰同一時事故記者合兩事而並記之聘禮諸侯之使皆以衆十車列館門外據禮註每車一秉有五籔籔音逾即庾也是館廩之粟計十車有十五秉故冉有據此以三分之一予其家此亦準聘禮而行之者舊註包咸以十六斗爲庾馬融以十六斛爲秉皆出聘禮記文

解經最忌添出添出則反覆聖經而曲就已說古所稱抄詞有明戒矣且經有添字而反不通者如司馬牛問仁章爲之難言之得無訒本言爲仁極難無暇言說原自了了且此難字正與仁者先難可以爲仁矣可以爲難矣俱有關會解者添曰必存心故行事難行事難故言不妄發則以爲字作行事解已亘通矣且本文兩句祇以難行釋訒言之故而解者必添以存心釋難行之故使兩句一層忽改而作四句兩層致爲之難一句題學使試蕭山童子滿場千餘卷既似爲仁又似爲事既似存心難又似爲事難既須

以為事應存心又當以存心起言欲心事糾纏存雜
膠轕欲求一字之通難矣嗟乎何至此
往嘗聽講論唐虞之際於斯為盛二句謂唐虞才盛
于周然于有婦人焉二句決接不下必須添降而夏
商皆不能及二句然後可接轉大慣慨天下有聖賢
措詞如是闕落必需在傍者添務補言而後能達意
豈可為訓且此章前後亦頗難明既說周才忽揚周
德陶流絕潛故集註亦自知周章欲以三分天下一
節另作一章而不知經之難通全在添出兩句誤解
舉言無他故也經本欲贊周至德而以才盛起之謂

有如是盛才而猶不用以治亂至武王始有之非至
德乎此本前後一串翻覆見意故舊儒謂唐虞兩代
不如一周此正解也於斯為盛猶曰於斯為美於今
為烈言今盛且烈也若曰盛于周則不特句例不合
必添出入字而後可接下句于文例亦不合且世有
五數盛于十數者乎是數亦不合見先聖後聖並無
低仰孟子定道統既以禹與皋陶作堯湯見知之統
隨以太公望散宜生作文王孔子見知之統豈有周
存舉散諸大聖而忽與禹稷皋陶較升降分優劣者
此真小人之腹與論語立言之大旨又大不合何必

如此
子路問聞斯行諸若是後問父事則義當必行貴
請問他人之理顏淵見子路曾子三者不告
曾晳雖曰父兄俱在長然此時不當請命也故漢
包咸註直指為賑窮救乏之事謂以行事言不以學
問言如友朋急難納貲賑恤及於官行政應為種種
儘可與貲子路使子羔宰費此在子路隨貴後豈不
當使但不告夫子便失辭擇再有給使家以聚飲請
夫子且猶有多與之患此由求兩人明明見諸實事
者特舊註賑窮救之四字反太指煞耳集註引張氏

單以義言且曰恐傷于義似有說事之意而講師遂
添一理字以義設之然則四書之亡于入此不既多
乎
文猶質也必添曰文之不可去猶質之不可獨存也
質猶文也必添曰質之不獨存猶文之不可偏去也
且又必添曰若欲盡去其文而僅存其質然後接下
何則何知乃備曰若然則文質何異虎豹犬羊無辨
矣較自爽捷
泰伯讓國耳夫子從後視之謂是讓天下此深文之
言乃說者又復深文曰讓商及說■■以讓字者一

則曰太王有翦商之志而伯不從再則曰泰伯足以朝諸侯有天下而棄不取夫以商業未衰之際太王方竄徙不暇而謂可翦商在太王必無此倖心以公季文王二世力戡前緒猶不能集統而謂泰伯乘天下不取在泰伯亦必無此妄念此所謂誣古人之言者予所不道也且其以讓國為讓商者非通人論也父欲傳位于季子以取商天下而我乃去國以使之必傳是助之篡也太王商臣或欲遵商紂傳及之法由長次以及于季而我乃挾弟仲雍併其次而亦去之是篡之又篡之也三以天下篡而友曰三以天下讓何以通焉見六經不可滅也本欲証讓商而無據乃取經証經曰太王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太王遂欲傳位于季子一是魯頌文一是春秋傳文也按魯頌居岐之陽實始翦商翦滅也謂後之滅商始于岐也非謂太王之志也太王不能滅商也春秋傳僖五年宮之奇曰泰伯虞仲太王之昭也泰伯不從是以不嗣從順也如定九年從祀先公之從謂順昭穆也工史以昭穆定世次而伯且去國以聚昭穆謂之不從非不從父命也太王不曾命翦商也本欲解論語而乃併毛詩春秋而盡從而誤解之可乎且春秋

八

傳與記同云太王欲傳位于季伯乃去國今日季宜不從而後云王欲傳位于季者皆謂書經之言自宋儒一出而唐虞三代之事實皆為之一變嗟乎豈虛語與

鄭康成實論三讓亦杜撰可笑採藥一讓赴官不奔喪二讓斷髮文身三讓按伯奔荊蠻本隱姓名即武得天下欲封伯後亦曲求而始得之彼時焉得有行迹之事且傳明云泰伯至吳端委而治至仲雍始斷髮文身而乃以此為伯事雖其誤始自史記然要是失據者

九

江漢以濯秋陽以暴只是極言夫子道大德盛難以形容纔欲摩擬彷彿即是為潔白之累此如濯之至者無可攄濾暴之極者不容霑染蓋其言有子之事之為皜不可尚非以此喻其道比其德也大凡潔白指孤介一邊不是絕詣豈夫子而可與潔己以進并欲潔其身者同類並稱即白云涅而不淄亦正謂不為物污非如釋氏之白業黑業白即是善也孟子滄浪濯纓考工記練事後白皆是惟恐點污之義秋陽即夏陽其氣皦白了無障翳

在魯陽虎親富不親仁此即孟子引陽虎為富不仁

爲仁不富二語所始
公羊傳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少乎什一大貉小貉則似反從孟子語襲入之者
哀公以年饑問有若此是夫子爲司寇後待君頗重儒術故特來相商乃以國用不足之際反使減稅且復爲君民一體俗儒門面話以涵應之此大不要緊一行徹法亦姑果有以與君耶不知此經濟也夫公所患者用不足也用出于賦而井田之法有貢有助賦則通出乎貢助之間蓋貢即是稅助即是藉故周制徹法但通貢助並無有通力合作計畝均分諸說

此是宋儒杜撰徹法並無考據大抵鄉遂用稅法都鄙用助法總是什一雖什一亦不等如載師稱近郊什一遠郊二十而三園廛二十而一漆林二十而五然要以什一爲斷自宜稅畝于什一外又稅其一則什二矣公所云二吾猶不足是也但其所稅畝祇是稅貢不是稅藉縣鄙都鄙皆藉力而耕力無可稅是以稅雖有二而所稅無幾若用出于賦賦有九等自國中四郊以及都鄙山澤通爲財用所自出如祭祀賓客喪荒羞服匪頒燕好以及軍旅田役諸用在鄉遂都鄙俱有常賦而一一經稅畝以後則國既橫征野多逃斂關榆縣貢反有漸垂質之者此公之所以嘆不足也故有子之計謂莫若行徹以什一之名返其餘稅而九賦所入自無曠闕夫以情而言則君以是稅與民而民誰敢以不足之用及與君者以法而言則變荒有式君方合諸賦以通賑䘏何患年饑此所謂因時補救捐虛稅而收實賦者而惜公之不早悟也其後公年以加賦重問夫子夫子不能挽而遂以加之作秋哀十二年春用田賦是也宣公初稅畝是加稅哀公用田賦是加賦其時齊與交爭軍賦不足在徹法都鄙出車每一丘所賦祇出馬一疋牛三頭而今又二之再出馬一疋牛三頭此不特稅有二賦亦有二論語孟徹之言與春秋田賦之書兩相表裏善讀者思之

徹法在春秋三傳皆云什一而藉又云穀出不過藉原是助法後說周禮匠人註引孟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語謂是徹法則尤爲可信以徹者通也若通力合作八字則于周制班爵上農夫食九人節先自不通乃既主此說亦宜書一而于請野節註又云周之徹法如此何耶孟子雖周亦助本是實証謂周都鄙用助法耳而前後兩註遂使此語至今

無實解豈不可曉
鄉遂既用貢則雖有公田而亦若無有故曰惟助有
之今貢助並行則不止惟助而猶惓惓于此者以爲
莫善于助也是周雖用徹亦即助也三傳俱名徹爲
稅者此也

周禮夫三爲屋屋三爲井此雖井而不公者以一井
有九夫也詩曰南東其畝春秋曰盡東其畝則井井
而亦廢之或南或東非一縱一衡此即阡陌之製非
井田也

古中庸無分章其見于疏義者則概以子曰爲限如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則合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
邇子曰吾說夏禮則合王天下有三重爲類

嗜秦人之炙無以異于嗜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
據集註謂食色是性此告子所曉故以嗜食喻之則
嗜食在內與敬長在外正別此何足辨辨亦何足以
曉告子且夫物則亦有然者也句亦全無解說
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與嗜秦人之炙二句相反
集註曰耆炙之意同無理且使難者曰冬則飲湯
夏則飲水果在外非由內也何以解之
特以二者問先仲氏先仲氏一曰敬長無人我以長

在人耳今嗜炙亦無人我此非人也物也且其無人
我而必長人者以長在外耳今嗜炙止愛而亦無人
我而惟外是愛此非長在外即愛亦在外也[illegible]
一曰以在位而易其敬猶之以在時而易其飲也
夫嗜食甘飲者愛也愛亦在外矣[illegible]

[illegible]
中節內省不疚與論語內省不疚都是功夫集註于
論語添不愧于心爲內省不疚之由于中庸則又添
不愧于心作內省不疚之效何雜亂也

論語子畏于匡並不註匡在何地考魯原有匡邑但
此時夫子去司寇出走至哀八年始反魯其非魯邑
可知矣若莊子謂是宋地則宋無匡邑且未有一過
宋而桓魋匡人遭兩難者或據史記謂必當是衛邑
然舊說謂陽虎曾暴匡人而夫子貌與虎類因有此
難則陽虎不得暴衛邑此與風馬不及之事且考之
春秋傳亦不合則在夫子生平一大事而舉世不識
豈不可嘆[illegible]
按春秋傳公侵鄭取匡在定公六年是時季氏雖在
軍不得專制陽虎過衛不假道反穿城而躪其地其令

皆出自陽虎是虎實帥師嘗侵鄭時匡本鄭邑必欲爲晉伐取以釋憾而匡城適缺虎與僕顏尅就其穿垣而入之虎之暴匡以是也至十五年夫子過匡適顏尅爲僕匡遂以爲虎而圍之則匡是鄭邑此明白可據者惜漢後儒者皆不考也

世家孔子過匡顏刻爲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琴操孔子到匡郭外顏尅舉策指匡穿垣曰往與陽貨正從此入此即圍師入城之事

至于論語子在陳在陳絕糧從我于陳蔡之間孟子子在陳君子之阨于陳蔡之間在舊註今註皆置不間惟在陳絕糧孔安國據莊子謂孔子之曹不容之宋遭匡人之難于是之陳而吳適伐陳陳亂故乏食則又誤註者夫子之宋過桓魋之難不是匡人且據年表定公十二年夫子適衛十四年適陳是時並無吳師伐陳又且在陳絕糧與阨于陳蔡是一時事夫子是時尚未適蔡至哀三年夫子去衛適陳又久之適蔡至六年而始有吳伐陳楚子救陳之事見于春秋絕糧之阨當在此時孔氏誤也

若在陳歸與之嘆亦一時事而史記分論語孟子爲二以定公年在陳作孟子嘆時哀公年在陳作論語

四書賸言 十四

嘆時則又杜撰無理大抵夫子五適衛三適陳一適蔡而然後歸嘗歸與之嘆則在第三次適衛第二次適陳之際絕糧之阨則在第四次適衛第三次適陳之際他無與也故嘗較夫子轍跡與論孟合者自去司寇後即適衛是時衛將奉粟六萬爲夫子祿而仍不能用孟子所謂主顏讎由所謂于衛靈公際可之仕皆在此時此適衛第一次也及去衛將適陳過蒲蒲人止之仍反乎衛是時南子請見且留夫子于屬車而夫子去衛論語所謂子適衛與子見南子皆在此時雖史記云有吳楚之寇而春秋無有是史記誤者此適衛第二次也乃夫子如宋遭桓魋之難又如鄭然後至陳論語兩所云子畏于匡與孟子所謂微服過宋所謂主司城貞子皆在此時此適陳第一次也既而去陳復反衛又將之晉渡河不果又反衛因靈公問陳而又去衛適陳論語所謂衛靈公問陳子孔子子在陳孟子所謂予在陳皆在此時此哀之三年爲適衛之第三四次適陳之第二次也乃自陳遷蔡吳始伐陳而楚來救之聞孔子在陳蔡間使聘孔子而陳蔡大夫懼而見沮因之有絕糧之事論語所謂從我陳蔡在陳絕糧孟子所謂阨于陳蔡之間

四書賸言 十五

皆在此時此哀之六年爲適陳之第三次適衛之第一次也謂此復反衛與出公周旋然後歸魯論語所謂夫子爲衛君衛君待子者自衛反魯孟子所謂于衛孝公公養之仕皆在此時此哀之七年後爲適衛之第五次而夫子之轍跡終焉凡以經註經必豁實據此庶乎有可據者然尚待善讀書者雖事爲耳儒者說經本欲衛經使聖賢言語燦然作斯世法式而集註于諸賢所言必盡情吹索一概掃棄自有子孝弟子夏賢賢以後雖無一許可者即夫子所言亦必務其補救以正闕失豈儒者所學原與夫子一門

四書改錯　十六

徒與同與抑亦儒者神聖直接堯舜禹湯而于夫子以下多不當與皆譏季氏使閔子爲爲費宰註甚爲不平季氏之使因夫子附費後以費嚴邑宜使一仁賢者爲之而閔子不往遂使子羔此原非徹圉求賢學臣招隱如燕師之下王蠋新莽之下龔勝也乃借閔子一人語厲聖門以爲臣季氏即事夫號則夫子明明爲季氏史爲季氏司職吏豈夫子事夫號與乃又自知無理謬言曰聖人則可則由求游賜以下固無論冉仲弓與子騫同列德行且重爲夫子所許可使南面山川其舍而論語直曰仲弓爲季氏宰向使

註論語而不通讀論語是爲不通既通讀論語而又作此語厲是爲侮聖無忌憚請自擇之

管仲如其仁召忽死溝瀆夫子定論其是非精確見于稱求篇甚詳乃欲厚責聖人之言謬云桓公兄子糾弟故仲罪可原若使桓弟而糾兄則聖人之言無乃言義之詐啓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則直語厲聖人矣據春秋公殺及左傳註管子史記荀子莊子尸文子吉越絕書說苑以至諸書所引文無有云桓兄而糾弟者惟漢薄昭上書爲漢文諱故改殺兄爲殺弟此在韋昭漢書註已明言之而作此語厲則害義

四書改錯　十七

之言啓萬世反覆不忠之亂非夫子乎授鼠竊忠器即夫子言稍有礙亦當耐之不應盡情一氣作里巷語詳失儒者從容氣象見已實無理實不讀書不識桓糾長次顛倒人倫序又實不能論世凡管召是非并後世王魏得失一概舛錯乃輕口肆意公然語厲夫子越數百年無間者可不恚乎

一貫忠恕是堯舜禹湯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于此不明明曰無屬異學非孔子徒矣夫子明言一貫曾子明言忠恕而已矣一貫者只此一事之道也而已矣者更無他道也聖賢無異學千聖百王無異道夫子曾

子與門人輕與心乃習一貫之道僭甚已推己之目以著明之曾有絲毫見道者而皆作如是語乎舛論夫子一生只此忠恕論語二十篇教人只此忠恕即大學中庸孟子三書亦只此忠恕也大學以明德新民為一貫而務絜矩以該之中庸以成己成物為一貫而提忠恕違道不遠以綜統之然且忠恕二字要歸在恕只平天下首萬物非恕不為功大學以藏恕喻人為絜矩而中庸以求人先施為庸德是以論語兩一貫一是曾子一是子貢曾子是忠恕子貢只是恕一言而終身行之單是恕字不欲無加是子貢行

恕實功即博施濟眾亦以仁聖為子貢強恕極境推之而伸乃之不欲勿施仁及邦家孟子之反身強恕萬物皆備先聖後聖其揆一也蓋聖賢無獨善其身之博施濟物與曲成各正在下學者均有之是明德首民成己成物內聖外王天道人道並無有二而又岐其說曰忠是天道恕是人道又曰與忠恕違道不同則非一貫直千頭萬緒絕流斷港矣豈一貫與學與夫子曾子子貢皆門外漢與

曾子三省皆非為學要領儒者欲埽諸說反謂曾子動切實但病忠信二字為為學之本則謬戾矣此忠字上有為人謀而不五字信字上有與朋友交而不六字豈可刪本文中句而單存二字以立說者不知為人謀交友正聖賢全學大端而世不識也蓋聖賢一貫只在忠恕而以忠貫物則尤在恕故大學首誠意而誠意首功則全在去自私自利之意以求止乎善為人謀者正去其自私自利之大端也儒者不知此義反以為人謀為汎務即信友亦非要道故必摘忠信以為學本正坐不識聖學故至此試觀聖賢言志一在公物一在公善而聖人以安懷信友為己志曾與曾子三省有異同乎

盡心屬知則心無容知從來聖賢論道無知心之語且盡字亦無解作知字者大易盡性中庸能盡其性俱非知也即孟子亦有盡心焉耳矣盡心力而為之曾有云知心者合天下事理須有實際試問盡心是知心則作何盡法以為心本虛靈則見成知覺非我所能盡也若謂我能盡其虛靈之量則仍是存心之實際非知覺也朱氏補大學格物而意不自安乃欲抄孟子此者以就己說因以盡心為知至知天為物格夫知天而窮致物理也乎此不特大學無此說凡古昔聖賢所言何曾有此

盡心節是兒成第一等人存心節次之妖壽節又次之從來孔孟論學多作此層次如或生而知之三層生而知之者三層如有博施三層孟子萬物皆備三層何皆有兩頭一脚一逆一順且以末節分項前節如朱氏註中庸法者此笑話也

心性天一串心由于性生心之謂性是也性由于天天命之謂性是也然溯而得之未嘗逆而出之也盡心之量而無所闕則便知心所自來與性所從出一氣俱到此知字如中庸知天論語知天命不是知識行後而有覺之謂也存心養性是第二等學問人故曰事天言從事于此也第三等則困勉終身又降天一等而曰命天之所命即性也

大學自補格物後處處回護即論語首一章便曰學將以行之也夫學本是行而曰將以行彼謂學只是知欲回護格物以為知是首功耳不知學兼知行皆有知無行而可言學乎

聖賢每發一論必專一其指未有背馳兩端無所適從者如富與貴章專言君子不去仁雖瞬息之間捨猝患難之際亦不去故曰隨順境易處逆境難彼非道之貧賤雖不嘗得猶且耐之見仁而可以難處之境思道之乎因以不去也起下必于是緊作呼應語言仁之不可以造次顛沛有毫釐差也不然前截取舍之分明後截存養之功容兩岐立論使人定取舍乎務存養乎此朱氏講中庸尊德性道問學法在聖賢教人必無有此

貧賤之不去以原推不去也然則仁獨可去耶貧賤夫不得仁亦去不得非造次顛沛非所論也

于取舍不苟中接入仁字實解於陵子豈仁人乎

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以心與仁分內外賓主皆是門面話非另知窺竅之語以心為主而仁為賓心內而仁外猶且不可若仁為主而心為賓仁內而心外則大乖聖學非夫子語矣道心不主道猶之人心不主欲天下無心與仁可造為賓主且分內外者告子不敢言仁外見心外乎仁根于心並無方所如意從心發別無依次心有時不用意而便曰意外可乎不可又見賓主二字出自禪宗相見分賓主一棒一喝分賓主從來儒門並無此言

仲居為居子曰師爾過而商也不及

絜矩不安于上者不以使下所惡于下者毋以事上非諸人行諸己非教之道也

終

西河合集

四書賸言補目

卷一
論語二十五條 大學七條
中庸十條 孟子十七條
卷二
論語七條 大學五條
中庸九條 孟子十一條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字老晴又字大可稿
江發䜣源 朱梓鹿田 較

四書賸言補一

山陰章大來泰占氏輯

四書賸言者西河先生說經錄也先生歸田後日與人說經而學人多不在側鮮司錄者凡雜記問辨皆自以紙片書由零散投篋而亡佚不少昔讀四書賸言與卷就前二卷與後二卷如出兩手及詢之則前卷爲盛縱陽王育朋諸君所輯而後卷則先生之子遠齋爲政雖同由紙片而補綴所聞各存記臆且亦陸續成此書不能一轍予侍坐最後提命亦甚疎然亦曾竊錄數則其見之賸言與經問者尚十餘其一急欲綴卷末而書已成矣因輒作補遺附經集後王草堂嘗云朱子補大學明言取程子之意而程子改本無其文及作大學序則又云竊附己意補其闕略則又非程子之意此補皆原文並非私說而又不參以己意庶同學觀之可見諒云 大來識

人不知而不愠舊解謂凡人不知學君子不愠集註不用其說不知此即教也學未有不兼教者蓋學者

斆也說命惟斆學半言斆居學之半也故學記泄教學之法其最要者云學必問而後語惟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此正人不知而不慍之明證也所謂君子教人不苦以所難也蓋論語者教人之書也

若聖與仁以聖仁加與字似乎與諸而實即一德往在廬陵講學有問聖人何等施愚山曰聖者通也學人而心通之謂也湖人楊耻菴曰如是則佛家所謂妙明覺性從聲聞遂入者非儒學也曰然則字書何以云耳是爲聖曰字書何足據賢下从貝豈當貨取乎然則聖字何解曰以字書解字必不若六經解字之妥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聖專以心言以心及物之謂聖與聽曰聽聽作謀之專屬耳者正當分別焉得相淆予指而是之今若聖與仁予亦以六經解之鄉飲酒義曰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蠢也産萬物者也聖也南方者夏夏之爲言假也假者大也養而大之仁也則內聖外王總以仁及萬物爲言聖仁者明德而新民成已而成物者也禮所云天子之立也嚮仁而左聖正以是也然則學不厭教不倦亦學爲聖仁教爲聖仁以仁心及物而進于聖德矣何二之爲

博施濟衆子貢以爲仁人之事而夫子以爲聖人之事亦謂仁與聖皆推心之恕以長養萬物淺與深總一體者蓋春爲養之本故以聖當之夏爲養之末故反以仁當之六經解聖仁無兩義人之學聖仁教聖仁亦無兩事所謂一貫在忠恕如此而已

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集註云孔子自言未嘗妄作蓋亦謙詞不可解夫自言不妄作則非謙矣而反曰謙豈夫子原妄作耶

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集註云雖未能實知其理不可解夫不知而作謂不知其理而妄作也乃擇善多識而猶未實知其理則仍妄作矣豈夫子果妄作耶此一條係陳自曾補入遠宗門此宜入四書索解與學門釋非錄中

與其媚于奧寧媚于竈集註凡祭五祀皆先設主而祭于其所然後迎尸而祭于奧此語不知出自何書據云祭于所謂戶祭戶所竈祭竈所也古者家居宮室中並不設祭惟親喪祔廟之後返主于寢則祭在寢所此是凶禮若五祀雖是室神俗所稱家神者然家不行祭焉得祭于其所至于奧則爾雅室西南隅謂之奧指凡室言耳實則上室下室皆有奧此奧字

不如是何室之奧據集註奧有常尊又其答門人謂
即居室之奧則直指正室即禮家所云適室者與門
室竈室不同若然則家居正室皆可行祭大無禮矣
禮惟廟室之奧可以行祭因藏主西祏正在奧北故
陽厭陰厭皆得于主祏西南就奧行祭若家之正室
則主人主婦寢處地也天下無男女衾衽昔趾猥藉
之所而可迎尸入祭者

大來曰周官宮正祭社稷七祀于宮中王宮可祭
何得家室不可祭不知此宮字是宮城之宮令朝
廟一區爲言如尚書大傳所云九里之城三里之
宮者凡左祖右社皆在其內故曰祭宮中不然社
稷外神非室神也外神可祭王宮乎

按五祀禮註引逸中霤禮文開首便云五祀皆祭于
廟此一句是要註于此不識而尚欲言禮難矣然而
設主迎尸皆在廟而又各不同大抵祭戶設主在廟
室戶西祭中霤設主在廟室牖下祭竈設主在廟門
外之東祭門在廟門外之左樞祭行在廟門外之西
並非祭于其所至于迎尸則祭戶祭中霤皆迎尸而
祭于廟室之奧此常尊之奧以與設主之室戶室牖
兩相近也若祭竈與門與行則皆迎尸而祭于廟門
外西室之奧亦與設主之門東西門樞相近之故然
皆與朱子所云常尊之奧者正復不同

遠宗曰唐開元禮祭七祀亦徧神席于廟西門之
內道南東向以北爲上其云廟云西門猶見禮意
若此則門西之奧不必常尊安所用媚且門行與竈
皆迎尸于此何以門行皆不媚而獨媚竈是以舊儒
解此並不及五祀之祭祗以一家房室尊卑爲言謂
房室位置奧尊竈卑然而奧無事而竈有功苟欲媚
事當在此不在彼也蓋奧雖兼上下室然單一奧字
則專指正室所謂常尊者此正室奧耳

大來曰奧有常尊似以祭必在奧之故故宋儒以
祭事當之實則祭不全尊奧惟祭在室故尊奧若
由祭于堂即尊在牖閒矣獨室制則由門而堂而
室祗此地爲無上耳

禮器燔柴于奧奧字是爨字之誤燔柴爨室似乎祭
在竈所矣不知正在廟門外之東所謂鼎鑊庖湢爨
室竈陘皆在門外者此祀廟之禮非祀竈禮也大抵
祭祀廟時旣尸食畢則開祭竈以報功故曰老婦之
祭據此則祀竈設主在廟門外之內者亦以祀廟時
設竈于此故仰以[illegible]人制禮亦[illegible]非無義

如此
大來曰禮注廟門東首有竈陘是置上棧于坎所
以安鼎鑊者朱子疑是家竈謂陘卽竈門外不正
可頗柴處則未免杜撰矣
若其有尸則曾子問原云旣殯而祭五祀尸入三飯
但不知誰爲之按淮南子黃帝作竈死爲竈神古周
禮說顓頊氏有子曰黎卽祝融亦祀爲竈神此卽人
帝人臣一如五方神之有炎帝祝融者若禮器老婦
之祭則又以先炊之媪配之其祇扮一尸者統所尊
也至扮尸之人朱子謂膳夫之類則猶是周官而襲

其說者謂竈下厮養皆可推類則周人祭屋社極意
推薄猶然使刑官爲尸未有厮養可汚褻者周禮孫
祭以墓人爲尸亦周官也
大來曰鄭康成謂祝融不宜作竈神亦非也按郊
特牲家主中霤而國主社春秋註在家爲中霤在
野卽爲社以爲中霤神卽社神所謂顓頊之子后
土氏也后土可爲中霤神而祝融不可爲竈神便
無是理
又曰祭五祀用特牲是一牲卽禮器之牲羊小司
徒所云小祭祀供羊牲者孔疏謂用特牛非也說

至用體肉黍稷迎尸用鼎俎然所謂鼎俎與肉皆
羊牲耳
孟子不道桓文之事然孟子自爲文多襲管子如省
刑罰薄稅斂　規矩方圓之正也雖有巧目利手不
如規矩之正方圓也　諸侯毋專殺大臣毋曲隄毋
貯粟　毋擅廢適子毋置妾以爲妻　使稅者百一
鍾孤幼不刑澤梁時縱關譏而不征市書而不賦
以善勝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未有不勝
人者也
至于齊景公謂晏子吾欲觀于轉柎朝儛一節則全

襲齊桓事而易其名與語者據管子戒篇桓公問于
管仲曰我游猶軸轉斛南至瑯琊司馬曰亦先王之
游也何謂也管仲對曰先王之游也春出原農事之
不本者謂之游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夕夫師行
而糧食其民者謂之亡從樂而不反者謂之荒先王
有游夕之業于人無荒亡之行于身桓公退再拜命
曰寶法也　今幼學師行而糧食何疑糧食二字難
通似有訛誤今始知糧食其民爲確不可易也轉柎
朝儛爲猶軸轉斛之誤亦考家之最可驗者
附書魏游傳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圓首方足孰不

瞻仰
隋何妄傳且夫子有云不讀詩無以言不讀禮無以
立
隋書煬帝記宣尼有云與其不遜也寧儉又云百姓
足孰與不足
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鄭康成謂巫醫不能治無
恒之人此言不可作巫醫以治此人非謂此人不可
作巫醫也作立也尚書乃建立卜筮人是也蓋無恒
之人禱祀所不加醫藥所不及故云然若謂此人作
巫醫則巫醫豈易作者周禮司巫司醫皆是上大夫

試而為之極其鄭重且並非賤役如集註所云何得
以無恒擬之故不占而已矣鄭氏亦謂無恒之人易
所不占與巫醫不治者同蓋或承之羞羞是惡義終
在內卦爻之外故曰不占觀緇衣子曰人而無恒不
可以為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于
人乎詩曰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則明明言卜筮不能
及此孔子自為註腳而未後儒說尚有異義至集註
則竟以不解醫之言孔子之言不足據與
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舊註之適也辟譬也猶喻也
如中庸辟如行遠必自邇孟子有為者辟若掘井之

辟人其心之好惡發之于身其與好為好者則有親
愛畏敬哀矜六情與惡為惡者則有賤惡傲惰四情
皆身所自施而於是推之于家陸子靜所云以此量
為取譬者一家之中誰當愛敬自二親斷殺或過或
不及絜其比度然且有倫常之變親愛不終者至于
賤惡傲惰則宜用與否隨施隨譬故好不劇好惡不
劇惡惟能譬者始知之天下有幾諺言可驗也此大
學正解確不可易益明德自誠正後其由家而國而
天下皆從誠意章好惡二字推之以至于新民之極
故此于身家推譬處特領譬字而下章即曰所藏乎

身不恕而能喻諸人喻亦譬也至于天下則直以絜
矩好惡申明譬字此與中庸忠恕成己成物相為表
裏即曾子一貫子貢終身行孟子強恕理道理學皆
從此出而情無一人提醒之也若解作僻字則無一
可通既曰僻則用情已過必皆從施于家者見之試
問一家上下何可賤惡惟賤惡是身之所施不必果
用但遇鄙弁則賤之遇匪僻則惡之非謂家中位分
原有此也若僻則此十情者本家中位分所應施而
但以過情為嫌是一家九族公然有可賤可惡二等
人無理極矣然且親愛畏敬無可分屬據二親則

愛之與敬方懼不足何有過情仰過亦非僻也若做情狀惡則仰此已過安得又僻如謂僻是下章辟則爲天下僇矣之僻不是杜撰則彼是正僻頗僻好人所惡惡人所好爲仁人放流一種安得引例有識者自解耳唐國子石經五辟字皆是辟字

大來曰譬是舊解正義曰此修身之譬也特鄭康成解譬字謂適彼而以心度之因彼賢否喻己得失一假從家而譬身是反觀非順推者故此義終晦要其說必前漢師承有之惟朱元晦作別解其同時陸子靜便有辟爲此甚之訓則前此無異義

又可知耳

又曰曲禮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與好而知其惡二句相合然彼從僻愚遠說與此偏能譬意亦可作據

祭統所不安于上則不以使下所惡於下則不以事上非諸人行諸己非教之道也

篤信好學守死善道正義謂此勸人守道者其義極是但多一道字倘書人之有爲有守其守字已是若守道則又複說道道字非本義矣蓋篤信好學善道皆成此一守字篤信好學非信學也謂厚于誠信篤好學問也守死者非守其死也謂守而至于死也厚于誠信且好學問而于以勵其守雖至死不變而皆善于道則下文非乎故下文皆言有守而善道之事

大來曰下文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道見無道隱有道無道皆不徒窮皆守也則信學善道祗成一守字矣從來以信學守道四字排比人人大將至此則又爲信道而專取學守二字信終與喻等爲伍矣讀書無法從漻皆坐此

遠宗曰古但有死守並無守死死何必守集解與集註俱不曾解得

孟子五畝之宅集註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此二句在三禮並無其文即漢晉唐儒亦並無成說此據東漢趙岐孟子註而括其文者然趙註雖明應必有漢而集註但得其半便立此說甚不可解

趙註廬井邑居各二畝半以爲宅冬入保城二畝半故爲五畝據云廬井邑居各二畝半則已五畝矣此集註所襲文也乃又曰冬入保城二畝半何解宋人說經最忽略此一句竟置不問且以邑居爲城邑之居以此二畝半即溷攙之各二畝半之中遂曰田間二畝半國中二畝半此在宋迄今無異辭者

按漢食貨志云在野曰廬則廬井者井閒之廬也故
曰在國又云在邑曰里則邑居者邑里之居也故曰
在邑謂雅里邑也鄭康成稱里居與趙岐稱邑居並
同
蓋廬井二畝半在公田中一名廬舍何休云一夫受
田百畝又受公田十畝廬舍二畝半謂一夫受田一
百畝又分受公田之十畝各得二畝半作廬居
也此場墳也今在邑之二畝半以國城當之則大謬
不然

大東曰農民無冬月入保國城之理春秋戰于郞
檀弓有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者謂戰敗入守城
邑猶越絕保棲會稽之保故公羊傳曰郞近邑也
若冬月之保則當在縣鄙都鄙之外所云守封疆
者若在國城則舉國門之外合遠郊近郊大都小
都之地而盡棄之矣

四書賸言補 十二

又曰見國門之外設官治事凡州閭族黨井邑丘
甸各有胥師長正大夫宰士屋布基列與農民井
里互相控制使農民冬月俱入國城則凡此上地
諸官俱留何所

又曰先王爲國有令入保城其說亦本之漢食貨
志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于邑此與近地井
里爲言如四井爲邑則必邑中有里居可爲守保
之地故其居名里居又名邑居然且春出民時里
胥鄰長各坐于里門朝出夕入共相驗視若出入
國城則百里之國不過五里之城將越九十五里
而驗視之可乎

又曰見有里之國約有萬井五里之城則止二十
五里也以二十五里之國城加之城中之朝廟宮
府市廛國宅而欲實之以萬井八萬家之里居此
大無理之事也

四書賸言補 十三

管敬管子內政曰四民勿使雜處處工就官府處商
就市井處農就田野而韋昭謂國都城郭之域惟士
工商而已農不與焉則二畝半在邑只在井邑與國
邑無涉蓋古王畫地制邑其在國邑外如公邑家邑
丘邑都邑類凡所劃井地皆可置宅然且諸井邑中
亦惟無城者可處農民若有城如費邑郈邑所稱都
邑者則農不得入管子與韋氏之言稍可據也

然而趙邠卿漢人乃無端有冬入保城之說或係衍
文或有脫簡且或原有師承如周禮夫一廛鄭康成
所謂城邑之居者則或諸邑有城者亦置里居事未

可知若在國城則閭師載師民明有國宅無征園廛
二十而一之文鄭司農註云國宅國城中宅也而鄭
康成即云國宅者凡官所有之宮室與吏所治者又
名國廛與園宅園廛農民所居者正相分別安可以
農民園廛過當之官吏之國宅乎則此二畝半當云
在井邑不問有城與無城並得入保章聊謂都城無
農民則都城是有城之邑國屬太嚴若謂在國中則
茫唐之甚集註但據趙註在邑一句而于保城何涉
不辨及亦疏莽也
不知而作包咸註謂春秋儒者好著篇籍以為作者

作文也然漢人多作是解觀漢書朱雲傳贊有云世
稱朱雲多過其實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則
直指作文矣
梅福傳贊為仁由己再入大府清則濯纓何遠之有
此組織論孟成文然亦以何遠之有為反經行權與
二國丁蔣論同
獲罪于天集註解作獲罪于理王草堂已辨之極恐
大概宋儒拘滯總過執理字實有不必然者竟何于
中庸性字亦解作理理命之謂理自然糊塗且天命
與理相反似使解而于日昔之不識稱候理也則論

子行知必且笑而謝之矣况天是天神又有天道占
今樂錄載樂有大壯大觀二舞引論語惟天為大而
隋書樂志又曰大觀者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是
天原有神有道故先儒解獲罪于天亦曰援天道以
歷衆神衆神者宗神與竈神也又且漢魏後儒引此
何皆明指奔若之天南齊書所載有雜詞云獲罪于
天北徙朔方墳墓不掃遊若流光可云獲罪于理徙
朔方乎
晉書祖逖為豫州刺史克己務施不畜貲產言務刻
己以惠人也

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往益都相公曾以此為問謂
六律六呂是十二個管與樂無涉漢後無此物而五
音不絕何云不能正五音當時惟徐仲山答五音是
五聲必藉十二律之管以寄之故虞書曰律和聲
言以律合聲原未嘗言正聲也然則五聲何以合十
二管曰五聲有四清聲共九聲又有二變聲二變有
一聲高聲共十二聲並五聲原有十二聲而後清濁
高低轉環成周圓道十二管以合之然且用一律而
五聲俱合如黃鐘一管而可合宮可合商可合角徵
羽合聲且不一管正何聲故曰正則未之聞也後見

子文鄉又問及此不知此亦易明仲山偶未見及耳正者証也論語就有道而正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少儀能正于樂人不能正于樂人皆此義若作預正解則五聲如貫珠無偏無頗何容列之

孟子仁義禮智根于心亦謂根之于心猶言本諸身非謂作心之根也自後儒倡爲人性只有仁義禮智四者並無孝弟之說遂亦以四德爲心之根若然則孟子不當又曰故理義之悅我心且不當曰非外鑠我豈有以心之所本而僅僅悅心且僅得不外鑠者見根于心即下文盎于背謂背盎也若云仁義禮智作背之盎則亦無是理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亦言仁之端在心不言心之端在仁也四德是性之所發藉心見端然不可云心本于性觀性之得名專以生于心爲言則本可生道道不可生本明矣故孟子亦祇言人有四端猶有四體夫心尚不可譬之四體而以心之所本者而比之四體可乎

時日害喪註謂桀自比于日故民有是言然不知出何書惟尚書大傳紀曰吾之有民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然世亦罕知者

子謂南容朱註謂南容即南宮縚南宮适南宮敬叔此大謬者按容與南宮縚似一人家語以三復白圭爲南宮縚之行而檀弓以縚妻爲孔子兄女孔子因其姑之喪而爲之誨髽此與三復白圭妻孔氏女事相合或是一人未可知也若南宮适不知何人孔氏誤認作容而史記索隱并謂容即敬叔此是妄註敬叔本公族與家語及王肅論語註稱容爲粹人者大別即曾受僖子命與其兄懿子學禮孔子然並不在弟子之列史記家語所載弟子祇容一人向使容即敬叔則未有載敬叔不載懿子者至縚妻姑喪孔子

誨兒女髽法若是敬叔則此姑者孟僖子妻也其喪在孟氏或廟或寢夫子亦安得誨之況世族喪服自有儀法不容誨也至若史記家語各載敬叔從孔子適周見金人緘口孔子戒以謹言事與容無涉而朱註于三復白圭章又曰事見家語則遍查家語並無蹤蹟不過以謹言與復白圭意相類可合容敬叔作一人耳乃近人作四書考附會朱註竟引家語而綴之曰敬叔歸乃三復白圭之詩嗟乎此非焚書乎

大來日家語孔子三十五歲敬叔請于魯君從孔子適周計之當春秋昭廿五年是時僖子方卒恐

未能適周且聃公已出奔安所得辨君請之若史
記適周反魯在聃二十年則敬叔生于聃十一年
才十歲耳世無十歲能適周者此皆當闕疑之事
邦有道不廢二句便非敬叔無論敬叔是大夫即不
然亦當以國伶作大夫之試此見有成法非廢不廢
可慮搢盡若刑戮則幾見辨之公族在二百四十年
間有以一言致不免者而慮及此
朱註南容居南宮亦非是敬叔居南宮若容則祗是
舊姓如南宮毛南宮長萬類無南宮可居也至註敬
叔爲懿子之兄則又大笑話聃十一年傳泉丘女先

生懿子後生敬叔此展卷即了不必格物也且不聞
敬叔氏南宮乎嫡長以嗣得而必襲氏次得更之敬
更氏者也且兄伯而弟叔人知之矣敬叔叔也
則以學文朱註謂詩書六藝之文按六藝即六經孔
子經解以詩書禮樂易春秋分作六教便是六藝淮
南泰族訓所云六藝異科而同道是也故孔子世家
謂凡言六藝皆折中孔子而孔門弟子身通六藝者
皆指六經則是六藝該詩書而以之並列誤矣古有
六藝家在六藝略漢時尚存若禮樂射御書數則戰
國周官經不驗之書古無此說詳見大學證文考

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觀語氣自指汎言性者
與人之爲言彼所謂道語同至以利爲本然後斷以
己意因是時俗尚智計多用穿鑿故程子謂此章專
爲智發而陸子靜有云此故字即莊子去智與故之
故蓋故原有訓智者如鑿井隨无故也是無智計而
淮南原道訓不設智故謂不用機械穿鑿之意正與
今文言智相合是以孟子言天下言性不過智計耳
然智亦何害但當以通利不穿鑿爲主夫所惡于智
爲穿鑿也如不穿鑿則行水治曆智亦大矣所謂專
爲智發如此註疏以故訓事與下文行所無事相反

然亦未合朱註竟認故作性則全無依據即字書故
字作已然解然未有于已然下添之跡二字者跡是
何物跡則何以是性乃講師以乍見怵惕當之乍見
豈已然怵惕是情豈是跡況天下言性則而已矣語
氣大礙總是誤耳
至于心獨無所同然承上同者同聽言謂同如是耳
與前惟耳亦然諸然字相應蓋然雖訓是然亦如是
之是半作助詞朱註訓然爲可而講師即又添曰同
以爲可則訓字既杜撰解經又支離不如專讀本文
爲直捷耳爾朱子解此字使門人逆揣己意劇至困

頓而必不能得得夠此解非同然乎

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大文本自明自朱注于善不善上加與知二字已支離矣然且謂已之善惡非人之善惡則未有已善而如不及者學未得于已故可言不及此不及誰也孔安國謂探湯喻藥疾邪疏謂如試熱湯大抵如不及喻恐遠如探湯喻恐近若在已抄與遠近兩喻俱不通矣如謂見善無人字則見賢思齊焉有人字乎

不得乎親是不相能如瞽子教子類順則悅之矣故毛晃增韻以順訓和悅即下文底豫所謂底致悅豫是也朱注以得為悅以順為諭親于道不惟順字添諭道支離將舜之底豫但能得親而不能順親大無理矣孝經以敬事長則順毛詩克順克比比于文王敬長同難論道幾見之言可論以道者且本文明云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則悅親之由全在舜自盡其道與中庸順乎親有道正同乃欲使親盡道則舜之盡道與中庸順親有道諸道字皆繆亂矣況論道何易順親必論道天下尚復有順子乎

心齋也心見莊子是黜聰明墮肢體喪心志絕仁義禮智明明與端而以釋如忠萬無此理

蕭山毛奇齡　字初晴　又字老晴　稿
胡紹安國則　門人劉扶上　較

四書賸言補　二　山陰章大來泰占氏輯

管子曰孝弟者仁之祖也謂仁原本于孝弟也論語開卷從以孝弟為仁本實襲此言以管子在論語前也然謂仁不孝弟在前人有成言矣若唐房玄齡註管子曰仁從孝弟生故為仁祖此生字則又從論語本立道生諸而推言之然亦見孝弟生仁仁不生孝弟後唐諸儒其解說總如是耳

遠宗曰民之初生謂之祖祖者生初之名

吾十有五而志于學章此聖學次第與諸經言學處不宜同異故以經證經則十五志學志大學也古者十五入大學即誠意愼獨止善去不善之學立者成立也猶言學有所成謂學至此有成立此如樂記禮義立孝經名立乎後世易觀變乎陰陽而立卦之立作成樹解故學記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立以成立二字自為訓詁集註解立作守則從來字書無此訓且誠意愼獨忠恕絜矩作何守法此皆不知痛痒語也

若以致知天命則以經證經不惑是知人知天命是知天不惑是窮理盡性知天命是至于命不惑是誠明知天命是聰明聖知達天德蓋不惑則于人事不貿亂如賈誼傳衆人惑之惑知天命則全契天德徐邈所謂合吉凶善惡而皆本之于定命此正天下至聖參贊位育之實境並非事物所以然之謂中庸釋維天之命但云至誠不已天之所以爲天此直指天德天道與事物之理毫無干涉今必牽連不惑謂不惑是當然知天命是所以然則錯認此不惑知天是事理二字然不能顯然以事屬不惑又不能顯然謂不惑是理且又不能顯然謂不惑知天總是理則朋章極矣集註凡着層次必以當然所以然分別之實則知當然便應知所以然無大深淺豈有十年知當然又十年知所以然者若然則大學格物原無窮致物理之解據如補傳所云在即物而窮其理則此時大學意尚未誠第一層工夫尚未下手而先使之不惑使之知天命天下有是事理乎且何以大學窮理在十五時而夫子窮理必待之四十五十豈聖學大事全無定準可隨說改變如此

至于耳順從心所欲集註引不思而得不勉而中爲解此似有穩妥而又不然不思不勉安勉之分謂不勉强耳耳順從心非生安不勉强也天下無生安而近之六七十者且不思不勉一齊俱到豈有十年不思又十年不勉之理必以經證經則耳順者是以小體爲大體從心者是以人心爲道心總渾化之極神聖之事也孟子從有小大以耳目口腹當小體養小不失即口腹亦非尺寸之膚何況耳目故耳目俱爲大體所關而耳先于目向志學立學但修此聰明睿知之身以進天德至此則耳無逆拂四體皆喩將洪範所云作謀舜典所云闢聰皆從此無扞格也此身教也尚書謂生民有欲樂記以感物爲性之欲總之皆人心也向志學立學但止善去欲以爲盡性至命之本至此則善惡俱實無事去欲人心即道心矣洪範之作聖大學之絜矩皆不越乎此也此又心教也

大來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以身與物隔也耳順則不惟不蔽物且能通物禮運所謂大順即萬物從此皆感通矣若從心所欲則從不在心而在欲曲禮欲不可從原是從字虞書俾予從欲以治亦以欲爲從且正與絜矩有關合處聖人內聖外王之學固是如此

孝者所以事君也云何本無可解余說經者多事謂三者是人自有以孝弟慈與事使總屬一人者則其人祇一事君使民之人非大學治國平天下者也是必孝弟慈是一人事使又一人兩在孝弟慈有三並人在事使者有四並人嚼雜極矣殊不知此三者是孝弟慈之教不是孝弟慈之人齊家治國各有一教但治國之教端不出齊家之中故孝弟慈者家教也而其所以教國者即在于此則此三者字皆指教言何曾有人在而一人七人煩聚訟為

中庸天下之達道五以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當之此自言達道不言人倫故夫子重言五者天下之達道與篇首喜怒哀樂天下之達道並同彼以性言道此以教言道其皆非人倫一也是以鄭康成註達道謂常行之道百王所不易而孔氏正義亦云五者皆是人間常行道理事得開通此自以常字解庸字與前庸德庸言相照合觀其云所求未能即此達道中君臣父子兄弟朋友當名以為庸德即達道故鄭孔注疏皆以常行開通為言而並不及五倫五教一字此可驗矣及朱子作章句誤以庸常之常為典常之常又誤以孟子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所云父子有親五何即此五達道五名因而誤曰[illegible]所謂五典孟子所謂父子有親五者是也不知契之所為人倫在春秋以前另有五者與孟子所言不同孟子所言必戰國相傳別有如此然又與五達道不合五達道是兄弟孟子所言是長幼長幼以官府僚友鄉黨齒序為言並非兄弟戰國遊士義以兄弟長幼判作四義而章句淆而為一既非虞書五典又非孟子人倫將唐虞以後春秋戰國以前諸經所各見之人倫一齊抹却而自宋以後六合八荒無不以五達道之五者為五倫定名並不知前此五倫為何如者此開闢以來又一混沌也

契所教人倫在尚書稱傳極是明白然總見春秋文十八年莒弒其君庶其傳季文子引臧文仲之言使史克告曰高辛氏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謂之五教而杜預註云契作司徒五教在寬即在此八元之中是當時五倫只父母兄弟子五者有天合而無人合而其為教則又與春秋義方大學慈孝康誥友恭相左自唐虞夏商以及周之末季皆具此數是以春秋臧孫辰季孫行父二大夫並有賢名而史克又熟于掌故並作此言即五

帝紀述五教亦無異詞因之孔安國註虞書[illegible]
典曰五典者五常之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
者是也至五品不遜正義謂五品卽父母兄弟子五
者敬敷五教正義謂五教卽教之義慈友恭孝五者
以至皐陶謨敕我五典周官君牙弘敷五典註皆如
此其不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爲五倫者以漢
唐儒者皆在宋以前原不知有以五達道爲五倫之
說然亦不使孟子人倫闌入一字雖孟子所言定有
六歷必不杜撰然顯有前經自不宜以後來之說參
其內此亦前儒詁經之一法也

又來曰孟子所言人倫在春秋時已有之觀論語
子路曰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
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則亦以君臣長幼爲人
倫之二矣且其以主客爲長幼則長幼正非兄弟
與五達道有別不可不辨

諸書經極重名實猶是君臣父子諸倫而名實不苟
偶有稱舉必各爲區目如管子稱六親是父母兄弟
妻子禮記稱六順是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
敬王制稱七教是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
客禮運稱十義是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
惠幼順君仁臣忠齊晏嬰稱十禮是君令臣共父慈
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義婦聽祭統稱十倫是
君臣父子貴賤親疏爵賞夫婦政事長幼上下白虎
通稱三綱六紀是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諸父族人諸
舅師長朋友雖朝三暮四總此物數而十倫非十義
五道非五常中庸三德雖非洪範之三德如謂名目
小事無關得失宋後不識五倫而君臣父子不絕于
世而始焚書世何嘗竟絕倫行然而千古恨恨者
正以此名目得失所關者大也乃宋儒又曰秦人焚
經而經存漢人窮經而經亡一似說經之害較焚尤
甚則亦焚之而已何章何句之有

禮器禮之以少爲貴者以其內心也是以君子愼其
獨也

射義射者求正諸己己正而後發發而不中則不怨
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默而識之與學而不厭是一是二集註鑿註作三件
而于默識何並無實指不知是學不是學東陽虛子
遂併前及之以爲識是知卽則學當是行識是存諸
心卽則學當是措諸身將註不分明一徑胡突不知
此只一件無二件也何以知只一件此後卽有若聖

與仁抑為之不厭誨與此正同彼為不聖仁此學承
默識為不得與聖仁作兩件則學自不得與默識作
兩件此易曉也此以經証經也且此不得分兩件也
惟分而作之是有知行對待之說而大不然者知不
得言默矣下無知識而先有聲響形諸外者若謂不
藉人識求則人有言語不是不默默在己不在人也
人自不言不可謂已默然也又有心身對待之說而
更不察者不言而存心必有物以存諸心非心存也
已識謂作記未嘗謂作存也此皆不知痛癢之語也
然識之學即強記之學學記所謂以記問為學者特

八

字之為學多務口耳一如記之所謂呻其佔畢多其
訊言者因之以沉滯記誌為難得之事故曰何有非
此是心學又是知學與不厭之學有兩等上文非謂
此是絕學聖人有未至也何有者自謙且勉人也
博學而無所成名與執御執射是一串事射御即博
學中兩件學也集註不審學字并不審射御為何物
致有御為人役卑之又卑之解東陽盧子遠來與之
論學因問及此予曰此即學也內則十五學射御二
十博學二十則博學無方無方者無類即無所成名
也容十五學故無名博學不執學故無一名若射御

則卑學之矣故夫子曰吾將執一學則就卑時所學
中求之其射御乎然兩不能執必當執一一又當擇
其易者則御易于射執御已卑矣此自明自若曰御為
人役則御雖稱僕如冉有僕類然太僕是周官名以
大夫士為之與隸僕不同故曲禮君命召雖賤人必
大夫士自御之昏禮夫御婦至于自御御君長御父
御師御戎軍御田長則職御所在並非人役即趙簡
子甫王良賤工王良亦反甫曰小人若正以田禽賤
御御與射相抗故耳若周禮以保氏幼學自造六藝
講五御之法此不可信然曲禮少儀皆曰問大夫之

九

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是此一執御不惟非
賤役亦非幼學安得卑之
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孔安國以穀作善解謂
三歲學而不至於善此必無之事予初是其說既而
以不易得語氣不類姑置之後見由洪孝標來偶與
論學及此節始知朱子解穀作祿改至字為志字以
為三年之久而不志於祿為不易得仍是不讀書之
言古者為學至入仕皆有年限如學記比年入學中
年考校至七年論學九年通大學與內則十年入鄉
學宿大傅二十年入大學諸年約略相近故王制

以鄉人論秀初升鄉學者名為選士俊士以司徒論
秀升入國學者名為造士造者成也謂學至是始有
成也然而七年九年小成大成至大樂正再論而升
諸司馬大然後可以入仕然猶必辨論官材任事較
爵而然後授之以祿此如漢志所云三年通一學至
三十年而學始立始得授仕故曲禮四十強仕內則
四十始仕自入學以至服官必以三十四十為學仕
之限是以漢代限年非年滿四十不得察舉未有三
年稱久三年即志條者若周禮三年大比鄉大夫獻
賢能之書于王此正司徒升俊之時謂天道三年一

四書[illegible]補　十

閏謂之小成因之大比諸地官之政而旁及升賢凡
升鄉學升國學升司馬皆以三年為斷然是升賢之
三年非學三年也徐仲山曰以就傅之年計之則三
年舐學樂誦詩之年以升鄉學升國學之年計之則
二年尚未小成為得志緣見易至作志必改經以就
已說大學者所不破也然則不易得如何曰學之
始事務在至善大學誠意所云道盛德至善是也特
至善無難學即得之而沮善之徒必以為善雖易事
將有學之者而仍不至者故夫子反言曰吾欲得其
人而正之易也此與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同意、

作者七人疑然者言作為也言為此相迹諸字也謂
康成分伊尹為四以論語中伯夷叔齊長沮桀溺
諸人爲之實不諸此但究非明指耳
是食是兵與民信之矣則作三者原屬可疑乃集註
謂倉廩實武備修而後教化行而民信於我則倍難
明白兵食民信惟絕不相關故可稱三者若民之信
之由于兵食則二者矣且亦惟絕不相關故可去兵
又去食若信由兵食則兵食一去而民信將并去矣
此又不如扁鵲之言也夫子直問政則子所答者是
民信之政論語依事而信子夏云君子信而後勞其

四書[illegible]補　十一

民是為政之一條件不必與兵食相關且亦不是民
信於我信之者謂我有以信之也
然而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亦不可解夫不
得已非容一說過必如何是不得已征求其說如國
家難廣一切他事惟荒札軍旅周官所謂荒政與軍
政者此一荒一凶可稱不得已之事他即無有矣特
此二事則在荒政正需食在軍旅正需兵豈有倉廩
既實武備既修而反挪而去之之理夫子與子貢窮
究到底本欲明此一節而所言謝究想夫子未必如
此亦思此所云去者是既足而去之耶抑亦行政之

始原不曾足但不使之足便是去耶大祇此
論兵食則既足必不使去若云不使之是何
則萬一有不得已事在足之之後則又作何去法
非不使去三字可謂說過也
問嘗從此一問答而力求其義知去兵之說亦且從
來鮮解者久矣不可去也周制用井法皆藏兵于民
民得兵一日民不去即兵不去又安有專去其兵與民
皆民字哉然兩分之說按周官鄉遂公邑賦徒役稍
縣都鄙征車乘雖有車徒之分然其所賦人不過收
以作公家之用即喪祭蒐狩外或佐戎行且以助輸

役罷錄諸役顧此即是兵並未有一兵在此民外者
至春秋諸國漸設行徒如晉僖伐楚即有添徒增增
列于車外而齊以內政征兵晉則毀車為行兵與且
與甲士以為徵行之兵故左傳有崇車崇卒之文崇
車者車兵崇卒者徒兵也晉悼有中軍什吏率其卒
乘之文卒乘者徒兵與車兵也嗣此車兵之外別有
徒兵而車徒兩兵則又出之丘甸賦車鄉遂賦人之
外而自為聚散民是民兵是兵而兵與民離矣離故
可去離故可却兵而留民曾夫子論政而不遵周制
反取春秋之變法以為說者

蓋子貢所問原是問政故夫子以政答之所足兵一
政並非修武備之謂其平時行政時中立一足之之
法如司徒諸職凡族師遂人各稽大家之眾寡可任
役者而丘甸諸長則又備井邑之車乘牛馬可供賦
役者亦有車而司徒征徒庶以族致萬民小司徒會
萬民之卒伍以起軍旅其間鄉師以下各師其大役
師其眾治其馬牛車輦以受法于司馬即夫官宮
伯冬官各守者亦且作宮眾以佐戎行此兵政也此
無時不足者也乃一旦有荒札之事則當行荒政又
或有軍旅之事則當行軍政此皆不得已也然而遇

荒政則急食遇軍政則急兵其宜足宜去又不必問
而先也乃萬一內而又荒如中庸所云菑害並至子
路所云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者則在荒札時因
畜人鬼力征凡處偽場圃皆不典地守地職諸役而
僅徵強敵在境惟移民通財庶黃補救故食政不去
而至于族師起徒遂人較役丘甸治車輦牛馬凡會
可役而致司馬者皆一概屏去蓋食不足以養眾則
析骸易子緊益多累反不若因民以守所稱相保相
此者之是以自固故曰去兵此云兵之政而未嘗于
兵任去留也兵不可去也又于上從不足便是去也

兵無不足用也嘗推其實政知夫子此言正名實經濟非虛誣者考古制軍法天子六軍其所征之數祇不過七萬五千人而王畿千里實有五百十萬餘家以一家三口約計之其爲民而不爲兵者約數百倍于爲兵之數則民果能信是以一千五百數十萬之民而去此七萬五千之兵何不可也

若去食則并荒政之薄征亦去之此易曉者然是去而不征非征之而又去也特民無信不立仍是難解集註無信則雖生而無以自立此立字何義至講師增曰無以自立於天地之間則此立字是立身之立

四書賸言補　十四

百姓無信何難直立天地間此與士大夫較量品行必俯仰無愧作稍有間也然且集註又云寧死而不失信于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于我則仍解民信不解不立又此一信字不專屬民又不專屬君且不知誰信矣曰君不信民爲能立國死固所不計耳

知及之仁不能守之凡十一之字原是一義時說以知仁屬學解以莊涖屬民解則于十一之字作兩截矣包咸謂知能及治其官而仁不能守雖得之必失之此以之字屬官位解然以仁守官則與易繫何以守位曰仁合以涖涖官則與曲禮涖官行法相合

至于動之稍微矣朱子蒙引云知以與其識仁以守其位十一之字俱指民言此似有見但其曰動曰交性則反以知仁二字從民上見得與莊涖動禮全于君身見非禮者仍是兩截殊不知知是以及民即知臨爲大君之宜仁是居守守位天子不仁不保四海知仁在我不在彼也若正義兼包須兩說而總曰此章論居官臨民之法則公然以官民分十一之字與時說兩截相去有幾種有極淺易處謝氏娛勝不刺肉祭可釋過者此等是也

大來日論語猶未篇引虛荷亭說皆以之字指有位言惟徐仲山謂及之是及民以下諸之字皆是民字即中守位亦守此有民之位耳

四書賸言補　十五

祿將于京集註謂諸侯助祭于京師此在禮原有之然如何助法當何時一來京自漢迄今並無問及者嘗考諸侯朝覲法唐虞四年一朝夏商五年一朝周六年一朝然猶疏遠不易舉有一不朝再不朝三不朝之文並又有助祭一條在朝覲外者然且朝覲必輪年而祭則大饗大祫頻年有之又且下祭有月日必欲使六服諸侯同年同日而齊集于廟此必無之事故中庸宗廟序爵在祭統文至臣子諸侯文皆指

同姓內諸侯言是以鄭註序爵曰爵者公卿大夫也而集註添一侯字曰公侯卿大夫以致朱明陋學皆以異姓公侯伯子男當之此于古宛禮豈得以助祭二字再加枉斷也吾鄉自張南士徐仲山後惟章泰占多學有敏識向曾諮及此泰占舉尚書數節請予審定大抵六服助祭惟開國一至如武王初定天下則天下諸侯咸來助祭武成所云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衞駿奔走執豆籩是也及王者建都則亦一至如成王創建東都親幸新邑則六服羣至康誥所云侯甸男邦采衞和見士于周洛誥所云王在新邑烝祭歲王賓殺禋咸格是也外此則惟新君即位一助祭耳如舜即政祭舜宗廟虞書所云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太甲承湯崩之後踰月即位奠頊祭廟伊訓所云伊尹祠于先王侯甸羣后咸在是也然則助祭來京惟新君即位可以一行開國建都仍是變禮耳尚書數節實盡之矣若其他別有引據則鄙見荒略請世之多學者再審之

賈誼新書謂門人學者舜何人也我何人也　聖王之于禽獸也聞其聲不忍食其肉　夫以西施之美而蒙不潔則過之者莫不睨而掩鼻

王滋君子遠庖廚

管子小稱篇毛嬙西施天下之美婦人也此在孟子以前西子之名

法法篇云故春秋之記臣有弒其君子有弒其父者矣此二語似孟子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所本然此是作時春秋非夫子春秋也則意封建之世多有此禍特夫子以前簡策總不傳耳先仲氏有云秦始郡縣後救全天下萬世多少君臣父子兄弟人倫之變此眞讀書論世之言

太甲篇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

祭義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

少儀士依於德游於藝

坊記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

漢武語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同行厥有我師

女爲周南召南與孟子高叟之爲詩作說詩解與漢劉歆傳或爲雅或爲頌註爲說也同

周公使管叔監殷註子但言使管叔耳集註謂使管叔與蔡叔霍叔監其國不可解考經傳並無三叔共監殷事惟大誥書序有云三監叛然無可考據前儒說經者因春秋傳有周公弔二叔之不咸及管蔡啟

商甚聞王室語疑蔡叔亦同監殷而以叛誅者故孔
安國註書序始云三監者管蔡與商而漢書作地理
志遂謂管蔡武庚三分邶鄘衛之地而各尹之以爲
監即尹也夫武庚殷也以武庚當三監之一則以殷
監殷固已謬矣且管蔡未嘗分鄘衛也世家云封鮮
于管封度于蔡而杜預謂管在滎陽世本謂汝南上
蔡即叔度封國則縱使兩叔果監殷亦斷無舍所封
而分殷地者況霍叔則並無關及者也其後鄭氏作
詩譜據蔡仲之命謂霍亦流言因以霍代商竊補三
數而前儒非之謂監殷流言本是兩事流言有霍而

監殷何有是三監之說在前儒原無定解今但註使
管而必擕蔡霍于其內豈別有據耶抑亦補孟子所
闕失耶予向作此說未經考定近東歸草堂蔡生謝
萬復理此必請解監是何名三監是何數予仍以經
考之周禮施典之官顯有牧監參伍殷輔六名牧監
以諸侯爲之參伍殷輔則以各國之大夫士爲之皆
統制之官即監官也史記作衞世家誤認監作輔有
云武王恐武庚有賊心使管叔蔡叔傅相之夫傅相
漢官置之諸侯王之國如所云膠東相長沙王傅者
即輔也未有二叔爲武庚輔者此正監殷本然監之

職而誤以殷輔當之之明証也蓋監是官名所以監
視諸侯者然即推諸侯爲之九州一千八百諸侯每
州立方伯統領其事春秋傳謂之九伯王制除王畿
謂之八伯尚書多方謂之胥伯然總謂之牧曲禮九
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是也乃自牧而下又有卒
正連帥屬其三等官多方謂之小大多正自牧而上
又有王朝之二伯一等官春秋傳謂之分陝之伯曲
禮謂之五官之長之伯總監官也管叔之監祗是連
帥正長倂監殷墟諸國者其官在牧下而周禮建牧
之後即繼曰立其監一以立監之名專指連帥正長

三等官者然且三監之稱雖以三等得名顧自昔有
之王制記商制云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于方伯
之國國三人惟商制無二伯但以王大夫三人監方
伯國而周制則特設二伯于王畿即以連帥正長三
等官襲三監之名不特其制在監殷前管叔與三叔
俱不相干而且連帥正長合不下數十餘人所謂小
大多正者而總名三監是初以三人爲三而繼即以
三等爲三多官稱三監一官亦得稱三監管不必蔡
更何論有霍也[illegible][illegible]讀書貴辨核如此監字若不辨
及使不知如此關繫一假當時無此官者即當時使

監情事亦全然目昧予乃因此更推之向疑康誥篇首四十八字與誥文不合定爲梓材王啟監以上之文而脫簡于康誥者然啟監監字正全篇要領而世仍不解卽孔安國謂開置監官亦不能實指今始悟監者卽此天子二伯諸侯九伯與方伯下卒正連帥屬長而統言之蓋是時監官之不振久矣惟監官不振故周公大振二伯之監親爲東征所謂自陝以東周公主之東其職也乃卽封康叔于衞使以司寇爲長伯稱爲孟侯尚書傳謂孟者諸侯之長以叔時爲方伯故云而衞風賦旄丘詩序謂責衞伯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是衞侯實長伯卽方連也而于是大闢監法曰啟監曰自古王若茲監（晁錯加此讀流以茲句謬）蔡曰已若茲監其誨誨監官若此故公告多方猶曰奔走臣我監重方連也洛誥成王留周公猶曰監我士師工尊二伯也註經者曾註及一字與吾子嘗恨三代事蹟至宋一變天下學者皆知有武王封康叔周公避東郊召公辭官周公留後諸事牢不可破若三叔監殷則充百口不能爭者乃至周公使監周公命監兩大事爲東征封衞營洛遷殷所終始而漢唐至今從無一人問及者不可嘅與